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七五冊目次

餉撫疏草七卷

〔明〕畢自嚴撰
明天啓刻本

..... 一

經世挈要二十二卷（存卷一至卷二十）

〔明〕張燧撰
明崇禎六年傅昌辰刻本

..... 三八一

餉撫疏草七卷

〔明〕畢自嚴撰

明天啓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帝仍臥是應而牙下
莫具急姑臥緩持之徒
以脫其所不便而予具
以以緩失急即具以啐
彌曰不可緩而能下

今無定章

三

不弁具急夫世難強
安危之大臣乃至至下
倚爲安所徒坐倚具危
將具以遂見俗至下之
緩臥自脫其急之至

應而及具既已急矣處
乃振至下而不可解是
唯至下急力能棄天下
之急臥爲應即至下忽
以累緩而力能挽至下

備撫疏章

文

三

已緩臥應吾急而視所
具足視讓上足此又至
下之豪手有挽搏一盡
之歎略而弗援以緩急
希世不能措弋蠶者自

陽飭遠滋之急天下興
急之具任與議天下無
不從所提中澂之奠以
累酌曾不令有奢費及
三季來遠滋之急自若
而天下若中於奴酋之
緩謀所遂相與臥為緩
損不念其張皇跋踰之
苦而無既不可卒銷餉
丈何可卒減公能析心

計為畫卒令士馬飽騰
盡遠滋倚累命其力所
能自累上之力所不能
累上嚆號于朝而天下
相與量其誠切而無不
應要以公辦心直道其
毅朕不可按者時累視
抵所積渾詳明不可窺
之識量嘗若立身於高
天大澤之上而轉移其

所不可以令讀公後先
秦議種上抑何懇摯沉
切也抗不較黑白人不
唯諾其視罪上強視
饒上足蓋唯无下不能

餉撫疏卓

序

六

援急公故能應无下之
援急而不累其所持乎
故嘗謂公可累大臣矣
大臣集无下之議凡任
任能盡无下之心而酌

无下之任凡議任能自
盡其心公皆津參季矣
時以議任時以任議真
能自盡其心凡盡无下
之心令且晉司濟議式

餉撫疏卓

序

七

叙品流乃得盡无下之
心于議而自盡其心於
任蓋其任即在其議上
得自盡其心即可以盡
无下之心夫天下之心

盲心也凡盲所嚙上不

適於獨盾无下效口朕

所心必不器朕夫大臣

時无下之緩急所緩急

應之也之棄狗天下所

口朕所心不朕音目公

可謂大臣矣

天啟歲在乙丑權七月

之吉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邪

詔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知

起居

劄語

經筵

日講官

正襟審錄總裁率

命督理軍務高陽孫承宗

撰



天津門人倪光薦琴手書



句無自筆

字

上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

部左侍郎畢自嚴近因奴酋跳

梁封疆不靖法當勦滅以振國

威所有新舊兵馬需餉甚急今

特命爾前去督理遼東糧餉兼

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盜

餉撫疏草

奏勅諭

贊理征東軍務於水陸適中處

所往來僉運諸凡體統與總督

經略同凡遇糴買兵糧料草查

照兵將數目督令守巡兵備官

估計召商比較上納以時支放

其應海運者行總漕河道山東

各督撫并天津臨德管倉及登萊道府衙門應撥淮沙等船速爲撥給遼東寧南等道應撥遼船預爲接應其應陸運者行順天保定遼東各巡撫并薊永密遼督餉管糧兵備衙門應用騾馱車輛責令多備凡官商埋沒將領剋削一切冒費等弊及兵備管糧等官違悞軍興的應拏問者就便拏問應叅奏者指實叅奏軍衛有司官員有犯一體提問糾叅每年終將所屬文武

等官分別舉劾并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區處爾仍照新議兼巡撫天津等處管理防海事務統轄天津道府所屬州縣營衛并沿海武清寶坻灤州樂亭及附隸衛所凡一切海防軍務並地方官評兵馬盜賊保甲城守事宜俱聽便宜行事願保巡撫一體預聞至於錢糧詞訟額例事規或拖欠未完或卷案未結仍聽順保巡撫管理以免掣肘舊設烽墩責成道將刻

期修葺戰艦運艘火藥器械俱
聽從便製造仍躬親踏勘海道
要害列營屯兵着實教練遠行
哨探調到各處兵馬分布發遣
一應水陸戰守事宜與副總兵
計議酌行官兵不用命者以軍
法從事爾仍聽督師輔臣總督
節制爾受茲重任當持廉秉公
正已率下慎重機宜振揚威武
如或怠玩僨事責有所歸爾其
欽承之故諭

勅 命

天啓四年二月十六日

之 寶

餉撫疏章目錄

卷之一

到任謝 恩疏

賀 皇子誕生疏

津兵調發無餉疏

防兵已發重鎮頓空疏 附兵部覆

畿輔地震火變可駭疏

類報天啓三年津運抵關實收疏 附戶部覆

催請海神封號疏 附禮部覆

餉撫疏章

轉餉多愆聞言增惕疏

積病沉劇萬難供職疏

防兵盡改屯兵海澱單虛可慮疏 附兵部覆

鮮運屆期飛輓宜亟疏 附戶部覆

餉撫疏章卷之一

奏為恭謝

到任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案查天啓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為妖賊蕩平已久功次查勘已明

謹據官奏

聞懇乞

聖明亟賜敘錄以酬勲勞以昭激勸事奉

餉撫疏章

卷之一

聖旨畿輔妖寇蕩平文武各官奮心協力共著分

績朕心嘉悅畢自嚴陞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

郎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欽此本年十一月

十四日又准吏部咨該巡撫天津右僉都御

史今陞兵部右侍郎李邦華奏為驚聞

新命揣分難堪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事奉

聖旨李邦華既簡任樞貳着遵旨即來供職不得

推辭無事務既議歸併着督餉官兼管該部

知通鎮此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又准吏部咨

臣奏爲平妖無功

懋賞難承懇祈

聖明俯容辭免

恩命以昭分義事奉

聖旨畢自嚴督餉平妖兼著勞績敘賚已有成命

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又准吏部咨該臣奏爲兵餉重任綿力難兼

懇祈

勸撫疏章

卷之一

聖明俯准辭免歸併以安愚分事奉

聖旨兵餉允宜歸併畢自嚴才足勝任不必辭該

部知道欽此俱先後移咨到臣該臣恭設香案

望

闕謝

恩隨於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除

勅書關防聽候另給遵將前撫臣李邦華交代

欽頒符驗旗牌接管受事訖伏念臣生本迂儒未

副軍旅才疎會計難裨疆場時

清廟特達之知滿津滌多難之地百事艱於草創

何啻捉襟露肘之窮一帆緊接狂飈不勝浪

馬濤戈之懼而臣自鞭駑鈍勉矢血誠蒐乘

飭戎冀振貔貅之勢惜陰刻日終規鎖鑰之

功稍展寸長倏踰一載卽招集騎步薄有可

觀而整頓鞬橐猶多未備幸朴誠信於士伍

可徐酬分閫之

恩乃

聖慮篤於軍儲忽驟拜度支之

勸撫疏章

卷之一

三下

命顧臣寡陋再試股繁當計曹仰屋之時值河西

失守之後颶風時作波臣之飛渡維艱雲雨

相仍露積之蓋藏乏策海輪繼以陸輓猶虞

庚癸頻呼遠艘載駕鮮航安得華夷並濟經

營宵旦大懼債轅再易星霜尚茂底績乃緣

徵發微勤猥蒙浩蕩洪慈特晉憲職之崇載

荷

匪頒之渥捐糜莫報由蓋難名更因津樞之議

載復奉兼攝之

新甫通任尚嫌於見短并承豈釋於兼長

廟堂憐老馬之識途欲使駕輕就熟而微臣懷襁

綵之陋質烏能綆短汲深

成命儼臨疏辭未允蓄艾已羞往事莫追譬尤履

水倍悚來茲彌深跼蹐敢不練三津之戎馬

使之勤可戰而靜可防務期足兩地之飽騰

勿令發不時而呼不應謹捍禦於海澨必使

天驕折箠圖接濟於嚴關用寬

聖明肝食而臣又念

餽糧

卷之一

四

國家丁三空四盡之日既圖省費以省官則微

臣當陳力就列之餘豈容兼任而兼餽貳卿

之廩費猶自視顏填撫之供張槩行裁節至於

原設之衙署改充武庫之序儲居肆鳩工庶

盡懲皆窳之弊日省月試期克壯組練之容

斯又臣惓惓有懷所爲自靖自勵者也伏祈

聖明俯賜鑒察謹先具到任日期恭報以

聞臣無任感恩思奮惶悚激切之至爲此具本謹

具奏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具

奏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賀 皇子誕生

奏爲慶

賀事伏以

燕謀奏吉天開有道之長

熊夢徵祥

國運無疆之慶

璇官肇祉

綢繆凝香信

一人之申錫自天喜萬寓之謳歌動地恭惟

皇帝陛下

欽明神授

滌哲性生

武烈惟揚萬里金鰲逾奠

文華日御四時銅鶴長光

德真如日方升

福亦如川斯至格天有素條開

少海之波錫祚彌昌早煥

金枝而漾秀照

玉牒以凝華且芳候際小春當陽長陰消之會

而彌月卽

萬壽政

聖作物睹之期

賜酺騰萬國之歡

綱稅普三天之潤真虹流電繞未足專美於前

而鳳至河清固已預徵其瑞者也臣匏懸碧

海椒阻

彤墀遙矚紅雲樂吾

君之有子俯同黔首快

聖曆之無涯

震索已開先初現層輝之日月

離明看繼美漸臻駢起之龍驚不盡歡心祇惟

加額伏願

芑謀益固

竹苞無虞

五福齊降

天休於麟祖

百男衍慶永姬緒於益斯

王宇長春

金甌益鞏臣不勝瞻仰忭躍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

問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具

奏本月三十日奉

餉撫疏草

卷之一

聖旨覽卿奏賀知道了禮部知道

津兵調發無餉疏

題爲津兵兩月無餉懇祈

勅令速給以資接濟以便調發事案照天啓三年

十一月二十日據監督天津糧儲戶部員外

郎王若之呈稱新餉向因本倉收貯截漕粳

米每月搭放本折兼支用銀還少自閏十月

粳米盡絕以後新餉全支折色比照往日用

銀便多見今十一月十二月分共該餉銀四

萬二千餘兩時值隆冬待哺愈切本職初任

餉撫疏草

卷之一

無可給發相應呈請轉咨部堂發發前銀接

濟目前立等支用案呈到臣該臣看得事關

兵餉難以延緩隨經移咨內部內稱天津新

餉向有截漕粳米搭放接濟今漕米已盡而

餉銀全支目今隆冬亟寒各兵嗷嗷待哺其

十一二兩月餉銀俱應年前支給委難容緩

合咨本部煩爲查照希將十一月應發餉

銀剗行新餉庫照數給發接濟支放施行已

經移咨去後續於本年十二月初七日復據

員外郎王君之呈稱津兵向苦月餉不繼今
又見報調防喜峯邊口且限本月十五日各
到信地案查天啓二年曾調山東河南毛兵
三營兵馬前往山東各預支月餉三箇月以
爲行月糧之費天啓三年曾調山東營兵馬
前往山海彼處設有月糧亦預支津餉兩箇
月以爲行月糧之費今調喜峯應支月糧以
爲行糧明矣若不亟請前銀待奉

旨督發之日倘各兵借口稽遲事關軍務誰敢擔
餉撫疏直 卷之一

承見今十一月已過十二月又中兩月該餉
四萬二千餘兩今奉內部劄付批發餉銀四
萬兩尚不知銀庫何日始發一時全發與否
卽全到猶不足十一二兩月之用過去且欠
況未來乎况調兵乎如果本月發兵則正月
二月餉銀四萬二千餘兩必須刻下請到方
濟於用以前津倉因有截漕粳米每月月餉
本折搭放用銀還少自截糧放盡全支折色
用銀倍多在津兵馬已苦本折兩虧截置不

餉撫疏直

卷之一

知內部乏銀一時遭此居者行者之需俱不
可少伏祈移咨部堂卽賜區處庶無耽誤案
呈到臣該臣看得津門新集之師率係烏合
之衆彼其所爲背鄉井離妻孥而不辭執爰
卿枚之勞者爲厚糈也計日而待哺按月而
索餉此在平時且不可令其缺望而況於興
發徵調之際乎津兵向苦月餉不繼臣前懇
辭歸併疏中業已言之第向猶有截漕粳米
每名每月支給五斗可以少緩旦夕稍減銀
數而今且兩值其窮矣十一月分久逾期限
十二月分又倏浹旬卒歲漸逼望眼欲穿臣
據餉司堂呈先已移咨請發近據該司回稱
內部雖准發銀四萬尚俟外解未卜何時可
到忽聞調兵之議又當預發春月以資沿途
裹餼之費并充抵邊卽次之需此真勢切燃
眉不容時刻少待者也雖疆圉多事督將士
以修戈同仇之義固自無辭而糧餉匱乏責
成卒以飲雪餐風之苦實所難甘今雖部查

未到邸報初傳而臣與餉司已不勝懸觸過

慮矣臣近奉

旨歸併撫津事務緣未經部覆且

勅書關防未至臣尚未敢履任然自陞任撫臣李

邦華十一月十六日離任之後臣誼不得不

權宜兼攝隨事料理顧糧餉一日不發則兵

馬一日難行伏祈

勅下戶部蚤賜那奏以便徵調但得十一二月并

正月餉每月銀二萬一千兩刻限給發亦

式過其行矣其二月餉銀姑俟正月續發亦

無不可又查河南山東二營前赴山海俱每

名加塩菜銀五錢今雖道里稍近亦宜量加

三錢以示鼓舞總計所費不滿三千似亦未

可靳也不者枵腹從戎兵實有口軍令雖具

法難槩施或以低回而稽邊防或以饑饉而

生洶動臣且無死所矣仰冀

天語申飭接濟施行臣無任悚惕額懇之至爲此

具本謹題請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調兵緊要餉銀着上緊給發戶部知道

防兵已發重鎮頓空疏

題爲防兵已發三營重鎮頓覺一空懇祈

聖明俯賜酌議量留標兵一營以資彈壓以備策

應事案查天啓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准兵部

咨爲夷虜情形大爲巨測邊關防備倍宜戒

嚴敝據節次警報急議設防官軍伏祈

聖明速勅該部卽行申飭調度以期有備以保無

虞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潘雲翼題前

餉撫疏草

事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先人足以奪人

有備斯能無患今東虜西窺之報接踵而至

虜情緊急非尋常之防禦比須多調兵馬申

明約東應如臺臣議將通州左右兩營天津

標正兩營與河南毛兵兩營約兵馬一萬四

千分防中路喜峯口聽總兵王威調遣所調

兵馬皆選精銳之士不許以老弱充數以逃

亡推諉周義雷起蛟駱舉應以原官領兵赴

防俱於本月十五日各別言也是報部科案

關院查考如過期五日不至者總兵與將官
指名叅題建治相應覆

請合候

仰下轉行督撫鎮道諸臣遵奉施行奉

聖旨這調兵分防事俱依擬嚴行違的卽將該將

領等拿問重處欽此欽遵咨會到臣該臣看得

未雨而徵桑者綢繆之遠謀也修戈而偕行

者急公之大分也今東夷驚伏有年旣恣爲

蠢動之計西虜要挾不遂復肆爲猖獗之圖

餉撫疏草

則喜峯口一帶實爲

京師背肩

畿輔要害是安可不亟亟焉張皇六師磨厲以

涇而津門之兵亦安能已於啣枚抗旌之役

哉文到之日臣案行整飭天津兵備山東布

政司右叅議來斯行天津副總兵官毛有倫

轉行各營將領中千等官整飭兵馬綜理器

械刻日戒行又因津兵兩月無餉該臣一面

具

題上干

天聽一面移咨戶部催請至十二月十四日方解

銀四萬兩抵津臣隨覈實冊領掛支十一二

兩月分月餉政督發間據正兵等營官兵稟

稱各兵支領月餉除償還舊債外所存不足

一路之費若到邊地新春洹寒凍餓難忍向

誰借貸况屢次發兵俱有預支兩三月月餉

之例懇乞照例預支等情據此苦稟正月月

餉必須措給但欲再候戶部允發誠恐遲誤

餉撫疏五

卷之一

奏

限期該臣與餉司員外郎王若之從長商議

將見在津門官兵餉銀通融那借給於赴防

官兵以充正月之餉仍令該營將官收掌押

至信地新春給散毋得先期領費又每兵量

給鹽菜銀三錢以資沿途行糧之需各兵除

隨身執把器械外復加給長鎗腰刀弓箭大

砲火藥鉛子等項又恐兵數太多沿途住歇

棲址騷擾不便兼有合用夫馬車輛等項一

時亦難猝辦隨議每營分爲兩日起行預數

沿途經過州縣驛通衙門遇晚住宿或擇寬

大廟宇空閑民房先行派定隨便安插其實

米麪草料及熟食等舖店俱令照舊開張以

便從公易賣毋得閉市遏雜致令饑渴仍照

傳牌夫馬車輛數目備辦停妥隨到隨行不

許遲悞片時各營將領務須加意約束兵丁

恪守法紀住宿處所飲食料草之類兩平易

買不許凌轢百姓窺瞰內室有沿途生事者

輕則軍法細打重則梟首示衆先行申飭去

餉撫疏草

卷之一

奏

後蠲吉自十二月十八日爲始陸續督發類

行臣復親詣教場公同道鎮犒以花紅酒肉

各兵無不懽聲雷動踴躍趨事於是正兵營

遊擊周義統領官兵二千一百五十七員名

馬騾二百五十七匹頭於十二月十八十九

兩日起行訖毛兵營都司董世賢統領官兵

一千八百三十三員名馬騾九十五匹頭於

十二月二十一兩日起行訖河南管都

司莊大校統領官兵二千三百零四員名馬

驟一百一十三匹頭於十二月二十二
三兩日起行訖取據兵備叅議來斯行副總
兵毛有倫各呈報緣繇在卷近准順天撫臣
岳和聲回咨正兵管官兵已於二十六日前
抵信地而毛兵河南二營亦約於年裏陸續
並至矣是役也束裝無濡滯中途無脫逃固
各兵之有勇知方哉而將領周義董世賢雍
大綬或果銳先登或慷慨繼發鼓舞倡率無
敢定居誠均有足多者所當俟防邊事竣
體紀錄優擢者也祇餘標兵一營臣非不欲

遵奉

詔旨次第遣發而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各兵亦復
不憚一行惟是正兵毛兵河南三營俱有專
管將領而標兵營則前任撫臣李邦華曾經
題令副將毛有倫兼管今本將躬任地方督
發之責未便統兵親往而環視津門棘輅之
流竟無可代行者良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
難有原題駱駝騰可使然係選鋒騎管官

備名位尚卑且先起家標管千總各官多其
舊寮鈴束實難是則將領之未便也師行糧
從先須議餉今餉司領到戶部原發餉銀僅
四萬兩內給過正兵管官兵十一二正月分
月餉并草料銀九千八百五十三兩九錢六
分給過毛兵管官兵十一二正月分月餉并
草料銀九千五百二兩五錢五分給過河南
前管官兵十一二正月分月餉并草料銀一
萬六百一十六兩四錢四分六釐六毫三管
共用過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二兩九錢五
分六釐六毫止存銀一萬一千二十七兩四
錢三釐二毫八絲而各管十一月之餉歷過
日入不容不給於是又放標兵管十一月分
月餉并草料銀三千三百二十兩七錢七分
放鎮海等營十一月分月餉銀六千八百八
十九兩七錢九分八釐六毫五絲六忽實止
剩銀八百一十六兩四錢七分四釐五毫四
絲四忽其起行三管共該還銀一千八百

七十八兩一錢五分前銀不敷俱該臣與餉司那奏給發見今餉庫如洗即在津鎮海等管尚欠年前十二月份餉銀七千餘兩赴防標管尚欠十二月正月份餉銀六千六百四十兩三錢八分而鹽菜不與焉臣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又經咨部催請未發雖欲赴防如枵腹何是則糧餉之未備也既無將領又無月餉此標管稽遲之繇非敢故爲逗遛退縮也若給其餉而定其將帥可計日揚於矣抑

臣因是而有說焉津門之兵本非多也而有多之名項見條議諸疏俱有津兵二萬五千之說不知津門軍兵合主客混新舊連雜流總計僅得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六員名而就有中有力田之屯兵有防海之水兵又有春秋赴關上班修守之軍兵有補綴湊泊不能自成一軍之零兵非盡堪挺鼓搢鐸機駭蠡軼者也臣敢據前撫李邦華交代之冊與夫各管新報糧冊之數一申明之如正兵毛兵阿南三管官兵共六千二百九十四員名業屬列於前矣其在標兵管交代冊內實在官兵二千一百七十四員名此見在奉調者也此外選鋒騎管十一月糧冊內實在官兵五百四十九員名即駱舉所統者選鋒步管十一月糧冊內實在官兵五百九十員名原係江淮管兵以水改陸撫院內丁交代冊內實在二百四十員名副將內丁交代冊內實在八十三員名以上選鋒騎步兩司四營雖在津城共僅一千四百六十一員名軍容寥寥此臣所謂補綴湊泊不能成軍之零兵也鎮海管交代冊內實在官兵二千八百五十員名原係新募水兵能水而不能陸見在大沽防守江南營交代冊內實在官兵五百零六員名原係蘇松調來水兵見在起口防守揚州管交代冊內實在官兵二百七十五員名原係舊募淮揚水兵前錄關門回津修船寄糧皆日冰泮卽當赴關以上三管並不屯駐津

門此臣所謂防海之水兵也舊兵有海防營十一月糧冊內實在官兵二千三百六十五員名比年困於屯田之役胼手胝足名爲水兵而無舟楫號爲陸兵而鮮操練見在葛沽駐種果可作實在數乎此臣所謂力田之屯兵也左營十一月糧冊內實在軍二千六百八十員名右營十一月糧冊內實在軍二千三百二十員名內除七百名與屯撫屯田餘赴山海參防近日會疏題留修葺津城尚空可得又可作實在數乎此臣所謂春秋赴關上戍修守之軍兵也通前總計津門僅得軍兵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六員名若除去左右兩營之班軍除去鎮海營江南營之水兵除去揚州營赴關之兵除去海防營屯田之兵則兵之所存者鮮矣至於城操一項他省直俱指老家軍而言而津門之老家軍則左右二營是也止有三衛世職餘并軍戶餘工編爲城操嘉靖初年尚八百名近因巡牧

役數多止存二百并不食糧比查實止一百七十八名分爲兩班輪流修城則所謂城操者又徒有其名也是知津門之兵惟標正毛兵河南四營爲大所恃以鎮南北咽喉而控水陸要衝者實在於茲今若三營已行標營再發糧餉儲蓄之地南北水陸之衝徵調一空緩急何恃雖設有副將而無兵管轄總屬贅員矣雖臣近兼撫銜而軍實落寞亦屬虛銜矣萬一關門報管

長安震動東何以策應渝關北何以拱護神京中何以固守津門其能空拳徒手以從事耶且也已發各兵尤有當卹其私者河南毛兵二營居津日久間多攜家而標正二營原在津門招募就中惟河間人最衆骨肉相依妻孥相守蓋所稱土著兵也臣初慮其安土重遷後告以薊門地里匪遙春防竣事匪遠遂各欣然就道但一經遣發各兵家屬在津無依多踰牆而歸者兼以衣不蔽體食不充

腸適當風雪果烈之際不免墮指裂膚之慘

顛仆勢所難免此離寧無動念在河南毛兵固以津爲并州而正兵一營尤以津爲故土似難漠然概置弗顧脫令喜峯口之防兵未可遽撤則姑留標兵一營以爲正兵更番之地奚不可也兵之初調恐賒士氣而緩邊防臣不敢言今三營旣行乃敢披瀝以

請進止所望

聖明勅下兵部再一查議如謂津門重地不宜空

請進止所望

國以行則姑留標兵一營在津防禦并爲將來更番之地如謂標兵戍守必不可已則當議用某將統領或副將親行或別將代往并爲頒給月餉以爲窮寒糗餐之資是在該部速爲裁奪覆

請俾臣遵奉施行臣嚴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正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津門重鎮這奏留標兵着該部卽與議覆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防兵已發三管重鎮頓覺一空乞

聖明俯賜酌議量留標兵一營以資彈壓以備策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天啓四年正月十一日兵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

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費理征東軍務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

前事內稱准兵部咨爲夷虜情形大爲巨測邊關防備倍宜戒嚴敬據節次警報急議設防官軍伏祈

聖明速勅該部卽行申飭調度以期有備以保無虞事內調天津標正兩營與河南毛兵兩營

約兵馬一萬四千分防中路喜峯口聽總兵

王威調度臣卽案行天津兵備參議來斯得

副總兵毛有倫轉行各營將領整辦兵馬宗

理器械該臣親詣教場稿以花紅於是正兵
營遊擊周義毛兵管都司董世賢河南營都
司雍大綬各統領官兵起行訖祇餘標兵二
營臣非不欲遵奉

詔旨次第遣發臣因是而有說焉津門之兵本非
多也而有多之名頃見條議諸疏俱有津兵
二萬五千之說不知津門軍兵合主客混新
舊連雜流總計僅得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六
員名除去左右兩營之班軍除去鎮海營
南營之水兵除去揚州營赴關之兵除去海
防營屯田之兵則兵之所存者鮮矣至於城
操一項他省直俱指老家軍而言而津門之
老家軍則左右二營是也止有三衛世職舍
餘并軍戶餘丁編爲城操嘉靖初年尚八百
名近因逃故占役數多止存二百并不食糧
比查實止一百七十八名分爲兩班輪流修
城則所謂城操者又徒有其名也是知津門

南北明瞭而若乃門要復者實石方玄今津
三營已行標營再發糧餉儲蓄之地南北水
陸之衝徵調一空緩急何恃雖設有副將而
無兵管轄總屬贅員矣雖臣近兼撫衛而軍
實落漠亦屬虛銜矣萬一關門報警長安震
動東何以應淪關北何以拱護

神京中何以固守津門其能空拳徒手以從事耶
且也已發各兵尤有當卹其私者河南毛兵
三營居津日久間多攜家而標正三營原係
津門招募就中惟河間人最衆骨肉相依妻
孥相守蓋所稱土著兵也臣初慮其安土重
遷後告以薊門地里匪遙春防竣事匪遠遂
各欣然就道但一經遣發各兵家屬在津無
依多踰牆而歸者兼以衣不蔽體食不充腸
適當風雪栗烈之際不免墮指裂膚之慘顛
仆勢所難免化離寧無動念在河南南毛兵固
以津爲并州而正兵一營尤以津爲故土似
難戢然既置弗顧脫令嘉峯口之方兵未可

遠撤則姑留標兵一營以爲正兵更番之地
奚不可也兵之初調恐聚士氣而緩邊防臣
不敢言今三營既行乃敢披瀝以請進止所
望

聖明勅下兵部再一查議如謂津門重地不宜空
國以行則姑留標兵一營在津防禦并爲將
來更番之地如謂標兵戍守必不可已則當
議用某將統領或副將親行或別將代往并
爲頒給月餉以爲窮寒饔餐之資是在該部
速爲裁奪覆請俾臣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津門重鎮這泰留標兵著該部卽與議覆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

國家設兵凡以濟疆場緩急之用耳故有應援
之大義而不得膠於一鎮有固本之深防而
不可涉於單虛則調發羸縮之間所爲斟酌
宜審耳津門固水陸衝要通帆遼海者也向
日夷氛不靖特設撫臣添宿重兵益誠保重

畿東共衛

神京之譟耳邇來以喜峯告警不得不移緩就急
撫臣已奉題議概發正兵河南毛兵共三營
督赴薊門分防去訖所未行者止標營二千
兵耳若必欲空伍並發津鎮不幾於無兵乎
倘一旦有警撫鎮二臣豈能張空拳以禦侮
乎邊備固不可不急而海防亦不可不嚴總
之東西皆緣禦敵調留均屬急公撫臣庸封
疆之責洞安危之機控留標營益保障之遠
計綢繆之深圖也情關迫切似宜允從者既
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臣部移文該撫將原議調津鎮標營兵馬仍
留該鎮如喜峯之防不能頓撤仍與見赴防
守正營兵馬輪流更番是亦公私兩便之計
逸勞適均之法也等因天啓四年正月十九
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趙彥等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題爲

畿輔再經地震災變異常可駭懇祈

上下交儆亟修實政以圖消彌以凝

休命事據整飭天津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叅議兼

按察司僉事來斯行呈蒙臣憲牌查得天啓

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黎明時候津城地震有

聲如雷居屋動搖軍民驚訝殊爲非常之變

該衛及有司衙門何未見報擬合行查爲此

何撫疏草

卷之一

三

三

牌仰本道即將本日地震備查震動之時刻

起止之遠近及所自所去之方向逐一查明

詳報以憑具

題修省施行蒙此隨即遵照轉行河間府通查

去後續據河間府呈本月十三日據本府通

街陰陽官沈應麒稟稱本日寅時初刻地震

自西北乾地起連震動二次向東南巽地而

去又至本時未刻復微震動二次亦自西北

向東南而去等因又據河間縣申懇則所報

相同又據靜海縣申本月十三日據本縣在

城地方馬景夏并各鄉鎮地方劉承讓等稟

稱本日卯時天明亮一陣卽地震有聲後連

震四次等因又據滄州申本月十三日據本

州陰陽官吳憲斗稟稱本日寅時忽自西北

起至東南止地震一次房屋門窗搖動有聲

軍民驚恐當時卽止并無倒塌房屋亦無壓

傷人命等因又據青縣申與滄州同又據獻

縣申本月十三日寅時本縣地震有聲隱隱

何撫疏直

卷之一

三

三

如雷地忽搖動臥榻門戶皆響職不勝駭異

問之各衙各役及居民稟報相同職不知占

驗亦不知此聲從何起從何止但屬變異不

敢隱秘等因又據天津三衛呈據本城占候

官尤應時稟稱本月十三日寅時自西北方

向東南方地震有聲約有四刻而止三衛地

方同震其遠近難定等因各呈報到府轉報

到道據此擬合呈報仍候各屬報到另報等

因呈報到臣該臣具疏

奏報間又據天津三衛呈據本城占候官周司

大稟稱天啓四年正月初五日巳時正初刻

自東向西北地震有聲一刻止理合開報等因

復申呈到臣該臣看得積陰爲地地道主靜

故鎮之以華嶽奠之以泰山而不辭其重流

之以百川注之以四瀆而不覺其盈地者萬

物之本原羣生之根苑也以靜爲常以動爲

變地震則動動則失常是爲越陰之職而于

陽政厥變大矣故春秋地震必書誠重其事

也嗣是以後其推占非盡合符節而事驗亦

屢有徵應如近歲東魯之蓮寇西蜀之奢酋

莫不先期地震以彰其異則往事可鏡已况

於

王畿首善三輔上遊政居重而馭輕且宅中以圖

大詎意動搖杌杌之象見於龍蟠虎踞之區

是不可爲寒心哉聞之占候家云地震動微

禍小動巨禍大動在一隅應在一隅動在千

里應在千里今之震也未嘗倒榻房屋未嘗

壓傷人命固與巨動稍殊然嘉平之十三

一朝而震盪者數四新正之五日未彌月而

震動者再形卽境外遐方不及盡知然瀛海

十餘城之州邑申報略同想燕趙千餘里之

提封災祥靡異矣是何動搖之頻頻而儆戒

之亟亟有若斯也微臣觸目陰陽之舛戾而

因縱觀時事之艱危豈容無說而處於此奴

賊驚伏兩年近聞造車製械擱然西向而思

狂逞西虜又復陽順陰逆情形詎測津間

盈一水與奴共之雖有鱗角開門之責乃

不能剪滅此而後朝食則可虞在醜虜遼餉

加派敲骨吸髓無異一兔而兩剝其皮在官

雖微其所不得不徵在民實應其所必不能

應兼以查叅日峻催科日急鞭朴桁楊之下

何求不得室如懸磬朝不謀夕非展轉溝壑

必挺而走險耳則可虞在窮民左藏空匱而

沿邊之兵餉不以時給致令枵腹以荷戈

卽最急如輪關亦以海運暫停轉輸靡繼

稊未免露肘激水仍挽西江每懼裸體脫巾
之呼或出風餐露宿之旅則可虞在卒伍軍
興方殷飛芻輓粟固不容已然瀚海風濤而
長年三老每葬身魚腹之中卽竭蹶芻牧而
重趼繭足多困踣輪蹄之下誰非赤子而茹
苦降割至此極也則可虞又在運務凡此皆
足兆異皆足鬱和臣嚴濫卒督餉承乏撫方
值災異之沴臻思奉職之無狀匪直痛自修
省不遑寧處仍當亟從罷斥以應咎徵者也

竊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乃

聖乃明克仁克孝

郊與祀必親

朝與講弗輟

止輦受諫官之言

發帑紓巖疆之困仕路之登進不啻拔茅章奏之
批答捷於流水亦旣追蹤堯舜而比績唐虞矣而

猶改比災變殊不可解額

明王慎德鯨鯢微弗忽而臣子責難則箴規弗廢
詩稱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蓋災異之未天所以震懾

人君而亦所以仁愛

人君也

人君應之以實則震懾實爲休祥酬之以文則仁
愛終爲譴責故天之鑒下也洞見於幾微而
君之回天也轉移於呼吸卽今似有不容不亟爲
修省者如煌煌

綸綍間繇

中旨之傳宣致令輔弼不得關其忠雖萬舉萬當

而一誤則抹藥靡施矣將無落陽竈而滋猜

嫌乎是

內批當慎也如瑣瑣婦寺渥承延世之寵光致令

樞筦不能守其法雖

作威作福而一輕則勞臣解體矣將無嗟濫觴而

叢指摘乎是

恩澤宜節也乾坤之生才有有限乃以骨鯁之大

而一言擯斥以道學之名儒而投老巖穴以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莽棄騏驎於伏櫪歛

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梗梓於斷溝將無失算乎是人才宜惜也

帝京之神氣宜張乃金吾之鍵業總屬

天啓四年正月初七日具

朝家之扈蹕羽林之貌虎孰非

題本月十一日奉

既廢

大內之金錢且胎他日之隱禍將無非計乎是內

操宜罷也以上四者雖不足爲

聖德之虧損而未必非白璧之微瑕雖不足干天

地之和氣而尚覺夫陽明之結轡伏望

皇上體天心仁愛之意法周詩敬天之箴

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意得陰

陽和而災變消雖有坤維震動之失常無損

堯天舜日之上理矣臣嚴待臯近却因變陳

言不識忌諱冒瀆

宸聽統冀

聖明赦其狂瞽俯賜採納施行臣無任惶悚戰栗

類報天啓三年津運抵關實收疏

題爲類報天啓三年津運抵關實收及漂損船糧數目并議運務喫緊事宜以便轉輸事竊照海運既終每年開列實收糧料及漂失船糧數目具疏

奏繳此舊例也津門之與淮津糧料船隻各有欸項各自

奏繳亦舊例也竊查天啓三年二月內該臣會同巡餉臺臣江日彩具疏

奏繳天啓元年二年淮津海運船糧數目內稱海運一也而有天津淮津之異則以昔年在淮發運原有專設道臣故也事權不隸於贊司出納各屬於議掌今道臣已歸併矣淮糧數多而淮船苦少道臣入淮則料理乏人計不得不通融裝載互爲勾稽則昔分而今合者又時勢之所必至也今而後不得於一體之內強分畛域於一家之中自爲奏越矣竊該戶部題覆內稱贊司以贊助督臣爲其職

掌淮津運務盡屬督臣則亦當盡隸贊司豈

淮津可併之一道而贊司顧有不贊之處乎

臣謂天津淮津總爲新餉卽二處之各色不

立可也應合併責成寧俟再計等因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已經通行贊司餉道遵照去後今

據專理省直遠餉兼管淮糧兵備山東按察

使錢士晉會同贊理遠餉戶部河南清吏司

主事何意呈報天啓三年津淮發運過糧料

船隻數目文冊到臣該臣覆查得天啓三年

天津發運遠餉湖廣清吏司主事郭夢詹專

理遠餉兵備山東右叅政今陞按察使錢士

晉督同河南府管糧同知張懋德管理兵糧

同知王從政等會同海運原任都司張性

徵催發過截漕帶運淮揚東充天津等處召

買各項米豆并舊存商豆除解運糧料數目

先經

奏繳不開外共計發過關運糧料一百七萬二

千二百二十九石三千四百四合八勺二抄

九撮又催運天啓二年守凍糧料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七石八斗三升一合五勺二項共計發過開運糧料米豆一百九萬四千四百四十七石一斗七升六合三勺二抄九撮及查運到山海先後發到已獲實收米豆九十六萬六千三百九十四石六斗九升二合八抄二撮內開內交過米四十四萬一千一百四十一石六斗四升八合八勺四抄四撮五圭交過豆一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升一合八勺二抄二撮五圭開外交過米三十二萬二百九十六石二斗五升八合一勺六抄交過豆七萬五千一百八十九石二斗四升三合二勺五抄五撮開內外交收過米七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七石九斗七合四撮五圭交收過豆二十萬四千九百五十六石七斗八升五合七抄七撮五圭各船戶起納掛欠應追賠者五千九百六十五石二斗五升一合八勺九月重陽以後颶風迭

作漂損數多各船驚懼停泊沿海各岸守凍寄囤及未獲實收者五萬三千五百三十三石八升二合四勺四抄七撮節次海上遭風查明漂失者六萬八千五百五十四石一斗五升除將截漕免晒揚餘米五萬五千一百四十二石五升二合六勺抵補漂失外實少一萬三千四百一十二石九升七合四勺應從開銷此海運糧料之實數也其津淮南北官民之船總計原額九百一十五隻內官船八百六十六隻見在津門船六百五十六隻深河登州等處守凍船六十三隻開鮮二運失風漂損船一百一十八隻入船無着船六隻船纜被切船一隻先年失風未補船一十二隻去年補造未完船一十隻民船四十九隻見在津門船三十九隻守凍未回船二隻失風漂損船八隻以上官船漂損者應照累年成例責令船戶朋認造賠以足原數民船漂損者原係民所自有與官無干應與除豁

此海運船隻之實數也及查天啓三年開運歲額臣於去年六月內有開門兵馬漸增一疏內議開門運米當以八十七萬石爲額運豆當以三十一萬石爲額又開門原存料豆以數萬計并充閏月歲供之需嗣經部覆止准運米八十萬石運豆二十萬石共計缺額一十八萬石而開門原存料豆又爲兩年雨潦浥損今雖發運之數浮於原額實收之數亦不甚遠而缺額者終無從補則開門糧料匱乏之說所繇來矣至於天啓四年臣據見在兵馬之數酌議糧料共計該米九十萬石豆四十萬石業經內部照數核議

允然關外方圖恢復兵馬日有增加安得運歲之內猶株守舊數者乎建於臨時而後圖之恐又如三年之故事矣況近因正二月糧料不敷部發折色八萬兩以救開門目前之急誠爲得算顧此直補去年歲額之不敷者耳乃遂欲裁四年原派米十萬石明年春間若更

不給誰其任之臣今不得不預爲申明者也似當仍行山海撫臣查照關內關外見在兵馬扣至明年春月爲止定擬實在應用糧料之數據實上

請俾臣照數輸輓奉以從事庶幾懲前毖後可無再至匱乏之虞不然關門方存乎見少內部又存乎見多臣處兩難之地別無雨粟之術則窘迫極矣尤有說焉一歲之計在於春祇係去年歲用請修船請運腳給發甚艱難則甚遲至五月內方始開洋嗣後腳價又復中斷不能接續該臣會同巡餉臺臣李時榮屢疏呼籲俱經奉

旨下部可查比至十月歲額未完只得仍督多船出海事雖出於萬不得已究竟所傷船糧疊累共計漂失米豆至於六萬八千餘石而人命之沉溺者又無論矣徵臣奉職無狀固當席藁以待譴責而就中不得不自錄之處真覺控懇無門惟有抒寫痛心而已夫以津

門一開之地欲發開鮮一百五十萬之糧臣
與司道府廳手口拮据尺寸積累真是日不
暇給今歲欲爲先事之備則修艚宜蚤裝糧
宜蚤給發脚價亦宜蚤總之春分以前風色
尚厲一入春分便可開洋庶幾一蚤百蚤開
洋蚤而回空亦蚤回空蚤而二運三運亦蚤
矣纔近重陽便須停棹雖海上風波巨測卽
春月亦所難免較之秋深多颶之時終覺倍
徙每見商民船隻一遇河海水洋輒已開洋
官船何獨不然而踟躇自悞乎臣已申飭司
道先期料理無令失時願尤望內部之加意
接濟耳再惟廣寧既失運歸山海俱抵南海
口爲止比緣樞相經營關外遠暨寧遠如芝
麻灣前屯衛中後所中右所寧遠衛覺華島
等處既設兵馬戍守各需糧料食用則船抵
南海口者又當轉而出關矣其南海口腳價
業准內部咨議每石定以二錢一分五釐爲
率若運至關外者該臣酌議每石應找腳價

至芝蕪灣增銀二分至前屯衛增銀三分至
中後中右所增銀四分至寧遠覺華島增銀
六分邇來奸頑船戶貪脚價之多冒風濤之
險往往左南海口扼洋營謀打點以圖出關
牟利間值糧廳公冗發帑稽遲以致遭風淪
沒相繼見告臣昨巡歷山海得之目擊最真
蓋南海口沙石堅硬撞磕立碎所從來久矣
况關外若受其有餘則關內將受其不足尤
不容不妨其流而杜其漸者竊計關外兵馬
分防俱有額數則糧料亦可計口而定今後
容臣咨會山海撫臣查核關外一帶各信地
原設兵馬幾何合用糧料幾何卽遇不時增
損亦復移臣知會其四年新運派船俱行餉
道劑量分發各從津門徑請信地交卸取有
彼處將領收糧私記公移方赴山海海運廳
倒換印信實收繳報將見放洋之船一帆長
往而船戶不必營求海口不必守候交卸不
必擁擠避風少而歸舟捷且可免於有餘不

足之患一舉而數利存矣臣因今歲糧料不敷失風頗多晝夜籌畫冀改絃轍故於

奏繳之餘附以區區臆見如此不識可憐

抹擇否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李時榮具疏上

請伏祈

勅下戶部再加覆覈將遭風漂失米豆六萬八千

五百五十餘石除將截漕免晒揚餘米五萬

五千一百四十餘石照數抵補外實少一萬

三千四百一十餘石既有州縣結報及司道

查明文案准其開銷其各船戶掛欠米豆五

千九百六十餘石行令司道着落原領船戶

立限追扣水脚抵補又各船戶守凍寄囤及

未獲實收米豆五萬三千五百三十餘石候

於開運之日勒限查催起運交卸并取具實

收另報其漂損船隻除民船免議外失風官

船一百一十八隻仍令各幫船戶照例設法

開造而又再酌新歲應運糧料之額發給新

春修艚腳價之資分別關內關外士馬應用

糧料之數則轉輸不患於愆期而行伍可望

其宿飽矣臣等無任翹跼悚惕之至為此具

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正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類報天啓三年津運抵關實收及漂損船

糧數目并議運務喫緊事宜以便轉輸事專

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二月初

一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

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實理征東軍

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

題前事內稱將遭風漂失米豆六萬八千五

百五十餘石除將截漕免晒揚餘米五萬五

千一百四十餘石照數抵補外實少一萬三千四百一十餘石既有州縣結報及司道查明文案准其開銷其各船戶掛欠米豆五千九百六十餘石行令司道着落原領船戶立限追扣水脚抵補又各船戶守稟寧國及未獲實收米豆五萬三千五百三十餘石候於開運之日勒限查催起運交卸并取具實收另報其漂損船隻除民免議外失風官船一百一十八隻仍令各幫船戶照例設法朋造而又再酌新歲應需糧料之額早給新奉修船脚價之資分別開內關外士馬應用糧料之數則轉輸不慮於愆期而有伍可望其宿飽矣等因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李時榮題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部看得海運一節在關門歲額固欲其

取盈在山海冒破尤欲其有節若不塞尾閘之洩而徒求輪運之多非惟津門不能以應山海卽臣部亦無以應津門也近郭主事條議山海本色時弊種種多端大抵入軍士之腹者少充奸猾之橐者多誠如是卽再加二十萬亦將卮漏而羽化矣糧料安得不匱乏哉督臣職司餉務固宜爲先事預謀臨時足用之計臣則謂新餉外解有限分買米豆數亦短周故八萬折色題定作本年春運之用不必膠柱鼓執之以補去歲之額惟是四年之腳價不可不議也先該督臣題請臣部覆議共該銀二十三萬六千兩除用淮揚糴本銀一十六萬兩外計發止該七萬六千兩今卽行庫盡數發完庶便修船船隻計日開運可也海運之漂失不可不議也夫自津抵閩海程計數百里能無不測之虞第入船之後船戶運官任錄信手上下迺借風波之名爲侵蝕之實恐故臣臣變難得執海濱而問

之如六萬八千之米豆計價若干腳價若干船價若干俱當責令船戶運官照數均賠不得以截漕餘米抵算者也況漕規大患法必擬貼截漕餘米應作正支此項斷當責賠以儆將來之不慎者臣部前題以後海運照漕運例該道隨舟同行親督至關或不至沿途紕延作弊矣船戶之起欠不可不議也漕運在入倉爲掛欠在過船爲起欠蓋船戶剝運

升人俱足此針尚貼耗米焉得有虧折之事

遇一起而欠至五六千者是非侵欺盜賣斷不至此則向前六萬八千之漂失亦豈盡與波俱逝耶除起欠起豆火速追完外仍當究其起欠之故屬於何人而隨治以侵欺之罪可也交卸之地方不可不議也各船到關起卸腳價向有定則今若分散芝麻灣與覺華島等處水路既有遠近船腳自分多寡則聽餉道劑量分發照督臣所議腳銀似爲定論但令地方將領先給收領纔赴山海海運

倒換實收其間頗難關防保無虛出通關之

弊乎是當責海運廳不憚躬親往來設法查驗使處處皆得實受始爲無憾耳至若南海口砂磧多礁每壞船隻去年聞一日舉十數船米豆盡付東流則凡應抵關船隻應擇安穩地方如泰王島雖離關稍遠然地皆平坡可以停泊或多置版圖令軍人親赴支領亦一勞永逸之計乎至於守凍米豆未獲實收者今水凍已解船可起行即當速檄山海糧廳上緊收完以聽回津再運斯於新運庶乎其有裨也既經會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除腳價臣部已發外其抵補漂失朋造船隻掛欠交卸等事容臣移文關門閘撫及津門部院督餉御史議處施行等因天啓四年二月初六日戶部尚書李宗延等具

題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是

催請海神封號疏

題爲海運總賴神休題

請未彰崇報謹再比例具陳懇祈速加

封號以重輪輓以慰羣情事案照天啓二年四月

內前任督理遼餉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李長庚題爲北海新開神功宜報

議請

封典以重運務事大指謂海運糧料數多欲將天

津俗稱平浪侯小聖及龍王之神比照漕河

餉糧疏直

海運諸神事例卽於原葢廟宇特加

封號歲時致祭以彰

朝廷崇祀盛典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時待罪津撫會稿到臣與

同巡餉御史江日彩各經會題俱奉

明旨下部候覆聞續於本年五月內該臣叨轉督

餉經營一切海運事務天啓三年二月據贊

理遼餉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郭夢詹案呈

據海運耆民姜弘等呈爲懇催神封肇

國護餉事爲照春運在邇

封典未行耆民人等連名呈懇再三殷切伏乞咨

催覆

請以答神休以慰輿望等因案呈到臣該臣隨經

移咨禮部催將原題海神

封號查照疏揭酌議奏

請去後未見具覆續於本年四月據鮮運委官守

備王文憲等呈爲催請加錫

封號褒靈護餉保全海運事竊照海神小聖平浪

餉糧疏直

侯顯靈海運屢有徵驗蒙前部院議請

封典以重運務先於天啓二年四月會同本部院

及巡餉察院具題奉

旨下部今年二月復蒙本部院咨催禮部至今未

覆茲者鮮運又將發運第念奴旁未滅疆土

未復海運難舒風波難犯其同往來轉輸全

賴神明庇護每遇漂漂呼救之際惶惶危迫

之時舟師一嘆而小聖神靈顯赫纔俄頃間

風卽平而浪卽靜話語誠然其運官耆民等

無不稱其靈異是必增修廟貌特加

封號歲時致祭庶神人和諧而醜虜之蕩平可俟

矣又據海運耆民姜弘等呈爲神功護運有

徵請

勅加封以衛軍儲事慨自東奴猖獗跨海轉稽蓋

背飛帆飄然艘入濛汜惟睹黃雲白浪海吼

潮吟渺蒼波而無極非神術以難濟開運有

年今賴海神小聖平浪侯廟祀大沽顯靈屢

輝燭歲鮮運自劉公島開洋陡遭惡颶五晝

夜洶湧顛危船糧人命在於呼吸忽見廣席

交椅安頓小聖神位從西汎東浪頭顯現徑

撲運舟當有隨運把總程大器真同運官任

國輔破浪撈荷在船叩懇靈符浪息風微直

抵鮮境似此海運艱難幸際躬逢顯應懇祈

檢查原題

請封文卷再賜移復并龍王一體加

封酬報神功保全船餉且運官王文憲等已蒙題

聖裁段而小聖尚未蒙崇禱思神人共道陰

陽一理陽官受陽陰神宜封先運有徵後運

假庇關係不小等因本年十二月又據原管

鮮運總收今平遠營解功都司陳汝明并解

功都司毛鳳翽等呈爲假道海境請

封海神以濟

國運事職等天外捍禦欲期樹績第儲督養成

起海颶洋艤艘海吼帆檣散雪倏颶倏寧總

仗神威去年八月內鮮運海波鼎沸乾坤混

一幸賴小聖顯化霎時平息是以朝鮮煙廬

門迎戶設莫不供養伏祈具題完

封敬神如在海不揚波功昭萬代等因各具呈到

臣該臣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

監察御史李時榮看得海道艱險利涉實難

昔元人常創行之說者謂夷性殘忍雖草管

人命不顧也

國初興行未幾旋即罷去比歲逆奴匪茹

廟堂宵旰戎馬方殷儲摺宜備萬不得已而爲海

運之圖今六載于茲矣昔運蓋套詞改右屯

今輸渝開兼達朝鮮彼其舳艫千百啣尾而東冒萬丈之洪濤涉千尋之巨浪陽侯可懼魚腹堪嗟幸津門有海神小聖平浪侯與龍王之神俱立廟於大沽海口一時舟子長年爭相頌禮虔事或乞靈籤筮以卜吉凶或設醮齋壇以祈福祐每遇海洋危急之際呼吸頓沛之間常覺旉鬣昭垂靈爽如在率能轉禍爲福繇危得安卽泅沒者雖難必其盡無而保全者咸歸功於神脫遠邇同聲億兆合

餉

餉

餉

餉

餉

封典之速成而猶恐

寵錫之後期也前餉臣采輿情而具題臣與臺臣

尼餉臣而會疏奉

肯下卽條踰二載儀曹鄭重未卽具覆想以事干

幽宴禮異常經改徘徊有符耳第運艘綰師

旅之命脉而海神又綰運艘之命脉重師旅

則不得輕言餉運矣慎餉運則又不得蔑視

神祇矣卽今冰漸將泮春運伊邇官者踰跼

以惕心糧腹徬徨而縮步羣眸共望投贖聯翩臣等職司餉運而可然默已乎雖曰神道遠人道邇然因人情之祈禱以卜神休則威靈固已昭彰而因神休之洊被以崇祀典則封號自宜迭飭矣查得近日平遠總兵毛文龍有波臣效順一疏亦以颶風得脫潮退復來糧運安瀾往來順利欲建龍王廟於廣鹿島建山神廟於皮島祈

賜勅額以報神功續該禮部覆奉

聖旨是准封顯應龍王之神廟額與做靈佑欽此

夫津門與皮島地有遠近理無異同

恩光旣被於殊域

寵榮豈靳於

畿輔此不再計而決者在前餉臣引漕河之例

猶爲往時之成憲在臣等引毛帥之例實爲

近日之新規竊思龍王之

封號已錫顯應則法得並舉小聖之呵護屢有明

徵則禮難遽已懇祈

聖明勅下禮部將津門小聖平浪侯查照近例給與

封號廟額以酬庸而規後效庶神功浩大縱一
韋之所如糧艘咸遠免重淵之空擲矣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正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餉撫題草

附禮部覆

禮部

題爲海運總賴

神麻題

請米彰崇報謹再比例具陳懇祈速加

封號以重輪輓以慰羣情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禮科抄出督理省直巡按監察御史

李時榮題稱准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

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

嚴會稿案照天啓二年四月內前任督理遼
餉戶部左侍郎李長庚題

請大指謂海運糧料數多欲將天津俗稱
平浪侯小聖及

龍王之神比照漕河海運諸神事例卽於河東
原蓋廟宇特加封號歲時致祭以彰

朝廷崇祀盛典等因奉

旨下部未見具覆今據海運耆民姜弘等及鮮運
委官王憲毛鳳翔等各具呈乞賜題催等

情到臣該臣謹會同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
天津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

畢自嚴看得海道艱險利涉實難比歲逆奴
匪茹

匪茹

廟堂宵旰戎馬方殷儲糈宜備萬不得已爲海運

之圖今六載於茲矣輪渝關達朝鮮舳艫千

百而東洪濤萬丈可懼幸

海神小聖平浪侯福祐每遇海洋危急之際率

能轉禍爲福今冰漸將泮春運伊邇臣等職

司餉運而可默默已乎查得近日平遠總兵

毛文龍題

賜龍王

勅額續該禮部頒奉

聖旨是准封顯應龍王之神廟額與做靈佑欽此

竊計龍王之

封號已

錫顯應則法得並舉

小聖之呵護屢有明徵則禮難遽已懇祈

聖明勅下禮部將津門

聖明勅下禮部將津門

小聖平浪侯查照近例給與

封號廟額以酬前庸而規後效等因奉

聖旨禮部作速奉行又該禮科抄出管理遼東糧

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倚兵防海資理征

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

自嚴題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茫茫大海一輩難航額自奴酋匪茹中斗

戎馬聚十萬之師於渝關而總將津門之糧

糴運百萬之糧於津門而實借海道以灌輸

每當舳艫銜尾帆檣蔽空官旗寄命於浮宅

長年望洋而鬼慘乃屢值驚濤怒濤之時忽

有波恬浪靜之功匪藉

神庥曷克有濟彼其呼籲正亟盼靈旋通不以

果鯨鯢之腹而以鼓貔貅之氣所關於糧艘

小而關三軍之命脉大所關於軍餉猶小而

關封疆之安危大是海若之效靈政所以效

餉撫疏草卷之七

順而

朝廷之崇

神祀乃所以答

神庥也此非淫祀可比而所宜早加

封號者也伏乞

欽定封號廟額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於天啓四年二月初大

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堯

俞等具

題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是准封顯祐海神廟額與做靈應

轉餉多愁聞言增惕疏

奏爲轉餉多愁聞言增惕伏懇

聖明亟賜罷斥以無悞軍

國事竊照

國家當疆圉多事之時則水輓陸輸非得已之
役也而帑藏當公私匱竭之際則錙銖顆粒
皆難繼之需也爲臣子者擔爵受祿而不能
視

國如家愛民如子一惟樽節愛惜之爲兢兢則

備樞疏

卷之

卷之

鬼神且降之殃而狗彘不食其餘矣臣嚴猥
以非才自天啓二年五月間承乏督餉言念
軍需重大財用告訕督同餉道糧廳殫心竭
力釐弊剔奸以庶幾報稱於萬一惟是孤棲
環堵耳目有限則或遺於耳目之所不及而
賜海若人力難周則或窘於人力之所不到
一切罪戾與日俱積真有崇於丘山而已不
遑知者近見邸報上年十二月內御史翟學
程一疏條議兵餉內云解來本色率腐爛不

可食且收者一人放者又一人遂令奸徒侵損插和其間臭聞街市無益於兵而有害於國最爲可恨又傳言船至天津每船出銀五十兩方許收入不則暴露原野略無珍惜及至壞日取商人繫之卽老死獄中何益哉尤望皇上勅下該道深自督察隨到隨收等因又本年正月內戶部題覆前疏內稱開津兩地俱委府佐一員管糧而特設餉道以監督之法至重也第因汎海則防易疎轉運則弊滋甚故往往有侵損插和而餉於內者有暴露原野而餉於外者聞米至開上多臭腐不可食此卽以餉喂驛馬尚且不堪而况以餉兵宜御史有概而言也轉漕實善均驗之糧官核之餉道惡容其以濫惡進其以濫惡進者則糧官之過也餉道安得置而不問如米中色樣卽當與收又安得聽其需索今暴露原野乎

臣等謹出海關門管糧官爲政有插和沙水者有偷減升斗者卽時押令追補或糧

容隱漏收則餉道當問之糧官等因夫臺臣之條議與戶部之覆疏皆指津門餉運言也中同僅及餉道糧廳而未嘗指斥微臣自臺臣及大司農長厚包荒之意臣甚感之愧之顧津門餉運在餉道糧廳不過佐理於下而提衡於上者實臣責也臣又安得諉過於人而不亟行認罪爲也夫

國家費百萬金錢以轉餉於關門方將望其馬騰壯餉以收夫犁庭掃穴之效而與關不

可食至不堪飼驛馬於官帑爲虛耗於軍需爲暴殄有臣如此溺職甚矣又况商船抵津視爲奇貨每船索銀五十兩方許收受是之謂大貪餉道樞廳朝夕共事一旦裂檢潰防若茲而臣不能覺察是之謂大愚致煩臺臣痛恨戶部中飭捫心循省無一而可真是有負

國恩有玷計曹

聖明在御三尺在握卽當殫職顯戮以爲鑒戒尚

可覲顏而尸卿貳之位乎抑餉運始末其說
實長風聞傳播有所錄起臣請得熟數於前
先是天啓元年前任餉臣李長庚當廣寧未
失之先酌議每歲米豆各用一百八萬石以
故不惜高價廣行召商遠近大猾貪緣覓利
天啓二年春月一時投到召買數多有積賄
河干以俟兌運者有捏報虛數以冒預支者
廣寧既失兵馬大潰退守關門餉額日縮於
是前項米豆無須預部亦不發價而各

商坐困矣然本年不用尚可儲爲後用不意
是年夏秋霖雨兩月不止各商自收料豆率
多泔爛河十時臣受事方新逐項清查隨據
贊司主事王儀造冊前來共計召買米豆四
十二萬九千二百七十餘石內米八萬九千
三百九十餘石豆三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
餘石共該商人價銀三十萬七千四百七十
餘兩內已給過價銀一十六萬八千六百五
十兩未給過價銀一十三萬八千八百二十

餘兩及查已運過米豆七萬九百餘石未運
過米豆三十五萬八千三百七十餘石大都
預支之數浮於運過之數卽災傷後各商猶
冀兌發海船冒領官價不則亦望代爲開銷
熙熙穰穰孰遂求已臣與餉道錢士晉熟計
誠恐坐糜官帑無裨軍需建議分別成色驗
摺入國而後給價一時積商怨謗叢生震撼
百出臣是以有津門召買數多積商因災梗

令一疏事經

下部議覆在卷可考鏡也臣因召買一事濫觴已
極又復具奏停止以後並無一商到津止收
前項逋欠者預報者以結前局嗣是商人投
膠控餉內部覆疏亦欲寬假臣復出示商豆
但有七八成色者亦爲准收而以新豆搭配
運開故於元年之冬二年之春亦復量收商
豆約十餘萬勾銷舊欠徵找新價及後關門
復稱新舊雜採未免以舊累新於是商人舊
豆臣槩不准再收矣近據贊司主事何意銷

算除各商完結外尚有商人高三鳳沈如曾等領過官銀應追未完豆數共計六萬七千八百二十餘石商人胡璉侯懋勛等未領官銀應截召買原數共計七萬六千七百餘石此則商豆汜爛之繇非臣任內召買亦非臣與餉道糧廳有意措勒誠不忍以

朝廷有限之金錢而填奸商無窮之豁壑也料豆

一物不堪久貯久貯則漸致紅腐不堪雨濕

雨濕則立見臭爛所稱臭聞街市不堪飼

馬者政此類耳臣念各商原規子母之利及

罹天災而通官錢心竊憐之因論但將新豆

完及八分當以災傷具

題蠲免二分其醇良者間有完及十分而奸宄

如高三鳳沈如曾等所完不及十之一二帑

金至重開銷實難犴狴之繁豈得已哉夫有

商糧而後有商船有商船而後有商賄臣自

抵任以來一切召買題

請報罷收檢前局尚不能結而謂有從中取賄者

實臣所未解也至於已運抵關門者露積在秦王島因值天啓二年夏秋霖雨亦復汜爛數多臣是以有關門霍雨爲災秦島積豆多汜一疏續經部覆將原任海運同知今陞永平府知府徐廷松罰俸半年原疏具在可考鏡也又是關豆汜爛之繇實係關門蓋藏疎虞所致而非津門海運之罪也迺若運船出洋稽查之法屢經

題議亦頗詳密每船以五十隻爲一幫每幫設

運官二員每十船內復立幫長一名互爲防

範但有侵盜而密隱不舉者運官究革幫長

連坐又設樣筒樣糧齋海運廳查照但式樣

不對者輕則晒罰重則及關津門抵山海關

海面七百餘里沿途設巡海官四員遇停留

插和及盜賣者則拿問遇失風擱淺將覆舟

者則撈救此俱見在舉行蓋已不遺餘力而

隄防矣雖人情之狡僞料插和之難免然亦

僅存什一於千百耳其偷減升斗者原有海

運掛欠一法查照實收數目每石扣除下腳一兩似亦無所容其吞咬者也初津門原無版囤比臣受事督同餉道糧廳用輕齋蕭釜等銀於城內建大版四十間於城外建中版六十餘間又建泥囤二百餘座開門南海口倉版舊止四十間屢議增造遲迴不決客歲幸賴樞相撥發班軍令關內道經理其事就南海口新建倉版五十餘間尚俟今春陸續再造於是津關版囤一時畧備此後可無露積之患矣憶客歲閏十月下旬臣抵關門躬詣南海口與同山海關司郭竹徵聞內道倉事劉詔及督餉道錢士晉親驗新版所收及堆積待收之米俱各乾潔無不噴噴稱羨真有千倉萬箱景象恒有失風撈救之米色味頗變新舊雜揉之豆成色不登實亦無可奈何不便輒爲棄擲臣但諭令另項收貯以備搭配之用諸臣俱在可覆問也及會關撫張鳳翼臣以軍糧賤售謀欲官爲收買詢知軍

糧每斛約賣時錢一百三四十文每石約值銀五六錢價雖稍賤亦緣領米太多舖商抑勒所致而關撫終以官買未便爲詞若果俱腐臭也人亦何肯捐貲而市易官亦何所顧忌而禁買耶卽如今年春月糧料不繼樞相關撫連章告急若果俱腐臭也是區區者可有可無之物又何煩置齒頰間而輒有匱竭之慮也信如人言是轉餉可罷免而微臣爲贅旒矣祇因關門將士巡兵倒馬靡可借口輒以糧料不堪爲言而傳聞失真者或未之深察耳夫繇津門而論商人旣以未遂徵逐而勝雖費之口繇關門而論各兵又以不利腰纏而播萋菲之詞無怪乎臺臣及戶部之有言也乃若失風糧石逾年恒有今歲頗多實緣五六月腳價中斷臣三四跪請而不獲發比至秋盡冬初仍復鼓棹固已預知非萬全之計矣且泰王島因軍士譁譟收卸海口此地砂磧爲梗凡船裝千石及七八百石

者必須停泊外洋起剝至二三百石方可入口將剝未入之間一遇颶發輒擲船糧於溟渤中查開十月旬日之內連報傷船五六十隻非人謀之不臧實地利之未便也嗚呼微臣一腔血誠無思少竭涓埃仰答

高深而負罪叢議如此兼以疾呼招尤多言買忌其於以展布實難矣伏祈

勅下部院轉行巡餉御史拘提已未完糧商人逐

一查審要見某電索賄某商納賄但有實跡

卽行坐贓重究臣不敢代爲庇護滛爛豆石

原在商人之手未經收納入官應否卽爲開

銷寬卹統候

廟議仍

枋樞相關撫明白回奏年來運到關門米豆果否

盡屬臭腐不堪以後巡餉及巡關御史不時

巡歷關門親爲查驗庶幾奸弊可祛心跡可

白總緣臣德薄不足以率屬故致物議之紛

紆望輕不足以取信故致八言之踵至惟祈

聖明鑒賜罷斥以儆任使之不効者而尤望簡大臣以充督餉之任務令餉務改觀軍需有賴無使一悞再悞而重爲封疆累也臣無任皇悚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具

奏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收解糧餉事情剖陳甚明何待查奏着安

餉撫跪奏

心任事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積痾沉劇萬難供職疏

奏爲積痾沉劇萬難供職懇

恩速賜休致以保餘生事竊念臣嚴稟賦素贏才
詔尤短濫竽仕版三十餘年自知甚明無當
世用憶在丁未值內艱而堅臥不起逮於甲
寅自河東而請告歸田初心直欲棲遲丘壑
尋覓醫藥以終餘齒已耳不意屢荷
聖恩起臣藩臬役臣衝塞感激圖報勉效馳驅嗣
是叨陟同卿量移津撫載擢督餉適當遼瀋

餉撫疏直

卷之二

主品

淪沒之際連遭廣寧奔潰之秋因念

主憂臣辱何愛相糜頂踵不以圖稱塞者此臣之
心也亦臣之分也惟是微臣慙質癡腸從來
不肯偷自暇逸事必躬親而後無憾故於文
移則逐字檢閱兵馬則親面點查糧料則親
手磨算而元精忽不覺其銷亡矣兼以肢體
困於卑濕之侵蒸目力耗於燈燭之薰灼心
神殫於批答之枯竭而華滋忽不覺其彫謝
矣

奏總知

帑金取資

餉撫疏直

卷之一

主品

國用匱乏既難時諄而舉贏無柰習俗羶逐未
免察淵而府怨風雨闔闔特造化之常獨微
臣處多兇多懼之地一風一雨皆足關心遇
靈霖彌日則惓然以愁惟恐津關糧料有露
積浥爛者遇暴颶崇朝則懷然以憂惟恐關
鮮舟航有汨沒海洋者往往中夜徬徨當食
罷箸有無多寡亦錢穀之常獨微臣當三空
四盡之時思運務所需糧料草束不貲所需
船隻買價運價亦不貲莫不仰給

國賦欲緘口不言則慮有誤封疆有負職掌欲
頻煩陳乞則又轉喉觸忌落齒挑釁真是疾
首腐心靡所控告凡此種種皆足以焚陰陽
之和而釀冰炭之感於是臣之疾疢日益底
滯幽鬱深入於膏肓而不自知矣臣於去年
九月間已曾具疏

請告一次不蒙

俞允朱啟廣陳維時臣請止於督理餉務病亦重

在足膝間也近且承乏兼理兵餉自冬涉春

竭蹶料理宵旦經管率至夜分衝寒冒雪寢

食都廢以致中氣愈虛火邪頓熾乘春一發

抹藥難施內而眩暈怔忡轉覺五臟之無主

外面麻木痛楚堪虞四六之不仁雙眸赤腫

盡置案牘於高閣痰嗽嘔吐幾視飲食如寇

讎百衰俱見諸症叢生殆惴惴焉有性命之

憂而岌岌乎懷首丘之慮矣目今春汛屆期

則軍旅之震耀難弛海冰已泮則運艘之輸

輓宜亟臣既臥病閤屏寧免曠職瘵官撫屏

軀以自憐睹

簡書而增惕真有一日不能安於其心亦有一日

不能安於其位者爲此披瀝具陳仰祈

聖恩念臣病實委頓情非假托准臣休致回籍別

選才賢任事臣自今以往儻不遽填溝壑則

長林豐草之間無非啣

恩呼

嵩之日矣臣無任悚息哀願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

天啓四年二月初九日具

奏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兵餉重任倚賴正殷著照舊任事不准請告

該部知道

防兵盡改屯兵海濱單虛可慮疏

題爲防兵盡改屯兵海濱單虛可慮敬陳屯操分隸之法以備

採擇以便責成事照得津門之有海防營原以防海而備倭也先年設水陸二營共五千人其後倭平撤去僅存一營共二千五百人內水兵用南人一千五百名每名月餉一兩五錢每歲約該餉銀十八兩陸兵用北人一千名每名月餉二兩遇汛量加行糧稻穀每歲約

餉撫院事

卷之一

七

該餉銀十三兩俱於保河真順廣大六府每歲派解天津餉司收放此舊制也承平日久海濱晏然此兵未免坐糜厚餉維時前任保定撫臣汪應蛟創爲屯田之法入授四畝歲入八石共屯田八千畝通計合營應納稻穀一萬六千石每石價值三錢較豐歉以爲常其意蓋曰與其坐糜爲之猶愈乎已也今何時哉奴氛日競淪關剝膚視昔倭患不啻倍徙舊兵不足則議召募舊餉不足則議加派

時勢蓋岌岌矣獨此海防營兵林守舊日屯

田之議該管兵餉每歲用銀四萬五千餘兩而稻穀所收不過四千八百兩纔及十之一耳且年穀不登則告減逃亡未補則告減而豐年情農又不能無拖欠各兵旣任屯務自三月至九月何人不躬耒耜何日不親南畝而操練畫廢矣豈惟操練并舟楫旗幟器械之類半化爲烏有矣雖遇汛期發號船出海洋哨探遣步兵登木樓防瞭直文具耳其實

餉撫院事

卷之一

七

未有當也疆圉多事封疆之臣方議召募議加派而此厚餉所養之士止令每歲屯田四畝以操則什且廢九以屯則人不當出孰多孰寡孰得孰失孰待智者而後辨耶先是天啓元年二年臣嚴待皇津撫魯穆文天津道副使王弘祖轉行清軍同知盧觀象管糧同知張懋德集議其便或有謂每兵每年扣銀二兩四錢而以屯田付之興廢可置不問者但與屯美名廢屯非策且陸兵糧少而水兵

糧多又難一律齊也或有謂以陸兵屯田以水兵操練兵屯當分爲二者但閩管屯種相沿已久一旦變更人情難於慮始未便騷動一番會臣亦以歷任得代而止客歲冬月臣復兼攝兵餉於是又行道廳復理前議而兵部議覆屯撫屯兵之說忽奉有

俞旨矣近經屯撫移咨前來

綸綍有赫敢不欽承同舟共濟何容參差但查原

覆疏云所請葛沽陸兵二千餘名誠當權宜

給歸統轄俾成濟築之功查此兵陸兵止一

千名而水兵一千五百名數目頗覺矛盾臣

未得其解也又云海波不揚恬晏無事與其

袖手坐糜曷若力田助儲但各兵原有舊屯

八千畝今將舍其舊而新是圖乎抑將令其

以舊而兼新乎提議未晰似不便奉行也又

云移歸屯臣奉作力田仍令津撫互爲兼統

如遇警報即便撤屯聽調防禦今以徵煩難

不可謂無警矣必俟奴賊入關渡海而後圖

之其有及乎平時既無蒐閱之素臨事豈復

捍禦之資所謂驅市人而戰者恐萬萬不能

且旣屬屯撫又屬津撫一柄而兩持十羊而

九牧此輩將安所適從也無已則有屯操分

隸之說在請詳言之屯撫旣欲得陸兵則請

以陸兵千人隸焉并原屯田八千畝及牛隻

農具之類及每歲月餉一萬一千餘兩亦併

歸焉聽令易其田疇收其籽粒若有餘力卽

推廣以及屯撫新墾之田仍聽自量屯兵將

領以新耳目以便約束而臣不必過而問焉

海防事重亟需水兵則請以水兵一千五百

人隸臣俾臣得以分撥調補共足水兵二千

餘人給以舟楫分以器械仍可儼然自成一

營一意操練而不復以屯田借口卽屯撫亦

不必過而問焉蓋陸兵雖多北人然又居雙

白之間固已過習者之門矣前屯操未分是

且屯且操之屯也尚且人耕四畝今屯操旣

分是有屯無操之屯也何難加倍一倍而添

至八畝乎矧驛馬俱已歸併則無喂養倒難賠費之苦向之朋扣陋規飽好人之蒙者今皆果農夫之腹矣屯撫饒有精心良法用前所題津軍七百名以修堤岸用今所請陸兵一千名以供稼穡必能勤督課而豐歲入在昔以二千五百人之屯僅收若干在今以一千人之屯亦收若干若再照廬同知屯田之例則所種又有不止八畝者倘所稱事半功倍者非耶津門南北咽喉水路要衝今客兵如河南山東毛兵等營盡已調發殆將已去而不復返主兵如正兵營見在喜峯口戍守所存陸兵僅三千餘而標兵一營又將爲正兵踐更之地水兵有鎮海一營當新募時數至四千近日屢經汰僅存二千八百卽加以江南營亦僅三千有餘武備單疎壁壘蕭條臣何恃而不恐而新餉匱乏又不敢召募以取盈原額若將此一千五百舊餉之兵從新整頓旣不以操兼屯自不以屯廢操旣可

以水爲陸而練坐作擊刺之方亦可以陸作水而蹈瀚海風濤之險養一人可得一人之用存舊兵可省新兵之增倘所稱循名責實者非耶洵若茲臣竊以爲有三便焉屯撫之所急需者屯田耳今一朝而得不憂旱潦積壑常稔之田八千畝又得千人之兵爲之力田而助糴又得一萬一千餘金之餉以養力田助糴之人卽時有逃亡而月餉具在則顧覓之資不貲所得固不貲矣舊例每歲收稻穀一萬六千石內以數千石充陸兵行糧而以萬餘石變價聽津門修城製器及津撫廩費工食之需今除各兵行糧應照舊支給外其餘悉聽屯撫碾米兌運以自爲功東作西成亦何所不利焉是之在屯撫者也向也以二千五百人而不得爲兵之用今除去一千人而一千五百人者義始無可逃矣名爲棄去千人而實得一千五百人之用業鋤耰之不事則矛戈之時操粹有緩急可

特策應而於臣詰戎防海職掌亦無大虧是則便之在徵臣者也屯者自屯不以操故妨農操者自操不以屯故病兵以屯田供渝關之餉而以水師扼海口之衝各逸其半而兩收其全不煩經營而悉獲實效是則便之在於

國家者也至海防水兵月餉一兩五錢既不屯田或見以爲太厚願該管將領猶謂衆口曉曉聞增糧則喜聞減糧則不樂此亦人情惟

是津門陸兵餉止一兩四錢鎮海水兵餉止一兩二錢則斟酌於二者之間而稍爲裒益亦無不可今旣更定管制改弦易轍一切造船置器不能不重有所費又不舍本營而別有所出卽稍有減損而卽用之管伍之間亦未爲厲兵也且前屯田時買換稻種修置農具僱賃人工賠補拖欠何事不經朋扣而今一槩無之各兵具有心知何至掉臂激變爲也矧核南北之混冒則應汰者不爲無名矣

謹逃故之頂補則新役者不難奉令矣變置以漸調停合宜而何他虞之有又若津撫廩費近因歸併已裁十之六七而書胥紙劄各役工食之類難以盡汰尚約可數百金旣無移穀變價查有該管空月銀兩收置餉司亦可抵補而無煩別項搜括之憂此皆事關該管不得不爲備陳以策萬全者也夫屯撫屯兵之事已有成議臣非敢自分畛域自起猜嫌願

國家歲以四萬五千金募養一營之兵而盡充屯田之用究竟所得不償所失於封疆爲疎防於

國家爲失算又不若盡銷此兵而姑留此四萬五千金以充計帑其所得猶多也臣若不言是謂溺職異日必有執此以咎臣者而可三緘其口已乎憶前撫臣李邦華酌議兵屯一疏執義甚正臣念已奉

成命不敢堅執前說輒用效此區區以爲調停補

濟之計卽臣近與屯撫往復商確亦似以臣
言爲不謬今止欲得陸兵千人不復更有奢
望矣而於屯田八千畝猶若存乎見多謙讓
未遑頓屯操旣分各事其事總不如以屯歸
屯一了百了之爲愈也仰候

聖明裁察

勅下兵部議覆施行臣無任皇悚聞越之至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題無疏草

卷之一

天啓四年二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防兵盡改屯兵海濱單虛可慮敬陳屯操
分隸之法以備採擇以便資成事職方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天津巡撫畢自

嚴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屯田之法猶古兵農合一之意焉因
兵以課農非輟兵以歸農也趙充國之屯渥
中諸葛亮之屯五丈原何嘗一日忘戰哉則
耕之不妨於練也審矣

臣等因糧餉匱乏命諸將分屯龍江等處後設
衛所屯田以部司統攝夫以將兵者而勸農
正貴其令耳厥繼光揀選兵丁專取土作之
色若是乎耕之有益於練也惟兵與農合則

題無疏草

卷之一

卷之一

屯田之法大行而粟賤每兵月給米一石可
飽數人照改折事例只算五錢更何虞餉費
而兵不足哉自屯田法廢而兵與農分兵愈
多則農愈少而粟愈貴費餉愈多農困於
厚征兵驕於坐食四體不勤而坐作止齊之
用與俱荒矣甚哉兵農之不可使分而不得
不分者勢也兵餉分曹而督撫之官與屯田
之使已自認兵農爲兩矣與兵者坐而索
餉課農者力以餉兵曾不知凡有兵者皆有

營田之責者也使督兵者盡如

先朝屯制則屯兵可無專遣矣惟屯撫有見於兵農之當合也請撥葛沽兵二千爲春耕秋收與洪水堤防之一助良亦知北地農忙止時插一時若秋收萬石之儲僅費二千人數日之勞足矣設堤護水歲亦偶然何至盡廢操演况待奴于海濱必不如遑中之直接西羌五丈原之深入魏地也卽如前撫汪應蛟授各兵田四畝令歲輸八石良慨屯政之久渾

海防之難撤卹以餘力佐耕存兵農遺意更何嘗以此撤操願以兵不練器械不整槩爲屯田詬病哉惟無患於操而有濟於餉故屯撫請之臣部遂據以題覆准以葛沽兵二千助屯撫田功仍令津撫互爲統轄遇警撤屯調防毋分畛域亦庶幾兵農合一之意第見以爲國事則不得不合而爭之爲職掌則不得不分矣督臣嫌互轄之請爲一柄兩持且謂各兵原有屯田人各四畝合二千人爲八

千畝似難舍其舊而新是圖也遂創屯操分隸之說請以陸兵一千人隸屯撫俾不與防海事而專其力盡耕八千畝之田以水兵千五百人更募足爲二千隸諸津撫俾不與屯田事而田之所入津撫亦不得分之爲公費在屯撫得兵爲助且得常墾之田而不以操故妨農在津撫旣去其田益專防海之力而不以耕故廢操此其便在二臣而合之總便於國者其論甚善但陸兵亦當防守而使水兵獨爲防水兵原有屯地而使陸兵代爲耕恐兵心各不相安且輟防爲耕非防海設兵之本意而水兵又須增募更非開荒借力之初心則請還照原題遵奉

前旨蓋濬築之功歲不常有而耕穫之助時更幾何於平時操練遇警調防原不廢也卽各兵額田原有四畝查

國初舊制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或百畝或七十畝或二三十畝不等軍士三分守城七

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豈四畝之田遂盡屯軍之力與豈一議屯種遂疎防練之責與益屯撫所請與臣部原題誠仰

法

先朝制典謂合一兵農無妨借力耳若督臣謂耕與練必不可相兼屯與田亦當爲分任則與其設防也無寧廢耕何者此兵原爲防海而設若因田而輟千人之守臣部不敢任咎且既設防守之任而猶以兵餉儲耕夫恐歲餘

餉撫疏草

卷之一

七

十三兩之帑金卽人人上農寸寸沃土力不能取償日後以入不償出咎屯撫屯撫亦不任受也不如仍守額兵各不相借之爲直截耳總之屯政積弛相沿已久責屯操並舉於兵農交情之日固難驟行則屯撫不得病督臣之爲執責兵食交資於金粟爭貴之時亦難速效則督臣不得病屯政之爲迂惟兩臣不分防海屯田爲兩事而後耕練可以相需督撫不妨互轄也既奉

欽依則互轄原無異議欲爭職掌則防海固有成

規臣部又不敢銳意開屯反激爲銷兵之論也既經具題前來相應兩

請或遵

新旨或照舊規惟候

聖明裁定倘臆決自微臣恐滋築舍耳等因天啓四年三月十一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趙彥具題本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屯田防守事宜既經議確還照該部原題行

餉撫疏草

卷之一

七

鮮運屆期飛輓宜亟疏

題爲鮮運屆期飛輓宜亟謹據膚臆酌議一切事宜懇

勅該部速行查議給發以便鼓樵事案照天啓三

年十一月初一日准戶部咨爲海外兵民日

衆內運糧餉不繼專情剖訴設法通商懇乞

聖明俯賜允俞多發糧餉以活兵民以足復勤事

專理新餉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平遠

便宜行事總兵官署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何振龍等具奏

毛文龍奏前事奉

聖旨毛文龍拮据海外糧餉當處漕糧十萬已奉

旨的着上緊運給其召商等項速行議覆不得

延遲耽誤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毛帥懸師海外一切養兵餉

民買馬製器及撫賞等項自非仰給內地該

鎮亦豈能爲無米之炊但當此中外交匱庚

癸之呼在在皆然乃臣部未嘗不極力措處

以應也二年以來運過米二十三萬石布四

萬疋今又復請漕糧十萬石奉有

明旨上緊運給臣部即移咨督餉部院并總督倉

場衙門照數截留即將耗米抵充運價倘脚

價不敷再於輕濟銀兩酌量湊給轉輸該鎮

以爲接濟之用仍須嚴飭運官勿致濡濕滯

爛不獲實用如蹈前弊聽該鎮以軍法從事

等因奉

聖旨俱依議行爾部還再處數萬兩陸續給發以

濟軍需欽此欽遵抄咨到臣本月初二日又據

平遠總兵毛文龍呈職居異域已及三載招

練兵民業已萬苦一點血誠誓殺奴賊報

主恩報知遇所以願危不願安居險不居易今接

濟遼民男婦三十餘萬除南兵外挑選壯丁

入伍已有三萬六千三百九十九名召買騾馬六

千餘匹凡此三者無一不倚賴於職身亦無

一不仰給於糧餉故每每兵民並重誠有見

於古人立議以民爲本海外之民與方內之

兵原自不同不餉方內之兵止少一兵耳若

遼民不養逸而歸奴則增一敵矣且已歸者
不養來投者無心其何以招降散黨圖此勦
復大事今且無論民卽就兵計餉而挑選遼
兵召買騾馬歲該糧料四十四萬餘石如謂
一十二萬之數斷不能加則海外之兵望誰
乞食恐卽割職之肉以充之亦復有限何濟
官兵之枵腹也其向津門而顧思一飽安新
官兵之遠盼哉向來借貸於商賈乞糴於朝

鮮于方百計挖肉醫瘡而目下朝鮮又以經
餉拮据

潦見告今哀哀之請嗷嗷不休端爲海外極
困極窮是爲剖訴伏乞酌議具

奏等因又據平遼總兵毛文龍呈有糧聚兵從
來舊矣况居海外藉以吳邦向蒙本部院議
運道議運數矜憐屈心銜結無違今職挑選
遼兵業有三萬六千三十九名卽如本部院
所議每兵每月食米五斗計十二萬石之糧
可足二萬兵一歲之用是一萬六千餘尚引
領待炊職不能不哀鳴以請今特差都司王

學易賈文請糧伏乞垂憐職非得已而危疆
尤足關情卽將新糧一十萬石赴此初冬西
風可運速發以便接濟至於春運將開亦卽
綜理海運等因具呈到臣臣俱轉行餉道贊
司查議去後今據專理遼餉山東按察使錢
士晉呈蒙本部院憲牌查得去歲鮮運正額
十二萬石近該毛帥題請復截漕糧十萬石
已該戶部覆准但彼中望餉甚急解凍伊過
一切船運事宜相應預爲料理爲此仰道宣
吏卽查朝鮮應運米豆原額若干新增若干
酌價每石四錢二分已有成議近據部咨欲
將截漕尖耗及輕費銀抵給腳價是否可行
作何給給海運糧艘原額一百六十隻今應
加增若干運官八員作何管轄分理俱要斟
酌停妥確具詳報以憑覆議題

寺因到道該本道查得毛帥駐防海島自天啓
二年至三年總計兵馬僅可二萬故以一年
糧料打算只須一十二萬而足近該鎮稱有

挑選遼兵三萬七千卽虛實未核豈可不急
爲料理致有軍需不繼之憂乎則新運不得
以往額限明矣該鎮請糧四十四萬卽縮數
與之度非二十萬不可本道於去年九月約
定於四年運額議請截漕七十萬實打算
鮮運十萬於內原無寬餘不謂內部因毛帥
之請止允截漕十萬而卽於津截中減去十
萬則津門截漕五十萬已無升合可借爲鮮
用者矣卽派出尖耗一萬石又有開運興順
登州十船之米豆及王裕國收買雜糧共合
一萬而此鮮運八萬之虧額將取盈何地乎
又今鮮運增糧勢必增船每船約以七百石
爲率當用大船二百四十隻但上年鮮運回
空與二運改運山海失風不下四十餘隻除
原幫外尚須添選一百二十餘隻方滿前額
按開運之船會復幾何加以今歲出關之遠
運額之增而朋補尚未鳩工添造乏人應募
取足於鮮則虧於關取足於關則誤於鮮言

念及此不勝捉襟露肘之憂矣鮮運腳價定
例每石四錢二分計二十萬糧料該用腳價
八萬四千按糧給腳難縮分毫截漕尖耗僅
僅一萬止可收入正額不便變價至於截漕
二萬尚不敷用豈能再充鮮運水腳矧循例
買運五色棉布二萬疋及運官廩糧等項尚
須銀八千兩此又最急而不可緩者也運官
卽以原設八弁分理其事仍以毛帥差官王
都司協統渡海亦可塞江東貢運之壅而
再於登州委官收買發爲二運以充其額似
可劑運舟之缺乏而均兩地之輸將也等因
又據贊理遼餉戶部河南司主事何意呈稱
毛帥所請漕糧十萬石原爲兵餉不敷似在
舊額一十二萬之外但鮮運過海甚艱一年
止可一運今議改運二十萬石必湏一同發
運而糧多則需船亦多每船約裝糧七百石
計湏用船三百餘隻今津淮官船共計八百
四十餘隻內除失風傷損目下見在查議明

補卽召募民船亦係有限之數近議開門運額每歲一百三十萬若作二運每運該糧六十五萬毋論船隻大小每船約裝糧七百石須用一十餘隻方完開運一年之局其鮮運三百隻莫能措手將奈之何又漕糧耗米抵充運價不足又議輕賁銀內酌給但耗米抵漕糧盤剝腳價并鋪墊蘆葦等用去年津門帶運蘆葦與糧料出入腳價并起運蘆葦等用過一萬五千餘兩內在新餉透支過三千五百餘兩今歲二次領到輕賁九千兩方始補足所餘無幾若內部肯多發輕賁以充鮮運腳價必須預期催請給發庶免耽誤軍需等因各呈詳到臣該臣看得總兵毛文龍招徠遼民爲兵日益增衆牽制奴酋屢著功績前臣建議每歲以十二萬爲運額而毛帥以爲不敷應用又自請截漕十萬石則今歲運額其不得不增益也明矣若改十二萬石

爲二十萬石似可稍慰待哺之念額有二十萬之運額則當有二十萬之糧料又當有裝載二十萬之船隻又當有給發二十萬之腳價均未易易言者以糧料言往歲津門糧料頗有贏餘故天啓二年三年各鮮運十一二萬皆津門自爲區處未嘗顯爲鮮運截漕并召買也今歲預計天啓四年糧料則已裁之又裁減之又減卽開門將憂不給恐不能更有贏餘以待鮮運者矣近奉明旨截運漕糧一十萬石派出尖耗一萬石又有舊例免晒揚米亦可得五千石實少米豆八萬五千石查有客冬開運船戶陳應祖等颺泊登州米豆十船可以就便運鮮又查有永鎮餉司先年給發登州商人高光糧價未完臣前給驛加衛守備王裕國勒令徑運朝鮮二項共計可得萬石又唯屯撫谷稱蔡村有麥四千五十石亦可轉運入鮮共計已得十二萬九千餘石此外不敷之數只得姑於關

運數內再動三萬一千石通融那借以待補
還尚少四萬則萬難措處矣以船隻言舊例
用船一百六十隻裝糧十二萬石是每船以
七百餘石爲率今鮮運二十萬除在登守東
陳應祖等十船及王裕國徑解外又有毛帥
差官林龍驤移文監軍御史游士任索取津
門兵船六隻見在給發亦可帶運糧料二千
石其餘尚有六萬八千石非得大船八十隻
不可顧津門因庫藏空置舊例每歲造船

卷之十一

百隻已經停止二年未造兼以去年關鮮二
運失風頗多朋造未竣固不得拘泥舊額亦
不能取盈前數今議量增四十隻共足二百
隻之數以運糧十五萬石仍不敷者姑俟二
運續發再往若關門還務惟多召募民船及
催往來迅速可耳以脚價言查鮮運脚價除
正糧外仍有搭載軍器數多舊例每石四錢
二分道里遙遠難以議減共計該銀八萬四
千餘兩部議以耗米抵充運價不足再於輕

卷之十一

資銀內處補但截漕十萬內有尖耗一萬并
免晒揚米五千臣俱已湊入鮮運正額矣安
有餘力變價乎額糧不敷方圖召買而反議
變賣可乎至截漕輕資近日通糧廳止給津
門九千兩尚不足支入厥僱車盤剝及關鮮
帶運蕭葦之費又安有八萬四千餘金可充
鮮運水脚乎矧循例買運五色棉布二萬疋
及運官廩糧等項尚須八千餘金亦屬喫緊
若不乘時給發致令裝糧守候誤航海之沃
時貽平島之呼庚則噬臍無及矣以運官言
運船揚帆出海一望汪洋原非運官得以聯
屬者其職掌不過於灣泊時稽查奸弊交卸
時催取實收而已當此匱乏之秋安用多官
糜餉故今歲鮮運雖添糧添船而不必添官
計船二百隻即以原設八弁王文憲等各董
二十五隻再以毛帥差來催糧都司王學易
協統渡海總爲稽察以防掣扣盜賣之弊其
陳應祖等十船委加銜都司陳汝明先扣附

緣前幫明字號林龍驤六兵船附隸後幫四字號以便類冊仍責幫首之弁帶取實收圓徽如此則用津官以押解用鮮官以綜覈官無糜廢船有責成而弊實亦可資以釐剔矣以上條列四款鮮運之大綱備矣畢竟糧料尚缺四萬石而船隻短少亦復稱是無可措處則登州二運之法亦有可得而詳議者緣津人鮮必取道於登州顧論糧價之低昂津不如登也論海程之遠近夷險津不如登也

而年來本色之運津獨肩者止爲十萬漕米收截在津其運道不得不舍近營遠舍夷就險耳今鮮運不足之數勢不得不取給於召買顧買於津與買於登其斗斛之寬窄價值之貴賤而商人可問矣況加以自津抵登千六百里砂礮之海程又益以每石二錢五分之水脚而糧若船未必一一抵登也豈不失算之甚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半銖一粒亦當愛惜其愚以官幣委堅也臣與同道集議

念以遺官齎銀轉行登州府縣收買彼中米豆或小麥高糧之類暫貯海口空便官民房屋俟津船八幫先運平島交卸回空之日收泊登州將新買米豆等項充爲二運仍照登州舊運事例每石給以水脚一錢七分則在津一運之船可充二運之用船隻不苦於艱難其利一船戶一運而得二運之水脚走死如驚往返便捷其利二登萊四塞之國收其米豆則地方得以通其有無其利三毛脚望餉甚殷而以時日迫促船隻短少勢不能以二運今委曲接濟則糧料足而飽騰泰其利四登州買運米豆菊麥等項通融計算每石不過五錢較津已賤而又每石先省水脚二錢五分更免於馮夷飄沒之患其便五先是臣已差官指揮朱孔昭經歷陳大化那借銀一千兩前往試驗收買并移咨登撫專委海防廳撥發牙行指引悉照市價平糴總計糴糧四萬石止用銀二萬兩卽於正額水脚之

內扣除一萬似亦事之可行者也諒登萊撫
道其應援毛帥之心不後於津而買遞有無
之中又無損於登必不爾疆我界蓄防遏繼
以孤海外三軍之望矣臣謹會同提督省直
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李時榮具疏
上

請伏祈

勅下戶部從長酌議一切糧料船隻如數派運責

令毛帥差官王學易與同津門運官王文憲

倉糧

卷之二

四

等八員互相覺察押運赴鮮其水腳銀八萬

四千兩并買布及運官廩費等項八千兩內

除去自登發運腳價一萬兩仍加增在登羅

買米豆銀二萬兩通共該銀十萬二千兩蚤

爲措處給發以便乘時買運接濟其在登羅

糧仍藉

天語申飭及部覆責成以便舉事庶可以壯異域

敵愾之威而張

中朝捷伐之烈矣爲此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鮮運屆期飛輓宜亟謹據膚臆酌議一切

事宜懇

勅該部速行查議給發以便鼓舞事專理新餉山

倉糧

卷之二

四

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

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資理征東軍務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

史李時榮題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奏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毛帥之在鮮也日討遼

民而訓練之以作遼師後勁

朝廷念其孤軍懸絕糧增餉蓋爲開計故不得不爲鮮計爲鮮計自不得不爲糧餉計耳督臣洞見海外之情形轉念太倉之匱詎斟酌於增減之數較量於利害之衡如加津運之四欸移登運之五利卓然碩畫鑿鑿可行但前此十二萬米豆已收作正糧今改十二萬爲二十萬除截漕十萬外尚少十萬督臣思處六萬止少四萬今議發價往登收買此

銀二萬兩此二萬之糧價所當依議旨一

其運船雖曰增四十隻第以津船八

分爲二運則一運之船得二運之用是

再造之煩船戶有倍收之利所當依議

也其腳價布價通共計該銀九萬二千兩見

今固未一有第改從登行可省得一萬亦當

依議備用者三也至於運官則以見在之人

弁及毛帥差來之都司統協自可防挿盜

奸且省添設之費又當依議者四也

之中五利具存臣敢不竭蹶以從但此時外

解稀少料價腳價共十萬二千金一時難措

查得山東二年分糴本銀見存五萬九千一

百六十七兩八錢九分二釐應卽支作鮮運

水腳之費臣部隨發三萬兩聽督臣一併通

融支用一面起運開洋速償回空仍少一萬

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一錢八釐俟再查發至

於登地既饒米豆自當依價平糴登萊撫道

同舟共濟必有同心諒無庸臣部之詳請矣

既經督臣會題前來相應依議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督餉部院及咨山東巡撫并各都

察院轉行督餉山東各巡按御史欽遵施行

等因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戶部尚書李

宗延等具

題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

餉撫疏草目錄

卷之二

將領杜門酌議更置疏 附兵部覆

海軍將官忌病酌議選補疏

葛沽屯兵揭

地震頻仍 天心告戒疏

恭謝 勅書開防疏

開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疏 附戶部覆

東報察過詳軍實數及開防事宜疏

海運失風酌議扣價朋造規則疏 附戶部覆

津兵徵調已多營制澄汰已定疏 附兵部覆

恭慰疏

開門本色有限部議全支可也疏

餉撫疏草卷之二

奏為籌畫海防並陳海防籌畫事宜恭摺仰祈聖鑒事

將領杜門酌議更置疏

題為將領杜門日久謹酌議更置以重海防事

案照先據鎮海管都司俞書孫應奎呈為風

疾陡發勢難供職懇恩允放以全生命毋誤

海防重寄事竊照卑職置身行間二十餘年

介介自守不敢妄為荷蒙拔出沉淪願效犬

馬之勞臣初設風疾症據實稟報在案

一朝勢難勉強支持故不得已而哀鳴於本

院部之前懇乞始終成全准賜放回等因該

臣詳批本將才守超軼鎮海水兵政藉董率

柰何輒以病請仰照舊供職繳續據本官復

呈卑職大馬餘生幸沐知遇少有人心敢不

竭駑鈍以圖報效但緣營伍初創統練烏合

日夜拮据心血消耗見今右臂麻木持弓執

筆多艱兩足浮腫舉止坐臥作楚當此之時

何等緊急而可以衰憊病軀悠悠日月致誤

軍

國重寄乎情迫再懇乞行天津道查議蚤放生還等因該臣詳批仰天津道查勘果否真病酌議詳報續據天津兵備道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來斯行呈蒙臣批詳案行河間府海防清軍廳查議詳報去後今據署理海防清軍同知張懋德呈稱遵卽移會本將備查回覆前來看得都司孫應奎素諳輟略入任邊疆士卒歸心厥用未究而忽以病請何可遽聽其便但本官去志既堅杜門且久海防重務亦難臥理等因具呈到道該本道看得本官軍旅練習且在事日久頗得人心而無桀桀二豎之侵何也謝事情真首丘念重令無俯允所請令其離任回籍不惟可圖報於異日且得全性命於目前矣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都司孫應奎當津鎮新開之際拮据良多迨水營創設之初勤劬更著此臣先任津撫時所爲題補今職而撫

臣李邦華又復歸併鎮海右奇二營悉萃仔肩誠重之也詎意邇來精神漸短威望頗輕雖慈祥廉靖之有餘實揮霍振刷之不足前撫報

命致遺薦剡於是志氣益蹙隨有告病之文矣臣初尚勉留之冀鼓暮氣以爲朝氣而應奎堅卧不出萎蕭益甚士卒逃亡日多營伍召補不前王琦相一千總也部內逃兵至於三十九名而隱匿不報金星一中軍

至於宿婚津門而約束無聞則本官之溺職多矣况與副將毛有倫積有宿嫌不能相忘尤非上下節制之體所當聽令告病回衛調理者也至求其代尤湏得人蓋水營與陸營不同非習於波濤者不能任也新營又與舊營不同非綽有才諳者莫能勝也查得河間守備朱拱臣起家膠序奮跡武關共美虎頭燕領之英允堪破浪乘風之選本官先任海防千總曾以海運効勞

題授實級繼陞河間守備又以訓練新兵屢騰

薦績則拱臣之克舉其職可知也臣近承乏

兼攝兵餉嘗欲以兵船而兼運船以水卒而

兼漕卒在兵既閑島嶼之齋淪在餉亦省脚

價之浩費一舉兩便而每苦於料理之難其

人若令拱臣以服習之素經營其間既飭壁

壘以防海溢亦整餘艘以資飛輓豈有不齊

駕輕就熟之便者矣况其資薦合例人地相

宜誠爲重鎮需材而非直以市恩

及查新推薊遼總督尚未履任臣謹會同督

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少傅兼太

子太師兵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孫承宗巡關監察御史吳之仁具

疏以

請伏祈

勅下兵部覆議將都司孫應奎准其回衛調理遺

下員缺卽以守備朱拱臣陞補則壁壘改觀

而海氛日靖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上旨

天啓四年三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將領仕門日久謹酌議更置以重海防事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餉

兼天津巡撫軍餉總辦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照天津鎮衛遼海而護

畿輔其地綦重其責至艱各將領誠當慎擇以

使今孫應奎振刷固圉墜廢日見茲堅臥不

出值此時事多故奚取此庸懦爲也革舊鼎

新不煩再計所舉朱拱臣補之查本官先經

題覆天津左營奉有

俞旨而撫臣欲以兵船兼運水卒兼漕因事任人

固匡時之碩畫濟世之宏猷苟有利於軍

國何新轉移况拱臣新任左營前缺近已咨改
只啓元代之矣似當允從更置以竟其志者
也既經具

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孫應奎准其回衛調理朱拱臣以新陞都
司僉書職銜改管薊鎮天津海防營遊擊事
務本部備查責任劄令欽遵任事等因天啓
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題

彥等具

題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海運將官患病酌議選補疏

題爲海運將官患病情真謹遵例具

題并酌議選補以重運務事據總理海運遊擊

黃胤恩呈爲病苦連年危在旦夕懇乞立賜

退休全運全骸事卑職自任海運之役勞怨

不避艱險不辭生而之死死而之生者千百

其狀何敢言退惟知有

朝廷有知遇不知有身家性命也自萬曆四十八

年創海運帶北路抵蓋套感伏梁病盤據

皖及後押兵出海又增怔忡續委開鮮運接

濟毛師回日瘵火舉發幾殆去秋竟成癆瘵

矣綠每歲寒暑居舟濕熱內結今冬春之交

兩足浮腫頭面暴起癰疽膿血自腦後出除

津登醫人外又請南醫盧忠義外科楊大春

萬醫無靈一息難保凡津門來使職俱邀之

臥榻以驗真情以作長別願者莫不相向而

哭益不似人形矣竊念叨荷任使事繁責鉅

雖蒙寬限勉留然而一肩尚在日日提心在

口不惟無補於公且以速亡於已目前春運期迫時難再緩萬懇准賜具

題庶轉輸得人歸休少遂或可漸有生理卽不然而大數已定骸骨全於鄉井大馬圖報當矢在世世也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案照天啓三年九月先據本官呈爲鮮運幸全病患日甚懇恩速賜罷免苟留殘喘不誤運務事畢職自五月內鮮運發行卽往登州稽查提調比時在津火病舉發曾經本部院自鑒鑒

長途感觸更倍職力疾抵廟島於七月中各船方始過盡共計繇登達鮮者一百五十餘號俱順風安流去訖原

題鮮運糧料十完七八爲功今不止十完其九矣職於七月下旬自廟島回偃卧舟中半夜氣息幾絕至今未起似不復有生理實緣職自泰昌元年九月在蓋套得伏梁病四十日不一餐七十日不就寢去歲九月到皮島又變而爲火症唇焦齒落頭暈眼昏吐痰不歇

茲七月間又變而爲癆瘵足面浮腫嘔血成盆奄奄一息夕不知朝曾用天津醫官張應定登州醫官房美宇皆云必死之症卽幸而不死誠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僅僅歲月可計效者也而職一念不死猶切彷徨慮山海之秋運未結且春來之運事誰屈懇乞速賜具

題准其歸休另補廉幹之官庶得安心調理萬一靜攝醫藥有效則大馬有生之望將奉

報效之地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本官經營海運積有歲年無不隨試輒效而又兩完鮮運漂沒甚少可謂勞苦而功高矣佇膺大用以酬懋績何遽稱疾乞休爲也仰候鮮運軍器等項取獲實收卽速回津供職已經批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總理海運遊擊黃胤恩才情倒峽智略生風六韜夙諳於籌邊七尺惟期於報

國粵自萬曆四十六年奴酋發難以來卽蒙前

餉臣李長庚以青衿取用首開海運於東省
始縣三犂牛再進北信口又抵益州套直入
連雲島而東運大通矣及前餉臣陞任督餉
移駐天津因見南路迂險又調本官議開北
道於是天津山海芝麻灣之陸運盡改海運
俱抵大凌河三岔河交卸而津運亦通矣天
啓二年臣奉

明旨肇開鮮運接濟毛帥時已深秋本官總理其

事履盡艱危次年再運漸成懸路標失愈露

而鮮運又通矣總之胤恩以隻身肩海運之

役歷盡萬苦千辛與魚鼈競渡與蛟螭爭穴

與風伯待命與倭奴比鄰可謂萬死一生真

是有功餉運歷年薦敘僅得遊擊客歲鮮運

事竣臣曾會同巡餉御史李時榮

題加叅將雖經下部尚未具覆而胤恩修以積

勞病困今且有腦癰之症矣胤恩在登未回

既難強之使來兼以運務煩重需人料理勢

難久待似當准以新

題叅將職銜回籍養病仍俟病痊之日卽行擢

用者也至求堪代之人則又非徒一棘輪介

胄之流可以嘗試而漫爲者查得署管海運

原任都司僉書張性徵娉修沅芷利器吳鈞

名夙高於悅禮敦詩勛已著於持籌轉餉先

是天啓二年准薊遼總督咨送前餉臣標下

聽用是年秋月因黃胤恩鮮運入登卽爲代

署海運事務次年春月胤恩回津暫解事任

歷五月後胤恩又以鮮運銜而性徵復

理遂寢尋抵今矣性徵明而熟於計一切海

運利弊無不洞若觀火而又服官甚廉從躬

甚約絕無統轄責介之習近因關門冬月料

豆告匱委令前往近關州縣設法買運共得

豆數千石竭廢輦運涉歷冬春皆他人所畏

避而性徵甘之如飴其急公憂

國大可嘉矣古稱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本官嫺

習海運已及三年其以運務奏績獲列各臺

薦剡業至五次卽生長津海者亦何能加毫

末也因材器使以重儲精可無煩再計
謹會同提督省直接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
御史林有臺合詞以

請伏祈

勅下兵部再一酌議將遊擊黃胤恩准以新

題叅將職銜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起用遺下

員缺卽以都司張性徵除補仍念服勞日久

量陞遊擊職銜管事則助勦於已往者不以

病困遺影勦之典而結據於將來有得該

熟奏飽騰之效揆之政體人情均事之至便

至順者也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三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葛沽屯兵揭

揭今封疆多事兵餉交急屯田助餉誠不可
已同爲王臣誼切急公安可一膜之外頓分
胡越職雖不肯竊自盟於中久矣先是

屯撫去年七月內有疏欲得葛沽陸兵二千

屯田維時

前撫李懋老有開屯本以濟餉因屯恐致廢

兵一疏議遂中寢逮前撫陞任職承乏兼攝

今年正月

兵部檢出前疏題覆內稱將葛沽額設陸兵

二千餘名移歸屯臣爲春作力田之役屯撫

移咨到職職念此兵原係陸兵一千水兵一

千五百共計二千五百今欸項名數不投所

遺五百安置何地此兵原有舊屯八千畝每

歲當得籽粒一萬六千石若歸屯撫另屯新

田此項舊屯將遂任其荒蕪而不治乎屯撫

原疏不載兵部議覆未及殊難奉行津門主

客官兵近日陸續徵調所存無幾舊兵僅存

葛沽一營月餉頗厚緩急可恃方慮以舊屯廢操而復以新屯奪之可乎雖曰寓兵於農其實終歲勤動操於何有惟是職與屯撫共事地方同舟共濟不便低牾查屯撫津門屯事悉委糧馬同知張懋德經管職召而商之謀去諸不便以歸於便則莫若屯操分隸爲妥恐筆札不能達意遂令本官以叅謁赴潞河請之屯撫議撥陸兵一千并屯田八千畝總歸屯撫而留水兵一千五百人爲防海操

練之用屯撫既報可矣會屯撫抵津視田職以病困

請告杜門不敢往謁屯撫必欲左顧職乃力疾見於內室又面訂許可矣職始具疏以

請部覆蓋初時屯撫從旁指畫兵部因疏題覆實亦不知此營此兵之曲折也職據事體人情從長商確條議其便所以相成非相左也職不敢違

明旨又何敢抗兵部與屯撫哉每防重務顧名思

義誠不容結舌吞聲也若曰兵農合一古制實然則凡沿邊營壘盡當倣行何獨責之葛沽一營乎今天下衛所軍丁雖各有屯然力屯之人畢竟非著伍之人夫人而知之也查二月內屯撫有驚蟄已過始奉

簡書一疏內稱葛沽陸屯兵實止一千津軍止七百欲以陸屯兵與屯官石公衍督率以津軍與原任都司趙榮祖督率各加都司職銜管遊擊事諦觀此疏是屯撫固未嘗以陸兵千入爲少而必欲兼得水兵也奈何復有異議而以屯操分隸爲職罪哉若職漫無一言株守原題互爲兼統之文屯撫方令之治屯而職復責之操練矛盾孰甚焉各兵不能左方右圖非譟則潰矣今職悉心酌議期令有濟於屯無損於操不失原設海防之意而亦不悖新題屯兵之

旨一片苦心熱腸期於兩利俱存而不意翻以賈戾也嗚呼屯撫方用高價收買沮如曉諭之

旱地而職議以八千畝常稔之水田歸之前撫曾議予其兵留其餉索其租而職議以餉隨兵又以租兌運而餘無所利焉申飭道將恪遵

明旨撥兵屯種無敢諠譁牛隻農具查明并給職之爲屯撫亦已至矣屯撫清夜自思職亦庶可逭於戾矣僅僅留此一千五百人者以明一綫之職掌而乃督過無已哉舊例春秋二汛該管額撥水兵哨官一員補舵兵士五十

名撐駕唬船五隻自大沽海口出洋直抵山東海豐丁河等處外洋哨探陸兵哨官二員兵士二百名在於沿海一帶木樓烽燧處所傳籌哨探遇警傳報遵行已久近日該管遊擊周維新循例呈請職隨批令水兵照例出洋哨探至陸兵歸屯卽令水兵二百名代往沿海一帶傳籌報警不許推諉見今分布防禦夫陸兵屯田尚有水兵可代假令水兵盡屯誰爲出洋哨探誰爲烽墩防禦春汛正急

海帆難料可盡置弗顧乎兵部稱引湟中渭上之屯以爲不可分兵農爲二自是確論職實驚駭遠謝古人乃疏後又云責屯操並舉於兵農交情之日固難驟行則又不啻灼見而數計矣屯田善政職何敢視爲迂要湏屯田海防兩存而兩不廢乃便計耳今旣再奉明旨此後水兵陸兵二千五百名悉聽屯撫經管悉聽屯撫簡練自成一軍或罷津撫以歸屯撫職甘弱職之卑所弗辭矣且職於屯撫亦何嘗不事事相成也屯撫有高梁二萬石擬運關門部議索運價於屯撫職亟移咨以爲不便而止屯撫有小麥稻米擬求兌運部議欲照前約索銀六千以作津門豆價職往復移咨竟於鮮運本色搜括應用一切屯餉轉運事體每得屯撫公移朝夕行俱有餉道糧廳可問卷案可查而屯撫動以稽遲見督未肯釋然恐旁觀者不察以爲有意枘鑿職且無以自白矣茲屯兵事再奉

明旨已覆疏出

本兵趙老公祖職已唯唯不敢有言會屯撫
又復有揭似難默默故敢具陳願未以明心
跡以付公論謹揭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日發抄

地震頻仍 天心告戒疏

題爲地震頻仍

天心告戒謹據實奏

聞懇祈

聖明益勵修省以弭災變事據整飭天津等處兵
備山東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來斯
行呈蒙臣憲牌爲地震事查得天啓四年二
月三十日地忽異常震動接連數日殊爲從
來未有之變仰道卽通查所屬某州縣同時
地震要見某日時自某方起至某方止連動
的有幾次其起止日期與動止方向逐一細
查明白回報以憑具

題等因蒙此轉行查勘去後隨據河間府署海
防清軍同知張懋德呈據天津三衛指揮紀
國柱等牒稱據占候官張鴻猷呈本年二月
三十日巳時偶從西北向東南地震有聲許
久方止房屋搖動亦有傾倒人民驚嚇避舍
三津洶洶皆謂非常變怪少頃復震一次至

未時分又震二次至三月初二日申時又復震動有聲連震數次變出異常牒廳理合呈報續據河間府呈據本府陰陽正術沈應麒呈本年二月三十日甲寅巳時初刻地忽大震自西北向東南連震三次城郭房屋撼動有聲人民恐懼不安至未時分復動一次獻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本縣地復搖動砰隱有聲不數刻又微動職不勝駭異隨集里老衙役詢問相同竊維百里之內地兩告變此翻之震更甚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實關時事災稔理合申報阜城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地震二次房屋搖動居民站立不定

畿輔重地從未經見事出異常寧津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四鄉俱覺地震房屋微動滄州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自正北起至正南止連震二次本日申時復動一次房屋門窗搖動有聲軍民驚恐慶雲縣申本年二

月三十日巳時忽自西北而來地震響聲屋搖動人心驚惶卑職望空拜祝景州申本州陰陽生張六合及在城八地方牛得有等呈稱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地動一次房屋落土窓櫺紙響自西北方起至東南方止事屬異常東光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三刻地震從西動起聞縣俱知各申報到轉報到臣又據武清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地震自乾至巽未時復震劉易城縣處牆垣房屋十餘間壓死歲貢蔣舜臣幼一人寶坻縣申本年二月三十日巳時從西北方起地連動四次隱隱有聲至酉時止於三月初二日未時地動一次各申報到臣聞地道廣厚無所不容地道定寧無所不載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脉曰理其神曰祇開鴻濛之先窮宵冥之域而息沉然之所從來久矣一旦震動是謂以陰紀干陽厥厥禍叵測往年震於魯而蓮妖起震於蜀而

逆酋叛震於三韓而撫清遼瀋相繼陷沒其
應如響此皆已事之彰明較著者也今且震
於金陵豐鎬之鄉震於江淮湯沐之地震於
三輔龍蟠虎踞之區告災之疏踵至臣已不
勝咋舌然未有如今茲數百里之內十二月
一震正月再震二月三月又震震且數日地
中轟然有聲居民房屋傾頽婦子皇皇如山
澤之駭靡狂走出避臣誠不覺冤搖而神悸

也據道州縣里報僅僅如許其震震

之頻繁人物之驚惶真有筆難盡紀而口難
盡喻者又聞永平一帶震動尤甚至廬城堞
坍塌無算近臣所委巡海等官具稟報臣且
謂藥州樂亭一帶沿海地方有開裂之地形
有堆積之砂土平地出水尺許居民不敢夜
卧一切情狀誠人聽聞誠古今異常之大變
也臣嚴承乏待臯餉撫乃視履咫尺之域不
百日而三四震臣安敢避瑣聒而不以災告
乎竊惟有災異則有感召有感召則有事應

今濠津數百里內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
輸之地則皆臣罪戾之所感召也請竟言之
津海國也蛟宮蜃窟人所爲汪洋却步者也
今樓櫓滔天餘艘銜尾日驅一方民命以擲
於驚濤怒颶之中此其地利安乎否也津餉
皆新餉也吸血吮膏海內所爲竭澤而漁者
也左輪關右輪鮮賊滅無期梯航無已耗敝
中原以防此徂伺負隅之虎此其民情安乎
否也津兵皆新兵也所爲備

神京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充調薊門調
關門足不停而席不煖弱者踣於路強者竄
於途今日壁壘幾空盈盈一海實與狡酋共
之猝有緩急將何以應門庭之寇此其兵力
安乎否也津海地利兵民無一得安其常而
謂坤輿職載獨能循其寧靜之體乎則不必
因災異問事應而以事應召災異固昭昭不
爽矣臣至不肖誤蒙

任使值茲異常災變雖日督率文武將吏恐懼修

省冀幸消弭而才不足以弘安攘誠不足以昭感格所當亟爲罷斥以謝天地之譴責者也維我

皇上紹祚以來敬

天法

祖靡有戲豫

勤政

視朝不自暇逸然而時事愈棘

天威滋至日月變星侵相繼示警人妖物怪層見疊出

出邇者風霾屢作雨澤愆期

皇上方下

明詔嘉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

告矣以宅中定鼎之區而號號搖動是豈可

以修省之空言而回旣怒之

天心乎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而佚遊

宜戒也儉德維圖而賞賚宜節也啓沃當遜

而召對宜衆也以至深宮燕處葆精膏神以

培養無疆之祉尤不可不慎也凡此皆修德

之屬也臣又願以修政之說進夷氛方熾而

邊防無使弛也連妖已平而蚩愚無使擾也

遠民久困而反側無使驚也以至名碩忠諫

霽威賜環以慰蒼寰宇之望尤不可不蚤也

凡此皆修政之屬也誠使德政交修朝夕乾

惕法成湯之自責効周宣之側身則天不能

爲災地不能爲異震者弗失其寧而

皇圖愈爲鞏固矣不然以泄泄之

君臣應

天心之屢憲則疆圉板蕩之禍已兆旬服震撼之

中是可不可爲之寒心哉先是河間地震臣正

月間業已有疏具

奏茲所陳者亦卽前之餘唾臣聞宋日

取水旱盜賊之事奏聞謂人主少年當知四

方艱難常懷憂懼以自警矣何敢比擬於沆

而目擊災異交錯隱不入

告又沆之罪人也是用不避瑣聒而謬抒憂危之

苦語以祈

聖鑒方地初震卽擬具疏因值

聖躬靜攝未敢冒昧唐突

天聽茲幸

玉體大安

朝講如常以敘禔牘以

聞惟

聖明裁察臣無任皇悚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謹題

請

旨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具

題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恭謝 勅書關防疏

奏爲謹領

新頒

勅書關防恭陳謝悃事案照天啓三年十二月內

該吏部題爲兵餉歸併印務宜議事內稱天

津巡撫既奉

明旨歸併於督餉部臣則上下統轄之間與文移

往返之際必有以重其事權明其責任然後

稟承嚴面耳相

勅印誠事體之不可緩者相應題

請合無將畢自嚴以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

等處地方併兵防海資理征東軍務戶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職銜恭候

命下行令欽遵管事本部仍咨該部另請

勅書關防

頒發至日卽將原領

勅書關防

送繳施行奉

聖旨是畢自嚴已陞右都御史還照新銜給與勅書仍另給關防欽此續於天啓四年正月內禮部具題前事奉

聖旨是與做督理遠餉兼巡撫天津等處關防欽此該臣差官前赴

內府給領

新頒

勅書一道禮部給

新頒關防一顆於本年三月初五日各齎捧到

臣遵例出郭迎接安置公署望

闕叩頭謝

恩珍藏應用訖伏念臣樗櫟散材斗筭小器持籌寡効功靡當於飛芻整旅無奇之何堪於授

鉞憶昔分任而不足豈今兼攝而克承祗緣廟堂注意於省官爰俾微臣仔肩於重務

勅書改授關防載更

芝檢輝煌擬以治兵而治餉銅章鄭重責之且撫

而且督規黥技之已窮羞鉛刀之再割感

恩色動揣分寬搖敢不祇奉

宸綸無忝組綬思關鮮士馬待哺不憚梯山航海

之艱瞻遠左烽燧未消時切卧薪嘗膽之慮

用勤補拙謹始圖終斯實臣耿耿之模誠而

區區之職分也除原領督餉關防一顆四角

俱全咨送禮部查收外所有原領督餉

勅書一道相應查照吏部原題事理具本

進繳專差指揮張克正齎捧謹具奏

聞

計繳督餉

勅書一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具

奏四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疏

題爲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懇祈再酌
原派額數以無致乏絕事案照本年三月內
該臣行文山海餉司及山石關內二道爲查
取軍馬確數以便轉運糧料事查得上年冬
月內部題覆預計天啓四年遼餉一疏內云
山海軍兵一十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三員名
歲該用米八十九萬一十八石馬牛駝騾二
萬六千五百九十八匹頭藏該用豆三千八
萬三千一十二石二斗是則天津一年運額
之數原應照此轉運者也逮至春月內部題
發銀八萬兩支放折色接濟關門隨算米十
萬石卽於原題額米內減去十萬石在卷但
恐陸續調到軍丁與零星買到馬牛俱係額
外之數一切日用糧料未免取給額內目前
現運現支雖未見其窘迫一至冬春海舟凍
阻倉無餘蓄津不能輪坐致彼此張皇客冬
之事真可爲殷鑒矣再惟關外一帶

家屬者每月加米五斗去年原議歲終停止
不知今年可會停否屯牛日漸盈野所飼料
豆未知官爲出給抑民爲自備也爲此仰各
司道備將關內關外兵馬逐一徹底清算要
覈去年原報兵馬若干今新調到兵馬若干
實在應用糧料若干前部發過折色八萬兩
已作米十萬石卽於天津少運十萬石是則
今歲之運米不滿八十萬豆不過四十萬是
否足用遵兵家屬每月領米若干會否停止
屯牛料豆的於何項支領每月若干又內部
前題關門馬匹舊額月支豆九斗今增一石
二斗議令裁去三斗仍支九斗未知會否遵
行其自今歲三月起至明歲三月止合用糧
料必當在於夏秋轉運須將兵丁馬騾實在
管伍之數與夫關內關外實在應用米豆之
數再四查明務得確繇呈報以便設法料理
去後續據專理山海新餉戶部主事郭竹徵
呈查得原報關門內外官軍一十四萬八千

三百五十三員名除近日召募并調取官兵
未有定數不計外今實在官兵一十一萬有
奇月該用米五萬五十餘石歲共用米六十
六萬餘石今春發銀八萬兩抵折米豆除發
過永平府并商人惠賜民等召買米豆價銀
共三萬七百六十七兩九錢四分七釐尚存
銀四萬九千二百三十二兩五分三釐算抵
運米六萬一千五百四十石一斗粟其遼兵
家屬米於去年十二月已暫停計數有奏錄
百餘口仍月支米五斗歲約千石足以給散
則今歲除有折價米六萬一千五百四十石
一斗外尚該用米共約五十九萬九千四百
五十九石九斗餘原報關門內外馬牛駝騾
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八匹頭隻今查實在馬
牛駝騾并關外新買屯牛通共三萬四千五
百五十六匹頭隻以後新增未可計數每月
止以九斗算該豆三萬一千一百石四斗歲
該豆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石八斗每月以

一石二斗算該豆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
二斗歲該豆四十九萬七千六百六十石四斗
其月支一石二斗之例在職未任之先去冬
且以關外馬瘦欲加至一石五斗職不敢給
今欲裁減三斗必請閣部允准方可遵行其
各兵糧米本司親詣南海口倉并城內南北
二倉及石門倉又借天啓元年商人鹽糧米
始將十二月正月軍糧補完其二三月軍糧
各軍執領俱候海運新米到關赴支其馬匹
料豆本司親詣秦王島搜出半壞料豆又於
南海口倉并城內南北二倉及石門倉又借
放商人鹽糧豆及永平府召買黑豆補完其
二三月馬料各軍亦候海運豆到赴領等因
又據山海關內兵備山東按察司俞事劉詔
呈查得凡在關外道掛號兵馬駝騾牛驢并
遼兵家屬支米屯牛支料移會山石道帶管
寧前道袁副使清查在彼另報又戶部發過
折色八萬作米十萬并豆僅止四十萬亦移

會管餉郭主事清查在彼徑報外如係本道
職司經理掛號者以本年三月爲則共計官
兵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員名月支米共二
萬九千三百一十四石馬驛驢駝牛共計一
萬五百二十六匹頭隻月支豆共一萬九百
九十三石九斗六升開門馬匹仍舊照常每
月支豆一石二斗自本年三月起至明年三
月止以此月小盡推之約用米三十八萬一
千八百餘石豆一萬四千四百餘石
石每月兵有逃亡隨有招補馬有倒死亦有
新添尚有新調兵馬未到月分大小不同畫
一之規本道不敢懸計乘時轉運預謀足食
惟候裁奪等因據此該臣查得料豆則例未
定經費相懸又經移咨督師閣部內稱戰馬
爲防禦之資屯牛爲耕種之具應支料豆自
當照數給發何敢議裁惟是內部議買料豆
止於三十八萬額派已定毫不能增且真保
河三府共買二十八萬石全靠新派雜項新

餉各府供稱奏辦甚艱保定價尤騰湧銀無
着落已難望足數矣舊例月料止於九斗今
支一石二斗每一匹頭頓增三斗之多部覆
極言其難欲求節省似不可不爲講求者當
此中外匱竭瓶罍盡罄尤當預爲終歲之計
近據山海餉司查議若以每月九斗計歲該
豆三千七萬三千二百餘石是則絕流而漁
固已惴惴憂不繼矣若以每月一石二斗計
歲該豆四萬九千六百餘石較之內部
額派多出一十二萬石將安所取給哉况馬
牛之數有增無減將來又不限於此也問之
內部則不應取之津門則無有甚且料豆收
買遠近略盡卽有銀錢將無買處若不蚤爲
計算臨時以不敷責津門其何及哉竊計馬
匹冬月迺寒野無青草非飼豆無以壯其力
量增數月猶可言也若暮春後青草被野儘
堪牧放獨不可查復舊例乎况屯牛每隻價
不過四五金而歲食草料數多尤爲可惜愚

謂冬春及力耕時量給料豆每月九斗或給六斗其餘空閑及草茂時第令屯丁牧放於野足矣似無庸給豆爲也總之派豆有限接濟難前謹始慮終不覺鯁鯁過計令各前去煩將料豆一項從長商酌務使三十八萬之豆通融節省足支一歲之用仍希咨示遵行等因續接閩部手書內稱讀教言斟酌衷益甚是深心凡種植安頓俱在來教部署中敢不如命等因又據山石兵備山東按察司副

使袁崇煥呈天啓四年海運伊始計一年應支者以糧米言之除見經撫院點明馬步兵十萬七千員名點後又調到雍大綬管兵二千名河南毛兵一千四百名山西又報到騎兵五千名濰縣調到七百名見在已十一萬六千一百名矣各鎮到齊大約必用者十四萬而止每名月支米五斗該海運米八十四萬石春秋兩防班軍各二萬七千名每班一百日每軍日支米一升五合該米八萬一千

石二項共米九十二萬一千石以料豆言之正額下三萬二千七百匹頭見今山西調到五千匹各鎮調齊可四萬匹每匹支全料一石二斗六箇月該豆二十八萬八千石四五六七八九放青六箇月日減一升月支豆九斗六箇月該豆二十一萬六千石二項共該豆五十萬四千石以所運之地言之南海口該運米二十二萬五百石豆十二萬六千石中前所該運米四萬六千四百四十石是一萬九千二十六石前屯衛該運米七萬七千一斗六石豆三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四斗中後所該運米五萬七百六十石豆一萬八千九百石中右所該運米四萬六千五百六十石豆三萬一千八百五十二石寧遠該運米四十七萬九千七百二十四石豆二十八萬七百四十九石六斗以上共米九十二萬一千石豆五十萬四千石又據該道呈前項兵馬實在與後調同及一年應需米豆

皆不道與關門同事仔細打量必求如數足
運若銀八萬到關則可折米十萬石遼兵去
年加米一斛今年正月已經開除尚有興水
白塔二堡新兵量支一二月不過一二千石
及關內夷漢有家之丁給雙糧二千八百名
與關外投降夷人計口給米歲不滿三萬石
逐月還官米便可補此數不必添運料豆每
馬原月支一石二斗若減而九斗馬不足用
冷無於放請詳年支數計冬月草料費禮仍

支一石二斗屯牛目下支料至春耕農畢其
力稍暇便不復支料其支過料豆秋月屯田
收成可抵還此數亦不必增運前項所開乃
酌一歲之成數也等因該臣批開據查備極
詳明但所需糧料較部覆之數覺多二十餘
萬無從措處難以立辦奈何仰候閣部詳行
續據該道呈該督師閣部批本道呈詳前事
批開據所悉計最為詳明可移餉部以速給
發該本道再看得本道之効勤於遼事也

極苦心其敵懷則家讎

國儲則已之膏血其敢糜升斗哉但事之必需
寧餘無款如去冬今春米豆不繼軍逃馬倒
良可寒心爲餉計又爲邊疆計一寸狎腸千
般瘡孔所藉以展布其手足全在本部院驅
使而接濟之耳等因覆詳到臣該臣看得師
行糧從枵腹不可以荷戈則本色急遽左瘠
土恢復必資於宿飽則遼之本色尤急臣嚴
奉督餉并切疏疏第當三空四盡之時動

有捉襟露肘之慮在渝關之取索常需而內
部之給發常約臣以隻身立於兩難之地崇
纖膏則無當渝關矣侈豎亨又不便計部矣
真左右方員之難畫而手口拮据之不易也
先是去年冬月臣有預計天啓四年遼餉一
疏因關門主客官兵共計一十四萬八千三
百五十三員名議歲用米八十九萬一十八
石因關門馬牛駝騾共計二萬六千五百九
十八匹頭議歲用豆三十八萬三千一十二

石二斗續該內部覆奉

欽依臣庶幾可據以効轉輸之役矣逮於春月關門太色中斷內部題發銀八萬兩支折色以濟時艱無何遂將此銀作米十萬石徑於原題四年額內刪去此數其實前銀八萬內將三萬餘兩發永平及商人買豆接濟餘銀四萬九千餘兩尚貯司庫未嘗支放折色米豆一斗一升也去年關門糧料僅支至正月止

其三月糧料俱俟四年海運支領今歲春

蚤海運可達明歲或不能矣今歲計算便當扣至明年三月終止是名爲一年實有一年零兩月矣况關門兵馬有增無減卽津門調去水陸官兵已近五千則它處可知也關門去年馬牛駝騾僅得二萬六千五百有奇而今且以四萬計則取數之多可知也糧料聚於一處猶可哀多益寡以資急需而今分貯關內關外共計六處緩急不克相通有無不能曲貸則勢不得不稍從寬裕又可知也據

創司郭主事所報數若差少然未預計後來

兵馬及春秋班軍之數故議從減損耳據關內道劉僉事所報止關內一處兵馬亦非通論惟山石道袁副使所報通內外合主客籌後先分城堡最爲詳明幾無遺算且經閣部詳允亦令該道移臣臣若膠柱鼓瑟株守成額不爲講求接應負勞臣任事之心墮巖疆恢復之計則臣之大罪也卽不然而使戰士

有庚祭之呼戎馬有馳饋之患亦臣之失也

也乃津門之糧料何如哉內部原議歲額米八十萬內截漕二十萬帶運遼糧三十萬去年揚州未到米五萬屯院二年屯米五千七百石又漕糧耗米四萬四千三百石共六十六萬皆可作爲實在惟東充米二十萬原以該省加派銀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五分零作爲糴本每石價止六錢有餘屢據道府呈詳以爲不敷欲增至八九錢今所解米僅二萬六千四百餘石纔十之一耳是則

原派八十萬米之數也內部原議歲額豆三

十八萬內真保河三府共買二十八萬天津

司道府廳自買八萬俱按市價平買不用召

商加以屯撫高糧二萬共足三十八萬之數

津門八萬竭力糴買粗已取盈而河間僅解

五萬五千一百餘石真定僅解二萬七百餘

石其未解者有雜項銀及部發銀猶可責之

收買若保定八萬石該用銀四萬兩俱取給

於雜項該府止認一萬一千兩餘據通府呈

詳俱稱漫無着落茫無解期幾同畫餅是則

原派三十八萬豆之數也夫以原派米豆尚

廩廩憂不給而今輒於額外欲增米一十二

萬一千石豆一十萬四千石斯豈易爲力哉

夫糧料非取携之物即千百石尚費躊躇况

米豆共加至二十二萬五千石乎卽有價召

買有銀轉運亦恐緩不及事况并買價運價

而俱無乎臣與司臣何意道臣錢士晉造膝

而謀悉心而議別無點金雨粟之策祇切呼

天搶地之情惟有丐恩於

聖明乞憐於內部蚤爲酌處而已一議加增本色

目今新運漕糧將至亟於頭幫截解米十二

萬一千石而又發銀五萬二千兩秋月高糧

初熟在於河間府屬再收買十萬四千石轉

運關門迺若糧料既增腳價亦復稱是庶幾

其有濟乎此一策也一議改給折色關門見

有銀四萬九千二百餘兩可抵米六萬一千

五百餘石仍再照例找足共滿計三萬一千

石折色之數料豆每石定價七錢仍再發銀

七萬二千八百兩共滿一十萬四千石折色

之數行令山海餉司於夏秋間量支折色米

豆一二月銀盡而止毋俟冬春停運之日而

後給發則人又將棄折取本矣此又一策也

大都改折色尤勝增本色在海洋無秋深風

颶之險在官民省糴買轉運之勞試一虛心

參酌當不啻燭照而數計矣至於關外邊兵

去年每月加米一斛今春已經停止此後似

難期餽再給馬料放青半年每月並支料豆
九斗冬春草枯攢槽半年仍支一石二斗屯
牛春耕用料農完任支其支過者仍俟屯田
秋成抵還此則臣與閩部司道往復熟計而
後報可便須着爲定例永遠遵行者也臣謹
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
史林有臺合詞以
請伏祈

皇上軫念軍需至重轉運惟艱

勅下該部從長議覆將原派額內糧料如東充保
定等處糧本不敷亟爲區處將新增額外糧
料或給本色或改折色蚤爲計算無致臨渴
掘井務期有備無患俾臣等奉以從事以完
一歲之局庶管伍有飽騰之望而司餉追負
乘之差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該部便看了來說

附戶部覆

戶部

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懇祈再酌
原派額數以無致乏絕事專理新餉山東清
吏司案呈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奉本部送
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
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奉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查得疏內議截漕米十二萬石事屬總督衙
門隨咨該衙門會議去後續據署督臣本部
右侍郎鄭三俊回咨稱京倉月支米二十四
五萬石歲支米幾三百萬石年來除永折外
加以截留天啓二年入京倉者止一百一十
三萬石零三年入京倉者止一百九十六萬
石零皆賴前此存積之糧通融支放今在京

所有糧斛通計不過三百餘萬石不踰一年而各倉若掃矣歲入之數不足三分之二憂國者不爲寒心而動言改折動言截留亦豈知其空虛之若此乎本部前此不欲盡言今已不得不言竊謂津門從前截留之數仍當改爲召買此增議之十二萬恐未可易言且聞門大聚未卜其期而先虛京倉以奉之將來京軍枵腹根本動搖本部當不知其計之何從也增截之議似難允從咨覆前來察呈

十萬尚爲本等至如截漕之二三萬歲終之買補二十萬一則減縮太倉之額一則貽累地方賠糴皆至難至苦之事其豆惟食價糴買之八萬石尚可自給至如沂黃魯河三府行省者則取給於該府雜項河間真定猶勉力以供至保定則苦稱雜項無所出而升合未辦臣部日擊其難方切杞憂而又忽有增米十二萬增豆一十萬之說嗟嗟天不雨金地不湧粟民無重濟河刻急無神術可運則此二十二萬糧料從何處來哉故如津撫之議增本色則截漕督臣已堅持不可臣亦知京糧所入不足以供一年之支況今年毛帥海上已加十萬則此十二萬糧料從何處來又欲臣部撥銀三十萬買糧十萬餘石而唐臣又復稱是臣已如此十數萬斷非泥沙可抵矣至於護收折色兩關門見有銀四萬九千餘兩可抵米六萬一千餘石不知此四萬九千兩門果見存乎抑已支銷乎

恐爲烏有久矣其餘又欲臣部將銀抵足十萬之數又於豆料再撥銀七萬二千餘兩以滿一十萬四千之數臣固知此十數萬亦斷非泥沙可抵矣方今夏季外解不至開門見缺六七月之餉密各鎮並缺五六月之餉臣部不得已請開門暫支本色兩月以稍寬須臾而閣部見差兵部主事二員又來催取協辦之一十七萬與舊欠之十萬此數皆不在新餉額內不知從何處料理以應之適今又議加折色二十餘萬是額外之外再加額外不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乎談之何容易也雖然閣部之預爲此議者爲增兵增馬以圖大舉耳臣愚聞之可勝手額額兵馬之增亦自有說就據關外道所指陳者其見在之兵可十一萬姑以十一萬爲額每兵月支米五斗歲不過用米六十六萬石再加班軍所用之八萬石亦止於通用米七十四萬石耳今歲除折銀八萬而以八十萬算之不尚餘

廿六萬石乎此外則屯撫可以借資其屯田之入去年除變價八千兩尚有高糧二萬石稻麥數千石今歲耕耘漸熟收成必倍若使勿復變價當不止十萬之貯總運之關上通前所餘之六萬亦可養兵三萬人聞今歲關外之屯可望有年所入當亦不少縱然調足十四萬量亦穀供况未必足十四萬乎則議二十萬之本折均可勿增者也若夫大舉有期調兵雲集糧料果不足用計秋冬之際運方至此時量截數萬以濟緩急亦未爲不可第不得預定其數今後來執爲成例耳其見在之馬騾三萬姑以三萬爲額每匹止於給豆九斗至放青之月每日應減支一升一馬一歲合算該支豆九石以三萬匹計之共該支料二十七萬石則四十萬之豆不尚餘十三萬乎縱然調買足於四萬而捐此十三萬以供之亦尚有餘則議豆料之十萬亦可勿增者也若云每匹必支一石二十斗至放青

之月纔減支九斗原非邊關定例似難責以必應至於屯牛豆料則馬匹倒死空月可以借支草束則屯地收割春夏採青可以取辦乃一槩濶入以分馬騾之食雖云收成抵還亦是蛇足毋怪乎動稱四十萬之不足耳此一議也

命下之後科抄到部臣與同官二臣躊躇旬日既竭力設處於舊額之外不能更有所加又悉心代籌於舊額之內見其融通亦足惟願遵

鎮諸臣設身處地量入爲出應清除者清除應節省者節省應還官者還官應給散者給散實實落落務使出之官帑入之軍手果之馬腹卽用以興戎醜亦無不可矧其爲守故壘哉若必津津於增加而強責臣部以必應祇有聽諸臣之惡怒而不敢與聞者也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津屯部撫衙門并關門內外二道

其今歲糧料俱照原議額數或佐以屯田所入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天啓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部尚書李宗延等具題本月二十七

日奉
聖旨是

恭報發過鮮運實數及開洋日期

題爲海外望餉最殷

聖諭責成恭切恭報發過鮮運實數及開洋日期

以慰

聖明東顧事天啓四年五月初七日准兵部咨本

年五月初四日內閣傳奉

上諭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

總兵官毛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

備獲遠馬兵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挫賊鋒其發

遼之基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具呈稱奴

酋與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

西虜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

思奴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於昔也儻以假道

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

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

巡等官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度

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

仔細防禦謹慎倍常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

晝夜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

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

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

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

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歸焉特諭欽此欽遵又

於五月初九日准戶部咨亦爲前事俱移咨

到臣爲照奴酋以封豕長蛇割據三韓不忘

跳梁窺伺之念毛帥以飛熊號虎駐師海表

屢報斬敵牽制之功此東事一大關鍵也

皇上高居穆清觀海濊深以毛帥兩糧乏器爲

憂而以撥船運械速解軍前誠減煌煌乎

伏戎之遠畫而徹桑之長計也嚴至驚鈍承

乏督撫之末濫竿遠

主憂臣辱夙歷於中

外之捷音則躍然以喜睹連章之告饒則懼

然以驚其何敢泄泄從事哉案照本年二月

內該臣具

題爲鮮運屆期飛報宜亟謹撫府臆酌議一切

事宜懇

勅該部速行查議給發以便鼓柝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御史李時榮會題

前事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奏欽此該戶部覆奉

欽依內稱鮮運米豆前此止十二萬今歲改增爲

二十萬在津門發運十六萬在登萊買運四

萬總計糧價腳價布價共該銀十萬二千兩

查有山東三年分糧本見存銀五萬九千三

百六十七兩八錢九分二釐應卽支作鮮運

水腳之費又戶部應發銀四萬二千八百三

十二兩一錢八釐先發銀三萬兩移咨到臣

又查天啓三年十月內准兵部咨爲屬國効

順協援撫賞軍需無備懇乞

聖明乾斷越時蚤發嚴限督解無少無違以終大

勦事准工部咨題奉

人依差通政司經歷呂知思將硝磺軍器等項解

赴天津巡撫轉解又天啓四年四月內准兵

工二部咨亦爲前事題奉

欽依差大理寺左評事孟兆祥將皮翎筋鯨等項

解赴天津轉解以濟急需各移咨到臣該臣

隨卽督令贊理遼餉戶部河南司主事何意

專理遼餉兵備山東按察使錢士晉轉行天

津管糧同知張懋德兵糧同知王從諫遴選

船隻撥派糧料裝載軍器勒限發運去後續

據贊司餉道呈報挑選過津准官民船一百

三十只獲文差守備高登平總道治來前住

山東濱州樂安一帶招募到官民船九十一

隻共得船二百二十七隻俱堪鮮運分爲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幫各幫押運官一員仍

用實授守備王文憲等八員卽以毛帥差來

催糧都司王學易帶管總理鮮運諸務隨船

渡海沿途催餉前進抵鮮取獲實收以爲八

幫領袖遂分明王慎德運船一百隻爲前幫

而以實授守備王文憲胡遠俞明加街守備

張允昌統之仍以王文憲爲前幫之首分四

夷威賓運船一百二十七隻爲後幫而以實授守備王成龍高登王應龍劉九達統之仍以王成龍爲後幫之首共計發過前後八幫各船漕米一十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六石二斗六升八合稷稻米八千五百七十七石五斗六升小米七千四百三十七石五斗屯田小麥五千八百八十八石屯田槀米二千石屯田白米二百三十石又毛帥原差加銜都司林龍驤移文監軍游擊史索取津門江淮營沙船六隻帶裝稷米二千一百石去冬關運廳至登州守凍改爲鮮運船戶陳應祖等十船共裝漕米六千八百九十九石一斗五升五合小米一千石黑豆九百二十石又去冬關運廳至金州船戶王官黑豆六百一十石已經都司張盤收訖亦抵新運之數以上通共米麥黑豆一十八萬一千四百九十八石四斗八升三合每糧百石帶葦席二十領共席三萬三千三百一十領以爲到彼交卸之資又帶

運天津置買書校布一萬疋平機深藍布三千疋平機梔黃布一千疋平機大紅布六百疋平機秋色布四百疋平機白布五百疋以上通共布二萬疋又帶運兵部差官通政司經歷呂知思解到翼虎砲一百位連珠砲五十位湧珠砲五十位佛朗機五十架隨架子砲二百四十九箇鐵盔三千頂鐵甲二千二百五十三領紙甲七百四十七領長鎗一百桿夾靶鎗三百桿小鈎鎗一百桿鐵爪一百桿腰刀五十把斬馬刀一百把清硝二十萬斤計八百三十四包硫黃五萬斤計二百九包建鐵十萬斤計四百包西熟鐵五萬斤計二百包鐵彈子一萬斤計四十包黑礬三百斤計二包桐油二千斤計千四隻又帶運兵部差官大理寺評事孟兆祥解到黃牛皮五千張水牛皮一千張川藤一萬斤箭桿竹一十五萬枝魚鱗一千斤牛筋一千斤翎毛五十五萬枝其各船腳價每石四錢二分共該銀

七萬五千三十六兩五錢七分一釐二毫六
絲內除扣留下脚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一兩
四錢三分九釐又扣留關運守凍改作鮮運
脚價一千七百六十三兩八錢三分五釐又
扣除底價預支修船朋造掛欠失風脚價及
召募山東民船安家等銀一萬四千九百六
十五兩九錢六分八釐三毫九絲二忽外實
在現給銀四萬二千六百五十五兩三錢一
分八釐八毫六絲八忽又兵船裝載帶裝米
二千一百石每石水脚銀二錢一分實在現
給銀四百四十一兩又兩幫船戶苦告盤費
不敷預借銀二千八百三十兩候於下脚銷
算又帶運白米添給脚價銀五十四兩六錢
買布二萬疋用價銀四千九百四十九兩四
錢五分葦席用價銀八百九十九兩三錢七
分總理暨押運官及跟辦員役廩糧工食共
銀五百四十兩犒賞運官船戶花紅等項共
銀一百七十三兩七錢三分八釐以上共

用過銀五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四錢八分
六釐八毫六絲八忽前項應用銀兩戶部該
發銀四萬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一錢八釐於
三月內領到部銀三萬兩續發銀一萬二千
八百三十二兩一錢八釐山東該解銀五萬
九千一百六十七兩八錢九分二釐於五月
內該布政司解到銀二萬六千兩尚少銀三
萬三千一百六十七兩八錢九分二釐見今
登州羅糧之銀并回空船取討脚價仍候催
發以濟急用各呈報到臣臣當催給脚價犒
賞花紅前四幫用戶部銀給發脚價隨於四
月初二日離津初五日臣親至大沽口祀海
初七日遇順風開洋先經各揭移會部科外
其後四幫裝載已完因無脚價艤泊以待幸
賴山東撫臣王惟徐藩臣曹爾禎軫念同舟
不俟州縣徵解先行那借庫金二萬六千兩
抵津給發乃於五月初九日離津臣委贊司
何主事於十五日抵大沽口祀海二十日得

遇順風盡行掛帆去訖該臣看得今之議東
事者無不以接應毛帥爲第一義津門之距
皮島雖隔三十餘里實係盈盈一水況臣又
以督餉爲職者也義何容辭而勢何容緩乎
查天啓元年鮮運止以十萬爲額天啓二年
增至一十二萬今且增至二十萬矣原撥津
門發運十六萬仍於登萊買運四萬祇以原
設鮮運銀項戶部山東給發不前釋本無指
又正月內臣差指彈朱孔昭等齎銀一千兩

往登糧買已經三月尚未結局雖經東省院
遣代爲申飭而郡邑有司無慨然効一臂者
臣恐候事遂於津門關運糧內再爲那借二
萬共已發過一十八萬石有奇矣原擬前後
八幫共用船二百隻緣增糧則船亦不得不
增幸有津門東省召募民船可以藉力輸輓
於是又增船至二百二十七隻矣八幫運弁
純用舊人王文憲等俾令駕輕而就熟總理
運官卽用毛帥差來都司王學易俾令虔始

而圖終布疋半用青梭取其質堅而有實際
半用各色平機取其彩絢以壯軍容器械皮
張爲數殊夥不煩另議水脚盡令帶運則堅
甲利兵之助也淮船六隻向泊津門卽爲撥
兵撐駕裝糧偕往則揚舠下瀨之資也知彼
中待哺之急則分前後二幫以便通行慮彼
中盜藏之難則令多帶蓆片以資收卸蓋臣
與司道府廳各官所爲嘔心瀝膽晝夜竭蹶
以濟海外軍興義誠不遺餘力矣查前請開

洋者今僅四十餘日已有九船回空俱卸旅
順金州一帶執有都司張盤實收則七船之
現在交卸可知也所欠鮮運不滿二萬臣近
又差海運遊擊張性徵齎銀五千前往登萊
上緊收買餘價續發以待回空船隻作爲二
運井王裕國自運糧料務足二十萬之數原
議登萊糴糧每石五錢若少糴一石則當扣
還一石之值另項支用不敢妄費者也至於
那借關運米石此盈則彼縮仍候查算明白

再行請補司道府廳以及總運分運等官經營數月倍極焦勞姑俟鮮運事竣取有實收之日另行

題敘茲不敢贅抑臣竊有說焉津門鮮運計二十萬卽令海外兵丁以四萬計每月支四斗亦足充周歲之用矣一切糧料船隻似已加之無可加矣

廟議新定折色亦以二十萬爲額較之往歲業已倍增今而後思接濟之難艱而量入以爲出

念時賄之已匱而奮勇以滅奴是臣所厚望于千師者耳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具疏以

聞伏冀

聖明洞照少釋

宵旰之憂卽臣等亦庶幾藉手以逭於溺職之誅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奏報鮮運糧餉布匹器械等項知道了未完無多還着作速續發運務經管各官事竣卽與題文知道

海運失風酌議扣價用造規則疏

題爲海運失風勢所難免酌議扣價朋造規則以昭畫一以垂永制事竊照

國家漕運俱緣江淮內河飛輓而北猶且歲有漂流致煩區處或通幫攤賠或題

免載在漕規可覆按也況於茫茫大海風濤巨測較之內河險夷萬倍而欲滄溟不波舡

艘無恙此必不得之數也祇緣小民畏死之心不勝其嗜利之心猶且蹈海不辭走集如

驚所謂以愚之之道使之也顧一遇失風則骸骨沉埋於魚腹妻孥賜斷於江干亦大可

憫矣雖就中乾沒官糧決計拋棄而詐稱失風者卽千百中不無一二而誰則辨之又或

舵水不嫻熟損具不堅緻而致致失風者卽什伯中亦不無一二而又誰則問之入若繩

以一切之法刻核太至俾其進有淪胥之憂而退又有行徑之慮濟則備嘗胼胝之苦而

不濟則還貽身家之悲則人將以海運爲畏

途存率累足而不前矣誰出死力爲

國家効轉輸者哉臣與遼餉道臣錢士晉年來悉心計慮設法調劑意切防奸而不欲以厲

民志存憂

國而仍懼其病運一切追賠水脚朋造運船等事俱斟酌於寬嚴之中而爲之所規條久已

頒布人心似已帖服然不據實入

告請

旨申飭又何以昭畫一之法而垂永賴之規也謹

列款詳言之一議追扣失風水脚竊照失風運船固天災之莫挽防範疎虞亦人謀之不

臧津門舊例查果失風是真率置弗問審若茲也軍需民膏竟付一擲奸頑船戶安所顧

忌而不恣爲狼戾乎憶臣受事之初建議出示除盜糧整船重究追賠外如真正失風十

分爲率免糧七分追糧三分內令閭幫共賠一半本戶自賠一半每石折價一兩斯亦同

難互卹連累相糾之意也惟是失風船戶率

多赤貧饑寒月徒費穀計難計

無裨於事至於同幫船戶既令朋造船隻又

令賠補糧石林木池魚暗賄胥讒究且掛號

無則而誤運滋甚矣臣不得已變而通之於

是盡停攤賠之令而責償於本船姑寬其弱

糧之追賠而追扣其虛糜之水脚船戶稍覺

易完在官亦為實際如千石之舟該水脚二

百兩除原存下脚二十兩外實領一百八十

兩如遇失風執有所在地方即照別議蠲免

四分追扣六分計該脚價一百八兩仍候開

造船竣完日即以後運水脚銷其

分作三次扣完如應給數寬者即二次扣除

亦可益水脚為差追設者也船失之漢渤猶

云厄數價歸於腰纏盡焚腰則前領後銷

船戶當自顧首况蠲四扣六又特從寬政者

乎年來津庫置竭點金無術公私交困情法

兩窮此一議也可使失風者以扣作價可使

用帑者以扣作給掛欠不煩窮治而積案清

運脚不煩全給而金錢省一舉而數利存焉

策之善者也一議追納舵水工價各船舵水

每遇出洋得受船戶工價亦殊不貲法當借

往借來期於竣事而後已然一遇失風跌奔

鳥散領去工價竟為已有誰不希冀失風掉

臂而逃去耶今後行文管船將領及巡海委

官不時緝拿追其身工一半還官即於船戶

應賠六分之內作正銷算如無銀者給照船

戶責令舵水別船補駕交還則船戶之扣除

可減官銀之通欠易清此後舵水遭風遇險

亦可轉糜逸足竭力撐持而非漠然利害不

相關切者矣一議追扣掛欠米價竊照失風

船隻船糧俱沒則有追扣脚價六分之例其

說已備載於前矣原未失風起卸短少則有

每石折價一兩之例其法亦見在通行矣此

外又有大洋遇風覆沒在冒曉間竟以厚損

米豆而獲濟者又有泊岸候卸之舟偶為顛

風怒濤摧裂其救存之糧皆歸人力所獲而

拋棄之數原係天災爲梗者此其遭風之實

亦自難掩若使追賠之法仍照每石一兩不得少從寬減是失多者微恩而失少者蒙譴一遇風波誰不甘心全掉而肯拚命力救以自貽伊戚乎今議肩糧至二百石以上止照糧數每石全追腳價二錢百石以上每石量追糧價三錢百石以下每石量追糧價四錢五錢不等俱取所在地方勘明公移結狀方准不則仍以掛欠論也蓋失風者無船而補

造勦須經年肩損者有船而轉賠便可覓利儻將肩損者與失風者比而同之亦照扣除腳價六分之例法紀又覺太寬人情未免不平仍須稍爲區別者耳是又失風中之岐塗而優卹中之限制也一議查收失風板片查得自開海運以來糧艘遭風板片瓦裂沿海一帶堆積如山隣近兵民人等盜賣焚燒已非一日運官往返迅速既不及覈有司隔越營遠亦不能問一任奸猾沉匿不報市賣覓

利此孰非

國家之金錢奈何置而不講也臣自去歲沿海一帶已經設有巡海官四員其自秦王島南海口金山嘴沙裡口塘兒上狐狸河深河十九坨月坨馬頭營盤沙口清河黑洋河澗河起口大巨河蔡家鋪等處悉令委官加意查刷督同地方牌甲各將漂泊積貯板片計其多寡量其短長交付看管先行造冊具報遇有順便回空糧船巡海委官卽給小票在於

某處帶板若干回津照票交割仍於津門河于立廠委官收貯俟開運日從公估計抵充物料每船價二百兩給與是銀九分失風物料一分以便措造然此爲失風船戶自力不能撈取者言耳若船戶能撈取者一切板片損具許其報官驗明量估價值徑給本人收領以充朋造之用不必拘於九一之例若隱匿盜賣者治罪不貸庶幾有用之材不盡委於萍梗而兵民不致剽竊法紀亦爲肅然矣

一議朋造失風船隻竊照運船失風同幫朋造止論船隻不論糧石先給庫銀後扣還官所從來久矣然幫船多而失風少猶衆柴易舉也若幫船不滿二十失風或居四五船戶貧窶自救不贍寧復有餘力以朋人乎樑頭潤而裝運多猶扣銀易辦也若裝運僅二三百而扣銀竟無差等支領太少開洋不前將銀若運事而坐悞乎假如置而不朋又何以塞朋者之口也況有出幫鮮運之船令其朋

造於鮮幫而非同盟之人令其還朋於本幫又爲波及之殃反覆籌畫未見其便大琴瑟不調則解而更張之耳今議按糧扣銀以供朋造每石官船八釐民船五釐鮮運得利頗厚加扣一分四釐開鮮二運糧料歲該一百四十萬石便可扣銀一萬餘兩約可造船五十隻當支領水脚時卽扣貯庫陸續給發失風船戶朋造合衆力以與一瓢先集收以備支用既省追呼且資剗刻是公私兩便之計

也又舊例朋船一隻有二百三十金者有一百八十金者有一百五十金者各幫相沿多寡不齊既非畫一之政體難免多寡之爭鳴今既就船按糧攤扣則朋扣者原無盈縮之殊而領造者又安有異同之別乎合無斟酌於數之中朋造船以裝糧七八百石爲準朋造價以給發二百金爲準十分爲率內給見銀九分失風板料一分如或不足責令本人自行賠墊則船式無大小銀數無參差而朋

造者亦不至於傾家蕩產矣其例應朋造者或遇堅固民船亦可承買補幫但須明立章程不得與新造者同價計上船一百二十金次船八十金足矣如有船堅而價浮者亦令本人自行津貼庶現買新造領價明有低昂而現買者之津貼亦足當新造者之賠墊甘苦適均而人無後言乎且買補一船止用百金上下則收買二船方可抵新造一船之價買之愈多而一船朋造之銀皆可化爲兩船

之用省無算之金錢增額外之船數無便此者矣一議漸銷南幫船隻照得海船有津淮二種各有委官分管然有津幫而南人者如南京幫及浙直協濟等船是也有淮船而北人者如楊村慶字等幫是也津門船戶有籍貫有身家有閭黨連結卽遭漂沒閃避無門若真力能完公者自不得不責之朋造也若南船者道里既隔省直管運俱非正身詭捏姓名私相更替得剽劫大獲附受害則各各抱頭有遭風而飄然徑去者有受載而不知所之者有回空而潛踪別地者滄海茫茫鴻飛冥冥安得長縵以繫之卽使其糧失其人仍在而無根不可以重托空囊難責其朋補亦法之所窮也舊例南船失風槩免朋造大憲官船關領裝運不前莫若南船有朋皆改津造以補之南人逃去卽報北人以充之則船戶漸有根抵而淮船皆可朋造矣以上六款皆失風運船追扣水脚朋造船隻事宜

雖云平平無奇實臣與道臣念軍需之重大艱時勢之艱虞嘉與官民船戶共爲遵守者也大都海波汪洋變態瞬息秋高風厲遇颶必傷而春夏和煦之期亦覆沒之時有好貪舟子踪跡堪猜而忠實久運之人亦沉溺之難免侵盜有據則有監收自盜邊腹錢糧之例在而不得藉口以希恩風伯爲災則有追扣水脚朋銀造船之例在而不必重繩以窮肉區區管窺蠡測未卜有當否也伏祈

飭撫疏直

奏

上

奏

議具

請者爲定例其於運務未必無小補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具

題本年六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報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海運失風勢所難免酌議扣價朋船規則
以昭畫一以垂永制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
司案呈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本部送戶
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
方備兵防海管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天啓
四年六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爲照海運一節便道也亦險道也利
道也亦害道也故有濟無沒官民俱所願之
然而夷險不常變生意外或天時之不齊或
人謀之不臧又或爲奸邪之假託如不斟酌
於情法之中分別其輕重之等而區處之則
非力所及者受下下之罰而安危利災者又
將輕於一擲矣漕運失風載在

令甲班班可考但內河之例不可與海運同類
而並觀則海運委當另立一規格審其勢量

其事毋過爲刻覈而令船戶視爲畏途亦不
得過爲寬假而令奸人借爲利藪是爲寬嚴
攸濟既不谿刻以厲民尤非保奸而病運法
斯善也謹逐款酌議覆之一議追扣失風水
脚除盜糧鑿船指稱失風者重處外其真正
失風船隻水脚亦不可寘之不問如失事船
戶雖執有所在地方印照又須查其地方或
遠或近近則水脚不費自應全追遠則姑從
寬政蠲四追六亦爲政體之平但船戶率多
赤貧縱嚴追不能卽償當時繫獄徵比不免
有誤後運仍俟明造完日扣其後運水脚以
銷已前應追之數或分作兩三次扣完是誠
不追而償之法也一議追納舵水工價此項
在官給船戶則爲水脚在船戶給舵水則爲
工價此輩糧船無事則偕往偕來纔遇失風
卽默驚鳥散蓋其常情然豈船戶水脚應追
而舵水工價獨可聽其瓜分不問如遇船隻
失風管船將領及巡海委官嚴行查究毋令

一人脫逃毋得一人賣放解津追比其追工價法卽如追水脚法近則全追遠則蠲四追六其所追之工價卽算抵船戶應追之水脚倘銀已花費責令下次駕船扣還亦誠利害相關而羈縻逸足之法也一議追扣掛欠米價船戶起卸短少例應如數完追無容再議至若大洋失風船糧俱沒者及岸損獲濟者泊岸摧裂者俱要失風地方印照巡海官員呈報合幫將領互結以便稽查漕運法一船失風合幫攤賠並無蠲免今欲於海運姑從寬政則或於人舟俱沒者議免一二而岸損多寡者量從攤賠除每石全追腳價二錢外有岸損至二百石以上所追糧價方許減至三錢不然俱以五錢爲率船戶同幫各償其半庶幾令失事者爭奮急公之心而攤賠者亦知切同舟之誼未可謂非優恤中之區別也一議查收失風板片蓋失風於汪洋巨浸之中自然與波俱沒若沿海近岸之間及收

泊候卸之舟所有傾覆不測其糧料儘可厚掇其船板率多撈取大約非船戶吝賣卽爲地方盜資今議立有巡海官員則稽查有人又有固空船隻則順帶又便令令巡海官員於遇失風之時同地方牌甲稽其多寡長短先冊報津候糧緩回空每船寄帶若干填給號票赴津驗收其朽壞不堪者徑作官薪不得變賣街市以聽轉鬻充料其堅緻牢實者從公估計價值搭給船戶如應造一船先給見銀九分搭給失風物料一分以供攢造是誠以無用爲有用而省費之法也一議明造失風船隻船隻既壞向責同幫別造益示以遇難相恤之意且人衆則易爲力耳然有幫小而失風者多則力苦於有限而明造爲難又有關幫而出爲鮮運則事碍於兩設而朋造亦難若通關鮮一百四十萬之糧而照糧扣銀每石官船八釐民船五釐鮮船一分四釐先行扣庫俟有失風船戶陸續給發聽造

是合衆幫以造一船而免偏累之苦楚出公帑以資速造而免運務之稽遲是亦良法也若慮其船隻有大小則價止以二百兩爲率給足銀九分給大船板料一分船小而價有餘則扣之其價大而價不足則船戶自行添墊若買船之民船亦視其船之大小而百兩上下之令其價無騰價是省開造之煩而獲倍利之法也一議漸銷南幫船隻夫船利於乘載不必分南北船戶期於竣事亦不必分南北惟有南船受載而不知所之者既苦於籍貫之難稽南人失風而赤身孑遺者又苦於空囊之難比則亦奚以南人爲也今遇南人有問皆改津造以徧之南人過去卽報北人以充之是可無防其脫逃而併可迫其掛欠之法也以上六款出自督臣餘議頗悉事宜誠有當於海運之利弊人心之動懲而不可不一申飭舉行者既經題請前來相應

謹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督餉部院欽遵施行等因天啓四年八月初十日戶部尚書李宗延等具題本月十三日奉聖旨是

津兵徵調已多營制澄汰已定疏

題爲津兵徵調已多營制澄汰已定謹陳兵馬糧餉確數以明裁節以備操防事案照天啓三年十一月內准兵部咨內稱准戶部咨覆議工科給事中楊所修題爲樞輔情迫虛拘不可等事爲照刑部尚書孫瑋科道郭興言田惟嘉等四十五員條議內有十員專論理財有三十五員無不痛恨貪弁急汰冗兵其關門薊密永平未敢輕減至通津登萊斷可刪黜老弱摺節軍需等因奉

聖旨這山海各鎮額餉出入既經查明各省直查催錢糧除差官議行外一面移文該撫按官并督餉御史嚴行督催考成參處爾部仍爲拖欠住俸司府有司各官移咨吏部停推不仍前參差其雜徵等項著撫按官確查定議具奏報通津登萊數兵節餉等事該兵部作議覆欽此欽遵移咨到部看得計部圖之之情急呼甚迫

臣竊兵節餉稟察嚴內外文武將吏各官協心清理共濟時艱第地方之衝簡兵馬之強弱權衡在於督撫裁抑簡汰本部不可漫然議覆以致彼此異同之議合咨前去煩查天津兵馬若干某處爲衝或應照舊某處簡僻或應量裁確商議定其見在操練軍兵除技藝精通年力強壯者食糧收用中有騎射不通及老弱充數空名影占者嚴行沙汰逃亡事故者毋再募補務使耗盡一清俱堪投超之用方爲精兵仍將議裁各兵數目刻期咨覆過部以憑議覆施行准此竊照津門南北咽喉水陸要衝濱臨滄海密邇

神京固儼然畿東一重鎮也當遼事擾攘之初患在兵少主客駢集惟恐刀斗之無光值寓內殫匱之餘又患在兵多

綸旨申飭更慮供億之難繼臣嚴承乏海防綜理戎旃固不敢好大喜功務侈兵以糜餉又何敢因噎廢食緣省餉而銷兵曉又忠臣之心

蘊結惟有酌客兵之調遣定主兵之經制爲方今第一義劈畫半載漸已就緒就見在之兵馬計應給之糧餉亦備極節嗇矣敢據實爲

上陳之案查天啓三年十二月內准督師閣部咨春防在邇欲調河南毛兵兩營赴關防禦該臣查得兩營官兵先經兵部題覆則今赴喜峯口戍守續經閣部題

請則今赴山海關防禦雖俱素有

向無

卷之二

明旨而部覆奉文在先催督急於星火此各兵所

爲俱赴薊門也今改調山海無從遣發惟有徑行薊門調取爲便咨覆去後續據河南營都司雍大綬呈報本管官兵二千三百四員名馬騾一百一十三匹頭已於二月初三日自喜峯口督發起行赴關訖毛兵營遊擊董世賢呈報本管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三員名馬騾九十五匹頭蒙調山海已於二月二十日抵關訖又有揚州管千總王詔統領水

餉無

卷之二

裝載遂於五月十三日犒賞候風出海去訖

以上四管水陸兵馬俱經陸續微調赴關而津門之客兵盡於此矣其操防津門者止有標兵一管選鋒騎步內丁三小管鎮海水兵一營又正兵一營先戌喜峯四月下旬始發回津通計兵丁纔八千二百餘名馬騾不滿千匹而津門之主兵又盡於此矣是兵也微臣當年召募大費拮据前撫再歲簡蒐備極勞瘁萬一過爲澄汰將令緩急何資兵部所

謂別衝簡數強弱而爲之權衡誠有見於此也。迺更念各營兵丁向來雖有各將分統按期訓練緣係新立營伍未免多寡不一增減靡常臣與道將商確定爲經制兵寧精而勿多制一定而莫踰在標兵營則總兵統領新官尚未抵任原設左右中前後五司司各八隊每隊兵五十名隊長副二名每二隊百總一名每司共四百二十名五司共二千一百名以五千總隸之加以中軍下家丁二十八名宣令二名教練把總三員中軍一員將官一員共計官兵二千一百四十員名而標兵營之經制定矣。在正兵營則遊擊周義統領原設左右中前後五司司各六隊每隊兵五十名隊長副二名每二隊百總一名每司三百一十五名又選鋒司兵止五隊其隊長副百總如前制共兵二百六十三名六司共一千八百四十八名以六千總隸之又中軍下百總一名家丁七十二名將官下內

丁千總一員百總二名家丁一百九十七名加以教練把總二員中軍一員將官一員共計官兵二千一百二十一員名而正兵營之經制定矣。在選鋒原有騎步二營騎營統於守備駱舉步營統於加銜都司盧學信各兵僅五六百臣前所謂不能自成一軍者也適盧學信告病祈歸遂以駱舉兼領其事因去騎步二字而改爲選鋒營原設千總五員亦分左右中前後五司而以兵少不另設中軍卽以中司千總兼之司各四隊每隊兵五十名隊長副二名每二隊百總一名每司共二百一十名五司共一千五十名。後司尚存淮兵沙船二隻唬船報船三隻共兵十五名聽充水路哨探之用加以教練把總一員將官一員共成官兵一千七十二員名而選鋒營之經制定矣。在鎮海營則水兵也係遊擊朱拱臣統領查該營原合前後奇三營爲一初募水兵四千餘名解解之後兼以逃亡沙汰

爲數愈少近日益加清覈計兵定額按船派
兵原造沙船八十隻近撥二十二隻與海防
營見在五十八隻原造號船二十隻見在本
營今議沙船五十八隻分撥左中三部每
部一十二隻前後二部每部一十一隻號船
二十隻每部各分四隻沙船每隻派兵三十
八名計船五十八隻該兵二千二百四名號
船每隻派兵二十一一名計船二十隻該兵四
百二十名哨官每員管沙船四隻以二號船
抵一沙船共該哨官一十七員加以巡管把
總二員千總五員中軍一員將領一員共成
官兵二千六百五十員名而鎮海營之經制
定矣在內丁營係守衛兒子等統額原以散
歛拳勇教練南兵共止二百三十三員名兵
少而精不煩擬議而內丁營之經制亦定矣
臣乃申令各營再加選汰酌量分撥以合於
經制之數如某司足額者不必增減如某司
缺額者查將某司過額兵丁摘補本管千總

不許懸悽不發如再不足卽行召募精壯選
補查前撫交代冊原存標兵營官兵二千一
百七十四員名今以二千一百四十員名爲
額原存正兵營官兵二千一百七十三員名
今以二千一百二十一員名爲額原存選鋒
騎營官兵六百三十員名步營官兵六百五
十七員名共一千二百八十七員名今以一
千七十四員名爲額原存鎮海營官兵二千
八百五十一員名今以二千六百五十員名
爲額原存內丁營官兵二百四十員名今以
二百三十三員名爲額通共差過五營官
兵五百七員名而淪閭調去河南毛兵揚州
江南四營共計官兵四千九百一十六員名
不與馬至馬驛一項軍中摧鋒陷陣哨放設
伏所賴甚重無奈收買之難而倒斃之少前
撫交代原存標兵營馬驛二百八十七匹今
止二百五十八匹原存正兵營馬驛二百六
十六匹今止一百九十八匹原存選鋒

三營原存九百二十四匹今止八百四匹雨踰
半載彫耗若茲則以正兵營起防喜峯倒斃
至六十八匹其標選二營亦各倒損一二十
匹統俟秋月宣大市口既開委官收買總之
標正二營各當以三百匹爲額選鋒營當以
四百匹爲額不得限於今數者也此則津門
爲界之經制也乃若各營所用新餉之數則
亦有可得而言者標兵營將領中千等官廩
紅薪水多寡不等該銀七十七兩二錢百總
二十名宣令二名月餉各一兩五錢伍兵二
千一百八名月餉各一兩四錢通共官兵該
銀三千六十一兩四錢百總以下每月支米
五斗作銀三錢五分共米一千六十五石
銀七百四十五兩五錢實支銀二千三百一
十五兩九錢正兵管將領中千等官廩紅薪
水多寡不等該銀九十五兩五錢百總二十
一名月餉各一兩五錢伍兵二千一百八十九名

月餉各一兩四錢通共官兵該銀三千五十
一兩六錢百總以下每月照例支米共米一
千五十五石作銀七百三十八兩五錢實支
銀二千三百一十三兩一錢選鋒營將領中
千等官廩紅薪水多寡不等該銀五十五兩
二錢百總十名月餉各一兩五錢伍兵一千
五十五名月餉各一兩四錢通共官兵該銀
一千五百四十七兩二錢百總以下每月照
例支米共米五百三十二石五斗作銀三百
七十二兩七錢五分實支銀一千一百七十
四兩四錢五分鎮海營將領中千等官廩紅
薪水多寡不等該銀八十一兩四錢哨官十
七員月餉各一兩八錢捕盜七十八名月餉
各一兩六錢舵工七十八名月餉各一兩五
錢繚旋手一百五十六名月餉各一兩四錢
伍兵二千三百一十二名月餉各一兩三錢
通共官兵該銀三千五百七十七兩八錢哨
官以下每月照例支米共米一千三百二十

石五斗作銀九百二十四兩三錢五分實支
銀二千六百五十三兩四錢五分先是鎮海
伍兵月餉止於一兩二錢海濱荒僻百物騰
貴士心不固逃亡接踵臣將巡汰各兵之餉
自三月起每月一錢比之別營仍少一錢亦
哀哉適均之意也丙丁營將領官兵二百三
十三員名原紅月餉舊例銀米兼支通共該
銀二百四十九兩七錢七分內除支米九十
五石六斗折銀六十六兩九分二分實支銀
二百八十二兩八錢五分若標正選三營
騾共以一千匹爲額每匹每月該料草銀八
錢七分共該銀八百七十兩見今副總兵員
缺舊例廩紅薪水公費雜流等項月不下七
十金加以中軍旗鼓丙丁及自備馬匹等項
亦不下一百五十金又臣標下旗鼓及聽用
將領等官月支廩銀八十四兩先經各部允
回遵行在卷大率通鎮每月該銀九千九百
一十三兩七錢五分該米四千六十八石六

斗每歲用銀約十二萬兩用米約五萬石此
又津門糧餉料草之經制也營制既定糧額
事宜以後但須謹守制額不時查覈有缺則
補無缺免增勘斤烏合用存銳卒以之徵調
雖不足以之防守則有餘矣應得月餉依期
給發無事爲瀛海干城而厚
幾輔之保障有作淪閭後勁而樹
犖犖之藩屏其於設鎮之初意亦庶幾無負矣
然臣竊有請者近日舊營將領陞遷頗驟獨
是新營將領終以局外視之往往棄之如遺
不免積薪之歎如選鋒營守備駱舉自天啓
二年二月內容陞守備其人颯起電擊破堅
摧剛曾以隻身單刀而定淮兵之亂允稱戰
將屢列薦剡已踰二載未晉一階今既歸併
營伍事權益重倚藉益宏以當量加都司僉
書職銜俾得與諸將領方幅齒遇益可以鼓
雄心而現偉樹矣向來客兵調遣俱在津門
增給器械以佐他不具論即如近調河南毛

兵揚州江南四營計發長鎗四面杆鈎鏢一百杆銳鈹六十八杆角弓三百三十張大箭一萬二千五十枝腰刀二百八十口快鎗一百二十杆火藥三千八百二十斤大砲四十位大小鉛子一千五百斤鐵子一千斤凡皆津門所自管辦者也買補戰馬雖有椿朋銀項爲數無幾倍費設處沙唬船隻雖有打造成數往再經年動需修驗諸所仰給惟恃津鎮初設時臣所額

請兵工二部步須金錢耳及查天啓元年十二月內天津餉卹施鵬因京運不至借支前銀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兩七錢一分八釐屢經題

請迄今未發一切買馬製器無從藉手極知戶部茲時亦苦空匱顧此新餉一萬六千餘兩何啻九牛一毛尤望加意設處補還卹或一時不能如額而於天津餉司陸續扣給以資敦豚其旅之用亦便計也伏祈

聖明

勅下兵部再一覆議即將今定兵馬錢糧之數著爲津門定額守備駱舉量爲加銜以示鼓舞而尤

飭令戶部以後照額給發月餉勿致愆期仍將前借餉銀速行措置補還則營壘杜濫觴之端而重鎮有苞桑之固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管制兵餉已有確議併加銜將官兵部卹與覆行月餉借餉銀兩著戶部查給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津兵徵調已多營制澄汰已定謹陳兵馬糧餉確數以明裁節以備操防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餉兼巡撫天津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六月十四

日奉

聖旨這營制兵餉已有確議併加銜將官兵部即與覆行月餉借餉銀兩着戶部查給欽此欽遵本月十八日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津門水陸交衝密邇遼薊故簡將增兵壯畿南之壁壘揚海上之兵威然官冗則原餉多糜兵聚則虛冒難覈以司農仰屋中外焦勞臺省諸臣嘔心借箸惟汰冗清餉爲亟迄今計天津原額兵馬業該樞輔留調關門外其所存者不過八千二百餘名耳撫臣酌定經制陸爲幾隊隊爲幾十人水爲幾營營爲幾沙唬船船爲幾哨哨爲幾兵各統以千百把總額數畫一舉目瞭然伍得實兵之用而老弱不得參餉有一定之規而浮詭不得匿倘恪守此法久久不撓何患兵不精而餉不充乎如所舉守備駱舉開歷既深勞績頗著今已併管撫臣議加銜以重事權並當允從者也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駱舉量加都司僉書職銜管天津新併還鋒營事務本部劄令欽遵任事仍咨戶部將津鎮兵餉等項照傷定數目按期解給并措還原借該鎮餉銀以抵軍需之用等因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趙彥等具題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恭慰疏

奏爲恭慰

聖駕事臣近接邸報見文書房傳出

皇子

皇女於天啓四年六月十四十九等日相繼薨

逝臣不勝驚駭不勝悲悼竊惟

寄蒼春佑

官聞疑禧庶開震索之祥以迓則百之慶詎意

傳捷疏

亭毒難齊襁褓蚤摧凡在臣子靡不慟念况

我

皇上愛根天性謀重燕貽其鍾情之篤爲何如

者但臣竊伏思之

皇上當

春秋鼎盛之年際

日月離明之會

仁恩滲漉

德澤朝洽從此電繞

宸極星流華渚螽斯之侈文子惟

聖爲然華封之祝多男於今見矣伏惟

皇上仰情珍攝以篤

宗社無疆之祐臣以督餉撫津待臬近郊而一念

大馬私東業已見寢在庭諸臣之後輒敢望

闕叩首奏仰慰惻乃此具本謹具奏

聞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具

奏七月初五日奉

御批

聖旨覽奏慰知道了禮部知道

開門本色有限部議全支可虞疏

題爲開門本色有限部議全支可虞懇祈

聖斷覆酌仍速發折色接濟事臣接邸報見戶部

一疏爲夏季外解不來開門連月缺餉謹請

明旨酌支本色以少舒眉睫之急事內稱開門月

需餉銀二十萬每至夏月外解短少今五月

以前尚能苟完五月以後新舊二庫俱空多

方湊處六月僅完一半尚有薊密各鎮四五

月未支蓋急於開門自爾緩於各鎮分應各

鎮則愈停阻於開門無已則有關門暫支本

色一節可救目前萬一查得津門海運已報

到關四十餘萬二運尚未到今將六月下半

月七月一月全支本色以少寬臣部之擔其

有外解零星來者且將以補各鎮四五月之

缺通俟秋末外解多到卽如數補還折色銀

三十萬誠事理之當然亦時勢之不得不然

者也隨奉

聖旨是外解折色續到還著先期速發以便酌給

欽此竊見計曹缺乏業不勝襟肘之慮則本色全放亦可舒眉睫之急况已奉有

欽候自當勉從事惟是本色之歲額有限而月

半之全支不貲臣蓋鯁鯁然慮之况

聖明雖已報可而尤催令速發續到折色以便酌

給儻本色果可以全支則折色何煩於速發

玩味酌給二字則有不欲全支本色之意默

可想見臣意戶部必且別有處分而不意徑

割山海餉司支放也茲七月初二日據山海

管餉戶部福建司員外郎唐登儒呈稱職奉

部劄已經題奏查得津門頭運已報到關四

十餘萬合將六月下半月七月一月全支本

色以少寬臣部之擔等因該職司查得餉司

缺乏內外交窘部堂措處計窮欲將六七月

折色全支本色夫本色有正給之數今欲抵

放折色恐需用甚大後來不繼耳可否是在

本部院主持乞蚤酌奪再與部堂會議妥當

以便遵行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本色折色均

爲軍前急需本色以充口腹折色以資用度
本折兼支前人立法甚善管伍相安久矣邇
來外解愆期新舊二庫如洗戶部萬不獲已
遂權爲六月下半月七月一月全給本色之
說通融目前以補各鎮之缺餉徐俟秋末以
償關門之軍需委曲那泰良自苦心微臣義
公同毋何敢少有差池獨念人情一日不再
食則饑雖有金錢不可以飽况本色重滯非
若折色之可以提攜輦負朝發夕至者也中
人十口之家必蓄擔石之儲今集十數萬之
師旅於關門而不爲數月之計倒囤傾囊瓶
罄壘耻一旦呼庚呼癸則噬臍何及矣臣竊
以爲事有難行者五請得直陳而無諱焉一
曰措置維艱津門海運除各省直帶運遼糧
三十萬石外仍有截漕二十萬石此總督倉
塲衙門所爲屢疏爭執而懼太倉之中涸者
也近日旗甲奸貪掛欠愈多臣實無法可處
止於咨部查究至東究之召買粟米淮陽之

召買稷米雖云派之省直責之道府然一令
之出誰肯遽從非諉於糴本之賈誦卽辭以
年歲之凶荒往返辦駁費盡唇吻雖承順於
一時復耽延而後至望眼欲穿催檄接踵不
知罄幾許心力而後抵津兌運此其難者一
也一日轉運不易糧已抵津卽須發運官船
民艘大費經營迺始出沒海洋馳逐風浪涉
不測之危險抱無限之驚憂纔得抵關上倉
其間中飽之弊更甚於前矣臣竊思
可敷三月重陽便須停棹縱有穀粟不能
無異而飛此其難者二也一日虧價可惜漕
米自東海來官民勞費每石何止二兩淮揚
今歲停買姑置勿論東充素饒粟米祇以近
日曉乾每石連買價運價亦俱八九錢以上
加以海運腳價每石二錢有奇其失風未到
者亦當均勻作數算入其中每米一石約有
值銀一兩二錢開門本色每兵月支五錢作
銀四錢實因糧入兵手多被鋪行抑勒得價

欲全給月半本色以抵折色之數每兵每月該銀一兩八錢月半該銀二兩七錢若支本色仍以每石八錢計算一兵便應支米三石三斗七升五合每石虧價四錢每兵便約虧價一兩六錢取數太奢狼戾誰顧在津門則高價買運在關門則賤價折抵不亦可惜之甚乎此其難者三也一日兵情宜體關門軍士利於折不利其本所從來矣舊例每月五斗尚不自飲往往賤價轉鬻商賈况一兵之身一日而支米三石三斗七升五合之多關內關外一月而放米三四十萬石之多則收買無人而徵賤愈甚將令每米一石僅值銀一二錢有名無實兵士何以堪之此雖恤之未必樂就必且騰怨譴之口而起犇逸之念胡可不爲一曲體也此其難者四也一日糧乏堪虞今歲關門歲額糧料部覆僅止一百二十萬石內除料豆四十萬石實止糧米八

十萬石耳今計一兵月半之米共該三石三斗七升五合幾抵正支七月之數如照部議現兵以十一萬爲率共該支米三十三萬七千餘石此外又有春秋兩防班軍俱抵關門所支又不止此爲額舊例每月料豆一石二斗近議止准九斗見在支給不領折色又每馬每日草乾四分每月一兩二錢目今本色草束已盡尤非米豆可得而代者也嗚呼以歲額八十萬石之米一朝而支放其半即二月迄今支放亦不下二三十萬所剩寧有幾哉昨臣據山海司道之詳疏增米豆二十二萬五千石一切截漕召買改折之議部覆槩行報罷方懼米豆短少冬春弗繼而乃復有全支本色暫抵折色之議臣安所措手足乎戶部雖云秋末外解多到補還折色三十萬兩不識八月以後果可遲延五六月而不支本色否也竊恐糧米湧貴人心驚惶大屬不便則與其頓發於此時又何如續發於

將來之爲得也此其難者五也以上五難皆臣腐心熟計見之頗真若糧本難得而易用之糧本貴價而賤抵之非所以爲實也我捐其難而人且易視我棄其貴而人且賤售非所以爲名也今日泥沙用之異日顆粒覓之究竟智盡能索而無裨於三軍之枵腹尤非所以爲計也臣以駕鈍承乏督餉耕奴織婢職業實然緘默不言溺職愈甚此臣之所爲慙慙而不能已於叩

者也竊計本色必藉舟航急缺將難立應折色取資置郵遞乏猶易輸將臣願內部仍須多方設處量給折色至於本色仍守每月五十之舊以供饗餐儉果折色雖奉寧將八九兩月每月五十之數預支接濟少無全月盡支本色之理戶部既以去年所行爲得策及查去年故事此是預支本色一兩月原無支給今月規則今主事郭竹微見在可問仍當澈行者也抑臣猶有請焉

皇上初御極時捐發

帑金動以千百萬計近因

內帑漸匱發帑索難復章滿公車未蒙

采納然歲入金花等銀亦復鉅萬今卽不敢多

請若肯措發三十萬兩以充淪關月半之折色此

後仍令戶部自行給發夫人情當乏絕時最

易爲德耳值茲外解弗前可農仰屋之時淪

關兵士一聞

聖恩發帑執不投石超距願執爰同仇者於以恢
倘無重立

復三韓殄滅奴酋易矣

皇上每念樞輔當關所請必諧迺目前缺餉之兵
馬非樞輔之所恃以戰守者乎奈何屯之膏

也臣願

皇上之熟思之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接遼軍餉
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以

請伏祈

勅下該部從長商確本色不便於全支折色仍早
爲處給事惟期於當可法不礙於更張

皇上弘施浩蕩速發

帑金以鼓秋防將士之心以飽淪關艱食之衆其於

宗社封疆尚亦有利焉儻止爲眉睫之計而不爲終歲之圖異日海運甫停關庾告窮勢急懸釜爰起脫巾臣固無所逃於

鈇鉞之誅其如

待

宗社封疆之大事何哉臣等無任激切懇懇惶悚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天啓四年七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卷之三

運務方殷津糧告匱疏 附戶部覆

海防將領患病疏 附兵部覆

運額不敷糧宜截漕疏 附戶部覆

兩年草束報竣覆奏繳舉効疏 附戶部覆

酌定草束加增料豆疏

預計天啓五年開辦糧料疏

開兵進取芻料闕乏疏 附戶部覆前三疏

餉撫疏草目錄

截漕賈戾束躬待罪疏

餉撫疏草卷之三

奏為遵旨遵辦糧餉事竊臣等奉旨遵辦糧餉事竊臣等奉旨遵辦糧餉事

運務方殷津糧告匱疏

題為運務方殷津糧告匱懇祈

聖明亟賜酌議截漕抵補以濟目前急需事據專

理省直遼餉兵備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錢士

晉呈查得天啓四年原題開運糧米以九十

萬石為額除部發折色銀八萬兩作米一十

萬石外實該米八十萬石料豆額該四十萬

餉撫疏草卷之三

石二項糧料共該一百二十萬石及查本年

自二月開運起至今上緊運過截留漕糧東

交粟米揚州梗米屯撫屯院屯田麥稻六千

五萬八百七十六石六斗五升九合五勺四

抄一撮尚缺額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二十

三石三斗四升四勺五抄九撮發運過真保

河三府及天津料豆并屯撫屯田高糧二十

九萬七千四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四合五

勺五抄五撮尚缺額豆一十萬二千三百四

十五石三斗三升五合四勺四抄一撮而津倉儲蓄蕩然一空矣總緣東充召買之米真保河召買之豆額數雖具買解愆期轉眼秋深風颶洶湧卽有糧料難運而况無糧料乎言念及此最可寒心至於發過解運糧米一十八萬四千三百九十八石四斗八升三合四勺內除正項截漕十萬石尖耗八千二百二十八石四斗九升四合六勺外借發過解運項下正糧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九石五斗八升六合又隨船耗米一千三百七十七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九抄九撮五圭似當亟爲設法處補者也伏祈本院部俯賜主持接濟抵補以完今歲關運之局以救目前然眉之急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渝關內外軍馬鱗萃居恒操練過敵衝鋒無不張願待哺懸槽待秣勢何如其急也重陽在邇停棹遙屈指三冬二春計口授餐尤當蚤爲之計茲據督餉按察使錢士晉具文造冊慶額向臣備

稱津門糧料亦罄矣關道尚缺正額二十五萬蒞然無措今海船林立無可墊輸運務且中斷矣臣披閱文冊覆加銷算言實不爽不覺心膽墮地夫關運八十萬石之米內部原指天津截漕二十萬帶運遼糧三十萬東充召買二十萬揚州舊米五萬漕糧尖耗五萬舊米漕糧尖耗屯田米麥截長補短亦粗能如數矣獨東充召買之米則有大謬不然者查天啓三年分米已解到津者僅四萬八千九十餘石耳而未到者不下一十五萬一千餘石臣節次移檄催償不啻舌敝而額禿矣近據分守東兗道山東布政司右叅議黃袞呈查得東昌府該買天啓三年分正米六萬五千六百八十九石耗米六百五十六石八斗九升正耗共該米六萬六千三百四十五石八斗九升今據該府冊報布政司發銀一萬五百三十九兩三錢一分二釐又坐留

餉撫疏章

卷之三

三

三年新餉銀三萬七百一十八兩一錢九分
二釐七毫一絲四忽二項共銀四萬一千二百五十七兩五錢四釐七毫一絲四忽分發
州縣買完正耗米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六石
一斗九升六合除前銀用過外內館陶動支
四年餉銀一百五十八兩武城動支四年餉
銀七十九兩二分四釐作爲運價其餘各屬
未完米一萬六千三百五十九石六斗九升
四合俱動四年新餉買解仍約該支四年新
餉銀一萬五千兩兗州府該買天啓三年分
正米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一石耗米一
千三百四十三石一斗一共該米一
十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十一升今據
該府冊報府屬三
完解司及奉文
道坐留沂州銀兩抵作新兵工食外實剩未
解新餉銀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七兩七錢五
分一毫四絲三忽內已催發州縣銀四萬七

千九十五兩九錢六分九毫買完正耗米四
萬七千六百一十七石四斗七升四合四抄
五撮其已發未買米銀五千三百一十六兩
七分又拖欠未發銀一千八百四十一兩七
錢八分九釐二毫四絲三忽二項約可買米
八千九百四十七石零本道行府上緊催買
起運外尚少米七萬九千八百九十九石零並無
糧本本道行府一面分派州縣借動四年新
餉買運一面具文申詳布政司議處發補再
查司發天啓二年買米民運及米豆變價銀
四萬二百一十九兩五錢九分一釐原行解
還太倉若已買完算作三年米數就將三年
買米銀兩照數扣還該府已解過銀一萬兩
未解銀三萬二百一十九兩五錢九分一釐
俱被武等縣拖欠爲照買津米東事第一
緊要屢蒙憲檄敢不拮据遵部題正價原不
足額而虛懸搜括之數於地方各處倉庫如
掃何處搜括此稽遲之一也又查本司銀數

有已經解過議補於四年新餉及糴買時新餉猶未徵收此稽遲之二也催提州縣回稱米價不敷復行具文支領而苦差利於延捱徒虛歲月此稽遲之三也本道嚴催之外責任已窮若米價之遲速多寡則不能越俎而代也今將東兗二府報冊臚列奉覽等因到臣夫東兗買米二十萬原經部議定價十四萬先儘二府三年加派銀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零尚該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兩八錢准於四年遼餉預支奏補今部議每石七錢而東兗買運米石自八錢及九錢以至一兩其價值騰湧如此東昌已買正耗米四萬九千九百八十餘石兗州已買正耗米四萬七千六百一十餘石總計不滿十萬而已解抵津者又不滿五萬其買運艱難如此東昌未買米一萬六千三百五十餘石兗州未買米七萬九千八十餘石俱無糴本仰給四年見徵新餉東昌雖有派定州縣而新

餉未完兗州不特新餉未完抑且未經派有州縣又兗州仍有三年已發銀未買米者有拖欠銀未追完者約該買米八千九百四十餘石總計東兗二府共欠正耗米十萬四千二百九十餘石尚無着落其茫無頭緒如此該道所云有三稽遲語非無據今欲望此十五萬米刻期抵津以濟秋運似萬不可得之數則不得不議那借矣平遼總兵毛文龍牽制海外屢煩

餉撫疏立
聖諭申飭接濟徵臣職掌所關自宜多方設處以慰

宵旰然可處於有不能處於無今歲鮮運米石除截漕正米十萬石耗米八千二百餘石外原擬登萊糴買四萬而登萊且以亢旱遇糴文移徒勤同心難冀近止減買一萬五千石矣其餘七萬七千三百餘石悉皆搜索累歲之積儲借支關運之正額者也若使關運有餘臣亦何分畛域而又無奈此瓶罄罍耻何也

卽不便持券而索償亦不當久假而不歸矣
夫東充之米買運未到則議借而借於何在
鮮運之米借支已多則議補而補於何屬總
之舍漕漕無策也夫漕糧爲

都城根本京軍命脉年來截留已多矢口再借
談何容易顧渝關爲

京師藩衛其重與

京師等不宜軒輊京軍無餉猶可就近措處別

有那湊關兵每月五十斗斷不可少一有不繼

餉糧

卷之三

元

脫巾且立見矣茲東充之米尚有十五萬未
到今卽不敢照數全借姑議那借漕糧十萬
似必不容已者也鮮運之米共計借過關運
七萬七千三百餘石今卽不敢取盈原額姑
除去二萬七千三百餘石作爲津門指處之
數仍當量補漕糧五萬又必不容已者也今
春官船不敷成造乏銀臣與司道商議封貼
民船設法召募而船始集又幸內部先發春
運卹價七萬餘兩藉以鼓舞轉運頗速失風

亦少臣方慶幸若使糧料湊手八月中旬便
可竣事得免秋深風颶之處而奈何其不繼
也大都洋門運務每歲買運取給目前原無
經年儲蓄之儲而且待命千里之外絕類臨
渴掘井幸有不誤事者况向也關鮮之運頗
少而糧料猶賒今也關鮮之運益夥而糧料
愈窄以致捉襟露肘所不免矣目今漕艘漸
過淮黃甌尾北指一

餉糧

卷之三

元

省漂沒所謂蚤一日則獲一日之利者也其
東充未到之糧卽以十萬作爲明年應派之
數而於明年減派十萬又奚不可所存新餉
糧本并鮮運補截五萬俱照漕折之數每石
五錢聽令內部徑自抵補支放京軍尤兩便
之策也若料豆四十萬除發運外尚欠十萬
有奇內真定河間雖欠數萬然雜項與部金
扣發已足計必依期輸納可無大悞臣惟執
功冷以繩其後耳惟保定府尚以雜項虛懸爲

辭稿難措處近欲那用舊餉內部執意不從
將來猶恐未能取盈其額是在該府自能陳
請內部自有鑒裁而非臣所敢取必者也臣
前有疏

請增糧料二十二萬石以備關門大舉恢復之用
內部以爲額外之索槩不允從今此十五萬
之米則皆額外之數額外者不可增而額內
者亦不可減臣量沙靡奇雨粟無策籌畫再
三含截漕外無可圖者惟有呼籲

宸旒庶幾

天高聽卑翹跼主計庶幾同舟遇風云爾猶有說
焉關門糧米內部去冬覆疏原以九十萬爲
額實止派米八十萬仍發銀八萬於山海餉
司作米十萬後關門春月買豆用銀約三萬
許尚存四萬九千餘兩猶作米折本色之數
今餉司以月餉不繼盡作折色支放內鄙亦
不議補額內之米復少十萬若不蚤爲設處
異日以本色不敷責臣恐臣不任受也屯撫

屯院去年屯田之入今歲已經分發開鮮二
運今歲適值旱災計其所入或亦不能遠過
去年比及稻米高糧收穫春碾之後則時已
停運矣此第可爲明歲之需而未可充今歲
之額者也臣願內部之熟計之也嗚呼關門
方以兵丁十四萬爲額而內部則儉於十
萬關門方以馬騾六萬三千六百餘匹爲額
而內部則儉於三萬家丁有雙糧者家口有
支米者馬騾有明豆一石二斗者屯牛有食
料者內部俱不作數關門蚤已支銷夫孰非
仰給津門而充腹糧料者也關門方倥傯誓
師計曹復躊躇空帑纖音樁節臣旣不能得
之關門區處補濟臣又不欲符之內部中外
交謫彼此詬病頃者加增糧料之請戶部已
成扞格而閩部及閩撫等官貽臣仍俱望臣
補贖爲懇則關門之情形可知矣夫關門猶
冀增之於額外而今以東充遲悞鮮運借支
之故方且縮於額內此何可不借何可不補

而截漕又安可已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以請伏祈

聖明俯賜昭鑒

初下戶部審時度勢比於拯溺救焚蚤爲議覆亟允截漕十五萬石以抵東充通負之糧以補鮮運借貸之數則淪關之歲額可完而軍興之緩急克濟矣臣等無任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七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運務方殷津糧告匱懇祈

聖明亟賜酌議截漕抵補以濟目前急需事專理

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七月二十

四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御史林有臺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截漕係倉場專管行文會議去後於本月三十日准署總督事本部右侍郎鄭三俊回稱看得太倉見貯不滿二百一十萬石每月應支

備撫疏章

卷之三

十三

二十四五萬石所存者不過備數月之儲而已近聞江南大水三吳兩浙之糧允運方稽直河以北又苦淺阻今年運事尚在可慮而議折議截之文紛來沓至但欲爲一隅取便耳若置京師於度外不知太倉何恃專語通變豈十致萬京軍之腹真可畫餅充耶關門本色自應取辦於新餉東充原坐召買二十萬石上歲已停一年矣今年自當如數蚤完以無誤開運乃遲速任意低昂隨便有每石

輒至八九錢一兩者又有托言糴本未徵者
且有那爲該省別用者可異哉今新穀已登
艤舟待發之時方買運完止五萬石則誤關
門事者東省矣何玩視封疆如此餉部今請
截漕想以維桑之分不能取必於該省因爲
此萬不得已之計而太倉之萬不可空又如
此今再三籌度無可奈何或將應補鮮運五
萬石權宜聽其截留一面運發山海卽於解
到新餉內每石折銀七錢共該銀三萬五千
兩解送太倉以備軍士折色之用其東充未
到米十五萬石仍着上緊嚴迫速解津門以
濟後運不得專靠截漕反滋該省之怠玩也
是在本部從長酌行之耳等因到部送司通
查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海運本色九十萬
石除截漕帶運揚州舊米漕糧尖耗共六十
萬石收支明白無庸再議外其山東拖欠部
給折色借抵鮮運三款共三十萬石相應逐
項分別於後共一款山東原派東充米二十

萬石在該省三年加派內扣銀一十二萬八
千六百餘兩又准支四年加派銀一萬一千
三百餘兩共十四萬爲召買之用今東充二
府止解津五萬石已買未解者五萬石已派
未買者尚十萬石買運愆期法當叅處姑念
旱荒其已買未解者促令速解其未買者卽
將糴本七萬火速差官解津每石加添腳價
一錢轉解開門照八錢一石例徑給折色限
文到三日糧銀俱要起解不許別項借支如
過中旬不行解到臣部定將該布政司并糧
道各該知府題叅重處斷不敢徇體面以
誤邊計者也其三款原發開門折色銀八萬
兩作米十萬石有督理糧餉主事郭竹徵搜
括秦島南海及關城內外各倉餘米七萬餘
石給放軍士又有鹽商上納元年米豆計值
價銀四萬餘兩亦爲給散軍士因此兩項方
能節省部發銀五萬四千餘兩仍以節省之
銀改作月餉盡數支給關軍訖是以鹽糧抵

關米無庸議補者也其三欸鮮運借關運糧
五萬石應該臣部補還督臣准截漕糧五萬
石仍要臣部補還太倉銀三萬五千兩此項
應該新庫動支補還漕糧者也以上三項登
答明白毫不敢混既經餉臣具題前來臣部

詩恭候

命下行文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天啓四

年八月初六日戶部尚書李宗延等具題奉

餉撫跪草

月初九日奉

聖旨是

海防將領患病疏

題為海防將領患病投効謹撫實具

奏以臣軍務事據督理省直遼餉帶管天津兵
備山東按察使錢士晉呈本年七月十二日
蒙臣批據鎮海管都司僉書管遊擊章朱拱
臣呈為舊疾陡發調治不痊祈俯准回籍另
推員將以重海防以全生命事內稱章職先
年總領海運三年波濤久棲舟楫濕浸肌膚
致使脾胃受傷左脛不仁比時幸治安全即
出任事歷任今職偶值本營廢弛已久太費
振刷日夜拮据勞瘁不辭精神困乏血不榮
胃又兼駐防海上地勢窪下一遇暑月濕氣
倍常前月二十九日陡發舊疾日弱不能容
食足僵不能履地遂於本月初六日離本衙
門下濕之所擇本營高阜之處暫為調攝不
料愈調愈病管務紛紜海口重地似難臥理
懇祈俯憫大馬餘生萬不得已之情恩憐允
故仍先委官代署以俟另推從此以後之餘

生皆係洪仁之所賜等因蒙批都司朱拱臣任事未久托重方新政宜戮力行間何遽以疾請告據稱暑濕受傷已離信地來津情景迫切應否聽其謝事仰天津道查議確報等因到道蒙此隨經轉行海防廳查議去後續據署海防清軍事管糧同知張懋德回稱鎮海管都司朱拱臣生長戎行發跡科目防海則素著賢聲守瀛而屢徵薦剡以故援之衆中授以閫外特知何殊

簡命甚重報可易乎病猶未也況蒞事未幾乞休太蚤方且驟聞而駭奈何輕聽其去但該管之責亦甚重矣聲援犄角務令鯨鯢息傲扼要出奇斯稱虎豹當關倘寬猛大宜士卒未附而欲以病軀委裘坐鎮誠恐難期不得不之數也合無俯從其便准令回籍養病痊日另行起用所遺營務則南北之習氣本異而水陸之作用不同須擇才智之將彈壓之中不廢調停方稱愉快署理雖暫亦未可易言者在

本院部自有灼見非卑職所敢與也等因呈詳到道該本道覆看得鎮海管都司朱拱臣龍媒將種虎榜科名綰運能飛千里之帆歷官累膺一鶚之牘特簡閫戎駐防瀚海正宜張壁壘之威以茂捷伐之績豈其受事方新壯猷未展遽可聽其引疾投替而使海上朱此良圖哉顧本官棲遲海上暑濕交侵已離信地而入里門不得不釋兵權而就初服且該管以前將弛轡之餘本官束之過嚴士

久不豫附而本道已聞兵丁沙中之語若使本官仍理營務恐兵情愈覺譸張相應准其謝事另行擇將非獨憐勞臣亦所以肅軍紀而重海防也擬合呈詳等因具呈到臣爲照鎮海管都司朱拱臣起家武榜久歷戎行先在津門以海運効勞加銜嗣任河間以訓練新兵著績臣曩所爲推轂而使以庶幾一當者也迺今受事纔三閱月遽以病告且也擅離信地輒歸里門豈不異哉及細覈之始知

拱臣因濕中疾遇夏輒發陰陽之患固未嘗無而其急於掉臂決於抽簪則其情尤有出於病之外者該管召募新兵南北錯雜前將專以仁柔馭下而拱臣繩之以猛前將專以寬縱率屬而拱臣矯之以峻其見未爲不是然而張弛有序恩威有節拱臣履任三月強半馳騫於叅謁實在營中僅匝三旬原無撫摩約結之素而純任析楊夏楚之威卽中干官有以兵事軍情告者如水投石漫不相人以致士多離心人盡敵國而拱臣不知也六月之杪以及七月初正值三伏天氣溽暑拱臣督掘船塢益急刻期比較一時頭目捕盜人等朴責殆遍於是衆兵悶然齊集公署之前揚言控懇繁苛懇求寬政尚未顯有猖獗犯上之狀而拱臣見聲息頗大扁鑰不出旋即避匿去矣此等情形卽令拱臣不病亦病又況乎其以病病者哉其他事干操守噴有言而臣終以抵任尚淺恐出怨毒之

愈長陵夷之漸姑置弗問臣實自悔有慙知人之鑑從茲不敢皮相天下介胄士矣拱臣旣失士心并褻將權豈能靦顏三軍之上則其投劾回籍亦理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拱臣回津之後臣委都司駱舉星馳署事各兵業已帖然操防如常其中倡首數人臣已廉得主名俟查究正法外至於目前將領實難其材非得廉慎智勇之儔未易勝任而愉快者該廳所謂南北習氣本異水陸作用不同誠爲有見是在樞筦之上慎加遴選亟爲推擇俾令頓改弦轍永消齟齬然後臂指互相爲用而緩急可恃其力耳臣謹會同巡關監察御史吳之仁具疏以

聞伏祈

勅下兵部酌議具覆將參將管帶司參拱臣准其告病回籍仍卽別選廉勇南將以充斯任其於軍紀海防胥攸賴矣爲此具本謹頌請

天啓四年八月初一日具

題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海防將領患病投効謹據實具奏以重軍
務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
督餉兼天津巡撫畢自嚴題前事天啓四年
八月初七日奉

餉撫疏直

卷之三

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俱於本月初十等日抄

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天津鎮海管係
撫臣新經并建者其兵士之夾雜而營務之
紛紜委非庸常將官可以勝任若朱拱臣者
先以餉臣容改迺視事無幾始則過嚴而召
怨旣以因事而托辭水陸交衝之地奚堪其
耽卧廢時則舍舊圖新之計固不容於斯須
緩也旣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令候

命下將朱拱臣革任回衛遺下員缺臣部另選廉

勇南將填補等因天啓四年八月十九日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趙彥等具題本月二十二

日奉

聖旨是

運額不敷權宜截漕疏

題爲運額不敷權宜截漕謹據實披陳以候

聖裁事臣於前月十七日具疏爲運務方殷津糧

告匱懇祈

聖明亟賜酌議截漕抵補以濟目前急需事原因

東兌買運愆期共拖欠米十五萬石毛帥糧

額頓增共借用米七萬七千餘石停運在邇

關門待哺欲

請截漕十五萬石以濟燃眉誠萬不得已之計也

餉撫跪奏

卷之三

三

無何又見樞相孫承宗有兵政統於中樞關

城當爲蚤計一疏內稱至兵一動更須多備

糧料目今額內已不能給非得

皇上軫念危疆必不能得之戶部臣見邸報觸免

香蠟以佐軍需及御史劉廷宣潘雲翼等先

後助邊銀兩便可給發外部速爲召買又念

此項銀兩或有或無而事屬緊急顧望

皇上憐念邊城立發多金救此危邊所謂共成文

計蚤奏成功臣終望之

皇上允等因奉

聖旨卿以廟算籌邊計畫自是周到況更將邊

戰守皆宜這原派各鎮兵丁將領着各該督

就中遠近銜緩聽聽移文酌定不必未及軍儲

備糧料着餉部速行料理一應相助銀兩通解

充用不得別項開銷門例害係天下安危卿

苦心深念朕房思之諸臣豈不能亮籌計兩部

及邊鎮各官着協力急公共佐封疆大計毋或

觀望致誤軍需該部知道欽此遵行開續接關

餉撫跪奏

卷之三

三

撫喻安性手書內稱昨會閣部談及增餉議

格不知將來作何設處答云招兵而兵不應

增餉而餉不應昨已具題諒

聖明自有處分今接邸報知已得

旨內云備備糧料着餉部速行料理未云毋或觀

望設設軍需則閣部惟等見成不復掛慮矣

貴院部何以計之近日遼兵募募太僕依馬

亦到比舊日已增糧料約三四萬金等因是

則樞相之急需糧料甚於餒渴

聖旨之申飭料理炳若日星而闡撫之所爲責備
臣者又不啻詞凜而義正也臣閱閱皇皇奉
以從事惟截漕之議部覆未至難於久待臣
與司道二臣內自盡計謂兵糧卽不能溢於
額外決不當齎於額內也臣原

請十五萬雖以太倉空虛難望全得而十萬石或
可得也臣隨一面移會總漕侍郎呂兆熊巡
漕御史練國事大略謂津糧告匱昨已具

題時屆仲秋發運已在八月一月若候部覆容
會至日方始截留未免有誤運事及查天津

原有省直帶運漕糧三十萬又例截關門漕
糧二十萬毛帥漕糧一十萬其衛所幫次向
係漕運衙門酌定移會截留本院部從未干
預其間目今停運祇在眉睫而戶部覆疏尚
自無期若必遵照成例轉盼重陽風颶便當
停棹所少關門運額於何處補再四圖維憂
心如焚方今漕艘陸續抵津但於先到津者
權宜預截十萬石越此秋風未勁撥船兌運

餉撫疏

卷之三

三

如戶部覆允卽以此抵新截之數如部覆不
允卽以此作帶運例截之數蚤完一歲之局
用濟關門之急亦便計也已經星馳移會去
後又經牌行專理遼餉山東按察使錢士晉
卽差的當官員自天津起至德州止備查某
衛某所共船若干隻共裝糧若干石通共截
留十萬石大約見幫卽截不必有所揀擇以
滋議論務要查明船糧確數具繇飛報以憑
施行續據該道呈稱查得鎮江衛前幫指揮
關建元運船四十四隻正糧二萬四千六百
八十石帶運遼米四千一百六十八石大河
衛前幫分兌十戶仲禮運船二十八隻正糧
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升八合帶
運遼米一千八百五十五石五斗八升二合
八勺鎮江衛後幫指揮陳起震運船九十隻
正糧二萬一千五百七十石帶運遼米三千
五百八十二石通州所千戶姜應熊運船三
十二隻正糧一萬二百四十石帶運遼米一

千二十四石揚州衛指揮顧維藩幫內撥補
正糧一萬九千三百二十四石五斗八升九
合二勺共足十萬石之數呈報到臣臣於八
月初七日已經出示曉諭官旗又行司道分
頭截收撥船兌運以充歲額其他漕船不在
截留內者諭令速起京通上納毋得觀望河
干自誤回空布置已定靜聽部覆續於八月
十二日臣接邸報戶部覆臣前疏止准截留
漕糧五萬石以抵解運那借之數其餘槩不
准截臣迺汗背悚神愕貽無措第告示業已
張掛漕米業已兌船揣時度勢不容中止且
關門糧數原以九十萬爲額內有部發銀八
萬兩作米十萬繼又那充月餉用訖實該糧
米八十萬今纔運米六十五萬耳僅載五萬
所欠尚夥雖戶部議將東莞糧本七萬兩又
令津門加添腳價一萬兩共八萬兩轉解關
門徑給折色以抵前那月餉之數然可折於
八十萬之外似不可折於八十萬之內者也

因憶客歲關門兵馬視今爲少所運糧米亦
八十萬逮於冬春忽稱糧絕中外倉皇議折
議糧仍議陸運前車未遠今豈可更從減損
哉臣比那奏腳價七千一百兩收買津倉新
兵粳米五千石又收買津倉軍糧粟米六千
石又東充續到米亦近萬石加以載漕十萬
所得尖耗晒揚等米大約一萬之外而八十
萬之歲額庶幾可粗完矣嗚呼解運那借關
糧實係七萬七千餘石而臣自減二萬七千
石亦謂餉運之事難分畛域苟可那湊通融
不必堅執款項今通於此而礙於彼豈微臣
意料之所及哉茲新允截漕五萬石無論矣
其多截漕糧五萬石臣實謂天踏地惟有歸
命
皇上如以關餉緊急徑准作正開銷也惟
命如以太倉彈匱扣算津門今冬帶運例截之數
也亦惟
命如亮臣之計無復之而俯及寬政也惟

命以臣爲專擅截漕而重加譴責也亦惟
命悉聽戶部與倉場督臣共爲擬議上

請而已矣抑臣猶有說焉今歲例截關鮮漕糧三
十萬石帶運遼糧三十萬石尚自不敷運額
召買東充二十萬石尚自稽誤運期近見戶
部新題明歲津糧除帶運遼糧外截漕一切
報罷議令河南山東比照江南帶運之例亦
帶運十萬石糴本取之鑄息加派等銀北直
保河真順廣大六府坐徵本色二十萬石俱

備撫疏

卷之三

三

於原編正項銀內扣買統着山東中都遮洋
等總添顧船隻沿河兌運但新運已迫於來
春而帶運尚俟於秋冬恐遠水不能救近火
也矧北直山東一帶俱苦旱荒兼事出創行
法艱慮始若不蚤爲商確取各撫按司道承
認公移刻期買運異日或糴本不給或船隻
無措又將爲東充之續矣又戶部議覆
多備糧料一節其蠲免香蠟及兩御史
節省銀俱已用盡仍請

旨會九卿科道詳議則本色之措辦戶部亦稔知

難矣臣以謫劣承乏督餉區區伎倆幾何其
能爲無米之炊哉夫天下兵馬盡萃於關門
而關門安危實通於天下師行糧從庚癸堪
虞願當事者之熟思之也比歲漕輓遼屯津
門所截率係尾幫守凍之餘以速回空未爲
無當其精以爲漕輓而其緒餘以爲嚴疆亦
奚不可是在戶部倉場再一酌議可耳臣謹
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
史林有臺具疏以

備撫疏

卷之三

三

聞伏祈

皇上念渝關師旅之倥傯察樞相顧

請之迫切遡從前督責之

明旨鑒餉運補濟之苦情一應先後截漕事宜
勅下戶部會同倉場督臣從長酌議歸於至當庶

軍興不苦於枵腹而運務可賴以措手矣

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八月十七日具

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奏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運額不敷權宜截漕謹據實披陳以候

聖裁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八

月二十七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

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資理

行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

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八月二十三

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爲照截漕之議始於萬曆四十七

年遼陽告急兵多糧缺不得已暫借漕糧然

初不過十萬後增至十五萬二十萬今并朝

鮮且增至三十五萬矣初之截猶以爲暫也

今則漸以爲例矣初之截猶無損於京也今

則漸以爲例矣初之截猶無損於京也今

則京倉空匱歲將不支矣此可竟置不問乎

上年東充派買米二十萬石今止解五萬石

督餉部院以阻運之故又請截漕以濟其急

臣與倉場督臣酌議姑留五萬仍俟東充解

到補還臣隨題覆去後詎於未覆之先徑截

十萬臣又不得不與倉場酌議隨准倉場回

咨稱餉部司邊稽取之新餉召買倉部司京

庾責之漕運轉輸各有司存不容相貸兩者

並急而京師尤爲根本前此開解之截漕也

猶以爲圖眉睫而忽遠慮又於題定之外增

截五萬爲補鮮運之欠非得已矣今又徑截

五萬從此而任意多截不須酌量不須奉

是津門可以徑行領運官亦可徑留於餉部餽

運之責完矣不知太倉之所司者何事倘京

二枵腹輦下震驚可謂於截漕之利害不相

聞耶此亦本部責任非獨倉場所宜曉曉

奉

奉

截過五萬石聽將指揮關建元仲禮糧四萬四

千二百五十九石零并陳起震見運內撥留
五千七百四十石零扣足五萬外其餘當令

聖旨是

月初八日奉

盡數運納太倉不得擅截倘已經發運亦當
於後到帶運之內按數補還已截運官仍令
赴部投文領單刻日完銷無單者即不准交
收如此庶積玩知警稽查亦易矣為此合咨
煩爲轉行天津餉部知會等因准此則截漕
之利害關於京師者甚大且部不得不爭執
其先截之五萬應候東充解到新餉補還京
倉其後徑截之五萬斷當起運赴京倘以既
截之說彼此觀望則領運官不能辭責當以
違

旨參提追補者也至於明歲截漕議令河南山東
比照江南帶運之例應如前疏候覈利報到
再議不然於示幫議截未爲晚也既經題

請前來相應覆議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督餉部院欽遵施行等因天啓四
年十月初四日本部尚書李宗延等具題本

兩年草束報竣攬覈奏繳舉劾疏

題爲兩年草束報竣錢糧銷算宜清謹覆覈

奏繳並查在事召買諸臣分別舉劾以示勸懲

事慨自廣寧淪陷駐師關門一切草束前取

給關外者皆責辦於關內臣以督餉爲職則

草束亦餉務中之一事也誼無所逃曷敢推

諉惟是價銀不繼催請每費呼號草束輕浮

召買尤艱轉運急之則民苦騷擾緩之則馬

多困踣臣實私心惴惴大以稽誤軍興難追

銅無疏草

卷之三

三

斧鉞爲懼茲幸薊永司道及府州縣諸臣同心拮

据竭力効勩稍完二載之難局克濟三韓之

急需今當事竣一切錢糧出納完欠之數例

合銷算清楚據實

奏繳至於召買共事諸臣方喫緊事臣嚴祇奉

簡書三令五申惟以薦剡鼓之於前以糾彈繩之

於後若終汶汶不爲分別功罪明告

皇上以示勸懲令任事者疚心爲厥情者藏拙將

來誰復助臣一臂者哉查天啓二年分在薊

鎮副薊州管餉郎中霍允猷陞任薊州兵備

按察使閔宗德爲政原領部發新餉銀九萬

兩分發各屬薊州先任知州鄭爵魁原領草

價銀二萬九千四百五十兩六錢五分本年

十一月內鄭知州物故該見任知州劉繩祖

接管內除支給收草州判曹肇新等廉給工

食銀六十六兩九錢外餘銀買草每束買運

價九分該草三十二萬六千四百八十六束

一分全完訖玉田縣陞任知縣盧承業原領

銅無疏草

卷之三

三

草價銀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九兩五錢五分

每束買運價八分五釐該草三十八萬六千

四百六十三束本年十二月內盧知縣行取

該致仕州同李逢春署管已完草三十三萬

一千五百九十四束一分未完草五萬四千

八百六十八束九分豐潤縣見任知縣黃良

胤原領草價銀二萬七千七百兩每束買運

價八分該草三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束全

完訖以上三處通共該草一百五萬九千一

百九十九兩一分已完草一百萬四千三百三十兩二分未完草五萬四千八百六十八兩九分在永鎮則永平管餉郎中周之夫山石兵備副使袁崇煥永平兵備僉事張春永平陞任知府藥濟衆爲政原領部發新餉銀五萬兩又山海管餉員外郎白貽清捐助節省銀五百六兩七錢五分又永鎮天啓二年召買糧料未用銀一萬四千四百八十兩六錢八分一釐六毫五絲八忽又知府藥濟衆清出遷安縣昌黎縣萬曆四十八年樂亭縣天啓元年未買豆銀三萬二千三百二十八兩八錢五分深州支剋運豆脚價銀二百九十四兩又本府原存買豆未發銀五千兩又津庫積發銀三千兩又追出永鎮委官徐承勳拖欠天啓元年買米銀五百六兩四錢四分八項共計銀一十萬六千一百一十六兩七錢二分一釐六毫五絲八忽分發各屬深州先任知州胡應聘原領草價銀一萬八千

三百三十六兩二錢六分八釐五毫五絲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三十萬五千六百四兩四分本年十月內胡知州被劾該行取推官李喬崙署管全完訖盧龍縣陞任知縣劉詔原領草價銀八千七百二十一兩四錢四分四釐每束買運價六分八釐該草一十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六束已完過草一十一萬八千六百六束取有實收附卷後城樓失火燒燬草九千六百五十束該價銀三百六十六兩七錢已經申明批准開銷本年十二月內劉知縣陞任該見任知縣孫止孝接管將燒燬草未發脚價銀二百八十九兩五錢并摺省銀一百四十二兩六錢四分二釐八毫買草八千六百四十二束七分於天啓三年運送關門訖不在前派正草之內遷安縣見任知縣王四維原領草價銀二萬七百五十二兩二錢九分七釐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三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一束六分全完訖昌

黎縣先任知縣姚一讓原領草價銀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六分八釐五毫五絲八忽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四十萬九千五百四十九束四分已完草二十六萬九千二百四十九束未完草一十三萬九千八百一十九束四分該價銀八千三百九十兩一錢六分二釐係老人張永禎等拖欠次年姚知縣被劾該見任知縣陳兼善接管今已追完銀三千八百四十九兩三錢八分一毫發充三年正項草價作完二年舊草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六束零外尚欠銀四千五百四十兩七錢八分一釐九毫仍作未完草七萬五千六百六十三束零見在追比撫寧縣陞任知縣黃中色原領草價銀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兩六錢九分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二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四束九分本年十二月內黃知縣陞任該見任本府同知郭宗憲署管全完訖樂亭縣丁憂知縣曹養氣原領草價銀一

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兩一錢五分三釐五毫五絲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二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束三分全完訖以上六處通共該草一百七十五萬一千五百五束六分已完草一百六十七萬五千八百四十二束六分未完草七萬五千六百六十三束天啓三年分在薊鎮則薊州管餉郎中霍允猷陞任薊州兵備右叅議劉復初陞任遵化兵備按察使張樸爲政原領部發新餉銀八萬兩又本鎮原存支剩天啓元年豆價銀七千二百七十七兩三錢六分三釐二項共銀八萬七千二百七十七兩三錢六分三釐內除剩存未用銀一百八十八兩二錢三分四釐二毫一絲二忽五微俟四年買草支用外實銀八萬七千八百九十九兩一錢二分八釐七毫八絲七忽五微分發各屬薊州見任知州劉繩祖原領草價銀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兩六錢八分九釐二毫六絲八忽七微五纖每束買

運價七分該草三十四萬一千三百一十束
已完草三十三萬四千二百四束未完草七
千一百六束遵化縣見任知縣陳民情原領
草價銀一萬九千一百九十七兩四錢三分
九釐五毫一絲八忽七微五纖每束買運價
六分五釐該草二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六
束全完訖王田縣見任知縣張友程原領草
價銀二萬二千兩每束買運價六分五釐該
草三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束全完訖豐
潤縣見任知縣黃良胤原領草價銀二萬二
千兩每束買運價六分該草三十六萬六千
六百六十六束四分已完草三十一萬一千
七百九束一分未完草五萬四千九百五十
七束三分以上四處通共該草一百三十四
萬一千七百八十五束四分已完草一百二
十七萬九千七百二十二束一分未完草六
萬二千六十三束三分在永鎮則永平管餉
郎中周之夫山海兵備副使袁崇煥永平兵

備僉事張春關內兵備僉事劉詔永平府知
府徐廷松爲政三次領到部銀五萬兩內兌
少銀一百七十五兩八錢五分實收銀四萬
九千八百二十四兩一錢六分又部劄動支
遼東鹽鈔花絨銀二千九百七十兩二錢九
分八釐一毫一絲又部劄動支本府屯糧加
派稅契度牒銀三千四十兩三分八釐一毫
一絲又山海管餉主事郭竹徵捐助搜括銀
一萬六千三百七十六兩七錢九分共發銀
七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兩二錢七分六釐二
毫二絲又山石道借發帑金二萬兩關內道
借發撫金二萬兩共借銀四萬兩又知府徐
廷松追出永鎮委官徐承勳米價銀三百五
十兩又追出灤州委官李守義等天啓元年
豆價銀二千六百九十四兩四錢八分三釐
八毫六絲四忽又追出遷安縣天啓元年未
買草銀一千一百五十三兩一錢四分三釐
一毫四忽又追出昌黎縣老人張永頤等天

啓二年草價銀三千八百四十九兩三錢八分一毫又追出撫寧縣委官傅陶成等天啓元年豆價銀五百七十七兩二錢五分共追銀八千六百二十四兩二錢五分七釐六絲八忽各項通共銀一十二萬八百三十五兩五錢三分三釐二毫八絲八忽分發各屬灤州原領草價銀二萬五千一百五十三兩二錢六釐八絲四忽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五十萬三千六十四束內先任知州吳震元領銀一萬三千兩支放各商該草二十六萬束止完草八萬九百六十九束未完草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一束本年九月內吳知州被劾該見任本府推官王策署管續領銀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兩二錢六釐八絲四忽支放各委該草二十四萬三千六十四束全完訖盧龍縣見任知縣孫止孝原領草價銀一萬三千兩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二十六萬束全完訖遷安縣見任知縣王四維原領草價

銀一萬八千三十二兩九錢四分七釐一毫四忽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三十六萬六百五十九束本縣寄養瘦馬用過草一十八萬六千束運過山海草一十七萬五千七百六十三束二項共完草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三束未完草四千二百九十六束昌黎縣見任知縣陳兼善原領草價銀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九兩三錢八分一毫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四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七束已完草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二十五束五分未完草一十二萬七千二百六十一束五分撫寧縣見任知縣薛寅賓原領草價銀二萬一千兩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四十二萬束已完草四十一萬二十九束未完草九千九百七十一束樂亭縣丁憂知縣曹養氣原領草價銀二萬一千兩每束買運價五分該草四十二萬束已完草三十九萬四千二百一十五束六分未完草二萬五千七百八十四束四

分以上六處通共該草二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一十束已完草二百七萬三百六十六束一分未完草三十四萬六千三百四十三束九分俱經各該司道查明銷算造冊前來及查原日題派之數薊永二鎮在天啓二年議派買草七百萬束後以部發不繼惟儘見銀買運止該草二百八十一萬七百四束七分已完二百六十八萬一百七十二束八分未完一百三萬五百二十一束九分在天啓三年議派買草六百萬束尋減六十萬束僅派五百四十萬束後亦儘銀買運止該草三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九十五束四分已完三百三十五萬八千八百二分未完四十萬八千四百七束二分其輦運到關者悉繇陸運廳先任同知李增署事同知郭宗憲見任同知毛宗其經手收放取有該廳印信實收足據稍有不清卽行查駁務求確當斷不容以虛作實而等官縱於泥沙者惟是永平借

餉撫疏草

卷之三

四七

司命

用帑金撫金四萬兩各有款項理宜補還臣已咨請戶部而戶部不認但銀已散之民間固難撤回草已運之關門又難扣留臣反覆思維前項借貸原係關部錢糧必無聽其虛懸之理若舊價之借貸不償則新價之取索必力而新草愈艱買運矣臣願戶部之熟計之也乃若召買共事諸臣如原任遵化兵備按察使今陞太僕寺少卿張模品同下璧才敏吳鈞籌畫八面風生人歸大厦轉餽萬軍國有長城原任薊州兵備右叅議今陞光祿寺少卿劉復初訐謨經國古道照人寒微盡作春臺之綱之紀釐剔如臨秋鏡足食足兵原任永平府推官署灤州印務今行取御史李喬崙秋泓映月天柱凌空計裕籌邊推祥鸞於法署功高飛輓翔威鳳於朝陽以上三臣或內轉京卿或選居風憲雖召買効勞臣不敢再敘外查得薊州管

餉郎中霍允猷溫如素玉潔比澄淵據籌潤
灑瓊膏飽騰均賴握計朗懸冰鑑安攘咸資
原任山海管餉員外郎今陞河南彰德府知
府白貽清燭地才情矢天心跡精核以佐儲
樞不啻駕輕節縮而裕飛芻雅堪受大永平
管餉郎中周之夫腕運流霞斤揮掣電出納
明允足稱一路福星經理周詳共領三軍慈
母原任山海管餉主事今任滿郭竹徵建瓴
雄才迴瀾勁節脂膏不染餐霞吸露同清酌
濟多端挾纊投醪共戴原任薊州兵備按察
使今陞湖廣右布政使閔宗德珪瑩同貞松
筠比秀軍實供億北鄙戴有二天民瘼焦勞
南國推爲九鼎山石兵備副使袁崇煥胸富
甲兵目無醜虜詰戎嚴餉繼緼腹果爭雄海
鏘山鐔大豕心寒屏息永平兵備僉事張春
泰華襟期干莫氣槩視

國事如家事儲倚飛馳軫民艱若已艱閭閻安
堵關內兵備僉事劉詔才如轉轂智比探囊

建廠置廠據郊關之命脉厲兵秣馬收安攘
之全功原任永平府知府今陞昌平副使藥
濟衆心對青天白日才驚掣電轟雷輪輓倍
勞而功高軍

國流澤獨永而春溥

畿圻永平府知府徐廷松法凝山嶽才湧泉雲
設施萬馬絕塵紛糾立解轉運三韓續命怨
勞不辭署陸運廳事及撫寧縣印務永平府
同知郭宗憲持籌全憑苦心權算不徇情面

撫按疏草

卷之二

四九

野無涸涔廐有騰驤署灤州印務永平府推
官王策凝冰節操遊刃才猷平反月照長空
輪輓風行嚴塞薊州知州劉繩祖酬應倍覺
安閑轉輸悉中肯綮衝疲起色芻秦流通盧
龍縣知縣孫止孝慈母歌騰萬口勞臣績懋
三韓幹濟無雙廉平第一遵化縣知縣陳民
情渾厚精明並運催科撫字兼宜時雨蘇枯
長風破浪玉田縣知縣張友程冷面向人熱
衷籌濟卓爾烹鮮美政恢乎製錦長才遷安

縣知縣王四雅急公不遺餘力愛民一本真心措注咸優輓輸獨早豐潤縣知縣黃良胤趨事罔辭拮据撫民真切痛瘼積付奉公窮簷頌德原任樂亭縣知縣今丁憂曹養氣思爲牛羊求牧不令騏驥呼庚哀我憚人畏茲功令撫寧縣知縣薛寅賓損上益下存心先本後末爲計軍需克辦民困亦蘇竊計年來兵馬倥偬轉輸絡繹軍需民生兩處其窮全賴賢能司道提綱挈領調劑督催而後集事至

無疏草

卷之三

五

於餉即白胎清郭竹徵搏節美餘以資匱乏知府藥濟果徐廷松搜括積逋以佐緩急臣之畸毘何可勝言同知郭宗憲署邑轉運克竣攝廳收放尤明推官王策知縣孫止孝陳民情張友程各完十分毫無掛欠餉秣甚得其濟勞績良爲可嘉知州劉繩祖知縣王四維曹養氣薛寅賓完及九分以上黃良胤完及八分以上或逋負無多或兩經承買皆戴星多勞而心血已軀所當一體薦揚以勸

無疏草

卷之三

五

者其他任職署事未久買運續効未彰不敢濫收薦剡以市恩澤者也若承買未完州縣則有原任灤州知州吳震元未完草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一束僅完三分以上原任昌黎知縣姚一讓未完草一十三萬九千八百一十九束零僅完六分以上見任昌黎知縣陳兼善未完草一十二萬七千二百六十一束零僅完七分之上侵漁拖欠員役見在立限追比然欲刻期完納難矣該臣看得原任灤州知州今被論調簡吳震元文藻絢爛舉動乖張買草虧蝕殊多給價染指有議原任昌黎知縣今被論調簡姚一讓心地醇誠才情闊達官機鉛刀鮮割市草叢累爲奸見任昌黎知縣陳兼善駁下寬柔趨事延緩一瓢弗堪百與十室幾令九空以上三官均當酌議罰俸其吳震元姚一讓雖經調簡亦俟補任之後一體罰治者也再照臣嚴承乏督餉原奉

勅書所屬兵備管糧軍衛有司官員原有年終分

別舉劾之說緣前餉臣李長庚因值遼港廣
寧相繼覆師因循未舉巨踵其後未敢創行
若更不逐事

奏繳分別功過則督餉真贅旒而

簡書成故紙矣此臣萬不得已之苦衷不妨明告
中外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
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上

請伏乞

諭

奉

聖

旨

勅下該部再將二三兩年發過銀兩巡過草束數

目逐一覆查明確應開銷者開銷應追抵者
追抵應補給者補給并將有功司道府州縣
官霍允猷等分別紀錄息玩州縣官吳震元
等酌議罰治庶勸懲彰明而人心競奮矣爲
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具

題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兩年草束報竣錢糧銷算宜清謹覆覈

奏繳並查在事召買諸臣分別舉劾以示勸懲
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九
月二十四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
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
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

餉

奉

聖

旨

畢自嚴會同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林有

臺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照開門之馬懸命於薊永之草馬不可
一日無草則薊永之不可一日稽悞也明矣
謂宜當時領銀當時召買當時督催一年完
一年之事一官完一官之局臣部寧愆一字
之褒以彰急公而何薊永有司怠緩悞事者
更煩屈指耶臣照督餉院部疏開查出天啓

二年派買未完如薊州則王田縣知縣應承
業及署印州同李逢春未完草五萬四千八
百六十八束永平則昌黎縣知縣姚一讓未
完草七萬五千六百六十三束天啓三年派
買未完薊州則知州劉繩祖未完草七千一
百六束豐潤縣知縣黃良胤未完草五萬四
千九百五十七束永平則灤州知州吳震元
未完草一十七萬九千三百一十一束遷安縣知
縣王四維未完草四百九十六束昌黎
縣知縣陳兼善未完草一十二萬七千二百
六十一束撫寧縣知縣薛寅賓未完草九千
九百七十一束樂亭縣知縣曹養氣未完草
二萬五千七百八十四束通共二三兩年薊
永兩鎮未完草五十三萬八千九百二千八
束夫論各州縣拖欠之草束雖有多寡之殊
拖欠之官亦有去留之異然總之皆未完錢
糧也似未可一律相等亦當使知懲前警後
劉繩祖王四維薛寅賓俱係見任所欠無多

勅令催完曹養氣已經丁憂令接管官催完
俱免其罰盧承業姚一讓吳震元已經調轉
然積欠甚多應查今任何官再行罰俸三箇
月黃良胤陳兼善俱係見任應行住俸俟完
日開復至于道府等官雖無召買之責而所
屬拖欠至此則其督催之不嚴可知今限以
十二月終爲率如能督催所欠州縣全完則
該道府與急公者一體同薦如過期猶作不
了則該道府與慢事者一例同罰夫然後功

勸懲疏草

卷之三

五

過各得其宜而上下共成其事也其追完草
束併存剩銀一百八十八兩俱作五年應用
之數而臣部於應發銀內扣除前數州縣有
舊欠者新派量從少減以免怯夫重擔之苦
既經題

請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下臣部行文薊永二道作速催督定限十二月
終報部臣部再行舉劾施行等因天啓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戶部署部事左侍郎陳太
道等具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

原缺第五七葉

各司道覆查確數去後今據山石道袁副使
呈稱本道前具糧料草束數目呈詳此特計
防守之數殊未及進取之數而內部則已厭
其多今本道安敢更端而說然事有固然機
所必至說明則相商而相爲含糊則此悞而
彼耽通共兵丁卽進戰與固守不能過十四
萬此外無調取無用處且亦不便於養度天
下之物力止此也若馬則異焉本道向以四
萬匹爲約關外三萬關內一萬此居常守法
也今則決意進取矣昨准總鎮劄稱七萬矣
必欲用之安得限之想九月方可齊從九月
算起至來年九月止太約以四萬五千置之
關外除採辦秋青兩月每馬日一分應銀二
萬七千兩餘俱折乾不必給本色以防買馬
多而草必騰貴自十一月起至明年三月終
止每日支草一束折銀五分局該銀六萬七
千五百兩五箇月該銀三十三萬七千五百
兩四五六七八月放青每日仍其四分之支

每月該銀五萬四千兩共該銀二十七萬兩
以開內二萬五千言之秋青兩月每日犒賞
一分該銀一萬五千兩十一月起至三月終
止每日本色穀草一束月該草七十五萬束
五箇月該草三百七十五萬束派薊永收買
每束價銀五分該銀一十八萬七千五百兩
四五六七八月放青每馬日支折色銀四分
該銀十五萬兩一歲通計該馬草銀九十八
萬七千兩若糧米如前議不復增料豆前所
議外更增進取之馬三萬料則稱之留一萬
五千於開門上半年每馬日支四升下半年
每馬日支三升又該增運料豆一十八萬九
千石於開內一十八萬九千石於寧遠通前
議料豆外又該加運三十七萬八千石此內
餘之則可積爲下年少之則馬倒而無以克
敵等因到院據此爲照開門馬驛舊額三萬
匹頭今新調續買到已盈四萬卽以此見在
四萬爲額每匹日支草一束四五六七八月

餉糧疏

卷之三

三

餉糧疏

卷之三

卒

放青五箇月該道前議每日給折色三分軍
士萬口噉噉閭部出示仍准四分共該銀二
十四萬兩九十兩月採打秋青每兵日止犒
酒餅銀一分共該銀二萬四千兩其十一十
二正二三五箇月閩外馬三萬匹俱給折色
每匹日支四分共該銀一十八萬兩開內馬
一萬匹每匹日支草一束五箇月共該草一
百五十萬束此見在之實額所當照數分別
本折解閩以待芻秣之急需者也又據該道
呈稱閩部見行各鎮調集及發銀委官市買
又務足三萬新舊共七萬匹除前舊額四萬
匹外新增三萬匹照該道所議放青四五六
七八五箇月每匹日支四分採青二箇月每
匹日支一分十一十二三三五箇月每匹
日支五分通共該銀三十二萬三千兩
自九月爲始至次年九月通計一歲之需此
新增之數亦宜蚤爲計處預備者也但邇來
倉庫空匱無米難炊一時遽難措處姑以新

舊六萬匹爲計所需芻秣確宜周備其餘一萬匹俟調足日另行咨請似亦酌緩濟急之誼也寧儲芻以待秣毋俟駁以空槽庶幾戰守足恃而進取攸賴矣等因咨覆到臣該臣看得買草之役責辦關內二載於茲增減先後不常酌派調停非易然穀草爲戰馬所必需而芻永則派買所必及蓋芻永附近關門雖民力凋瘵難堪然舍此不派其道無繇也今樞輔關撫獎率三軍將爲恢復三韓之舉

餉撫疏

卷之三

平

此正厲兵秣馬雪恥除兇之際矣微臣職掌所關敢不竭力駑鈍整備芻糧以襄捷伐之偉績哉及查關門馬匹舊額不滿三萬前據山石道詳議增爲四萬以三萬防關外以一萬留關內自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三月止關外者支折色關內者支本色不過買草一百五十萬臣計芻鎮途遙或可免派而承獨力擔之有餘裕也邇來關門調買馬集膚至又新增數萬矣夫關門春月馬騁

至三萬二千七百匹頭今所續調續買他且無論但就先兌問馬三十匹又將續兌問馬四千匹已盈四萬之數况於各邊抽調兵馬

奉有

明旨督責秋冬之間且晚畢至而關門自買者又復不貲則山石道以七萬爲言雖覺稍奢而關撫以六萬爲率亦事理之所必至也第增一馬卽增一馬之草料豈其餐風飲露而不

蚤爲計者姑以馬草言之據山石道所議本

餉撫疏

卷之三

平

折草價共該銀九十八萬九千兩關撫所議亦復稱是較之客歲經費頓增一倍而贏本折重大指處艱難言念及此心膽墮地惟是折色草價隨餉給發此戶部之事也臣不敢越俎而持籌本色草束請價召買此微臣之事也臣自當及時而料理竊計兵以進取爲名則關內何事乎多馬以重困芻永之民大約二萬匹足矣自今年十一月以至來年三月共計五月每馬每日一束計二萬匹約該

草三百萬東足矣草而至三百萬東也決非
永平一府所能克辦仍當派之薊鎮同爲協
濟此不再計而決者臣查客歲歲底原題派
草六百萬後減六十萬止派五百四十萬內
薊鎮一百九十萬永鎮三百五十萬後儘部
發見銀及借用帑金撫金并搜括拖欠節省
羨餘銀共得二十萬八千餘兩分發買運薊
屬該草一百三十四萬餘束其未完者僅六
萬二千餘束永屬該草二百四十一萬餘束
其未完者計三十四萬六千餘束薊之視永
其官民之勤惰地方之肥瘠可知也今歲馬
草共派三百萬束在薊地饒而路遠應派一
百二十萬束在永地疲而路近應派一百八
十萬束至價值一節客歲歲底原題派草
里遠近爲差等薊州每束一分遵化玉田每
束各六分五釐豐潤每束六分永平六屬縣
以五分爲準臣已再四

題明俱有成例無容增損今薊遵玉豐四處各

當派草三十萬束牽搭而論每束當以六分
五釐計算該銀七萬八千兩其永屬六州縣
派草一百八十萬束每束五分共該銀九萬
兩通共該草價銀一十六萬八千兩崇穀草
熟於西成日今九十兩月政其收買之期過
此則騰貴矣賤時不買而貴時乃買之有時
不買而無時乃買之年來舉措率多出此
緣計曹仰屋之艱遂致小民剝肉之苦今
草價不多時日已迫所望戶部亟爲那察
給二鎮乘時買運以充戰守之需決難再有
倏吝者也獨念比歲買草折乾一弊牢不可
破有等積猾冒領草價入手奸究百出營謀
通神故一州縣也有幾人在本地置買本色
有幾人在關門通同折乾而且以塞責者一
委官也有多取百姓之資而而減給軍兵之
折價展轉而覓利首一吏役也有領紅單到
手誘令軍兵折乾而將原收見在之草堆作
爲後來運送之實數者稽查防閑有犯重懲

則陸運廳及各州縣有司不得辭其責矣遠
事例一項尤爲弊竇從來並無一官一吏輩
送穀草一束一莖到關不過商同奸委猾胥
折取過關實收餉司明知而不暇問迺援每
十減二之例公帑陰爲蠹蝕功名次爲提取
大可惜也今若痛鑒前車惟當盡行禁革此
外不拘關內關外多令營兵採打秋青用備
缺乏不憚日省月試之勤務觀崇墉比鄰之
狀俾雲錦成羣者無骨高於枵腹是在關門
道將加之意耳乃若折色確數則又有可言
者每歲四五六七八等月有放青之例色青
十兩月有採青之犒賞在關內者有定例矣
在關外者前山石道原議放青月分每日給
折三分後以軍譁四起關部仍准四分其關
內應給穀草月分關外不支本色而支折色
初郭主事呈詳關部批定每束准支五分及
近查郭主事交盤冊稱每束准支一分止給
四分近准關撫咨議亦以四分爲定悉照山

海餉司依時呈請按月給發所當永著爲令
不得移易加增者也又山石道所議料豆頓
增三十七萬八千石尤覺令人踴躍無措客
歲關門馬騾不滿三萬料豆以四十萬石爲
額今馬騾一旦增至六七萬料豆何從出耶
今歲合真保河三府與津門司道府廳竭蹶
收買尚未能完四十萬石兼以畿南一帶旱
乾異常俱無豆苗豆又何從出耶今歲五月
臣曾具題
請發銀五萬餘兩收買高糧十萬餘石部覆不允
茲時將停運復議增豆豆又何從出耶卽令
有豆尚艱轉運況豆且告匱也卽令有銀且
難收買况銀且全無也但糧米可折而料豆
不可折折則倒斃相繼向來關部持之頗力
而臣倉卒無所得豆目今山海漢樂豐王之
間頗覺豐登有熙攘樂利景象但與戶部速
捐銀十萬兩分發薊永二鎮趁時收買以備
冬春陸運庶幾稍有補濟臣茲減派薊永草

東寬恤民力政以預爲買運料豆之地如必
取辦海運無米而炊非臣智力之所能及矣
祇有延頸以待

斧鑕已耳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接速軍餉事務巡

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上

請伏乞

勅下戶部再一覆議亟將本年分召買草束三百

萬價銀一十六萬八千兩刻期速發以爲召

買之用而又再發銀一十萬兩轉給薊永

鎮收買新增料豆接濟乏絕其於嚴疆餉秣

亦重有利賴矣臣等無任激切籲

請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具

題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預計天啓五年開鮮糧料疏

題爲預計天啓五年開鮮二運糧料實數懇祈
勅行覆議以便先期料理事臣查接年舊例一切
轉運糧料必須預爲計算題

請奉

旨下部擬議確有成畫而後奉以從事目今時屆
秋杪今歲運事業已將報竣矣光陰駕速轉
盼便是春和糧料浩繁戢手尤艱措辦且截
漕召買政在茲日機會一失追悔何裨况樞

輔慷慨當關師武臣力漸成金湯之勢佇奏

恢復之勲假令糧料接濟不前則進何以權

鋒而退何以固壘誰實督餉而致若是臣之

肉其足食乎惟是譚運務於今日蓋難言之

曩也庾藏尚可撐支而兵馬糧料之數差少

固已虞虞憂不給矣今也物力倍覺匱詘而

兵馬糧料之數殊夥安能源源可常繼耶臣

以至愚至陋之才肩至艱至鉅之任事權弗

一議論滋紛以銀兩則請之戶部而未必其

隨誘隨得也以糧料則派之省直而未必其
隨派隨應也三年以來發過關餉二運糧料
幾四百萬不啻墨渝頽禿舌敝唇焦僅無償
事今臣之筋力已竭而事亦日難一日矣然
臣與司道各官悉心商確隨事講求不自諉
於露肘提襟而勉圖於醫瘡刻肉權其多寡
緩急之數而輕重布之以期稍濟於萬一豈
容無說而處於此臣請縷陳於前

皇上試垂聽焉欲論糧料之數先論兵馬之數臣

餉撫疏草

卷之三

李本

查山海之兵客歲原運班軍以十四萬爲計
而班軍和竟歲之支也故米僅議九十萬石
今則各邊徵調絡繹而至主客官兵輒已盈
十四萬而班軍之二萬有奇又在外矣恐九
十萬石未必足用而九十萬之外量增十萬
亦勢所必至者也客歲馬以三萬爲計實不
滿三萬也故豆僅議四十萬石今則各邊調
集與市口收買及岡寺兌發之馬據山石道
副使袁崇煥山海鎮總兵馬化龍開報咸以

增至七萬爲言卽開撫來咨亦慮芻料難措
定於新舊六萬匹則馬數六萬乃確不可易
者馬增則料亦增縱不能全加一倍而於原
額四十萬之外量增三十萬又勢所必至者
也平遼總兵毛文龍海外俘馘屢報奇捷軍
威漸振餽餉難緩則原額二十萬之糧料卽
難議增斷難議減所當蚤爲區處發運者也
此關鮮二運糧料之大較也以關運糧米言
之查天啓四年天津例截漕糧二十萬省直
帶運遼糧三十萬揚州續解米五萬東兗召
買米二十萬又屯撫屯院屯米並漕糧尖耗
共奏五萬後因東兗解米不滿十萬臣遂搜
括舊糧五萬又請續裁漕糧五萬戶部先發
銀八萬於山海餉司照例每米一石作價八
錢後借充折餉用訖而折東兗米價七萬兩
又令津門加銀一萬兩共作米十萬石以抵
前借關門折餉之數此九十萬之原額也今
天啓五年之米又非原額可限當以一百萬

但就中截漕召買事宜邇來情態日
張不一大費折衷如省直帶運遼糧三
十萬

廷議久定行之已經四年毋庸置喙但近有浙
撫還留充賑六萬三千石臣已酌議咨部似
當於漕糧內通融撥補者也其天津例截漕
糧二十萬近該戶部題議京倉空匱不容議
截欲於河南山東北直等處并毛帥十萬石
共三十萬俱行派買帶運臣思漕糶固繫

餉無訛章

卷之三

十一

國家根本而遼餉亦關

宗社安危一內一外之間恐難騎重騎輕况創派
於省直一時未必遽辦卽其來也亦必遲至
夏秋而明春初運便須糧六七十萬截發何
資况一東省也既有舊派東充之二十萬又
有新派河南山東之十萬一北直也既有舊
派料豆之三十萬又有新派粟米之二十萬
孰孰蒼赤何以堪之臣前已具

摺陳其不便部尚遲疑未覆如必邀西江之水

餉無訛章

卷之三

十一

以活涸鮒必無幸矣則例截二十萬仍從舊
貫似萬難改移者也淮揚召買二十萬昔年
原設淮津道臣宋繼登顧董其役後議裁併
歸於督餉道臣錢士晉獨是道臣一身豈能
條往條來彼此兩顧以故二年僅買十萬而
三年遂成廢格矣且淮揚之米率係紅和稍
久則色黯黑號爲被甲運之關門軍咸吐棄
又繇淮揚而達津門過洪過閘兼避漕艘水
淺舟膠強半守凍徒供委官船戶之侵蝕耳
更聞彼中僉派官者無異探湯兩載掛欠尚
未結局似難復令召買不若卽行議罷之爲
便也東兗連妖之後瘡痍未起兼之天時亢
旱千里如焚蠹爾餘孽又復弄兵潢池今歲
召買二十萬止以一半應命民力不贍大可
見矣儻再如數派買仍踵故轍豈不誤事竊
計二十萬之舊額止可派買一半餘少一半
不若另行設處之爲便也夫淮揚二十萬東
兗一十萬旣免其派買矣則所少三十萬之

米將安出乎徵臣蒿目而憂借箸而籌竊謂當如部議河南山東北直派買之說師其意而少通其變查得臨德二倉每歲共收預備米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內臨清倉收山東米五萬四百石河南米六萬石德州倉收山東米六萬石河南米二萬石名爲預備原非坐支所以待

國家不時之需者也邇年久貯費用於是積猾納戶包攬欺家一味打點衙門鑽求書劄上

倉米石俱係攙糠揀水曾未踰年輒成紅腐州縣有司又或視爲不急之務逋負相仍徵催弗顧查前餉臣任內曾准部咨發臨清倉米十五萬抵津但中途既有漂折轉運又復不堪後遂中寢今若於臨德二倉擇道里稍近者斟酌算派共收撥津米十萬石令各州縣差委的當員役徑自解津交納如東兗解米之例米既鮮潔數亦充盈計莫便焉視之紅腐於倉廩拖欠於州縣果孰得孰失耶是

則以舊餉而改新餉可以抵東兗停買之十萬亦可以抵部議河南山東帶運之十萬匪直一歲可行殆歲歲可行也若部議北直眞保等六府共坐徵米二十萬眞定五萬保定大名各四萬河間廣平各三萬順德一萬雖經題奉

欽依但眞保河三府見在買豆恐難重派今議太

名買米五萬石廣平買米三萬五千石順德

買米一萬五千石共十萬石俱查原編正項

輸無訛

卷之三

五十四

銀內坐定扣買各府逼近小灘水路可通槩令自行顧覓小舟徑解津門轉運不必又兌運弁多經一手致滋需索號延之弊再不足者查有漕米餘耗屯田糙白可得二萬而津門亦自買米八萬價聽戶部給發以上三項共二十萬亦可以抵淮揚停買之數也此外尚該米十萬石仍照今歲發新餉銀八萬兩折解關門支放而百萬之米額完矣以關運料豆言之查天啓四年遼豆眞定河間二府

狗無疏草

卷之三

三十五

狗無疏草

卷之三

三十五

各買運豆十萬保定八萬屯撫高糧二萬天津自買八萬加以津倉舊豆二萬此四十萬石之原額也今天啓五年之豆又非原額可拘當以七十萬爲額矣馬匹旣增秣飼自倍揆情度勢萬難遽已除天津召買豆八萬屯撫高糧二萬俱照舊外其真定於原派十萬外量加三萬河間於原派十萬保定於原派八萬外各量加二萬尚少豆二十五萬檢查往牒前餉臣李長庚原派永鎮買豆二十萬

薊鎮買豆十萬霸州道屬買豆五萬密鎮買豆三萬卷案具存值茲遼餉緊急仍當倣而行之今年薊永一帶頗稱有秋卽買此非厲也臣前於議派草束疏內已經題請銀十萬分發薊永則今歲以內永鎮該買豆十萬薊鎮該買豆五萬接濟四年不足之數而五年額派難再求多永鎮止可買豆十萬薊鎮止可買豆五萬兩年合算其於先年派額恰相脗合若霸屬仍買豆五萬密鎮仍買豆

三萬斯不失原派之遺意也但薊永密三鎮皆可徑運關門而霸屬仍抵津轉運事體固微不同耳至於各屬料豆如果召買不前許以高糧代之止准十分之三不許過多尚少二萬容臣於各府積遺舊豆搜括補綴而七十萬之豆額亦完矣以鮮運糧料言之今歲鮮運二十萬石去歲毛帥自

請截漕十萬今歲部覆續截漕五萬補還借發關運之數其餘不敷臣委海運遊擊張性徵等赴登收買豆薊兌發海船找足則今歲仍應照例截漕十五萬以俟新運其登萊五萬卽着彼中州縣分認糴買仍候鮮運頭幫回空兌發完局糴本脚價俱聽部議給發既使拮据勿遣賠累此在登萊道府州縣所當同心戮力以餉異域而鼓敵愾者也夫有召買則有召買之糧價而糧價亦有當預計者天津斥鹵之地所需糧料率皆仰給隣境今值齊魯告饑商販裹足日來時估每米一石價至

一兩有奇每豆一石價至六錢有奇推而及於霸屬并真保等六府市值翔貴不卜可知大約米非每石一兩不可豆非每石六錢不可計買米十八萬豆四十八萬共該銀四十六萬八千兩如有雜項可動卽動雜項如果雜項不敷卽請部發而津門之糴本則皆仰給部帑總望蚤給用濟然眉東克向動新餉仍聽自爲銷算今歲報價尚在八九錢以上況值荒亂之後價尤騰沸斷非七錢可買亦宜定限一兩之內者也永平豆價今歲買運每石七錢爲率已有成例計豆十萬石約該銀七萬兩然薊鎮離關較遠而密鎮離關更遠難以律齊計薊鎮買豆五萬每石加銀二分該銀三萬六千兩密鎮買豆三萬每石加銀三分該銀二萬一千九百兩始可得其平耳登萊鮮運豆菽五萬每石以五錢計該銀二萬五千兩前項價銀悉令各道府呈詳臣爲各部請發勒令差官赴領而臣仍酌定其

時估綜覈其完欠催促其飛輓磨勘其實收如是而已矣價值雖定若各有司能委曲節省據實申報定行破格薦揚從優敘錄以爲憂
國急公之勸此又各屬召買糧價之數也有海運則有海運之腳價而腳價又有當預計者開餉一百七十萬內除折米十萬不用腳價又除薊永密三鎮料豆一十八萬自買自運抵關交卸外其在津發運者共一百四十二萬姑以抵關每石腳價二錢計算該銀二十八萬四千兩鮮運糧料在津兌發十五萬每石腳價四錢二分該銀六萬三千兩在登兌發五萬每石腳價一錢七分該銀八千五百兩其他開鮮二運尚有各官廩糧之費車腳葦席之費鮮運仍有買布之費共須雜用不下三四萬金舊例或取資新餉或待用輕齎亦當併爲給發者也此又開鮮發運腳價之數也總計津門東克與順廣大三府買米二

十八萬該銀二十八萬兩津門霸屬與真保
河三府買豆四十八萬該銀二十八萬五千
兩薊永密買豆一十八萬該銀一十二萬七
千九百兩登萊收買鮮糧五萬該銀二萬五
千兩通共召買價值銀七十三萬九百兩津
發關運腳價二十八萬四千兩津發鮮運腳
價六萬三千兩登發鮮運腳價八千五百兩
通共海運腳價銀三十五萬五千五百兩加
以廩糧車腳葦席等項約三四萬而剗造舟
船掛疏車

卷之三

三

楫之費不與焉通共該銀一百一十餘萬兩
嗟乎艱哉顧臣所司者轉運之事獨以當局
而供關鮮之呼臣所不能司者錢穀之權難
以越俎而代司農之責如截漕一事查天啓
元年三年津淮兩運俱會截至五十萬今除
帶運遼糧外通計關鮮二運所截纔三十五
萬遼警孔棘

五位宵旰需餉既多雖有金錢何地收買況其無
也臣極知太倉告匱然似不妨量行捐那以

爲軍興之助昔年京軍原有四十兩月支於
折色之例尚可踵習大冀剗破藩籬不必強
分畛域是臣所翹望於督倉者也關鮮二運
所用買價運價固屬不貲然臣因兵計糧因
馬計料因糧料而計買價運價未嘗先自處
於浮濫而待人爲澄汰者也臣極知計帑告
窘獨此關鮮二運似不得不以實應又不得
不以全應儻更專議裁節半屬虛懸持朝三
暮四之術作鏡花水月之觀其有濟乎必待

卷之三

十

馬瘠士痛而後諉咎焉卽齋粉微臣奚裨也
是臣所仰丐於主計者也若召買多擾於民
聞而調停實繇於司牧要在公平貿易使民
各有寧宇刻限解納俾官獲藉轉輸斯兩利
之道耳今或強買不依市值賒借竟成空費
則窮簷無控而虐民公移束之高閣督催凌
如充耳則軍需靡資而病

國爲虐爲病無一而可在良有司必不其然
功令具存誰能曲貸是臣所申飭於承買州縣

若也登萊糴買鮮糧不過資其一臂之力令歲委官赴彼有司多不照管泰越相視甚且而從背違出示過糴明歲容臣將銀徑發該府轉發近海州縣責成收買卽津門亦不必更議差官矣如再漫不經心臣惟執白簡以繩其後耳是又臣所告誠於登萊郡邑者也微臣郵緯有心雨粟無策當茲兵馬愈增而糧料益少轉運滋多而維日不足真如身坐漏舟之中燒屋之下諸所條畫嘔血披肝

餉撫跪

卷之三

全

明明在上濟濟在

朝儻念區區額

請非臣一身一家之事無靳引手比於救焚拯溺披髮纓冠之誼豈直微臣獲免於戾將軍國實受其賜矣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接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具疏以

請伏祈

聖明軫念軍需重務

勅下戶部亟爲覆議應截漕糧照數截留入倉以

備春運應撥臨德倉米行令該倉查明州縣確數依期派運應於天津蘄永密霸及眞保河順廣大六府與東兗登萊四府收買米豆有正項雜項新餉者照數扣留支用無則速爲找給或准動支舊餉亦可通融銷算仍冀天誥叮嚀昭示中外咸知巖塞危急原非得已之役務令彼此同心委曲共濟併行各該撫按協力督催俾各有司竭蹶趨事無違程限若夫關鮮腳價卽不敢取辦一時亦須約略太

請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九月十七日具

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覆

開兵進取芻料關乏疏

題爲開兵進取芻料關乏懇速發價買運以濟
恢復大計事案查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該臣
會同巡餉御史題爲酌定本年冬春開門馬
匹草束數目并議加增料豆祈
勅乘時發銀以便料理買運事內請

勅下戶部亟將本年分召買草束三百萬價銀
十六萬八千兩刻期速發以爲召買之用
又再發銀一十萬兩轉給薊永二鎮收買
節錄疏草
參之三
十四
增料豆接濟乏絕等因續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臣靜聽

題覆間續於九月內准

欽命督師少傅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孫承宗咨爲豫儲糧料以濟緩急事
內開據山海鎮總兵官馬世龍呈照得關門
兵馬雲集所需芻糗爲數不貲乃糧料發自
天津運之海上草束坐派附近州縣買運赴
關必須備之平時方可用之倉卒今時已秋

半海水尚平乘風鼓柁截運無難民間刈獲
在時草束收買尤易政宜趁時買運以需冬
春之用若再遲延轉徙交冬海風日硬海運
難行再或草束派買後時轉運愈遲愈誤以
致軍兵枵腹忍餓馬騾骨立餓斃

廟堂賢安家重價募調兵丁招買馬匹終以無資
贍餉瘦損病死致

帑金空付一擲精銳盡爲銷磨遇有緩急將何
恃乎本鎮職司戎馬不得不急爲先事之備

餉撫疏直

卷之三

全

業已將見在軍兵馬騾總計月該糧料草數
通行約算以至明春酌派遠運庶預備自可
按時給發而臨用不致匱乏之處然此特就
見在月給之數而言當此時有期或奴虜西
向則師行糧從儲備更宜倍之須蚤爲計處
毋致臨渴掘井日前急著吳踰於此據此該
本閩部看得遵餉本折開分別鎮積漸以來
遂使開門獨常多費之名却偏受不支之患
卽如糧料額數去冬未得給足入春以來痛

心疾首目今爲急之計貴衙門業已悉殫心
力大爲籌畫據該鎮計算冬春所需似必不
可緩者所望及時預備運糧買草亟爲定計
庶儲蓄先周於平日取給不置於臨時大兵
一動更有急需多方曲計百借前籌領應於
該鎮揭開關門內外兵馬按日酌量糧草數

目一併備開客會煩爲查照速行撥備施行
計開五部各營并芝蔴灣兵丁一十萬五千
八百三十五名每名每月該米五斗本年十

餉撫疏草

卷之三

全

月起至次年三月止計六箇月共該米三十
一萬七千五百五十石奉調未到關兵丁二萬
五百四十名每名每月該米五斗本年十月
起至次年三月止計六箇月共該米六萬一
千六百二十石以上共該米三十七萬九千
一百二十五石開外見在馬騾一萬五百八
十匹頭關內見在馬騾二萬七千四百八十
匹頭每匹每月該料一石二十草三十束本
年十月起至次年三月止計六箇月共該料

豆二十七萬四千三十二石該草六百八十五萬八百束奉調未到關門馬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匹應買補馬騾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八匹每匹每月該料一石二斗草三十束應買補駝五百八十隻每隻每月該料二石四斗草六十束本年十月起至次年三月止計六箇月共該料豆二十三萬八千九百六十八石該草五百九十七萬四千二百束以上共該料豆五十一萬三千石該草一千二百八十二萬五千束又准巡撫遼東山海等處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喻安性咨據山石道呈准平遼將軍馬鎮守手本亦爲前事該本道看得遼東糧料草束已經本道議申特未及新增及新調之馬今馬總鎮議請前項兵馬糧料草束約定總數移會前來相應請發以備急需總之寧有餘勿不足有餘可省下年之運不足便貽近日之憂祈本院轉咨天津照依議定兵馬糧料草束數目作速

運發關門以備冬春急用緣繇到院據此該本院看得關門十萬之師不懼強胡勁敵獨憂糧餉芻蕘望救津門奚啻霖雨今據鎮道扣日而算自十月起至三月止共該米三十萬九千一百石料五十一萬五千石草一千二百八十二萬五千束此半歲士馬之需關門十萬生靈之命儻不及時運發轉眼風寒海船守凍六軍惟有枵腹待斃而已焉望其衝鋒禦敵戡寧多備以省來歲之輸毋誦額而貽目前之患儻師行有期猶當倍儲以壯軍威者也既經該道具呈前來相應亟催煩請即將前項應海運糧料及時催督星火趲運應陸運草束趁今收買作速轉輸務足冬春之用毋致庚癸之呼造福危疆勿淺鮮矣又准關撫咨爲議買草束事據山石道呈關門兵馬屯集需草甚急放青之月已過青只秋末冬初十一月初日便發借而支草矣每馬每日一束四五萬馬將每日四

萬束即關外折色關內本色半本半折亦每
日二三萬束非冬前運積何以備一歲之用
乎千方百計欲買無銀有銀難買者此馬也
數月無草便可委之溝中而戢翼斂毒之奴
乘我弱糧之不繼而逞邊事其殆矣封疆安
危繫於兵馬兵馬強弱懸於糧草故買草一
事又當與餉銀並重豈僅者也到院據此爲
照會鋒營關全資馬方所口草束關門原無
儲發放遺案已過期不日橫槽將何支給况
一歲之用又在今冬石非預買安克有濟合
咨前去煩將前項草束作速議買施行等因
俱移咨到臣准此該臣查得先該臣於本年
五月內因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題
請再酌原派糧料額數嗣准部覆謂關門見
在馬騾三萬即以三萬爲額每月止於給豆
九斗至放青月每日應減支一升一馬一歲
合算該支豆九石以三萬匹計之共該支料
二十七萬石則四十萬之豆不尚餘才三萬

乎縱然調買足於四萬而捐此十三萬以供
之亦尚有餘若云每匹必支一石二斗至放
青月該減支九斗原非邊關定例似難責以
必應等因臣已通行關門司道共爲遵守今
據道鎮所議放青之月月支九斗冬春之月
月支一石二斗似與部議不合該臣復行文
於山石道查議大都謂渝關係
京師門戶恢復係寰海安危忝司督餉所不嘔
心瀝膽以從事者非夫也惟是糧料匱竭既
難無米之炊海運將停豈能不脛而走近聞
關兵共十四萬加以續截糧米所欠不多猶
有折色可以接濟關馬共六七萬比舊頓增
一倍約計料豆所費不貲令人扼腕無措手
處又前部議馬料止支九斗而今冬春欲支
一石二斗每馬增出三斗爲數甚夥不如仍
守九斗之額以圖接濟並一切糧料草束事
宜仍爲從長酌議去後續於十月初旬據山
石道呈查得九邊之馬俱二十五作價今

餉無疏立

米之王

本一

山海馬俱十八兩蓋揀買最壯而大者日非四升斷不可以飽而諸同事且欲長年支放本道櫻衆論而給九斗於放青之月況時方用兵正未敢議也兵馬到關日多無所不仰給其可爲之較繁簡量緩急必就其緩且簡以求易應蓋時勢已至如此所以卹天下之物方耳今但求得如春間所議米九千二萬一千石豆五十萬四千石便可強不足爲足何者兵馬卽不止於千一萬而關外之屯亦薄收可以供其乏再則米不足而折放一二月斛給四錢尚可行者如更歎於所議之數則本道不知矣若飼馬之料豆必不可省茲出塞往還千里凡臆壯之馬遂耐乘其失養者皆鞭策不起夫減一養失一馬也失一馬累一軍也今冬攢槽餵養務期必壯以爲來春計揆地方之物力派二萬之馬於關內自十月以至三月應用草三百萬束料十四萬四千石斷不可少此本道之性命而飲食諾

宗社

封疆

之福

而申

外所

無此便不可以爲生惟蚤圖之而關外五萬馬之折支亦不得緩而瘠之也行營至十三站顯人馳報總之事求其豫物不厭多皆與諸將帥議定而行非敢草草又准關撫咨照得大兵已至錦州意在相機進取惟是糧餉缺乏料豆爲最矧今海運時日有限陸輓接濟宜先兵行糧從關係甚鉅合咨前去煩請軫念糧料乃十萬士馬生死所關將海運起發者速請督催各州縣分派召買者星火續運以續六軍之命等因復咨到臣爲照關門馬兵秣馬以圖恢復之舉此宗社封疆之福而申外所爲蒿目以須者也顧惟鋒陷陣須賴戰馬而宿飽騰驤尤資芻料關門戰馬春月曾以三萬計而今且增至六七萬矣關運料豆原議止於四十萬今據山海鎮道所計則冬春半歲已該豆五十餘萬矣部議每月支豆九斗放青仍減三斗今則夏秋既支九斗冬春且支一石二斗矣草束合

本折而算共該一千二百八十二萬五千束折色可以隨餉支給而本色又非倉卒可辦矣臣前議於額豆四十萬石外再請銀十萬兩於薊永收買料豆以備置餉之用又於關外馬草支給折色外再請銀十六萬八千兩於薊永買運草束以飼關內之馬蓋往復參酌揆時度勢萬不得已而出於此在關門方意存乎見少卽微臣尤慮切於愆期不意值部印之塵封致啓事之高閣在華月餘尚無成議居諸虛度買運無期可爲慮者此矣轉盼仲冬卽索草於臣臣何以應兼料豆告匱而索豆於臣臣又何以應乎關門兵馬鱗集方在進取急需料草以備馳驅與尋常守禦者大是不同此關撫與山石道身在行間心憂士馬而惓惓以料草爲言者也近見兵部具題各邊兵馬亦且絡繹前來俱視關門爲駐足地當長途困憊之餘值逆旅荒涼之

際冬月水冷草枯既芻牧之難求春月伏歷

懸槽將捷伐之何賴微臣旬月以來望眼欲穿觸藩無計將問之津門乎津門之腳價取給於淮揚者尚有數萬之拖欠船戶嗷嗷索二運三運腳價尚不可得安所得銀而買之將問之關門乎客冬草價不敷那借關門帑金撫金共四萬兩原擬請銀抵補逮後容請未獲題

請未覆閣部道廳屢次移文催討臣實有覲面目訾之貧窶之家通債不償則人無復稱貸者矣又安所得銀而買之是則薊永之草價豆價雖欲不亟呼號於內部不可得也今大司農業已入部題覆當在旦晚但所請之草價豆價似不得不爲亟發又似不得不爲全發者也發之不亟則西成漸遠價值必至於騰湧發之不全則召買有限戎馬坐見其虺虺目今大兵深入威武奮揚業已戍守錦州進防右屯哨探精兵漸出廣寧而東竊計奴酋狙伏日久聞此聲息冬春之間我師與奴必

有一遇成敗利鈍所係不小爲臣子者其何辭於披髮纓冠之誼而不速供芻料以自比於同舟共濟爲也再惟今歲關運原以糧米八十萬料豆四十萬共一百二十萬爲額今臣督率司道極力搜括業運足一百二十萬而米若豆又多運二三萬以備失風掛欠之數於是臣之筋力竭矣萬一糧米不足則有東充米價可支折色見在差官守催提解獨念料豆多寡懸殊卽有開外屯種所儲幾何况關內又無所有也則豆價之十萬取數甚狹裁節已夥政惴惴憂不給耳馬草往年召買動至五六百萬今臣減之僅止於三百萬馬愈多而草愈少良以關外支放折色已有成例而旣責其買豆則當減其買草委無浮額之可刪亦非時日之可俟者也此外則明歲糧料乘時收買亦有當爲蚤計而預圖者矣若云新餉一時不敷供億則臣竊有說焉今從他鎮抽調來者彼中士馬固自有應

得之糧料與夫原設之草價也抽調之初彼中未遽募補或移彼以與此不妨暫扣舊餉一二十萬以應目前草料之需前巡餉臺臣疏云有應調之兵便有原有之糧料蓋已見及此矣不責各邊之解入而但縮內部之解出卽云原餉微薄不比關門優厚然當如洗之日錙銖亦當計算安見纖毫之無補於關門也尤願主計者之詳議之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接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以請伏祈

聖明深念關門方議進取芻料需用不啻然眉關係甚重時刻難緩仰藉

天語叮嚀內部查照原題刻限如數給發以便收買料草接濟軍興庶幾戰馬無敵功可奏而臣等亦得藉以逭於戾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天啓四年十月十一日具

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關門急需芻料原題價銀着該部卽與給發

附戶部覆前三疏

戶部

題爲海內困窮已極東西需餉正殷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

沛發帑金以濟然眉以救危疆事專理新餉山東

清吏司案呈天啓四年十月初十日奉本部

餉撫疏章

卷之三

卷之三

餉撫疏章

卷之三

卷之三

送戶科抄出本部尚書李宗延等題前事等

因十月初六日奉

聖旨理財卿部職掌帑金給發已多卿素急公兼

有心計一切清覈兵餉劑量通融還與兵部及

該科從長議處不得祇以請帑塞責致誤軍需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案查先該

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

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

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省直巡按監察

御史林有臺題爲酌定本年冬春關門馬匹

草束數目并議加增料豆祈

勅乘時發銀以便料理買運事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二臣題爲預計天

啓五年關鮮二運糧料實數懇祈

勅行覆議以便先期料理事九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具覆欽此又該督餉二臣題爲

關兵進取芻料缺乏懇速發價買運以濟恢

復大計事十月十八日奉

餉撫疏章

卷之三

卷之三

聖旨關門急需芻料原題價銀着該部卽與給發

欽此照得樞輔增兵增馬意在大舉先期儲備

軍糧馬草料豆此固時勢之不容已者餉臣

一疏再疏又再疏請要新餉預買草豆臣計

此項錢糧舊額尚且不足新增從何出辦樞

輔索之津撫津撫索之臣部臣部不得已先

行劄新庫那湊一十萬兩趁時召買毋誤軍

需外備細查得督臣疏開要米一百萬石料

豆七十萬石馬草並乾折共約費銀二百一

十餘萬臣執四年分舊數比對五年分新數實多銀七十萬是銀也上不得於

帑下不得於民敬遵

明旨於本月十六日會同兵部尚書趙彥戶科都給事中許宗禮左給事中沈應時兵科都給事中羅尚忠新舊督餉御史林有臺王祚昌巡倉御史楊建烈職方司郎中方孔炤齊集中府共相商確臣部檢查舊案應有鳳陽漕米蘇松存花二項舊欠遣官嚴追可以濟用

撫院疏

卷之三

上

情願認銀二十萬兩又議得登天津軍餉各減一半應得銀一十五萬是在兵部裁酌以上二款共銀三十五萬催解津門以爲米豆草束脚價之費其餘三十五萬聽關外地田所收籽粒並嚴查虛冒軍改馬倒小月扣除之銀通融支用如果東征大舉續請兵餉斷不敢有誤軍機也再查撫院疏議粟米每石價銀一兩今議每石照舊止給七錢疏開黑豆每石價銀六錢今議每石照舊止給五

撫院疏

卷之三

上

錢尚有地撫院本年米豆未報的數須通俟報完類算其東充舊例派買二十萬石疏議止派十萬石臨德代出十萬石今查臨德倉無餘米尚要照舊買補以抵浙江南直災折之數仍令東充照舊買二十萬石疏議要增四年分豆價十萬查前項新增買豆從十一月起則今冬所發便可支用不必另增十萬者也疏又稱鮮運二十萬於漕糧截十五萬登萊買五萬今議漕糧照舊止可截十萬

餉撫疏草

卷之三

臣

故而但聞揚及之損壞米豆之池。草束之減數虛收往往不相照管臣部雖有管劉之計亦焉能爲無米之炊哉今關外之馬堪充戰陣者固不容減而關內之備防守者可不必二萬則在當事撫道之斟酌之也坐守人馬支草既不無冒破而放青月分仍支四分則亦望當事撫道之議處之耳倘得軫念臣部措處之艱大家從頭節省俾得如常額之供則亦何致紛紛會議爲此日增月益之計哉如係照常戍守則所增之餉還當裁留以示中外節省之意此尤臣部所望於撫道諸臣也既經題

請奉有屢

旨相應酌覆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兵部裁兵奏餉十五萬臣部差官守催舊欠二十萬總督倉場照舊截漕三十萬督餉部院於山東北直各地方照數派買米豆草束其應用價值除各該地方新餉留

用外其餘聽臣部奏發施行等因天啓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戶部尚書李宗延等會題二十五日奉聖旨是

截漕賈戾束躬待罪疏

題爲微臣截漕賈戾謹束躬待罪祈

賜罷斥事先是本年七月內臣因開運糧額不敷

題爲運務方殷津糧告匱等事內

請截漕十五萬石以抵東兗逋欠之糧以補鮮運

借貸之數候

命兼旬始荷部覆止

准截漕五萬而臣先是因海船久候時不可失已

預截漕糧十萬石發運行矣比見邸報脚腳

餉撫疏直

卷之三

頁三

臣

無計額內者既不可短已運者又不可還於

是又具題爲運額不敷權宜截漕等事內稱

如以開餉緊急徑准作正開銷也惟

命如以太倉殫匱扣算津門今冬帶運到截之數

也亦惟

命如亮臣之計無復之而俯及

也惟

命如以臣爲專擅截漕而重加譴責也亦惟

命蓋臣拊躬循省尤之少而截之多夫亦自知罪

也或扣算而或開銷未敢以臆決也近見倉

場督臣有疏極論改折截漕之非內部

疏評駁續截五萬之糧莫不交口責備於臣

并及贊司飭道而又勒令運官仍將後截五

萬起運赴京不則以違

旨叅提追補臣乃踟躕飲冰無地自容惟有仰

聖明亟求罷斥而已矣惟是關鮮待哺之迫切

明旨責成之森竦津倉空匱之情形旁觀或不盡

知微臣獨肩其苦敬披瀝於

聖明之前幸

餉撫疏草

卷之三

頁四

垂聽焉臣以菲才謬膺督餉

簡書甚重供億維繁查

勅書內有

勅內該載未盡者聽臣便宜區處之語又今年五

月初四日因登萊撫臣袁可立准平遼總兵

官毛文龍塘報奉有

聖諭傳於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

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

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

歸焉特諭欽此此解運之數舊歲止十二萬今

歲增至二十萬也又本年七月內樞相孫承

宗有兵政統於中樞開城當爲蚤計一疏奉

聖旨卿以廟算籌邊計畫自是周到其儲備糧料

着餉部速行料理一應捐助銀兩通解充用不

得別項開銷開門利害開天下安危樞計兩

及邊鎮各官着協力急公共佐封疆大計

觀望致誤軍需欽此此關運之數且從

百二十萬之外斷不宜縮於一百二十萬

內也

天語煌煌炳若日星凡在臣子莫不欽承况閣

兩地咸以同舟望臣又以大義責臣溺職

官臣實耻之無奈鮮運額該二十萬止有毛

帥自

請截漕十萬勢不得不那借開糧矣鮮運那借開

糧七萬七千三百餘石而開運又不可少

不得不求補內部矣然臣不以七萬

百

請而僅以五萬

請是明減去二萬七千三百餘石臣固未嘗掣

而索償也東兗召買二十萬原充開運但部

覆羅本定價止十四萬議用二府三年加派

銀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尚不敷

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兩八錢卽於四年

遼餉湊補夫東兗每米一石買價運價多近

一兩有過之者通以一兩計算則三年見徵

之銀止可買米十二萬有奇其餘無可措手

俱待給

收抵冬始報完者也兼以天道亢旱爲災東

撫疏

請蠲賑官民藉口不無觀望稽遲之繇實坐於此

臣非不欲以白簡從事然舊例終參罰未

有本年之糧至七八月卽行

未至海運難稽臣復具疏截漕方計畫無復

之耳臣疏原云東兗未到之糧卽以十萬作

明年應派數而於明年減派十萬蓋以四年

新餉今已預支明歲雖有五年新餉必不能
買足二十萬之數而運事更誤矣姑借截漕
一着稍爲通融以寬物力而便新運斯臣區
區本懷也非厚桑梓而緩催科也又臣前五
月內有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一疏
亦

請截漕部覆不允然覆疏內明稱若夫大舉有期
調兵雲集糧料果不足用計秋冬之際漕運
方至此時量截數萬以濟緩急未爲不可第
不得預定其數今後來孰爲成例乎今大兵
出塞抽調亦集則截漕數萬固內訛之所素
許而非臣之輒爲開端也臣前有

請截之疏後有

請罪之疏一片癡心熟腸納爲

國家封疆起見此可矢之天日質之公論而無
媿者而今謂臣爲擅截邀截譏臣爲越俎漕
政且云視太倉爲虛器視京軍爲虛籍漕糧
止供津門之用夫截漕豈爲津門用哉置論

開不日而直云津門用之良可異也夫渝關
之與

京師一爲門庭一爲堂奧有內外而無輕重者
也聚十數萬之師於渝關而使有絕糧枵腹
之虞涇原之禍可爲殷鑒此等利害又將誰
爲擔任也儲果重內輕外則精銳利器

京師之捍衛也今何輦負以給關門俵解罔馬
京師之上駟也今何絡繹以應關門乃獨於漕
米而靳之曰此京軍之儲非關門之用而緩
急不得相通也然與否也加派新餉竭四海
九州之供貯之

京師初關門僅月支十五萬近且加增至二十
三四萬而轉輸如故豈非兵馬旣增而兵餉
亦當增耶豈其折色可加而本色獨不當加
耶倉場督臣之言曰七八月間津門糧料之
價尚平不圖召買而一意截漕臣所未解夫
有召買則有糴本試問內部曾給臣召買糴
本否也內部以關運腳價在於淮揚三四年

新餉兌給淮安積疲之郡新餉從來不能全完府官制職住俸疊疊見告津門運價迄今尚逾數萬內部又以鮮運腳價在於山東二年新餉兌給近據該布政司即稱俱係萬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節年拖欠減派之數見在催徵尚逾二萬餘兩其關鮮船戶積欠下腳至四五萬而又那借津撫項下軍需萬金差官往來淮揚山東之間幾於舌敝額禿而卒不可得夫運務之難久矣一切匱乏窘

糧餉

卷之三

言九

迫之狀屢疏額陳迄無有寓目者漕糧五萬纔捐太倉百分之一二何督過之深也疾呼不應孤掌獨拍一腔憂苦無可告語此臣之所以拊心而興悼顧影而自憐者也至於浙撫議留帶買遼米六萬臣初亦不以爲是但讀該撫告災之章真有爲民痛哭之狀而又先右輔臣災疏亦極迫切久奉

明旨況經科抄以爲數僅六萬亦不甚多姑令暫折一年臣誠不便獨爲岸異且該撫疏至時

漕船已行帶運無從故以題覆之權聽之內部今內部照舊索米實獲我心臣當拜賜不暇然須勒令該省於三月內抵津始獲實濟若再延緩恐又愆運期矣目今五年糧料政在酌議續截五萬卽當如倉場督臣所言在於續到帶運之內按數補還臣之初疏原有此說但所慮者明歲運額不敷臣終不能神運鬼輸又煩內部區處耳夫倉臣之在倉言倉猶徵臣之在餉言餉也倉臣惟恐京軍之不贍餉臣惟慮關鮮之不足設身而處易地皆然政不煩深訝者也至大司農則合京邊通內外以成其大豈關鮮缺餉獨不軫於衷而繫於慮乎前曾

餉撫

卷之三

言九

請令九卿科道會議本色事宜臣實蒿目以隄尤望特擴昭曠之觀者也如必欲治專擅截漕之罪先須及臣勿累司道運官蓋費司餉道之截漕俱聽臣爲政者也運官之截漕於津原由意思之外臣實使之非有營謀鑽刺於

議卿奏甚明著安心任事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其間也臣爲鬚眉男子果有罪過固當自作
自受而敢諉咎他人乎臣循便宜區處之
勅書遵關鮮接濟之

明旨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但令運額粗完無委
君命於草莽卽加以大譴大呵臣當欣然領受無
怨尤矣所願

皇上亟行罷斥微臣削其職銜以爲專擅截漕之

戒昔淮徐道臣袁應泰動支漕折以賑饑荒

維時計臣以爲不然而後亦卒無非之者顧

曾撫範章

宋之至

車

不知轉餉渝關亦可比於賑荒否也儻

皇上不亟罷臣臣以德薄言輕之人舉足搖手便

有窒礙明歲運務必不能辦徒誤

皇上封疆大事耳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爲此具

本謹題請

吉

天啓四年十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截漕事屬權宜部題總爲國計還着從長酌

卷之四

汜糧變價備陳顥未疏

掛議將領蚤賜處分疏 附兵部覆

四年關運事竣奏報疏

四年鮮運事竣奏報疏 附兵部覆

真保河召買事竣奏繳疏

東亮召買事竣奏繳疏

淮揚召買運脚完欠奏繳疏 附戶部覆

御批通志目錄

欲查運道備賑籌賑等因奉旨著該部知道欽此

汜糧變價備陳顥未疏

題為汜糧久經查叅變價各有歸宿謹備陳顥

未以祈

聖鑒以聽處分事憶前八月下旬臣於邸報見戶

部一疏題為關運糧米太耗監督司官宜設

事內稱准遼東巡撫喻安性咨據專理新餉

本部員外郎唐登備揭目今措處計窮點金

御批通志目錄

卷之四

無術苟有涓埃可裨高深如秦王島壞米壞

豆棄置如遺昨該前任郭主事條議搭放軍

餉放過一萬餘石因三軍不願旋即止之迄

今又半年矣查在版圖者尚有十七萬石風

吹日晒管糧委官蠶食其中將來究歸烏有

不若出示令居民羅買薄收其值可得萬餘

金以補不足亦可轉無用為有用猶愈於虎

沙而棄之等因具揭到院移咨到部臣等據

開撫所咨本關退爛米豆尚有十七萬石嗟

夫此米豆也百姓口腹之所那有司鼓枹之所得津撫梯航之所運臣部督檄之所催不知費幾許心力而棄如泥沙比於糞土籌國者寧能忍乎臣實痛心於此合各關撫嚴查究報要見何官收受何爲沔爛姑免罪謫必令賠補如數而後將來有懲糧餉不致狼戾也題奉

欽依移咨開撫查究并各到臣竊詳臣部疏中之意似以沔爛米豆爲近日新事竊意該而異之亟請查究自是急公憂

國之心但查此項糧料自天啓元年秋月開門宿師已有收卸至天啓二年春月遼西既倍運改開門輪輓殷繁士馬鮮少適值五六月連雨爲災五十餘日不休以致秦島糧料蓋藏未備中多沔爛徹臣濫竽督餉履任實在本年五月下旬一切米豆俱皆前此所轉運也臣於天啓三年七月內已經查奏題爲

此葉清華配補

開門連雨爲災秦島積豆多沔謹據實奏

聞并議積貯資成接濟事宜以資軍需事奉

旨下部該前任戶部尚書陳大道具覆將原任海

運同知今陞永平府知府徐廷松罰五月俸

其餘各糧建國等官分別戒飭問罪有差原

疏只在成案可稽逮天啓三年春月以後開

部懸禁開門船戶有在秦島卸糧者處以極

刑於是糧料俱赴南海口交卸并無顆粒貯

秦王島至今四年開外關內共設三管糧廳

餉撫疏章分投料理絕無沔爛開門人能口之其南海

口收糧處所該臣題

請建廠委開內道僉事劉詔督理其事兩年以來

共建新廠八十一間連舊廠五十間共一百

三十一間外有官廳一十六間足充積貯之

用臣乃具述顛末咨覆戶部續得戶部手書

前部覆疏實不及知該司亦未之言等因到

臣又准開撫移咨於臣內稱准戶部咨前事爲照淪開添設司官一員監督草米本色事

有專責豈非美舉同事者有不同心惟是此議因本院所言秦王島之滬爛米豆有感而發也然本院所言者往事耳今昔時勢大有所不同者何則該島之米豆天啓二年以前貯備關東之用不意河西既沒士馬空濱關門設備未全糧料積貯未散兼以霍雨連綿倉囤原無預建上浸下蒸紅腐藏此之故當時經手各官俱經督餉部院叅題罰治無容再究今者馬無宿飽士乏餘糧縱有本色朝收夕放卽以後運到備冬之餉南海等處俱建倉厥秦王島不貯一粒非若向時露積而離商羊之患也既無他虞餉司一員稽督綽綽乎有餘力若曰本折難兼衣冠各典則衙宇買之民居一應公費與夫各項工食鄰近有司既難重賦以困災黎不過取資新餉當此匱乏之秋恐增一官不若省一餉之爲便也移咨內部并咨到臣似此則滬糧之事內部聞撫俱已了然於心但邸報一傳其何能家

增而戶曉近見倉場督臣及巡倉御史俱有疏言之矣且謂所截漕糧至今尚無倉厥露積委棄盡成塵土似真以爲近日新事矣果爾異時再以關餉爲言誰肯留心接濟而臣之罪大矣臣若不一言暴白其事是絕三軍粒食之原而貽封疆莫大之憂臣實召之戾也懇祈聖明卽行閣部關撫覆核具奏島糧滬爛爲舊爲新則臣之心跡可明而餉運一事庶不貽誤於畫餅矣至於島糧細數變價梗槩亦有可得而言之先是臣行永平府盤量銷算查得秦王島總委李守義小委吳道興等共原收米豆七十三萬七千四百二十一石三千五升七合共支放過米豆五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四升二合八勺實在米豆一十九萬七千一百九十二石三斗一升四合九勺內實在米六萬二百五十三石三斗五升九合三勺盤過好米一千九百七十七石四斗二升

五合半壞米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石三斗
一升三合九勺金壞米三萬三千五十二石
六升七合盤少米二千四百四十石五斗五
升一合實在豆一十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三
石九斗五升五合六勺盤過好豆五千五百
五十五石五斗五合半壞豆二萬八千八百
二十三石二斗四升六合九勺全壞豆一十
萬一千九百七十六石八斗盤少豆四百三
十八石三斗九升五合議將未壞者給軍半
壞者搭放盤少者押追其全壞米豆責令各
委照數變賣每石作價八分具報到臣臣隨
批允如議去後嗣是全好米豆俱已照數給
軍至天啓四年二月內山海管餉主事郭竹
徵又檢出堪用豆以一萬石轉運關外以三
千石會馬總兵坐營支放其不堪搭放者仍
行變價間至天啓四年七月內據海運同知
王應豫交盤文冊內開天啓四年五月終止
泰王島糧料除陸續支放外見在壞米五萬

七千二百九十八石一斗九升一合二勺壞
豆九萬八百七十六石七斗九升一合二勺
二項共計實在泥爛米豆一十四萬八千一
百七十四石九斗八升二合一勺其變賣爛
糧查永平府共變賣過二萬六千七百九十
石九斗一升每石價銀八分共變價銀二千
一百四十三兩二錢八分內已完銀一千七
百九十五兩二錢七分三釐未完銀三百四
十八兩七錢九分今差役守催山海餉司郭圭
事稟給舖商小米二百石老米二百石每石
變價二錢高糧二百石壞豆四百石每石變
價八分共變價銀一百二十八兩見貯司庫
又督餉道因開門難變令回空船戶帶回津
門一次爛豆一萬九百三十石每石變價五
分共變價銀五百四十六兩五錢一次爛豆
三萬六千一百一十六石五斗三升每石變
價五分共變價銀一千八百五兩八錢二分
六釐五毫業經移會贊司照數扣完在庫以

上變價通共已完實在銀四千二百七十五

兩五錢九分九釐五毫臣俱行永平府分發

所屬州縣收買新豆見在轉運關門未完米

豆尚該九萬三千三百三十八石四斗五升

二合四勺仍行該府勤限變賣儘亦所稱化

無用爲有用者乎此則浥爛米豆之始未變

價支銷之實數也蓋

國家值三空四盡之時則節當宜先而糧料當

梯山航海之餘則暴殄荒戒臣雖並司轉運

而積貯要未敢不留心前雖因災浥糧而稽

查實未嘗不盡力知我罪我亦聽之矣統祈

勅下該部一體查議上

請施行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覽奏浥糧變價事甚明不必覆核以後錢糧

相關事各部備照不致參差該部知道

掛議將領蚤賜處分疏

題爲掛議將領展布實難懇祈

聖明蚤賜處分以重壁壘事竊惟三軍之命懸於

一將故詩稱矯矯書美桓桓惟奮勇先登者

稱焉若臨敵而縮朒怯死而偷生此報給之

所共醜而司馬法之所不貸也津門新營將

領寥寥纔三四人有正兵管遊擊周義者原

隸前任撫臣簡用在津二年矣以彼訓練新

兵出戍薊門亦頗効有勤勞未聞過舉惟是

遼陽廣寧之變本將身在行間先後俱獲危

全以歸踪跡微賡論者猜焉近日職方郎方

孔炤指斥迺將一疏其於周義實多彈射雖

據本將具揭控辯嗷嗷有辭要亦僅抱獨知

之契者耳臣與前任撫臣固均不能保其往

也嗣奉

聖旨王威并侯世祿等見在邊鎮且各有奏薦卻

着照舊策勵供職欽此續見樞輔邊事一疏復

奉

聖旨近兵部司官追案各將中多見任邊鎮姑置
不問卿不時誠諭策勵圖功不得推諉欽此爲
照

明旨昭示炳若日星中雖不及周義而周義似在
策勵供職之內於以惜將材而重封疆

聖慮至爲深遠但念都着照舊之

旨爲各有奏薦耳第一經指摘後恐奏薦不可再
微矣姑置不問之

旨爲見在邊鎮耳第津門稍稱內地又恐不得比
會擬疏草

卷之四

十

擬諭關矣蓋以職方之白簡合之兵科之抄

參固已凜若秋霜森如斧鉞則雖曲貸於

聖明似覺難逃於公議矧恪遵於

聖旨之內而又細釋於

聖旨之外實已不惡而嚴不怒而威安可藉口於

寬政而視顏以就列爲也今若濡忍不夾留

滯津門則本將以負瑕蒙詬之身而懷垂翼

斷溝之懼既無功名之路誘掖於前將以暴

棄之心恣睢於後非囊橐是充則玩惕自阻

而津門終難冀其一臂力矣爲今之

二說一則聽令回衛以需諭定若果

原卽當長擯投閒之列可也一則改調

以禦奴氛徐俟功有可紀然後特開使

門可也總之總之一字實爲將帥膏肓之

而懲過一法尤爲今日對症之藥在

不便羈留本將在本將亦有不客低回冷門

者矣本將近經具呈請祈罷斥以謝人言

亦所稱自知之明者歟臣爲

餉撫疏草

卷之四

十一

國法計屈伸又爲封疆計利害誠不得不亟爲

聲言以速決本將之去就者也獨計津門新

集之師俱係四方烏合之衆則駕馭實難且

自三方布置以來津兵實爲關門後勁則後

發時有目今非得良將無可託重而恃力者

惟冀慎選廉勇以備敵愾折衝之用是在疆

筦大臣加之意耳臣謹會同總督蒞遠保定

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右侍郎

兼郎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用先直隸巡關

察御史吳之仁具疏以

請伏祈

勅下兵部再一酌議將正兵營遊擊周義或准令

回衛或調赴山海而尤速行推選良將以補

其缺庶幾

國法彰明人心震肅而津門壁壘亦無廢弛決

裂之虞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具

餉撫疏直

題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掛議將領展布實難懇祈

聖明蚤賜處分以重壁壘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兵科抄出督餉兼天津巡撫畢自嚴

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本月十二日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周義于遼陷四潰疏內

部叅行巡按究處正法復准天津撫臣查其

來歷云有袁經畧令箭給往登萊運糧雖經

昭雪未常不可使過而今撫臣首嚴

國法同聲助義爲地方計甚深既經題叅合候

命下將周義調山海關立功等因天啓四年十二

月十九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趙彥等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餉撫疏直

卷之四

四年關運事竣奏報疏

題爲四年關運事竣謹遵例

奏報并敘在事餉運文武官員以示激勸事竊照每歲關門海運事竣開具津運抵關實收糧料及漂損船糧數目臚列奏

開此相沿舊例也查天啓三年十月內該臣題爲預計天啓四年遼餉本折數目祈賜早爲設處以免臨期耽誤事續准部覆關運該米九十萬內截漕二十萬帶運遼糧三十萬東

餉撫疏草

卷之四

十四

兗召買二十萬楊州續到米五萬截漕帶運尖耗算米四萬四千三百石屯院原報二年屯米五千七百石又湊銀八萬兩發山海餉司照例每石作銀八錢折米十萬共成九十萬石及至正月部發銀八萬兩抵關後止以二萬兩與永平府買豆又以五千兩與關商鄭萬民買豆餘銀五萬五千兩未放米折俱作月餉支放訖逮於秋月東兗解米愆期該

臣具題奉

旨下部乃議止收本色十萬又以十萬折銀七萬

解關而以新截漕米補足其額實止本色米八十萬石此關門應運之米數也又該豆四十萬真定河間各派買十萬保定天津各派買八萬天津搜括舊豆二萬屯撫高糧二萬共成四十萬石此關門應運之豆數也及查天啓二年師聚關門海運僅抵關而止天啓三年漸進至前屯覺華等處爲數尚少一切實收俱繇山海海運廳出給天啓四年關外

餉撫疏草

卷之四

十五

兵馬屯聚多於關內而糧料之增損如之又據山石道兵備袁崇煥關內道兵傅劉詔詳議關內南海口委海運同知王應豫專管收放關外前屯中前中後地方委通判柯仲炯專管收放寧遠中右覺華地方委經歷管通判事金啓侖專管收放津門坐地分運運到糧料該廳查果堪用卽卸卸完卽出實收回空以便後運不必再取實收於關門海運廳以耽時日此關運新定之規制也目今時人

玄冬運艘俱停幸於事而竣矣據專理省直
遼餉兵備山東按察使錢士晉呈報天啓四
年津淮發運過糧料船隻數目文冊到臣該
臣覆查得天啓四年該專理遼餉道會同贊
理遼餉戶部河南司主事何意督同河間府
糧馬同知張懋德總理海運遊擊張性徵催
截漕帶運東兗揚州天津真保河等處
召買及屯撫高糧屯院屯米并舊存商豆守
凍掛欠等項共關內外三處糧料一百二十

御批疏直

卷之四

七

七

八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石九斗一升一合八
勺四抄一撮內撥赴南海口收卸者共發米
三十三萬七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二升四
合六勺四抄一撮已獲實收米三十一萬七
千二百九十石八斗九合七勺四抄一撮守
凍未獲實收米七千七百石掛欠米二千三
百二十九石三斗八升五合失風米一萬六
百三十四石一斗二升九合九勺共發豆藟
一十七萬五千二百一十四石九升一合九

御批疏直

卷之四

七

七

勺已獲實收豆藟一十六萬二千三百七十
八石六斗八升四合三勺守凍未獲實收豆
藟四千二百石掛欠豆藟四百六十二石七
斗九升五合失風豆藟八千一百七十二石
六斗一升二合六勺又交納天啓三年守凍
米一千四百四十三石五斗豆一千一百三
十石補納天啓三年掛欠米五百六十一石
二斗四升豆一百六十二石二斗俱經獲有
實收撥赴前屯中前後收卸者共發米一
十四萬二百七十一石三斗一合已獲實收
米一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五石一斗四升
二合掛欠米五百八十六石三斗八升九合
失風米五千二百五十九石七斗七升共發
豆藟五萬六千四百八十九石二斗二升六
合二勺已獲實收豆藟四萬七千一百四十
九石一斗七升七合一勺八抄守凍未獲實
收豆藟八千七百九十石四升九合二抄失
風豆藟五百五十石又交納天啓三年守凍

米一百七十九石五斗豆五百三十四石五斗補納天啓三年掛欠米七十石五斗一升俱經奏有實收撥赴寧遠中右堂華收卸者共發米三十六萬一千七百九十三石三斗五升四合三勺已獲實收米三十五萬三千七石一斗九升一合三勺守凍未獲實收米三千六百四十六石四斗三升三合掛欠米五百七十石二斗五升五合失風米四千五百六十九石四斗七升五合共發豆蕎麥二十萬一千二百三十五石四斗六升八勺已獲實收豆蕎一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三石九斗三升八勺守凍未獲實收豆蕎麥一萬九千二百七十八石五斗二升五合掛欠豆蕎一百四十二石失風豆蕎二千九百一石五合又交納天啓三年守凍米五千一石三斗五升豆六千二十九石九斗四升補納天啓三年掛欠米四百三石四斗一升三合豆一十五石俱經奏有實收總計關內外三處

共催發過新舊米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八石四斗九升二合九勺四抄一撮共已獲實收米八十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二石六斗五升六合四抄一撮共守凍未獲實收米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六石四斗三升三合共掛欠米三千四百八十六石二升九合共失風米二萬四百六十三石三斗七升四合九勺共催發過新舊豆蕎麥四十四萬八百一十石四斗一升八合九勺共已獲實收豆蕎麥十九萬六千三百一十三石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共守凍未獲實收豆蕎麥三萬一千二百六十八石五斗七升四合二抄共掛欠豆蕎六百四十七石九升五合共失風豆蕎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石六斗一升七合六勺以上糧料通共已獲實收者一百二十萬八千六百九十六石八升八合三勺二抄一撮守凍未獲實收者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五石七合二抄起卸掛欠者四千九十石八

斗二升四合遭風漂失者三萬二千八十六石九斗九升二合五勺此關門內外發運收卸糧料之實數也此外又有春月永平召買豆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九石八斗七升九合三勺六抄七撮天津總運遊擊張性徵在昌黎召買豆四千二百石關門商人鄭萬民召買豆五千石撫寧縣追完犯人郭貽遠補還泰島豆一千二百八十石三斗一升七合九勺俱取有南海口實收連前共實收豆麴四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三石六斗二升九合五勺四抄七撮此又就近召買以補海運豆數之不及者也又據山東布政司及東兗二府州縣共解到米折銀七萬兩原題欲令津門加脚價銀一萬而津門庫藏如洗無以應命姑以七萬之數查照關門見行事例每石給銀八錢計可作米八萬七千五百石連前共實收米八十九萬九千八百八十二石六斗五升六合四抄一撮此又折色抵米以補

海運米數之不及者也臣近巡歷關門與樞輔關撫司道各官從長商議以見在販國之米加以七萬米折支至明歲三月充然有餘惟計三國戰馬頭增尚自不敷臣近請銀十萬分發銅永州縣共買豆十五萬見在陸續領發給發召買若果有司加意軍需發運得法當亦不患料豆之闕乏也其津淮南北官船六千五百五十二隻節年失風未補船一百六十三隻今年鮮運并關門頭二三運失風漂損船五十一隻民船召募往來不常見在堪運一百二十五隻共計見在堪運官民船七百七十七隻其漂損官船原有朋扣銀兩堪以造補祇緣寶庫告匱前銀那用仍俟庫銀稍充再行給發刻造以補其額此又海運船隻之數也嗚呼關門疆宇日闢士馬日增所索糧料急於星火無奈米豆湊集甚難海運風波叵測臣實惴惴恐致匱乏有誤遽左恢

復大計今原議米八十萬豆四十萬共一百二十萬皆已溢於原額之外兼以海若効靈失風差少而又有東充之米折蘄永之召買以防其置或可免庚癸之呼矣總之上賴聖明之主持內緣計部之接濟俾臣藉手以追弱職之罪真如天之福封疆之幸也惟是共事司道府佐將領等官要皆夙夜拮据同心體國或在津發運或在關收支其勞誠不容泯敢因事竣而併敘焉在司屬則有原任天津營理邊餉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何意耿雪清祿輓霆巨手梯航縮郊圻命脉飽騰收安攘全功山海管餉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唐登儒握計風清持籌日暖十路獨繁一臂三軍共戴二天天津管餉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王若之亭亭氣骨燁燁才華餐霞吸露同清挾纊投醪共戴以上三臣在何意專理運務備極焦勞且當紛攘而酬應甚裕值提露而轉節多方任內節省餘銀計一千五十

兩抵充豆價之用尤所難及唐登儒處關門衝劇之地當錢穀匿誦之秋籌本折而折錙銖犁然曲當人咸誦德王若之品高操潔出納公平不可於任子中求之適因津門召買軍糧調停倍極苦心其於運務大有裨益所當亟爲薦揚均行紀錄優敘者也在道屬則有專理邊餉兼管淮糧兵備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錢士晉敏練截蛟一劍擔當駕海六螯看千艘鷁首齊飛羨萬寵寵貅宿飽此一臣者本矢天對日之念運排山倒海之才任怨任勞不茹不吐稽核而秋毫不爽轉輸則遊刃有餘才品超絕四年積瘁所當亟膺節鉞以旌異等以弘大用者也至寧前兵備道山東右叅政袁崇煥關內兵備道山東副使劉詔其於關門內外軍馬糧料綜覈經理安制綦節臣已薦於草束

奏繳疏中茲不再贅在府佐則有天津管糧河間府同知張懋德萬應胸有成算千箱功在

充邊節砥素絲度涵宿海管理山海海運永平府同知王應豫軍饑不啻已饑法立屹如山立拮据茶苦城社霜寒天津海防河間府同知胡芳桂提躬節凜凝冰應務才揮掣電津海福曜餉運慈航管理寧遠海運經歷管通判事金啓侖整頓重開草昧奔馳無間星霜軍士依天難民呼母心將領則有天津總理海運遊擊張性徵操履涵崖無染幹濟險阻弗辭籌酌盈虛功高飛輓以上府佐將領均與運事關切勞績懋著所當一體薦揚並爲紀錄優敘者也若押運出海各官非出身世胄則脫迹異途人頗龐雜職稱冗早中間亦有志向高明不役神於阿堵才識超軼能定計於萬全者今或歷運數年或顆粒無欠不可不量旌數人以勵其餘如天津海運原任巡檢王文達一葉凌波壯志五年裕塞成勞准津海運千總丁啓陽氣壯滄溟擊楫謀周戊巳垂勲天津海運千總蔡惟忠卯海駿

馬知途揚舠蛟龍避影淮津海運千總周應科指顧舳艫若織灌輸庚癸無呼凡皆運官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先是鮮運創開運官多拔其尤間爲加級優異而關運各委則曰等海耳鮮運道誠遼夏然關門一歲三運較朝鮮一歲一運者亦不相遠而竟岐而視之未免榮枯不均之歎臣故特爲拂拭一二稍憫其勞非喜於市恩也查臣原奉勅書內有年終將所屬文武等官分別舉劾之語年來司道府佐將領等官俱於鮮運奏繳疏中薦之但鮮運之事小而關運之事大鮮運之糧料少而關運之糧料多故臣今以關運之官還之關運纔分舊例鮮運疏中之半至於鮮運非真有事異域者不槩及也夫有舉則有劾但應劾者實難其人卽各運升歲終考察有不才者臣卽繩以朽楊驅逐出境不必辱白簡矣祇有新任管理兵糧河間府同知徐鈺青璫起家發劄伊始其二暨

侵尋深居簡出海運事煩終非其任近見巡
關御史有疏欲裁此官歸之糧廳其見甚卓
查兵糧廳初議原錄津門軍旅事殷責以綜
理而以餘力及運事耳目今津兵漸減卽一
廳之賢能亦可以完運務如徐鉞者當照巡
關御史條議裁併其缺聽令調理痊可赴部
改選不失故步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
途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會疏以
請伏祈

備疏直

卷之四

三十六

勅下戶部將前項海運糧料再一銷算內已獲實
收者聽在關門內外支放開銷守凍未獲實
收者勒令明歲春和速赴信地另取實收繳
報遭風漂失者准照新題近例俟各船戶造
船完日追扣腳價十分之六餘准開銷起卸
掛欠者在於船戶名下照例追補漂損船隻
仍俟錢糧有餘再行開造而尤於在事餉運
司道府佐將領等官分別紀錄優擢其鞫一
廳赴部改選庶人心說勸而關運疏通矣爲

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四年鮮運事竣奏報疏

題爲四年鮮運事竣謹遵例

奏報並敘在事効勞文武官員以彰激勵事案
照本年五月內該臣會同將餉御史林有臺
題爲海外望餉最殷

聖諭責成恭切恭報發過鮮運實數及開洋日期
以慰

聖明東顧事內稱天啓四年鮮運以二十萬爲額

據贊司餉道呈報挑選津淮官民船一百三

十六隻又差守備高登千總趙治本招募山

東濱州樂安一帶官民船九十一隻共得船

二百二十七隻俱堪鮮運即以毛帥差來催

糧都司王學易帶管經理鮮運諸路隨船渡

海沿途催送分明王德回討運船一百

隻爲前幫而以實校守備王文憲胡遠俞明

加衍守備張允昌統之仍以王文憲爲前幫

之首分四夷咸賓四幫運船一百二十七隻

爲後幫而以實援守備王成龍高登王應龍

劉九遠統之仍以王成龍爲後幫之首共計

發過前後八幫漕米一十四萬七千一百五

十六石二斗六升八合視稻米八千五十七

石五斗六升小麥七千四百三十一石五斗

屯撫屯田小麥五千八百三十二石二斗

千石屯院屯田小麥二千三百三十石又都司林

龍驤押江淮營沙船六隻帶裝侵米二千一

百石去冬開運興至登州守凍改充解運船

戶陳應祖等十船共裝漕米六千八百九十

九石一斗五升五合小麥一千石黑豆九百

二十石又開運興至金州船六隻裝黑豆六

百一十石亦抵新運之數又運六米麥黑

豆一十八萬一千四百九十八石四斗八升

三合每糧百石帶革帶二石共帶三萬三

千三百一十石以爲交餉之用又帶運天津

置買青梭布一萬雜色手機布一萬通共布

二萬疋又帶運兵部差官通政司經歷呂知

思驛到翼虎砲一百位連珠砲五十位湧珠

砲五十位佛郎機五十架隨架子砲二百四十九箇鐵盔三十頂鐵甲二千二百五十三領鐵甲七百四十七領長槍一百桿火靶鎗三百桿鈎鎗三百桿銳扒一百桿腰刀五十把斬馬刀一百把清硝二十萬斤硫磺五萬斤建鐵十萬斤西熟鐵五萬斤鐵彈子一萬斤黑礮三百斤桐油二千斤又帶運兵部差官大理寺評事孟兆祥解到黃牛皮五十張水牛皮一千張川藤一萬斤箭竹十五萬枝

尚書疏章
奏之四
三十一

魚鱗一千斤牛筋一千斤翎毛五十萬枝前四幫於四月初七日出洋後四幫於五月二十日出洋所欠鮮運不滿二萬又差海運遊擊張性徵等齎銀前往登萊收買以待回空船隻作爲二運務足二十萬之數等因隨奉聖旨這奏報鮮運糧餉布疋器械等項知道了未完無多還着作速催發運務經管各官事竣卽與題欽該部知道欽此該臣又經通行贊司餉道及領運召買官員申飭催發去後續於八

月內據總理海運遊擊張性徵呈稱查得鮮糧二十萬石除前後八幫運過一十八萬三千四百九十八石四斗八升三合朱孔昭在登買運過二千六百九十石天津配發臨清小米三千四百石實應在登買補一萬二十四百一十一石五斗一升七合照數買完發運共足二十萬石計續發糧三次共帶席三千七百領等因續於本年十一月內據總理鮮運都司僉書王學易呈稱蒙本院部題委早職總理鮮運事務原裝發明王慎德開夷咸賓八幫糧料二十萬石除漂失外實收糧料一十九萬五千二百六十四石五斗并盛甲布疋軍火器械礮磺皮張蔴草席等項俱已交卸平遼毛總鎮軍前取具印信全運總買收齎報以憑奏繳竊照今在鮮運十完九九實到本國苦心運務釐運聖完船隻裝載以時且冒雨海濱躬親禱祀一念精

廣使遠成三軍

飭撫庫直

卷之四

三

五、歡呼畢，職與各運官所爲戰慄，遵承外。營務以期無負任使者也。又據齊到平遼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毛文龍實政內開：據標下坐營參將陳繼祖收到總理鮮運都司王學易督押明王懷德四夷咸賓八葡運官守備王文寧王成龍等船戶趙子魁王永盛等糧船二百六十七隻，漕米一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五石二斗六升八合，粳小米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六石一斗五升五合，屯米粳稻米六千七十三石五斗六升小麥六千九百九十九石二斗，屯田白米二百二十石，黃豆二千四百三十八石，黑豆二千七百二石五斗，高糧八千七十九石八斗一升七合，通共糧料十九萬五千六百二十四石五斗，羣席共三萬六千五百一十二領，青白各色布共一萬九千七百疋，又收附帶工部鐵盔二千九百七十四頂，鐵甲紙二千九百七十四領，長鎗一百桿，鈞鎗一百桿，夾靶鎗三

飭撫庫直

卷之四

三

一、本館扒一百桿，腰刀五十把，斬馬刀一百把，連珠砲五十位，湧珠砲五十位，翼虎砲一百位，小佛郎機五十架，內小子砲二百四十九位，清硝八百包，共二十萬斤，硫磺二百一十二包，半共五萬一千斤，建熟鐵鎗彈六百三十五包，共一十五萬八千七百五十斤，桐油一千二隻，共一千八百斤，黑礬二隻，共三百斤，黃牛皮四千九百五十張，水牛皮九百六十五張，牛筋一十包，共一千斤，翎毛一十包，共五十萬枝，箭竹四十九包，共一十四萬七千枝，魚鱗一十包，共一千斤，又一小包重三十斤，方細川藤二十三包，共三千四百五十斤，長細川藤四十九包，共六千四百五十六斤，又三小包，共五百零四斤，俱各收明給散兵丁訖，所收是實。又據專理遼餉兵備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錢士晉呈稱：准總理鮮運都司王學易手本爲海外之捷音，可喜等事。該本道查得今年鮮運糧料共計二十萬

石裝運船隻官船十居其七民船十居其三雖加意遴選而海濤巨測每以波臣之不仁爲懼今據毛鎮寶收其總運都司王學易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幫運官實授守備王文憲等船戶趙子魁等運到糧料共收過一十九萬五千二百六十四石五斗并收隨船軍器布疋皮張華蓆等項統加核算十完九九夫以自津抵登之沙礁抵觸自登抵島之大洋浩瀚而運艘安瀾糧料萬全非本院部之

八石四斗八升三合續經在津配發臨清小米三千四百石指揮朱孔昭羅買登糧二千六百九十石遊擊張性徵等羅買登糧一萬二千四百一十一石五斗一升七合總計二十萬石今毛帥實收報到收過糧料一十九萬五千三百六十四石五斗爭計短少糧料四千七百三十五石五斗內除船戶程茂廣掛欠米九十三石原係在登守凍花費之數法應追補船戶侯相原裝漕米五百十三石五斗因颶至覺華島在彼收卸取有實收作爲開運之數船糧原無疎虞實在失風糧料僅四千一百二十九石委係漂沒之數所當照例開銷者也此外又有萊陽商人高光原領永平召買銀兩日久未清臣於舊卷檢出責令委官守備王裕國押同高光就近運糧赴鮮據報運到小麥九百二十六石三斗高糧五百七十二石黃黑豆一千六百五十三石七斗太麥二十四石共計三千一百七十

六石已經毛帥給有公移執照赴津銷算歸結是又在於原發鮮運二十萬石之外以爲接濟者也至於布疋葦簾軍器皮張等項雖半通完虧折尤少海外士馬賴藉殊多斯亦遭逢之幸矣該臣看得毛帥揚旌海外牽制逆奴逃民之歸附愈多平島之聲靈愈震所需糧料最殷且該此今歲鮮運所爲改十二萬而爲二十萬者也各糧有發自天津有糧自登萊亦有關運興登守凍因而改撥赴島者各船有津淮官船有東省民船亦有調去兵船因而帶裝糧料者臣先行令司道府佐等官加意遴選惟恐有舟航苦窳之虞先期料理惟恐誤初夏清和之候要在隨方合節以餉絕域不致守株待兔以隘

皇仁維時司道府佐等官固不同心戮力趨事惟謹又聞臣良道嚴且堅津門初發運船共計二百四十四隻止於未到四隻餘俱得抵平島文報無恙赴於二運津登發船共三

十隻而以漸入秋深亦復壞船三隻不則收全功矣共計鮮糧二十萬石止於失風四千餘石大海蒼茫風波巨測卽開運若此猶難之况鮮運乎卽此陽侯順軌足規天心之助順滄海安瀾益徵胡運之將衰此誠聖明之感孚有素而

聖穹之錫佑匪淺者也除將毛帥原來實收咨送戶兵工三部查驗存案外所有發運文武各官終歲經營辛而竣事例應急爲

題敘如原任

督理遼餉戶部河南司主事何意

奏發運價盈縮咸宜如專理遼餉山東按察

使錢士晉料理船糧方圓曲當如天津管糧

河間府同知張懋德催餉裝運鑄銖不爽如

總理海運遊擊張性徵糧買登糧跋涉弗憚

一時舢舨蔽空漠渤効順各官之功懋焉但

臣於開運疏中已經奏薦茲不再贅仍應一體從優敘錄者也迺若總理鮮運實授都司王學易持節禦若水陵敷惠藹如春煦氣吞

鹽酪誠格馮夷鮮運平島收糧平遼總兵
管叅將陳繼盛傳宜恪慎出納公平大振萬
里長風克裕三軍神氣統理鮮運前幫實授
守備王文憲智珠坐照才刃恢遊乘桴欲走
康莊輸粟盡成京抵統理鮮運後幫實授守
備王成龍矢心質直無回策事纖毫皆中弁
流強項海道指南管理鮮運實授守備高登
募舟咄嗟立辦領運波濤不驚舊績素超新
勞益懋管理鮮運實授守備胡遠冲齡遠志
潔守長才領運青雀遙飛赴事神駒在聘管
理鮮運實授守備王應龍素節礪水壯猷破
浪累運程能有効萬鍾數無通管理鮮運
加銜守備張允昌朗神映水赤膽包身得火
器虜穴之中濟軍精鯨波之內管理鮮運實
授守備俞明鳴榔紫海恬瀾仗劍青萍射斗
一帆利濟三運功高管理鮮運實授守備劉
九達報効不辭戴星飛輓無慚流水異域腹
果絕島煙增以上十弁皆領運收糧之良有

功鮮運所當一體薦揚者也又若屯撫中軍
管理屯田都司俞書石公衍丰標玉立識趣
珠貝治屯方略獨嫻積粟開鮮攸濟登州買
糧天津左衛指揮朱孔昭小心翼翼壯志恒
恒遇事綽有擔當持已絕無點染以上二弁
在石公衍屯田助餉遠輸開鮮在朱孔昭赴
登買糧克襄運事所當並薦者也又如登州
買糧天津左衛候缺經歷高射斗任事不辭
櫛沐急公克佐續膠登州買糧聽用于總督
惟忠介守絲毫無染練才菽粟兼收招募山
東民船聽用于總趙治本奔馳水陸惟勤招
募梯航有裨以上三官在高射斗韓惟忠與
遊擊張性徵同糴糧於登州趙治本與守備
高登同募船於東省今張性徵業以開運薦
高登亦以鮮運薦三官名位雖卑勞瘁則均
於義似難獨遺亦應附薦者也內王文憲已
經鮮運三載今歲復回津登押二運船三十
隻再往平島勞瘁倍常似當加以都司職銜

張允昌已經解運二次人皆實授彼止虛銜
難以領煩共事似當實授守備職銜用示鼓
舞者也再照去歲解運原有加銜守備張鵬
舉管押運器初疏可查後至登州患病赴解
愆期冬深餘解回津與子俱沒波濤之中拮
据

王事竟瘁魚腹良可哀也又有兵糧同知王從諫
素著清操今歲勸勦關解運務夙夜在公暑
雨匪懈竟以勞勦成疾隕生前報解運開洋
餉捷疏直
卷之四
四
疏中臣曾列其職名而今已矣原奉

聖旨有事完題敘之語在

聖明雖微功畢錄在愚臣謹存亡異心此二官者
似當酌量優卹以酬忠魂者也臣謹會同提
督省直提督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
臺具疏以

請伏祈

勅下戶兵工三部將前項解運糧料布疋軍器等
項再一查其內已獲實收者准其開銷遺風

漂失者中多人船俱沒姑與免究起卸掛欠
者在本船戶名下照例追補而尤於効勞司
道府佐將領大小等官分別紀錄優敘王文
憲張允昌量與加銜物故二官酌議優卹庶
海外有飽騰之師而運務成臂指之勢矣爲
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四年解運事竣謹遵例奏繳並敘在事効
勞文武官員以彰激勵事職方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戶部咨該督理糧餉天津巡撫
畢自嚴題前事除薦舉文武各官聽吏部與
本部紀錄外內稱統理解運前幫實授守備
王文憲智珠坐照才力慨遊乘桴欲走康莊

諭大盡成京坻管理鮮運加銜守備張允昌
赤眉包身則神映水得火器虜穴之中濟軍
需鯨波之內王文憲已經鮮運三載今歲復
回津登押二運船三十隻再往平島勞瘁倍
嘗似當加以都司職銜張允昌已經鮮運二
次人皆實授彼止虛銜難以頡頏共事似當
實授守備職銜再照去歲鮮運原有加銜守
備張鴻舉管押軍器至登患病赴鮮愆期冬
深錄鮮回津與子俱被波濤之中拮据王事
竟葬魚腹良可哀也又有兵糧同知王從諫
素著清操今歲助勦關鮮運務夙夜在公暑
雨匪懈竟以勞動成疾殞生此二官者似當
酌量優卹以酬忠覲者也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照鮮運一節行役者風波不測督理者
夙夜靡寧最爲難苦之事今據王文憲張允
昌往來平島至再至三其功不可泯沒而張
鴻舉則父子偕往葬身魚腹矣王從諫則積

瘵成疾溘先朝露矣勞者不敘無以鼓勵事
之心死者不卹何能慰効忠之魄撫臣議請
加銜優卹良有見也但查王文憲原係加銜
守備非實授者今量加示勸張允昌原係無
實職者今暫加把總職銜既該撫具題戶部
咨會前來相應覆

請命下將王文憲量加都司僉書職銜張允昌加
把總職銜張鴻舉王從諫行原籍撫按量給
優卹等因天啓五年三月十三日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趙彥等具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

眞保河召買事竣奏繳疏

題爲眞保河三府召買料豆事竣遵例

奏繳并分別舉劾以示勸懲事案照天啓四年

遼餉料豆先該戶部覆奉

欽依眞定河間二府各買十萬石保定府買八萬

石先儘各府應解雜項新餉銀兩發買其不

足之數與在津召買八萬石之銀俱聽戶部

陸續奏發定價每石五錢已經通行各該道

府查照召買去後暨本年十月內該臣牌行

餉糧疏直

卷之四

四四

井陘易州天津三道眞定保定河間三府照

得時已入冬運務告竣一切錢糧支用料豆

完欠承買勤惰俱應稽查銷算所有用過銀

兩完過豆石確數并州縣正官職名賢否合

行查取仰各道府卽將本年經管召買料豆

要見該州縣原用某年某項銀若干領到部

發新餉銀若干買解料豆某州縣全完某州

縣已完若干未完若干所支新餉銀兩有無

節省存剩其承買印官或見任陞任或署印

接管務要查明并核平日治行分別薦獎戒

効等第造冊具錄呈報以憑

奏繳施行續據眞定府申案照先蒙本院部劄

行本府卽於所屬州縣派買遼豆十萬石買

價運價先儘該府應解雜項新餉支用不足

另請給發務在上緊收買多方設處先期備

辦應用隨經分派所屬查照召買聞又蒙本

院部憲牌卽將見在雜項逐一查明要在某

項係實在可用某項係虛懸不足其部咨原

餉糧疏直

卷之四

四四

定二萬二千四百零五兩八錢之內有無缺

少若干見今作何買還其分發部金會否差

官赴領查明回報蒙此該本府隨查天啓三

年平糶倉穀并正官馬夫扣扣樽節等項共

銀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九兩一錢一分七釐

一毫九絲其房產稅契典當優免皮牒原無

定額共止有銀八千八百八兩二錢九分九

釐八毫二絲四忽以上八項共實在銀一萬

九千九百七十七兩四錢一分十釐可充買

用其部發銀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四錢二分九釐已經差官赴部申領到府隨經分發所屬召買如有不敷借動庫銀奏用今據各屬陸續冊報到府查得所屬州縣共買過料豆十萬石遵照部議每石用銀五錢該銀五萬兩今據各屬冊報價值并地里遠近不等同共用過銀五萬一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除領到部發銀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四錢二分九釐外不敷銀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五兩五錢三分一釐內動支天啓三年未解雜項銀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兩四錢一分七釐又動支天啓四年應徵雜項銀五千五百八兩一錢一分四釐并前領到部銀共合用過五萬一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六釐之數相應申請移咨戶部查照開銷又據保定府申本府坐派召買遼豆八萬石共該價銀四萬兩內本府搜括天啓三年庫貯各項雜徵銀八千三百七十兩四錢五釐又兌給各州

縣天啓三年徵完雜項銀三千一百一十兩二錢六分一毫天啓四年見徵雜項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兩四錢一分九釐八毫又奉部劄大名府撥解銀八千八百七兩七錢九分二釐九毫通共銀三萬二千四百七十七兩八錢七分七釐八毫俱發州縣買豆發運惟有戶部多坐天啓四年虛懸雜項銀七千五百二十二兩一錢二分二釐二毫分派清苑等二十州縣查刷庫貯解剋支剋各項堪動銀兩抵補尚且不敷今將各州縣派買豆石用過價銀總徵數目備細查明造冊見在爲照本府天啓四年雜項銀兩原止一萬二千有奇而部派四萬兩本府申詳再三蒙官占敝額禿後蒙部文免銀二萬加以三年之一萬一千有奇大名之八千有奇湊足四萬之數是四萬中仍以二萬實數坐落本府而實止一萬二千有奇其中又虛懸七千餘矣此時本府欲再申請恐部堂免此二萬已

爲莫大之恩復爲求減又似不知進止且以未敢申請祇令州縣搜括庫貯無訖湊足運而各屬搜括無幾至今尚少二千七百八兩所以遲延至今罪固難辭今道憲示分折明白伏祈電照等因又據易州兵備道奏議韓萬象呈同前事又據河間府中蒙本院部部行本府分派召買遼豆十萬石先儘該府應解雜項新餉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四錢二分五釐餘該戶部找發上緊收買應用每豆一石連運津脚價部議雖定五錢就中仍當加意節省毋得多費今查河同府屬派買豆十萬石該價銀五萬兩止收戶部發銀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兩八錢一分四釐又本府分發庫貯各年分雜項銀五千七百二兩八錢九分九釐七毫又各州縣自動客年分雜項銀八千二百一十五兩九錢四分四釐七毫七絲六忽六微三項共銀四萬九千七百六兩六錢五分八釐四毫七絲六忽

六微內各州縣實領用過部銀二萬九千五百五十六兩七錢二釐三毫一絲六忽又勦庫并各州縣雜項銀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八兩八錢四分四釐四毫七絲六忽六微又蒙本院部提取節省部銀五千兩抵充津門海運脚價應用又見貯府庫銀一百六十一兩一錢一分一釐六毫八絲四忽又東光縣中解節省銀七十兩見貯贊司庫內三項俱係部銀節省之數據此又該天津兵備道會事徐如翰呈同前事俱經轉行專理遼餉兵備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錢士晉覆核銷算具冊前來該臣逐一再加磨對真定府原派豆十萬石每石五錢該價銀五萬兩部定該府雜項新餉銀二萬二千四百五兩一錢該找給銀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四兩後部止發銀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四錢二分九釐前欠未發銀二千五百五十五兩七錢七分一釐真定所屬三十二州縣除阜平一縣免派

外其餘三十一州縣共派買豆十萬內定州
冀州深州趙州南宮縣元氏縣寧晉縣藁強
縣各派買豆四千三百五十石晉州真定縣
饒陽縣無極縣柏鄉縣樂城縣井徑縣衡水
縣安平縣新樂縣隆平縣臨城縣新河縣獲
鹿縣藁城縣曲陽縣各派買豆三千二百石
行唐縣高邑縣武邑縣贊皇縣靈壽縣武強
縣平山縣各派買豆二千石俱經解津收發
海運取有贊司實收其各州縣買價運價俱
以五錢爲率獨曲陽縣每石用至五錢三分
八釐七毫三絲七忽五微共多用銀一百二
十三兩九錢六分以致溢於五萬之外其天
啓三年雜項不滿二萬尚虛懸二千四百兩
有零又如內部未發之數是以預動天啓四
年雜徵等銀五千五百八兩一錢一分四釐
所當准其開銷者也保定府原派豆八萬石
每石五錢該價銀四萬兩戶部初定該府雜
項新餉銀三萬九千七百一十一兩五錢四

分二釐後該府止認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
兩四錢二分九釐八毫多寡懸殊屢煩駁查
咨議續准部咨減去二萬仍定天啓四年銀
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一兩五錢四分二釐又
定天啓三年銀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八兩六錢
六分五釐一毫尚欠銀八千八百七兩七錢
九分二釐九毫創行大名撥解乃保定府猶
謂四年雜項尚有虛懸銀七千五百二十三
兩一錢二分二釐二毫分派二十州縣查刷
抵補未敷以致料豆未能全完查清苑縣原
派豆四千五百石已完三千一百八十四石
二斗七升未完一千三百一十五石七斗三
升定興縣原派豆四千六百石已完三千七
百八十七石四升未完八百一十二石九斗
六升安肅縣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已完三千
七百五十六石九斗一升未完七百四十三
石九升新城縣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已完三
千五百九十五石四斗未完九百四石六斗

餉撫疏直

卷之四

五十一

東鹿縣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已完三千六百六十八石八斗未完八百三十一石二斗
縣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已完三千六百七十九石一斗四升未完八百二十石八斗六升
易州原派豆四千五百石已完二千七百五十五石七斗未完一千七百四十四石三斗
安州原派豆四千石俱已解完祁州原派豆四千石已完二千七百一十石一斗未完一千二百八十九石九斗雄縣原派豆四千石已完三千二百七十五石二斗九升未完七百二十四石七斗一升博野縣原派豆四千石已完二千八百二十六石五斗二升未完一千一百七十三石八斗
縣原派豆四千石已完一千五百八十一石一斗一升未完二千四百一十一石八斗九升深澤縣原派豆四千石已完一千二百七十三石二十八升未完二千五百一十石七斗二升高陽縣原派豆四千石已完三千一百

餉撫疏直

卷之四

五十二

十九石未完七百一石涿水縣原派豆四千石已完三千二百五十四石三斗八升未完七百四十五石六斗二升完縣原派豆四千石已完一千七百一十四石未完二千二百八十六石新安縣原派豆三十二百石已完八百一十石未完二千三百六十石唐縣原派豆三千二百石已完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八斗未完一千三百八十七石二斗容城縣原派豆三千石已完二千七百二十三石一斗三升未完二百七十六石八斗七升滿城縣原派豆三千石已完二千石未完一千石以上保屬通共已完五萬五千九百四十三石八斗七升未完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一石三升則以虛懸數多之故今該府業已分派州縣查刷抵補矣所管勒令照數完納不宜再有推調者也河間府原派豆一萬石每石五錢該價銀五萬兩部定該府雜項餉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四錢一分五

釐該找給銀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五錢八分五釐後部止發銀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兩八錢一分四釐尚欠未發銀二千九百五十五兩七錢七分一釐河間所屬十八州縣內除興濟一縣免派外其餘十七州縣共派豆十萬石內景州原派買豆一萬石東光縣吳橋縣故城縣各派買豆七千石河間縣獻縣任丘縣各派買豆六千石肅寧縣阜城縣寧津縣南皮縣鹽山縣各派買豆五千石

慶雲縣原派買豆四千石青縣靜海縣各派

買豆三千石俱已解津發運通完取有贊司實收惟滄州原派買豆一萬石知州朱學孔

止買豆五千石被劾候代耽延日久後同知

梁應期署事始督州判蕭允份彈力收買復

完四千二百餘石而時已秋深矣尚存未完

七百九十二石七斗交河縣原派買豆六千

石已完豆五千五百四十六石四斗五升未

完豆四百五十三石五斗五升臥批未解

屬掛欠當與滄州欠豆均催買運結局河屬近河腳價差省各處召買蚤者價止四錢召買遲者全用五錢故得節省部銀五千餘兩至於雜項所用反增部定原額之外祇緣天啓元二三四等年雜項多未起解未免搜括盡用其實河屬疲瘠之鄉雜項正額尚多虛懸今已倒囊而出後難爲例者也其津門自買豆八萬石該價銀四萬兩先經戶部照數給發該臣檄令司道府廳場廳召買仍委州

縣佐貳沿河收糴不用商人以恣冒破總計

得豆八萬七千餘石亦俱發運赴關取有實

收在卷而津門之豆業已踰額矣惟是召買

非易易也全賴各道提衝於上各府督責於

中而州縣各印官拮据於下方能灌輸疆屬

轉運絡繹以粗完一歲之局今當事竣不可

不爲分別舉劾以示勸懲除履任未久及召

買未効者不敢舉及又召買雖完而治行未

起者容臣另行獎勸外查得原任井陘兵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五十六

道副使今丁憂王廷梅一泓品格五熱助繼
轉輸繼可挾而膠可投注措儉作梁而豐作
玉原任天津兵備道叅議兼僉事今陞任來
斯行學議合今茹古經綸吐范吞韓剪妖即
勳新旂常督儲則功崇京坻易州兵備道叅
議兼僉事韓萬象清貞易水飛濤鎖鑰嚴關
增峻一路真民懷吏畏三韓看士飽馬騰真
定府知府馮師孔嶙峋壁嶽指顧風雷巖疆
聚粟成山股郡流膏爲雨河間府陞任知府
廉第天賦貞操人推正骨節忠義芳勛海轉
輸方駕蕭劉河間府見任知府馮錫玉熙獨
疲滿腔熱血用綱紀施手風聲罕見呼庚民
歌來慕滄州若印河間府總捕同知梁應期
才鋒刃解節操水凝剔蠹勞怨不辭治餉梯
航有濟河間府推官禹好善照人心膽俱靈
覈餉糧能無穴海涵地負日霽天空保定府
推官王道直峻嶽含苞水露朗徹寶劔凝霜
鼠雀潛形貌縣司命景州知州張志芳有品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五十二

有才骨真清真曠真勤餉裕關中戎清
岸安州知府李昉新以真切心行誠實政
濟饑溺錄已急公輸輓充邊任自彰德
州知府擢主杜才捲春濤達折獨賦而承
途結繩可理河間縣知縣湯東明
德中比玉百里批大京小三韓
民縣知縣城爾今
雲山處滿范饒餉裕
濯磨神骨皆清愛戴毛裏相屬堪京澤遠狐
鼠奸消求鹿縣知縣張履端纖塵不到寒冰
兩地爭歌湛露憐憫萬厦騰飽六師雄縣知
縣黃宗昌才神削鍊操映凝冰撫疲膏露生
心措餉點金妙手真定縣知縣李挺劍氣芒
寒星斗素心冷吸風霜求牧求芻能安能攘
定興縣知縣王永吉一介砥操千鍾寶塞惠
洽膏苗陰雨威行捲穽秋風安肅縣知縣李
師沆秀宇瓊峯玉樹清操止水澄波慈雨灑
輪輻車滿道獻縣知縣顧一讓才爲

國寶品是人龍撫字言絃宓琴治餉管籌蕭運

高陽縣知縣唐紹堯心田粹白才具恢奇木

牛不置關門天馬常嘶塞上南官縣知縣黃

綱慧識明珠照乘敏才神驥嘶風賦溢千府

政迫三異客城縣知縣宋之儁急公無愛頂

踵憂時欬嘔肺肝芻牧才長瑚璉品重聚強

縣知縣陳三重介節飲永弘才擊電撫字念

周民隱拮据計裕邊督東光縣知縣楊應震

力崇節愛政的寬嚴兩地歌舞甘棠千鍾飽

餉撫疏專

卷之四

五十八

騰細柳茂鹿縣知縣喻思德操貞吸露才敏

絕塵賦無思澤之漁適有雨天之粟肅寧縣

知縣劉貞卿澄心似水慈政如春軍領渭上

膚功民騰畏皇尸祝涑水縣知縣張果撫字

循良擅譽儲精庚癸無呼萬寵春融一堂秋

肅靜滄縣知縣王良相撫循單父鳴琴餽餉

關中轉轂絃歌四起庶績一新阜城縣知縣

王秉衡治賦有如治家保民不異保子栗山

高峙甘雨旁流藁城縣知縣談國定里駒

煩笏盡充邊立見錢流才品雙超廉平獨擅

新城縣知縣鄭國禎砥操青天可問撫疲赤

子在懷餉飽渝關才優子午鹽山縣知縣馬

泰何丰標玉潤稊度淵油憂民情見乎詞急

公義形於色饒陽縣知縣魏雲龍手無盤錯

骨有冰霜三窟振刷皆銷千鍾咄嗟可辦以

上各官俱方面有司之良有功餉運若理刑

官雖與召買無涉承委查核最晰所當一體

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再照馮師孔

餉撫疏直

卷之四

五十九

廉第富派豆餉邊之始存視

國如家之念鼓舞倡率不遺餘力在馮師孔始

終其事類粒俱完廉第雖已陞任節省尤多

而應朝玉繼之又能加意督催擇委著印陸

結兄解所欠無幾一昨運務清不淺景州

買豆數至萬石調劑撫循民志共勞東光買

豆至七千石且擬吳橋買豆亦復報竣任丘

河間獻縣各買豆六千石價值俱有節省以

上各該正官尤宜紀錄優敘者也若津門自

買豆八萬七千石原非一手一足之力而實司餉道糧廳無不分頭召買此自職掌所在固難以此居功至承委州縣佐貳四員原繇該府遙遙而使多者買八千餘石少者亦買六千餘石完納既蚤價值亦廉顧安可沒沒也看得滄州州判蕭允份愛鼎每嚴一介辦餉立致千鍾任丘縣縣丞陳一貫盟心欲謝織廩任事惟遊餘刃獻縣縣丞今陞任楊鍾會佐理珠輝十乘措餉露積三軍鹽山縣主簿王家圭操持欲絕蠅管敏慎克供馬走以上四員皆佐貳之良有功餉運所當附薦有司之後者也迺若應議官員亦有其人則交河縣知縣楊景震者可異焉本官已丁遲暮之年不思在得之戒線索任人提弄狐鼠食民脂膏如奉文買豆派富戶百餘家每斗加三收入以市斗買以斛斗解及發豆價每兩又短銀一錢仍令每家出脚價銀三兩人有謂其尅落豆價約共八百餘金者臣初疑而

未信及細訪之物議嘖嘖怨聲載道徒魯荊州侵費官銀拖欠料豆一百八十石公然灑派斗戶張有明劉汝康等本官請其曲稟批照催收其爲池魚之殃甚矣人實有口告擾不休將無有視面目耶且也欠豆四百五十餘石久不掣批竟成不了之局則其才守可知也臣以買豆之事恐累細民遍張告示令各有司公平收買毋恣漁獵而本官之舉動如此安可不以白簡繩之况收糧銀而索耗大剝百姓之脂膏放驛站而扣除不顧衝途之剝肉宅門漫不開鎖一聽伊子阿僕之縱橫呈於不時進收全無居上節下之體統所當不謹例冠帶閑住者也保定州縣欠豆數多必已完八分者方始入薦卽已完六七分者亦得免叅查新安縣僅及三分其知縣崔四瞻已經按院請勅道府未經開報署印職名姑免深求深澤禁止完四分

署印者爲斷事周道恭而逋欠如此溺職甚矣完縣知縣彭章輝自三月到任而解豆僅及五分難辭怠玩之咎所當與周道恭各量罰俸示儆者也大都三府召買原無充裕之金錢亦無高擡之價值既勞有司之心力亦費地方之區處地方急時無可措手惟以爲刻謗之於前以

功令繩之於後今幸竣事所賴同舟共濟之力

實多若不棄茲

餉撫疏草

卷之四

全上

奏撥分別舉劾目前召買愈賤愈艱人將玩忽蔑視而餉事愈不可爲矣非臣敢爲市恩妄爲吹毛總期克襄餉務而已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辭以

請伏祈

勅下戶部再一查核錢糧應開銷者准其開銷豆石未完解者催令完解而尤轉行吏部於各監司有司據薦章以爲甄拔緣糾劾而示創

懲庶人心憬然深省灑然易慮其於軍需國計胥使當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具

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司馬記

日

三

東充召買事竣奏敘疏

題爲東充兩年召買事竣遵例

奏繳并分別舉劾以彰激勸事案照天啓元年

該戶部題覆前任督餉侍郎李長庚查催海

運一疏內開山東所少三十萬米責成淮津

道會同淮徐東充各道分買查得本部屢經

覆疏有謂山東急講通融劑量之宜淮上卽

舉隨地召買之事有謂講究莫急山東之事

責成莫先淮上之官大抵皆分淮上山東爲

餉無疏草

卷之四

本四

二所買該六十萬今則合而爲一責淮津道

會同各道於淮徐東充四處分買衆樂易舉

縱不能六十萬決無止三十萬之理宜限淮

徐買二十萬東充買二十萬不得短少升合

淮徐用南糧收折及南淮積存銀兩東充自

有派一十七萬八千六百餘兩合買四十

萬充然有餘請

旨下部坐定總漕東撫督率各道卽日舉行不容

一毫推諉此天啓元年召買之來歷也天啓

三年該戶部覆臣關鮮需餉甚亟一疏內開

東充買米二十萬用該省天啓三年加派買

米運津蓋該省連妖既平公私漸復先已免

二年分之數則三年分自當竭力辦運不得

復以鄒滕爲辭是東充加派仍應以十二萬

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零爲額買粟米二

十萬石定價銀一十四萬兩除前銀外尚該

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兩卽預借動天啓四

年遼餉奏補買運逮天啓四年八月內又該

餉無疏草

卷之四

本五

戶部覆臣運務方殷一疏內開原派東充米

二十萬石今止解津五萬石已買未解者五

萬石已派未買者尚十萬石買運愆期法當

叅處姑念旱荒其已買未解者促令速解其

未買者卽將糴本七萬火速差官解津每石

加腳價一錢轉解關門照八錢一石例徑給

折色限文到三日內糧銀俱要起解如遇中

旬不行解到定將該布政司并糧道各該知

府題叅重處此天啓三年召買之來歷也查

天啓元年之米買解於二年之夏秋後值遞
寇猖獗運道中阻遂多停閣近始陸續漸完
而猶有未完者豈可置之不問天啓三年之
米買解於四年之夏秋後值旱荒騰貴買運
難前部覆許其本折各半勒限通完迄今完
者已多欠者間有尤難混於無別茲當歲終
運事告竣臣行督餉道臣錢士晉山東分守
東兗道臣曹文衡逐一查算造冊前來敢先
臚列其完欠之數而後分別舉劾焉以天啓
元年言之東兗二府共動加派一十七萬八
千六百八十七兩零以爲糴本共買米二十
萬石在東昌府額派正米六萬五千六百八
十九石內濮州原派米五千石臨清州朝城
縣各派米四千三百石高唐州平原縣在平
縣清平縣莘縣冠縣夏津縣武城縣各派米
四千石聊城縣堂邑縣館陶縣恩縣各派米
三千石丘縣派米二千四百石觀城縣派米
一千三百八十九石俱已解津發運取有實

收惟有范縣原派米四千三百石已完三千
二石六斗未完一千二百九十七石四斗係
解役王紹堯等掛欠在兗州府額派正米一
十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一石內濟寧州原派
米七千八百八十六石四斗曹縣原派米六
千九百七十一石一斗八升四合曹州原派
米六千二百六十九石四斗東阿縣原派米
五千六十四石二斗陽穀縣原派米豆四千
一百五十五石七斗二升五合定陶縣原派
米三千五百八十石金鄉縣原派米三千四
百七十六石八斗沂州原派米豆二千八百
五十八石九斗城武縣原派米二十三石
滋陽縣原派米二千一百二十石壽張縣原
派米豆一千九百七十七斗二升九合七勺
嘉祥縣原派米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八斗寧
陽縣原派米一千四百石曲阜縣原派米一
千石平陰縣原派米九百八十九石二斗泗
水縣原派米七百三十一石七斗一升八合

餉撫疏直

卷之四

李人

三勺俱已解津發運取有實收單縣原派米
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八石已完一萬八百七
十石六斗三升未完二斗二十七石三斗七
升係解吏張宜侵欠魚臺縣原派米一萬二
千七百一石六斗四升三合已完一萬一千
九百四十石二斗七升六合未完七百六十
一石三斗六升七合鄒城縣原派米一萬四
百七十六石五斗已完三十五百七十一石
五斗未完六千九百五石汶上縣原派米九
千五百一十石已完四千五百一十石未完
五千石係解吏李一武等侵欠鄒城縣原派
米七千四百四十二石六斗已完本折米五
千七百石七斗二升未完一千七百四十一
石八斗八升鄒野縣原派米六千一百五十
石已完四千四百九十五石九升未完一千
六百五十四石九斗一升費縣原派米六千
七十五石已完一千九百三十三升未完四
千一百七十一石九斗七升東平縣原派米

餉撫疏直

卷之四

云九

五千四百六十三石二斗已完五千五十二
石一斗未完四百一十一石一斗鄒縣原派
米二千一百二十石已完一千五百五十石
未完五百七十石嶧縣原派米二千九十石
已完一千一百六十石八斗七升未完九百
二十九石一斗三升滕縣原派米七千五十
石全未解到以上元年東兗召買二十萬石
東昌已完六萬四千三百九十一石六斗未
完一千二百九十七石四斗兗州已完一十
萬三千八百八十八石二斗七升三合未完三萬
一千二百二十二石七斗二升七合二府共
已完米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七十九石八斗
七升三合共未完米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五
一斗二升七合此元年召買完欠之數也以
天崇三年言之東兗二府遵照部議用三四
兩年新餉十四萬兩以爲糧本共買米二十
萬石在東昌府額派正米六萬五千六百八
十九石內在平縣原派米四千六百石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七十

縣館陶縣各派米三千九百石博平縣原派
米三千二百石臨清州原派米三千一百八
十九石夏津縣原派米二千石夏津縣原派米
一千二百石以上七州縣俱解本色通完取
有實收據原派米一萬石已完米一千八
百石又完米折八千二百石堂邑縣原派米
五千九百石已完米四千七百九十七石四
斗七升又完米折一千一百二石五斗三升
朝城縣原派米四千二百石已完米二千九
百八十四石九斗又完米折一千二百一十
五石一斗丘縣原派米四千一百石已完米
三千五百八十六石三斗二升又完米折五
百一十三石六斗八升清平縣原派米三千
五百石已完米二千九百五十五石五斗一
升又完米折五百四十四石四斗九升解
縣原派米二千八百四十石已完米一千七
百九十一石五斗四升又完米折一千四十
八石四斗六升冠縣原派米二千五百石已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三十一

完米一千九百七十九石七升又完米折五
百二十石九斗三升武城縣原派米一千二
百石已完米七百五十二石六斗一升又完
米折四百四十七石三斗九升以上八州縣
俱本折通融解完取有實收據高唐州原派米
三千五百石已完米二千一百二十四石五
斗九升又差人趙一琴起解未到米一千三
百七十五石四斗一升范縣原派米三千一
百六十石已完米一千石又完米折一百二
十七石五斗六升又差省祭張汝池等起解
未到米二千三十二石四斗四升莘縣原派
米二千八百石已完米折八百八石又差官
陳爾璧等起解未到米一千九百九十二石
共計東昌府屬已完本色米四萬五千七百
六十一石一升已完折色米一萬四千五百
二十八石一斗四升起解未到本色米五千
三百九十九石八斗五升仍當以完納抵
津發運在兗州府額派正米一十二萬四千

三百一十一石府屬二十七州縣除鄒滕泗水免派外共派二十四州縣內濟寧州原派米九千七百四十二石七斗五升已完米三千四百三十石六斗七升又完米折六千三百一十二石八升曹州原派米八千八百七石七斗八升已完米三千石又完米折五千八百七石七斗八升定陶縣原派米五千七百九十三石五斗九升已完米一千九百九十五石八斗六升又完米折三千七百九十七石七斗三升嘉祥縣原派米四千六百七十二石八斗四升已完米一千八百七十六石一斗一升又完米折二千七百九十六石七斗三升曲阜縣原派米四千一百五十二石七斗八升已完米一千八百五十六石四斗四升又完米折二千二百九十六石三斗四升沂州原派米三千五百石俱解折納以上六州縣俱本折通融解完單縣原派米八千五百八十三石三斗三升

已完米二千五百石又完米折三千石未完三千八十三石三斗三升鉅野縣原派米七千八百七十六石五斗五升已完米一千六百八石九十一升又完米折四千八百九石一升未完一千四百五十八石六斗三升魚臺縣原派米七千五百八十八石八斗九升已完米一千四百七石五斗六升又完米折三千四百六十八石七斗八升未完二千七百一十三石五斗五升東平州原派米七千二百三十一石四斗三升已完米二千八十二石三斗七升又完米折二千八百五十七石一斗四升未完二千二百九十一石九斗二升金鄉縣原派米六千九百八十四石五升已完米三千一百七十四石五斗三升又完米折二千三百三十八石六斗二升未完一千四百七十石九斗陽穀縣原派米六千三百六十一石九斗五升已完米三千五百四十八石六斗九升又完米折二千三百八

十三石一斗八升未完四百三十石八升曹
縣原派米五千八百七石七斗八升已完米
三千石又完米折二千一百七石七斗八升
未完七百石肅張縣原派米五千三百五十
石九斗九升已完米二千五百四十七石七
斗八升又完米折二千四百四十石六斗未
完三百六十二石六斗一升鄆城縣原派米
四千一百二十九石一斗四升已完米二千
二百八十九石七斗九升又完米折一千石
未完八百三十九石三斗五升東阿縣原派
米三千九百九十七石一斗五升已完米三
千八百四十石二斗四升米完米一百五十
六石九十一升平陰縣原派米三千六百七
十一石五斗三升已完米一千八百七十五
石未完一千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三升滋陽
縣原派米二千八十九石二斗五升已完米
二千六十八石四斗五升未完二十石八斗
以上十二州縣本折通算尚未盡完汶上縣

原派米五千七百八十七石一斗七升據報
差人劉源海等起解未到米三千九石三斗
九升未完二千七百七十七石七斗八升費
縣原派米六千三十二石一斗九升鄒城縣
原派米五千石城武縣原派米四千一百五
十一石一斗九升寧陽縣原派米三千九百
九十七石六斗七升嶧縣原派米三千石本
折全未解到以上六州縣通未完納共計兗
州府屬已完本色米四萬二千一百二十石四
斗已完折色米四萬八千九百一十五石七
斗七升起解未到本色米三千九石三斗九
升仍當照數完納抵津發運又津門收過山
東布政司借解銀二萬四千一百九十六兩
五錢一釐計折米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六石
四斗三升可抵完屬未完之數其各州縣解
到折色如濟寧濮州等處除完過本項外總
算積出餘銀一千三百九十二兩七錢六分
二釐又可抵米一千九百八十九石六斗六

升實在止欠本色米三千七百二十七石三斗五升應聽道府撥派依期解運其餘未完本色當折扣色轉解布政司補庫蓋部議原定東兗折色米十萬石該價銀七萬兩則臣不便多收於七萬之外部議原定東兗本色米十萬石則臣亦不敢少收於十萬之內但舊例解運本色每石例有耗米一升以充海船之消折今各州縣所解米折或未盡除亦有原行不明而照入錢解者致有積餘一千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主六

三百九十餘金統在七萬正數之內已經轉解山海關司充餉應聽該布政司督同道府覆核作數銷算至於二府本折用過新餉有三年四年之異有價值貴賤之殊大都溢於部額十四萬之外事關錢糧臣非不欲查核明確據實

奏繳惟是州縣漫散錢糧浩煩一邑未清卽成掛漏屢催道府未報勢不能待容臣移行該布政司徑自查算明白報部酌議可也此三

年召買完欠之數也乃若召買府州縣正倉除天啓元年遷轉略盡不便追敘外若天啓三年有本色全完者上也有本折通算全完者次也有原派數多而本折通算總完及七八分者是又其次也下此則不及格矣臣得據以分別殿最查得原任東昌兗州二府知府今陞分守東兗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右叅議曹文衡鴻才沛長河舟楫駿猷實嚴塞倉廩治行贊贊保釐韓范見任東昌府知府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主七

王堯民品隆珪璧才挾風雲數餉必謹錙銖矢心不懈食影署聊城縣事東昌府同知楊于國潔操止水并奏潭金攝符澤浦關閘和權風清河解河府同知管濟寧知州事董則賢氣宇冲和才情安練濡沫三軍腹果振刷六更心寒臨清州知州胡繼銓端謹穆如清風慈惠謁然冬日殫精輸運極力牧寧滋陽縣知縣李政修介石貞心鞭霆敏手蘊藉珠璣萬斛轉輸桂玉千廂鄆城縣知縣四古

存危城孤絕之時蘇難民湯火之後功崇寧
甸渾漑遼疆朝城縣知縣劉彝鼎真清惟畏
人知勁骨可爲世砥天倉應象滄塞流膏東
阿縣知縣祝世美遠韻木蘭帶露敏才千將
發矧應切軍儲憂深

國計皆縣知縣今陞任石三畏勁節千尋絕嶽
英猷三尺鉛鏤粟南錢流馬騰士飽伯臺縣
知縣劉席民清冽修莖沆瀣朝裁巨闕光華
萬鍾颺馳一簾月皎壽張縣知縣王國訓潔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三八

守凝霜玉樹敏幹出匡神阿才品雙超軍民
胥戴鉅野縣知縣方時化心上經綸獨裕手
中緩急能調餉稗梯航思覃帝屋三縣知縣
高繼凱撫字一腔懇赤擔當逐處精神勞著
積倉功高輪輓夏津縣知縣任尚約玉尺米
壺比操吳鉤豐劔擬才政急軍需譽隆民牧
東昌府通判管曲阜知縣事孔聞簡白璧承
家青萍禦變足

國足民雄略有體有用真儒陽穀縣知縣李迪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三九

才捷弄丸威伸破柱輸賦三韓增寵施澤萬
戶負暄館陶縣知縣翟化儒清心映玉逸足
絕塵煬絕塞之寵煙莫羣生於黍谷恩縣知
縣賈逼真端凝壁立敏妙風行邑中潢池潛
消塞上貔貅宿飽單縣知縣李頌發四應不
窮纖塵無染澤潤千家紅雨賦充萬寵寒煙
定陶縣知縣朱萬年禁方立避洞察明燭備
照逃亡治解亂繩政首飛輓以上諸臣皆方
面有司之良召買有功例應并薦內曹文衡
前任東昌額派遼米所完本色已及八分續
准改折幾於全完所未完者獨高唐范縣莘
縣三處未完本色米五千三百餘石俱已起
解在途及調兗州則本折之續完亦賴其力
楊于國湖繼銓李政修任尚約翟化儒賈逼
真俱本色全完董則喻孔聞簡劉彝鼎高繼
凱朱萬年俱本折通完田吉祝世美劉席民
方時化李頌發雖三年未能全完而元年之
舊逋完納已多所當一併薦揚以示激勸

也至於該省布政提衡於上厥功難泯查得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曹爾楨偉抱凌旻掃漢宏猷浴日補天卹災侵澤稿蘇枯一天湛露急供億纓冠披髮八面雄風計裕籌邊望隆秉鉞夫召買一事州縣任其責道府挈其綱藩司受其成此舊例也時值災荒官多缺員乃以二十萬遼米道府州縣之任胥責傳於藩司之身而本官實自四月履任又非始終其事者一面督催州縣一面那借庫銀方

餉撫疏直

卷之四

全

員並畫良工心獨苦矣况鮮運脚價五萬九千一百六十餘兩俱積年逋欠之餘盡數完解纖毫不爽津門運務拜賜已侈何敢噤無一言坐視功罪之混淆也其全未完解怠玩官員如城武縣知縣徐之瀾心既渾樸而不靈政遂疎慵而罔振債贖百里破釜三韓寧陽縣知縣張子恭十鍾未奏五技知窮若果甘雨之隨車安得邊人之減竈嶧縣知縣徐弘基禦變似有能聲措餉全無熱念籌陳借

著義婉披纓以上三官在徐弘基天啓二年九月到任視事已經二載難借口兵燹之擾徐之瀾本年四月到任張子恭本年七月到任居官亦已數月何竟無庾釜之輸均當量行罰俸以示懲創者也此外汶上縣原任知縣楊忠誨通未完解解亦未到但經撫按論劾可無深求費縣知縣王參本年九月到任鄒城縣知縣孫國龍本年十月到任匪焚溺之不救實臨蒞之方新并應免議者也乃若

餉撫疏草

卷之四

全

東充抵津其途遼遠州縣正官不念錢糧重大付托匪人多被棍徒愚惑貪緣侵費其已經發覺者則有汶上縣吏李一武等通同濟寧名色守備劉宗孟誑領元年新餉銀四千七百五十兩該遼米五千石顆粒未解又有費縣省祭官許雲鵬等領銀雜買元年遼米三千五百六十石延捱日久除完納外掛欠一千六百五十六石有奇借口船沉水濕難則信之又有單縣吏張宜領元年新餉銀一

萬一千五百六十餘兩該買米一萬二千八百九十餘石延捱日久除完納外掛欠二千二十餘石攀扯庫吏劉源清等提問未結又有范縣差役王紹堯等管解元年遼米二千二百二十七石止完九百餘石掛欠一千二百九十餘石見在查究以上四宗皆事經發覺而侵盜有據者也其未經查明者則有汶上縣差吏劉源海等解三年米三千九石三斗九升日久未到范縣差省祭官張汝池等解三年米二千三十餘石日久未到莘縣差官陳爾璧等解三年米二千九百九十二石日久未到高唐州差役趙一琴等解三年米一千三百七十五石四十一升日久未到以上四宗皆尚未查明而原限久違者也若不蚤爲清查盡法追併則劉源海等又將爲李一武等之續矣前項侵盜掛欠州縣各官除元年官陞遷已久難以追究仍責見在州縣正官查追完結三年召買各官查汶上縣被

論又聞唐州難起解千石未到而本色完納已多矣得免究未得范縣知縣杜一鳳爲政不當於倉轉餉回資騰飽莘縣知縣王燮元節輸運之額縮知聚米之籌疎以上二官所當姑行住俸候解運完日開復者也噫嘻遼米之需用急矣元年雖覺時日稍遠然而粵稽當日之糴本俱已扣留地畝之新舊乃賦額已作召買銷算而遂詢竟或曰年不結項却城縣申文且云那解大遲矣通欠未微矣蓋官更吏代後人作冷眼之觀買役解胥羣蠹競肥身之計上下朦朧乘機侵沒遂至不可究詰中間如鄒滕如嶧郭或以兵荒失落見告臣行前任道臣覆查亦尚未報若果妖亂損失是真何妨急爲蠲豁其不然者則又不可以軍國命脉百姓脂膏而輕投之奸貪之腹耳邊餉至重軍需攸關臣每移文往返于敝唇焦而人多替旒視之動真高閣臣實端端恐啓將

來効尤之端而致軍前庚癸之呼是用將東
充兩年召買分別完額以爲舉効備列侵欠
以新歸結不覺口之喋喋者夫亦微

皇上之慈惠以求一富耳且臣尤有請焉今元年
三年召買事竣又將動支四年新餉元五
年開運矣如東昌十八州縣派米六萬五千
六百八十九石兗州二十七州縣除被災三
州縣免派外實計二十四州縣派米一十三
萬四千三百一十一石原因新餉有多寡故
餉撫疏草

卷之四

全四

派糧有盈縮而各州縣亦以是爲差等第兗
州兵荒之餘瘡痍未起似當以爲賑卹東昌
未遭妖變蘇津猶近建寧之劫爲增卹在一
郡之中亦當酌量以資賑卹生祀瘠視正
官優劣稍異其間是未可拘定加派膠
柱鼓瑟者也元年三年召買州縣前後
多寡亦不相同不知誰實爲收者非一秉太
公衷益增損通主詳允立爲定案將令猾胥
得操其柄巧者處錙兩拙者茹荼矣如郟城費

縣等處歲歲不完有名無實亦何煩多派也
是則州縣召買之額當酌也今歲東充召買
臣屢申飭駁查務照時值買運不許以斛斗
爲市斗高擡虛冒而奉行未盡畫一查各州
縣買價有在八錢內外者有至九錢一兩及
一兩之外者既云米價與時高下不便刪削
恐累小民然一處多開則他處何苦爲節省
一人慈愛則他人豈甘爲殘虐彼此效尤翔
湧何極今後仍須責成道府劑量適均預定
米價卽不能盡如戶部七錢之數而量爲限
制以防濫觴亦斷不容已者也是則米價時
估之數當定也此又臣因兩歲召買有感於
中耶獻蕩蕩之議仰借部覆申飭舉行者也
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接邊軍餉事務巡按監
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以

請伏祈

勅下戶部將疏內元年三年東充撥米前一鋪
有出欠侵盜者勒令道府上緊審辦

餉撫駁直

卷之四

全五

津濟運其布政曹爾楨副使曹文衡等亟爲
紀錄優敘知縣徐之澗杜一鳳等分別罰治
住俸庶遼餉可冀輸將而邊疆不憂枵腹矣
爲此具本謹題請

天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明玉記

卷之四

八

淮揚召買運脚完欠奏繳疏

題爲查覈淮揚召買運脚完欠數目據實

奏繳并薦効勞方面有司官員以重餉務事案

查天啓元年戶部會題遼餉條款內議本色

一節淮津道運完萬曆四十八年截漕三十

萬卽將南部應解南糧改折十七萬兩淮運

司取解淮庫銀三十萬陸續領出設法隨便

糴買促船短運至津以省天津召買之力等

因又部覆前餉臣李長庚疏內稱南糧改折

餉無疏直

卷之四

全七

乃江西湖廣四十六年分南糧銀兩兩淮取

用乃運司老庫派絀補庫割沒等銀奉

旨已久迄今解應卽查照原題南糧一項責令

南部速解總漕差官守催仍一面借動淮庫

銀兩措置一面催完解補鹽司一項行運使

刻日先解三十萬兩寄淮安府庫聽用俱奉

欽依咨會在卷及查原題鹽課三十萬兩除募兵

御史游士任借用一萬五千兩先後實解銀

二十八萬五千兩原題南糧改折銀一十七

萬兩除撥欠銀六萬九千七百二十五兩
錢零先後實解銀十萬二百七十四兩三錢
零二項共收銀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七十餘
兩前任淮津道右叅議宋繼登於天啓元年
召買二十萬石所用價值永脚官役糧糧及
募造船隻等項共用過銀二十三萬一千九
百有奇官止存銀一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
七兩二錢九分至天啓二年裁去淮津道歸
併行兩道右叅政錢士晉本年冬間赴淮召
買臨據該道呈稱天啓三年正月內准淮海
道關蒙漕撫部院詳允該道呈議准令淮揚
二府將天啓二年分召買遼米二十萬石每
府先買五萬石運用餘剩十萬石米價腳價
咨送天津就近收買期免地方煩累隨該本
道在於淮揚先買米十萬石每石連腳價實
用八錢約用銀八萬兩尚餘銀十萬三千三
百六十七兩零見貯淮庫本年秋月天津糧
料不足借動贍司別項銀兩在津收買黑豆

二萬石小米二千二百七十九石五斗俱作
二年分淮糧趁時發運去訖仍有未完淮糧
七萬七千七百二十石五斗無銀轉糴勢難
缺額相應差官取解來津請撥奉道轉委兵
糧廳同知王從謙收買備足淮糧十萬之數
至天啓四年十月內據行兩道呈報解和淮
銀七萬三千三百二十七兩除補三年借銀
外實存銀六萬八千五百五十七兩三錢發
兵糧管糧二廳召買糧料業已補足淮揚召
買數訖此天啓元年二年淮揚召買之始末
也再查天啓四年正月內該戶部覆臣關詳
雷餉一疏內稱淮揚天啓四年召買米二十
萬石臣前覆疏定價一十六萬兩除南糧改
折未完銀六萬九千七百二十五兩六錢零
不准蠲免仍作完數再將淮安府加派銀九
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兩七錢零准其留用除
扣足買米銀一十六萬兩外餘銀仍舊解京
乃督臣以南折不能湊手又以淮安有鹽桃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九十一

二縣誤派在內欲將南折聽臣部自行催取
止動淮揚徐州見徵遼餉如此則於彼處稱
便但臣部又費一番區處耳合聽於淮揚徐
州見年銀內動用其南折臣部自行催取但
今關門告匱姑於新餉庫內奏發銀八萬兩
可抵米十萬石而於天津少運十萬以減淮
揚糴買之數又去年尚有揚州未到米五萬
石屯院報有二年屯米五千七百石再於漕
糧耗米內撥四萬四千三百石共足十萬亦
可代淮揚糴買之數是淮揚二十萬石糧俱
不必買便可將原買米價一十六萬兩解赴
津門充作運價腳價者也又云天津四年關
運米豆共一百一十八萬每石價銀二錢共
該銀二十三萬六千兩除用淮揚徐州糴本
銀一十六萬兩外尚欠銀七萬六千兩應聽
臣部分作二次兌發題奉

欽依咨會在卷此天啓四年改淮揚新餉糴本爲

津門腳價之始末也第元年二年之額

召買日久事關錢穀未經鉅算且中間仍多
掛欠恐終成不了之局四年腳價之銀臣屢
行文督催惟恐緩不及事茲幸漸次報完則
一臂竭蹶供億亦不無可紀之績臣敢臚列
其詳仰 覽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九十二

以元年召買言之淮安府額派米十萬石內
邳州原派米九千四百六十七石一斗九升
六勺五抄山陽縣原派米九千三百石贛榆
縣原派米八千二百一十八石六斗七升一
合七勺五抄海州宿遷縣各原派米八千石
鹽城縣原派米七千一百五十七石一斗六
升六勺沐陽縣安東縣各原派米六千四百
石清河縣原派米五千五百五十石三斗三
升睢寧縣原派米五千四百一十石桃源縣原派
米三千八百石徐州府所屬豐沛蕭陽四縣
原派米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六石六斗四升
七合俱已買運通完其餘各縣原派有實收揚
州府額派米十萬石俱係委官收買不曾坐

餉樞疏直

卷之四

九二

派州縣一委高郵州判官楊化龍買米三萬石一委寶應縣縣丞韓宗道買米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四石五斗七升三合一委興化縣主簿蕭大成買米二萬石一委江都縣縣丞姜鈺買米六千四百三十五石四斗二升七合俱已買運通完抵津發運取有實收一委儀真縣主簿戴國正買米二萬石內已完一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八斗三升三合未完一千三百一十四石一斗六升七合係船戶

餉樞疏直

卷之四

九三

宿遷縣原派米五千九百石沐陽縣安東縣各原派米五千石贛榆縣原派米三千五百石清河縣桃源縣各原派米二千五百石俱已買運通完抵津發運取有實收揚州府額派米五萬石照舊委官收買就中多所掛欠一委高郵州州同饒道亨買米一萬一千石已完一萬七百六十石未完失風米二百四十石一委贊畫程有毅藍和璞把總孫人龍原押沙虎寔民船隻共運米九千石已完七千八百四十石一斗五升一合一勺未完一千一百九十五石八斗四升八合九勺一委泰興縣典史舒一貫買米二萬石已完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二石五斗六升三合一勺六抄未完失風掛欠四千五百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六合八勺四抄一委高郵州時堡巡檢朱懋績買米一萬石已完八千八百六十五石八斗四升七合八勺未完失風掛欠一千一百三十四石一斗五升二合一勺前項失風

掛欠米石該督餉道見今監候追比以上淮
揚買米二十萬石用過南折并鹽課餘銀八
萬兩淮安五萬石全完揚州五萬石內已完
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二石五斗六升二合六
抄未完七千一百二十七石四斗三升七合
九勺四抄至於漕撫詳允咨送天津就近收
買糧十萬石共解到淮銀七萬三千三百六
十七兩零據督餉道呈報委兵糧廳同知王
從諫收貯召買先於天啓三年收買過小米
二千二百七十九石五斗黑豆二萬石發運
訖又於天啓四年收買過稻米四百一十二
石一斗四升小米三百五十五石黑豆五萬
六千九百一十九石二斗四升二合五勺高
糧一萬五百石三斗九升九合六勺發運訖
兩年共買運過米豆高糧九萬四百六十六
石二斗八升二合一勺取有實收見在仍存
豆藟九千五百三十三石七斗一升七合九
勺收貯水次倉廩聽候五年春運此淮揚二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九

餉撫疏草

卷之四

九

年召買完欠之數也以淮徐揚州新餉糧本
改爲腳價銀兩言之在淮安府原派新餉銀
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兩七錢零續因鹽城
桃源二縣誤派數多撫按題請戶部議覆鹽
城縣減銀一萬三千二百八十六兩一錢零
桃源縣減銀四千九百一十九兩五錢俱准
免派實止該銀七萬九千九百一十三兩一
錢四分五釐八絲四忽內一差山陽縣典史
郭位解銀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七兩九錢四
分零一差睢寧縣縣丞孟養氣解銀一萬四
千五十七兩九錢四分零一差大河衛經歷
黃申解銀一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兩二錢一
分一差宿遷縣縣丞沈志道解銀一萬三千
五百二十五兩二錢一分零一差山陽縣主
簿顧乃德解銀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兩零共
計五次解銀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四兩三錢
零俱係三四兩年通融起解之數淨欠未完
銀五千一百六十八兩八錢四分零見在催

徵揚州府原派新餉銀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零一差江都縣縣丞呂鏞解銀二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零一差儀真縣縣丞張維禎解銀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兩九錢二分零共計二次解銀五萬一百四兩四錢一分零俱係即年新餉之數淨欠未完銀四千八百七十二兩八分零見在催徵徐州并所屬豐沛蕭碭四縣原派四年新餉銀一萬八千一百五十兩四錢四分

八董已經差委碭山縣典史張國賢解津通完訖以上淮揚徐三府州實徵銀數較原題水脚銀數尚虧銀六千九百五十兩有零未有着落爲照元年召買解運於二年二年召買解運於三年其日期固漸遼邇其印官多已更代不便

題敘祇有揚州米石今年始到原係該府委官收買掛欠且多又可置勿論也惟是新餉糴本改充脚價得之則餉務流通不得則運事

阻滯關係最重一時道府州縣莫不加意接濟苦心催科查所解銀徐州通完淮揚二府俱及九分之數行當次第報竣茲當

奏繳安可漫無一言陳其急公之義除淮徐揚

州二道歷任尚淺不敢榮及外查得專管漕儲帶管揚州道山東按察使熊膏籌策風清

九賦威校霜肅千櫓經濟宏才軍

國司命淮海兵備道山西右叅政宋統殷玄度

澄河學獄靈襟盪緯吞精海不揚波邊無呼

癸淮安府知府宋祖舜砥節岱宗獨峙轉餉

淮水皆膏吏奉嚴師民依福曜高郵州知州

毛國宜恬神遠韻潔履長才給餉饑渴在懷

當衝聲色不大山陽縣知縣孫承清貞可

占一流揮霍能興百廢點金爲國唾手成霖

江都縣知縣余文煥結綠光芒黃步驟民

與膏苗共起賦無算斂而充墾縣知縣劉調

羹月鑑無塵天球有韻千鍾雲擁而至萬家

煙火依然海門縣知縣嚴蘭珪蘊藉渾金璞

王撫摩甘澍和風餉轉水流庭餘琴鶴儀真
縣知縣牛神玄淳泓才具皎潔操修灌輸無
蘭絲名征繕周桑土慮與化縣知縣邊之靖
提若承蠲砂手鈔然雪清操餉有鴻遵政
無嘆清音任知縣張鏡心展布晴雲舒
漢融發寶鑑流元才薄花封思塞如臯
縣知縣李秉結入器能才立解千
字新惠揚成電泳陽縣任知縣王
同鼎遠志寸心不掛異才八百可當能畏能
餉撫疏草一卷之四 九十八

懷阜民阜

國清河縣知縣饒若蒙裏河不辭胼手措餉具
見嘔心百務遊環萬民安靖沛縣知縣劉慶
長設設松風雅韻饒若蒙裏河不辭胼手措餉具
慈爲衆母寶應縣知縣饒若蒙裏河不辭胼手措餉具
如慈惠柔桑沃若遠近稱頌效梯航以上
諸臣皆方面有司之良有功勳迥例當併薦
內熊膏管理漕儲矢公矢信每歲截漕五六
十萬加以帶運逾米沿途催償拮据尤苦况

兼攝揚州道督促新餉蚤完厥勞難泯淮安
素稱災疲之郡近日該道宋統股知府宋祖
舜完納新餉獨多津門水脚合三四年之數
以弘接濟其用意勤矣二年逾米淮屬買解
顆粒無遺亦賴宋統股之力若揚州府付托
匪人掛欠不費卽四年新餉解納如額而陞
任知府楊嘉祥臣終不敢列入薦剡亦公平
之政體宜爾也孫肇興賣絕田變漕米捐羨
餘共得銀三千六百餘兩用抵闕邑五年遞
餉撫疏直一卷之四 九十九

卷之四

九十九

餉之半預期申解王同鼎措處應奏亦得千
金充餉疲邑加派數載全完此其以一年完
兩年之課以額外抵額外之供勁節貞操絕
無僅有年來淮屬章浦公阜循良卓異之褒
當不爲二公言也夫有舉則有劾臣非不欲
有所指摘但查徐屬五州縣四年新餉俱已
通完揚屬十州縣四年新餉未解不滿五千
且晚可冀通完淮屬山陽沐陽清河三四兩
年新餉亦俱全完鹽城睢寧安東完亦強半

桃源邳州宿遷贛榆所欠雖夥比之往年完納倍增積疲澤國得此已難津額業將報盈不敢再爲深求且一切完欠細數自有巡餉御史查奏臣又不敢越俎者也乃若揚屬委官船戶掛欠頗多悉緣守凍途中乘機侵費以軍需之重飽宵小之腹殊爲可惜見行原籍搜變家產并將船隻易價入官務使奸人咸廩應於三尺之法異時淮揚再有召買當必以此爲殿鑒爾猶有說者淮揚徐州召買

籴本抵作海運腳價前後部覆甚明分毫皆係成額且謂原派新餉十七萬一千二百有奇除解津十六萬外尚有萬餘可以解京不意准屬鹽桃二縣奉

旨蠲免一萬八千二百五兩六錢零今合計三府州止實徵餉銀一十五萬二千三十九兩九錢八分匪但無餘銀解京卽解津充水脚者亦虧銀六千九百五十兩零矣准屬餉

額未肯加增解補夫以出關之運脚日廣

計曹之發帑甚艱贛庫屢空水脚難措舊例每運下脚加一扣庫今浸假而扣加二加三加四矣舊例實收到日卽行找給下脚今浸假而延捱日久頭運無找諉之二運三運無找諉之三運三運已終竟無詞可托矣迺准揚之餉銀爲額定之運價竟緣減徵虧欠致令找給不前總計歲終尚短少各船戶水脚一萬五千餘金約結之言未足示信傷心之怨日虞渙離轉盼明春將何以驅之路陰用

命哉其缺額六千九百五十餘兩或於部發贛司新餉銀內補足或於淮屬三四兩年新餉照數通融撥補俾額派不爲虛名而水脚悉獲找給至便計也臣謹會同提督省運

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林有臺合詞以請伏祈

勅下戶部將元年二年淮揚買運遼米完欠數目再加覆覈已解運者准其銷算有侵欠者數追補其淮徐揚新餉抵充脚價銀兩除已

解到津及未解續到額足銀一十五萬三千
四十餘兩外尚少六千九百五十餘兩應議
補足以完茲局并將道府州縣應膏宋統廢
等查照分別敘錄以昭激勵庶遂餉競於輸
將而運務大有藉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劄批疏草

卷之四

百二

附戶部疏

戶部

題爲查覈淮揚召買運脚完欠數目據實

奏緣并薦効勞方面有司官員以重餉務事專

理新餉司山東清吏司奏呈天啓三年正月

十七日奉本節送戶科抄出督理山東糧餉

兼巡撫天津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

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省直巡撫

史林有臺題前事等因天啓四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照本色爲軍需之最急而買辦解運爲

司府有司之最苦其錢糧之當清銷未完之

當俾徵官員之當優敘誠有不容後者督餉

二臣於淮揚召買顛末徹底盤算亦敘前來

臣謹就疏再加覆覈如所稱開銷者淮揚每

年議買米二十萬石元二年間糴本則用鹽

課積存二十八萬五千兩兩糧改折十萬二

劄批疏草

卷之四

百三

百七十四兩三錢共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七

十餘兩分作兩年召買之價其元年米二十

萬貫連共用銀二十三萬一千九百兩二年

止買米十萬石止用銀八萬兩前銀尚餘七

萬三千三百六十七兩解天津等處糧廳買

補訖四年糴本初議動南折米完并遵安一

府加派後議徑用淮楊徐三府州加派後又

免淮揚召買而于部庫動支銀八萬兩解關

以作淮米十萬石又揚州上年未到米五萬

向撫疏直

卷之四

百四

石又屯院屯米五千七百石又漕糧耗米四萬四千三百石已湊足四年二十萬之額而淮揚徐加派作羅本銀俱解天津作運價訖是則鹽課銀二十八萬五千兩南折銀十萬二百七十四兩三錢淮揚徐加派一十五萬三千四十餘兩俱已買解到津所當准其開銷者也有所云追補者元年委儀真縣主簿黃國正買米未完一千三百一十四石一斗六升零二年委官商郵州州同饒道亨買米

失風未完二百四十石贊畫程有毅監和璞把總孫人龍運米未完一千一百九十五石八斗零泰興縣典史舒一貫買米失風未完四千五百五十七石四斗零郵州州時堡巡檢宋懋積買米失風未完一千一百三十四石一斗零四年淮安府未完銀五千一百六十八兩八錢四分揚州府未完銀四千八百七十二兩八分俱係侵失掛欠當速行追補

皆也所有云敘錄者漕儲道按察使熊膏運

向撫疏直

卷之四

百五

漕糧而兼督遼餉拮据與公慎俱全淮海道副使宋統殷知府宋祖舜理疲郡而急竣餉務撫字與催科並著山陽縣知縣孫肇與沐陽知縣王同鼎俱能措處羨餘用抵闕邑加派俱稱司府有司之良例當首列薦績若夫高郵州知州毛國宣江都縣知縣余文煒豐縣知縣劉調羹海門縣知縣嚴爾霖儀真縣知縣牛衍玄蕭縣調任知縣張鏡心如阜縣知縣李秉純沛縣知縣劉慶長寶應縣知縣向孔門俱有功運務當並為敘錄者也有所云議補者淮揚徐三府州加派除鹽桃抵免外實額一十五萬三千四十一兩而以抵津運腳價十六萬委缺六千九百兩零前項元二年淮揚二府共未完米八千四百三十餘石每石八錢折價追來正可抵完六千九百之數所當亟為追補者也至於津門存下豆菽九千五百三十三石照議留為五年春運可耳既經督臣題

請前來相應覈實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除已到津本折錢糧俱准銷算外其有
功各官俱行咨吏部敘錄其掛欠本色聽餉
部行文各該道府追完解津抵補未完腳價
施行等因天啓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戶部
部事左侍郎陳所學等具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是

卷之五

糧料騰湧召買艱難疏 附戶部覆

薊永召買未竣關門借貸未清疏 附戶部覆

渝關糧料呼籲甚亟疏

鮮運漸迫料理難緩疏 附戶部覆

海防將領患病日久疏 附兵部覆

關門徵兵酌量調發疏

餉撫疏草 目錄

開運盡地分卸備陳脚價實數疏

截漕事竣掛欠數多疏

餉撫疏草卷之五

欽定四庫全書

糧價騰湧召買艱難疏

題為糧價騰湧召買艱難懇祈

勅部從長酌議以重軍儲以蘇民困事案照先該

戶部會題為海內困窮已極東西需餉正殷

等事內云督餉院部疏議米每石價銀一兩

今議每石照舊止給七錢疏議豆每石價銀

六錢今議每石照舊止給五錢其東充舊例

餉撫疏草 卷之五

派買二十萬疏議止派十萬仍令東充照舊

買二十萬行令督餉部院於山東北直各地

方照數派買米豆草束其應用價值除各該

地方新餉留用外其餘聽臣部奏發施行奉

聖旨是欽此移咨到臣因查無派買米豆價值

細數不便遵行又經移咨戶部煩將順廣大

真保河六府薊永密霸四處各該應派米豆

確數并應用雜項部發銀數請祈分派明晰

以便責成一切召買米豆價值是否七錢五

錢可以限制統系李酌明確逐款咨覆以便
遵照料理續准部咨前該本部會題五年分
米豆草束因疏內不便細開數日止云照數
派買今餉部復爲咨請合行逐款開覆查原
題米一百萬石除截漕帶運東充召買查奏
餘耗共米七十二萬石外大名府買米五萬
石每石七錢共該銀三萬五千兩除扣留該
府雜項銀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三兩六錢六
分部該找發銀一萬六千六兩三錢四分廣

餉撫疏直

卷之五

二

平府買三萬五千石每石七錢共該銀二萬
四千五百兩除扣留該府雜項銀一萬一千
七百九十七兩一錢部該找發銀一萬二千
七百一十二兩九錢順德府買一萬五千石
每石七錢共該銀一萬五百兩該府有雜項
銀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兩除扣用尚多一
千六百四十三兩應解部天津自買八萬石
每石七錢共該銀五萬六千兩應部發又該
發折米銀八萬兩原題豆七十萬石除屯撫

餉撫疏直

卷之五

三

高糧搜括積逋共四萬石外真定府買十三
萬石每石五錢共該銀六萬五千兩除扣留
該府雜項銀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兩部該
找發銀三萬九千八百二十四兩河間府買
十二萬石每石五錢共該銀六萬兩除扣留
該府雜項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四錢
一分部該找發銀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
三錢九分保定府買十萬石每石五錢共該
銀五萬兩除扣留該府雜項銀一萬九千七
百一十一兩五錢四分部該找發銀三萬二
百八十八兩四錢六分部該買五萬石每石
連腳價六錢二分共該銀三萬一千兩除發
過一萬兩尚該找發二萬一千兩永平鎮買
十萬石每石連腳價六錢共該銀六萬兩除
發過四萬兩尚該找發二萬兩密雲鎮買三
萬石每石連腳價六錢三分共該銀一萬八
千九百兩應部發霸州道買五萬石每石
錢共該銀二萬五千兩應部發

萬石每石五錢共該銀四萬兩除發過三萬兩尚該找發一萬兩以上米豆二項除扣留雜項及發過銀兩外尚共該部中找發銀三十七萬七千四百七十五兩二錢九分應聽餉部或自差官或行各處陸續起領者也至於米豆價值俱係會題定數且米價蚤晚盈縮不同七錢原是定例豆價查上年亦止五錢卽或年歲偶有豐歉亦當隨時銷算恐目下難以驟爲加增者也以上款項登答明白

門樞疏直

卷之三

四

移咨到臣該臣通行山東北直各該司道府官查照遵行并移會省直撫按衙門協力督催去後續據天津兵備山東按察司僉事徐如翰呈據河間府呈據阜城景州故城東光吳橋靜海寧津鹽山慶雲獻縣河間任丘青縣滄州肅寧交河南皮等州縣各申爲買豆事該本府看得五年料豆瀛屬急公之念甚殷然實迫於災荒之候見今斗豆七分八分較部定價五錢何啻天淵雖然此猶說豆

之昂言也若買豆錢糧取給雜項而四年雜項存庫二千餘兩僅僅太倉之一粒各州縣未完四千四百餘兩又西江之水不能濟目前之需則十二萬料豆將仰屋咨嗟而無策矣若云雜項不足將別項權宜那借孰是可權宜那借之錢糧各州縣敢創動以召罪戾乎且各州縣共稱今年十萬豆完合瀛郡之骨髓皮毛俱盡枯削再加二萬百姓憔悴之甚事有不可知者望減二萬仍照十萬而尤

門樞疏直

卷之五

五

先發部銀後及雜項蓋躊躇於災荒之際不得不苦控也呈詳到道看得關門糧料係干軍需奉文派買自當悉其心力試觀前此買豆河屬既獨全完且多節省則各官之急公可知但邇來事勢實與前異災旱異常顆豆無獲則苦於有銀而無豆雜項無多那移難行則苦於欲買而無銀且往歲價止五錢今且貴至七八錢矣若仍五錢之議則此騰貴之價誰爲賠補則價之貴賤當議也

豆勢必買之他方運價脚價所費何出則脚
運之費當議也凡此皆通年事勢之窮而不
得不爲哀懇者乘今召買已爲後時過此則
價益貴而買益難矣爲今之計止有早發部
帑部帑未能即發而欲借動錢糧萬萬不能
至於豆價湧貴於昔脚價倍費於前懇本院
部速賜題增以便各官遵照領價則今日之
所當速計者耳若該府於十二萬中懇減二
萬無非爲瀛屬凋疲稱最委與他郡不同誠
萬不得已之議儻蒙俯從寬減庶災地不至
重困而召買亦可速完矣呈詳到臣據此又
據河間府中查天啓三年雜項河間等縣稅
契銀通共一百八十二兩六錢七分三釐四
毫四絲當餉銀通共一百二十七兩優免銀
通共二百九十六兩四錢五分七釐馬夫銀
通共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三分三釐六絲六
忽抽扣銀通共四千二百五十四兩九錢八
分積穀銀通共一千五百一十三兩五錢以

上六項共銀六千七百兩四錢四分三釐五
毫六忽比部定銀數少五千五百五十五兩
九錢七分一釐四毫九絲四忽本府受事數
月竭策獎誘以供均輸而別縣俱稱瀛海皮
骨消磨之盡兼以水旱洊至之災今年較上
年收成項半是窮民荒棘何從優免扣徵如
部所定雜項之數若不控陳後無以應伏惟
轉題減其原議額數則河間士民結草啣環
矣瀛屬從來不能埒真保一二而况今年旱
魃之災又獨瀛郡偏瘠更加二萬於瀛卽有
銀無所覓豆刖無銀乎執五錢之定數謂上
年已然而河間此時何等光景猶欲執定價
以買貴豆此種錢糧將何着落昨各州縣共
言目前艱苦之狀真有不能一日安其位者
本府參合屬之議酌量豆價六錢六七分間

若加二萬之數前已苦懇惟望垂憐荒瘠減免蠲屬幸甚又據真定府申查得天啓三年原派雜項銀二萬二千四百五兩八錢內平糶上三年倉穀并正官馬夫抽扣撙節等項共銀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九兩一錢一分七厘一毫九絲其房屋稅契典舖優免度牒原額共止有銀八千八百八十八兩二錢九分九釐八毫二絲八忽以上八項共實在銀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兩四錢一分七釐前天啓四年召買因三年雜項不敷已於天啓四年雜項銀預扣五千五百八兩一錢一分四釐與領到部銀動用訖又據保定府申天啓四年保定派豆八萬石議價開辦奉部文撥給外坐定本府雜項銀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一兩五錢四分及撥給各縣原額實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兩尚虛懸銀七千五百二十二兩一錢二分前府計無復之乃於府州縣原存銀內撥充補銀四千七百

二十二兩四錢二分尚少銀二千七百九十九兩六錢九分并無堪動銀兩尚無完期今天啓五年又派買豆十萬其虛懸之數亦復如是此時求之官帑搜括無遺派之民間隨地已竭有司亦手空拳徒恨點金無術則此七千五百有奇之銀將從天降地出乎若不蚤為直陳竊恐失誤愆期殆甚於四年也伏乞俯念疲郡重困將虛懸銀數酌處給補又據易州兵備河南布政司右叅議兼僉事韓萬象呈開門兵馬雲屯料豆誠當預備但買豆十萬價用五萬除部發外其餘銀兩必非神輸鬼運將欲取之何處即云雜項亦須俟至秋月未有天啓五年錢糧尚未開徵而便有銀可取者也如欲那借亦必有此一項方好轉移目今庫藏搜括一空即四年豆銀一千七百餘金尚無着落問之府府不應問之縣縣不應此其明驗也請乞俯念時艱移會戶部蚤為區處又據大名府申查得本府原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十

年災稔疊至閭閻室如懸磬在市米價每石一兩四錢比照部議前數尚欠三萬五千兩况天啓四年雜項銀兩盡數解部天啓五年尚未徵派合無俯從轉請補發庶召買可完不致賠累之苦矣又據密雲兵備河南按察司副使孫穀呈據查民間此時豆價每石六錢四五分昨本鎮召買并腳價議派六錢九分止運各倉商人尚苦其少赴部堂告增今奉憲案每石六錢三分連腳價在內而又運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十一

區區兩郡得以措手而開門之事始無誤也又接巡撫保定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程正巳手書內稱淪關亟需糧料派買而外信無術矣貴院部苦心籌國高目憂民諸有司詎不仰體且亦孰非公事容分畛域也惟是今歲畿南旱災殊甚米菽槩未成熟價值日見騰高茲六郡派買至四十餘萬無論雜項金錢強半畫餅即一一部發此四十餘萬者恐罄民間之有不足以盈此數也至於米價七錢豆價五錢僅當時值之半不知此項賠補有司與百姓誰任之真言隨派下矣仍乞貴院部一爲主持此六郡生靈所爲扣九門而大遠者也又准真定巡按監察御史宋師襄手本內稱按屬四府災稔頻仍民不堪命今歲夏甚夏麥既遭水雹打毀秋禾又罹蝗旱傷殘凋瘵子遺泣訴填門覘彼鵠形殊爲府心近日撫院業以災傷具題矣目今糧價

賤貴不當米珠斗米有價銀錢四五分者有錢二三分者斗豆有價銀八九分者有七八分者小民惶惶極矣地方岌岌殆矣今卽坐米每石七錢且每石五錢恐地方官將欲勉應而民弗能以應也本院誼切同心敢不急公益親詣其災苦之狀故述其情形以復耳合用手本前去貴院部照察酌定施行又接手書內稱自遼福匪茹徵調繁興無民不苦無地不苦而

餉撫疏章

卷之五

十二

畿輔更甚百姓皮毛俱盡有司心血皆枯幸當事者篤念重地請免加派奉

旨蘇此子遺而不意尋以加派之免增及雜項是朝三暮四之算也與部累爭方減少許而買米之命復下或亦未覩畿南今日之光景也麥田薄收秋禾大無斗米價騰一錢有五鵠面鳩形之民日思轉徙不得已會同撫院竭倉廩敷石粟代爲糴粥以延此殘喘使爲

延守此

登穀一塊土耳若必欲滿十萬之糴而虧其一半之值無論本地無米卽有之而價於何取足勢有官與民俱去而已儻蒙減其數增其值不令

畿南暗地有數萬金賠累則災黎之幸也又接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惟儉手書內稱東土之不支也極矣遼米官價七錢今一兩二錢糴之不得且無處可糴有司賠補

餉撫疏章

卷之五

十三

不前百姓難以加派本院昨疏求改折而主者堅不肯從貴院部念及桑梓將無動念儻得今年暫改折數分以稍甦此意亦以稍完各官之責從今以後斷宜徵收本色以免糴買之費然今不可待矣回天之力非貴院部其誰望之其誰訴之俱必會到臣該臣看得津門轉運之難往止難於瀚海之風波而今并難於召買之窘迫卽召買之難往亦止難於買豆而今并難於買米蓋運額日增而

漕又不可多得災荒日告而召買愈苦於無措耳今以各道府之申詳合之各撫按之移會無不爲地方稱苦爲小民請命者以達左一隅而疲省直之供億以兵餉一事而困億兆於同懸誠微臣之大罪也而非微臣之得已也俯仰時事較量價值誠有倍萬艱難者情得發悉其狀以貢

宸聽一難在旱魃之爲災今歲惟近關薊永一帶雨暘時若頗稱豐稔然而近塞地狹譬如盆餉樞疏直

卷之五

十四

益之水挹取易罄其他

畿南山東一帶俱苦旱荒窮簷艱食往時一處不登則取給於鄰壤而今鄰壤之豐稔者安在乎蒿目封域蹙蹙靡騁保撫東撫業各有疏報災矣方日興發倉廩作糜粥以活貧民而謂尋常賤值可以市米豆乎此萬不可得之數也一難在價值之太騰先是臣之

買也米定一兩豆定六錢維時猶在九月政值收成之時而臣定價若斯原無一毫浮溢

餉樞疏直

卷之五

十五

難在道里之遙遠

其間今且日異而月不同矣不謂戶部題米價七錢豆價五錢臣復移咨商之戶部執前議但云偶有豐歉隨時銷算目下難驟爲加增惟是時估既定然後可議糴本糴本既定然後可問召買即今時估未確糴本何來而召買又從何處下手乎若聽有司高下其值則原額頓減而運事之誤必矣今各處米價有以一兩四五錢報者豆價有以八九錢報者視部議將倍之臣安所適從也一

難在地方遠者不下千里近者亦四五百里至

東交則千里外矣東交河間州縣固多近河亦有離河遠者保定真順廣大州縣間有支河可通亦多不能通者陸運勞擾煩費萬狀第言買價而運價實在其內若令時估太少不敷買價安有運價州縣有司計惟發派大戶止將原銀給發責取實收而已是重困吾民而漁奪之也鹿駭狼顧可豈見耳一難在

雜項新餉之虛懸雜項新餉雖奉計曹新行
海內未盡遵守惟

畿輔用以召買料豆則不得絲毫掛欠者有司
雖懼泰罰實亦力不從心未能如額如保定
則以虛懸七千五百兩告矣真定則以虛懸
二千四百二十餘兩告矣河間則以虛懸五
千五百餘兩告矣其申詳未至者姑置無論
又四年召買真定已用四年雜項五千五百
餘兩保定四年雜項俱已用盡河間四年雜

餉概疏直

卷之五

一六

項亦用強半而五年之雜項則皆未有徵也
大名之雜項四年業已解部而五年亦未徵
也東莞四年召買因三年新餉不足亦用四
年新餉一半總緣見徵見用以致稽遲而五
年亦未徵也其他節年未解之抽扣庫藏麥
須之贏餘真保河三府俱已搜括殆盡膏血
靡餘今斷不能再爲賠補所謂可一而不可
再者也噫嘻有此四難而召買之難甚矣惟
是權於公與私之介衡於利與害之間顧豈

卹民而輒廢儲蓄是懲噎廢食之說也一
濟邊而罔念痼疾是竭澤焚林之喻也請得
斟酌而調劑焉今歲委稱旱荒市價委稱騰
貴如米價有言一兩四五錢者豆價有言八
九錢者亦非無據但市斗大而斛斗小如前
所云恐未免以市斗之價而樂論於斛斗也
臣前所

餉概疏直

卷之五

一六

題米價一兩豆價六錢猶是折衷之論夫米每
石一兩抵津猶用腳價二錢有奇而後抵關
則米在一兩二錢之外矣豆每石六錢抵津
猶用腳價二錢有奇而後抵關則豆在八錢
之外矣以此思之可更增乎不可更增乎然
以道府申詳如此撫按移會如此民隱可見
涸澹當蘇雖欲減之又必不可減者也今議
順廣大與東莞召買之米俱定價一兩真保
河與霸州召買之豆俱定價六錢高糧亦作
豆數獨有河間災荒重大呼籲懇切仍當
加五分於六錢之上以卹災疲以上米豆

價運價俱在其中雖省直猶稱苦累而揣勢不能更增所望戶部卽於應發額內照數找給者也獨是雜項有虛懸者四年之召買業已剥肌椎髓則今歲斷當仰給內發矣

畿南雜項與采充新餉五年尚未徵收而召買又難姑待須是戶部明示各該州縣不拘何項稍緩錢糧暫行那借而徐以徵完正項補之庶克有濟斷不能守株以待矣至於薊永二鎮徑運關門料豆價值客臣另疏酌議外

餉撫疏直

卷之五

一八

若密鎮派豆三萬天啓元年中曾經陸運山海天啓二年亦曾天津海運原非膠於一定昨齊雲道呈計松橋陸運山海之苦宜照真保河例亦定豆價六錢運至天津并發海運者也及查天啓元二年間前任餉臣召買商人糧料米價曾在一兩之外豆價曾在七錢之外卷案可稽彼時豐年猶且隨爾則今所定價其不爲侈泰可知也近聞薊密一帶召買料豆價值亦在七錢內外津門雖已裁革召

商寧可重累地方官民耶比例而推其不能儉於五錢又可知也迺若津門自買料豆八萬臣與贊司鈎道委官分頭四出加意召買以濟春運雖在河間境內亦止定價六錢不必再增五分米八萬石九種難買近議廣召商販并買通津軍糧盈縮通融每石定價九錢不必增至一兩所以昭示節省而爲遠近倡也總之微臣職在餉運期於集事而止價太廉則病民價太高則病

餉撫疏直

卷之五

十九

國焦心曠時失事之憂而爲調停增價之說其實區區一念爲國惜財非敢自後於主計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接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具疏以

請伏祈

皇上深念民瘼函計邊儲量增米豆之時估議減各郡之虛懸而仍於未徵銀項令各有司委曲那借以濟然眉之急庶羣黎安堵而運務

克襄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正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糧價騰湧召買艱難懇祈

勅部從長酌議以重軍儲以蘇民困事專理新餉

餉撫疏直

卷之五

二十

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正月三十日奉

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

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養理征東軍務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

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前事等因

天啓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准該院部咨爲海內困窮

已極等因俱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天啓

五年該開運米一百萬石除截漕等項外議

定於東充買二十萬石順廣大三府買十萬

石天津贊司買八萬石共三十八萬石每石

計價七錢又該豆七十萬石除屯撫高糧搜

括等項外議定於真定府買十三萬石河間

府買十二萬石保定府買十萬石霸州道買

五萬石天津贊司買八萬石俱每石計價五

錢永平府買十萬石每石計價六錢薊州買

五萬石每石計價六錢二分密雲買三萬石

每石計價六錢三分此已前議定米豆之價

餉撫疏直

卷之五

三十

也今督餉院部因各道府紛紛請增遂議順

廣大併東充米價每石增銀三錢三十萬石

共該增銀九萬兩天津米價每石增銀三錢

八萬石共該增銀一萬六千兩又議真保津

霸豆價每石增銀一錢三十六萬石共該增

銀三萬六千兩河間府豆價每石增銀一錢

五分十二萬石共該增銀一萬八千兩米豆

二項總計增銀十六萬兩臣一見之不覺束

手無策夫時價低昂哀甚亦是常事或未必

如是之迥異地方道府恐以召買致虧小民
價值故有此議誠非得已而院部又值無可
奈何之勢爲茲不得已之請臣又不敢不應
第無奈太倉如洗萬分難支何耳今復就中
斟酌再一調劑如豆額七十萬石開撫清查
止用六十一萬石其省出八萬餘石就於成
安等疲瘠州縣免派以寬民力其六十一萬
石除屯糧等項四萬外止買五十七萬石內
有高糧並用價值稍輕買辦稍易據核算來
原價五錢亦爲不少今姑每石量增五分如
米額一百萬石開撫清查止用八十五萬餘
石其所省十四萬石餘聽督餉院部於各疲
瘠州縣分攤免派以寬民力其八十五萬餘
石除截漕等項外止用買二十四萬石原價
每石七錢今量增二錢二項共已增銀八萬
一千五百兩尚費設處除山東聽該地方支
用銷算北直仍聽雜項通融支用有餘不足
總算裁補至於各府應徵雜項雖有先後不

齊多寡不一但處今日之勢自不得膠柱而
論况舊年召買已經三府通行其間酌盈濟
虛各府自當那處以完厥局豈有作處堂之
燕而專聽部發之理若保定一府舊年因難
不足召買至今不了今若仍前不免怯失
聖鑒查該府尚有加派拖欠不完今併作是
此外便可省力多籌易爲處難經題
來相應酌覆恭候
命下臣部行交督餉院部應免賣者即行免賣應
增價者即行增價并飭各該府縣官一面那
借庫銀召買一面催徵雜項補還民因少蘇
而運務亦有濟矣等因天啓五年二月初七
日戶部署部事左侍郎陳所等具題本月
初十日奉
聖旨是

薊永召買未竣關門借貸未清疏

題爲薊永召買未竣關門借貸未清所

賜酌議給發以完前局以清滯案事案照天啓四

年該臣具

題酌定本年冬春關門馬匹草束數目議派買

草三百萬束內薊鎮買草一百二十萬束以

地遠近爲價差等共該銀七萬八千兩永鎮

買草一百八十萬束每束槩定五分共該銀

九萬兩二鎮通共該草價銀一十六萬八千

兩又以關門料豆不敷

卷之五

二十四

請銀十萬分發薊永買豆陸運接濟以備冬春之

缺乏俱經戶部覆

允奉有

欽依及後戶部覆臣兩年草束報竣一疏因見薊

永二鎮二三年共有未完草五十三萬八

千九百二十八束并薊州存剩銀一百八十

八兩遂俱作爲五年草數欲於應發銀內扣

除又覆臣預計五年開解糧料一疏內有永

平買豆十萬薊州買豆五萬即將前允發銀

十萬抵之不再召買內永平買豆十萬每石

議定買運價銀六錢薊州買豆五萬每石議

定買運價銀六錢二分二鎮共止發銀九萬

一千兩又核額銀九千兩以上薊永草豆二

項共該銀二十六萬八千兩戶部允發銀六

萬兩撥發銀十萬兩俱已分派薊永召買草

豆應用近又允發銀四萬一千兩見今差官

候領尚少銀六萬七千兩遲疑未發則以有

餉撫疏直

卷之五

二十五

舊欠未完草抵算及將召買料豆減價九千

之數也但臣初議原以舊欠之草較二年

三年召買之額尙慮其原折豈不知原有拖

欠舊草之數政謂以舊草之新草而後僅

足用耳况關內之草原係舊二萬匹每月用

草六十萬束計冬春五箇月該草三百萬束

今關內馬業已溢於三萬匹派草東方廩廩

不給而今復以舊草抵數減其新派倘關

門以草束不敷責臣臣安所措手足哉且關

外支折色而關內支本色關內之本色既增則關外之折色自減此提算者所共知也柰何欲以舊草抵數而減新派之草價也永平豆價臣原定價七錢今部定價六錢其減銀一萬兩不知近邊則價高陸運則多費是不可減也薊鎮豆價臣初謂與永平不甚相懸及接薊鎮餉司及薊州遵化二道呈詳僉謂豆價已騰非六錢上下不可又謂每石百里該用脚價一錢臣往返駁議費盡唇舌卒難多減迨後定爲每石百里脚價八分昨歲薊鎮頗熟臣議買價仍以五錢爲率不論豆薯俱准收用薊州派豆五千石抵關五百里每石買運價銀九錢該銀四千五百兩玉田派豆一萬六千石抵關四百二十里每石買運價銀八錢三分六釐該銀一萬三千三百七十六兩遵化派豆一萬三千石道里如玉田之數買運價亦如之該銀一萬八百六十八兩豐潤派豆一萬六千石抵關三百四十里

每石買運價銀七錢七分二釐該銀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兩以上三鎮豆價通共該銀四萬一千九十六兩部令薊永二鎮原題十萬全給尚有萬餘不敷索價在於九萬一千兩永鎮每石六錢薊鎮每石六錢二分將誰買而誰運之也夫眞保河之豆每石定價六錢抵津再加脚價二錢方抵山海猶有上山入倉之費總算已出八錢之上尚有失風漂沒之虞若永鎮豆價止於七錢薊鎮豆價雖稍浮於八錢然係陸運可保萬全以此較彼得算已多似未可議減也及查永鎮草價價過部銀五萬兩又先是關門時迫寒冬需草孔棘戶部議論未定給發懲鄂借過關部帑金四萬兩是草價已通完矣豆價領過部銀四萬兩又見發未到銀二萬兩共發過六萬兩又用爛豆變價銀五千二百四十兩尚欠豆價四千七百六十兩近議亦俟爛豆變價給發薊鎮草價一次領過部銀三千兩二次

計銀四萬兩止欠銀八千兩片除用
另銀一百八十八兩七千八百一
十二兩

俱已備用

永發道日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銀九千兩如以豆價十

乎籌公私之利病制財用之低昂是在戶部
之悉心曲體而已矣此外猶有借貸二項當
補還關門者敢併陳之天啓三年永鎮買草
山石道借發

帑金二萬兩開內道借發撫金二萬兩臣前於

草束

奏繳疏中已經具

題請尚近臣抵開細查撫金二萬業經山海餉

司主事郭竹徵處補完訖其

餉撫疏草

帑金二萬至今拖欠未完閣部屢行催補見今

比較道廳承行吏書此似戶部急當補還者

也天啓三年開運上山出關脚價借動閣部

帑金一萬三千五百八十餘兩先該海運通判

萬獻策具文造冊前來臣行贊司主事何意

覆加查覈內有船糧失風者重疊開報者未

填實收者一槩不准開銷共除銀八百一十

二兩三錢八分八釐五毫實該應補脚價銀

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五兩九錢六分二釐五

毫又署專通判宋廷諒續報借過出關腳價銀九百二十一兩五錢五分八釐八毫五絲二項共銀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七兩五錢二分一釐三毫五絲蓋緣舊日津門發運抵關每石止給水脚二錢除水次兌支外其上山入倉者每石加給脚價一分五釐聽於海運廳支領續於津門補還此定例也天啓二年以前運俱抵關而止運於天啓三年河西漸復運至寧遠覺華中右中後前屯中前等處

餉疏草

卷之五

三

以故正額水脚之外有加添六分四分三分者亦於海運廳借支以俟補還茲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兩金借貸之絲也此項原係三年牌價延至四年始行具報若使四年牌價稍寬臣亦可以那後補前不必再索於戶部及查四年關運原以一百二十萬爲額而今且運至一百二十八萬之多四年之運價有屯糧高糧二萬戶部初問牌價於臣及後不謂仍是津門自傳書止給額一百一十八萬之

臣等以二錢爲率在於餉庫淮揚兩地取給尚未報完而上山出關加添之數又該銀三萬二千四百有奇戶部並未於於底藏揭欠局造銀內委卿部等公數又安有餘銀以補三年之舊債也此亦戶部急當補還者前項借貸銀兩皆

餉疏草

卷之五

三

臣等以爲恢復賞功之需者臣不得已而草價運價陸續借貸當其急時所濟實多今且積至七萬三千六百七十餘兩冬春以來取索特急關部各催未已也而關內道督餉而催之山石道詳催未已也而關內道督餉道海運廳又俱奉關部之命而絡繹催之臣真有靦面目矣錢糧各有款項借用原非常策關部再三催取無怪其然其如臣之空拳徒手何哉若戶部不爲垂憐則則事關借貸臣將何辭以謝關部事

命金關部又將何辭以復

平總計草豆二價尚欠銀六萬七千兩

又加薊鎮陸運腳價增出一萬一千九十六兩通共該銀七萬八千九十六兩內除薊州原存銀一百八十八兩可抵草價又除秦島爛豆變價已完未完銀一萬兩可作豆價二項共除銀一萬一百八十八兩實止欠銀六萬七千九百八兩戶部若肯照數給發則不惟召買草豆之事報竣而原借四萬之帑金與各州那借之庫藏均可脫然無遺累矣至於三年買草借過

勸撫疏直

卷之五

三十二

帑金二萬兩三年上山出關腳價借過

帑金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九兩有奇此在司道府廳卷案彰灼實係那借錢糧原無纖芥可疑亦望戶部統爲補發一了百了者也蓋草豆價不全給則芻秣不敷而目前召買之局難完借貸銀不補還則款項不清而異時緩急之需難與臣實不憚煩聒不厭瀆陳會同貴省直接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

成瀝於

聖明之前伏祈

勅下戶部亟爲酌議將前豆草未發價銀照數給發以結召買之局以補借貸之數而又將借過三年草價上山出關運價一體補給俾令宿邇可清滯案可結斯實運務之至幸也臣無任惶悚額請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正月十九日具

勸撫疏直

卷之五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薊永召買未竣關門借貸未清祈

賜酌議給發以完前局以清滯案專理新餉由

東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正月三十日奉本

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

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等
因大啓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准該院部咨爲糧料匱乏
錢病堪憐等事等因俱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爲照天啓五年原派蘄州買豆五萬石每石
價銀六錢二分永平買豆十萬石每石價銀
六錢近議每石又加銀五分共該銀九萬八
千五百兩又蘄州買草一百二十萬束每束
價銀六分五釐永平買草一百八十萬束每
束價銀五分共該銀一十六萬八千兩豆草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三四

二項總計該銀二十六萬六千五百兩除臣
部三次給發銀二十萬一十兩又蘄州存剩
銀一百八十八兩又舊欠草五十三萬八千
九百二十八束算銀三萬二千九百三十五
兩又今疏稱永鎮已用爛豆變價銀五千二
百四十兩又議將俟爛豆變價找給銀四千
七百六十兩外尚欠蘄永草豆價銀二萬二
千三百七十七兩應於臣部發補者也若論

價值低昂去年

畿左頗亦有秋六錢以及六錢二分原不爲少
况豆價今又增五分亦可以無言矣草價低
給稽遲誠有如院部所云以舊欠作新用之
故然有舊欠自應追還寧有舍舊欠而向內
部取給之理近聞撫疏稱用草三百萬束與
原題數目相合則合新舊以足三百萬束之
外亦可無多求矣惟是借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三五

寄金四萬并各州縣庫銀及早買辦草豆以濟
戰馬急需自是司道權宜之妙用但部未
發之前則應從借今部既發則地方自應
補還即不然臣部將前項二萬二千三百七
十七兩盡數發完則各處借貸再不得向臣
部而所無處債問門戰馬亦不得向臣部而
借矣料矣至於天啓三年永鎮借
寄金二萬關內道借撫金二萬又借關部
寄金一萬三千六百七十餘兩今除撫金郭
事還過外其兩次

帑金三萬有餘雖同爲

國賦然錢糧亦須分明借而不還臣實負愧惟
資之懸罄之太倉目前救急不暇無能便及
于此臣聞處補之法有二夫關門創斃之馬
迷文之兵日不乏數從來不關還官而于
馬內扣減毫末者則此項抹煞已多
今海司道補還誰曰不宜又海運漂損
船隻例有追還水脚及次年起運每石二錢
仍復不少則此項存留尚在卽令天津司道
餉撫甄草

卷之五

三十六

補還誰曰不宜如兩處肯爲抵補便可灑然
一清倘不其然俟士馬東向時自當照數兌
發飛送前去以作原議賞功之用也至若爲
進取計糧料委應多辦其數目關撫已有定
額再一清減速買運還自克有濟矣既經題
咨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津部將應找兌蘄永草豆銀二萬
二千三百七十七兩差官赴部支領速解應

用其原借

帑金及各庫聽該鎮自行補還其三年舊借關
部

帑金三萬三千餘兩容臣部漸次補還寬以時
月臣可勝待

命之至等因天啓五年二月十三日戶部
左侍郎陳所學等具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

渝關糧料呼籲甚亟疏

題爲渝關糧料呼籲甚亟謹據實披陳以明本末以圖接濟事准巡撫遼東山海等處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喻安性咨據寧前兵備道定泰政袁崇煥等呈爲糧料匱乏饑寒惻憐謹據目擊之情形恐誤征進之大計乞賜題

請以無誤封疆事內稱該本道遵

旨回關諸兵丁相伺於道見其鵠形骨立淒涼堪

館撰疏草

卷之五

三

憐至問之則云餉不濟而人饑料不支而馬死及入關內則賣弓箭而市衣裳者兵丁也問之則云性時本色支而米賤今本色不繼而米貴折銀僅三錢五分若買米一斛則銀五錢是每斛而受一錢五分之心又過月始支前月之糧當質借貸展轉一二兩不得八錢之用而操演逐日勞力支及抵公館而各將之來會爲兵丁訴苦者又甚於本道之所見也云料之不給而馬瘦畏比較之嚴

而自縊以免者有矣又有忍饑而應操旋斃於隊內者有矣又出防於關外無米以養其家口妻與女餓死於後部之營房三日而人始知者有矣又因無糧而結隊逃走見在關前解容者滿兵四十名是矣及查在倉之料亦無執票待支之人無算永平運到已爲前日之適米貯無多僅足正月之給夫關內積貯之地如此况關外新復之荒涼已見之兵丁如此况關外之有兵器無可賣夫集

館撰疏草

卷之五

三

天下之精銳調之關門爲平強邊防以許文告未必各鎮之便發經幾許挑選必勇健之卽來糾糾桓桓一餓而可餒之聞上如其忍餓而就斃憂在無兵以致賊若其不忍饑而鼓噪憂又不在賊而在兵患切剝膚寧容緘默是用不避斧鉞會同關內道合詞上懇伏乞各部急催或徑疏題請糧餉草料速爲料理或請發帑金庶戰守有裨而危亡可杜其關係非等閒

也緣縣到院據此看得開餉匱乏至今且甚
矣庫無鎔銖之蓄庾無隔宿之糧縱陸續運
到者曾不足以抵給累月之逋欠於是月餉
常兩閱月而方給也開以內外斛米時值五
錢近因本色不繼以三錢五分折給也貧軍
愈窮愈困典質既盡鬻賣已空病者枵腹以
死死者掉臂而亡即見在者日事操練饑寒
鵠立偶語戾呼之狀真不忍見聞諸軍救死
不瞻焉望其戰守之效哉既經該道會呈前

餉撫疏直

卷之五

四

來除咨戶部外合咨前去煩請垂念危疆春
防正急戍軍枵腹堪憐俯將本色糧料草束
已發召買者多差的當員役勒限嚴催各洲
縣星夜轉輸額外不敷者作速酌議亟爲措
處接濟至於海運更新預先料理一候東關
即發起運燕脫巾之患潛消而庚癸之呼可
杜矣又准戶部咨准山海撫院咨前事查得
關門月餉本部按月給發原無遲誤至於本
色詎乏相應咨會督餉部院速爲發運前去

接濟軍需等因又准督理軍務少傅兼太子
太師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孫承宗咨
據寧前兵備道袁崇煥等會呈前事看得各
兵資養惟是本折及時兼濟乃既苦不能按
月以給又苦本色不繼而折值之輕買值之
重展轉苦累人無以聊生馬無能骨立無論
掉臂脫巾有不測隱憂即使奉法惟嚴而寧
甘坐斃當此時方踰險自守爲難而抑何恃
圖恢復之計希惟貴衙門念關門安危惟在

餉撫疏直

卷之五

四

兵餉更念他鎮之兵既分遼餉而令或以遼
之餉又分他鎮遂既不得以本鎮之額取足
於大農而却又以本鎮所乞哀之
帑金接濟大農馬死兵傷不敢一語及餉而借
好冒好折以自釋不給不足之責反令邊人
聞其口即邊人忍苦不言而天下安危亦忠
義肝腸所深念也祈貴衙門多方設處立爲
轉輸念在然眉急爲接濟目今見有糧料若
干以何日可抵關門預煩酌示以慰嗷嗷之

衆其借過

帑金更希速爲抵補救此空竭合咨查照施行
各到臣案查天啓四年十一月內據寧前道
臣袁崇煥呈稱關門兵馬例則本折兼支今
海運不繼枵腹可虞幸關內外頗覺有秋與
其官爲陸運之費何如給兵以折今自致之
其自十一月起各支折色市上米價頗平關
內量給每斛三錢五分比之原價少五分矣
若前屯寧遠各積有舊米及積有多鹽昨金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四二

經歷條議十一月舊米與鹽搭放十二月則
純放折色蓋陳米味不如新卽市賣而價亦
歉則十二月每斛給之四錢補其十一月若
正月則關內外一體支折色每斛三錢五分
情之最平者也然窮邊從來乏米今各軍不
愛米而愛銀則十風九雨之均調而黍稷重
移之多獲蓋此不多得之時也恐來歲仍恃
此而短運圖折則本道之所大懼也隨該臣
詳批據議米折價直調停節省極爲妥當准

移會餉司查行此自一時權宜之計安敢執
爲定例屈指冬春關門欠米不多原經部覆
有米折銀七萬或亦盡此卽止者也正月以
後恐無銀可折矣姑俟徐議已經批發去後
今准咨開前因該臣看得津門關運糧料臣
前於

奏繳疏中已經題明大都米石原自不乏而且
恃折色爲儲待料豆所欠頗夥而全賴薊永
爲轉輸方夏秋間專放本色米多則價賤而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四三

人思得銀及冬春間議放折色米少則價增
而人又思得米此亦人情嗜利之常也薊永
彈丸之地既令買草又令買豆一時輸挽不
前空令舌敝額禿兼以樂亭昌黎二縣俱缺
正官卽山石道乃其本轄亦且驅策術窮而
謂臣能以長鞭及之乎此又邊方物力之難
也永鎮豆價近始解足草價半出借貸薊鎮
豆價至今未敷不免坐悞事機此又買價給
發之難也關門內外之馬客歲春夏不及三

萬運後召買徵調增至五萬而又冬春每月增至一石二斗所需不貲客歲原定料豆運至一萬石是年區糧酌議每歲約用六十一萬六千石查該縣倉卒何能此又料豆不敷之計也據該縣知事海運同知三應豫等十二月初實存歲米五萬五千九百三十七石零查該縣舊例每月約支二萬五千石計可足二月之用豆藟則稱全無又據前屯衛通判柯仲炯揭報十二月終實在米四萬四千七百餘石又樽節附餘并存留加耗米一萬六千九百四十餘石查該縣舊例每月約支五千石計可足數月之用豆藟亦稱全無又據寧遠經歷管通判辜金啓條揭報十月終止實在米一十六萬三千九百三十餘石查該廳十一十二兩月共約支三萬石尚存十三萬石有奇實在豆藟八萬五千五百六十餘石查該廳十一十二兩月共支四萬六千石尚存不滿四萬石又續報收過守

粟米四百九十餘石豆藟六千六百六十餘石是米可支數月之用而料亦可支兩月之用以上三處糧米俱可足支或有贏餘而料豆則關內前屯二處委稱匱乏辰下海運未通梯航有待永鎮買豆十萬苦轉運之維艱薊鎮買豆五萬苦部價之未領臣惟有謁天踰地東躬待罪而已矣及查關門草束今歲薊永草價頗平道府督催亦力原派三百萬束業將報完原無不足之患至料豆一節臣見數行永平山石二道及永平府差役守催各屬星夜買運以紓目前之急近據陸運同知程維模揭報計正月內共收放過豆一萬五千三百餘石其餘陸續到者尚覺零星無濟於事又關內道臣劉詔近發薊州馬一千二百匹玉田縣馬一千一十五匹豐潤縣馬一千三百匹樂亭縣馬四十二匹共計三千五百五十七匹移馬匹以就草料亦可救窘迫而蘇轉運其餘在關內者自取給永運外

尚有去歲守凍灤河北塘一帶豆芻三萬餘石距關不遠已經差官督催開洋二月以內便可啣尾抵關先爲接濟在關外前屯寧遠者道途修阻水陸俱艱近據總兵趙率教滿桂冊報所收四年屯糧約十餘萬內粟穀豆芻各半今似不妨權宜借用仍俟海運補還是亦委曲通融之一法也惟是米折銀兩舊例每斛抵餉四錢其實各兵自食者少糶賣得錢僅百六七十文折銀不及三錢臣前與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四六

寧前道臣袁崇煥商議及之續據該道詳稱去歲開遼有秋米價頗賤每斛支給折色三錢五分以示節省近據山海餉司唐登儒冊報已放過銀三萬五千一百五十餘兩可抵米五萬之數臣以節省自美事惟該道之言是聽非有意苦兵亦非米不足也今既極言米價之騰軍兵之苦除年內已支者不必再更張外臣已移會閩部開撫并行各該司道自正月起仍照每斛四錢之例如欲得本色

者亦卽給米糊口蓋關內外之米原未匱乏無庸斤斤專放折色爲也詳味該道之言似專爲料豆不繼及折色每壓一月而發欲漸多得糧餉以爲恢復之地非真粒食之不克而枵腹以待斃者也原借閩部

帑金督催尤急臣實束手無措頃有甯永召買未竣揭門借貸未清一疏計算實欠四年草豆銀六萬七千九百八兩其永平買草借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四七

帑金四萬兩卽在其內又有三年永平買草價銀二萬兩三年海運上山出關部價借銀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九兩零臣等以糧毫無浮冒方候部覆補償間而閩部又至所望戶部速補甯永召買草豆借值并請原借閩部

帑金以完前局而解倒懸實臣所爲藉手以宣大戾者也適若津門目前運務臣已行令司道督催各幫海船上緊修船漸次報完

裝載截留漕糧并津門收買豆菊直以永漸
雖洋風色尚屬猶不致以軍需人命輕試於
不測之淵稍俟清明以後風颶漸息卽行掛
帆飛渡大略三月望間可冀抵關又豈敢
泄從事以重貽封疆之憂耶臣謹會同提督
省直接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
合詞上

請伏祈

皇上軫念料豆匱乏借資未清關門呼籲情辭迫
切撫疏草

切

勅下戶部亟將永鎮原借

帑金三四兩年買草銀六萬兩上山出關脚價
銀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九兩零又薊鎮見少
草價銀七千八百一十二兩豆價銀二萬九
十六兩俱卽速爲補給以資接濟以濟
其關門料豆不敷見今催發守凍豆
薊永道府州縣加意買運有仍前怠
臣等以白簡從事至於關外只行

豆菊應急徐候新運糧米本折通融支放悉
聽關門撫道的議便宜給發庶軍需漸充而
邊防益固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謹題請

奏

天啓五年二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永鎮借過帑金薊鎮見少草豆價銀作速
補給關門料豆著催發買運關外料豆卽用屯
田豆青抵補齊該部知道

何撫疏草

卷之五

五

田豆青抵補齊該部知道

鮮運漸迫料理難緩題

題爲鮮運漸迫料理難緩謹再申明餉運事宜

懇

勅各該區處以速輪輓事案照天啓四年九月內該臣題爲預計天啓五年關鮮二運糧料等事內稱五年鮮運仍應照四年例截漕十五萬以俟新運其登萊五萬卽著彼中州縣分認羅買仍俟鮮運回空兌發完局糴本腳價俱聽部議給登在津不必更議差官召買續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五

於本年十月內該戶部會題海內困窮已極等事議稱鮮運漕糧照舊止可截留十萬勘科查出陶撫案內入官還官米十四萬八千餘石此中可撥給十萬石見在行查報回更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到臣除先經總督漕撫呂兆熊及巡漕御史練國事會題截漕并帶運遼米共計五十五萬石內鮮運十萬石卽在其內見在交兌發運外其登糧十萬石尚未

確有者落隨經移咨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

武之望煩爲轉行登州道府卽查鮮運糧石議將陶撫案內入官還官米撥給十萬海外望餉甚殷務疊設處停妥纔入三月便當發棹切勿視爲泛常耽延遲誤致戍守異域之卒有枵腹呼庚之患關係不小仍希回照施行續准登撫咨稱備行登州海防道查報去後續據該道呈據登州府呈查得前項糧石俱已變價止青屬樂安縣見貯米豆一千七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五

十七石九斗六升一合七勺登青實存米豆變價未解銀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四兩九錢七分今蒙撥給十萬石轉運毛帥收用難以如數呈報到道轉呈到院咨覆到臣該臣又經移咨戶部知會請賜裁處續准部咨查得天啓五年該運毛帥糧料二十萬石除截漕十萬外其十萬石本部議於李勘科查勘陶登撫追出入官還官米豆十四萬九千八百餘石內撥給又有支剽贓銀二萬五千兩俱

道府查回米豆變價并贓銀共止實在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四兩五錢三分九釐八絲四忽樂安縣貯倉米豆一千七十七石九斗六升一合七勺其餘盡爲變賣以抵補原借京邊等項及贓銀解比未完爲解夫前項銀米原奉

若槩以抵還開銷了事恐與

卷之五

1944

相恃仍各登撫遠行道府將各項銀米務要
盡數追完貯庫聽餉部召買本色以給海外
兵餉不得以抵補京邊爲辭延緩支吾仍咨
餉部知會再催移咨到臣又該臣移咨登撫
內稱鮮運事重策宜蚤決不可悠悠忽忽以
致毛帥告饑爲今之計莫若先將見銀一萬
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分發近海州縣趁時糴
糧并樂安縣倉米豆一千七十餘石及
運登海岸候船裝運但登糧十萬石見在

臣等聞命之餘茫然無著仍宜多方設處
用供軍興位經催請去後又衆行違餉道卽
將鮮還津登陸還事宜作速查議妥確呈報
以憑核辦

臣等謹將前奉違經查議又蒙巡餉王御史批
據總理解運都司王學易呈請量增毛帥額
請新加銀數并將原糧照舊在津兌發庶可濟各
等情欽此海外官軍望餉不啻望歲據稱登

餉撫董

卷之五

1544-1545

奏准將乃各屬起年清過何能一將完納等
因欽此欽遵在案竊查該縣雍正津兌發
倉報蒙此後十歲逐一查得解納二十萬
洋折下等因欽此在案嗣經轉運至原程十萬石
倉庫存貯等因欽此在案茲將前項運官入官米
倉運赴登州海庫責令該運司
臣王學易辦理管收編冊公運而後領運
不致虧折其在津兌發十萬石四錢二公計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五

一錢七分計十萬石該銀一萬七千兩共該銀五萬九千兩此按糧給發不能節縮絲毫者也去歲鮮運二十萬共用船二百五十餘號揀擇津淮官民船隻充數內有回空失風者有奸猾船戶蓄登私載者迄今尚多未抵津計今津糧十萬石每船約裝六百石膏用船一百六十隻除廢船不派外今選津船九十隻最少七十隻見蒙本院部查守備高登雲等處召募原省堅緻塘頭等船補足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五

幫作爲二運再惟帶運布疋原數該二萬疋亟須收買檢查布價共該四千五百兩又運官處銀船戶花紅以及蘆片等項尚須二千餘兩此七千之銀當與腳價四萬二千兩并發便刻期料理掛帆赴鮮者也登糧價聽彼中另議伏候裁奪呈詳到臣該臣看得海外兵民日衆絕域待哺方殷鮮運之糧以二十萬爲額自天啓四年而已然矣第四年之糧發自津門者踰十八萬在登糧運不滿二萬仍是津門委官收買而登萊不與焉今歲戶部覆議津發截留漕糧十萬石登發陶撫入官還官糧十萬石事本同條糧分兩地此又鮮運一變局也其登糧十萬石初議若有本色在登也者及據登海兩咨止有米豆一千七十餘石又價銀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餘兩登州誘於不能如數戶部責以照數召買見在移咨查議未決若津運十萬石目前水新已詳

堆以爲江雲霓之望。戶部議以運糧止十萬石與夫膠價糧價布疋之類均當亟爲商確請飭舊例而酌議焉。一議運船宜止十萬石是船亦當以是爲準共選至終津海及山東船得一百六十隻足矣。北船元運津糧十萬作爲頭運回空抵登再運登糧十萬作爲二運則船不加多而運亦濟矣。一議膠價津糧抵登舊例每石四錢二分登糧抵登舊例每石一錢七分客歲業常行之約計津糧十萬該銀四萬二千兩登糧十萬該銀一萬七千兩在津門者宜聽戶部刻日給發以濟春運在登州者登有銀則取之登登無銀則請之部非臣所可臆決者也。一議運官客歲鮮運前後八幫共糧十六萬石同時並發於津門原用總運都司一員押幫守備八員不爲多也今津登二十萬糧先後出海兩次裝運則減八員而爲六員省一官卽省一費亦節約之道宜爾也。但以一運而兼二運之苦俟其

期會不愆梯航蚤竣卽爲據實薦揚破格擢用可耳。一議布疋毛管官兵駐防海外非但啼餓亦且號寒兼以避難遼民新入營伍裸形赤體衣被不充則布疋尤所最急者舊例固不可廢原額亦不可少布以二萬疋爲額則布價以四千五百兩爲額俱有過年之成例在至於運官廩餼船戶花紅以及蕭片等項共約該銀二千兩加以津運腳價四萬一千兩共銀四萬八千五百兩是則戶部所當速發津門者也。一議糧價樂安米豆照數裝運無論矣其餘登糧必須收買惟是道里遠遠糧石浩煩又非津門所能買也去秋差官赴登買糧價值小米小麥每石俱五錢上下黃黑豆高糧每石俱三錢上下客歲秋收稍遜前歲然而升斗最大商販頗稱糧價亦不甚騰若總以五錢計算則連短運腳價賃房上船之需俱綽綽乎有餘裕矣。買糧十萬約該價銀五萬內除樂安米豆價銀五百三十

九兩又除登青見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兩尚欠銀三萬六千二百七兩應令登萊查照戶部原題措辦責成海濱州縣上緊收買如有節省不妨據實另報者也噫嘻有此五議而鮮運之大端備矣第登州之糴本猶在半虛半實之間則後運之十萬尚屬若有若無之界夫海外粒米成珠客冬毛帥不會額請增運三十萬乎今即不能加溢於原數之外又豈可更縮於原數之內也遼民餓殍相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五

望客冬登撫又不曾懇請轉移於內地乎今即不便內徙肘腋之間亦豈可遂令顛連溝壑之內也萬一

廟堂諉之登萊登萊諉之前撫嗟無米之難炊任異域之號呼毛帥遼民將安賴焉微臣忝司餉務殊竊爲此廩廩其如津門之力不從心何哉所願戶部從長酌議無分畛域如登萊糧價確有可據即當速行責成以無誤轉運之期如登萊糧價尚屬虛幻不妨暫行那發

而別爲追贖之議道並行而不悖事相須以有成所資藉海外軍實以務爲牽制地者庶幾算無遺策矣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合辭以

請伏祈

聖明

勅下戶部查議津門應發鮮運腳價布價等銀共四萬八千五百兩查賜給發以便開洋其登運不敷糧價銀三萬六千二百七兩并脚價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五九

銀一萬七千兩或查登州是比或在新餉那奏預爲裁定蚤行料理其於軍需邊防詎曰小補之哉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具

題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鮮運漸迫料理難緩謹再申明餉運事宜
懇

勅發議區處以速輪輓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
案呈天啓五年三月初九日奉本部送戶科
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
同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前事
等因奉

餉撫疏直

卷之五

五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照天啓五年鮮運本色二十萬原議天
津截漕十萬石登萊陶撫案內入官還官撥
給十萬石益謂取之見在不煩措處止議運
費便可起行今稱登萊抵還京邊外止銀一
萬三千二百五十餘兩米豆一千七十餘石
共折算米二萬四千五百七十餘石尚少十
萬二千餘石雖京邊亦是應還之銀然天津
本色額數已定顆粒難以措辦今春運俱已

起行再向省直派買是爲西江之汲且登萊
最爲近便應照已前充餉之

旨通融處辦以了鮮局無疑也至於運費等項五
部臣謹酌之其一議運船津糧十萬石當川
船一百六十隻選津船九十隻募登船七十
隻前後分幫開洋以儘運津糧而登糧則以
先口空船運之省九十隻運船且省九十
隻押運官員糜餼花紅省九十船蘆蓆板片
計無善於此其舊年回空迄今不到未知有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卒一

無實收到津是否官造船隻相應行查實落
運官船戶依法處治以爲將來之警可耳一
議腳價津糧抵鮮每石例該四錢二分計
十萬石該銀四萬二千兩此當於臣部給
與津部差官赴領登糧抵鮮每石例銀
七分計糧十萬石該銀一萬七千兩
有應解臣部新餉卽於此中扣解
且省彼此解給之勞亦計之

官自津抵鮮水程

池失風不至侵漁掛欠不至因空遲誤理應

列薦上年舊例可循今年以一官而押津運

復押登運誠有兼人之苦俟運事報竣之後

查無事過卽破格擢用在津卽照例薦揚之

耳一議布疋前年鮮運原議有布疋一項今

布照舊以二萬疋爲額布價亦照舊以四千

五百兩爲額毋容再議至運官廩餼船戶花

紅及蒭片等項共銀二千亦照前於臣部給

發毋容再議者也一議糧價除津運出於截

餉無疏草

卷之五

平二

漕其價自不必論登運若取之贓米價亦可

不必論今旣不可得而責其召買補足則舊

年五錢一石之例在也若得稍減原價猶見

樽節之功卽能通融處置作速買完以無誤

運期事竣之後津餉回不妨一字之褒若虛

糴本猶在半虛半實則充餉之

旨昭如日星並未奉有抵補京

命該地方官自不得枝梧推諉以誤運務萬不得

已卽聽借用別項以俟追贓補還至於民

餉幸登撫近得全給一年之

旨可以卽民爲兵卽賑兼守金州旅順可城遼民

溝壑可起登撫應自有方畧也旣經題

請前來相應議覆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津部將運價等銀四萬八千五百

兩差官赴部支領各登萊撫院轉行各道府

將應買補糧七萬二千餘石速買候運腳價

一萬七千兩卽於登州新餉支用施行等因

天啓五年三月十九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奎三

李起元等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辭留憲疏

奏爲留憲誤昇綿方難勝懇祈

聖恩俯容辭免事天啓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准吏

部咨該本部會題照得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史員缺已經具本題

知照例會官推舉除科道官不推舉外臣等會

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公推得督
理遼寧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兼

白巖漕運總督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餉撫疏章

卷之五

本四

都御史呂兆熊俱堪任前缺伏乞

聖明於內

簡用一員恭候

命下行令欽遵到任管事等因天啓五年三月初

三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崔景榮等會題初

六日奉

聖旨早白巖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欽遵

催咨到臣竊念臣疎庸一介遭際

三朝僅仕

神宗會徧歷於藩臬承恩

皇考復洊擢於罔卿迨

聖明御極之初年卽登庸撫津之重任嗣督遼餉

間梯航於海濱旋議兼官併節鉞於輪輓真
楮小而懷大每履薄以臨深顧臣上之不能

卷甲礪兵慨全遼之土宇次之不能量沙聚

米充巖塞之軍實徒以本折浩繁呼籲頻聒
中乾外竭蔑收効於飽騰剗肉醫瘡祇貽憂

於蒼赤捫心知罪無地自容幸寬溺職之誅

餉撫疏章

卷之五

本五

忽拜量移之

命念留都爲根本重地朔掌院九風紀要司激濁

揚清鉅任未易稱也秉憲貞度涼德何以堪

之似此

恩波實踰涯分况臣蛟負既久筋力全衰馬齒漸

增頭顱頓改蓋已嘗再騰乞骸之章未荷

俯俞庶從茲獲遂息肩之期寧宜竊祿伏冀

皇上收回

戕命俾令歸田別

簡才賢用充任使庶與人無雜鵠在梁之譏而微
臣這折足覆餗之誚矣臣嚴無任惶悚隕越
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天啓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具

奏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畢自嚴督餉著勞留憲特茲簡畀着卽赴任
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海防將領患病日久疏

題爲海防將領患病日久遵例代

題因衛調理事據天津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僉
事徐如翰呈據河間府糧馬同知張懋德呈
蒙本道參稟蒙臣督理遼餉兼巡撫天津部
院批據天津海防右營遊擊吳周支呈爲病
勢危篤萬難供職懇祈代

題案放回籍以便就醫調理以延旦夕軀命事
竊照卑職素患脾病飲食減少膨脹嘔吐不
飢擬疏直

奏之五

空

時舉發每逢春月甚於往日嘔吐則五臟欲
出怔忡而三菟欲絕頭目昏沉手足麻木脾
胃日弱肌膚日消精神日減氣血日耗當延
醫官張應清診視云脾氣削弱心血枯乾若
非謝事靜攝必無生活之理自正月二十九
日僵臥病榻迄今二十餘日病勢有加無瘳
且以修防大典不能趨赴久曠官守心神不
安於夢寐疾病益入於膏肓伏乞俯垂慈愍
允放回籍庶使病軀不虞磨斲等因蒙批據

詳請告情詞甚懇仰天津道查議報又蒙總督劉達保定等處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吳用先據本將呈前事蒙批仰天津道查報又蒙巡撫保定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程正已據本將呈前事蒙批仰天津道查報又蒙巡關監察御史吳之仁據本將呈前事蒙批天津道查報各批到道案仰本廳即便照案備蒙批詳內事理速查海防右營遊擊吳周支是否真病時值軍興多事管將難缺應否准從回籍調理逐一查明具繇呈道以憑覆酌轉報施行蒙此隨經發會該管查議去後續准回稱本職虛弱已成痼疾自去歲八月間舉發垂牀養病者兩閱月因病請告未蒙允放勒限即出雖視事於向來實支持以勉強今正月內偶冒風寒兼爲飲食所困前疾復熾且當春防之期不能赴薊修守萬不得已具文請告令中干官統軍先往自薊服藥調理希望漸痊不意二登程

綿一身狼狽胸膈膨而食難下咽肚腹脹而氣不上通飲水止藉幾嘔吐痰日計數碗常終夜而不安寢每五更即起不覺沉痾之疾非旦夕能愈而叢脞之事豈優閒可理病廢疴羸曠官滋咎儻及蚤放歸猶得生入里門若遷延官邸必有性命之憂伏乞俯賜回轍以便代

茲有會獲到廳准此該本廳看得本官修防積有成勞資俸例應優轉偶爾感疾始猶望其速痊仍前赴薊詎意纏綿不愈日復一日官職難於久曠合無俯准暫回調理俟病痊日另行起用實爲恩便呈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天津海防右營遊擊吳周支年力方強才守兼優修防久著勩勞優程計日可待不意疾病纏綿一身狼狽雖經醫調治無柰痊可無期今據屢請告歸誠出萬不得已之計矧今時方多事營務冗勿似不得不亟爲放歸疊求代者以免營事之曠也既經該

請查明具呈前來相應依請令無軫念本官病勢危贏俯賜允

題庶病者得以生全調理而可圖報於後日新者差爲推補亦可濟軍務之急矣呈詳到臣該臣看得天津海防右營遊擊吳周支自天啓三年三月到任今已二載餘矣以彼志操卓犖雅有敦詩悅禮之風修防勒勅備嘗水宿風餐之苦薦呈猶鮮瓜期可待祇以脾胃素弱痰涎爲梗今春復屆修防之期本官病餉撫疏草

卷之五

七

體支離不能赴薊上班令中千官領軍代行比且醫藥罔功進退無據於是本官遂有不能一日安乎其位者矣既經天津道臣覆查明白患病是真別無矯飾似宜准其請告以曲成其恬退之節徐俟病痊以再收夫桑榆之効此不再計而決者也再照該管原係津門舊設管臺但臣督餉衙門向無顯設中軍原議左右二營將領以修防之暇日輪流帶管池託密題事屬關涉例應代

題臣謹會同巡撫保定等處提督孫宗荆等關兼理海防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尚友巡閱監察御史吳之仁具疏以

請伏祈

勅下兵部酌議具覆將遊擊吳周支准其告病回衛調理遣下員缺速行選補庶重地無缺官之虞而管伍收共武之効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三二

天啓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具

題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附兵部覆

兵部

題爲海防將領患病日久遵例代題回衛調理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餉兼天津巡撫畢自嚴題據天津兵備道俞事徐如翰呈詳到臣該臣看得天津海防右

營遊擊吳周支自天啓三年三月到任今已

二載餘矣以彼志學卓犖雅有敦詩悅禮之

風修防之舉本官病體支離不能赴薊上班

瓜期可待祇以脾胃素弱痰涎爲梗今春復

屈修防之舉本官病體支離不能赴薊上班

令中千官領軍代行此且醫藥罔功進退無

據於是本官遂有不能一日安乎其位者矣

既經天津道臣覆查明白患病是真別無矯

飾似宜俯從請告以曲成其情退之節徐俟

何撫疏直

卷之五

七

病痊以再收大

也再照該營

衙門向無

修防之舉

例應從

監察御史

請伏祈

勅下兵部

衛

之虞而管伍收共武之效矣等因天啓五年

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直隸巡按劉思誨題爲

循例舉刺將領官員事除薦舉副叅遊都守

等官附簿紀錄外內稱訪得遵化左營都司

張國卿左右岡利上下交征賣放坐侵不顧

亡身以殖貨頭會美敘惟欲肥己而將人妄

受夷利大貽驛害黑谷關守備蕭應魁借款

虜以覓利復冒軍以盜糧杯酒盤餐間左豪

何撫疏草

卷之五

七

右之並噬寸綿斗米香臍松檀以俱收官箴

久玷軍政當嚴青山口提調蔡承勲逐羶似

繩畏敵如虎既百計以營賂壑盡掃軍脂無

寸籌以捍大羊致傷士命疆場何裨禱斥宜

先以上三臣皆當革任回衛內蔡承勲尤當

永不敘用以儆懦帥者也等因天啓五年四

月初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俱於本月初五日通抄

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天津海防右營遊

餉撫疏直

卷之五

王六

淵閣大學士孫承宗咨爲關門兵馬出防城
守當計特行酌調津兵以備衝邊防禦事照
得年來關外哨防次第安插遼民實有徒
所有關城防守兵馬以行盡數遣發前赴該
地方且屯且守以圖征進但衝關係薄岸重
地應藉多兵倍爲防衛及查津門兵衆尚可
容調五千名數併惟攜帶舊有甲仗酌量給
發馬騾擇選膽智將領統領前來以便分派
城守合行咨調煩爲查照并先咨示施行移

餉撫疏直

卷之五

三

管止有鎮海一營本院部原題經制共二千
六百五十員名客秋閣部調關沙船十五隻
帶去水兵三百名近准裁兵之議陸續裁汰
已除去一百五十餘名實在水兵二千二百
餘名津門以防海爲急前項水兵在大沽海
口防守似難議調陸營共止五千餘人若盡
調發津門突爾一空咽喉重地似難盡置不
顧合無量發正兵營二千名選鋒營兵一千
名二營戰馬共足五百餘匹令各該將整頓
甲仗擇日戒行前赴關門守城防禦萬萬不
能取盈五千者也呈報到臣該臣牌行正兵
營遊擊將軍施洪謨選鋒營都司僉書駱舉
各督該管中千將各兵丁馬匹逐一點查兵
有臨期病弱者馬有膝息不加者俱許於標
兵營更換整頓隨身衣甲器械刻日起行仍
議將三月分官兵本月月餉并戰馬料草乾
銀照數支給又每兵給鹽菜銀三錢以爲沿
途行糧之需其四月分月餉例應在於山海

餉樞

卷之五

主人

又領但恐開餉缺乏一時客兵初至難於促得或有枵腹呼庚之虞臣又創行天津管餉戶部河南司員外郎王若之務將津餉竭力那奏預發四月分月俸差官押解關門前赴山海管糧同知王應泰交收貯庫仍俟四月中旬支給赴防官兵接濟應局該臣獨吉親赴教場公同道協聚集官兵訓以親上死長之義竊以花紅酒肉有差一時人皆踴躍買勇而前先将選鋒管都司駱舉統領官兵中軍李緒等一千零六員名戰馬二百五十匹於三月十三日督發起行訖續將正兵管遊擊施洪謨統領官兵中軍守備李景等二千一百員名戰馬二百五十六匹於三月十六十七十八日亦督發起行訖查得選鋒管盛甲器械除將領中千外共計兵丁隨帶新造鐵盔二百五十頂鐵甲二百五十身角弓五百五十張大箭五千五百枝撒袋二百五十副腰刀一千口均據第二百廿三眼餘一

兵庫草

卷之五

主人

八百十斤大砲二十位火藥五百斤鎗頭除將領中千外共計兵丁隨帶新造鐵盔二百五十頂鐵甲二百五十身角弓七百五十副三眼鎗六百一十五枝馬鎗五百枝竹長鎗五百枝腰刀一千四百口大砲六十位一萬五千斤小鎗一千四百一十二兩重鎗子一百萬一千二百零九斤火藥除多帶途往欽棟址騷擾可慮兼有合用裝藥等項一聘小藥卒隨隨隨選鋒營公爲二起正兵營公爲一起陸續前進頂徽經過州縣驛遞衙門遞送住宿或投見大廟宇空閑民房先行派定直屬人等買米麵干料及熟食等舖店俱令各舖以從公易買毋得開市過程改令錢湯仍照傳牌車馬人夫數目備辦停妥隨到隨行不許遲誤片時各營將領中千務須加意約束

丁恪守法紀住宿處所飲食料草之類兩平交易不許凌轢百姓窺覘內室有沿途生事者輕則軍法細打重則梟首示衆緣施洪謨舊爲山海叅將廉仁素著受事雖淺能得士心駱舉起家行伍之中驍勇絕倫慷慨於征人多豫附近據各官回報三月二十五日官兵業已盡過永平秋毫無犯料可卽至信地無他虞矣蓋三方布置已定津門營壘原屬樞相之節制則一奉徵發自靡敢有後期也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全

津兵招募已久裁兵奏餉尚恐有難散之烏合今寓汰於調自可不勞餘力也關兵旣出關屯戍業爲京機進取之圖津兵卽離津守關允屬鞏固根本之計惟是正選兩營之兵多係燕趙三輔之人誰無安土重遷之思亦切室家此難之念異時關兵照舊進關未免地狹人稠卽令津兵仍復回津下班操練徐赴戍守可也又或關兵久駐邊左遲至經年

匪歲卽於標兵填海二營酌除一軍論范曉

一餉卹憚人亦可也此則津兵一腔隱情不言可喻臣雖責以執爰急公要亦不得不爲推腹入

告者也至於將領抵關從來俱有加街之例施洪謨原以叅將降補今職似當還其故物駱舉陞授都司已將匪歲亦當加陞遊擊職銜三軍勇怯係於一將不得不爲破格獎率者也乃若津門見在之營伍則亦有可得而言者見今津門陸兵止餘標兵一營計二千人戰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全

馬三百二十餘匹內丁一營計二百人臣意亦欲歸併標營通令副將錢中選管理津門南北咽喉水陸要衝必宿重兵以爲彈壓然後可以拱衛

神京可以屯聚糧餉亦可以護漕艘之往來而彌畿輔之草竊則此二千二百人者似難議裁者也水兵止餘鎮海一營計二千二百人近日遊擊黃胤恩分撥兩路出汛哨探每路用沙

虎船七隻官兵二百餘人北路汛地在月

餉撫疏草

卷之五

全二

南路沿地在丁河二地皆關無南運必經之路又爲中途守風住泊之區巡哨至止然後可以防護運舟可以稽核奸弊亦可以探開門之消息而保其鎮之情形近日旅順報警大沽入爲重地詎可謂庸不慎重航海而逐度外置之乎則此二千二百人者亦必裁者也有准報答汰兵以來一勇進亡事故臣已通行各營停留汰兵又察秋間部調去新營水兵三百加以近調三千之數則所謂減餉一半者亦政相當而前此汰兵之局卽於調兵而可結矣若謂門兵馬豈無逃故未餉者卽加前項徵調之兵或亦僅可補其逃故之餉不必過爲增餉之議者也伏祈

下兵部酌議具覆以開闢之兵固是防而省折海以留洋之兵守要害而信不虞而元量加將領之銜以神鼓鑾而現後勳勞未忘

吉

天啓五年四月初一日具

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戶口通志分縣地分卸便支用儲蓄數思

爲民計不以計爲事也

提督軍務都察院在商都御史

分卸五年糧料以便開支

袁崇煥呈通計關內外

標下與各藏經書

三百一十二員名尚少兵七千七百四十一

餉經疏直

卷之五

全四

員名該用馬騾駝七萬七千二百六十四匹

頭經撫院覈實見在四萬八千七百四十六

匹頭尚少二萬八千五百一十八匹頭則原

題作額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八石二千

四升之米六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四石六斗

之豆就見在兵馬而言其缺少兵馬計日調

到者尚在此外本道見物力之艱怪亦不敢

求完此數儘去年已收之屯糧今年見種之

屯糧湊足以備戡守之用然米八十五萬石

餘與豆六十一萬石餘糧兵馬分防進駐之

地收卸便支則有可得而言者聞上兵馬已

盡駐防屯收於外關內量留米六萬石以供

守兵一萬名豆六萬三千石以供馬五千匹

中前所屬兵一千名該米六千石

該料四千三十二石此卸於芝蔴灣

衛屬留兵三千名該米一萬八千石

修工班軍米一萬八千石馬九百六十

餉經疏直

卷之五

全五

者中後所屬兵二十一萬名該米一萬二千

六百石馬七百二十四匹該豆九千零七十二

石此卸於魚場者中右所屬兵一千一百名

該米六千六百石馬三百匹該豆三千七百

八十石此卸於南鹽場者寧遠衛屬兵二千

五百名該米一萬五千石備給修工班軍米

一萬八千石馬七百四十四匹該豆九千三百

二十四石此卸於龍宮寺者中左所屬兵七

百名該米四千二百石馬二百匹該豆二千

五百二十石此卸於葫蘆套者錦州衛屬兵二千名該米一萬二千石馬七百二十匹該豆九千七十二石此卸於孫家窪者通共各處分卸米一十七萬四百石此外米六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內以三十萬石卸覺華島以五萬石卸筆架山以五萬石卸孫家窪餘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盡卸右屯衛者也又通計各處停頓豆一十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尚存五十萬三千五百四十四石六斗以十五萬卸覺華島以四萬卸筆架山以五萬卸孫家窪餘二十六萬三千五百四十四石六斗盡卸右屯衛者也以經管人員言之其在關內則海運廳或管關廳收放其在寧前地方委同知程維模督寧前兩衛經歷收放其在覺華筆架山孫家窪右屯等處地方則令金啓倬督同廣寧衛經歷孫思顯方得慶收放海

運將通泰兩不許擅預用膳片腐菹爲國以

待米豆之至又不可一日緩者也隨地分派蓋綠駐防之兵馬而餉以隨之擬合呈詳綠繇到院據此兵馬出關分布漸遠所需糧料亦宜隨處交卸以就六軍之便既經該道酌妥前來相應咨會煩將應運糧料查照該道酌定地方兵馬米豆數目撥派海運官軍如數交卸施行等因移咨到臣該臣查得分卸五年糧料既有定額且有定處即當查照發運所有腳價銀兩亦宜查明的數以便請討行行督理遼餉戶部員外郎萬國孚即將發還南海口中前等處并新增右屯筆架山等四處各該分卸米豆若干各該那價銀若干逐一查算明妥仍將一歲應用銀兩未結總撤大數務與關撫原題關兵吏調南完關餉額數初定一疏相合作速具繇呈報以憑具題去後續據該司逐一查算明白開具細數揭帖呈報前來該臣覆核無異看得關內關外年來發運腳價具有則例可據信而陳也

查天啓二年運事僅抵關而止原經前餉部議定南海口每石腳價二錢外加上山腳價一分五釐天啓三年關門腳價照舊漸增出關脚價臣據司道集議復加酌定其至前屯中前者每石定價二錢三分至中右中後者每石定價二錢四分至寧遠覺華者每石定價二錢六分天啓四年關門腳價照舊其出關脚價臣因糧運漸多再行司道查議復加裁減其至前屯中前者每石止給二錢二分減去一分至中右中後者每石止給二錢三分減去一分至寧遠覺華者每石止給二錢四分五釐減去一分五釐今天啓五年除關內南海口及關外前屯中前中右中後寧遠覺華等處俱照三年舊例外新增右屯筆架山葫蘆套孫家窪等處右屯距寧遠水路遠二百里先經寧前道議自寧遠改撥者每石外增脚價三分臣行司道查議復加裁減以爲道里雖遠不過一水之便每石定價脚價

二錢六分較之寧遠止增一分五釐及查等架山葫蘆套近於右屯八十里每石議增七釐定爲二錢五分二釐孫家窪又近右屯一百里定爲二錢五分照遠近爲增減脚價似已適均但查關撫嚴實兵馬酌定糧料數目津門所當轉輸者該米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該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四石六斗應得脚價以是爲準內除薊永買豆十五萬石原係陸運抵關不在津門發運不議脚價且薊永之民既不能遠輪關外而運關之豆更冬春秣飼已多固難限於六萬三千者也淨該發運南海口米六萬石每石正脚價二錢上山脚價一分五釐共該銀一萬二千九百兩其豆六萬三千石以薊永陸運抵數不議水脚在關外交卸者中前所原派米六千石豆四千三十二石共米豆一萬三十二石每石正脚價二錢加添出關二分共銀二千二百七十四分前屯衛原派米

御批疏草

卷之五

本

三萬六千石豆一萬二千九十六石共米豆
四萬八千九十六石每石正脚價二錢加添
出關二分共銀一萬五百八十一兩一錢二
分中後所原派米一萬二千六百石豆九千
七十二石共米豆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二石
每石正脚價二錢加添出關三分共銀四千
九百八十四兩五錢六分中右所原派米六
千六百石豆三千七百八十石共米豆一萬
三百八十石每石正脚價二錢加添出關三
分共銀二千三百八十七兩四錢寧遠覺華
原派米豆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二十四石今
因薊永運關料豆數多減豆四萬零該米三
十三萬三千石豆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
四石共米豆四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四石
每石正脚價二錢加添出關四分五釐共銀
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兩三錢八分孫家窪
原派米六萬二千石豆五萬九千七十二石
共米豆一十二萬一千七十二石每石正脚

御批疏草

卷之五

本

價二錢加添出關五分共銀三萬二百六十
八兩葫蘆套原派米四千二百石豆二千五
百二十石共米豆六千七百二十石每石正
脚價二錢加添出關五分二釐共銀一千六
百九十三兩四錢四分寧樂山原派米五萬
石豆四萬石共計米豆九萬石每石正脚價
二錢加添出關五分二釐共銀二萬二千六
百八十兩右屯衛原派米豆五十五萬一千
二百八十六石八斗四升今因薊永運關料
豆數多減豆四萬七千石淨該米二十八萬
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豆二十一萬
六千五百八十八石六斗共米豆五十萬四千二
百八十六石八斗四升每石正脚價二錢加
添出關六分共銀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一十
四兩五錢七分八釐四毫關門內外派地交
卸共計米豆一百四十七萬四千五百八十
二石八斗四升內除薊永陸運十五萬石外
淨該米豆一百三十二萬四千五百八十二

石八斗四升共計正項脚價每石二錢共該銀二十六萬四千九百一十六兩五錢六分八釐共計加添出關脚價遠近多寡不等共該銀六萬四千七百一十八兩九錢五分四毫又各幫運官庫稅并開洋稅之約需銀二千兩通共用銀三十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五兩五錢一分八釐四毫此係關撫派定五年糧料應用脚價銀兩數目斷難減少者也惟是關外加添脚價銀兩自漸次恢復以來戶部止發關門二錢正項脚價其加添之數總屬虛懸天啓三年關外發運尚少付支關部帑金一萬三千餘兩至今未備姑置無論今但試論四年之脚價知五年之脚價矣查四年關運共發過糧料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餘石內關外寧前等處共運過糧料七十四萬四百六十餘石通共正額并加添脚價共該銀三十九萬一千九十餘兩運官庫稅等項又該銀一千七百五十餘

兩通共該銀二十九萬二千八百四十餘兩及查部覆四年關運脚價除屯撫高糧二萬石原報應其自備脚價後仍津門代為轉運少正正脚價四千兩外部止陸續發銀七萬六千兩又撥淮揚新餉雜本改充脚價銀一萬五千兩後淮揚徐三府州止解到一十四萬九千五百五十三兩零尚欠未完銀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七兩零是部議二十三萬六千兩之內又止收銀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兩零以充支放脚價之用至於不足之數津門委曲那補查有扣除歲報銀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又扣除朋遊銀一萬一千四百餘兩又扣除三年掛欠并借支及失鳳水脚等銀共八千六百四十餘兩以上共扣銀六萬二千一百六十餘兩以抵虧額之數此外尚該不敷銀五千一百三十餘兩則係那借解運餘銀支用者也若五年則異是矣五年關運之額比四年多二十萬五年糧料之運又

餉撫疏

卷之五

九四

十九俱在關外且津門打造官船百萬曆四十七年起至天啓二年止每年造船一百隻每運扣除底載有差約以五年扣完今舊船年限已滿過年并未造船多無底載可扣者矣朋造銀兩創自天啓四年關運官船每石扣銀八釐民船每石扣銀五釐鮮運官船每石扣銀一分四釐東省召募民船每石扣銀九釐原供朋造失風船隻之用今既那借則造船之路絕矣運事將安賴乎若掛欠失風

則天啓四年較之三年特少具載歲終

奏繳疏內可查卽有扣除爲數無幾今歲鮮運

止於十萬俱在津門發運腳價不多難再減

損以此觀之則關門腳價三十三萬一千六

百三十餘兩之數豈非所必需者乎今歲底

載掛欠或有夢須決不能如去歲之多矣朋

造之銀取之船戶仍留造船決不可再用矣

鮮運腳價今歲較之去歲僅得一半亦別無

歲除矣祇有屯糧高糧約二萬石次自運至

餉撫疏

卷之五

九四

關門可省銀四千兩屯撫用海防兵屯田節省餉銀三千六百兩部咨扣留作爲腳價二項共可抵銀七千六百兩底載掛欠等項又可省銀二萬餘兩卽令通減三萬一十六百有奇而三十萬腳價決不可更有短少者也再查天啓元年規則運至右屯每石腳價三錢今臣止給二錢六分蓋以昔年發運止有右屯一處不從優厚人不樂往今臣與司道熟計出關糧料旣飛輓遠近不同則腳價多

寡亦異人情驚於遠者多者而憚於近者寡

者則右屯之運政不患無人願往但不願者

卽收近地以難之而人自無辭矣總緣

國計匱詘措發甚艱減一分則省一分之費此

臣區區搏節本懷也其餘關外減坐較之三

年初出關時隨地俱有節省前已詳陳則一

歲所省亦不下七八萬金矣臣已減之至於

無可減省之至於無可省則實用之數不得

不爲額

請給發者也每歲運船以三運計今歲頭運發過

糧料業已近五十萬約用腳價十萬餘兩戶

部止先發銀五萬近又准發三萬尚未到津

津因召買米石未完只得暫那米價通用而

又加二加三預扣下解比於賒借之意非所

用腳價之鮮少也况買米事急則米價即當

議定而回空匪遙則下脚又當補給此目下

關運脚價之情形也即今部帑空置臣所洞

悉非敢大聲疾呼取盈戶部而海運以蚤發

餉撫疏立

卷之五

九十六

為貴趁此薰風四布時刻不可錯過若至秋

深風颶則漂失者多矣因憶三年夏秋之時

屢疏懇

請脚價不得是年秋深南海口糧料沉溺獨多至

四年脚價雖取數稍狹然部發之銀俱在春

月淮揚之銀臣亦極力催償不誤程限故失

風特少此已事之明驗也念及於此則戶部

雖空置乎而運務終不可罷則脚價亦不可

已倘思其終不可已也蓋若蚤發之為愈乎

以上脚價瑣屑冒瀆

天聽臣實自厭煩聒然不徹底清算則應用脚價

實數中外不知似覺呼籲為過計惟徹底清

算則中外皆了然於心確有畔岸不可踰越

戶部亦不以臣言為唐突矣臣近雖叨量移

而運事方殷代期未卜則不得不為竭廢料

理未敢坐失事機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

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合詞

以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九十七

請伏祈

皇上

勅下戶部再一查議要見關門內外脚價必需之

數原無浮冒速賜照數給發以完餉運則嚴

疆實大有利賴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四月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截漕事竣掛欠數多疏

題為截漕事竣掛欠數多謹據實披陳所

請飭議追補事奉照天啓四年十月內准戶部咨

為清逕日遲漕額益虧謹酌議截留幫次等

事奉南清吏司奉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

督漕運巡撫鳳陽總兵戶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呂兆熊題前事據漕備道議

天津原有省直帶運漕糧三十萬石例截糧

餉撫疏直

卷之五

九八

石并今歲續奉題

准截補鮮運五萬石共該糧六十五萬石津門已

截首幫一十萬石應補截五十五萬石今自

尾幫安福所請揮王廷詔起至杭州右衛指

揮羅萬象止通算正兌改兌連尖耗并帶運

共五十五萬六百三十七石五升五合二勺

六抄尖耗在內恐漂流免尖則應於數內扣

除今自尾幫挨幫扣截便於抵津交卸以免

越幫爭鬪夫截留首尾情之所理

在之既起督幹之端取在後者而截之誰是

先登之幫或照二斗五升入倉之數以為截

留之實數使官旗稍知懲焉則庶幾輓回遲

漕之一端乎計開議留幫船安福所指揮王

廷詔下船六十隻台州衛指揮李懋功下船

八十隻吉安所指揮蔣國光下船九十七隻

武昌左衛千戶王文煥下船三十六隻南昌

衛後幫指揮李嘉徵下船九十六隻撫州所

餉撫疏草

卷之五

九九

揮朱錫屏下船一百五隻溫州衛千戶姜國

宰下船二十隻永新千戶米得隆下船三

十七隻寧波衛指揮馬光下船一百二隻台

州衛指揮施夢熊下船七十九隻湖州所千

戶王大化下船五十三隻溫州衛指揮夏時

芳下船五十四隻溫州衛指揮祁雲翼下船

八十隻府軍衛千戶潘清下船一十三隻嚴

州所指揮郭懋勳下趕幫船三十七隻袁州

衛千戶承宗下船四十七隻水軍左衛指

抵

免四分以上倉加以江西督糧道續增吉安所

合通計各幫原截漕米五十五萬四千七百五十四石一斗七升九合二勺六抄連免晒毀共該米六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石九斗七升五合六勺六抄三撮四圭今止完過正米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石七斗一升九勺二抄九撮三圭又完過免晒廩米一百四十九石五斗七升六合六勺七抄五撮通共完過米五十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三石二斗八升七合六勺四撮三圭掛欠正改尖耗米四萬四千九十八石七斗五合五勺一抄五撮七圭又掛欠免晒廩米四萬一千八百二十八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四抄三撮四圭通共掛欠米八萬五千九百二十七石六斗八升八合五抄九撮一圭今將各幫收兌完欠數目造冊見在又據該縣呈據各運官稟稱初奉部運漕糧領兌以來竭力督催幫船前進行抵黃河蹇值洪水泛漲河溜難行各糧價失告是萬狀院道目擊在案

截天津交納誠餉官軍至意何期船到德州奏值凍阻糧米露囤解水復載一運兩載盤食耗費不可勝言沿途漂流漕米已經呈明見題嗣免欠交糧米見有各軍防欠月糧并簞羹等銀存貯通濟庫內循例呈報乞憐貧弁賜給截收實收抱赴京通銷算就庫折補等情該卑廳看得各幫旗甲俱已駕船回南兌領新運一幫止存運官一人在津虧欠糧米追比無期今據各官稟稱原有月糧簞羹美餘等銀在庫抵補掛欠或出給截收數目仍照上年規例赴省銷算扣除月糧簞羹抵補等因申詳到臣該臣批發督餉道覆查無異又復呈報前來爲照漕糧有正兌有改兌正兌每石尖耗一斗七升改兌每石尖耗一斗二合此通漕之舊例也又京運二倉上納漕糧必須晒二天颺一天其不及晒颺者於正耗外再加一斗三升八合載在倉規漕

兼以期日勿迫賑風無時肅昌元年截漕利
照倉漕舊規定爲一斗三升八合後經倉院
批行糧廳減去三升八合止收一斗天啓元
年又經倉院批行糧廳再免五升天啓二年
仍復增至一斗間收九升俱抵海運漂折之
數天啓三年該臣議定每石實收免晒廳米
八升一體報部發運作正支銷案經移咨戶
部倉場及倉漕二院知會節年遵守無異至
於帶運遼米亦經天啓三年覆議咨行總漕
通封彙截每石止收耗米二升五合以爲出
倉過海之費此截漕相沿之例也天啓四年
冬月津門截漕五十五萬總漕原題及戶部
議覆俱照二斗五升入倉之例以爲截留實
數用杜鑽刺而示剝奪申飭在卷今據道廳
呈報文冊逐一查算共止收過各項米五十
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三石有奇共掛欠各項
米八萬五千九百二十七石有奇然此特照
津門規例正兌每石加尖耗晒廳米二斗五

升收兌每石僅加尖耗晒廳米一斗八升二
合遼米每石僅加耗米二升五合而言耳若
照部議不分正改每石二斗五升入倉之例
繩之則相去愈遠掛欠愈多矣以完納之米
數視原截之正額尚虧米一萬三千三百餘
石而附餘又何論乎總緣截漕一事官旗因
憚京通上納盤剝雜費惟以得截爲愉快着
意落後百計鑽求迨至得截之後捱遲守凍
盜賣簞食上納數短躲閃計生兼乘督責回
餉盤疏草
空之迫轉爲抽身卸擔之地且有歸途轉賣
餘米而竟不肯輸納入官者奸軍狡脫窮弁
羈留雖奉
功令追比祇以坐糧廳月糧簞羹等銀扣抵爲
詞及查月糧簞羹等項爲數無幾專扣京通
邊倉掛欠每歲部堂責成該廳扣銀類解太
倉非留以抵截漕之掛欠者也卽令該廳扣
坐而畫餅虛懸何所裨於津門之糧額乎今
據各結掛欠少者數百多者數千難之未見

餉撫疏草

朱之斗

一百六

餉撫疏草

朱之斗

一百六

其少令之愈成其多如武昌左衛原船十三隻止到四隻未到九隻尤不可解又有借口漂流祈求蠲免者事屬中途自有倉漕二院爲政臣非目擊尤難臆決夫自二斗五升入倉之議興人孰不謂津門截漕五十五萬便可得米近七十萬而抑孰知其數之儉於此乎嗟夫往年截漕止論正改不論尖耗今歲且連尖耗俱作截留正數矣往年截漕當年抵津猶能完納及格今歲在途守凍抵春入津遂無幫不欠矣雖程薪數米司餉之盼望愈切而暮四朝三旗甲之掛欠愈奢卽今關鮮二運缺額數多轉輸無雨粟之策召買無點金之術可爲慮慮者此也惟是旗甲回空幫官藉口區區津門舊無追比之例何施補濟之方祇有委命於戶部乞靈於倉場而已掛欠漕糧見行糧廳出給截數實收赴通廳銷算月糧釐美之銀既有舊例可知照數扣留仍餘津門買米補奏或

充米折之用是亦救急之微權也月糧釐美之外仍有不敷豈容遂寘不問卽當照例參題畫法追補既警前日之貪黷亦垂他年之鑒戒是又善後之良圖也不者倉規漕規總成虛設此輩且以掛欠爲得計矣除將截漕完欠數目備細造冊咨送戶部及總督倉場查議追扣外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合詞具

題伏祈

勅下戶部從長酌議亟賜扣發各幫月糧釐美等銀以補截漕不致之類其掛欠各弁仍擇數最多者

題參數人正法以警其餘庶運弁進欠可清而關鮮運務胥攸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天啓五年四月十七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截漕事竣掛欠數多謹據實披陳祈

請酌議過補事案前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

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

備兵防海督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御史王祚

昌題同前事等因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隨該本

餉撫疏草 卷之五 百八

司呈堂移咨督部酌議去後今准回咨前事

等因到部奉批司查奉此又准巡倉御史許

其孝手本開據江西等總下饒州衛所指揮

千戶等官李泰亨等呈稱天津截留糧米懇

乞憐念貧軍疲官俯賜移會查照上年截津

成案分別銷算其舊羨銀兩早賜給發等因

到院據此看得邊警時聞軍需告訕爲軍

國計者曠不欲錙銖增多佐持籌於萬一哉

崇年承祖氏守東官旗用累至此極矣

曉諭之供缺額難完額外之耗恐難復議於

今日徒貽不結之局爲日後累耳煩爲查酌

或照上年成例收算或照近議作何處補務

使上不負體

臣之忠下不重貧軍之累希酌議妥確呈堂議

覆等因到臣又奉本部送據江浙等衛指揮

朱錫胤等呈稱上倉徵有挨折耗或量議加

增至於兌船者隨收隨放既無挨陳折耗每

石亦設溜揚米一升已屬額外之數今仍欲

餉撫疏直 卷之五 百九

如上倉一槩加增官軍亦徒有斃於杖下欲

求顆粒之輸萬不能矣等因到部奉批司查

奉此又准巡倉許御史手本開據運糧指揮

朱錫胤等呈稱前事等因到院據此爲照天

津截留舊例上倉者每石議加免晒揚米五

升至於兌船隨收隨運每石止議加免晒揚

米一升今水兌仍欲如上倉之例一槩加增

恐垂盡之官軍不能求多於額外耗

願爲查酌議妥呈堂裁奪等因到臣謹此

呈到部該目等看得天津截漕每石除收正項尖耗外進倉者加收免晒揚米五升兌船者加收一升此往年收受之成規也惟是截漕者每多錯謬故總漕題議加收其耗而後來合衛營截之端可從此杜矣在正兌每石欲收二斗五升改兌每石欲收一斗七升充尖耗免晒揚而言也竊謂得此升合之餘即可抵出倉過海之費此天津督臣先欲照議全收執意去年之守凍獨蚤官旗之耗費滋甚卽正額尖耗猶掛欠萬餘與其求之額外而徒費追比孰若完其原數而蚤竣此局故倉臣許其孝廳臣李長春目擊其苦皆謂當照往年成例銷算今津臣所議不論正兌改兌之分進倉兌船之別於尖耗外俱加收免晒揚米五升按之往贖進倉者果係成例也而兌船者較之舊例原多四升此各弁先訴於臣部繼訴於巡倉而倉臣復有一升兌船

之移合無俯念官旗守凍日久困累之苦倍

於昔時照例進倉所議除進倉者加收免晒揚米五升其兌船者暫准照舊例加一升自以後截留漕糧船不守凍如期回空者俱照新例交收再不得妄援以求病至於掛欠數既有量羨可抵應令該廳照例扣算津門召買以足原截之數其欠糧各官自按例參處統俟銷算之後除量羨扣抵外其完欠多寡逐一分別咨部題

請從重降罰如有未完私逃者嚴行提問究處其有銷算多餘者咨臣部再行通融酌處如此則奸弁知警而軍備亦有攸賴矣既經各臣題咨前來相應酌議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天啓五年七月十二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李起元等具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

餉撫疏草目錄

卷之六

畿輔東省糧料弗至疏

附戶部覆并戶科抄

關運糧料價增額縮疏

附戶部覆

捐輸賑一疏

南陽派衛遼豆本色疏

搜括官銀助工助疏

津門新兵歸併管伍疏

創撫疏草

卷之六

請益部覆每石九錢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餉撫疏草卷之六

畿輔東省糧料弗至疏

題為

畿輔東省召買基難糧料弗至仰祈

聖明申飭責成以接濟關餉事案查天啓五年開

運原議順廣大三府共買米十萬石每石七

錢共該部發及各府雜項銀七萬兩已而價

騰

騰

餉撫疏草

卷之六

請益部覆每石九錢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請益部覆每石五錢五分

派新餉銀十四萬兩已而價騰

請益部覆每石九錢儘銀召買共止買米一十五

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石計減去米四萬四千

四百四十五石臣念糧價既增糧額又減

畿輔東省協力輸輓臣庶可藉手以完今歲之

局矣詎意災民困憊糧料淹糶多有出於意

料之外者本年四月內准戶部咨直隸巡按

監察御史宋師襄

題爲畿地災旱異常民不堪命等事內稱雜項

餉撫賑查

卷之六

二

之加派米豆之召買俱屬關門急需勢不得

不問之民既不能寬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則何如緩一日使民延一日之喘屈指秋成

而徵貴徵賤相去什百急之今日卽割災黎

之脂以轉輸之關亦未必隨到隨支緩之秋

仲則取額價之虛爲搬運之資亦止是那前

那後寓餉賑之意於徵派之中軍餉固不至

有損而民生可微有實惠矣奉

聖旨是這畿南重地災傷處多米豆唯秋成後召

買以舒災困之民以寓蠲賑之意欽此欽遵該

臣看得天災流行畿圻旱荒糧價沸騰民生

日蹙按臣勘災傷而軫民隱賑則窮於倉廩

之告匱竭則窮於正供之難已議以派買還

餉緩至秋仲完納軍興不缺民命頓蘇此誠

救荒奇策業蒙

聖明採納自當奉行但臣檢查疏內大名廣平三

府俱係重災應從優卹固矣至順德一府廣

宗鉅鹿成災七分平鄉成災三分南和成災

餉撫賑查

卷之六

三

一分其餘邢臺沙河唐山內丘不及分數真

定一府安平成災八分藁城武邑臨城高邑

冀州各成災七分曲陽成災六分饒陽成災

五分衡水贊皇新河成災三分南宮武強定

州成災二分晉州不及一分其餘新樂無極

獲鹿藁城樂城趙州深州真定元氏隆平栢

鄉平山靈壽井陘阜平行唐寧晉十七州縣

並無災傷夫被災六七分以上固當寬限以

卹民力其被災四五分以下並無災用

可責今先爲完解以濟目前之海運乎抑以明綸已渙集俟秋仲方行解津以轉運乎瀚海洋一望無際惟視風色爲進止自三月以迄八月風恬浪靜舟楫利涉若近重陽左右颶風大作卽此步驟行矣倘在七月望後八月望前若米若豆盡數解到猶可乘時轉輸如再遲延竊恐海運已停陸運多費有糧難運奚濟邊軍之枵腹乎臣旣深念

明旨之難違而又重虞缺餉之無措憂心如灼隨

餉撫疏直

卷之六

四

經移文真定按臣煩將所屬真順廣大四府除被災重大至六七分以上者姑俟秋仲完納外其四五分以下並未及分數及原無旱災者或責令先解或集從寬卽風汛既有常期買運勢難久延果能八月望前依期而至自當撥舟水次刻日完兌以便隨到隨運如其不能則海運之誤必矣統行登議以確回示以便預爲區處施行續准真定按臣手本內稱四郡災傷雖有重輕而米價屬貴全無

低昂前疏中詳言之矣今召買米豆奏有

明旨惟秋成後舒困不過三月微恩奚啻什百屈指七月數已登塲碾米運津中秋前役刻期可到至於新豆成熟卽視穀稍遲而隨收隨運亦可相繼抵津斷不令時刻稽遲以誤海運也除案行井大二道轉行四府查照來文內事理督令州縣召買轉運預定入役先期料理務於八月望前依限交納外合行回覆等因到臣爲照真定買豆原係節年舊例順

餉撫疏直

卷之六

五

廣大買米其說創於倉場侍郎鄭三俊而臣且議減焉畿南災荒糴本不敷臣等舉以入

告額

請增價非敢置民艱於度外也無奈關運有額必不可減海運有期必不可渝茲幸按臣目擊民瘼旣爲展限於仲秋心軫軍需又欲不爽於期令真萬物一體之懷而同舟共濟之誼也但願道府州縣咸以按臣之心爲心先期料理無誤秋運將逾關三軍實惠顧之不則

原額運關米豆將安從出耶是臣所惓惓以冀望於真順廣大四府者也又本月內據山東布政司呈爲糧價騰湧召買艱難等事蒙山東撫院察驗准督餉院部咨准戶部咨前事備行分守東兗道分派過二府共買米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石五斗六升內京昌府屬高唐聊城等十八州縣共派買米六萬五千六百八十九石兗州府屬濟寧滋陽等二十五州縣共派買米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石五十六升將各州縣數目文冊咨送到司准此爲照東兗二府共派買米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石五斗六升計每石價銀九錢動用存留四年新餉并五千兩派銀兩刻期買運天津交納以濟邊需臣當及時召買升令難以短少但二府連年水旱相仍俱未有年今當枯春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騰湧每石九錢此時價尚少一二錢安能以九

錢之價市米一石運津也前派米石恐誤軍需今歲春雨及時小麥似有豐收之兆且麥收在即穀收尚遠渝關兵士北人頗多食麪更便宜令二府米麥兼買解納麥麪可以供軍麥皮可以養馬不惟遼餉得蚤完濟急而關兵亦士飽馬騰矣但米淨麪批每麥一石二二斗方可抵米一石俟批允後仍行彼處道府議定再報此出東兗道曹副使鈔算職不敢掠美也乞速批示遵行又據兗州府申同前事內稱據濟寧州知州董則喻等滋陽縣知縣李政修等會看得渝關缺餉誼切同舟豈不知津運爲第一務但去歲夏秋亢旱粟豆顆粒未收見今米價騰貴至一兩五錢以上煮粥放賑到處皆然饑民猶有展轉溝壑者若貴之買米是無異求魚於木而取燧於海也雖切急公之念殊難巧婦之炊目今距秋尚有五六個月關餉急如星火安能捱至西成乎今春雷雨時零麥禾茂甚轉瞬月

餉糧疏

卷之六

九

餉麥必大收若收糶米爲糶麥則價省而功
倍况麥與米其堪果軍腹一也而麪食之美
較米尤甚軍士必有寧此不彼者如麥本人
間之所有而置不用米本人間之所無而故
求之是有意以困此方也職等雖參罰權斥
亦何益於軍國緩急之數哉爲此合詞叩陳
萬祈軫念地方艱苦就米麥間通融更易庶
措辦易施而軍興有濟矣中詳到府該本府
覆看得關餉急若然眉軍需最爲要務第究
屬地方兵荒之後旱魃作祟顆粒未獲見今
糧價湧增較昔倍加遙望西成何濟軍食適
逢三春時雨二麥頗茂月餘之間麥必豐收
倘若改米糶麥急運津門亦價稍省而事克
濟矣既經合屬會議前來相應俯從合候詳
允行各州縣遵照原派米石照數買麥等因
各呈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東克災荒召買
煩難海運正殷翹望不至臣方疑之未幾而
有以麥抵米之議夫二麥豐收麥價既廉

餉糧疏

卷之六

九

餉可飽此人所共知者前倉場督臣曾有此
議亦欲市麥以省穀漕臣亟移文寧前閩內
二道商之並得關外荒麥碾磨俱乏卽令得
麥不能爲麪原揭在卷夫軍旅餉餉者
衆卽有碾磨猶難之况并無碾磨一之
燥方可久貯濕則霉蝕不堪今建省收麥能
保所解之麥乾燥乎萬一委官船戶爭乾爭
濕不將以刁難起猜乎卽朦朧收解而抵關
泥爛不適於用將誰任其咎乎解麥之議一
倡難誰肯解米者如順原大三原等縣米十
萬石亦將撥餉而其餘可解者乎仁據藩
司原請每石九錢其將價酌少一二錢
已聞於部臣臣以七錢五分爲度分
解麥石一石折銀二錢三分
并米俱解於三石六分六厘折銀五
車月共銀四石六分六厘折銀五

月搭放一二斗亦可通行無滯矣東充召買
自客冬時久有成說迄今並無顆粒解到既
經該司道府合詞具陳萬不得已權宜曲從
以求集事惟定議於十分之三俾各州縣共
守此約以示公溥畫一之政若以十分計算
有溢於三分外者即以厚麥駁回另解倘猶
狃舊習累輸輒不前臣惟有執白簡以議其
後而已除臣通行東省司道冒運去後惟是
事關軍餉政貴詳始若不題奉

御撫疏草

卷之六

十

明旨萬一東充仍恣怠緩關門致有吐棄則臣之
罪大矣竊計關外兵丁屯牧既遠軍興旁午
烘炒一項亦所必需此時碾磨雖乏關外有
司仍當倡率置辦以供饗殮之用不宜坐視
因循使美拉為棄物者也以上二事總緣年
歲之災荒以致召買之艱虞在真順廣六四
府則欲俟之秋成但秋成距停運之期時覺
無幾故料理不嫌於蚤計第得如按臣之言
則年陽已去在東充二府則欲兼運小麥但

麥類有造作之勞事屬創行故取額不得為
過侈第束於三分之二之例則軍民胥便是臣所
為總總過計期與
嚴請東省諸臣共襄運務者也臣謹會同提督
省直遼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
具疏以

請伏祈

勅下戶部酌議具覆仍藉

天語申飭責成無誤運務渝關幸甚等幸甚臣

御撫疏草

卷之六

十一

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五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為

畿輔東省召買基難糧料弗至仰祈

聖明申飭責成以接濟開餉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奉呈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費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同前事等因天啓五年五月十五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餉撫疏草

卷之六

十三

部該臣等查得原派順廣大三府買天啓五年關運米十萬石每石定價七錢共該銀七萬兩除動各該府雜項銀四萬一千二百八十兩外臣部找發銀二萬八千七百十九兩已足米價訖原派真定府買天啓五年關運豆十三萬石每石定價五錢共該銀六萬五千兩除動該府雜項銀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兩外臣部找發銀三萬九千八百二十四兩已足豆價訖又原派束兗二府買天啓五

年關運米二十萬石亦每石定價七錢共該銀十四萬兩動該府加派新餉訖此初派米豆之額及米豆價值之數也既而地方鄉紳按臣督餉院部各疏題

請災旱異常米豆價湧原議之價不能召買官民俱病臣部於是覆議增價米一石增銀二錢其豆有菽菽兼收每石止增價五分此已後加增米豆價銀之數也夫價增則前銀應不足以供召買既而關撫喻安性有關兵更調甫完一疏內米豆俱可減少而督餉院部遂爲臣部規畫簡便之計不增銀以就米豆之額而止減買米豆以就原議之價順廣大三府止買米八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石零真定一府止買豆十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一石零東兗二府止買米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石零臣亦以爲此計之得而五年關運可以相安於無言矣嗣後直隸巡按御史宋師襄又以

畿南災傷不能召買請緩至秋仲奏

旨下部臣移咨督餉院部酌議而督餉院部恐緩不及事以誤海運復行文宋御史查議亦既面稱督令以縣召買轉運預定人役先期料理務於八月望前依限交納斷不令時刻稽遲以誤海運等因若然則末運尚可及而軍餉民艱兩稱便益矣臣恐粟米七月半後可以登場急急督催八月望前可以運津不至誤事若豆蕩收成稍遲八月望前未必即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十四

能運津未必即皆乾燥利用九月來漸海颶風不可不深長慮也臣既欲體按臣克恤畿南生民之心又不得不念渝關軍需糴之急需至不能及期以除海運感無庸按臣一片苦心已成灰燼而待哺之卒將安救耶畿南道府州縣諸臣戮力同心預期斟酌八月望前務要米豆晒揚乾爭一齊赴津以毋爽前約則宋御史所當早結前局也其東兗二府去年召買不前頗煩文告大抵亦苦於荒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十五

早之故今該道府諸臣台詞呈請為通年水旱相仍俱未有年饑民猶有展轉溝壑者若責之買米是無異求魚於水而取竭其海遂為通融之計米麥兼買之請督餉院部亦既多方以酌定之矣臣竊以為東兗無米可買此時勢之最難而欲才麥兼買亦算計之最苦為東兗計所當由從其請也臣聞門向來未嘗運麥今創其事人情不免齟齬說有如此云碾磨不便之說夫米亦未有不春碾者則麥之碾磨止多造一磨而已非以厲三軍也況關外之兵以供糧者則碾磨亦便關內之兵以供城守者亦碾磨亦便上班之兵日事操練者碾磨亦便若碾磨不便於米息者亦碾磨不便乎上麥之不便一事於米人情亦恩樂者作爲請碾磨者亦免炊爨擇之事理亦無不便者矣臣等所請萬石之米中而搭數萬石之麥關內兵民亦必善為處此而不放難此東兗二府官民也至如督

大抵人情米賤則願輸米麥賤則願輸麥東
究米麥兼收

以一石易一石恐亦非政體之平行令該地

卷之六

一六

方以質顯揚乾陽每有應龍舉若千以補
米價小月之不足也
胃以養新陽以養陰陽之氣
不虛也
又及示
十
逆今依背側院部戊五月下旬六月
更抵事如或遲誤以至決意

不能前東兗道府必難辭咎礪磨不設軍士
便將束手而有用寔爲無用臣聞開門所乏
非石設磨亦非難事開門道臣一令便可立
就亦不得徒委礪磨之苦而終令石買之無
術也既經胥餉院部酌定題
請前來臣部再議上

命下行令眞定按臣將眞順廣大四府應買米豆

餉撫疏直

44

數運津以湊開幫秋運并行由京撫按布政司東充二府應貢米十五萬石并以小麥兼搭四分之一以本戶稅留一折運津以湊開幫夏運俱系以此項以該軍

俱可不藉於本色而軍民亦各有微願人等
因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戶部太子太保
尚書李起元等具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屬同舟抄出逮之

又戶科抄衆看得北人飯麪南人飯米關上
諸軍南北參半則米麥兼用非強以不堪也
乃當事者至以碾磨一節爲之躊躇爲之
責其體悉軍情真無細不用矣本科以爲古
人行兵因糧於敵尚云夏取其麥未聞以
磨之難舉二麥而吐棄之韓淮陰塞水沙囊
一夜可以立辦諸葛武侯木牛流馬指顧可
以隨成豈其曠日淪隔有石有匠一碾磨而
不能制造乎且食以養生也爲碾磨而縮手
餽糧車卷之六

憚勞戰以相生也乃鋒鏑而奮臂走死乎方
望關上諸將士日投石起距氣吞驕虜想未
必踰懶若是之甚矣善哉大司農之疏曰關
門道臣一令便可立就足爲諸軍解嘲也獨
悉召買者憚於買米而托之麥復憚於買麥
而托之碾磨究至不米不麥挨延而誤運期
誰之咎乎大司農曰不得徒委碾磨之苦而
終令召買之無術非不必然之慮矣冗食固
宜澄汰應給亦難久稽視卒如嬰兒中外俱

開運糧料價增額縮疏

題爲開運糧料價增額縮輸輒不繼庚戌堪虞

懇祈

部鑒賜酌議措補以無誤軍需事竊照津門之
發運也鮮運有額開運亦有額額米有額料
豆亦有額如其額而運之莫或爽也則如其
額而計之始可繼也惟是年來財用匱絀在
戶部切瓶罄之憂人事艱虞在餉務殊多
掣肘之狀於是初計之而見其足者轉計之

約案疏直

卷之六

三

而漸覺其不足矣浮視之而見其足者深求
之而彌覺其不足矣軍需至重非同等閒是
安可不長慮卻顧以期克充供億爲也請得
熟數於前案查天啓五年該臣初開運米
一百萬石內例截漕米二十萬餘遂米二
十萬東莞召買二十萬順廣大召買十萬津
門召買八萬漕米餘耗也臣糙白可得二萬
戶部新餉銀八萬兩折米十萬此原派一百
萬之米數也初議開運五七十萬石酌量定

召買十三萬河間召買十二萬保定召買十

萬津門召買八萬霸州道召買五萬密雲召

買三萬永平召買十萬薊鎮召買五萬屯撫

高糧二萬積通舊豆搜括二萬此原派七十

萬之豆數也先是東莞津順廣大共買米三

十八萬石戶部每石定價七錢真保河津霸

州共買豆四十八萬石戶部每石定價五錢

後因價值騰湧臣復疏

請增益適值開撫清覈軍餉實用米八十五萬

約案疏直

卷之六

三

千一百七十八石二十四升約可減米十四
萬石有奇清覈馬料實用豆六十一萬六千
四百四石六斗約可省豆八萬石有奇戶部
遂議每石量增米價九錢豆價五錢五分祇
以減糧爲增價聽臣分攤免派以寬民力移
咨在卷今以糧米言之戶部題覆津門截漕
開鮮二運共止截留五十五萬又扣坐天啓
四年預截五萬查係先經關門用過之數不
能再充今歲之餉除詳電十萬外實止截漕

四十五萬春來交卸掛欠又止得米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五十餘石尚欠正米一萬三千三百四十餘石即前所稱漕米餘耗二萬更屬烏有該臣已經另疏

題明是漕米一項連預截五萬共已少米八萬二千三百餘石矣東堯原派米二十萬石每石七錢該用二府新餉銀十四萬兩續改每石九錢止該買米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石減去米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五石順德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三二

府原派米一萬五千石每石七錢該用本府雜項銀一萬五百兩續改每石九錢止該買米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石六斗七升減去米三千三百三十三石三斗三升廣平府原派米三萬五千石每石七錢該用銀二萬四千五百兩續改每石九錢戶部查有本府五年雜項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七兩一錢又有四年未解雜項六千二十五兩九分五釐五毫俱扣作爲米價又卽發新餉銀一萬三千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三三

六百八十七兩八錢四釐五毫共銀三萬一千五百兩該買米三萬五千石大名府原派米五萬石每石七錢該用本府雜項銀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三兩六錢六分戶部找發銀一萬六千六兩三錢四分尚未領到二項共銀三萬五千兩續改每石九錢止該買米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八石八斗九升減去米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石一斗一升津門召買米八萬石止以每石七錢計算領到銀五萬六千兩若以每石九錢計算尚該找銀一萬六千兩亦未領到至所云新餉八萬折米十萬者查戶部覆疏內未之及也夫以截漕之短少與米折之未給合以東堯幾輔之減派共實少米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三十六石四斗四升卽照開撫覈定兵餉每歲該米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亦尚少米十萬四百一十四石六斗八升而津門召買欠價一萬六千兩之數不與焉

此關運糧米虧欠之數也以料豆言之其定
原派豆十三萬石每石五錢該用銀六萬五
千兩內扣該府雜項銀二萬五千一百七十
六兩戶部找發銀三萬九千八百二十四兩
續收每石五錢五分止該買豆一十一萬八
千一百八十一石八斗二升減去豆一萬一
千八百一十八石一斗八升河間原派買豆
十二萬石每石五錢該用銀六萬兩內扣該
府雜項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四錢一
分戶部找發銀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五
錢九分續收每石五錢五分止該買豆一十
萬九千九百一十一石減去豆一萬九百九十九石保
定府原派買豆十萬石每石五錢該用銀五
萬兩內扣該府雜項銀一萬九千七百一十
一兩五錢四分戶部找發銀三萬二千八百八
八兩四錢六分續收每石五錢五分止該買
豆九萬九百一十石減去豆九千九百一十石
州道屬原派買豆五萬石每石五錢戶部發

銀二萬五千兩續收每石五錢五分止該買
豆四萬五千四百五十四石五斗五升減去
豆四千五百四十五石四斗五升密雲鎮原
派買豆三萬石部議連腳價銀每石六錢三
分共領部銀一萬八千九百兩陸續運抵關彼
中官民極以為苦乃議改津海運因價湧貴
每石定價六錢共買豆三萬石用銀一萬八
千兩餘銀九百兩近議解津抵作津門豆價
不敷之數另行銷算津門自買八萬石每石
五錢領到部銀四萬兩續收每石五錢五分
又該加銀四千兩除行密雲餉司解抵九百
兩外尚欠銀三千一百兩其蘄永召買豆十
五萬石事在四年不入五年新額之內部覆
所云蘄永新增買豆從十一月起不必另增
豆價十萬者是也至於屯撫高糧二萬舊豆
搜括二萬幸俱足額可作正數以上共實在
召買豆五十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七石三斗
七升此外原未派豆一十五萬又共減派豆

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石六斗三升卽照開
撫覈定馬料每歲該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
四石六斗尚欠十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石二
斗三升而津門豆價尚欠三千一百兩之數
不與焉此開運料豆虧欠之數也雖然此猶
戶部覆議召買粟米每石九錢料豆每石五
錢五分之數而言也近日准戶部咨該刑科
給事中霍維華

題爲徵臣奉

餉無疏草

卷之六

二六

命入都議將閭閻艱苦與沿途聞見搜實入

告以棄

國計以甦民困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畿南米價日增派糴價少遺累
官民准將查減糧額議增糴價并准量那見徵
之銀以待雜項之補欽此欽遵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查科臣原疏米價欲增至一兩豆
價欲增至六錢如臣初議所爲軫念窮民者

甚殷旋奉

明旨減糧額以增糴價

天語煌煌所爲嘉惠災黎者甚盛獨念戶部窘迫
別無措發若糧價愈增則糧額愈少而渝關
十餘萬之士馬將安賴焉且春夏以來甘霖
屢沛市價稍平臣隨微行道府州縣遠將糧
料上緊收買如時價果平不妨姑儉於部價
之內如價值果騰不妨稍溢於部價之外在
良有司決能斟酌時宜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不至膠柱鼓瑟者也若果設法召

買別有節省定行從優敘錄臣所調劑告誠

以仰遵

二七

德意者如此今各屬召買米石尚未解到無繇知
其貴賤及查召買料豆多不止於五錢五分

又各屬雜項尚有虛懸無著者若米價溢九
錢之外豆價溢五錢五分之外而又或以雜
項虛懸間有適負則糧料之原額減損更夥
而前項臚列者又不可執爲定數矣然則不
敷之數竟當作何補綴以爲接濟計乎臣與

司道各官蒿目厲心從長商確欲足米額則折米十萬之數當給也淪關各兵每月支米五斗作銀四錢實亦用之不盡逮至羅賣於人得銀纔二錢餘去冬曾用東兌米折每兵每月給銀三錢五分作米五斗共用銀七萬作米十萬今似仍當做行但今各兵出關漸遠糧價漸騰若用七錢之新例恐尚得藉口若守八錢之定價則自無異議若折於冬寒停運之時恐輿情猶拂若折於夏秋運行之

節撫疏直

卷之六

三

六

時則人心稱快查得客歲浙江存留帶買還米六萬三千石部議每石折銀八錢共該銀五萬四百兩臣已差官前往彼中守催俟其至日轉解關門戶部再加新餉銀二萬九千六百兩共作米折十萬令於夏秋量支折色兩月既省召買又省脚價則冬春之間糧米無不敷之憂矣欲足豆額則薊永召買之豆當讓也真保河間召買之豆俱歸海運則求風帆之便而利在秋夏薊永召買之豆俱歸

節撫疏直

卷之六

三

六

陸運則乘農時之暇而利在冬春去年薊永買豆原從十一月起卽作今年之數則今年薊永買豆亦自當自十一月起卽作明年之數通計薊永二鎮發銀十萬約可買豆十五萬石以十萬補今年之缺以五萬作明年之額則冬春之間料豆無不給之患矣他如各屬召買米豆第照戶部原給價銀多寡盈縮完日銷算不再增價運若津門召買米八萬石尚欠銀一萬六千兩豆八萬石尚欠銀三千一百兩藉令截數愈致縮額仍望戶部急爲措處以便取用召買之豆雖豆價五錢五分米價九錢在各屬領官不足而巨與贊司餉道共肩其事宜圖先行節書爲各屬倡津門買豆在冬春時約近六錢而米石收買則仍舊於九錢之內兼以設法收買通津軍糧漕船餘米俱有節省以米價之有餘補豆價之不足庶幾可望買完原派不敢求增部價之外矣倘需餉急方設開屯或可以供糧料

之關之

以算方議清汰或可以省米豆之正額臣實踰足
望之顧屯田豐歉難料尚懼歲入之有限清
汰兵數未確猶虞供億之難減諸屬召買安
能粒粒果到而無一二之通負海濤回測安
能日月安瀾而無一二之漂失取鈔久難太
狹有備方可無患即令異時果有蘇修明歲
再行減派以寬物力未爲不可此臣所爲殫
心竭慮務求委曲補鑒以竣今歲運務者也
餉撫疏直

卷之六

三

不者悠悠忽忽直俟秋冬停運而後稱不足
焉萬一兵譁馬倒臣之肉其足食乎臣謹會
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
王祚昌合詞以

請伏祈

勅下戶部再一覆議米額不敷則以浙江帶運改
折五萬四百之價准令解關而尤以部銀二
萬九千四百兩佐之豆額不敷則請永明年
之召買當自今冬爲始以補海運之乏絕而

所欠津門米價一萬六千兩豆價三千一百
兩俱於目下措發於以取盈召買接濟軍興
庶幾聞有宿飽之師而遼左無懸槽之騎矣
極知度支告匱不便煩聒而以軍需重大勢
難遽已是用冒昧控陳惟
謹題請

天啓五年五月初九日具

餉撫疏直

卷之六

三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復

戶部

題爲請查核計價增額事

懇祈

勅部查照酌議措補以無誤軍需專理新餉由
東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不部送戶部抄出督理遼東糧餉散

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管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會同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前事等因天啓五年五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初議五年關運米一百萬石於漕糧截二十萬省直帶運三十萬東充買二十萬順廣大買十萬津門買八萬漕米餘耗二萬屯糧二萬部發折色八萬作米十萬共一百

萬石後開撫將兵餉一清歲止用米八十五

萬餘石臣部移文院將前數裁減買院部題

於東充裁買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五石順德

咸買三千三百三十三石三升大名裁買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石一斗一升共減五萬八千八百八十九石四斗四升再加浙江帶運因災傷改折亦減去米六萬三千石通共減去一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九石四千四百升尚該實在關運米八十七萬八千一

百一十石五斗六升其價除截漕帶運餘耗

屯糧及山海折色外東充順廣大俱每石七

錢後增至九錢俱以所減之米爲所增之價惟津門所買八萬初止每石給價七錢既增之後亦應照九錢例該耗銀一萬六千兩今尚未裁足查見在八十七萬八千餘石順關撫所定尚多米一萬九千餘石近又戶科裁冗官旗共二千二百餘員名歲可省米數萬石又關門道臣裁汰兵馬歲省米萬餘石則津門八萬之米亦可做東充順大之用儘銀召買而足矣其二錢之價可不必增也若所稱關門折色八萬兩如院部所請係浙江改折五萬四百兩解到之日臣部步量二萬九千六百兩以解關門給發又所稱四年預截漕米五萬係關門用過之數臣部年截漕准截五萬院部題截十萬後以五萬爲准截之數以五萬爲五年預截之數今歲關門用過應應作五年數內之米也又所稱交卸掛欠

自有應賄之官旗在執而比之便可得也又
所稱漕米餘耗更屬烏有從來正耗自有舊
規到京交卸亦不能少而況天津口稅既省
到京之費已得便宜又欲漏此二萬之餘耗
何無法也此當與掛欠並追者也初議五年
開運豆七十萬石於真定買十三萬河間買
十二萬保定買十萬津門贊司買八萬霸州
道買五萬密雲買三萬永平買十萬薊州買
五萬屯撫高糧二萬搜括積逋舊豆二萬共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三

七十萬石後開撫將馬匹一清而嚴止用豆
六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石零臣部移之督餉
院部將前裁減實院部題於真定減買一萬
一千八百一十八石零河間減買一萬九百
九十石保定減買九千九百九十石霸州道減買四
千五百四十五石零共減去三萬六千三百
六十二石六斗三升尚實豆在豆六十六萬
三千六百三十八石零共價除薊州每石六
錢二分永平每石六錢密雲每石六錢三分

五錢五分矣臣以所減之豆爲所增之價矣
惟津門門稅八萬初止每石給價五錢既增
之後亦應減五錢五分該該銀四千兩今
尚未抵足查見在六十六萬石開撫所定尚
多豆四萬七千石則津門亦係原發之價
照時減買亦或足用也若所原辦永十五萬
應作四年之數者蓋此項原從四年十一月
支本色之初爲始故議者爲應原四年臣謂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三

六年之豆亦就今年付冬用之則不必
再買而且易於清結又所定每石二萬苦於
價貴又苦於陸續題其以一千八百兩買米
三萬運津而以其餘九萬石於津門買豆
不敷之數亦是權宜而不必必買之額者也
此臣之計開門五年米豆者如此蓋督臣之
疏似有差池其實錢糧之數無不合督臣
以四年預截之五萬不入五年之用又恐折
色之八萬臣部不給則米之所以不足也

五萬已從去年仲冬支起今年
仰及又只給於六十一萬之內此豆之所以

之五萬已從去年仲冬支起今年
仰及又只給於六十一萬之內此豆之所以

顏色八萬如糧臣其以所領多領五萬四百

作主等所至之日臣等亦已領十五萬

去年從十一月支起今年將去年之豆亦於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三六

本年十一月支起今年將去年之豆亦於

分給

給

未實

搭那

矣臣

隻

但

但

迎故例亦不能人人俱存匹匹如舊即米

豆稍有缺額彼此消長亦應相當若必欲廢

山海之欲年來止聞數十萬之泡爛並不報

顆粒之奏係所給錢多徒供縣空臣又不能

不惜之心既經

請前來相應

請恭候

命下行文督餉院部及門門擬院欽遵施行等因

天啓五年六月十六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三十七

李起元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奏

聖旨是

捐俸助工疏

奏為捐微俸以助

大工事竊惟崇階歷陞

帝王之弘模邁事子來臣民之分義茲老耄過

大工鼎建經費浩煩一時在

朝大小臣工仰體

內帑闕乏司空彈匱莫不恭効捐助以新輪奐

而圖報稱臣嚴待臬餉撫量移留憲竊隨卿

貳之後久濫

餉撫疏直

卷之六

三八

高厚之恩區區微誠鬱勃不能自已願得比例捐

俸薪銀一百五十兩少佐將作之役雖撮土

無裨於泰嶽而涓滴亦赴於洪流矣伏祈

勅下工部查收施行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天啓五年五月十一日具

奏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捐俸助建具見急公該部知道

鮮運盡發謹報開洋疏

題為鮮運糧艘盡發謹報開洋日期以紓

聖懷事案照天啓五年三月內該臣會同督餉巡

按監察御史王祚昌題為鮮運漸迫料理難

緩謹再申明餉運事宜懇

勅蚤議區處以速輪輓事續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覆稱天啓五年鮮運

本色二十萬原議天津截漕十萬登萊陶撫

案內入官還官撥給十萬蓋謂取之見在不

餉撫疏直

卷之不

三九

煩措處止議運費便可起行今稱登萊抵還

京邊外止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餘兩米豆

一千七十餘石共折算米二萬四千五百七

十餘石尚少七萬二千餘石雖京邊亦是應

還之銀然天津本色額數已定顆粒難以措

辦今春運俱已起行再向省直派買是為西

江之汲且登萊最為近便應照以前充餉之

旨通融處辦以了鮮局無疑也至於運船腳價津

量既詳解石例於四歲二分計十萬石該銀

四萬二千兩應於臣部給發登糧抵鮮每石

例給一錢七分計十萬石該銀一萬七千兩

登蔡新餉扣留充費布匹舊以二萬石爲額

布價亦照舊以四千五百兩爲額至運官原

餉船戶花紅及膳片等項共銀二千兩亦於

臣部給發等因覆奉

欽依移咨到臣及查天啓四年九月內准工部咨

爲赤體空拳窮荒無措等事准兵部咨題差

刑部照磨吳鳳起光祿寺署丞朱仲分差領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四

解盛甲硝磺等項前至天津照數查收聽候

轉運又天啓四年十二月內准戶部咨爲乞

行移會以便發運事內稱平遼總兵標下都

司沈全等後鉛一十二萬九千八百七十斤

運發海外除中軍守備徐潮音駕船四隻儘

數將鉛裝運外其剩存者仍發天津糧船稍

去連天啓五年四月內又准戶部咨爲給發

海外兵餉事解運本色二十萬除截漕十萬

小本即展於本年內科查出制無案內人官覽

官米豆內撥給十萬今登撫疏

請仍以抵補京邊爲辭則十萬之糧終成畫餅而

東鎮所需時又急迫計糧十萬石每石價銀

五錢共該銀五萬兩勢不得不於該省新餉

及雜項銀內酌撥濟急等因各咨會到臣該

臣一面移咨登撫及行遼府乘時權買囤貯

海岸以俟回空二運一面督令贊理遼餉戶

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馮國孚等理遼餉兵

備山東按察使王元雅轉行天津管糧同知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四

張恭傳運是船隻運送查片見先運官裝載

軍餉務限大船二隻一運是司餉船呈稱舊

設船運八弁勤勞均同一體法前難輕議

查得都司王文憲守備王成龍原係幫有勞

瘁史甚姑暫息示留津聽局其台明胡遠張

允昌高登王應龍劉九遠照舊押運內劉九

達見蒙差解新營兵餉與差詳交割船糧之

人管運是應別運查得開運千總韓玉立海

運有半勞動居最前又奉差辦請所管兵餉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四二

收到日另議優敘及查昔年議用八弁分作
八幫改定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八號今止留
用其六宜改明王守在四夷六號其都司王
學易仍管總理鮮運諸務催償登糧督取實
收以爲六幫領袖挑選津淮并山東官民堅
固運船共一百三十五隻遂分八十一隻爲
前幫而以實授守備俞明胡遠把總張允昌
統之分五十四隻爲後幫而以實授守備高
登王應龍千總韓玉立統之共計發過前後
六幫各船漕米九萬九千五百八十八石小
米二百五十石屯米一百六十二石共米一
十萬石以完原題鮮運之數此外仍有去冬
開運題登守備改作鮮運船戶徐治國社
明廷文魁共裝高糧一千二百一十石
黑豆一千六十石通共豆莖二千二百
石又在正糧十萬之外以抵漂失缺乏之

手量石帶事第二十一項共帶一萬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四三

百二十領以爲到彼交卸之資又帶運津買
青梭布一萬疋平機深藍布三千疋梘黃布
一千疋大紅布六百疋秋色布四百疋白布
五千疋通共布二萬疋二帶運刑部照磨吳
鳳起解到布花盛四千五百頂戰甲四千五
百領佛朗機一百位銳鉞一千把鈐鑲鎗一
千根角弓面三千五百塊帶運光祿寺署丞
朱仲解到腰刀三千把絲絃五千條鴟翎箭
十萬枝熟鐵二萬斤鉛二十斤硝三萬斤磺
五千斤帶運倭鉛除毛營中軍徐潮青自駕
船裝鉛五萬斤外今順帶未完鉛七萬九千
八百七十斤其各船腳價每石四錢二分共
糧十萬石該銀四萬二千兩內除扣留下脚
銀八千一百一十二兩七錢七分五釐三毫
九絲又扣除朋造底價借支掛欠等銀四千
九百八十六兩一錢二分一釐四毫八絲現
給銀二萬八千九百一兩一錢三釐一毫三
絲小上年題登守備改作鮮運共糧三千二

百七十石今照登州例每石加給脚價一錢七分共該銀三百八十五兩九錢內扣留下脚銀二百二十七兩現給銀一百五十八兩九錢買布二萬疋用價銀四千九百四十七兩葦席用價銀五百三十七兩八錢四分總理及押運各官廩從銀四百九十三兩八錢祭祀海神并犒賞運官船戶花紅等項共銀一百一十三兩九錢三分以上各項通共用過現銀三萬五千一百五十二兩五錢七分

將應徵新餉及雜項銀兩赴時那湊羅買解至海岸囤貯聽候二運回空船到卽爲裝載及時轉運以濟海外待哺之衆仍希咨示以慰願望等因准此已經備行布政司并登青萊三道府查照措辦去訖擬合咨復等因到臣竊照毛帥首建奇謀興師海外遼民歸附日衆絕島威靈漸揚屢有斬馘聿成牽制年來逆酋不敢窺關西向毛帥與有力焉議者比於漢之都護誠確論也願兵資於食而食資於運飛輓接濟輿論會同微臣職在轉輸旦夕繫念何敢泄泄從事但查大曆二年發糧十萬三年發糧十二萬皆津運也四年發糧二十萬內有登萊買糧一萬然係津門差官自買自運則猶然津運也至於五年鮮運糧二十萬部議截漕十萬在津發運其餘十萬議將勘科查出陶撫入官還官米豆銀兩買補足數續查前銀已經抵補京邊十七虛

小兵餉事臣查前事須爲速行登萊道府

是議於京省新餉及雜項銀內那湊齊急

餉撫疏直

卷之六

四六

止用銀兩而召買發運俱登奏
政是又解還一幾局也津糧十萬又買青校
布一萬餘色三六右一二等發軍器後站一
積銀三萬一千三百三十五兩共分六款未於
三
其銀四萬八千五百兩實止額
銀四千兩臣不得已便於召買及關運
項下加添發運共用過銀三萬五千一百五
十餘兩其餘惟多扣下脚及算除底價借支
掛欠以塞船戶之口以速解運之局而臣仍
有上
運銀三萬六千一百一十
二百七十五兩就近亦改解
之銀是國計還十萬口
萬兩用陶撫還官入官等
地方經用折餉及雜項等
正供
移各發撫月
貯海岸以俟津船之二運近准登撫衙咨似
已概然直任急公處

餉撫疏直

卷之六

四一

國大可見矣唯是漕光不待秋興可慮
積釐進而孤軍可藉以果腹遲則陽痿為談
而美粒或問之水濱故蚤一日則一日之利
也遲一日則一日之憂也登萊道府有司諒
必同舟共濟不為珍域起見也者又豈俟臣
言之喋喋乎若夫那借召買及關運銀兩仍
望戶部查照原題蚤行給發庶無虧此失彼
之虞其津登司道府縣州縣以及總運分運
等官協力經營倍極焦勞姑俟解運事竣取
有實收之日另行題敘茲不敢預為臆列者
也臣謹會同提督林省
監察御史王
請伏冀
勅下
之卒而遂左收特簡之効矣為此具本
請

天啓五年六月十一日

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題為酌議派徵遼東本色以充軍餉事

事

據備邊司呈稱遼東各屬民困

易州

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遼東各屬民困

御批疏章

卷之六

平

計之最便者聞各州縣雖未奉文亦有照地
派買者則何若照地上納明言而明行之爲
得也至於糧本的量豐歉之中每石定價五
錢除正額雜項外其餘不敷仍於應解京邊
錢糧內坐扣轉報戶部撥發新餉提濟亦無
妨礙惟是價以五錢爲率離河近者脚價頗
省離河遠者脚價頗多今將稟多而益寡乎
抑將益一而靡異乎是在道府曲體人情酌
量取體務期永遠無弊而後可耳及查本院
前原題天啓五年派買豆額直隸府派買十
三萬石河間府派買十二萬石保定府派買
十萬石朔州道派買五萬石天津贊司派買
八萬石永平府派買十萬石薊鎮派買五萬
石密雲派買三萬石屯撫高糧并搜括舊豆
漆四萬石共以七十萬爲額近聞撫議定兵
餉歲用料且止六十二萬石則明年徵收本
色亦當以此爲準茲議與定離津雖遠合屬
甚多派徵十二萬是於原派一十三萬內已

御批疏章

卷之六

至

滿一萬矣保定距津稍近河間逼近河俱仍
其舊永平與關爲隣十萬斷不能減祇有薊
鎮薊玉豐遵四州縣密鎮通州三河密雲等
處路當孔道地居衝要疲累至極而薊屬之
多買草之役屬雖陸陸續門然西如涿州良
鄉東如武清灤縣亦皆衝疲之區聞閭閻瘵
民不聊生今議薊鎮霸屬各於原派五萬內
密鎮於原派三萬內各減一萬而霸密二屬
俱解津門轉運庶可責其蚤辦天津贊司仍
自召買八萬日後料額有增在津加買不復
再派州縣料額有減亦於津門議減不必再
減州縣此本院部一得之見不知果可通行
否也事係創行必須詢謀僉同合行酌議案
仰道府即將所屬州縣派徵本色料豆要見
某州縣民生富庶糧額原多應派本色若干
某州縣幅輒窄小糧額原少應派本色若干
某州縣離河頗遠或應少買或增其價某州
縣距河非遙或應多買或減其價又若小戶

零星上納應委何人彙解應否另給通價其
每石買價運價槩以五錢計算是否可行務
要斟酌損益各得其平以合原發糶本之數
逐一查議明爰具由呈報以憑覆議上

請永著爲令俱毋違違通行申飭查議去後續據
天津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僉事徐如翰呈據
河間府呈該本府知府應朝玉議得天啓六
年遼豆之數河間近河豆數以四年所議十
二萬爲準價以新議五錢爲率事繫封疆敢

欽此

卷之六

五

五

不竭屢從事但檄中除正額雜項外其餘不
數仍於應解京邊錢糧內扣坐等語各府州
縣靡不彈眉俛首而不敢言一以爲雜項乃
戶部新設而非正額懸擬而非定數多寡政
不可執而一經疏題反執爲正額爲定數將
不足之數從何抵補不若仍於雜項銀兩聽
戶部每年解納而支買遼豆之議寢之爲便
一以爲京邊錢糧考成叅罰迫於星火毋論
戶部未必盡允坐扣卽如坐扣之說而俟新

餉抵補彼西江之水不能濟渴而况不滿公
數偏多此時進退維谷勢且奈何不若於京
邊坐扣抵補之說兩叅用之爲便議照各州
縣京邊錢糧多寡之數派買豆多寡之數而
卽以買本色多寡之數抵起解折色多寡之
數戶部卽照州縣所解料豆多寡之數抵京
邊起解多寡之數入考成法在各州縣不必
議派在部亦不必撥補每石定以五錢爲率
一切運價取足此中蓋較數歲之中爲常上

餉撫疏直

卷之六

五三

不妨

國儲下不竭民命有司可借時日以報事竣者
也第俟東事寧靜之日此法盡罷耳等因呈
詳到道據此看得年來派買料豆一事每苦
於部帑給發之不預以致州邑買辦之不時
常收成價賤之時而部帑未至則欲買而無
銀及部帑發到之後而豆價已湧則有銀而
難買兼以天道豐災之難料時價貴賤之難
齊上雖有體恤之德意而勢不可已下雖有

急公之實念而力不能繼故紛紛乞請矣
定議今蒙本院部憂

國帑遠憂民惜吏欲盡一之法垂經久之規
以各所買之豆派之田畝即以抵京邊庫
解京糧則民以田土之所入充糧輸納既易
而部不必以太倉之銀易豆給發無煩且省
出入之耗領解之勞美意見法真有過於此
者各屬捧檄之時無不喜動顏色惟是部派
雜項一節原不計及地方之實有與無皆以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五

意爲懸坐故年來郡邑多方內附京益以充
買豆之需終不能足而數十之五六於是
不得已而百計那汝其承上命者又有不得
已而率二三年之資以普充一年之用者報
完之際但見買豆之無缺則以爲報項之可
需而誰料其苦心竭力一至此乎乃諸吏之
所以勉強奉行者實冀望

題明裁減庶可抵償通算今若一

所欠之數於何取足此所以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五

富者也爲今之計萬乞俯亮垂憐將河
間宜買之豆聽府酌量分派各州縣田畝令
民照數納豆於官即以抵充京邊之額各州
邑扣除此數不必解部在部當考成之時亦
扣除此數竟作實完則無不踴躍赴命者矣
其各州邑分派之數該府已照田土糧額派
定其價定於五錢腳費俱在其中其糴收轉
解責成各州邑臨時酌處如豆一斗一勺不
到便不許入作考成此俱似無容再議若道
里之遠近鄉僻之難易有遠者有遠而更遠
者有近者有近而更近者似難零星細算總
之

朝廷立法止當總其大綱立爲畫一固不能一一
內向之耳若輪納之時必責成各正官親收
局官解平量不許輕委佐貳致擅用市斛并
尖量等弊如違訪出正官定行參處似宜一
併

分派社蠶實者也又據易州兵備道河南

府署印推官三氏正議稱今年生穀六歲本
色穀五斗一石在各屬邑分派行 者俟
由部部官至日始發收買然領銀在左見之
文 亦在在在之矣不惟價值不敷亦且
不前合於多費 亦期先行各屬
小民將處 地記 各照時價 豆
銀用倉斗千兌進豆報完 州縣於
見任管糧佐領之中委一員總運津門交

餉撫疏章 卷之六 五
納其起運解省 於豆價之內即歲有
較之春買 自是不可以預必然秋時抵免
省 價 亦 利

國便民之一策耶與其 頻請上滋宣撥下
誤運期何若即於 京撥錢糧之內
照數扣存預行坐派各該州縣及時抵納之
爲兩便也合行呈請再爲酌議轉達等因呈
詳到臣蒙此爲照關門望 且急如星火其批

敢買遲後期自取譴責第豆熟於秋收於秋
彼時價值始平奈部示未頒價銀未發其孰
敢擅動正項預爲料理哉及抵春夏豆愈少
價愈貴然後賣之收買毋怪有司稱苦而小
民不樂於趨事也往者無論惟是坐徵六年
豆十萬石該府酌量州縣大小河流遠近分
派妥當無煩再贅至於價銀議將天啓五年
見徵京邊錢糧如數扣留分派州縣俟秋成
按地均派照依倉斗收納依期解津其腳價

餉撫疏章 卷之六 五
卽在豆價之中不煩分外加增此上不誤
國下不病民一舉兩得之計也又據真定府申
該本府署印推官許世璽議得解津遼豆蒙
徵徵收本色卽抵應納折色似矣第又云除
正額雜項外其餘不敷仍於應解京邊錢糧
內坐扣轉報戶部撥發新餉抵補然所謂雜
項者原非正額也不過各州縣共濟時艱多
方投括目今庫藏如洗卽此後再求投括萬
恐難支令飲當 作豆價不終以難

餉撫疏草

卷之六

至八

項綱成正項乎胎害將何底也慮始者寧得
嘿嘿已耶至若價數不敷許將京邊坐扣夫
京邊素爲正額催督不容少緩一或解不及
期卽懼參罰之及誰敢輕爲坐扣卽坐扣矣
能望部中立以新餉抵補乎或未必然而受
害又多矣兩者於部便於百姓於存司均不
便也合無從賈路做事令照地畝納豆若干
卽除正額京邊若干在各處扣除不必解部
在部亦不必撥補考成之數註以全完是不
稽公餉便於上也不行召買便於下也卽每
年每石定價五錢以後不致因歲之歉復議
增價而便饒更在部也至各處臨河地有遠
近搬費多寡自爾不同則地遠者少派數石
近者多派數石盈縮之間苦樂亦自均一耳
據霸州兵備道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王維
章呈京邊錢糧係各州縣應納太倉舊餉庫
之正額今議將此項錢糧派徵本色黑豆於
折餉庫內扣兌還舊餉庫以抵各州縣應納

餉撫疏草

卷之六

至九

京邊之數此法一行是出之朋朋者入之軍
國收之及時者解亦及時上不煩於僉報下不
苦於召買銀無派發之遲延豆無奸商之巧
匿法無便於此者蓋先時豆價收買於各商
販國之後值市價騰湧之時故每石連脚價
五錢五分而民間之賠累尚多今收之田野
卽納之官府以秋成而比春作賈賤自蘇每
石五錢連運價在內雖各處豐歉道里遠近
不能驟齊然亦不相懸絕也至於京邊二項
有額解太倉之銀有解太倉而轉發邊鎮之
銀今既派豆抵兌當先儘州縣解太倉之額
照數於新餉庫扣兌還舊餉庫抵其應收之
數如太倉額銀數於納豆之數卽以邊銀繼
之亦照數納豆知會新餉庫扣兌還舊餉庫
或原係舊餉庫轉發於各邊者照舊轉發或
係各州縣自解各邊者亦將其數扣於舊餉
庫內并行轉發以省各州縣重複領銀轉解
之費如京邊二項已盡則雖宜於抽扣銀內

照數動支納豆開銷此本道奉行良法而劑
量大略以期永賴者也又據永平兵備道山
東按察司僉事張春呈查得合屬應解戶部
可抵豆價之銀止一千七百有奇而別項又
不可借用似應仍用召買法便其不便者止
是發銀後時豆值太少而運價累民賠墊爲
苦爲遲耳今不必變法而止去其法之弊曰
依期發之如數給之勞民之力不至傷民之
財則召買未有不善者若有從中侵剋與夫
爭多競少玩日愒月之有司則三尺具在本
道不難以身任之如以永屬與開爲鄰十萬
石旣不能減而以一定之派數不變不定之
價值坐失有限之時日民無如矣官且奈何
亦當事之所必不忍也又據山石兵備道山
東按察司僉事劉永基呈查得憲檄扣州縣
應解之銀准輸本色以免發買本道轉行府
州縣查復而種種稱其不便惟有蚤賜豆價
俾民可及時收買民亦安之似不甚覺稱矣

又據薊州兵備道山西布政司右叅議王繼
謨呈查得本道所屬薊玉豐遵等四州縣與
永爲鄰近奉按地起科之議民田多寡不一
零星運納爲艱令無俯從民便仍照舊例派
商召買庶急需無誤矣又據密雲兵備道河
南按察司副使孫敦呈還豆按地起科議將
應解京邊扣抵省內外解發之煩誠爲善計
但道屬各州縣應解之銀甚少扣抵數亦無
幾若將應解者扣而應買者仍發又似非畫
一之規應仍舊買爲便各通呈到臣該臣看
得淪關內外士馬雲屯所需芻豆最爲不貲
初猶冀一兩年內可罷以今東氛漸厲掃蕩
無期則召買尚未有涯也年來秋冬之間預
題來年應用糧料未嘗不蚤計而預題之無奈
部帑匱竭持論抵牾往往秋冬糾議而春夏
始決賤值錯過而騰貴始買方部銀未至旣
難預賁以輸將及官價甚廉又復重賄以賠
補卽有真心體

者民困未蘇而軍需已誤矣比歲

設補官民譚及買豆未有不疾首蹙額也者臣
念補辦塞漏終非長策詢之閭閻訪之縉紳
多有以按地起科爲言者臣隨通行移文與
各道府商之則真保河三道府及霸州道屬
無不共以爲便也夫天下之治莫善於透民
隱而宜民情若顆粒之人即可抵維正之供
勝於額外派買多矣且豆價較數歲之中以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五

爲常而民間及新收價賤時輒輸則腳價并
可無虧也豆以秋熟百室盈止而徵比則於
秋盡冬初之時徐俟收歲水間家解然後水
輪陸輒赴津交納其有後期者鮮矣第其坐
扣之銀尚有須商確者臣初議照見行事例
先儘各該州縣雜項其有不敷則於應解京
邊坐扣以待撥補今各道府之言曰雜項之
數多出戶部懸坐原非正額或有或無安能
軌定今若以之抵抵錢糧則虛懸反爲正額

謹爲補償此最不便者也又曰戶部匱乏近

例京邊錢糧少有不足便當參罰若權宜那
借在戶部必不抵補而民間又難重徵其爲
累不小矣此亦不例者也因再商之祇有一
法大抵謂以雜項銀兩聽戶部自催解京凡
納豆者卽於正項京邊錢糧扣除如州縣納
豆若干卽抵京邊錢糧若干以五錢一石銷
算在外不復解部在京亦不必發外戶部自
於新餉舊餉新庫舊庫通融撥補凡遇考成
卽作全完則有司無不竭蹶趨命矣夫民方
糶本色以易銀完官而今卽收其本色且價
又處其贏也其便一民於青黃不接之時多
用高價爲官買豆而今且預儲於秋成之時
也其便二曩時夏秋之間停舟以待而豆不
至今且積之秋月輸之春月不煩督催而格
釋至矣其便三豆價止於五錢較之今歲五
錢五分猶節省五分也其便四前二便在民
後二便在官公私兩利亦何憚而不爲若

河州縣大小河流遠近豆額多寡在各道府已有定論臣無容贅所可慮者獨是新舊二餉戶部各有攸司京邊係舊餉而遼豆係新餉舊司處新司之不還必且堅執而不下新司因舊司之不願亦且掣肘而難行夫遼左軍興誠

國家一大役也新舊何妨通融彼此自可共濟

在舊者毋吝於借而在新者毋憚於償其要尤在大司農主持於上擴昭曠之觀而撤藩

餉撫疏宜

朱之六

平王

離之見蔑弗濟矣再照明歲糧本即用今歲

京邊目下政值催解錢糧之時若得蚤有成議京邊可留糧本可得倘俟京邊起解之後又屬畫餅充饑望梅止渴必不可得之數矣至薊永密三鎮復以起科爲不便亦自有說蓋緣真保河霸幅順頗廣而薊永密之幅順狹也真保河霸應解京邊銀多而薊永密之京邊銀少也真保河霸舊例解津海運而薊永則舊例抵關陸運者也真保河霸年來召

買之價甚賈而薊永逼近渝關稍處其贏商販猶有馳驚其中者也情形殊而苦樂異無足怪者既無京邊可扣仍當循例召買但願乘時發價毋誤秋成之期則街恩誦德不可思議矣迺若糧料均屬邊餉米豆事同一體其順廣大及東兗遼米臣非不欲稟議起科第順廣大買米創自今歲未爲永規不便輒爲侈口東兗買米昨接山東撫臣手書亦云從今以後斷宜徵收本色以免糴買之費其

餉撫疏宜

朱之六

平王

見正同今且徐俟彼中之自定而臣未敢越俎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具疏以請伏祈

聖明勅下戶部從長酌議將真保河霸遼豆改於地畝徵收每石五錢准於解部京邊錢糧扣算而京邊錢糧卽於新餉銀內自行撥補其薊永密三鎮姑仍召買之舊第以登發價銀爲主則農民解餉懸之苦而渝關無懸槽之

患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具

題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覆

戶部

題爲酌議派徵遼豆本色以充軍餉以蘇民間

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七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卒

月十一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理遼東

餉兼巡撫天津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

部左侍郎畢自嚴題前事等因天啓五年七

月初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督餉省直巡按監察

史王祚昌題同前事等因七月初四日奉

聖旨戶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查

得督餉院部所議具保河霸所買遼豆令該

地方以應納京邊銀改爲納豆而解部

卽以新餉撥補於民雖便但恐京邊亦係緊

急未便那移隨付福建司酌議去後准該司

付稱舊餉皆九邊額需時不可緩一經改納

便難處償因循久之改借日多舊餉日詘九

邊呼譟罪將誰歸此改納之萬萬難行者倘

必不得已則或令該府將舊餉銀改徵本色

遼豆照數以曲從餉部之議而將該府應解

雜項搜括新餉銀湊抵額徵舊餉照常解部

以毋亂本部之舊章此惟該府一轉移間而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卒

官民兩便上下無弊矣倘雜項銀不足抵償

則惟仍舊爲便是在該司覆加查酌呈堂定

奪等因移付前來令廳呈堂裁酌繕呈到部

爲照北直買豆之役當與遼事相終始無論

矣舊時每於歲終議派下年之豆以各府雜

項銀坐留爲買豆之價而不足者部發找之

及至春月召買每費哀益令督餉院部欲著

一定例以規長久其豆額照開撫所定六十

二萬之數其取買之地則照舊年之例量其

簡樸疏章

卷之六

水次遠近地方銜僻而再加裁酌真定買十
 二萬保定買十萬河間買十二萬薊州買四
 萬霸州道買四萬客雲買二萬永平買十萬
 天津買八萬其運買之本真保河霸即將本
 年應解京邊令小民納豆於官還津以作應
 解京邊之數新餉銀庫則以應發買豆之價
 撥補舊庫以抵京邊薊密永津仍舊部發各
 府雜項俱解京上納其豆之價值每年秋成
 豆價正賤又值京邊應徵之候每石五錢水
 脚亦可在其內歲以為常督臣用意益深遠
 矣臣謹酌之督臣之議有可因者如豆額豆
 價并各府派買多寡有差俱可依議惟是京
 邊一項頗費推誠蓋遼豆糴本歲取雜項今
 府縣守令以雜項有浮額設處故議改用京
 邊官不必另召買民不必兩輪納於地方委
 稱便益但京邊錢糧例要年終解完以濟九
 邊急需若留為豆價而令新餉補還必俟津
 部實收到部方可驗改撥補此時無論新庫

簡樸疏章

卷之六

有無錯糴據疏云輸之春月則撥補尚在春
 月之後而京邊過矣既於京邊不便雜項錢
 糧雖不能取必於秋成之時以充京邊之買
 之用然各府謂懸坐謂非正額而必欲解之
 部臣意必以不入考成將短少遲延不肯上
 緊後日京邊之撥補愈急外解之徒項愈虧
 三空四盡之時新庫又增此一項之出給於
 部臣不便夫宜於地方固以收弦為美倘因
 此而致缺部額亦稍未盡善

臣等查各府自天啓二年蠲免加派徵惠已多今
 復欲於雜項再生枝節是隴蜀兼得之望其
 於急公之義疎矣倘臣部聽其任意起解則
 天下之加派並徵者何為重困而政體不大
 失其平耶況各府鄉紳在京者多言以京邊
 納豆不便於民則仍舊以雜項買豆庶無紛
 更之擾卽官民未可以此一事為厲也相應
 覆

命下臣部移文真保河霸買豆照舊以雜項爲鑒
本及時收買按期運津如有不敷不妨於京
邊內動支買足以待新庫補還毋致失時廢
事而誤海運之期也等因天啓五年八月十
九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李起元等具題二
十二日奉
聖旨是

搜括官銀助工助餉疏

題爲恭報搜括還官銀兩以助工助餉事竊照
年來民生凋瘵

國用匱乏顧

餉門未暇而

朝需有不吝輟之興作遼貽未靖則邊陲有不

容省之兵餉凡屬精勇食祿之輩咸切捧土

掘水之謀無奈心思無窮力量有限如助工

一項臣於本年五月內業捐俸薪一百五十

餉撫疏草

兩矣

皇上於各營捐俸疏內俱奉

旨云選募各衙門贓罰銀兩盡數搜括以

支用而於自給否夫亦洞知臣之無專屬無

鴻恩念微軀之無地則臣區區助工之心尚未已

也如助餉一項臣於天啓二年業捐俸郎俸

一年該銀一百四兩有零逮於四年又復隨

衆扣捐右都係二季約該銀八十兩矣但查

戶部會議遵餉疏中內稱各省道詳本有存剩銀兩俱令報部解充新餉未有

依而臣奉司馬之復詳明俾得詳察知措處

之難難則臣固助餉之心亦未已也夙夜

懇轉竊知有所搜括以爲

上折餉之助而力不從之奏踴躍久之臣量

後留憲受代在通存算一切支銷錢糧查得

臣於天啓元年出撫津門准兵部咨酌議軍

前犒賞銀兩初年於新餉銀兩動支五千兩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三二

以後每年量給二千兩如有不足取之各兵

贖缺銀可也題奉

明古移咨前來建後戶部兵部互相推諉銀寬

不可得而一切操練發兵犒賞之費必不可

罷於是定議於事故還官銀內具以軍功馬

例名爲贖缺例須餉冊開除不再支支部料

但有造冊在先而逃故在後者名爲事故例

須還官每月約數十兩要亦幾繼之後而後

之不肯將復乾段各弁之手矣蓋兵部

贖缺之說而餉其意不泥其辭厥數實僞然

贖缺者也該臣移咨戶部裁酌覆允在卷然

臣去官收貯遺簿登記自操賞正項外不敢

妄索錙銖臣前自天啓元年五月初三日抵

津受事至二年七月終交代止共得事故還

官銀二千餘兩除各將領逐月操賞并臣春

秋二季操賞外又發過浙江淮揚各營管大

藩金冠保世寧秦希尹張斌貝水兵六千餘

名赴遼發過河南前營翟子勲陸兵三千名

餉撫疏草

卷之六

五三

赴關發過山東毛兵及河南後營劉永昌董

世賢周之禮陸兵五千餘名赴東省平妖將

領中千頭目人等花紅各從優厚餘兵酒肉

有差所費不下千金尚餘銀一千兩交代前

撫未用見貯在庫此似可爲

大工之助者也又臣自天啓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歸併餉撫再管兵務至五年六月終止共得

事故還官銀亦約二千餘兩維時各營徵調

之餘兵額漸少法制愈精於是開操之祭祀

查盤之罪。賄賂之弊。易之增。其罪。前
之旗幟。咸取給於此。項再除各將領逐月操
賞。并臣奏秋二季操賞外。又發過正兵毛兵
及河南前管周慕蓋世賢。雍大毅。陸兵六千
名赴喜峯口。發過揚州營王詔江南營趙不
伎海防鎮海二營查應才等水兵一千一百
餘名赴南海口。發過正兵選鋒二營施洪讓
駱舉陸兵三千餘名赴關將領中千頭目人
等花紅各從優厚。餘兵酒肉有差。所費亦不
下千金。尚餘銀一千兩。見貯津庫。似亦可爲
大工之助者也。此外仍存步須容臣交代。新撫以
備將來之操賞。夫以還官之金錢助
殿門之工作。倘所稱無礙者。非耶。至若津門新兵
月餉。例取給於戶部。往往呼籲徒勤。接濟弗
繼。前撫臣李邦華搜括平妖解回月餉。并任
內事故。銀共三千兩。名爲管本責令委官協
同各營中千經管。每週部發月餉。愆期聽各
兵以應得之餉。爲質。暫相借貸。餉銀一放。即

便得。然亦一片苦心。性是一出一入之間
人非信吏。安能纖毫無染。以故出嘗苦輕入
嘗苦重旋出。旋入又無管於各兵之然眉甚
且各兵借銀之後。間有乘機脫逃者。亦有委
官中千收貯日久。因而乘機花費者。往萬恐
成烏有。追索又慮株連。臣益幾費心力而後
復完。故物以歸於庫。臣竊以爲此項原爲軍
餉。而設今既停其質借。不如卽以助餉。似覺
名正言順。亦不失前撫搜括儲蓄之初意也。
夫以備餉之需。而改爲真餉之用。倘亦所稱
無礙者。非耶。微臣所爲搜括庫藏以助工助
餉者。僅若此。較各省直督撫之搜括何足敵
千百之什一大覺涼薄。殊自羞澁。然而微臣
區區籌積之夙心。亦庶幾藉以自靖云爾。伏
祈
皇上勅下工部。將搜括事故還官銀二千兩。照數
查收。聽充鼎建
大工之用。仍再

勅下戶部將搜括存積營本銀三千兩轉行天津

餉司照數查收聽充新兵月餉之用則以銖

積寸累之餘而爲山塵海露之助或未必無

小補矣臣無任惶悚願越之至爲此具本謹

題請

旨

天啓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

題七月初五日奉

聖旨搜括還官銀兩以助工助餉具見苦心其銀

稿據疏草

卷之六

七

着戶工二部照數查收

題爲津門新兵添汰漸多酌議歸併管伍裁減

將領以潞兗節餉事案照天啓四年十一月

內准兵部咨爲海內困窮已極東西需餉正

殷等事准戶部咨開會議得登萊天津軍餉

各減一半應得銀十五萬兩催解津門以爲

米豆草束腳價之費伏候

奉旨

奉旨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會到部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稿據疏草

卷之六

七

查照施行等因移咨到臣該臣當即轉行天

津兵備道云云臣等查照成案但有遊

兵等處不必易補去後續於天啓五年二月

初甲辰督師閣部奉有諭旨津兵五千之議

臣等以調爲汰則其兵一淨於無跡可免烏

警軍資之虞且其兵一淨於無跡可免烏

亦無到東募兵之虞且其兵一淨於無跡可

施以募兵一千名進鋒營者爲緊舉兵一千

名一營兵馬五百名並於三月中旬督發起

行月抄俱抵山海會題有部議汰兵開門徵兵謹酌量調發以鞏邊防以省新餉一疏奉有

明旨下部速四月中旬不意二將復自開門整旅而歸各呈屬家馬總兵信譽家閣部憲票爲暫行收回官兵事照例開門糧餉每苦不給原設調新餉之兵因以隨餉日今部解不繼開門已自嗷嗷卽新兵有可隨之餉總屬部解之難是舊乏更益以新置也且進勦非

同錄疏草

卷之六

期兵供應相應發回國練以資餉足應用之計其餉勿得違礙等因又准部咨手書內開津兵調防時尚可免餉兵有至者旋即發回等因夫調既不歸則兵有至者復通行中飭除逃亡等故器言一舉兩得外而又復行點汰之法先委各營自爲之委副將再點後委兵道親點老弱者汰法法者汰至於壯健而無疾者則不便并汰也稽其年貌給之腰牌以防私頂冒餉之弊今臣交代之期

同錄疏草

卷之六

伊通則汰兵之局宜結矣查標兵營前撫交代冊內原額官兵二千一百七十四員名今除陸續遞汰兵三百五十六名實在官兵一千八百一十八員名共支餉銀二千五百九十九兩九錢原額馬騾二百八十七匹今實在馬騾二百五十五匹共該料草銀二千二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查正兵營前撫交代冊內原額官兵二千一百七十三員名今除陸續遞汰兵四百五十九名實在官兵一千七百一十四員名共支餉銀二千四百八十一兩一錢原額馬騾二百六十六匹今實在馬騾二百四十二匹共支料草銀二百一十兩五錢四分查選鋒營前撫交代冊內原額騎步二營共官兵一千二百八十七員名今除陸續遞汰兵五百一十一名實在官兵七百七十六員名共支餉銀一千一百四十兩六錢原額馬騾三百六十七匹今實在馬騾二百二十七匹共支料草銀一百九十七兩四錢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全

九分查鎮海營前撫交代冊內原額官兵二千八百五十一員名客秋間部調關沙船二十五隻帶去水兵三百名又陸續逃汰兵三百八十七名實在官兵二千一百六十四員名共支餉銀二千九百三十七兩八錢查內丁營前撫交代冊內原額官兵二百四十員名今除陸續逃汰兵十四名實在官兵二百二十六員名共支餉銀三百三十六兩八錢天津副將標下原額官兵八十五員名今無增減月支餉銀一百三十三兩三錢糶米六石三斗又支公費心紅等銀六十八兩七錢有零戰馬八匹共支草料銀六兩九錢六分以上標正選內鎮海五營并副將家丁原額官兵共八千八百一十員名查調開及陸續逃汰兵共二千二十七名今六月糧冊內實在官兵六千七百八十三員名實支餉銀九千六百二十九兩五錢糶米六石三斗標正選三營原額馬騾共九百二十八匹今六月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全

糧冊內實在馬騾七百三十二匹實支料草銀六百三十六兩八錢四分斯皆仰給於新餉者也此外前撫交代仍有河南營都司雍大綬原領官兵二千三百四員名馬騾一百一十三匹頭毛兵營遊擊董世賢原領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三員名馬騾九十五匹頭揚州營千總王詔原領水兵三百一十六員名江南營守備趙不枝原領水兵四百七十一員名以上共客兵四千九百二十四員名馬騾二百零八匹頭俱於光緒四年撥調赴關皆一往而不復返矣夫當兵方盛時令主客而計之管至二萬八千名止有官兵六千七百餘名是以主客之數止有三分之二也即主兵之數亦當萬人而標法去鎮海水兵一千四百餘人今臣又汰去標正選內鎮海五營共二千餘人止存見兵六千七百餘名是以主兵單論亦去其三分之一也津門南北要衝水陸咽喉自三方布置之

起原有策應關門之責而宿兵僅寥寥若此無論難與開門較長挈大即登兵近議仍復四十萬舊餉之額寧遠景象蕭索爾爾平津兵月餉不過萬金而本折糧換芻秣胥卒焉通計一歲不過十二萬金已極取數之約真有不客更爲裁削者矣迺營伍兵馬之制則有尚須商者內丁一營原係募義招集而來用以擁護轅門壯聲壓之威而成臂指之勢則此家丁二百餘人是例不可廢者也鎮海一營現今駐守大沽海口春秋撥派船兵用以出汛外洋杜竊徐之寇而張下瀕之威則此水兵二千一百餘人亦勢所必需者也惟是標正二營統以副將遊擊而兵僅一千七八百人則似存乎見少矣選鋒一營統以都司而兵僅七百餘人則益存乎見少矣副將標下官丁八十五人不入大營則零星難以卽戎而操練或不如格矣吳若以選鋒營之兵交繫於標正二營而裁去選鋒一營可省

都司一員中千五員而鎮廩之節縮爲多以副將之家丁卽併入標營之內不必更設中軍另造糧冊則一兵一馬各歸正額而軍容之整頓益肅又况津門旣聽關防節制則徵調之舉決不以今議汰兵而遂盡行報罷也者惟以四百三百之兵酌議分隸標營二千二百名正營二千一百名戰馬七百匹酌議分隸標營三百六十匹正營三百四十四匹兩營並建士馬相當異時羽檄飛馳自可一營應調一營居守而無顧此失彼之憂卽令采薇興嗟何難一營言旋一營往戍用備及爪踐更之地然後犄角之名不徒托之空言耳粵自汰兵之後一下兵馬皆免補上雖不明示人以言而意已喻以意便覺壁壘之間志渙不堅氣靡不歇卽令澄汰既清管制亦定縱令徵有溢額不妨陸續裁減期於如數而止此後逃亡勾補悉如舊例以爲調兵之計

而津門亦非無事之區毋使稱干比戈者相習於渙且靡而緩急不得其一臂力也若選鋒營既歸併矣遺下該營都司駱舉久在行伍之中素有驍勇之名願論管制則不得不以小歸大矣論官爵則又不得不以卑避尊矣且也本官行法頗峻上不豫附逃亡漸多意不自得屢煩引疾近請歸併姑爲今日之善息用俾他時之器使所當聽令赴部調補者也審若茲則津門之新兵雖經澄汰取數漸狹而有水兵亦有陸營可進戰亦可退守既不苦於冗而多糜亦不至於弛而無紀而於設鎮募師之初意庶幾無負矣伏祈勅下兵部再一覆酌將該營各營之兵定爲一成不易之數而又併立該營以歸入標正二營併副將家丁以歸入標兵營其都司駱舉行令赴部改調副將兼管標營既有本營中軍不必再設標下中軍則營制更新而防禦有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吉

天啓五年七月初九日具

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申明脚價量行裁省疏

題爲申明海運實用脚價并議量行裁省以濟時艱事照得海運糧料道里有遠近脚價有多少該臣前於呂月內題爲關運糧料登地分卸每陳脚價實數懇

勅發賜給發以資轉運事內將分卸遠近地方及米豆脚價數目逐一臚列共該關運脚價三十三萬一千六百三十餘兩除去底載掛欠及各節省等項通減銀二萬一千六百三十兩餘實用脚價銀三十萬兩已紀在案

旨下部尚未議覆其詳運脚價一節該部四萬八千五百兩已紀在案但查戶部近日置臣等疏則原除蘆永陸運五萬矣原議米八十六萬又減浮運十萬米十萬又減浮運十萬無變更脚價增損有案自難議定上七公及交困供億維艱尙可節省

於軍

國臣一心以爲開鮮籌飛輓又一心以爲國計圖節約方船戶之出洋也既加倍以扣留下脚及運舟之回津也又及期必先發二運於是船戶脚價猶有存留在應或尚未盡領者此亦節省之一機也該臣牌行贊司餉道內開關運自津至關內南海戶每糧一石脚價二錢又加上山一分五釐重關外中前所前屯衛每石脚價二錢二分至中右所中後

所每石脚價二錢三分至寧遠衛覺華島每石脚價二錢四分五釐至孫家窪每石脚價二錢五分至筆架山葫蘆套每石脚價二錢五分二釐至石屯衛每石脚價二錢六分鮮運自津至平品每石脚價四錢二分此皆見行之定例也但財用匱乏則措處爲難而運務網然則輪輓稍易仍舊量爲裁減以明節省今議關外每石減銀一分關內每石減銀五釐鮮運亦每石減銀一分俱於今年津門

餉撫草

卷之六

七

本二示... 一八... 今... 至... 後... 公... 查... 餉撫草

重... 餉撫草

餉撫草

卷之六

七

兵馬大尉... 有奇而久... 煩... 萬... 足... 爲... 前... 架山八處米豆... 餉撫草

議... 米... 當... 覺... 見... 于... 米... 要... 餉撫草

照應末尾約計減省總數以便制稿具

題等因復據督司餉道會呈關門内外交卸糧料究經開撫派定地方數目後因南海口兵多糧少議添米十一萬石豆六萬石在於覺華石屯改撥今議將覺華改撥米六萬豆三萬石屯改撥米五萬豆三萬共改撥米豆一十七萬石俱發運南海口通計南海口該米一十七萬石又該豆一十二萬三千石內天津發運豆十萬五千石屯撫自運高糧一萬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全

八千石米豆共二十九萬三千石每石脚價二錢共該銀五萬八千六百兩內除屯撫自運高糧去銀三千六百兩外津運止該銀五萬五千兩又津運米豆實該二十七萬五千石每石脚價二錢加上山駁價一分五釐共該銀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兩每石量減銀五釐該減銀一千三百七十五兩前屯衛中前所該米四萬二千石豆一萬七千二十八石米豆共五萬九千二十八石每石脚價二

錢二分該銀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六兩一錢

六分每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五百九十兩二

錢八分中後中右該米一萬九千二百石豆

一萬三千五百石米豆共三萬二千七百石

每石脚價二錢三分該銀七千五百二十一

兩每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三百二十七兩寧

遠覺華米二十九萬三千石豆一十二萬九

千三百二十石近因米准折色應減五萬豆

候秋月薊永買運亦減五萬實該米豆三十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全

二萬二十三萬三千石每石脚價二錢四分

五釐該銀七萬八千九百六十八兩四錢每

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三十二萬二千三百二

錢孫家窪該米六萬二千石豆五萬九千七

十二石米豆共一十二萬一千七十二石每

石脚價二錢五分該銀三萬二千六百十八兩

每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一千二百一十兩七

錢二分筆架山葫蘆套該米五萬四千二百

石豆四萬二千五百二十石米豆共九萬六

千七百二十石每石脚價二錢五分二釐
銀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三兩四錢四分每石
議減七釐該減銀六百七十七兩四分石地
衛該米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二斗
四升豆二十三萬二千石六斗近因米用折
色減米五萬豆俟秋月蘄永買運亦減五萬
實該米豆三十四萬九千七百七十八石八
斗四升每石脚價二錢六分該銀九萬九百
四十二兩四錢九分八釐四毫每石議減一
分該銀三千四百九十七兩七錢八分八
釐四毫以上該米共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
十八石二斗四升四用米折十萬止該米七
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升該豆
共六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石六十圓俟蘄
永秋月買運五十萬止該豆五十一萬六千
四百四十石六十圓與開撫原議及近日部奏
津運之數查算相合開運共該脚價銀三十
萬四千一百八十四兩四錢九分八釐四毫

內議照五釐七釐一分減省不等共計減省
銀一萬九百一兩二分八釐四毫再加鮮運
十萬石每石脚價四錢二分該銀四萬二千
兩每石議減一分該減銀一千兩通共節省
銀一萬一千九百一兩二分八釐四毫又原
議底價掛欠等項約可省銀二萬兩實該開
鮮脚價銀三十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三兩四
錢七分內開運脚價該銀二十七萬三千二
百八十三兩四錢七分鮮運脚價該銀四萬
一千兩外該鮮運布價廉稿等銀六千五百
兩今查贊司領到戶部四次發過開運脚價
銀一十萬五千兩又兌支天津餉司原收屯
撫陸管兵餉銀三千六百兩又收屯撫解到
屯刺并屯課銀二千七十七兩八錢八分又
兌收南京戶部起解銅錢二千五百萬文約
銀四萬一千六百兩共計收過銀一十五萬
二千二百七十七兩八錢八分尚欠銀一十
二萬一千五百五錢九分一次發過鮮運脚

價銀四千兩尚欠脚價布價四萬三千五百兩其屯撫認還高糧一萬八千石該脚價銀三千六百兩已扣在外不作部發之數等因呈報到臣該臣爲照

國家當三空四盡之日久用軍興而餉運以梯山航海之謀倍苦經費故念念局檣節而刻刻防冒濫此臣區區一片素心也第滇勅之取途甚險而運艘之利涉難期時值漏興則守候動至於經旬一遇礁沙則頃刻立葬於餉撫疏草

卷之六

五

魚腹非以重利誘之奪其貪生怖死之心人未有肯勇往直前者也查舊例運價每石二錢外加上山脚價一分五釐自天啓二年該前餉臣各部允撥以迄於今概沿舊例檢查原案頗費商確臣承其後未敢驟更此其所爲固仍而無變計者也至於嘉靖二十二年始開端視四年僅得三四五年迄三七八一切脚價皆以閩內之數爲主而輕布之不膠執於舊昔之例廣版遠有節省豈不下數

萬金臣前疏內開載甚明如關外惟右屯最遠查前餉臣定價三錢臣前疏內止議二錢六分是明減四分矣他若寧遠覺華前屯等處亦各減損有差大率俱減三四分矣獨南海口號石河口內有沙磧一道險濶洶湧難於平進覆舟相尋人多避忌實不便於裁損非獨舊例之當遵亦以人情之宜體也祇緣近日商賈漸廣顧覓民船抵關興販所用脚價不過一錢五六分於是時論遂有疑津門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六

脚價之奢者顧官船與民船不同而大船又與小船不同民船則去來自如惟別是官船則往還立限相送有官雖遇空閒亦不敢離津一步以裝貨而赴錢也顧募舵水糧買食米修船船隻並取給於脚價底或有扣朋造有扣掛欠有扣亦責償於脚價船戶亦良苦矣冬春守凍在再經時甚或終歲勞擾不得一飽是官船與民船不同也小船止載二三百石或沿海邊鼓棹不憂淺擱風波之患

津門運糧數多，不能辦多，且二口之舟方克集事，大船最爲穩固，其勢必涉大洋以行。夫船大而費亦多，若不用大船而用小船，不特費省，且可避風。言之是大船又難自誤，近與司道委曲集議，敬於原定腳價中設法，節節開闢，內酌減五厘，開外再減一分，亦有至七厘者。至於鮮運，亦減一分，良以船戶守候裝卸之勞，遠近不甚相懸，其稍遠

御批通志

卷之六

御批通志

卷之六

聽節省之外，而再爲節省，於無可裁減之中，而復加裁減，創鐵鉞頭，臣實自媿矣。然而積少成多，大約可省一萬二千金，加以底載掛欠等項，又復減省二萬金，則是軍興未已，運務雖停創之今日，雖爲新規，垂之異日，將爲永利行之一歲，其所省尚少行之歲歲，其所省不貲矣。若夫舊例夏秋海運，秋冬陸運，臣四年來，嘗經陸運專用海運，其陸運草束料豆，專試於薊永近關之地，有無節省耳目共

聞伏祈

勅下戶部將關門內外及鮮運腳價查照前項減

損，規則再一酌議，卽於五年腳價內照數扣

除，仍自五年爲始，著爲定例，其應給未給關

運腳價銀一十二萬一千五百兩五錢九分，鮮

運腳價銀四萬三千五百兩，裁節既定

傳與補發傳

國帑不糜而軍需克濟則內外均被其利矣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銅撫疏草

卷之六

五

南錢發津中途短少疏

題爲南錢發津抵兌運價中途短少祈

賜查究事案照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准戶部咨爲

軍需方急

至寶當關等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照得

本部應發津門腳價照餉部議共該銀三十餘萬見經餉部題

請催討急如星火但外解斷絕新庫如洗將何以

應今查有南京戶部起解銅錢二千五百萬

餉撫疏直

卷之六

一百

文已到天津相應就便先支應後急需且省

驛遞之費出入之數亦爲妥便案呈到部擬

合就行爲此除咨行南京解到銅錢查

收外合咨前去查照施行准此該臣備行督

司查收并行有餉道天津道出示曉諭軍民

悉照北京舊錢一體行使不許奸猾倡首阻

撓去後續於本月二十九日據首貢人王

周忠爲盜匪銅錢事南京解來銅錢三萬

楊柳青地方失火不知何故被燒徒三男

二十四日據河間府靜海縣申爲火燒船隻
事據南京指摺鍾鳴遠呈稱天啓四年七月
內蒙南京戶部委解制錢二千五百萬文裝
載六船督運交納船至楊柳青地方隨報戶
部守候公文准於天津兌支禍於五月初一
日更深時分天災不測二號船起火連燒第
三號火起風烈二船俱焚燒沉原裝錢九百
四十萬文隨呈本縣批示着本鎮地方守護
責令水手冉松等晝夜撈錢共九百一十五
萬四千文餘錢未獲據各水手稟稱見今發
水之時海潮平高數尺兼以水急泥深有錢
吊燒斷者零星散陷查少錢二十四萬六千
文竊思節年舊例凡係天災俱當豁免今職
解錢歷盡辛勤遇災不測情實可憐乞照節
年舊例轉詳超豁等情到縣據此查得解錢
指揮鍾鳴遠督運制錢船泊楊柳青候文交
兌不期二號船內失火沿燒三號計二船內
共錢九百四十萬文差役撈救止得九百一

十五萬四千文水溜洶湧漂失二十四萬六
千文緣係行船失火似應查例免究等情又
該臣批開指揮鍾鳴遠押解官錢實在典守
據報失火漂失錢二十四萬六千文時估值
銀若干自當照例賠償恐難輒議開銷仰督
餉道會同贊司查明實收銀數確議詳報續
據該道呈稱遠將鍾鳴遠原解錢二千五百
萬文委果見交若干掛欠若干照時估值銀
若干備會贊司行查去後今准會稱起解銅
錢二千五百萬文除崔汝忠解錢一千一百
萬文照數查收外鍾鳴遠領解銅錢一千四
百萬文今止交過一千三百六十三萬六千
文掛欠錢一百三十六萬四千文每銀一兩
部議六百文算該銀六百六兩六錢六分六
釐六毫但查本委具呈靜海縣詳文失火延
燒漂失銅錢二十四萬六千文今掛欠三十
六萬四千文似與原報之數不相照合希卽
審追等因到道准此該本道查得指揮鍾鳴

遠領解

皇錢二千五百萬文監臨主守責成甚重大失楊柳青地方而王明張山夤夜損擡運頓私室王誠等之首出明知侵盜情形妄因是遂以煤洗照數交納爲辭故不深究許道其時海縣漂失錢二十四萬六千文逮准海會開除收過外掛欠錢三十六萬四千文六治燒漂失事果與手則撈救之後損失之數一算了然質審之時自應供吐白誰鑄其口

創撫疏直

卷之六

百六

而不置一察然隔不逾旬呈報該縣漂失數少交納貸庫掛欠數多則鳴遠王明等之朋侵夥益托遭回祿罪無可重且當其侵錢三十六萬四千文折銀六百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爲數不費事于監守而鳴遠又係軍職相應呈請題參正法追定者也呈詳到臣該臣看得津門餉務急須解餉內計制錢之轉發即開解飛輓之有資臣等行司查收督餉天津兩道申飭庶幾流通不滯以爲

創撫疏草

卷之六

百六

海運利也乃解錢委官南京錦承衛指揮鍾鳴遠條有中途失火之事原解錢二千五百萬文今短少三十六萬四千文查照部議每兩計錢六百元計掛欠銀六百六兩有奇若以部價論每兩算錢五百六十文則掛欠又不止於前數也夫水火之災雖人所時有然自南而北一路無虞而忽然延燒於楊柳青距津門交卸之區僅三十里耳則情理大可異矣况有棍徒王明者實與鳴遠偕來失火之初夤夜損擡錢一百串托名煤流入於張山之家致爲王誠周忠許告則踪跡更可疑矣先發餉道鞠審鳴遠自認照數交納分文不少及具呈靜海縣始言漂失銀錢二十四萬六千文何參差也靜海所報漂失已自有數及查贊司實收則又掛欠三十六萬四千文何矛盾也其失火之來歷既微曖而難明其供吐之口詞又轉換而不一銅錢重滯已難借口於漂流隨時打撈豈宜遂化爲烏有

卽令延燒是實而毀積出匣責在典守罪尚
無所逃也假如侵盜是真而漏網存舟詎可
以

朝廷之金錢而飽奸貪之黠壑耶查鳴遠係軍職
又原籍南京也才然一身在津不便追比臣
謹會同提督省直提邊軍餉事務巡按監察
御史王祚昌具疏以

聞伏祈

勅下戶部再加酌議作速移文南京變產完納如
餉撫疏草

卷之六

夏

再延推卽行奏送法司依律正罪庶法紀大
彰於猾弁而公帑不付於東流矣爲此具本
謹題請

青

天啓五年七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卷之七

搜括積存糧本還官餉銀疏

薦舉部屬分司疏

薦舉省垣方面監司疏

舉劾省垣召買有司疏

薦舉營伍將領疏

薦舉將材疏

薦舉開闢二道効勞官員疏

國撫疏草

敬陳餉運事宜疏

奏為籌辦津支放錢糧紀政疏

奏為籌辦糧料支放銀兩數目疏

繳餉疏

餉撫疏草卷之七

搜括積存糧本還官餉銀疏

題為搜括積存糧本還官餉銀以濟開津急需
事今天下東急遼西急黔軍興旁午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財用匱乏亦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新舊之供億迫於星火參罰之

功今肅於秋霜以計帑則耗罄而豐耻矣以黎
庶則十室而九空矣以邊疆則洗釜而待燬

餉撫疏草

卷之七

懸槽而待秣矣當此時而不銳意節蓄錄積
寸累以供軍

國緩急之需是大馬不思報

主戴鬚眉而無血性者也臣自督餉以來朝乾夕
惕期與所屬司道交相勸勉以求不負

簡書不負生平蓋不啻誅切矣除先後督司一年
滿日即將支銷銀兩有無節省贏餘撥造青
冊徑自呈送部科查考外至專理遼餉准
兵荒道原以發運糧料為責不開折色收放

之事者也惟是先年糴買淮糧實其職掌中
間不無節省兼以解戶之掛欠東充之積逋
多有爲餉道所追比者或貯清軍廳廩或貯
各經歷司庫各有文案在卷簿籍可查非經
請詳不許妄用分毫四年以來亦有積儲巨
今以期已屆若不分別款項據實披陳異日
經收各官那移別用致無下落則臣之罪大
矣臣請備陳來歷細數而後及目前支用之
宜以祈

偷撫疏草

卷之十

二

聖斷查天啓元年戶部會題淮揚召買動支南
糧改折運司鹽課銀兩淮揚二府共收過二
項羅本銀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七十四兩三
錢三分七釐三毫除前任淮津道宋參議任
內召買淮糧二十萬石用過價值并動支水
脚官役廩糧及打造船隻費銀二十三萬一
千九百七兩四分一釐七毫六絲外尚該餘
剩銀一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
分五釐六毫逮天啓二年裁去淮津道歸併

餉撫庫查

卷之二

三

督餉道右叅政錢士晉本年冬間赴淮召買
隨據該道呈稱天啓三年正月內准淮安道
開蒙漕撫邵院詳允該道呈議准令淮揚二
府將天啓二年分召買遼米二十萬石每府
先買五萬石發運餘剩十萬石米價脚價咨
送天津就近收買期免地方煩累等因及查
淮安府派買米五萬石約用銀四萬兩該餘
庫銀六萬八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五
釐六毫揚州府派買米五萬石約用銀四萬
兩該餘庫銀五千兩續據該府冊報奉文
買米五萬石用過價值亦由官役廩糧銀四
萬六百六十八兩二錢二分八釐又找支元
年分官役口糧船戶起運銀二千一百三十
九兩一分五釐二毫一絲四忽二微揚州府
冊報用過價值水脚官役廩糧銀三萬八千
八百九十三兩五錢後解米五萬石至津內
有程有穀兵船掛欠米九百七十七石一斗
又於解官楊本廉後解存剩銀一千一百六

兩五錢內撥銀七百二十兩補還訖二府共買米十萬石共用過銀八萬二千四百二十兩七錢四分三釐二毫一絲四忽二微實剩銀七萬九百四十六兩五錢五分二釐三毫八絲五忽八微至天啓四年二月十四日揚州府差官楊本廉一批解到鹽課銀五千兩一批解到減削各官米價及兵船節省水脚銀一千一百六兩五錢除撥補程有毅掛欠米價外止存節省銀三百八十六兩五錢本

河撫疏草

卷之二

四

年四月初二日淮安府一批差官江起龍解到南糧鹽課餘剩銀二萬五千五百六十兩五分二釐三毫八絲五忽八微一批差官鮑道登解到鹽課銀一萬九千九百二兩八錢本月初九日一批差官孫如湊解到鹽課銀一萬九千九百四十四兩以上五批共解到銀七萬一千五百一十三兩三錢五分二釐三毫八絲五忽八微內除還程有毅掛欠米銀七百二十兩止淨剩銀七萬七百九十三

兩三錢五分二釐三毫八絲五忽八微俱行天津衛經歷司收兌貯庫陸續支買米豆比原報一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五釐六毫尚欠銀一百五十三兩二錢據淮安府申條運司天平短少見今提解未到該錢按察使先於天啓三年因淮揚糶本未至買運急迫借過替司餉銀五千四百三十一兩三錢三分又借追完陸運銀五百三十一兩三錢七分又借管糧廳關門草價銀三

餉撫疏草

卷之七

五

千兩轉行天津三衛收買餉司軍糧二千二百七十九石五斗每石價銀四錢五分共銀九百五十七兩三錢九分又行令兵糧廳分委都司候性徵等收買料豆共二萬七千七百二十石五斗每石價銀三錢共銀八千零一十兩三錢一分俱經發運作爲三年運額及後淮揚銀到卽將關門草價銀三千兩補還訖天啓四年又該錢按察使委令同知王從諫買過梗米二百零五石二斗一升七合

九勺每石八錢算用過價銀一百六十四兩
一錢七分四釐三毫二絲買過黑豆五萬六
千一百一十一石二斗二升二合五勺每石
四錢算用過價銀二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兩
四錢八分九釐買過高糧一萬一千八百零
二石五斗九升九合六勺每石五錢四分算
用過價銀六千七十八兩二錢四分一釐八
毫俱經發運作爲四年運額又在關門委令
運官韓玉立等買過小米三百五十五石每
石五錢五分算用過價銀一百九十三兩二
錢五分買過漕米四百一十二石一斗四升
每石五錢五分算用過價銀二百二十兩一
錢七分七釐買過黑豆一千一十六石三斗
二升每石四錢五分算用過價銀四百二十
九兩一錢八分九釐買過高糧九十七石五
斗每石五錢算用過價銀四十八兩七錢五
分俱經存貯關門作爲五年運額以上三年
通共買過糧料十萬石共用過價值三萬八

千五百四十五兩九錢七分一釐一毫三絲
內有原借未還贖司銀五千四百三十一兩
三錢三分陸運銀五百三十六兩三錢七分
俱於天啓五年五月內該督餉道核察使王
元雅扣算補還訖實存庫銀三萬二千二百
四十七兩三錢八分一釐二毫六絲五忽八
微此外仍有淮安府解官王用賓解到漕糧
餘米變價銀四千一百五十八兩揚州府解
到漕糧餘米并板木變價銀二百三十六兩
二錢二分淮安府解到元年召募船戶先給
水脚後未裝糧追還銀五百一十一兩五錢
沐陽縣解補元年分掛欠米價銀五百八兩
六錢一分八釐揚州府解官舒一貫宋懋積
孫人龍等追完二年分掛欠米折銀一百八
十四兩三錢三分八釐一毫五絲二忽揚州
府委官程有毅兵船帶運二年分召買遠糧
節省水脚今扣抵掛欠米折銀七百二十兩
又淮揚召買蒲墊銀三百五十六兩五錢四

分八釐以上共銀六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二分四釐一毫五絲二忽此皆淮揚陸續解到積存餘銀之數也又有東莞二府清平范縣汶上單縣莘縣費縣六處補還元年三年分米折銀四千五百八十八兩二錢四釐九毫又船戶張鵬等代單縣解役張官補還元年分米折銀七百六十七兩又近日新餉道追完解役張官元年分米折銀二百四十七兩五錢四分五釐以上共銀五千六百二兩七錢四分九釐九毫此皆東莞陸續解到米折之數也又有前餉道追完陸運委官高挺等車價糧價銀五百三十六兩三錢七分追完二年分委官商人爛豆變價銀五百九十六兩五錢四分六釐張同知追完二年分委官商人爛豆變價銀二百三兩九錢八毫前餉道追完各商高三鳳等還官豆價銀九十五兩七錢二分六釐追完船戶官應元等失風朋造銀七百六十四兩三錢二分六釐追

完船戶石中玉等交納米價銀二百七十八兩六錢七分五釐追完船戶汪達復船本銀四百五兩訪犯高日章抵贖銀七十兩景州買豆樽省銀一十三兩以上共銀二千九百六十三兩五錢四分三釐八毫此皆津門搜括零星還官入官銀兩之數也以上銀兩俱係節年積儲收貯清軍廳及經歷司庫內原係餉道爲政不與替司召買運價新餉之事夫淮揚解到糴本七萬七百九十餘兩原係買米十萬之價今買運過米豆十萬石中間米少而豆多米價高而豆價廉固宜有所節省然而糧料十萬所用不及四萬金尚存貯三萬二千餘金彼時前餉道督令承買各官徵貴徵賤百計節蓄不遺餘力於此大可見矣逮於淮揚東莞雜項零星還官入官等項又復得銀一萬五千餘兩夫孰非苦心樽節中來者也邇歲計部告窘屢呼不應幸有前項銀兩在庫召買已迫而糧價未至則間用

以召買運事方殷而水脚無措則或用以發
運票經督司申請借貸徐候部銀到日補還
數年以來所爲價不過騰運不愆期者皆賴
此銀接濟之力也前餉道錢按察使離任之
時曾經造冊申詳在卷今臣亦將得代而去
矣前項銀兩事干軍需錢糧關係重大可不
思所以善用之而使數年程薪數米之心頓
付之逝波已乎因念關門海運本色糧米不
敷關撫原題八十六萬之數近議用米折銀

詞撫疏直

卷之七

十

八萬作米十萬已經戶部覆允除浙江四年
帶運遼糧折銀五萬四百兩外其餘尚欠二
萬九千六百兩藏於內帑存發但外解不至
內部束手淪關月餉呼籲頻仍寧有贏餘以
完米折之數乎况關門給折惟按月爲限以
海運方通而西成既屆故人須得預備耳若
入冬月則人不樂受矣
二萬九千六百
其浙江銀項臣

仁和縣丞程宗玉起解在途且晚可至則
八萬米折俱已如數全完而內部可無奏辦
之勞矣新餉部初受

間命蒞任伊邇運務方殷徒手無措則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也必須庫藏稍有額外之儲
而後可爲通融接濟之地今議量留一萬兩
聽新餉部料理運務之用但有借貸仍即補
還貯庫而後緩急無虞稍寬捉露之憂也此
外仍剩銀七千八百八十餘兩臣查薊永召

詞撫疏草

卷之七

十一

買草東天啓三年曾借關部銀二萬兩又關
門上山及出關腳價共借關部銀一萬三千
六百七十兩二項共銀三萬三千六百七十
兩內部已經覆允補還見今差官在京領赴
山海交納祇有天啓四年召買草束又借關
部銀四萬兩銀已用過草已支完臣前兩經
具

題業奉有

明旨矣而內部堅不任受也內部之議不過以四

餉無疏草

卷之六

注

豆價之不敷又可知也此關部

帑金借貸難補之錄也內部知之稔矣但以時
方區諒力不能償故責津門以償耳今臣委
曲搜括即將前存銀七千八百八十八兩九
錢九分九釐一毫一絲七忽八微轉解閩
抵補

帑金此外永平買豆每石七錢年前買者價值
頗賤減銀五分共節省銀三千三百五十三
兩三分九釐三毫七絲六忽見貯府庫又山

餉撫疏草

卷之七

注

五錢九分五釐三毫三忽八微俱解關門抵

補原借

帑金之數其泰王島爛豆價銀尚欠未完銀一
千七百八十八兩八錢九分六釐八毫五忽見
在追比據王同知申稱秋末冬初可以報完
亦宜抵補

帑金連前共銀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兩四錢
九分二釐一毫八忽八微庶幾藉此以塞關
部之督責以副內部之期望而津門力量亦

年派買新草三百萬束及後查出拖欠舊

五十餘萬卽以相抵而減新派之數願關門

馬匹惟去冬爲最夥安能殫賦卒歲之額舊

草總欠俱在積得名下安能遠待西江之汲

查四年冬用過新草三百萬仍用舊草三十

萬則草價之難省可知也肅永召買料豆永

平買價還價定價七錢薊州買價定於五錢

運價每一百里定價八分臣謹往返駁查其

苦而後得之今內部欽儉於六錢二三分則

海同知王應豫追完泰王島各委爛豆變價

銀二千七百二十八兩五錢一分一釐七毫

一絲此係原擬抵充永平豆價後因追比未

完暫停近始追完又覺華島帶回爛豆變價

銀七十兩四錢二分三釐六毫永平府庫貯

臣衙門贖罰銀二十二兩六錢二分一釐五

毫以上四項共實在銀六千一百七十四兩

五錢九分六釐一毫八絲六忽連前津門搜

括雜本雜項等銀共銀一萬四千六十三兩

從此竭矣其他尚欠

帑金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五兩五錢八釐八毫

九絲一忽二微所望內部查照

明旨另爲那奏補還者也總之財賦有限臣子無

點金之術不過以

公家之金錢還之

公家匱詘可虞毫釐皆軍

之需豈容以有用之積儲糜之無用此臣數

年以來所爲盟之幽獨詔之司道不敢以絲

毫自潤不敢以情面徇人今將事竣得代不

妨明白入

告以對中外遠近者也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

軍餉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具疏以

聞伏祈

勅下戶部再一查議將搜括積貯津門關門永平

銀項以二萬九千六百兩解發山海餉司抵

克米折以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兩有奇抵補

聞部

帑金而仍存一萬兩以備津門餉運緩急之用

庶積存錢糧各有歸著而聞津急需不無亦

補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十五日具

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查議具覆

薦舉部屬分司疏

題爲薦舉部屬分司官員事臣自天啓二年三

月內拜忝理遼餉之

命五月內受事嗣又兼任撫津在莒四載一切共

事部屬分司官員如天津黃河爲臣

天津倉司爲臣給兵餉前永密

召買草豆山海餉司爲臣支

輕齋仰給於通糧總教員

兩介刺運船隻仰給於河西鈔關至於

餉撫疏草

卷之七

十六

客適亦多文移往來是皆與臣同心協力

勅助勤有裨餉運者也茲當量移得代

薦舉除已經陞遷及任滿回部與遠在山東

淮揚雖舊司入屬而無關餉運者臣不敢舉

敘外查得客雲補儲戶部貴州司郎中胡一

龍寬抱病今茹方滿難堪宜請當治賦名

匡時偉彥承乏

夫粹簡

籌邊望重

觀清涵玉海粹聲瓊林算輟鳳雀潛踪借箸

魏肅司命通州糧儲戶部雲南司郎中李長

春積核秋毫不容私行奉月無暇望重版曹

恭疏

國天津糧儲戶部河南司員外郎王若之操塋

秋月寒潭才蔚春雲散彩三津續德內口歌

騰天津贊理遼餉戶部湖廣司員外郎萬國

孚對日矢天寶公排山倒海雄才盤錯威優

飽騰倚命山海糧儲戶部福建司員外郎唐

餉撫疏草

卷之七

十七

登備員誠金石可貫犀利風雲莫迫惠溥

醪節盟衾影通州管型中南二倉戶部浙江

司員外郎梁維基葆素真同抱璞時

運斤意定神閑軍懷民

東司員外郎王有

需盈箱兼籌民力

部四川司主事喬

運青雀聯航稽核城狐屏

西倉戶部山西司主事

劉崇明於觀火駕輕遠品大受恢猷新寧

山海糧餉戶部山東司主事楊呈秀守貞介

石才挾風雲綜覈告見良工調停叔懷朽索

以上諸臣皆部屬分司之良有功餉運均當

一體薦揚以備擢用內周之夫雖經陞任唐

登儒雖經任滿未離地方亦應并薦王若之

收買軍糧致至三萬補毗最多萬國孚發運

糧料已踰百萬拮据最苦胡一龍周之夫唐

登儒管理邊備既勞且久所當另行紀錄優

餉撫疏草 卷之七 十八

敘者也伏祈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前項部

屬各官次第擢用王若之等特為優敘庶有

功必錄而餉務克濟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奏舉省直方面監司疏

題為薦舉省直方面監司官員事臣以不才承

乏督餉諸凡關運鮮運召買帶買事宜胥於

方面監司是賴案查萬曆四十八年五月內

該前餉臣李長庚具題臣曾有疏將遼東直

隸山東淮揚各道俱加管理餉務職銜蓋臣

等先行全仗各道分地考成臣部已經定議

而先無分地之官何以施其考成乎行之已

遲望速

餉撫疏直 卷之十一 十九

以俞賴經戶部覆奉

欽依在卷又查天啓元年七月內該戶部題為查

催海運事內一欽責成江蘇浙江直隸各督

糧道每漕糧千石帶買一石

欽依定責浙江帶六萬三千石江西帶五萬七千

石湖廣帶二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石五十三

升應天帶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五石蘇州帶

五萬九千五百七十三升二勺松江帶二

萬三千二百九十五石常州帶一萬七千五

百石鎮江帶一萬二百石安慶帶六千石池
州帶二千五百石寧國帶三千石太平帶二千
七百石各巡撫責成督糧道及府州縣印糧
官汲汲辦完毋謂該年全題與否務要帶滿
此數否則立奏該道府正價照時估即動加
派銀兩挑腳等費用平糴穀價併不計再派
小民致滋重累等因通行在卷今臣量移得
代所有省直方面監司除已經陞任已離地
方者雖有功餉還不敢入薦外其見在地方
者例應薦舉以直隸言之粵理省直遼餉兵
備道山東按察司按察使王元雅嚴到一輪
冰鑑督運萬里恩波品重斗山望隆仰毓寧
前兵備道山東布政司右叅政袁崇煥浩氣
吞胡滅虜壯猷拓土恢疆閭外范韓禁中頗
牧密雲兵備道河南按察司副使孫穀氣韻
金莖玉樹品芳月斧風斤鑰在北門瞻寒西
賊關內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劉詔爲

土爪牙當關虎豹樽俎山河勢壯笑譚瓊駭蒐搖

井陘兵備道山東按察司副使馮師孔迅猷
天駟行空洞澈靈珠照乘才誠並運文武兼
資昌平兵備道提督管轄州道事山東按察司
副使藥濟泉全才本乎義廟定方選以海談
一路福星四維保障大名兵備道河南按察
司副使范中彥鈞利干霄寶錫經綸其
金濟世名流匡時大器易州兵備道河南布
政司右叅議韓昌黎骨不柔外清風自出
發朱霞網舉日張澤流惠澤萬州兵備道山
西按察司右叅議王維祺定不
衛可比風雷未解出音同河起天潢共備
道山東按察司公事徐如松交關金安石
冰心獨耐風霜經緯真才起調運星斗兵
備道山東按察司公事王定
國才優齊
備道山東按察司公事王定
畫一腔許

國丹良運立朕以山

布政司左布政使重慶府知府八右學天經
綸百川滙海周時方召虞世襲龍山東布政
司右布政使胡承詔嚴巖岱宗聳峻汪汪巨
海澄波民倚爲天世需作楫分守東莞道山
東按察司副使曹文衡玉尺高懸沐泗水稜
通照家反側覓清蒸黎露覆分
山東按察司副使楊嗣修高標獨
力六贅負嶠鯨鯢驚濤海澄清分
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徐良棟貞品軼塵孤標

餉撫疏直

卷之丁

餉撫疏直

卷之七

三十三

震世指顧轟霆烈日噓披爽颺甘霖以淮揚
言之淮海兵備道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宋統
股銳氣鵬圖運海錫才龍飭燭天瞻爾清標
巋然宿望專管漕儲道山東布政司右叅政
朱國盛滿貯永雪胸中獨運風霆掌上
煙斗萬斛清川朝州兵備道河南按察司副
使呂封齊雅韻全和玉節宏施海風翔
肅儀刑
江南布政司

右

品與止水常

品與止水常

清澤國長城中原大夏楊州海防道浙江按
察司僉事周汝璣溫果琳瑯出璞清芬沆瀣
盈盤百庭維貞四封如覆以帶買遼糧有直
言之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馬從龍貞肅百
僚霜凜保釐十道風清品重商彝望隆周翰
江西督糧道布政司右叅政陳玄藻清心雪
山可比宏裁雷柱不驚鷗彩飛馳鯨波恬息
寧太兵備道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張大猷海
濶天空襟度雲蒸霞蔚才猷萬應俱圓一鉞
不漏常鎮兵備道湖廣按察司副使楊弘備
器宇澄如秋水才情燁若春花一柱霜凝三
吳風偃湖廣分巡武昌道帶管督糧道事按
察司副使蘇光泰氣節衡陽絕巘才猷赤壁
飛濤雪擁千帆風清三楚徵安兵備道江西
按察司副使彭克濟雨露生心風雲唾手千
里陽春有脚三江草木知名浙江糧儲道布
政司右叅議魏士前清韻金莖泡露光芒寶
駟千雲功奏帆檣好消鼠雀以上諸臣皆

面監司之良有功餉運側當并薦內王元雅
到任雖僅數月而關鮮運務皆其料理頓覺
釐剔一新袁崇煥身在關外躬冒艱險而經
管收卸無不各有成算張春王繼謨飛芻輓
菽於冬春之間以供乏絕其接濟最宏徐如
翰韓萬象孫穀馮師孔力督買豆於春夏之
間以裕梯航其征繕最廣曹爾慎曹文衡當
凶荒之際值艱難之時議碾倉穀議買新麥
心血幾罄格體繼至厥功懋焉今歲鮮糧
運十萬在青登萊召買而楊嗣修首為助勦
已有底績所當分別紀錄破格優敘者也長
蘆鹽運司運使孫鳳翔亮節堅持宏才卓犖
釐剔膾寒城社運籌腹飽邊關所當附薦方
面之後者也再照有舉必有刺臣非敢厚市
德而薄任怨惟是大計澄汰之後一時方面
監司委皆彬彬多賢臣亦不敢過為吹索矣
伏祈

勅下使部覆議倘不以臣言為謬即將王元雅曹

爾慎馬從龍等分別擢用就中擇有資深績
茂者另行破格優陞庶監司咸加激勸而餉
運大有利賴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附無跪草

卷之二

舉劾省直召買有司職

題爲舉劾省直召買有司官員事專自逮左告

警供億殷煩津門海運糧料自截漕外咸取
給於召買於是真保河密霸買豆順廣大東
兌買米薊永之間買豆賢章且陸運抵開額
數多而轉運苦鮮糧二道十萬今歲創議青
登萊收買蓋同舟共濟則各州縣良有司之
力居多臣今量移得代詎可不臚列入

治而遂默然已乎顧省直州縣甚繁薦剗恐不能
備陳疏草

卷之二

二十六

縣及各屬買運方殷優劣亦或難遽定臣廼
商之道府林之渚聽本以治行之嚴最恭以
買運之多寡而稍爲品節限制其間如真保
東兌之間州縣有司有客歲

奏繳入薦者不敢再薦青州鮮糧近聞折銀解
登買運亦不敢薦順廣大買米原有姑俟秋

成

明旨近雖有輓輸至者其數尚少登萊二府鮮糧

見今雖展兌運籌無確數臣姑候其尤者以

示激勸不敢多薦惟河間一府則不但督餉
之屬轄而尤撫津之專轄也原本

勅書與聞官評一切吏治臧否得之頗真兼以軍
具草料管伍勾攝之事倚辦尤夥則賢者自
不可違薊永二鎮冬春之間買豆買草大費
拮据極賴接濟自當曲爲鼓舞不宜輒泯其
勞此臣品題省直有司之大槩也以直隸言
之查得河間府知府應朝玉澄澄映玉米壺
亭卒恭天鐵幹龔黃事業班馬文章大名府

衡撫疏草

卷之七

三十一

知府向胤賢清寒秋色凌霜膏潤春江帶雨
羣黎仰鏡列屬從繩順德府知府沈中英撫
綏列城露覆興除千里風行澤沛漳節凌
恒獄廣平府知府石聲諧心若凝冰止水政
如甘雨和風列屬表儀羣黎謳頌深州署印
真定府同知楊森品是函牛大鼎力恢荷棟
長材獨濟軍儲克清盜藪河間府總捕同知
梁應期督捕崔符範警攝篆膏雨滂流湛若
水壺恢乎庖刀京鹿縣署印保定府同知王

象復勞畫紛紛就理撫摩洞瘵咸甦不類家
聲自收民譽楊村管河河間府通判王三潯
心跡雙清才誠兩到振刷庭無狐鼠平糴粟
有京坻易州署印保定府通判李明燮心兢
集木節凜餐水當機雷厲風行揭管金聲王
振河間府推官署河間縣事禹好善獄獄常
開三面題才不與纖毫質瑞鳳麟品高梧栢
保定府推官署本府事王道直風韻孤雲出
岫天材萬壑奔流平若王衡朗符金鏡真定
府推官署本府事許世蓋清亮水壺朗徹公
虛玉尺平懸白骨街恩青天起頌大名府推
官習孔化沆瀣同清璫璵並粹吏鑑中天朗
月刑書大地陽春晉州知州董之表稊躬如
臨如履卹民已溺已饑五馬風高三刀譽永
通州知州劉三顧撫疲萬戶春生剔蠹一庭
秋肅刃遊盤錯柱砥波流灤州知州劉繩祖
宏材颺發亮節霜凝拊瘠四境傾心轉餉三
軍果腹涿州知州陳廷棟勅卹星露苦心憐

斥瘴瘴神手首衝福曜兩地陽春任丘縣知
縣單明詔靈心一片水壺惠澤千章樹蔭循
良異等銓諫名流盧龍縣知縣孫止孝介節
松寒筠秀醇膏日旭風和品重鼎彝望隆極
平滑縣知縣楊進芬潔蘭茂九滋挺秀松喬
千尺寬嚴並濟才品雙超遷化縣知縣陳民
情水檢盡謝塵氛刃解立分轡鵠鵬搏自遠
騁足無前文安縣知縣周良材擔荷榮霄戴
嶠經綸嶽峙川流灌莽霖車絕塵水鏡永年
縣知縣朱純方寸可告天知拮据能周民隱
風清四境月印千門元城縣知縣史高胤品
格人倫之秀才華天挺之英肩鉅長才致遠
偉器南和縣知縣高斗光粹質連城白璧奇
猷射斗青萍月無全牛瑞騰雙鳥魏縣知縣
孫景耀剔奸手握神阿布澤家噓暖律四民
胥悅百度維新蠡縣知縣吳玉調劑蕭韶疊
奏乳保燥濕同甘萬井春深一簾月皎密雲
縣知縣王應泰拯溺亨屯若渴發奸摘伏如

神膏雨二天清風兩地清縣知縣元之偉錄
穎龍淵在手精明犀照懸心清廟奇珍洪鍾
鉅器大城縣知縣劉景曜晶瑩水樹一枝淦
礪劬花三尺民恬席上吏映鏡中玉田縣知
縣張友程冲約五紵自砥嚴明三尺必行風
運郅斤春回鄒谷東光縣知縣王良相保赤
髮膚同愛砥操神骨俱清兩地棠陰四郊麥
秀井陘縣知縣馮淳檢身節砥履水批卻刀
遊餘地催科法善輓輸功多內丘縣知縣鄒
嗣藩明志始終嚼雪勵精出入戴星遵落鴻
歸長征馬飽高邑縣知縣劉得壽飭已秋江
獨冷庇民夏日重陰法肅三章歌興五袴鹽
山縣知縣馬泰伸粹品式金式玉善政宜民
宜人芻牧名賢瘡痍福曜滿城縣知縣張珍
丰骨眉鬢聲秀恩膏巨壑奔溟奇矯無前從
容就理行唐縣知縣徐允薦事必從頭振刷
守真徹底澄清力任輪將恪遵功令鉅鹿縣
知縣沈時亮清貞天日爲昭端亮豚魚可鑑

塵祛六案春盎四封撫寧縣知縣薛寅賓偉
儀可驚數人雄畧足當八面實心保赤矢志
籌邊三河縣知縣李正芳虛瑩照乘明珠敏
捷絕塵奔騁品堪大受才有兼長遷安縣知
縣王四維批導虛遊利刃撫摩共戴慈航品
足循良功高輪輓寧津縣知縣祁有代愛民
獨懷饑渴潔已不可磷淄久著循聲更騰新
譽平山縣知縣郭王化寧靜風恬四境醇濃
雨足千家高目榆關盡心花縣新樂縣知縣
常三錫軒豁氣舉昂霄迅捷風猷破浪義急
軍
國興播神慈阜城縣知縣王秉衡廉仁以蘇彫
瘵敏練而御衝繁社鼠消覓勞勛戴德保定
縣知縣劉家龍體卹幾微畢到均調盤錯皆
宜品貴餐霞思深淡露臨城縣知縣劉光宇
瑩潔金波動色孤清玉屑生香急邊苦心理
絲妙手以山東言之萊州府知府賀自鏡蘊
齋詩登萬頃發舒颺振千林澤沛慈黎表瑞

師帥泉昌府知府王堯民貞範冰凜玉立弘

一壺春融百里曹縣知縣王猷烹鮮已窺妙

但召買已停糴本已完客冬曾經

奏撥今茲遂難辦萬年來帶買遼米省直郡也

勞績亦多顧道里原屬春夏而官評撥取未

至臣誠不敢取決胸臆間矣又查得原任寧

津縣知縣今丁憂徐揚性既優柔心多濡染

不聞簠簋之飾惟思囊橐之盈如初到任盤

倉盤庫卽受庫吏賄子規倉吏張延常各常

例銀四十兩何垂涎之速也縱容家人徐貴

在外生事詐害地方全不知覺及後有人匿

名首告方逐南歸何防檢之疎也聽腹快張

才富餘派許明寰等二十餘家應允農民不

從各折穀二十石釋放才富亦得乘機需索

是視掾屬爲登壘地耳因樂陵人范一朋在

縣開當舖稱被盜串同惡番白復興騙害多

家聞邑閭駭告道奉文羈留待對適值本官

聞訃得受一朋奠禮三兩焚帛二端釋去是

藉捕盜爲媒利階耳最可哂可訝者召買料

豆自有官價兩平交易猶恐累民乃每遇朔

望點查各役不到罰黑豆三五石不等共罰

豆四百石上倉共扣銀一百六十餘兩梁從

儒可問誠顏之厚矣今書手臧學詩持帖向

殷實傅郭劉田四生員每家回買黑豆二百

石四家各送黑豆五十石共二百石入倉抵

扣銀八十兩各青矜可質亦孔之羞矣至倉

派車戶送豆原議每車脚價一錢後乃分釐

不給致車戶張平等嘖嘖有言太郡假公濟

私瘠人肥已是其故態也此一官若寒酸本

色溫飽懷來魚見餌而輒吞盡入鼎而必染

雖幸漏網於大計不免敗露於下觀但其履

任尚淺文學頗長所當照不及倒收教以全

器使者也此外河屬有司各院復

命入境白簡絡繹兄當計典之後員缺甚多不便

再爲搜索其餘諸府自召買外則非微臣所

得問也伏祈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應朝玉賀

自鏡等擬用行取徐揚照例收放庶幾有益

簡撫疏直

卷之二

三四

簡撫疏直

卷之二

三五

勸而不肖者知懲所裨於餉務民生非淺鮮

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附吏部覆

吏部

餉撫疏直

卷之二

三六

題爲舉劾省直召買有司官員事考功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督理巡撫臣

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督理征東軍

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嚴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本

部見行事例凡官員才力不及者酌量降改

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督理遼東糧餉巡

撫天津畢自嚴論劾原任寧遠縣知縣今丁

憂徐揚不及收教一節爲照徐揚智不鈍於

節屋慾且遂於苞苴巧營而愛及錫鉢三兩

之白鏹寧輕麾擲召買而可爲展轉四生之

黑豆何吝央求姑念其任淺而才文冷處以

投閑而收教既經撫臣論劾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原任知縣徐揚照不及例收授教職遺下

員缺另行銓補本部仍移文撫按衙門遵照

施行等因天啓五年八月十八日吏部尚書

餉撫疏草

卷之七

三十七

李宗延等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舉劾營伍將領疏

題爲舉劾營伍將領官員事照得津門新開重

鎮拱護

神京策應關門亦惟是營伍鬼卒簡衆以供

緩急之用而該營伍是賴賴他鎮

有年終之察其有失防之虞而天津鎮獨無

則以營伍初定典制未盡周耳較之各邊將

營伍之營甚隘臣今量移得代安可

不示激勵爲也查得天津副總

餉撫疏

行八面風雷令爾千羣貌虎軍

中上長城山東營參將管副總兵事

劉子蓮威伸細柳戍遼志慕嫫姚有制

雄兵無雙廉將天津鎮海營遊擊黃胤恩節

式旌旋吐氣推恩袍澤同心虎躍津瀛

海嶠天津正兵管遊擊施洪謨節操有同永

潔施爲堪比風行力殫虎符恩周鶴列淮揚

營統領水兵遊擊金冠浩氣凌霄實

破浪乘風絕島擁麾五至

董世賢落落雄姿頂鼎桓桓壯氣吞胡出塞

前茅大風猛士天津左營都司管遊擊事只

啓元奇正夙嫻將略恩威刺得士心吉叶師

中名揚塞外天津右營都司管遊擊事王修

仁生成燕傾虎頭指顧龍韜豹略旌旗改色

刀斗無聲河大營都司管遊擊事李爲柱馭

士能同甘苦譚兵妙有機神名震胡天氣張

漢壘福建營管理水兵都司單維堦夜柝無

譁春醪共醉浪偃鯨鯢寂寂陣閑鵝鴨堂堂

餉撫疏

海防營管理屯兵遊擊石公衍筋骨權奇才

情磊落勤事可方運甕開屯蚤見積倉天津

管理屯田遊擊趙榮祖氣吐虹霓調閱水月

東伍桓赴盈隊治屯膏腴連阡河南前營都

司雍大綬撫士推解起營防邊勸冰不辭劒

冷胡霜茄清漢月臣督餉部院標下旗鼓實

授守備趙錦守競執王才迅轉九傳宣洞中

機宜調劑通營甘苦天津內丁營實授守備

程子願仗劒從戎散財結客技藝充稱百練

斤贍真足千秋天津道中軍實授守備李茂
春侯骨生來自異雄心到處無前衆服帷籌
人稱國士淮津道中軍實授守備李延偉度
軒然震舉練才素爾刃遊陣諸六花守嚴二
卯天津正兵營中軍實授守備李景骨從贍
鑄謀與勇兼訓士起火路湯遇敵摧枯拉朽
以上各官皆津門將領之良所當薦揚內劉
永昌金冠覃維堦董世賢雍大綬俱已調防
出關但山東河南之兵凡有逃亡俱仍申呈

詞撫疏草

卷之二

四十一

津門移文該省督撫代爲緝捕事仍相關其
餘亦以津門爲發仞地且各兵皆募遼少者
二三年多者四五十年皆無流身之日亦無陞
遷之期勞深宜念情苦堪憐則原錄津門調
遣者臣自不得奉越視之亦應一體併薦者
也內錢中選統率津門水陸諸管肅明自持
正直無私一時將卒不寒而栗卓然可當一
面稍候資俸漸深當爲加銜久任劉永昌京
省平妖功在人口尚覺賞不酬勞且其

孤介紀律整暇大爲樞輔器重自是登壇授
鉞之選金冠自天啓元年統兵赴關旋守覺
華

王事獨賢未晉一階將無令人灰心短氣耶黃
胤恩聲聞海運再開鮮運厥功甚著臣嘗兩
疏請爲加陞叅將及以在告起家鎮海尚用
遊擊舊銜近日督兵防汛能獲海洋大盜遠
邇倚以爲重仍應檢查卷案疊爲加級示酬
只啓元兼攝中軍傳宜得體尺寸不苟收買

詞撫疏草

卷之七

四十二

通糧商糧數踰二萬大裨餉務併應破格優
敘者也旗鼓一官兵部近有裁革之疏及查
原爲部道營將門下新授三科武舉而設至
督撫衙門似原不在裁革之例趙錦資俸已
深尤難盡泯其勞其餘實授守備先經兵部
題奉

欽依給劄前來通雖議裁管事如昨自不得損之
將領之外者也若應刺將領臣自天啓三年
冬月奉

官再任津撫迄於今日其以詰讓去者有副將毛有倫遊擊周義都司朱拱臣其以告病去者有遊擊吳周支都司孫應奎其以歸併去者有都司駱舉原疏具在今寥寥營伍所存幾何而堪再吹索也然臣近亦廉得一人爲標兵營中軍實授守備王士元查得本官性本鷄張衛工漁獵剝削之聲漸著訓練之績無聞一本官雖授守備猶中軍也顧乃妄自尊大侈稱守府動與各衙門爭禮殊覺乖張

裁革占役屢奉明文猶占各司兵丁一百餘名出入擁護實開免操大屬恣肆一本官名下家丁二十八名支領月餉不驗小封強半盡入私囊糧冊証一本官家丁共領官馬十匹月支草料徑自入已全不喂養以致半年倒馬四匹卷案証一那移官銀造船一隻令兄王三元統領管兵張彪等與販雜糧與人爭競擅用弓箭射卒四子物故孤寡令兄吳

爭競擅用弓箭射卒四子物故孤寡令兄吳

利於書記李家齊嘆其不吐禁網追比竟自縱清軍廳有卷一差兵聶士重等緝拿山海巡兵搶其財物又疑聶士重私匿搜指追比俾令投河慘忍殊極一酈好樗蒲結交廢習奏希尹在於丁家賭博官箴掃地此二官素義不規於所尸官無愛鼎之心量更淺於十管慣作負塗之祿既鄙汙而厥後即卑拂以難前所當革任回籍以示創懲者也伏祈勅下兵部再一酌議如蒙臣言不謬將錢中選等

分別紀錄擢用內資深勞著各官量與加銜王士元革任回籍遺下中軍員缺卽聽守門徑自選用不必再補庶賢奸明而壁壘吐氣勸懲當而洵微獲安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薦舉將材疏

題爲薦舉將材官員事粵自東事匪茹軍興旁午一時振腕而譚者無不以將材爲亟亟津

門客道

犖穀實屬肘腋之地雖韓白頗收輓近夏不易得而一切聽用將領衛所世習以及材官猛士之倫中誤肝膽韜略可資緩急用者政不乏人舊例各邊督撫俱有年終將材之薦而津門創否當批交代復

同撫疏直

卷之六

四四

命安可不爲加意表章而令灰心縮步爲也查得標下聽用原任遊擊陳懋功膽足吞胡志存

報

國匪裏千鎮自在軍前筦鑰堪司標下聽用原任遊擊毛萬懷畫策明同聚米臨機敏若探囊文苑楊葩戎行奪幟標下聽用原任都司周之禮氣奮鷹揚胸開豹略盤旋席功未泯擁麾推轂宜先署藩陽管遊擊事原任都司高爾爵隼飛勁翮虎嘯英姿山川奮鐔增雄

號令風雷鼓壯標下聽用原任都司孫應奎

才情敏練意氣深長聽籌掌上皆兵指顧目

中無虜天津營司中軍實授把總李應選手

神開籌志居沉潛臨事思若轉環操行動無

踰矩矱下聽用原任守備賀國棟扼虎雄姿

落鵬妙手慣戰名馳西塞賈勇募絕南庭標

下聽用原任守備天津衛指揮羅繼洪英風

爽颯壯氣飛揚腹中饒有六段闊外足當一

面標下聽用原任把總林有實滅虜丹心似

同撫疏直

卷之七

四四

火晏時雨淚消流籌略驚人肝腸盡代標下

副旗鼓錦衣衛百戶萬邦憲慎如執玉持盈

鍍若弄光遊刃簡除戎器曉暢兵機天津道

副中軍天津衛指揮陳自修丰標儒雅操履

清貞籌弧九矢不虛撥抱萬人必往天津副

總兵標下中軍唐詩令風雷若動宜恩雨

露同流穎欲脫囊鋒其出匣鎮海營中軍加

銜守備錢道亨英標王樹介節水壺文網榮

翰標佩武善等弓躍馬標兵管實授把總管

前司千總事俞冲霄豪雄膽氣奮發精神峯
旂屢殄妖氛拔幟每登絕壘鎮海管前部千
總周懋助壯氣怒濤擊楫忠肝赤日傾葵淨
掃荏苒收觀管壘標兵營後司千總臨清衛
百戶蕭宗禮神氣獨精占象不爽應手無非
鶴旅幡胸盡是龍韜正兵管左司千總綏德
衛試百戶薛四什雄心介馬屠龍絕技樹銀
飲羽桓桓將種矯矯虎臣選鋒管中軍旗手
衛百戶李縉沉雄足智航髀多奇銛鋒價溢

衛百戶王應魁飭武士成組練譚兵腹有韜
鈴虎賁名班兎且異選內丁管營畫管千總
事徐德修草檄才堪倚馬控弦技可落鵰聞
外白眉軍中赤幟原任標下聽用加銜守備
王士美論兵精探陰符決策直窺通甲堪資
帷幄足任疆場標下聽用武舉加銜守備田
弘遇奮揚驚雉交雲矯健遊龍出水立登將
壘堪掃邊塵標下聽用加銜守備朱良將才
優借箸忘銳請纓推鋒匹馬縱橫展技雙鷗
撲邀標下聽用加銜守備葛惟功銳氣揮戈
近日雄心破浪乘風鯨鯢消溟渤氛靖標
下聽用加銜守備俞之祥拔山蓋世雄姿掃
穴犁庭偉略九霄虎翼千里神駒標下聽用
加銜守備董胤祥軒翺氣宇銅儻才情據鞍
勇冠三軍說劍光搖四座天津左衛掌印指
揮張承德赴武無前溫文有度視象真能振
刷司屯塵絕屏營藩陽中屯衛掌印指揮王
國積昂藏虎視迅發鷹揚握篆雅著清聲

邊可期偉樹天津右衛掌印指揮楊守纓雅
度鶴立雞羣敏幹驥馳峻坂品卓襟統風高
裘帶大同中屯衛掌印指揮張拱極豪氣囊
錐脫穎壯懷匣劍芒寒介冑前茅堯牟上乘
天津三衛武學科正所鎮撫方應聘飲米茹
藥敦禮說詩談兵氣凜風霜造士門盈桃李
天津三衛管理城操武舉賀盛明魁梧七尺
英勃一腔當機策裕探囊撫士恩流扶纊天
津衛鎮撫蕭泰積壯心欲探虜穴逸足堪試
仙操疏直 卷之二 四十一

議封功著倉庾勞深出納以上各官皆津門
將材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參遊守把之選者
也伏祈

勅下兵部覆加酌議如果上言不謬將陳懋功等
分別登入將材簿內其資深薦多者蚤爲遇
缺擢用卽有薦例未及格者並爲案候需次
錄用庶材官氣吐壓張氣奮而海濱重鎮亦
可得其一臂力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薦舉開鮮二運効勞官員疏

題爲薦舉開鮮二運効勞文武官員事照得津門運務實繁軍需開鮮士馬約以數十萬計無不繫次待命亦甚重矣中間召買兌運收卸蓋藏頭緒最爲繁瑣奸弊最易叢積誠非一手一足之力也則津關之府佐總運之將領稅率之運弁奔走之材官無一不爲宣勞而効力者臣以謏劣承乏四載幸這覆餗之虞微有及瓜之代倘不仰藉

簡撫疏草

卷之七

五十

聖明鑑靈分別激勸何以告成勞而拙後事乎請據耳目之所睹記一廬列焉查得河間府管糧清軍同知張懋德有才有守足食足兵津門四應功高瀚海上帆績懋管埋山海海運永平府同知王應豫調劑庚癸無呼綜數錮銖不與庭空鼠穴海靜鯨波管理寧遠海運永平府同知程維祺潔守凜凜於水雋才恢恢導窳救時榮棟濟世舟航管理前屯海運永平府同知毛宗襄與朗才華淳泓識量出

納一塵無染節愛萬口同歸管理錦右海運

永平府通判金啓倬傲雪凌霜骨幹盤根錯節才猷衝寒能臣異途卓品天津左衛經歷高射斗膽略不避險夷砥礪耻爲垢膩當機斂手脫穎長才天津衛屯田經歷趙鑑茹藥淵塵自遠迎機待通克慎官箴史燭吏事通州判官信若鸞持已惟知飲水奉公不辭戴星功在疆場舉騰半刺寶坻縣主簿冷震立佐助能鄧民隱平糴有裨軍儲才敏承

簡撫疏草

卷之七

五十

嗣政除害馬總理天津海運遊擊張性徵持籌智足量沙料敵謀堪借箸勞宜水陸功佐飽騰總理鮮遼都司王學易譚兵綽有龍韜董運直探虎穴當關猛士分關良材管理鮮運都司今委這船王文憲指顧風生千櫓飛輓氣鼓三軍有用宏才無前雄略管理淮津海船實授守備謝兆禎英標冠玉壯志請纓分獻樓櫓無驚督運經猷河額管理鮮運實授守備今委造船王成龍萬里如馳周身是

餉撫疏

卷之七

五

膽海上已多勞勩師中可任折衝管理鮮運
實授守備俞明七尺雄軀千尋瀕氣勞勩已
徵轉餉威名欽奮推鋒管理鮮運實授守備
高登履絕域如平地跨瀚海若安瀾勇足超
羣才堪應變管理鮮運實授守備劉九達叱
咤風馳萬艘睥睨膽敵千人絕域長征膚功
累奏管理鮮運實授守備胡遠心雄擊楫氣
奮請纓運務籌畫風生海上威名鵠起戶部
贊司中軍加銜守備張國楨襟懷露湛謀略
飭撫疏

餉撫疏

卷之七

五

勞險阻備嘗雨帶春潮風生烟艇天津幫運
官武舉錢達一經會濯芹官三戰盡穿楊葉
識能測海志欲凌霄霄督餉道聽用天津衛指
揮賀那基雄姿氣可食牛長技巧堪落鴈將
材有種國士無雙督餉道聽用天津左衛副
千戶孫承業謹飭一絲不掛精詳百務咸周
才足有爲器堪遠到贊司聽用天津右衛正
千戶姚時化嶽嶽異姿桓桓遠略給餉錙銖
無染當機盤錯皆宜以上文武各官皆夙夜
拮据共襄闡鮮二運者方事之殷也臣每激
以大義勗以前途惕以三尺迄今量移得代
自當分別敘錄以示激勸內張懋德以獨力
而肩運務博大精詳勞苦功高張性徵召買
糧料不憚險遠王學易料理鮮運已經二載
并應及時從優陞敘者也至於舉刺並行臣
查府佐將領數人率皆有功無過其衛幕運
弁以下臣已屢經懲戒改委不足煩白簡矣
伏祈

勅下吏兵三部再加覆議如臣言不謬將同知張

懋德等遊擊張性徵等各與紀錄分別擢用

以爲勞臣越事之勸庶文武咸知奮勵而餉

運無憂濡滯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具

題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敬陳餉運未盡事宜疏

題爲蒙

恩得代敬陳餉運未盡事宜以備

採擇事臣愚不肖自天啓元年撫津二年督餉

三年兼理兵餉事務力綿任重督餉養積自

分不免斧鑕今幸竣事得代此

聖明浩蕩之恩而愚臣非常之遇也數年以來凡

有開餉運者臣竭心竭力無言不盡今茲

量移留憲豈無地方未盡事宜臣若有懷不

餉撫疏直

卷之二

五

吐誠然而行此罪大矣然臣不敢修條陳之

故宮撫順之虛辭謹據道府所申呈耳目

所睹記其確然可見施行者敬爲

皇上陳之一日增董運府佐案查本年七月內據

專理遼餉山東按察使王元雅呈照得海運

事務繁重蚤一日有一日之接濟遲一日有

一日之耽延事雖糧餉實係軍機豈一手一

足可以湊辦而行如流水弊絕風清者竊念

督餉一事本院部總成於上贊司專管收放

餉撫疏直

卷之一

五下

錢糧本道職司綜數發運而中間千頭萬緒總道府之會而握轉輸之關者惟糧廳是賴必得專官方克有濟今糧廳張同知兼才潔守固是坐理有餘但一廳兼數官之職如糧馬海防清軍軍需事繁任重間且攝篆隣封人卽長才方圓並畫豈能兩工是宜體本官拮据之苦而爲之添官分任以濟餉務之勞者也據此該臣看得海運事重非人不集況上下有體詳要不能兼職精力有限方圓豈能並畫津門關鮮二運每歲共發糧料一百五六十萬在臣衙門不過提衡於上在贊司特收支金錢在餉道特綜覈發運至其操委吏之權而躬出納之任者則糧廳是也津門原設清軍糧馬兵糧三廳有事固不嫌其多居常或稍覺其冗於是保無餘議欲併清軍廳關院條議欲裁兵糧廳是二說者彼此既不相謀先後又各異時事貴互照理宜兩泰乃未幾而兵糧廳以關院之議裁汰矣清軍

餉撫疏直

卷之七

五下

廳又以撫院之議歸併矣今見存者纔糧廳一人實兼三廳之務夫津門無州縣而清軍廳實行州縣事地方之盜賊該道之詞訟驛道之應付皆其職也今既攝清軍矣餘力幾何能治運乎比者關鮮糧料歲額日增收卸運頭緒繁冗卽以全力肩之尚未易辦况兼攝他務乎幸同知張懋德料理已久猶是輕車熟路然少有遲迴便坐曠居諸如各院臨府考察本官一行則津運皆束高閣卽有司道不能下代該廳之事也况三廳之篆符悉萃而一官之繫若何堪臣愚以爲原設管糧兵糧二廳原當各復其一以爲左分臂指之助此不再計而夾者夫節制之權然修言節省而裁撤運務則料糧清軍之費而糜費多矣前兵糧同知徐欽實條議謂之餘臣因因開院有疏以裁之之道去之今欲增官必增令長之年有聲稱者比於遠大將之義或以兵糧廳分任或以管糧廳專任助勦運

務勿兼清軍應聽部議及新餉部裁決實目前第一喫緊事也一日重屯田職掌案登本年五月內據專理遼餉山東按察使王元雅呈也務歸併奉有

明給餉道責成尚須確議竊照本道雖以督餉爲名實無一不分理於各道如山東之東兗北直之井陘易州大名天津永平霸州薊州密雲其派買價運各道實幾許心力而後一百四十萬之米豆運至津門本道不過兌卸水餉撫疏草

卷之七

五十八

次派運開鮮酌道里之遠近定交卸之多寡查核水腳比較實收追完掛欠盡責任各有司存衆繁是以易舉所恃本院部提綱挈領於上各監司佐理分猷於下譬之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合五官百體之用而成一人之身此則餉事之槩也餉既若是屯亦宜然今接邸報見屯餉歸併奉有

明旨查原疏有責成餉道一節似未詳察本道之職掌而懸望之者夫本道專以督運遼爲事

事然遼餉之料理無不倚辦於各道本道實與地方無與也今屯務何如重大其開墾田地隸在州縣無寸隴非各道所管之土承種租似無一人非各道所管之民今舍地方本管之官而責成於地方漫無統攝之道事屬虛懸柄無把握是欲責屯效而實壅屯政矣本道豈能一手一足仰佐經畫而收如京如抵之効哉至於天津水陸營兵原係天津道舊管管伍今應仍還其舊使有歸着懇祈特

卷之七

五十九

賜具

題將屯政比照餉務責成各道所有收穫籽粒解運到津本道一體收卸兌運呈報查考庶屯餉並行無碍而政體攸當矣據此該臣看得屯餉歸併奉有

明旨實在愚臣量移之後則其擔荷宜屬之新餉部臣未敢冒承也然部咨之抵臣久矣餉道之呈詳亦久矣臣似不容無言據餉道之議以爲屯田款在各處俱隸各道地方餉道既

不能履畝而至又安能按籍而收若以餉道獨力督責州縣恐各屬恭餉道之命不若恭其本道之命也假令謀不豫定各道將謂事有主者未免秦越視之甚則彼疆此界差池其間則屯撫三載經營卓然有成績者後人毋乃隳功於一簣乎至海防營伍乃津道職掌水陸各兵原有應屯之田不在屯撫新墾之內自海防營他隸而津道每以失職爲憂今棄歸併之時政當還其故物餉道豈已見及此矣不然一子一奪榮辱係焉戈矛起焉其何責成之有近見屯撫有疏欲以本管仍屬津道管理實爲訐謾遠慮而津道猶復遠巡却顧若不敢遽受者豈其拘於責成餉道之語乎抑亦別有掣肘於其間乎臣謂屯地曠遠分布各府州縣斷宜申飭各道共爲稽核料理而聽其成於餉道庶有衆擎易舉之便其海防營伍宜俟新餉部至日與保撫從長酌議歸還津道且屯且練無變舊制無廢

屯利而後紛紜之議可定參商之端可消也一日停開門事例案查本年六月內據山海管餉戶部山東司主事楊呈秀呈據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生員徐士瀛呈遵奉納監事例狀投通政司蒙會戶部山東新餉司准取保結給發號紙輪粟山海取糧廳實收報部士瀛自催海船航載信地不意颶漂寧遠地方風逆洋阻船難復回糧料恐有悞失伏祈俯准就近寧遠糧廳收放以便出給實收繳部等情據此卷查該前任白主事奉本部劄付因米豆多而草料少查照時估盡輪草束爲便遵行在卷隨閱徐士瀛號紙內開赴納山海止註草束字樣今審士瀛運到盡是糧米並無草束似與前例不符第糧米草束總是軍需令無就彼收納似亦兩便據此該臣看得生員徐士瀛若欲納監則亦赴京上銀已耳既非遼左土著又非沿海居民何肯載糧航海自試於不測之淵乎此不過見海運糧

料近日俱出寧前一帶軍糧價賤可售時估
高糧可欺又有每十減二之便宜且與收糧
委官或親或故影射可圖通關可得遂謂奇
貨可居耳况部文止納草束而今欲納米豆
尤與原行有悖夫以津門海運之勞費而爲
人梯功名之路以計部帑藏之匱乏而平空
滋虛冒之端以銓曹選法之壅滯而旁實開
倖進之門無一可者也至於上納草束年來
折乾糧價虛出實收千態萬狀總亦不出前
倖似當從今一體停止誠有不便揚其波而
助其焰者除移行該司將徐士瀛糧料不准
收卸併咨內部知會外仍須著爲定例以後
凡有赴關援例上納本色糧料草束等項俱
係虛名絕無實益禁行停止以杜奸究而塞
倖門斯亦餉運之急務也一日建關外倉廩
案查本年六月內據錦右管糧通判金啓宗
呈奴酋用兵有所因則來無所因則不來今
欲求戰守之長策必先去賊之所因而後可

語萬全職蒙憲委派收筆架山覺華島河東
堡糧料內覺華遠在海中無虜賊患可堪多
貯但地濕易腐鼠羣多耗且取運必須舟楫
遇風逆水沍時望其接濟實難但憑品積糧
十萬石以爲遠近各城堡之需必不可缺筆
架山恃險無虞水陸俱通密邇松山杏山錦
州凌河等處緩急可濟停船交卸無石爲礙
此爲貯糧善地惟右屯河東堡糧料似宜隨
到隨運入城不可久貯於野况各營見有隨
管小車各城亦有可貯倉廩右屯有大倉二
座再打國一百個大凌河有大股五間再打
國一百個小凌河打國二百個松山有瓦房
二座錦州有瓦倉二座再打國一百五十個
將見在收卸河東堡米豆限一月內運入城
倉不惟奴來可以堅壁固守抑且無糧爲因
奴必不來矣第無恃其不來惟預備其必來
之勢務令筆架山之貯者不置爲空而歸河
東堡之卸者俱運入各城則無事固守子飽

餉樞疏直

卷之七

十四

騰之慶有事亦不虞藉寇之憂矣據此該臣
看得師行糧從自古記之積貯當豫不待言
矣但遼西方在草創而海運率多露積惟恐
爲虜所困未免藉寇齎糧今據該廳所議多
建囤於無厰之處急收斂於有城之中俾賊
不得以垂涎而兵可藉以果腹允屬長計惟
是隨地建囤尚覺積貯無幾亦難久藏不壞
則倉厰不可不增建也海運鱗集惟恐兵將
偷安未免收斂不前則搬運不可不蚤計也

餉樞疏直

卷之七

十五

國但使餉務有分理之人屯田有協養之助海
運無借徑於他塗糧料無窺伺于夷虜則關
鮮餉運之事不無補益而愚臣一念芹曝之
私亦少慰矣臣謹會同提督省直援遼軍餉
事務巡按監察御史王祚昌合辭具
聞以備
採擇伏祈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 日奉

題本月

日奉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

日奉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

日奉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

日奉

防浥爛之漸右屯等處米豆隨到隨收入城

題本月

日奉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

日奉

不許堆積原野以啓窺伺之萌則綱繆既預

題本月

日奉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

日奉

而盤孽潛消矣以上四款非愚臣之言而各

題本月

日奉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

日奉

道月之言也然見非臣於肩建而清實關平

題本月

日奉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

日奉

奏繳撫津支放錢糧細數疏

奏為備陳撫津支放錢糧細數據實

奏繳以祈

聖鑒事臣自天啓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與前撫臣

李邦華交代以督餉兼撫津之事所有庫貯

兵工二部銀兩前撫臣曾經造冊

奏繳至於轉支雜項銀兩雖未入冊亦略具大

數於疏內今臣經管料理業已二載則典守

之責實有不容他諉者茲量移得代謹將收

餉旗號直

卷之一

六

支銀數造冊

奏繳并具青冊移送部科銷算而臣因具出入

梗槩以披瀝於

聖明之前查前撫臣原遣兵部銀二萬七千一百

五十八兩三錢二分九釐內有天啓元年餉

司施鵬借支兵餉銀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兩七錢一分八釐未經補還實在庫兵部銀

一萬四百六兩六錢一分一釐交代於臣臣

並未用分釐而又將前餉司那借銀兩具疏

額

請移咨催討戶部議令天津餉司陸續補還

天津餉司員外郎王若之二次補還銀一千

三百兩連前共實在銀一萬一千七百兩六

錢一分一釐此見存兵部銀兩之實數也前

撫臣原遣臣工部銀六千四百八十三兩六

分八釐八毫九絲交代於臣臣亦未用分釐

祇據管糧同知張懋德動支輒料價銀三十

七兩二錢四分抵還前撫票取輒價之數而

餉旗號直

卷之二

六

又新收天津三衛天啓三年打造盔甲并弓

箭絃條銀一十三百一十五兩五錢原經前

撫各部留用今始解到連前共實在銀七千

七百六十一兩三錢二分八釐八毫九絲此

見存工部銀兩之實數也以上兵工二項通

共得銀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兩九錢三分

九釐八毫九絲前撫所稱正支之存餘者尚

一萬六千八百兩零今猶過之無不及焉臣

庶幾可追於戾矣乃前撫疏中所稱轉給之

存餘者尚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兩查係福建
管原解安家銀一萬二千兩福建管支剩兵
餉銀三千五十兩九錢福建管原存鉛彈銀
四百七十八兩四錢四分六釐四毫六絲共
合此數其安家銀兩近於天啓四年四月內
准關部咨差該營中軍守備李忠提取去矣
實存銀三千五百二十九兩有零又天津原
寄福建管西洋大銅鏡四門亦於天啓五年
二月內准關部咨差水營遊擊喬桓兵船帶
運關門去訖原咨在案又前撫所稱追回汰
兵安家餉馬肉贓扣存在鎮逃亡兵丁餘餉
共銀二千一百兩并軍市銀五百兩今俱宛
然在庫內也至臣任內先後撫津所蓄除近
搜括二千兩清助

大工外尚存逃兵追還衣裝之銀各兵朋合買馬
之銀昔年河南前後兩管朋扣器械之銀近
日河南解到逃兵安家之銀逃故兵丁扣還
事故月餉之銀銖積寸累前後兩次撫津操

賞支用之外所遺各不下二千餘兩稟貯餉
司及清軍廳庫內俱交代新餉臣以備軍興
不時之需蓋庫藏之積存已盡於此矣若夫
兵馬器械亦在一體

奏繳之內查津門新兵比歲澄汰已多臣近有
歸併營伍裁省將領一疏固已熟數於前不
敢再贅惟馬匹倒斃固所時有憶昔天津初
立營伍曾議每馬於草料內每月朋銀五分
以備買補前撫憐而寬之止議於營兵內不
拘馬步每月朋銀三四分不等兼以馬匹倒
損查照年分追納肉贓以此市馬亦頗不窘
於價查臣任內曾召商人倪州等及差百戶
萬邦憲等共買過戰馬二百一十餘匹皆是
物也頃因部文汰兵臣近覆議每兵止令每
月朋銀二分而馬過夏秋放青時仍扣朋合
五分從此陸續收買亦可隨時補葺不用官
銀此津門買馬之大較也津門軍器過雖稍
稍足用然而弓箭鏢鼓易損傷鎗刀器械

亦有缺壞火藥鉛子率出而不復入又盛甲一項津門製造原不如數臣近委官選匠開局打造發銀收買盈以一千七百餘頂計甲以四百四十餘身計減虜神威威遠等炮以二百餘位計攢竹鈞鑠駱駝等鎗以千餘杆計角弓并絃以八百五十餘張計木箭以一萬五千枝計火藥以一萬六千斤計教場管房除前撫管造外又新建一百間以上通共用過工料價銀五十五百五十餘兩並未動支兵工二部錢糧查得廠有料豆廠有草束各州縣節年拖欠尚有草價豆價該臣俱經搜括查催以爲各管冬春秣馬之需續將領出逐月草料銀兩查照時價扣除在官但買時乘秋成價或稍廉放時值空乏價亦稍增坐是不無夢須利息通充官用此皆臣昔撫津與前撫臣陸續給發兵工銀兩收買所得而臣加意搜剔儲積備用雖未嘗及正項然實正項所遺此外仍有不敷則以事故還官

銀兩補湊而附益之此津門打造軍器修繕管房之大較也要以時值匱乏存節省士馬雖欲其整頓而帑藏不令其虛糜儻亦區區急公憂國之一念乎惟是津門咽喉重地水陸通衢兼以拱護神京策應關門兵馬雖汰安知其不復招復補軍器雖具尚猶苦於未精未備則此庫藏累歲之積儲粗備軍與異日之緩急固時勢之萬不容已者也迺若各管六馬餉銀月有成額向係餉司爲政按月請討依期報部近日員外郎王若之具呈節存新餉銀一萬一千四百六十餘兩可抵津兵七月分一月月餉此又該司節省之數臣已咨部扣減免發無煩再議伏祈鈞下兵工二部將臣任內經手在庫錢糧據冊磨算存案聽令交代則軍與之錢糧既清而愚臣之職掌亦明矣爲此除具

奏冊

進繳外理合具本謹具奏

聞

計繳

兵工二部錢糧文冊一本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奏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奏繳發運糧料支放銀兩數目疏

奏爲備陳歷年開鮮發運糧料支放銀兩數目

據實

奏繳以祈

聖鑒事臣自天啓二年三月內伏蒙

聖恩簡擢督餉五月二十一日交代抵任是年開

運糧料前餉臣李長庚已督發一半臣爲竣

事而鮮運聲輿則臣實創始焉至三年四年

開鮮二運皆臣獨力經營以上三年海運糧

餉撫疏直

卷之七

三

料該臣已經年終

奏繳在卷迄今天啓五年量移南京右都御史

以八月初旬交代扣至七月終止蓋經運久

經開洋而開運亦完十之七八矣前年所用

糧價腳價等項俱係督司爲政每遇督司一

年差滿之日徑自造冊

奏繳在卷其本年者督司員外郎禹國孚見以

歸併造冊

奏散伏乞聖覽臣既經交代復

令則任內發運過糧料支放過銀兩似不容不詳
覈數目以報成事而未敢默然已也隨行贊
司餉道備將四年任內經收經放錢糧細數
查明前來該臣覆覈造冊

奏繳并具青冊移送部科銷算而臣因摘其梗

槩以披瀝於

聖明之前以關運言之查得天啓二年自五月二

十一日起津淮各幫天地等號運官候應科
等共運過糧料四十九萬五千五百七十七石

餉樞疏直

卷之七

三四

五斗二升二合七勺六抄八撮三圭三年津

淮各幫天地慶熙等號運官鄭惠丁啓陽等

共運過糧料一百七萬二千二百二十九石

三斗四升四合四年津淮各幫天地慶熙等

號運官鄭惠丁啓陽等共運過糧料一百二

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石九斗一升一合

八勺四抄一撮五年津淮各幫頭運二運天

地慶熙等號運官鄭惠丁啓陽等共運過糧

料九十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四石八斗八升

六合五勺此外又有養書茅元儀水兵在津
守東兌文本折米七千石通判金啓徐寧遠
召買米豆八千三百七十三石餉道委官陳

國泰韓玉立等關門召買米豆四千三百八

十三石八斗四升又有屯撫自運高糧一萬

八千石以上通共運過米麥豆藟一百二萬

五千五百一石七斗二升六合五勺其餘見

在陸續發運此歷年發過關運之數也以鮮

餉樞疏草

卷之七

三五

運言之天啓二年明王等八號運官趙守祖

等共運過糧料一十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二石二

斗五升九合三年明王等八號運官王文憲

王成龍等共運過糧料一十二萬三千一十

七石六斗七升三合四年明王等八號運官

王文憲王成龍等共運過糧料二十萬石五

年明王等六號運官俞明高登等共運過糧

料十萬二千二百七十石此歷年發過鮮運

之數也以收支餉銀言之天啓二年發理主
事王展顏過部發銀一十七萬兩又齊河等

縣解到搜括雜項及津運還官等銀三千六百七十一兩二錢四分七釐三絲除開鮮腳價并鮮運布價還官廩糧薪支用外發過召商豆價二萬三千二百餘兩又東征發兵借過鮮運銀二萬兩三年費理主事郭夢詹領過部發銀二萬兩輕費銀一萬一千兩長茂運司解到新餉銀三萬兩河間永清等處解到搜括雜項及津運還官等銀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七兩四錢一分三釐九絲七忽六微除開鮮腳價併鮮運布價還官廩糧薪支用外發召買商價銀五萬三千九百七十餘兩又津淮船戶朋造銀一萬一千餘兩四年費理主事何意領過部發銀一十五萬八千八百三十二兩一錢八釐輕費銀一萬二千兩山東解到鮮運腳價銀三萬六千兩淮揚徐州解到開運腳價銀七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兩八錢三分四釐九毫一絲七忽八微九沙二塵六埃借用餉道羅本及新

披等縣解到搜括雜項并津運還官等銀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八兩六錢七釐六毫三絲三忽除開鮮腳價鮮運布價還官廩糧薪支用外津門召買料豆用銀四萬兩除完正額八萬石外節出餘銀多買豆七千石五年費理員外郎萬國孚領到部發新餉輕費及淮揚山東補解新餉并津運還官屯剩等銀三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兩九錢七分八釐八毫四絲三忽八微二纖六塵九埃又收南京戶部實解到銅錢二千四百六十三萬六千文照部發每兩六百文算作銀四萬一千六十兩除開鮮腳價鮮運布價還官廩糧薪支用及補還餉道羅本并解開門米折銀七萬兩作米十萬石外天津原領豆價銀四萬兩又何主事并密鎮共節省銀二千二百二十兩共四萬二千二百二十兩每石五錢五分儘銀而止實該買豆七萬六千七百六十三石六斗三升零今買完豆第八萬石除

前買外多買豆菊三千二百三十六石三斗
六升零內透用銀二千四百三兩八錢九分
一釐原領米價銀五萬六千兩每石九錢儘
銀而止實該買米六萬二千二百二十二石
二斗二升零俱已買足於內節省銀九千八
十餘兩除抵還多用豆價外尚節省銀六千
六百八十餘兩此歷年贊司收支餉銀之數
也蓋臣原奉

勅書有殫忠竭誠以副任使之語臣謹奉以周旋
餉撫疏草

卷之七

三十八

無敢失隊故開鮮運務自春徂冬臣與司道
府廳且催且買旋收旋運未敢有刻畧之停
留內部新餉供億不贖臣與司道府廳量入
爲出其難其慎亦未敢有錙銖之妄費勞怨
不避心血爲嘔而後麓完歲運僅足存文獨
是船隻一項止於二年之冬發銀開造一次
此外以腳價不敷雖有扣除朋造銀兩在庫
俱於腳價通融借用僅僅召募民船以完運
事除俟脚價稍充乃當除餘原項諸積造船

餉撫疏草

卷之七

三十九

斯經久之計也其他餉運諸務臣俱不惜矢
竭心力圖之卽如漕糧正額尖耗之外例有
免晒颺米近悉改充正項無論矣至於入時
未免稍昂出時未免稍平則一入一出間凡
經委官收貯者無不有斗頭之羨號爲餘米
餘豆如天啓三年春月津淮漕糧共積出餘
米六千七百四十一石七十八升淮楊召買
積出餘米二千二十八石三斗四升四年春
月淮津漕糧積出餘米六千八百九十四石
二斗四升召買料豆積出餘豆一千七十八
石五斗五年春月津淮漕糧積出餘米三千
三百二十四石四斗五升召買料豆積出餘
豆一千二百五石一斗以上三年共積出餘
米餘豆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二石有奇悉經
發運此餘米餘豆之數也遼糧原無倉廩率
露積於河干一遇淫潦經旬非化爲泥沙卽
蒸爲紅腐天啓二年之事可鑒也臣於天啓
三四兩年督令奏官中軍遊擊只啓元等在

津城內建立大厰八座每座五間可盛糧二萬餘石共四十間又念糧既進城不無出入推輓之勞又採餉道之議於河北稅監舊基督令同知張懋德王從諫共建中厰八十七間東西厰門六間每座五間可盛糧八千餘石臣又督令委官副旗鼓萬邦憲等在於河北各厰並北另建大中厰二座每座五間可盛糧一萬餘石漕糧大集則通用城內之厰尋常召買則止用水次之厰所以節

例

朱之二

今

國用而惜民力也計臣標下委官營建共用工料銀三千餘兩兩廳營建共用工料銀五千餘兩半取給於輕費半取給於席簽非開新餉正項然自厰工既完而所有輕費席簽亦無算矣又山海關南海口臣督令關內道金事劉詔造完厰房八十九間每座五間約盛糧八千餘石官廳一十六間工役用莊軍物料用帑金自開津各設倉廩而暴露泡爛之虞永永可免此開津造厰之數也乃統中所

宜結而久不結者無如天啓二年商豆一節先是津門糧料召商投報自收待運中間多有預支價值者二年夏秋之間陡遭異常霖雨各商役猶百出其已領官銀者借口漂沒欲白手以銷已得之價其未領官銀者駕言泡爛欲照數而領在官之銀臣時力執以爲不可曾有津門召買數多積商因災梗令一疏乃議建造泥囤悉收在官方准銷算舊銀找補新價於是原未領銀而虛報在官者皆

例

朱之七

今

捫心規竇惟領官銀者多以蠲豆搭塞既不領於後其且空無所有盡欲問之太濱除臣等年有督餉道是比先報外尚有高鳳舒等赴部水食等因十六人欠計銀五萬六千九百二十七兩事關軍需法無可貸而價商沈棍終以天災爲詞多方抵迫比難應查再數載竟未結局是在前臣臣至日查照舊案追比再爲酌議定奪耳乃將來之運事則猶有可商者今歲開運除上

三十萬石永買豆十萬外應以一百二十萬
萬四千五百餘石爲額今歲三月起至七月
止共發過一百二萬五千五百餘石所餘糧
料若果各屬轉解如期不誤發運計不過匝
月之事耳是今歲之運似無可虞矣惟是明
年之運事實難於今秋預料之資實多資
於

畿輔今歲河間州縣
已而兼蝗蔽天步蟬匿地所在見告會遺秉
餉撫疏草 卷之十一

滯穗之不留而民困極矣臣近題

請按地起科一疏至今未覆內擬借月京邊舊餉
誠恐職掌各別意見相左或亦不可必得之
數若欲仍舊召買則預之一字不可不亟講
也當此秋成之時雖有饑饉之處亦有豐登
之區若果預籌開鮮額餉除截漕外尚該召
買若干定以確數參以時估預發官銀爲爲
料理務於五年秋冬收買在官新泰巡津以
齊海運則

公帑固不厚費而民力亦覺稍蘇若必延至明
年夏秋之間方始論定方始給價則災稔頻
仍之餘價必愈騰收買濡滯之極運必大誤
而開鮮之呼庚呼癸所不免矣乳乳小民剝
肌椎體以供

公家之後又豈仁人君子之所忍哉敢因
奏繳而併及之伏祈

皇上勅下該部將臣任內運過糧料領過銀兩查
照冊內數目逐一覈實開銷庶錢糧有歸宿
餉撫疏草 卷之七

而餉運益肅清矣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爲

此除具

奏冊

進繳外理合具本謹具奏

聞

計繳

戶部錢糧文冊一本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奏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附戶科抄奉

叅看得關鮮二運除截漕外尚該召買若干按數歲支銷并令開上清汰過實數自可確議一定額矣題召買一也發之臨時則物貴而價踊預之先時則物賤而價乎近

督餉部院疏借京邊舊餉當秋措辦

貴部似以職掌各別置之不問矣然而預之一字斷不可易如六年海運在夏津運在春

餉撫疏草

卷之七

六十四

則五年秋冬萬室告成定當乘時發價收買庶價輕而餉預運時不至捉襟露肘而需者亦不至庚癸頻呼也抑有說焉方今官無久住人多弛擔償價疊發矣或以時非急需而未必買買矣未必運運矣又以倉廩未備委之荒野任其湮爛是舉當事者一片苦心付之一擲而不可問也從來法立弊生起於任事無人大率類此此則

督餉新部院不得不任其責也抄出酌之

原缺第八五葉

繳 勅疏

奏爲欽奉

勅諭事案照天啓三年閏十月內臣蒙

聖恩陞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督理

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備兵防海兼理

征東軍務至天啓四年三月內欽奉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畢自

嚴近因奴酋跳梁封疆不靖法當勦滅以振國

威所有新舊兵馬而餉甚急今特命爾前去

餉撫疏五

卷之一

六十五

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防海

督理征東軍務於水陸適中處所往來備運諸

凡體貌與總督經略同凡遇羅買兵糧料草查

照兵將數目督令守巡兵備官估計召商比較

上納以時支放其應海運者行總漕河道山東

各督撫并天津臨德管倉及登萊道府衙門應

撥准沙等船速爲撥給遼東寧前等道應撥遼

船預爲接應其應陸運者行順天保定遼東各

巡撫并前永濟遼督餉官糧兵備衙門應用累

駛車輔責令多備凡官商埋沒將領冠劍一切
冒費等弊及兵餉管糧等官違誤軍興的應拿
辦者就便拏問應奏者指實奏奉軍衛有司
官員有犯一體提問糾參每年終將所屬文武
等官分別舉劾并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兩便
宣區處爾仍照新議兼巡撫天津等處營理防
海警務提轄天津道府所屬州縣營衛并沿海
低濶實抵濠州樂亭及附隸衛所先年勅海防
軍務並地帶官許兵馬盜賊保甲城守事垣親
領巡撫直
奏
聽便宜行事順保巡撫一體預聞至于錢糧詞
訟額例事規或拖欠未完或卷案未結仍聽順
保巡撫管理以免掣肘舊設烽墩責成道將刻
期修葺戰艦運艘火藥器械俱聽從便製造仍
躬親踏勘海道要害列營屯兵着實教練遠行
哨探調道各處兵馬分布發遣一應水陸戰守
事宜與副總兵計議酌行官兵不用命者以軍
法從事爾仍聽督師輔臣總督節制爾受茲重
任當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慎重機宜振揚威武

如或怠玩備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諭
此欽遵今臣蒙

恩量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茲已得代離任所

有原奉

勅書理合

進繳為此具本

聞

計緣

勅書一道

奏

天啓五年八月初三日具

奏

經世挈要二十二卷（存卷一至卷二
十）

〔明〕張燧撰

明崇禎六年傅昌辰刻本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

經世挈要紀事

不佞中湘豎儒也明夕一

編脗妻自慰丹鉛之暇輒

有慕著大都如敗橐囊雲

霧隙中數鴻乙而已總不

堪

識者一嘆也茲編走京師

以及九邊次金陵以及東

南江防海防海賊流礦諸

寇俱揀時局之最須略論

之恰當者隊錄於左如九

邊圖廣輿記等未敢泛收

以溷目涉十卷以後錄選

將錄練兵鄉兵以及軍中

器具則爲近來 交訂

備禦宜先倘議不足以供

借籌則選寧嚴於濫芋以

故陣法惟錄更休節制之

方車戰止取輕車蓋用之

法總期實用毋庸襲故也

他如屯田鹽法馬政則酌
今昔利病而訂以實錄諸
書漕海水利河工則衡之
疇曩廢興而參以鉅工碩
畫

大方可一目而知也
奴挿以暨倭夷戰事求近
案卽輶軒之論牘罔遺
牒邇遠猷則嘉隆之籌記
具在書甫脫稿而金閭葉

茂之至茂之爲余友葉素
元年侄介元兄來晤力索
是編授之梨棗念惟枝僅
止於覆瓿賞敢希於痴嗜
乃元兄愆期未已也義不
得以謝陋辭敬錄其崖畧
以求政於
有道云

崇禎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湘潭張燧頓首識於

香海之稽古堂中



經世挈要再疏

各篇卷頭彙錄小評非敢
以歷覽之贅及丹鉛之剩
語上瀕

法目濫廁行間也或偶標

六

大義以便疏觀或間効管
窺以資印證旨惟觸於譬
見詞不嫌於近俚節取者
幸勿哂其妄寬收者望弁
恕其狂則不肖燧實藉甚

湘潭張燧敬識



經世要標目

卷一

京師

京師防禦

京輔形勢

京輔扼要備禦

京甌應援

神京四輔三營

畿輔因水設險

標目

京營

營軍宿弊

京營出戍

京營練兵

京營改用戰將

營將宜參省直

京營標下官舍冒濫

查核京營損失

京操侵冒之弊

楊州新

山海諸關

山海諸關形勢

關外布局分防

關門外鑄錢屯田

昌平

昌平形勢

永平

永平形勢

永平山之險

經世要標目

永平善後之策

大寧

大寧內徙遺患

計三則

卷二

薊門

薊門形勢

薊鎮險隘防

薊鎮開渠以防

薊門兵馬

薊州臺軍

薊門撥哨

南將巡制可裁

薊門兵餉

宣大

宣大形勢

宣府

宣府形勢

宣府急先自治以援薊保

宣鎮急防

宣府西援

宣府兵馬

宣府糧料

大同

大同

大同形勢

大同防禦

三鎮形勢總說

卷三

遼東上

遼東形勢

八島形勢利便

遼東備禦

守寧遠方略

守瀋陽以緩賊

翼守瀋陽

守寬毅鎮

駐守鎮江

固守海州

城撫順

防冷口湯泉

三岔河旅順口鎮江三方

遼東恢復

合南衛廣寧以復全遼

復廣寧兵略

復廣寧後實着

復廣寧先復義州

海上前事

寬奠諸堡

取三韓要地

海上布勢

薊遼宣雲合勢以分

開原

救開原奇着

開原老還

廣寧

廣寧兵額

遼兵數不可少

遼將丁

遼馬原額

遼馬失亡之故

遼餉二弊

卷四

遼東

遼撫賞額設

遼北原額

募復遼北

遼東關外屯田

遼陽水防

潞河

遼人宜分別招徠

援兵

援兵須擇地利

調川兵紀事

浙兵移戍

山西

山西總說

山西形勢

三關

三關形勢

三關兵馬防禦

祖軍頂首

民兵宿獎

三關墩烽

河北

河北防禦

磁州兵馬

卷五

陝西

全陝形勢

全陝邊防

全秦兵馬

留用班軍

全陝屯牧事宜

三邊

三邊形勢

三秦先務

延綏

延綏扼要防禦

延綏宜用土兵

寧夏

寧夏形勢

寧夏導漚事宜

固原

固原防禦事宜

固原邊政

甘肅

甘肅形勢

莊涼要害

西事畫餘

榆林

榆林防禦

榆林事宜

榆林總論

臨洮

臨洮形勢

臨洮兵馬

河套

河套形勢

防河套議

河套地 暑

河套事宜

登萊

登萊三營

登萊防邊

松潘

松潘形勢

松潘防禦

松潘威茂論

松潘事宜

卷六

邊防事宜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九邊要害

九邊藩國登耗

邊界宜分地爲用

邊防奇道

京輔關隘防詰

倉場草場軍器火器責成守禦

各邊撫賞

撫賞長策

邊報

邊報責實

邊牆

城塞乘塞之始

修築邊牆之利

修邊牆之弊

廢弛邊牆之繇

邊牆城堡擇要

牆堡之制

烽墩

烽墩爲塞垣急著

墩臺事宜

威總戎烽墩法

威總戎傳烽歌

墩軍宜復舊額

臺兵給糧

烽卒偵報之弊

役計

哨撥

哨撥妙用

哨撥在先補墩臺

卷七

金陵

金陵防守要害

南畿海防

南畿江防

金陵營衛兵馬

金陵水營兵船

備留都六議

金陵軍餉

留都武職襲替

徐州

徐州形勢

楚吳齊粵防禦

楚盜

山東盜

粵東達舍

東南江防

江防要論

卷八

東南海防

禦海洋論

江北海防事宜

江南海防事宜

蘇州沿海防禦

蘇州太湖防禦

海賊

二省海寇防禦

備海四要

海船防禦

沿海烟墩水寨

海寇盜糧當防

防海獎習

海寇情弊

海賊山賊交通

卷九

閩海

閩海防禦

扼要防遏事宜

閩賊論畧

閩賊論畧

閩粵海稅遺患

閩賊議撫之非

祛除海寇議

閩兵餉之弊

廣海

廣海東路事宜

中路事宜

西路事宜

粵東海寇

廣福通番宜禁

浙海

浙海防禦

浙海事宜

浙寇新防

流賊

秦晉流寇

延安流寇

礦賊

秦地礦寇

河南礦寇

盜賊

緝盜獎習

盜黨

中原盜黨

內地水盜

城市諸盜

卷十

將

軍中求將

王式溫造伏青將曹附

儲將宜廣錄豪傑精選兵部

將材責撫按有司

將權宜專

任將在社稷議

李湘淵

任將之弊

邊將綱習

邊將首功不足憑

邊將報功近弊

練兵

戚總理練兵事宜疏

附車騎合練

請戚總理祠額疏略

李湘淵

練兵議

王澐生蘇士驥

選兵議

王澐生

練兵即可足食

練戰兵凡五則

練邊兵

練禁兵

練專營

練總丁

陶魯三百人附

營制

營制總論

行師留營

營盤之制

戚繼先車營法

卷十一

鄉兵

洪武民兵萬戶府

宋弓箭社

宋山水寨 家計案

宋葉適堡塢之議

朱平涵論土兵

家君練鄉兵議

兵制

兵制總論

兵制要論

國朝兵制

衛兵

查核衛兵奏疏

軍衛獎習

虛冒之弊

募兵 省兵

募兵之難

募兵之害

省兵省餉省冗員

宋省併

軍中器具

弓矢

弓矢以近中爲難

參連矢

弩

弩以腰開爲貴

破 箭兼用弩

刀

腰刀造法

禦倭刀法

鎗

鎗法揭要

劍

劍法攷

劍訣歌

朝鮮勢法

狼筈

狼筈要論

牌兵

牌兵拒

鎧甲

紙鎧綿甲

甲冑審法

火器

火鎗

大將軍砲

神砲

騾砲

鳥銃

京營造銃臺

毒烟

卷十二

軍中器具下

軍中火器總論

馬應京

火器莫備於我朝

用火器在得人

火藥

朱平涵論火藥

查核火藥

軍政雜用

毒藥

蒺藜

絆馬索

刺馬

拒馬

攻具

霹靂礮

襄陽礮

禦攻具

附

守城之法

張孝純王稟捍禦太原

陳規善守之策

董安于治晉陽 鍾伯敬

卷十三

陣法

古陣法之用

陣法要論

四方平定陣

吳璠疊陣法

宋曲端五部軍

宋王夔圖陣

遼人陣法戰法

戚繼光鴛鴦陣法

湖廣土司陣法

朱平涵論陣法戰法

車戰

戰車兼用諸法

葉夢熊輕車

秦紘雙輪小車

論兵車心見

造車之法

戰車另議

舟師

東南舟師

海道水賊

船政

江海戰艦

蘇州亮船

蘇州沙船

廣船福船辨

海防會哨遠哨法

會哨套習

卷十四

屯政

屯田總論

屯田可以強邊論

屯田便宜

州縣荒糧摘出屯種

屯田酬各衛軍并抵衛官俸

屯租就做官軍月糧

各省直屯田

鳳陽屯

楊州屯

南京兵屯

浙江海屯

楚屯

三關屯

宣府屯

山西屯

大同屯

貴州屯

邊屯

建化屯

國初赴屯之序

降賊屯田

狼兵屯田

廣西土官府可屯田

國朝屯法之嚴

不許以屯田軍守城

不許撤屯軍就糧守城

不得以備倭廣屯軍

屯田不以近京畿

屯田不以衝邊要

屯政獎習

屯田職掌

巡撫提督屯種

陞科道官爲倉事督屯田

屯田副使倉事必屯田完方考滿

軍餉

軍餉獎習 三議

兵餉相須之妙

昔本濟餉

宋南渡兵餉所出

糧草告報不必取盈

官糧俱用甲科

糧賦存餘

卷十五

漕運

漕法沿革

漕河扼要防禦

漕政諸弊

漕卒之苦宜恤

漕運積弊議

糧運加耗輕儉諸弊法

葛表

東南漕挽之弊

運期宜早

漕運積滯議

制船泓船之害

漕運事宜

疏復漕運

運船宜在龍江關修造

運船宜抵都城

淮河截糧

天津截糧

揚州漕堤

運官舉劾宜先

六清治法

卷十六

海運

海運始于秦

宋良佐疏復遮洋

請復海運疏

王宗沐

海運總論

海運議

毛希榮

遼海運道

遼運裝卸

芝蔴灣運不可恃

遼東防海護運

海運用船之妙

試用海運

附膠萊新河

梁巡撫奏疏

論膠萊兼運之便

顏思魯

膠河別論存疑

卷十七

河工

河渠攷

河道形勢利病

治河總論

治河上流議

萬鹿園治河論

黃淮二河辨

河湖水泉諸攷

會通河

會通海運宜並用

加河

衛河

渦河

大通河

膠河

南旺湖攷

昭陽湖

汶水攷

汶二流舊道

汶沁並引

濟青兗三府諸泉攷

近代治河事宜

開駱馬河

歸仁堤

固瀾架堤

開加河

加徐二河宜並用

治濬沱河

開

創復諸閘

樞

蓄水樞

堤

纓遙橫三堤

卷十八

水利

河渠自然之利

吳無奇
諱士奇

西北水利

西北水利總論

水利屯田形勢

桑乾水利

招募疏墾良法

西北屯溉諸地

伊洛水田議

西北水利論餘

東南水利

東南水利一

東南水利二

水利須尋源委

三吳水利

經理三吳水利

水利設處錢糧

卷十九

馬政

馬政盛衰在其人

簡別養之宜

種馬之制宜急復

解俵買俵滋弊

牧馬津貼宜均

本折分派

馬價

關門市馬

市馬須牝牡並用

換單稽覈

營馬印烙

騎征官馬印烙

閒銀烙銀

查覈倒馬

馬政積弊

內丁騎坐之弊

滁州牧地

西北牧場

貢市總論

茶馬近弊

鹽政

國朝各運司提舉司鹽課

鹽品論

鹽法攷

淮鹽利弊論節略

兩淮綱法

淮鹽三臺

淮鹽論餘

卷二十

各省鹽議

長蘆鹽政利弊

浙鹽利弊

兩浙鹽利

川鹽利弊

山西解鹽利弊

陝西河東鹽

議改河東鹽課

遼東鹽

廣東鹽

福建鹽

滇鹽

蘭州鹽糧

國初鹽法之嚴

不許鹽商納價

餘鹽不許開中

處置山商之法

鹽課鈔用

鹽糧備本處軍士行糧

以馬赴官中鹽

中馬改納銀

給鹽折俸

開中買銀賑饑

鹽政亟須

槍上法

開邊輸粟之制宜後

鹽法諸弊

開邊大吏之弊

開中勸借之弊

鹽法開納之弊

食鹽流弊

餘鹽流弊

鹽法職掌

大臣督理鹽課

巡撫兼理鹽課

戶部主事兼理鹽法

知府陞鹽運使

郎中出為鹽運司同知

鹽運官加銜以重其任

屯任法鹽任人

屯鹽利弊相須辨

私鹽不必深禁

錢法

錢法攷

錢法格言

錢法事宜總論 三泰

譚總督錢法疏

錢局宜在荊州

鑄錢宜屬各省布政司

鑄錢之利

錢法之弊

錢法弊於私鑄

賦役 附

韓襄毅賦役法

歐陽鐸徵一等法

開採 開納 附

董思白議開採

礦地

礦法

董思白議開納

卷二十一

以上原缺

倭奴形勢

倭入寇之路

倭入犯之時

禦倭水陸二策

防倭在占風遠哨

藏倭全憑船力

靖倭須嚴禁通販

備倭方略

制倭奴事宜

倭奴狡計

經世要標月

倭奴要標月

經世要卷之一

湘潭 張燧 和仲父 集題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京師

京師防禦

今之畿輔卽燕之故地也。當時之君北防胡，西敵秦，東南備齊與趙，無日不奔走盟會，又捐千金以養死士，其民飲酒擊筑，歌舞，金臺碣石之間，利饒粟粟，又數年米，價乏也。今地利如故，生齒日繁，而蕭條之景，倍於他郡。邑爲縣官一月不啟度，或折色焉，而殺價湧貴矣。貧瘠若此，其弊皆起於本土賦役不均，防害無策，興利不實也。何謂賦役不均？軍數之下，土著有商役之累，凡官中府中之用，一以需之，招徠又逞其血名焉。吏胥又巧其科指焉。故中富之家不歲而鬻易析產者，累相若也。近郭之縣公侯戚畹之莊田在焉，或棄民投獻，或憑恃添濫地歸大族，賦則民貧，故窮

實利
於國
無所
計
天問也
知者
無所
計

無所
計
徒
無
所
計

舊有無地一廛而賠納及累世者，民何辭辦生也。何謂防害無策？郊邑之害有三：曰渾河，曰鴨馬，曰馬政。渾河古所謂桑乾，其改徙固無定矣，然因其勢導其流，預爲堤堰以防之，禍猶不烈。當事者漠然視之，及秋濤一作邑井爲波，而修築之費又置不敢問也。响馬成群，公行城市，與其虛言捕緝何如平居而嚴行保甲之法？至於馬政，固有定制矣，然馬一落貪民之手，倒死日聞而追賠之令無日不下，內郡有司莫若約丁稅所出而歸之於官，官爲之擇地立郡長以牧之，法關陝監苑之制，民困不少蘇乎？何謂興利不實？今畿輔之縣無處不有拋荒之田，東南一帶諸淀鈎連會於直沽，如武清有三角淀，抵有七里，海足以浸灌數千頃，今皆棄爲汙池，試師虞集海田之議，用脫脫管田之規，處處核實處處開墾，歲可得粟百萬斛，一以省京儲，一以歸遊惰，賦不必加派而自足矣。今者日講興至足不履其地，手不畫一規，千言幾何裨

用耶。所謂弊不去。利不興。國用感無藉。之民饑寒日迫。必轉而為盜。虞唐之盜皆起於闕下。往者流賊之變。亦起於文霸之閭。若永平保定河間。卽漢之扶風焉。胡也。今皆不宿重兵於此。故寇賊縱橫蹂躪。毫無顧忌耳。誠倣三輔之制。置名將練士。著耕屯。卒牧於其間。東西有事。借以爲犄角之勢。無事則分巡遠哨。晝夜而捕。歲計所獲多寡。一如邊功敘之。則聲靈赫然。精神振而氣勢張。根本固而肢體健矣。

京師軍制
祖制京師大約有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能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不能當此也。故宜守則固。戰則國威。乃馭之無制。稽之無法。訓之無方。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應役而備役使。其聽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者也。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若得其人。整覓訓練。毅然戎軍。則一切以軍法從事。萬一有警。又安所事。四方九達之士乎哉。且國家之有真保。河朔勦未。此卽

古者三輔之制。所稱漁陽燕趙。則又古之強兵。勤卒在焉。今宜於其原衛原營。或清補原額。或召募新添。每二三百里。設一遊兵管。或一千二千。或三千。管設一遊擊中軍千把備馬各爲操練。彼此犄角。一遇烽警。隨卽赴援。內外固守。遂近合攻。羽檄不煩。而風馳雷驟。飛輓不費。而士飽馬騰。千里之內。有百勝之功矣。至良孫保定之間。爲京城扼塞。若不備守。使彼虜一旦得以萬人奪居於此。是斷吾南北東西道也。卽使彼天下兵使盡赴調。亦安能從天而下哉。今有新管重兵屯駐。則近戰遠援。惟吾所縱橫耳。

京輔形勢

自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援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膺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而天壽與興城爲隣。宜府以遼東隔絕。後

之防蓋甚疎矣其他如遂城西北之幸山保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銀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澗常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管田圩斫集水淤灣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約五十里葦草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湧更盛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遣發無徒藉手於

世事要

卷之

京

北可也

京輔扼要備禦

前遼宣大自嘉靖廿九年潰關之後虜無日不垂涎薊鎮觀其收把總伯言帖忽思諸部則撤我古北之藩籬收流河諸部則撤我馬蘭之藩籬收影克脫力諸部則撤我冷口喜峰之藩籬千里邊關與虜為鄰今先以尊京師為主草京師必古北石塘為急當議守其次守馬蘭其次守黃花居庸橫嶺鎮邊其次守喜峰冷口其次

守金水馬水紫荊倒馬古北之路烽火直逼都城而潮河川之淤水不能作橋今日備禦惟嚴喜峰入貢之路加謹黃花擁護之衝增兵補其實嚴餉汰其虛庶薊鎮可安乎

京既應援

昌平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重兵以備非常而西北之鞏華城及京城東二十里曰大柵乃御輦處有城甚寬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千一營將居守為京師干狐應援昔年趙文廟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知因此可以為利也至於重城都城外敵臺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官贊所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築勸助儘可有濟又曰兵不可處州邑宜移昌平兵於鞏華城移通州兵於柵上各為營房以居之其數精兵三千足矣

神京四輔三營

刑之取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孝宗皇帝謂劉大夏京輔左右尉欲各衛兵其地大夏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爲西衛東兵納之密雲薊鎮爲東衛黃語揭騰不爲動丘藩議以宣府爲北府俾守北門東以永平爲輔守松亭遼左關陞西以易州爲輔守紫荆南以臨清爲輔坐鎮歸河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南北兵於徐州通兩京咽喉噴燕趙沈黎復產健馬以漸行之八府子弟有司以意訓練如弓箭社自成一軍乎

隆慶六年譚綸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爲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一營巡撫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二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爲三屯一營鎮守總兵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爲番雲一營練兵總兵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合屯要地如

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牆爲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而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給與威繼光使專董其事勿使巡按

萬貢叙冀州恒衛旣從大陸旣作故沐易恒衛燕之寶也昔召公始封於此迨其衰也秦飲併之猶恐督亢之地水網繆而難入及荆卿獻圖而大喜曹胤儒云燕南之地以水爲固焉莫開諸淀鉤連埧道如綫謂陳貫所謂天造地設者也谷畿內千里之水皆會於直沽不可以因境

內諸川瀉成地險哉且武清之三角淀即古之
雍奴長瀾百餘里賈抵之七里海亦渺然巨浸
也皆在直隸之內今不引之相通而更障之置
巨壑於無用之地不惟河流不安亦且天險弗
設良可憾已豈惟諸河即運河常患水淺及山
水一發奔衝特甚常損漕船倘使諸淀相通水
少則開淀以濟運水溢則縣淀以分其怒策之
至便者也

京營

營軍宿獎

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
場以訓練五軍將士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
軍專簡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壽令旗神
機營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
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司
至於千二團子手幼官廩忠等又俱有營附於
五軍營中而各有司焉特營無不知兵之將將
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開報之

如此

條以為賞罰懲勸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
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五軍營軍士精壯老弱
參處始劾議於三大營中簡厥驍銳分為十營
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營提督六人
中推舉其二為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管各行以
都督一人有如選督撤其管則都督以所部出
名為頭撥承平以至今日管制屢更兵日分而
愈弱軍日選而愈弊官多則占役者衆而軍士
疲於奔走管分則稽查為難而軍士易於隱蔽
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藉資難者饑寒困
苦而其形徒在每遇警變欲撥一二萬之兵未
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
數為慮是國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
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六萬一千五百有
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
及至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
為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軍亦皆臨期選用將
不知兵兵不知將延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

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傳為笑語正德年
關山東北直隸群盜縱橫乃宣大陝西遼東
遼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
耶

三大營軍選應無鞠之刀插無羽之矢寅集辰
敵以為故事猶日以一人食一人之糧也至若
名之四衛營勇士營籍同編羊人類軒輊即有
人焉皆受累公家買間私室莫若以四衛營勇
士營軍丁皆分布於三大營核實操習使有
兵得兵之用而餉易省予

萬曆間廷視御史疏云臣廷視四衛勇士營
但見茂紳彌望平時人跡已稀管官跟踏本
行伍不整臣點閱各隊伍僅得十之七而此十
之七者皆係臨時雇見唐突手不執器械腰不
懸牌面東西奔馳彼此復咲問其年貌犯忌則
與原冊不對偶提三五人扯入營中代替不相
識不記姓名者至於滿營馬匹則並無一騎

應臣查點訪諸犬牛私賣其有掠者私相騎坐
至年終印烙亦又雇覓毛色相同民馬印烙完
事又可冒支科糧矣

五代時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
簡閱恐傷人情繇是處老耆居多但騎塞不
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奔走即降周世宗
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
者升之上軍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
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命趙匡胤
其尤者為殿前諸班繇是士卒精勵近代無
比征代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京營出戍

嘉靖四十年兵部尚書楊博以京營之兵類年
坐食漸成驕惰乃議摘選番戍條上四說一
使京軍習見烽煙涉歷勞苦可以轉弱為強二
言居庸鎮邊警報絕少即使有警去京甚近朝
發夕至視調宜大保定之兵勞費頗殊三言春
防之日本鎮止留邊兵二枝一遇虜警顧此失

使誠得京兵守戍使邊臣事守古北口在此爲
虛聲在彼爲實用四言部署已定可視春來援
急爲進止不至虛發以耗勿糧上是其議

大都成弘以前管兵爲戰陣之兵正嘉以來
管兵爲守衛之兵故無論十團營即東西驛
兵猶可赴敵弘治中五軍營發一千五百名
代河南班軍戍黃花鎮神機營保守紫荆關
等處蓋其時管兵皆以出戰爲常事

京營練兵

近日觀管政之廢弛士伍之冒濫則急議汰夫
汰兵在汰冗食之兵故餉足練兵在汰老弱之
兵故兵精此其故人人能言之而未得其肯綮
京營請以四季汰老弱則不衆皇因舊例許更
替則不紛更今衛所補軍卽有精壯當隸籍者
而官旗多方需索非費數金歷數月不得走騰
了諸衙門事未汰升斗已不勝借貸之苦故管
伍久虛壯勇難得其若預檄諸衛所定期告示
某衛汰去老弱缺伍若干某日開軍聽總協大

平九牧
共一得
之法

臣會巡視科院兵部驗軍主事於部欽糧主事
率諸衛官旗武誦演象所內公同選補立石輕
重三等以試其力弓弩兵器以驗其技各記其
年貌立冊隨卽取其收管驗軍廳卽日照冊驗
收驗糧廳卽日照冊起糧巡視科道卽日照冊
上號總協軍門卽日照冊收管不終日而六衛
門之事畢矣如此一日便得壯丁若干行之數
月則三營皆壯勇之士矣汰兵而管伍不虛更
替而新舊不擾

京營改用戰將

祖制京營自不可易而有事改用戰將六員嘉
靖行之矣文官內重外輕臺省出爲郡守固也
兵制無不重總兵輕管將倘能使京營中謀三
年練成戰軍戰必勝攻必取大將擢總兵副將
擢副總兵天下總兵擢副總兵不誤京營出者
皆不得與斯選則猛將勁兵皆萃於京師矣此
萬世之計也管卒素恒怯敵至奔入城城外無
禦敵之人誠能使戰將將一萬於德勝門京營

夫武衙門太僕移駐馬健馬五千就水草而牧其東則張義門盧溝橋皆可軍可牧也亦以戰將將兵萬人騎五千兩軍遙相聲援寇至何患乎

管將宜參省直

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管總參近四十人易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微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三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八人

京營標下官舍冒濫

京營標下官員以五百計世冒百人耳武舉二十餘人耳會舉三科合四十五人耳其納級指揮加級中軍征東西千總選授與無名色把總

冠帶舍人持馬牌差票聽用者納級鎖捕尤冒濫多以豪奴稅棍亡命無賴充之京營科道薦額不過八十人而納級居半惟明詔止之無遂革之名收簡練之實庶不至藉射薦煤部推而舊例年冬寄耳目於將領將領寄耳目於中軍行賄管求惟選鋒把總為最各營千總次之把總又次之生辰彌月佳節皆有餽冬季扣糧春秋扣錢何憚而不章也選鋒以備非常設在二三百里之外將安用之人昇馬祇誨盜耳挑運土著一急者也其僑寓在京亦許補缺而建造管房以居跳躑之輩雖遠在如圻聚之輩下矣

查核京營損失

京營損失器物有宜併舊者如被爛之盔甲損壞之腰刀滾刀鐵靶鎗等應另為改造者是有宜安置者如甲以地上堆聚而爛以溼雨洩漏而爛為造木架以堆積之各火藥以乾燥而虞其腐發為埋藏地下以鎮靜之以空地另造火

藥庫、掃地、埋藥、則兩者應另處本架宮屋者是
夫督軍十萬餘計、管馬二萬餘計、官俸軍糧馬
料、百餘萬計、何等重大、而抵托之數武臣、即職
方司有驗軍而軍不可問也、即車駕司有馬政
而馬不可問也、即戶部有糧餉而牧放祇受其
成、即廷覲有科院而錢糧強半不掛號賢否總
聽彼愛憎、止是戎政協理一人虛寄、其專於諸
武臣上、無二可與商確者、承上啓下、曰六副將
而六副將者、非其倦飛而還、則其養粹而歸、
整而下之、把總書識俱惟、總督標房爲主、如
替冊、會查冊、六副將自造而自矛盾之、按此爲
查銅鐵、失二萬四百餘兩、申請釐榜也、
唐王忠嗣爲河度節度、訓練士馬、隨開繕補、
每歲說開、何虜掠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
不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十
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錄皆按
各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初、自朔
方至雲中、奏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其

遠、噫、將如忠嗣何、至、見破、目而然、議、存、惜、哉、
京操侵冒之弊、
揚州衛
大皇帝北遷、京軍單弱、而移中都、山東、河南等
處、共二十七衛所軍、定作春秋二班、都司統領
札付指揮千百戶等官、各率本衛所隊軍赴京、
防守、聽調、邇來班軍到京、惟在內做工、奸人乘
機侵盜、即以楊屬三衛四所言之、京操軍一名
則個領充田一分、自行耕種、甫起身、先領安家
糧銀一兩二錢、到京、又解給火糧銀二兩四錢、
每月給米四斗、又領鹽糧賞賜一軍、計算京操
半年、共領糧銀六兩、詎遺各衛所奸軍、巧立衛
總名色、掌握各項錢糧、實錄領班、付串同隊
長坐衛賣軍科銀私貼、正身赴京工操者十無
一二、抵京、則開同京棍名曰債主、將衆軍行月
糧銀、先入債主之家、零星借出、銀水八折、月利
加三、領班官意在侵漁、乘黔途之亂、倡言操軍
到京、不援違、則調用愚軍、信以爲真、願貼者不
啻八九錢、糧盡爲債主奸人之魚肉、及過堂交

軍備見內外流移權宜應點如王操事亦如
之約計高郵衛春班八百一十三名揚州衛秋
班六百零三名自秦昌天啟崇禎元年三蒙
皇賞每名共銀八兩總算賞銀一萬一千三百
三十兩而此項恩賞各軍俱無正身歸於何所
楊屬如此他省衛所可知請兵部各行撫按將
各軍清查視革老弱即以屯田挑選精銳選委
廉能官員操練如遇退班回衛照常操演防護
各處地方此係土著精兵有不容有差決無誤

山海諸關

山海諸關形勢

山海關天險哉但建逆多智善算必不直攻此
處蓋關北則有陸路隘口關南則有水路海口
試先言北而及於南自山海關以北隘口無處
百外西至宣府邊牆共八百餘里牆外即朵顏
三衛之地為長昂董狐狸獐兔兀魯思罕男檢
計阿只卜額魯百戶夷婦爾只克騰毛兔哈亥
男滿都卜頓等百餘枝部落住牧雖未必皆假
道於奴酋然此輩皆陽順陰違揆之以要求於
我即如正統己巳之變亦三衛陰為嚮導然猶
曰自大同入與三衛分地無與也嘉靖二十九
年庚戌大酋古囊俺答入犯京師乃自古北口
入夫古北口正三衛分地豈非即其引縱哉故
自山海關而北而西極衛去處如一片石石門
路大毛山城子谷平頂谷義院口關臺頭營中
堡堡羅漢洞身勝寨徐流口喜峰口河流口關
於水口關石門子關古北口潮河川等處皆當

先人言
水險以
化生事

嚴備然計其要害之處大略有四以冷水口爲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豐昌營爲適中之地以古北口爲一路自馬蘭谷抵石領塘而以密雲爲適中之地以昌平爲一路自渤海頭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爲適中之地以紫荆倒馬二關爲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爲適中之地顧此兩隘均爲要害而古北口尤爲要緊蓋冷水馬蘭有重崗叠嶂以爲天險紫荆倒馬有雲中主谷以爲外藩惟古北口一帶乃懸國時元主幸上都避暑之道跋涉水漫平夷馳驅萬馬馳驟其難防禦然虜騎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繇潮河川自磚朵子而來則必繇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繇三個嶺此兩處皆兩山夾峙易於固守過此便入平原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固矣元人進金史表文云勁卒楊居庸北拒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此兩言也豈非都燕而有狄患者之明鑑哉惟山海關南數里即爲汪洋大澤我所欲用之以攻其要害者今

聘及在我而奴或用之以攻我耳何也關之兩類海者約五百餘里設奴以舟而來則如秦王島牛頭崖金山嘴洋河口灤河口清河口盤沙口等極衝去處皆可登岸經臣那玠於此數處建議欲築城開河增軍添馬旋以錢糧無處而止榆關東北之一片石僅移駐黃土嶺數十之兵而喜峰口乃諸夷窺伺之處貢夷出入之路其守兵僅僅六百餘人故有東協之大毛山義院界嶺桃林冷口中協之擦崖瀋關寬首谷四協之牆子潮河川黑水谷白馬關其衝約有千一二處俱當處添兵層層設險至如中協青山龍井東西兩遊兵三屯駐防兵遵化威虜宣武兩營兵薊州南兵西協之密雲車中營兵通州舊營兵俱係內邊緩處而合二萬餘兵道延河上者何也一片石形勢委蛇外寬內窄外寬則我兵可也狹窄則寇無河持必不敢入人則黃土諸口兵

關外布局分防

關門分防當以兵二萬馬一萬夾關內外而守之。一鎮一道一廳備足矣。南北二部若可廢也。似宜改北部爲北協。轄沿山一帶。以至關外一片石止。又改南部爲南協。轄沿河一帶。至關外中前所止。守之必夾。關內外者。緣關城東連一面延表二十五里。城分四段。住城與南並。越城斷而不通。羅城又與住城斷而不通。議添木橋通之。可乎。今以萬餘兵。據城梁。猶難通。所攻南邊城而北。不能接。攻住城而兩邊城不能接。攻羅城而住城又不能接。故謂夾關內外以守也。關外自北沿山三十里。至一片石。稍北而鐵邊堡。自南沿海而芝蔴灣。及中前所亦三十里。實相峙爲關城外藩焉。若遇賊不能堵截。則放之。水關以一片石中前所互堦。其後爲背擊。再以精兵忽從關內放出。芝蔴灣與八里舖合爲一。

擊如此賊潰而過西則關矣潰北則山矣潰南則海矣不爲三絕地此時攢打則砲砲舉賊能久耶顧尤恐二十五里之關城地曠而堯難則再於八里舖設爲腰接蓋八里舖稍東自北山三道關起至南海芝蔴灣止比建關地面轉狹僅二十里耳當時有欲於此添一帶土城者是又一城矣安得多兵守之現有建五臺者然臺稀砲不及放止湏以一營兵往八里舖添臺計五座而爲二十臺品字布之可令臺上打砲臺下卽掘週迴三四丈深曠之營亦品字布之夫一營三千人每二百人掘窖兼築一臺既此窖土而砌之不過月餘可辦自臺窖以外止剩路二條通行走每臺五十人守之空心四面高低打砲止用千人不已愈於關之萬人乎且三千人以一千人守臺五百守八里舖皆爲練兵矣不可以一千五百爲屯乎一兵歲食糧六石人止收十二石而三千兵之本色不可量省乎且於路之南並每五十丈品字植桑柳二行如此

以連片石中前三十里隔絕足使必歸此路
廟宇不登嚴耶猶恐奸細內伏平日可設鋪網
清之猶恐潰民之忽混則臨時開一片石以放
之
前屯之中前既轄於關則促而前之蓋前鎮源
轄中後今可轄及中右而止焉兵一萬此其
八千儘足矣本鎮兼馬步五千總兵一千滿
兼馬步兵各三千所轄遠堡十餘約四千驛站
及衛所千餘然以徑分隸於舊制則道遠於
斷不必再設於協也道即關道可兼之加三
可也寧遠之中右既轄於前屯亦促而前之蓋
鎮原轄中左今可轄杏山松山而止焉兵二萬
馬一萬儘足矣本鎮馬步五千覺華是船兵二
千中左杏松兼馬步各三千所轄遠堡十餘約
六千以有樞衷口應多設防也驛站及衛所千
餘亦以堡隸於管皆統於鎮更不必再設協也
一道一驛可也至松山而為內地一大門墻矣
自此正東而往小大凌河者則為中衛防焉賊

就總制
用之
如此

渡三岔河從高平沙嶺至廣寧而往鎮堡開關
驛十三站雖尚二百里遙固受敵之正衝也自
此稍北而往錦州者則為北衝防焉若較中衝
少迂然從瀋陽出黃泥窪渡西歸廣寧遠徑從
義州達錦亦最捷也自此稍南而往右屯者則
為南衝防焉其繇杜家屯東至三岔河亦百七
八十里路比凌河不甚異但出海口止二三十
里其從二夾溝渡娘官徑襲蓋耀而固守之
是為扼吭而守金復在其後矣然冰泮而渡則
為絕地胡以濟應水堅而渡則為共地我憂
突前綽略間部皆管積於此非無意也
議有移撫於義州之太康堡者不為無見其防
凌河也此為正衝與右屯錦州各止隔三十里
犄角互用其妙無窮即是十三站間陽以及北
鎮就地制用其防右屯也我渡之於水泮實不
易彼渡之於水堅實甚易但就善善而設伏就
坑塹而設險就曠漫而設疑就水凌而設陷故
於此三處夾頂設三制總為三協焉然要仍就

三鎮之下以凌河協隸於寧鎮以右屯協隸於前鎮以錦州協隸於關鎮或提督不便徑於此另設一鎮加一道一廳分則各守合則互用殺之功令使信地不能疎尺寸策處不能遲咎刻而戰守之機在我矣其凌河協則與馬步兵一萬餘十三站間陽驛壯鎮堡以至廣寧處處布設且練且屯且防焉右屯協則與船兵三千又馬步兵七千東自杜家屯至西寧南沿海處處布設且防焉錦州協亦與馬步兵一萬餘義遠寧各邊堡處處布設且練且屯且防焉

關門外鑄錢屯田

開門月餉聞歲以數百萬計查若後餉鑄錢而即以錢給餉度鑄錢之息每一百萬可通二土萬遂可減司農之額或以供軍前別需總之利在上也至於月餉散錢又無砍鑿折耗之患則下之利更晉矣他如硝磺銅鉛關門內外各有出產之處裁取之有道可用而不竭所省帑金又不貲是不加餉而餉有餘之議也關外斥堠開墾莫非膏腴今非不言屯也但無溝塗封植之界隱匿自潤既無可稽查胡馬長驅又無可攔攔蓋若申著為令每地五千畝畫為一坵四面掘溝深濶各二三丈一則計坵可以科地其利小一則地網如鱗虜騎驍騰無所逞其利大自關門至寧遠止留一大路自寧遠而東經右屯至三岔河留一大路自寧遠而東北經廣寧至黃泥窪對過留一路路傍亦俱深溝溝外每十里設一土寨每寨伏大將軍幾位或虜即機馬銃幾百門撥兵士幾百名守之暗傳號令凡遇虜至並不許放炮洩漏軍情軍守已定然後

從大路揚兵直趨河上。佯作渡河勢。誘以西追。各士許退。不許進。度虜騎盡入河中。乃發。西虜自然就我戎索。是不交兵而全勝之。議也。

昌平

昌平形勢

昌平古管平地。北枕居庸。東肩渤海。西接橫嶺。三面皆衝。雖宜薊爲屏蔽。紫荊借聲援。外控要害。內護京陵。初尚書林公翰。議升爲州。領懷柔密雲順義三縣。逆瑾不從。瑾敗。仍運謀八衛而中設。天壽山守備一員統攝之。泰以州治。差徭養馬。悉與優免。山東合沙河。經陽山縣高梁直移張家灣。皆漕道也。若起白浮村。至青龍橋。經世寧觀。卷之上。昌平。天壽山。延袤五十餘里。元郭守敬所築以障健塔神山。諸水使東南流入潞河。以便天下漕運。蓋居太行滄海之間。其地重矣。

文皇帝封山曰天壽。前鳳凰山後黃花鎮左嶢山右虎谿。東西山口。兩水合流於朝宗。河環抱三十餘里。山雖起自崑崙。然而太行華嶽連亘於西。山海以連臂間。遠迤於東。唯此天壽山真居至北正中之處。京師建四方之極。天壽山位京師之上。爲天下主山。以崑崙爲源。以

太行醫間爲翼以滄濱爲岸。華城四秦門。每平門之制以奉。聖駕云。國家控扼西北二虜。每要害之處必設關堡也。兵積糧故延慶衛昌平州白洋堡黃花鎮榆河驛五處各有倉廩。時乃粟芻歲遣六部主事武員外郎一人監其出納。居庸關在州西三十里。踰南北而夾兩山。永傍流徐中山壁石爲城作京師北門特建衛學參將分守而八達嶺南北咽喉於是移居庸把總蓋營房以居之其北黃花鎮距州八十里實皇陵之左武山又北隣四海冶界限華夷松楸茂密大都陵寢以黃花鎮爲重黃花鎮以四海冶爲捍謂之山前舊有小道以通往來然而永寧懷來之人咸知捷徑矣

永

永平形勢

永平所屬東協如大毛義院桃林冷口界嶺黃土等口皆夷人出沒之地。通近永鎮不過四五十里。遠不過七八十里。近自柳河失利西虜跳梁固難鎮撫而安之榆關者神京之門戶而永鎮者榆關之咽喉是榆關之聲勢全憑永鎮以爲後勁也

永平中虜之由

永平東枕陽山西繞灤水三輔天險也舊制本道標兵一千名府屬民壯城操二千餘名自建酋發難以來增設忠武營兵三千以一遊擊統之稱雄鎮云頃因汰冗令下營兵減三之二操兵減十之六七本道遂移兵壯工食以養標兵舊役卒之首尾兩窮而冗員虛冒如故食煩生寡重鎮武備乃不可問卒中奴囚之難

永平中虜之由
永平中虜之由
永平中虜之由

民之死虜者十之七。回鄉與降虜死者不遇十之三耳。城中屋閭廢廢。有主而不得復業。者田產亦然。故城內外兵民雜處。異鄉之人。携本而至者。羣居不分。良善將日益騷。惟知營繕田產。兵日益情第效。嫖飲相嬉。孤鴻嗷嗷。此時若不急屬能幹有司。速速明查新舊。以編民戶。移出重兵。大將遠離城郭。鎮守要口。以安人心。恐變在蕭牆。而不在奴虜也。況永城甚得地利。經山帶壑。頗稱阨塞。倘當日無內應。其城決不致陷。

致陷

太平

大寧

大寧內徙通患

洪武初北邊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大寧。華而所存者四鎮耳。寧夏。肇於永樂。榆林。始於正統。花馬池等堡。臨事創置。惟大寧都司。與營義衛等衛。一移內地。而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暨京師。單薄甚矣。然則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能無設重鎮以代大寧。而潛爲恢復地。且復洪武中山後。師關之舊。俾與宣大列爲五鎮。直達遼東。亦不可後矣。河套一失。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今又有樟苗往來於其間。可不防哉。防秦晉之流寇。而不防虜。未可解也。薊門之北。有山巖然千仞。茂林豐草。薊其間。東連遼左。西接上谷。北控大漠。南達薊門。沃野千里。大寧固我皇都之肩背也。與宣遼並峙。以限華夷。迨後兀良哈歸順。遂徙鎮人於薊南。捐此居之。宣遼之聲援隔絕。而都城距之甚遠。

晉之都長安者急。朔方都洛陽者急。太原都并州者急。河北然遠者二千里之外。近者不下千里。大軍內徙。今都城距古北黃花鎮一帶。遠不過二百里。近則一日之程耳。浸至開平。東勝失守。火節渡河。國家形勝所據。漸不如。初故在陝則寧。延懼其害。在晉則石汾道其毒。而薊鎮自庚戌以來。卒無解嚴之期。且西自獨石。東抵廣寧。乃大寧舊地也。獨石迤東至舊大寧。朵顏衛處人居之。再東至廣寧。泰寧衛處人居之。至永福餘一衛遠在遼陽三岔河外。今所宜勦者。惟朵顏泰寧二衛耳。計其衆不滿萬人。都落錯居各山谷間。我兵一出。可逆知其有側。戈而無格刃矣。此職方李公承式所著。撫牧野談之畧也。因俺答款而中止。今據明以此地。讓奴既聞。導又聞宣讀此有感。

自遼東太平堡西至宣府獨石城。近千四百里。南北不及三百里。遼金史會州之北有木葉山。南北千里。東西約七八百里。皆屬遼金。遼金林

今西虜稱之曰棟漢。東虜稱之曰都山。者是也。土蠻居其東。俺答諸虜居其西。二虜不得常相通者。此山爲之限也。西虜犯薊與遼則必經獨石。遼外三間房。東虜犯薊則必經都山。舍三路莫繇也。計所以設外防者。唯枕東北與西北。處耳。北自獨石迤邐而東南。正石塘嶺。幾三百里。宣鎮之東疆也。東自太平堡迤邐而西南。正片石。約三百餘里。是遼鎮之西疆也。西疆

多不及千里。諫大寧長

則徑歸蚯蚓山樹木衝一帶而還左之兵馬不能以顧蒯矣。奴以一軍塞中前所一線之路。則蒯鎮之師必不能以顧遼。兵寡則勢分。地遠則力不能及。且連年三協班軍大半俱撤於遼。臺牆傾者不獲以時脩繕。沿邊在在皆瑕。此時此地不惟將每歲之班軍但應仍歸版築更當以顧遼之兵力分而顧蒯也。

蒯遼設立總督兼調遼保陝西宜大人馬合力防守。原是借股肱之力爲腹心之助。

發有名無實耳。

甚矣蒯之急也。隆慶元年題准蒯鎮與大泉達賊血戰。臨陣斬級一名。願者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他邊不得援以爲例。蓋守重職更重云。火塔山一帶數被蹂躪。自史車二酋歸附稍寧。至南山永寧。在陵京之後。鎮邊一路大石嶺外。卽宜鎮懷來大川若蒯鎮古北牆子二路又大舉。故道慎之哉。國家以三衛安插兀良哈等屬夷。迨成祖末年。附阿魯台入寇。致屢

王師及宣宗朝車駕親出喜峯口。猶悍然罔忌。舊例如遇大舉。近邊在東協緊急則中協東援。西協次之。在中協緊急則近東者東協先之。近西者西協先之。倘西協緊急而昌鎮無事。則昌鎮營援其西。馬蘭路兵援其東。使三協兵馬不致併聚一處。庶免乘虛突犯耳。蒯鎮兵馬錢糧原各衛屯糧及直隸各府山東河南民運。又歲運漕本色十萬石。折色十四萬石。因屯廢廢入。始將兩淮水鄉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長運拆布鹽四萬五千三十三引。關中發年例九十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二兩。至庚戌之變。又增昌密漕糧十七萬。近又分承平一路增設郎中一員。皆爲此一鎮也。蓋漢南北匈奴卽今蒯遼三衛。南匈奴也。土蠻爲胡元賈的里八刺遺種。遠據塞地。北匈奴也。弘正及嘉靖初三衛夷情雄驕。不至甚。且自山海抵黃花鎮則藉三衛作藩。自居庸抵偏頭則據林木爲固。近三衛及勾連土蠻寇遼左。而山木砍伐更失地險。三十六

家之叛所自來矣

蒯徹險隘防虜

秦築長城由山海秦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蒯徹一帶邊牆乃國初徐達創脩以爲內邊者也歷代脩築垣牆畧備然蒯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說拙如膠柱鼓瑟摧枯拉朽歲脩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困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善守之法有三有脩百里

經世單要卷之二

蒯門

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傍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於要害之處秦其水草虜不敢侵今誠於境外擇其要路潛置秦藥人飲水即死馬食草即斃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於此置秦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柳子嶺離邊

之險
一創
九

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棚寨於此置秦則義院口地方可大舉秦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秦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秦而不來亦爲上策但口外之水多流入內地秦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秦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狼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秦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秦遠則用重秦不入中國者雖用破礮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險蒯徹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兵家謂之圖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向嘗薄遊蒯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潤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即兩頭不狹者傍而臨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馴脩成險隘積溪水礮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庫千羣盡爲網

中之食寢也。黠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衍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

明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

可也。來則送死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

克用掘塹守之。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遂技窮。

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

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

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

龍崗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

雞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

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

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道

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甚至

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

之處。一一勘明。如從某山入。料其必於某處。伺

營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當於何處堵截。何

處夾攻。某水可以截。某河可以阻。有未備者。開

渠設險。務使戎馬難渡。又略徵古井田之意。有

此有沈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戍。此

經虜萬全之計也。

晉劉清以嘉平二年。於高宗河開車。廂渠。灌田

二。二千頃。景元辛酉。更置水門。水流乘車。順渠

自。西。北。逕。昌。平。盡。漁。陽。縣。凡。所。灌。田。萬。餘

頃。又。玉。海。山。川。考。曰。薊。州。漁。陽。有。平。虜。渠。傍。海

穿。澤。以。避。海。難。又。於。其。北。漲。水。爲。溝。以。拒。契。丹

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也。夫。車。渠

平。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今。日。現。在。之。水

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跌。梁。之。則。在。能

者。圖。之。而。已。

薊門兵馬

薊鎮左輔 神京也。兵基布於十二路。各守提

則有路將。所統分守之兵。於臺頭營。漢兒庄。石

匣營。則有三協守。所統勇壯之兵。於密雲。則有

總督標下。左右振奇營之兵。於遵化。則有撫院

標下。左右中輜重營之兵。於三屯營。則有鎮守

標下內丁坐席右營之兵於三處之北六十里
則有濼陽一營以當青峰之饑。職於永平府則
有練兵一營以重北平之屏藩。於東西中三路
則各有南兵一營以守邊臺。於通州則有通州
營通津營以護倉廩。北皆額設之舊兵也。又有
審雲之車營遵化之東西兩營宣武營三屯之
撥兵營薊州之浙兵營通州之民兵營一片石
之揚武營。此皆因遼事所增設之新兵也。自遼
左一敗再敗征調遍天下而薊鎮獨先受其害
軍馬之精銳者悉抽而之遼營伍日空有清汰
而無召募馬匹倒死有椿朋而無買補且宣大
市口爲揀會所制無馬可買盔甲器械全不打
造卽有請發不過京服之不堪者以充執祀至
新營備比月餉多至一兩五錢而三協之健兒
皆棄其薄糈逃其原伍以折新兵然新營又多
變還不一以傳舍之官而馭烏合之衆曾不得
一卒之用以客兵言之各鎮之兵堪戰者俱空
於油調而入衛於薊鎮者則多老弱疲憊不任

總論擊要卷之二

九

既勝
然不問
而知矣

干戈是新興舊兩受其弊主與客均無足恃矣
當在先以厚餉募精勇一人可以勝百以重價
市戰馬募豆不敢虛糜督制器於邊檣而責其
良楮練神器於推堅而發無不中專久任於嚴
勇之將而敵人寢謀略糧餉於按月之給而三
軍果腹新兵之充數者則當挑其驍勇分之各
路以充冢下而新營之將領可以盡裁伍軍之
老弱者既當議汰急須清勾壯丁以無令額額
遼政庶幾有清乎

總論擊要卷之二

薊鎮各路提守備之兵皆以挑選雙糧爲名
千止存五百而五百之人仍是罷弱止供各衙
門採木燒灰差用而挑去五百之糧俱入各路
提之私囊以挑選爲名者實是乾折之別名也

薊州臺軍

懸旌峭壁崇岡峻嶺九邊唯薊最固嘉靖庚戌
以來督臣譚綸等創議修邊建臺守以南北官
兵我乘高易拒彼仰面難攻可以匹馬不入自
北虜內附新失初意面要牆臺及多濶畧且南

兵以臺爲家故不惜厚餉二十萬募萬人分守千里初時臺未備其在營餘兵名曰操部俾與北兵互爲聲援備陸續登臺耳後遂爲常續建新臺輒於舊臺抽撥而不及操部於是章冗數百卽以其餉增益臺兵臺日多兵日少操部頗類贅疣况抽減舊臺兵目以守新臺則沿途各臺漸弱而操部厚餉虛糜使該管以影射扣剋爲得計宜令三路南營操部等兵宜盡發衝要臺牆固守在操兵樂省僦居之費在臺兵無固守之勞

前門 士

蘭鎮沿邊臺上每臺南兵三名北軍二名共知五更臺上柳鼓烽上鳴鑼今以挑選爲名臺上止存南兵三名初更二更柳鼓之聲絕然至三更方擊柳鼓幾下無論烽號人聲絕唱卽柳鼓鐘聲幾不聞矣又每臺火器火門皆已朽沒火藥經霉歷年已久惟存炭灰而稍皆流走鉛子有減無增火箭減少保定價五分一枝紙張用花紋白舊箭過箭羽又用漆膠又用絲縛至今存

者尚是可用今之火箭八釐一枝四釐扣爲各衙門使用實則四釐一枝一經霉天羽落無用差官查墩者不問火箭之何如惟計扣存之多寡至於每墩皆有銀糧或九石或十二三石不等此賊少保之遺制也每年以新易舊今候糧無備卽有皆如灰塵矣邊備如此可爲痛哭

前門撥哨

蘭邊延袤千有餘里以守爲戰是故邊外則有橫撥有直撥有深入虜營之通夜有巡邊守門

卷之二 前門 士

之夷人虜欲大舉欲零竊未有不可先謀而知者今則不然尖夜置身於險烽軍晝夜瞭望缺餉至半年餘不諱則不給譯者皆新舊主客之管兵而出哨守烽之卒給則食不給則忍饑以待收死不暇安望其宿飽用之以偵探用之於斥堠乎蘭鎮邊例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千賊以上是大舉而後烽火及於他協最爲明悉今賊夷雖數騎該守提自足追勦然不特水路馳援而他路亦馳赴策應矣脫一路

之中谷口傳烽一協之內東西並馳又將何以應之乎甚至賊去而舉烽砲兵到而已無事者徒令馬匹奔馳趕征一番倒死一番也若哨房得實不惟加之以厚餉而且與新級同功虛報軍情不惟罪及於墩夜而且與守提並坐如是而一舉一動我先以察敵人一卒一馬不致疲於奔命

南將還制可裁

南鎮三協之中各另設南兵遊擊一員以統攝之不知一協一官管轄邊垣鞭長不及馬腹今合將沿邊二十一守提分地管轄彼於邊垣密近令傳即應臺兵不敢懈弛且邊垣屬守提信地而邊卒遥制別將何以嚴加束服每見近邊守提查點而南兵反唇相族者有之况南將徒增煩擾是以累累題革而莫敢任其革之責

一 薊門兵餉

薊軍月餉甚薄有四錢五分者有二錢七分者而南兵月餉每名有一兩五錢者有一兩七八

錢者新兵亦如之故前番招募舊軍強壯者相率借逃就募別處以致舊軍日少新軍日多新餉日增舊餉日缺各營伍之凋殘各營餉之缺乏獎賞坐此况新兵中未必一一強壯舊軍抑或有一二號勇者稍為哀益俾新舊均平給發有餘或新糧並稱強壯不妨更為調換餉薄者派為騎軍稍資馬乾附單者派為志卒專任守口或薄者幫以行糧厚者止支本餉久之則搭餉適均勞逸恰當

宣大

宣大形勢

宣府以北路為最大。同以西路為急。北路乃南山之藩籬。南山實陵寢之屏翰。虜騎出入之所。尤為最要。西路乃山西之垣牆。山西實京師之門戶。況右衛大聚所通之地。尤為最衝。故張家等口。虜常窺伺。鎮差諸堡。逼近虜穴。懷保通居庸之衝。此東路之衝城也。誠能革其冗而裁其繁。可以專力固守。陽和居宣大之中。此兩鎮之要地也。誠能練精兵而選良將。可以應援宣大有葉文莊之才。則獨石馬營。不憂其不守。有王文襄之智。則上谷雲中。不憂其不戰。今之邊吏。撤戍卒以狎鮮。而瞭望之人。借哨探以搏獸。而情形弗諳。然邊相聯也。或虜攻東而西不援。堡相隣也。或虜侵此而彼不應。以致戰則損威。守則多瑕。無足怪者。惟在同心協力。某邊與某邊相聯。為之互援。內有觀望不前者。革職究治。某堡與某堡相近。為之接應。中有過邇不進

者。察問顯戮。昔吳越同舟。相救如左右手。可以韋諸要挾之心矣。

陽和當宣大兩鎮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勞。既均。緩急之應。亦便。今乃擁聚兵馬久住。懷來不亦左乎。南山在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今乃外遣上谷軍守南山。其計不亦後乎。

宣府

宣府形勢

宣府者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之蔽自撫臣余子俊王儀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寶木塞則葛峪之敗可懲督臣翁萬達號曰長城之役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冶諸處宣府次急者也最急者宣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審財量力期於有成而已中路既城然自四海冶而西至永寧自滴水崕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後尚後計莫如自永寧墩歷鵬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連而爲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乘守承措兵馬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東路既城而龍門黑峪之路不通則應援之徑未便按北路東南外山起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胡保之大衙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

險若遂爲修塼新堦則滴水靖胡既有柝口之內邊又設盤道之重險騎自漢人犯有警自龍門之黑峪以達寧遠邊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由此以入衙南山東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而暮至則餒然金湯之勢矣

宣府急先自治以援薊保

宣鎮北門鎖鑰金人破遼元人取金悉自其地故衆論薊保在宣鎮之上不知宣鎮尤重畿輔東自渤海所黃花鎮西抵紫荆關倒馬關是謂內邊相應專責薊保拒堵於內不得藉口於宣鎮之應援而自失其險宣鎮東自四海冶北歷獨石西抵陽河是謂外邊應責宣府等修飭於外不得一意於薊保之應援而自疎其防昔人有云薊有警宣府總兵不待調遣即先入關然必賊已潰薊鎮之牆方可若賊趨向未定萬一如往年舍薊鎮從滴水崕永寧入犯本鎮半日即抵南山一即抵居庸何以禦之又如往年一犯山西一犯薊鎮則宣鎮何以制之戎化薊

以宣府京師為重但府人衛武犯關以東與各邊尋常入犯相照宣府宜專防本鎮止於奇邊兵日一廿代總兵入關通振是夫故各鎮兵將於賊之未入也乘隙司成拒之於邊於賊之既入也分道乘間遇之於壘今宣鎮兵先期俱布懷死而賊如入無人之境聞警俱衛陵京不敢輕戰賊一處我門戶內詳情賒外無重援是坐困也

宣鎮急防

宣鎮五路獨石最稱孤懸半壁店猶見峪二嶺又獨石一線應援之路無二堡是無獨石也東則如桃嶺界嶺冷口義院喜峰等口則又當為之關入北則如古北口潮河川黃花鎮等則又當為補部之窺伺再如龍門所邊內永寧長安嶺鴨鴉堡一帶住有吏車二寨養近百年生息不下三四千眾尚不肯解推結戎心可虞謂宜亟簡其精強者悉分為宣鎮各營路家可無而用之必當得其死力

宣府山川糾錯地險而狹號稱易守獨計磽确等處與薊接界兩轄之地彼此推諉墩堡領驛修設不力今必分修分防務令刻期完工並力互守庶彼此可以無虞不然宣為陵京肩背宣有不虞薊難獨全西路極驍虜穴無險可恃以戰為守始因虜眾圍軍困軍夫於鎮河臺逐之出邊繼因虜眾特放馬匹於白海子勦之使解散軍夫之圍

宣府西援

宣府西有紫金水馬水之援必俟南山無警遠者千餘里近者六七百里如總兵駐新保安延慶州副總兵駐赤城永寧遊擊駐劄左衛岔道東路遊擊駐劄懷來四海冶專護南山聽候入衛固美至紫金水馬水等處皆保定鎮巡地方舍懷延而趨紫荆懼虜之乘虛矣虜既入境各路參將留備東路且東北二路密邇屬夷如薊鎮虜犯昌黎復有牆子嶺之變可鑒也

宣府兵馬

宣府正奇兵二營係保障宣城及又警馳護京師之兵新舊游兵二營係每年輪流入衛薊鎮之兵東路游兵一營係專防陵寢之兵馬匹皆不可缺共缺九千四百二十六匹

前山一帶設東路游兵一營駐劉懷來春秋兩防總督駐懷來撫臣與游兵一枝駐防鎮城若廣東行宣府總兵官駐延慶副總一移駐永寧東路游兵移駐四海冶大同總兵官移駐陽和游兵二枝一駐天城一駐懷仁山西總兵官移

駐蔚州老營游兵移駐廣昌北樓參將援兵移駐深源虜若勢向獨石三間房白草川等處不待調遣馳援南山以故數年分布既嚴聲勢亦壯今總督改駐陽和聲勢漸減

南山隘口數多秋防調蔚州防礮兵三千各自修營撤鎮因罷調今總督駐陽和去南山甚遠仍宜調礮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隘口戍守

宣府糧料

北路關係陵京南路統轄洪蔚皆虜所番糧米

粟豐盈人心樂中本鎮糧商已上納糧料者數多而歲給引目甚少除額引外再增主兵淮蘇五六萬引蘆蘆三四萬引客兵淮蘆八九萬引尹蘆六七萬引或將額外多增之數就作下年正派之數惟以運糧入倉爲準聽其搶先上納陸續出給實收填給勘合倘糧料集而不售則商之資本必虧資本虧而難繼則後之轉輸必鮮惟驗米而給引不必提引以定數

大同

大同形勢

大同北連鮮胡西接套虜素稱絕塞九邊中最為難守國初所恃大邊二邊限隔虜騎歲久傾圯遂棄而不守今之難守視昔尤甚重邊既不可復精銳又盡消亡所恃為羈縻者此處實金縷耳

此書

邊境不足恃如此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六百里其全壤特與虜為密邇登牆則虜在其下平地則虜或在山有歧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偕撫臣等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犒之升高北望數百里皆平曠無開闢詢之諸將曰皆大虜帳也往虜未貢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後進猶有幾不免者況在今日可恃款貢為常耶中間有新工未接而舊牆尚存者則頽垣敗壁僅存形影虜馬情強可以一策而上計先年所報謂虜折牆而入者夫亦為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折倘天未

倘禍虜不款開則殘掠之禍率均九邊而其在大同尤未知其所終也

大同防禦

大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北連諸路西接套虜設大邊二邊三邊北大青山離邊七百餘里青山南為豐州灘離邊三百餘里離南黑河離邊百二十里左有雲川王林等十二城舊設邊墩聯絡不絕今多傾圯雲中重險盡失僅守三邊於是赴全始授攻城之法秦晉撫代歲無寧日而俺答為最今律酋犯鎮川募抵大同蓋踵其故智耳夫大同兵號八萬選馬兵一萬為奇兵號選鋒以備冲鋒陷陣馬步一萬為正兵號壯丁以備安營守寨馬步一萬為伏兵以備設伏哨探分為十管訓練餘五萬守城瞭望庶其有濟乎雲中素號不毛通糧速給不待再計饑荒之後設處穀價於附近收成之處收買雜粟米豆賑濟接救勸義輸助亦急務云且兵額十有二萬萬曆十九年裁定八萬今堪戰萬計草料

止緒春秋二季每四月支豆九斗穀草一十二
東如折色不滿七錢夏秋則下場野牧耳全鎮
城堡俱設倉場召買主客糧草每歲戶部分司
發銀召買隨買隨放向無積聚倉廩空設卒然
饑旱何以應之以形論如鎮川鐵門瓦密陽和
後堡與得勝殺胡新平皆緊隘也鎮川堡尤急
矣東即陽和東北直接張家口西即兔毫河殺
胡堡過此爲大黃河折而南大同正西平朔老
營之汎地河流可渡若虜入套而出犯路必由
此堡可不嚴爲防哉

三鎮形勢總說

三鎮俱蒞衝邊永清二酋久飽優賜志望無厭
所當早夜爲防者也相提而論平居虜情之難
虞則宣府爲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
墻烟火在望鐵騎馳騁頃刻卽至死老酋聚牧
各部販賣虜情所根呼吸異態則大同爲最山
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險瘠士民貧困板升
降人親戚潛通撫臣既遠人心易搖况太原河

魏城
之公同
唐公之

東久所番延萬一有變內外合發則山西爲先
大同次之宣府又次之在宣府撫七而戰三處
黃把車史之夷其險絕之山川稍可恃也大同
守一而戰九墻但掩其零犯而不能阻其大舉
自非重兵無以防其四突而拒其淹至也山西
撫三而守七蓋以虜之市馬在山西爲寡然徧
老孤危西河乘水春冬皆防也以大同一鎮言
之九萬之額則老弱疲瘠悉在其中其有馬勝
戈者約可四萬而堪責以戰者僅一萬餘人以
此欲守六百里長邊則誰能辦之

經世聖要卷之三

湘潭 張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遼東

遼東形勢

全遼延長二千餘里，三岔河中分其界，故曰河東河西。河東一十四衛，東西南北俱千餘里，水利土產既富，且饒，盡染腥奴之場。河西一十二衛，東西不滿七百餘里，南北或三五十里，或僅

經世聖要卷之三 遼東

百十里，自廣寧一棄至今七載，半壁未為我有，繞復三百里之殘疆，寧前一線杏錦跬步雖云恢復，未獲安枕。夫廣寧分巡一道，設自成化間而兼攝兵備，則在嘉靖三十九年矣。本道所屬有廣寧右屯、左屯、中屯、後屯、義州九衛，大興、大福、大鎮、大勝、錦昌、錦安、成家、大茂、大定、大安、大康、大平、大寧、大靜、大清、鎮夷、鎮邊、鎮安、正安、鎮遠、鎮寧、團山、中安、壯鎮、鎮武、鐵場、鎮靜、平洋、西興、西平、西寧三十一堡，松山大凌河二所，杏山

經世聖要卷之三 遼東

小凌河十三山間，陽牽馬嶺，盤山高平沙嶺及廣寧在城九驛，鎮撫標下總轄，主客官兵丁軍吏夷倭四萬五千九百七十八員名。廣寧在城驛間陽十三山沙嶺高平杏山義州小凌河等驛支賞不支糧軍士二千五百九十名。遼疆西南起大興堡，接寧前，假木冲堡界東北，迄三岔河海州界，延長五百五十三里。海防西起杏山顧家山臺，東至三岔河西峽迂迴曲折四百五十里，通船海口一十三處，道屬濱海近畿冲繁稱最者，錦義正安鎮武四處，可通大舉，附塞夷人抄花媛赤都令今已投奴，額伯華、黃台吉五路打賴汗青、友青乃蠻昂輩拱兇等酋，蟻聚泉視，雖開馬木二市，鎮靜鎮夷大康等堡似可羈縻，第夷性靡常，本城東環渤海，西障醫閭，前恃錦義為藩籬，後倚正安鎮靜為鎖鑰，據三韓要地，稱形勢之區，重兵屯聚，誠足彈壓，兩河有警，居中調度，分戍應援，緩急相濟，邇年奔棄城池，蕩平道路，茅塞白骨相撐，青燐遍野，且奴孽潛

渡三全黃泥竊出沒無時遠瞻不明近探不的
前鋒接役不過望塵以爲真見將領等官不過
閉門以爲善守竊恐廣寧不復杏錦終是偏安
寧前將爲梗塞河西尚難我有又何論破奴
全遼之地宛如龍形奴寨是其首仄扒南關金
台白羊谷五穀城一帶自北而南是其脊寧遠
過三岔河沿海金復等州直至鎮江是其腹遼
潘開鐵清河寬裏廣寧諸內地是其腸胃關門
一關是其尾間旅順是其膺蒂大海連鴨綠江

經世學要

卷之三

遼東

三

以上烏龍潭縱繞奴山流出太子河滋潤遼地
總歸三岔河復注於海首尾呼吸血脉貫通論
其理首能受氣而泄於尾間雖有彼損我益之
象按其形奴酋居高而寧遠關門居下從下攻
上彼反得勢而我無權故寧遠守禦之力有餘
但不易作搗巢之戰

八島形勢利便

海上諸島自西遼東共二十餘處其間緊要便
於屯練進取者只有八島一覺華一蓋套一旅

經世學要
卷之三
遼東
四

順一廣鹿一長山一石城一鹿島一皮島
之在寧遠已經駐兵布置若蓋套進可復蓋海
規遼瀋退可據長生連雲二島與凡利以張犄
角以扼奴吭緩急與關寧聲息相通旅順南接
登萊北通金復東西聯屬諸島此南路進兵之
要道也廣鹿長山週各百餘里既饒耕牧之地
更多駐練之場且切近老岬從紅嘴堡望海欄
進則可南走金復北出蓋海以窺遼瀋石城鎮
廣五六十里內有膏腴數百頃而黃骨堡沙咀
寨黃嘴場俱可伏險出奇鹿島局勢雖小進則
極便如縣城湯站直抵遼瀋還收寬叢左衝
右突不啻從天而下皮島周圍五十餘里東聯
屬國北控奴巢西窺遼瀋南濟登萊扼要出
以上八島皆星羅棋置分布沿岬水陸互練在
舟爲水兵登岬爲陸兵出沒無常多寡莫測奴
馬第長於陸不長於水沿海處處受敵處處設
備我以屯牧之暇游戲水面以誤之彼首尾相
救奔走疲命猝然乘要害而起此以逸待勞反

主爲客之妙也。但在我兵力有限，廣布爲難。就中與緊扼要，則以旅順爲第一策。我出師寧錦，臨三岔，薄遼陽，撼奴之頭，約東江朝鮮張聲勢，脅鴨綠江，一從鳳凰山掣其尾，一從夾山開擣其穴，而旅順直趨金州間道走岫巖，攻其心脇。此三方大舉出奇制勝之處也。然寧錦擊首爲先，聲東江擊尾爲虛勢。諸島並列爲疑兵，皆不可嘗試爲躁進，爲輕敵，而旅順獨居中爲全力。其節短，其勢疾，用力約而成功多，捨此一步，旁無恢復。

遼東備禦

守寧遠方略

寧遠逼與虜處，虜之畏首畏尾，蓋以寧遠爲害也。不吞寧遠，開門未可圖也。然寧遠四面受敵，獨首山一面可以拒虜，然虜不從首山起，越亦多岐路。故昔攻寧遠者，四面圍繞，但憚城中有西洋炮耳。近因外有土城之護，人心亦懈，殊不知土城太過，反使磚城難恃。今撫鎮道議守二

續前之勢自然如此

謂磚城一謂土城，各恃一論，俱非也。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乃守於必攻之城，亦拙矣。多走間謀，謹烽火，遠斥候，不必專恃其城，而憑城爲退守之地，張疑兵於首山，結大營於城外，或因其饑乏，或擊其惰歸，或以奇於二山，絕其後，或以呂華二島出其虛，必使奮勇一戰，然後以登萊之師，復南四衛爲右翼，以寧遠之師復廣寧爲前驅，互臨三岔河爲首尾之應，庶幾有濟耳。

守瀋陽以綴賊

瀋陽之役，南顧遼海，北窺開鐵，東逼遼東，倘重兵戍此固守，相持便足綴賊。然城濶而矮，身高不盈丈餘，面窄僅五六尺，其磚皆蠟燭場，其居民皆搬適他衛，城內所存者僅開鐵，逃民二百家。其瀋陽遊擊沈懿蒲各備禦，皆日在城內夜移關外，遇急則各避去，名雖未棄，實已久棄。往開鐵失而他仍，吾土也，遂爲東西虜牧場。而我兵不敢北望一步矣。瀋城壕塹逼城數尺，許今填壕平塹，展開七八丈作圍城一大營，盤

每丈五地。置戰車一輛。中空。衛以砲手十餘人。內寬餘三四丈。爲游兵往來策應。馬道盤外用深壕兩道。壕外以大樹多植枒者。交互糾結三四層。爲鹿角狀。且賊新寨距瀋陽甚近。故今日之計。夾當以守濠緩賊爲主。

翼守瀋陽

守瀋孤注也。瀋之東西四十里。爲奉集堡。可倚角瀋陽。奉集之西南三十里。爲虎皮驛。可倚角奉集。而奉集東北距撫順。西南距遼陽各九十里。賊如窺遼陽。或入撫順。或入馬根單。皆經縣此堡。亦不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則瀋陽孤。不守虎皮。則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戍重兵。則易爲賊撼。而遼陽孤。瀋陽隔代子。渾河一道。每山水漲。瀾漫七八里。月餘未消。又無船渡。苟不預備。三月之糧。而一日斷食矣。

守寬毀鎮

初議者率曰。保守遼瀋。而不及寬毀鎮江。殊不知寬毀鎮江。爲遼之左臂。而鎮江又朝鮮之咽喉。

喉。金復海。蓋之門戶也。若不犯遼瀋。必犯寬毀。寬毀失勢。必順流而下。直抵鴨綠。取鎮江。鎮江失。朝鮮之貢道絕矣。朝鮮與鎮江。猶北關之倚開鐵也。鎮江失。而朝鮮誰與爲援。不猶失開鐵。以失北關之一樞乎。朝鮮若失。借朝鮮之艦艘。而犯我登萊。不難矣。今宜使寬毀之兵。協同寬毀之民。把守寬毀隘口。使虜不得入。而斷我草河。要路。鎮江之兵。協同朝鮮之兵。把守硯水。鎮並橫江一帶。使虜不得入。而窺我鎮江。鹽場兩鎮。世學要卷之三

駐守鎮江

先年駐鐵山。止隔鴨綠江三條。去遼陽九百里。耳。今退皮島。去鐵山又隔一海矣。其屬將所駐鹿島石城。長山廣鹿諸島。皆隔大海。與遼陽老岬。渺不相涉。獨鎮江一處。去奴差近。可以駐師。

爲犄角之勢。當日招擒修賊泊舟於此。僅兩宿耳。

固守海州

海州西望廣寧。南聯蓋復金三州。是南衛往北。盡頭處。北近遼陽瀋陽。奴之新巢。欲復南衛。此處乃奴與我必爭之地。不比他處草草舉事。必得善守之將。足一年之食。鎗銃火藥。凡守城之器。務期全備。海州守固。全遼得復。在廣寧有犄角之勢。在金登成屏捍之威。在遼瀋第臥榻之側。世要卷之三 遼東 九

城撫順

欲安遼左。斷須於撫順築城。欲城撫順。非調班軍不可。見今山海城工。該班軍之力。城撫順正所以爲山海外蔽。爲薊鎮重門。惟兩鎮安危與共。故攝以一督臣。使其如左右手之相救也。

防冷口湯泉

遼外大川。爲東西虜捷徑。可行數十萬騎。其桃林界嶺。因撫賞熟徑。實建昌一路。尤其然如奴入大安堡。陷遼永。竟從冷口瓦窰換班。捆載蓋以龍井。大安遠十日程。不若冷口便也。過數里爲湯泉。平沙蔓草。顧見虜中都山川嵐層。積此路須設重兵。其次則界嶺。越遼西關。與冷口並。若桃林阻水。青山阻山。較此尤易守耳。奴東近以九千兵守之。自援凌調發一空。不滿二千。

世要卷之三 遼東 十

今以一千五百守石門。百道子。東尖山。琵琶稍觀音溝一帶。以二千守星毛溝。河流口。以一千五百守挑林口。佛兒峪。劉家口等處。以三千六百守重峪口。東勝寨。青山口。羅洋洞。箭竿嶺中。勝堡等處。皆見在調防。更於瓦窰高埠添設砲臺二座。安置神器。對打客山。

三岔河旅順口鎮江三方

奴酋入踞我遼陽。以三面迫我。西則爲我三岔河。西南則爲我旅順口。東南則爲我鎮江城。寬

與五堡等處復以三面迫之我以三方應之彼以我侵地孤懸守之我以我三方併力攻之

遼東恢復

合南衛廣寧以復全遼

從來復遼之舉議者俱未望其要領大畧全遼形勢如人一身山海如頭寧前如頸錦義右屯如兩手廣寧遼陽如肚腹北四城關鐵瀋陽如左足南四衛金復海蓋如右足今復南衛是治其右足人之腿足必與肚腹頭頸相連屬而舉遼東寧要國表之三遼東立

動始活必復廣寧通三公河接東昌堡而南衛始爲我有南衛廣寧俱爲我有血脉融通筋骨連接止欠遼陽北四城之地一左足之恙耳如不復廣寧雖復南衛血脉斷絕生氣消索其能久乎况旅順一堡耳金復海蓋相去四百餘里我兵南距大海東西無援其何能支故今日欲復南衛藉之爲虛聲則可倚之爲實著則不可復南衛併復廣寧變虛而爲實則可復南衛不復廣寧廢實而徃虛則不可且廣寧去寧錦僅

跬步之近南衛去登萊隔瀚海之遠運餽轉輸之難易又不可不辨數年來東江遠涉海外原以虛而牽奴之實今我自去其虛而奴反益其實我又不能以實禦致有遵永之禍今宜張其虛以喝奴秋冬猖狂之謀固其實以固我東遼恢復之計

復廣寧兵畧

欲復廣寧一帶非五萬兵不可廣寧原額官兵有十營六哨大約不過一萬五千餘員名東有鎮武堡至廣寧九十里原額馬步官兵五百八十員名以遊擊總之所屬西興等三堡每堡皆倭官一員又量堡城之大小大約不下三五百名廣寧迤北有鎮安堡南至廣寧五十里以參將總之所屬鎮寧等五堡每堡該倭官一員各堡該軍丁五百員名廣寧迤西北至義州九十餘里以參將總之額兵馬步有三千名所屬大清寧五堡每堡該倭官一員各該官軍有三百名者有五百名者亦量堡城之大小容軍士之

果有實
練之兵
向事不
庶幾可復

多寡廣寧中路迤西至大凌河所一百餘里有
備禦總之馬步官軍有四百餘員名廣寧迤西
南至右屯衛一百二十里有遊擊總之馬步官
軍原額有四百餘員名各爲援北而實爲海防
之設迤義州至戚家堡五十里有遊擊總之所
屬大安等三堡每堡原額馬步官兵亦僅足至
百之數其錦州南北所屬邊堡已見有兵將駐
劉獨以廣寧未復等城而論之夫廣寧存城之
兵實數止用一萬精兵甚至再添五六千足矣
經世舉要卷之三 遼東 十三
其餘者分發各堡譬如三分河至義州東西大
小城堡約有二十四處路程亦不滿三百里其
城遊擊馬步兵若干某城參將馬步兵若干某
堡守備守堡馬步兵若干無事派定停賞必設
處那項兵馬填實其餘不足者請飭招募土著
務期五萬之數大小將領必選智勇兼全勿使
庸懦債事兵必須要強壯勿以老弱塞責就在
軍前錦州各照信地團練實練一年踰年舉事
庶幾可復况廣寧東環渤海河通四衛之水路

西障醫閭堪爲奇伏之險要前恃錦義爲藩籬
後倚鎮安鎮靜爲鎖鑰廣寧一復又切近奴巢
不惟神京無憂即寧遠前屯亦安枕而臥矣
再相機而恢復南四衛至少用精兵二萬一萬
經登津以抵金復一萬經鎮江以抵海蓋廣寧
選精騎數千經南海口接應四衛此潛渡之一
法也若奴知覺多設旗幟火砲直抵三岔河上
伴爲搗巢之舉奴必縱兵以堵三岔河我登津
鎮江之兵乘虛一鼓而復四衛此聲東擊西之
一法也四衛復奴必不敢盤據瀋陽而歸老巢
矣然老巢又不容易歸也奴必與我一勝負
而後始定去就我又必得精將銳卒圖一大創
之然後奴輩方死心而歸故集奴一歸故集其
遼瀋開鐵諸處復全矣
復廣寧後實着
遼地綿亘二千餘里而三岔河中分其界河東
遼陽爲重河西廣寧爲重廣寧不復雖有寧錦
前屯不過一線咽喉河西半壁終非全有又安

卷之三

聖其復全遠破奴穴哉且廣寧至河僅一百八
十里距河爲守謹防暗渡是天塹之雄也錦義
古屯足稱犄角是自強之地也土沃產殷屯種
易饒是富庶之區也邊外一帶俱據漢所屬十
八家夷人受賞之地廣寧一復補苴必還舊穴
思計原賞而宜雲亦得稍緩是於捕爲調虎之
計於奴爲坐困之謀必再加申諭凡遼人有潛
住省垣者儘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
留遼人者從重參究以清內地遼之科貢世習
經世學要卷之三遼寧十五
俱許仕遼以立功勲不許遊宦以忘桑梓俟平
定之後照舊推陞別省員缺庶遼望先歸遼來
景從或路遠難行官給腳力或窮餓不前官給
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恤全活子遺期歸故業
精壯選之爲兵老弱助之爲農以遼人復遼土
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者也

恢廣寧先復義州

恢廣寧必先復義州與右屯二地乃廣寧之羽
翼羽翼不張雖復廣寧亦孤而無助蓋義州切

卷之三

與鎮江相對止隔一江前此我不借義州駐師
而游於皮島鐵山之餘土城木寨不爲之備失
地理之扼要矣從義州沿江而上係昌城再去
是平安道過白頭山卽咸鏡道此道與奴酋老
寨相對亦止隔一江我不分兵駐咸鏡道爲奴
酋心腹之憂失其牽制之緊者矣咸鏡道正南
隔江係老寨江水一股從老寨後向灰扒生上
西南去一股從咸鏡道西北生來其隔岸卽鳥
皮也魚皮向與老酋有隙不爲渠用後因全遼
總畫學要卷之三遼寧十六
俱陷奴勢滔天故魚皮亦假爲歸順其實可招
而陰用之也

海上前事

期寧遠爲正兵約登萊出旅順爲奇兵長山石
城廣鹿獐子等島官兵俱迴東岸爲伏兵先使
以上奇正伏三軍張揚進取令奴兵分頭應接
不暇然後東鎮令副將從義州渡鴨綠駐甸鎮
江爲奇兵再選老弱備人數者從昌城渡江占
住鴨兒河險處大張虎聲揚言鹿山牛機寨爲

前書
後書
辨
卷之二

揭巢之正兵暗囑鎮江之奇兵護之惟意在遷
險以守疑惑奴心然後用精銳之兵火攻利器
平日恩義兼至訓練極精者密由咸鏡道渡江
驟抵老寨奴屬必措手無及不戰而成功者在
此平遼之妙策本不外此

寬奠諸堡

寬奠等堡正當奴巢之後繇通夷關入可三百
餘里繇鎮朔關入可二百五十里其巢前有城
後依叢林密書以自固無甚深阻得以精兵二
經世罕要卷之三 遼東 十八

取三韓要地

以寧錦爲正以東江與金復蓋州爲奇正兵出
三岔聲言欲渡奴必分重兵以西禦東江合朝
鮮之衆聲言直搗其巢奴亦必分重兵以東禦
首尾相聯步步綴緊奴兵兩分窟穴自虛然後
三州之師直入山腹奴衆雖強勢必瓦解此不
待智者而後決也且三州枕山襟海沃壤千里
往者全遼半給予此得之可以進可以守可以

後書
卷之三

屯鑄山黃海形勢最便無中斷之患無衝突之
虞其中所匿遼人尚多收拾一年可以增兵可
以充餉此從來取三韓之第一要地然居奴肘
腋之下其勢必爭非明于致奴不爲奴所致者
未易勝其任也

海上布勢

遼鎮形勢原三面瀕海一面阻關今圖恢復若
專在陸地進兵則局勢不大不足分奴之兵力
從海上布三方犄角之勢一在先戍南關以復
金州一在戍長生以圖復蓋二州一在復鎮江
以窺遼瀋宜各置一副將領兵分渡往鎮江者
擊奴之尾往長生者扼奴之肩往南關者
之脇鎮江有城可修長生有險可據惟南關與
奴接壤無險無城須築一城以駐兵布置既定
當尅期檄鎮江先出兵以議奴後奴必東出以
應我我既誘奴東出隨發南關之兵以圖金復
長生之兵以圖蓋海二兵同發河西督大兵
渡三岔以擊奴之首我出其不意奴必撤回東

撒河黑河深河。西則有潮河。白河。河防口。河此
爲天塹。何憂其來而懼其驟也。前屯衛北山之
北。斜陰青北山之南。號爲函谷。拳泥。可封百夫
守險。萬馬難驅。夜則縱火。晝則拋石。馬陵博望
之功。可成也。東不得西。則東虜困。西不得東。則
西虜困。交不得合。則二虜俱困。屬夷仰給於賓
款。絕則屬夷困。遼蘇連而宣雲合。虜分爲三。我
合爲一。大寧可復建酋。可捷。揮虜不足憂也。議
者或謂物力不足。合抱之材。連雲之木。不可勝
經。世罕要。卷之三 遼東 五

入耶

開原

救開原奇著

開原不置重兵。則西虜宰賽等二十四營。無所
忌憚。其款不固。與奴酋之交。又合。而於北關之
好。又構。北關併而開原危。北關亦必附西虜以
自固。北關去而開原亦危。應於開原營增兵一
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
人。改備禦爲游擊。衛以彈壓。西虜或靖安。或柴
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防奴衆。此救開原
第一義也。其次則汎河懿路各量增數百人。以
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寬不過二三十里。一失其
據。而開鐵之聲息。不得南通也。若遼所屬。惟清
河堡最爲緊要。其地距奴酋住寨。不過數十里。
酋若侵犯。必從此出。若我攻取。亦從此入。而所
轄害孤山。散羊谷等六堡。俱險阨而遼瀾難顧。
若於此堡增兵千人。各屬堡俱復舊額。防守備
爲遊擊。以統之。寬奠營量增五百人。與清河特

所相望。使酋欲南侵遼。而彈堅利之在前。欲止出開原。而懼搗襲之在後。此困虜之一奇也。又於遼陽協營二千人。爲專制東方之計。潘陽量增一千人。西防北虜之掠。東應撫順之衝。而軍前則量增一二十千人。以佐其弱。

自奴賊起事以來。第知失撫順清河。二三邊堡耳。不知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六七百里遼堡。如永奠長奠孤山。綠場之類。二千餘座。皆已棄去。遼內民堡如延望山寨之類。數十座。皆燬掠而我兵第守遼清開鐵四大城。不敢一步往救也。敗殘瘡痍之遺。新募烏合之衆。賊以全力攻四城之一。而出騎兵分斷其援路。三城無馬之疲卒。能徒走奔二三百里。越賊騎而救此一城否。一城失而三城俱不能守。河東去而河西亦不能存。故不恢復開原。河東何以承載。須將遼陽作一根本。然後修復清河。撫順寬奠一帶。雖僅與潘陽犄角。而後徵集教訓。次第進復。

開原老道

開原遼有二道。一道老道自雲堡西南西北正東東南柴河堡約三百里。志書內所載。臺百餘座。皆丟棄不守。驍石皆被虜拆去。夷地爲板升。其地任夷駐牧。往來者數十年爲一新遷。乃遼吏縮入內地二三十里。挑築小壕一道。以苟且自衛者。自小壕以外。老邊以內。全然視爲夷物。以此瞰守。偏近往往遶烽繞舉。而虜騎卽至開原城下。使人不及備。

廣寧

廣寧兵額

廣寧舊止正兵左右兩翼三管中權犄角聲勢相連。將出部推人知自愛。其後改爲十營。委用間將。盡出私門。坐占軍人半爲伴役。軍視官爲贅疣。官自視爲傳舍。京營十萬之師。亦不過三大營而止。今廣寧兵馬一萬有餘。而分作十營。各營將領盡用廢閒與中軍千把總。至用八十二員。此何爲者。近雖移二營於戚家堡。而八營如故。裁哨探火器二閒將。而六將仍存。恢復之

後仍其初制可也

遼兵數不可少

他鎮有遼無腹遼則失山海而緣處其一涯如弓背然腹徑不過數十里而邊長且二千三百里他鎮皆一面對虜而自舊遼陽失後虜挿入而巢穴其中竟分遼為兩段河西却縮於西南河東贅懸於東北又各以三面對虜矣他鎮有邊牆遼獨與虜接壤而處即使額軍十一萬額馬七萬餘匹一一無缺猶不足以充擺遼之用

遼東事要

卷之三

遼東

三

遼東

遼東事要

遼將丁

議者曰遼數無兵非無兵也將官家丁額有成數今加數倍有一家丁冒五六之餉所以無兵家丁之餉將官半以入橐為營官之資耳是以

遼將多有丁而無丁何也餉是而丁非也多丁而亦同於無丁何也丁非其丁也丁全則餉缺餉缺則將窘丁壯則餉湏壯餉壯則將亦窘

遼馬原額

遼左年例馬價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每年部發解遼原為廣寧遼陽寧陽開原海益五道酌量馬匹多寡均發買馬而設非為廣寧一道撫賞設也總計全遼馬驢五萬二千餘匹頭內廣寧一道數不及二萬計馬分銀每年應得馬價不過四萬兩耳祇以撫賞故除分馬價六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外又扣留各道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以一道獨得八萬一千七百五兩而遼陽等四道止共分得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兩又祇以撫賞外併此三萬餘兩亦不聽四道領去而仍留廣寧自用以致逐年欠下各道馬價七萬餘兩

遼馬失亡之故

遼餉之弊有軍而故懸缺不補以為留餉之地

不知此
用後何

不可
言

有餉而故留作羨不為補軍之用自報羨餘以
 求原額軍馬每有勾募至送餉司一榮不補因
 此逃者益衆軍額益虧且該鎮餉銀原無所謂
 羨餘也自萬曆十四年以後陸續題增兵馬等
 項歲該糧料不下七萬兩未嘗以增添取給於
 部發也每歲通融數萬之外一官三載復報羨
 餘二十餘萬則何術而支餉司然則不於軍之
 逃故馬之倒失是取而誰取哉軍利於不補而
 得免勾呼則相率而逃官利於不補而得扣糧
 總世學要卷之三 遼東
 料則惟恐不逃必使該鎮軍馬盡歸於逃故該
 鎮糧餉盡入於羨餘而後已耶
 遼馬各營失額不行隨缺隨補自追椿細打之
 法不嚴倒死一匹遼俗官給銀十兩外又難派
 闔戶餘丁索銀一二十兩以此軍上不加愛惜
 兼之舊陣占盡夷市不論老病瘦弱一藥收買
 以冒官銀又以軍馬代驛馬盡一普之馬輪流
 替應而馬缺於奔馳矣十數年來專恃賣馬凡
 土產者雖龍種不得售一錢遼東至今以養馬

何

為戒而所市夷馬又乘我之寇而匿其精壯售
 其老弱舊規年例馬價解到當即酌量多寡分
 發各道買馬操備自舊撫鎮將銀兩收貯廣庫
 獨為廣寧買貨撫夷之用止將所市夷馬分發
 各道計所俵不及銀數十之二三而所欠各道
 馬價有三年者有二年者及查庫又無存留銀
 兩雖遺下段貨諸物約值十餘萬金蘊惡壞爛
 減價以售夷馬而夷人不收弄價以分各道而
 各道不取
 世學要卷之三 遼東
 馬之四五六七八五個月各為放青月馬既放
 青矣又折與以草乾此銀可復買草到馬腹否
 惟有各衙門標下馬與運馬或不便放青然即
 以一萬作不放青照新例每日三分共五個月
 止用草乾銀四萬五千可也十一十二正二三
 五個月實給草數每束五分籌亦應費餉五十
 餘萬然亦手取於屯而量加於採也共五萬人
 即一人取草二十束便可千萬計且九十月之
 採青也馬兵自採自給矣凡此步兵所採歸之

何處今關外未嘗不積有死草秋草皆將官留之折塞馬兵於四五六七八放青之月而沒其草乾銀者即馬不盡宜於青草亦有應量給乾草馬不盡宜於秋草亦有應量給乾草總之也與保通融調酌以給之原自敷也

遼餉二弊

會典載 國初遼東馬四十萬匹極爲蕃庶故設苑馬行太僕二寺以經紀之其後生息虧耗以至今日歲發年例銀兩以佐其意乃任意取用唯賄是聞每萬必扣二千給馬戶而稱兌必除稱頭委官因而效尤馬盡老弱無用今日收一匹而明日死此月收一匹而來月死夫如是三面之安得不睥睨而狂逞

遼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月止四錢或二錢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含舊儲米豆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票虛出通開情弊以致陳者不出新者不入泥爛不堪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掙和沙土穢稅各軍雖得糧票多不顧

關領遇有前例買票者則每票賣銀四五分或付之水火而已

經世要卷之三

經世學要卷之四

油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駁梓

遼東下

遼撫賞額設

遼撫賞額設如市稅于銀原該撫賞支銷者專
 聽撫賞應用市稅于銀不收者俟照各邊例會
 請正項應用其水寧監馬餉銀夷馬價銀專聽
 買馬應用遼夫銀專聽修邊應用租課商稅各
 雜項及紙贖銀兩專聽賑濟饑民製造器械脩
 理倉廩及公務應用賞功優恤并與等銀專聽
 本項正用不得聚拮撫賞各色混行動支仍將
 前項盡數登入循表處置閱事各冊以便稽考
 凡動銀俱經該道轉行各官支用完日造冊繳
 報不得徑委當季等官赴庫取用其當季官即
 行裁革庶幾遼左錢糧不致借撫賞之名而一
 槩侵漁惟本鎮原無撫賞從前當事又不據例
 疏請乃為一切苟且之法而貨馬子銀之名出

矣

遼屯原額

高皇帝以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列衛置戍遂
 因海上運饋不便令群臣議屯田之法洪武二
 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永樂十年收糧七
 十一萬餘石其後災頻仍數目虧減今雖正
 穀三十二萬有奇而以曲折細却止二十一萬
 餘石版圖具在而糧穀日減者土地荒也國
 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專恃屯糧支給
 至嘉靖間誌書所載軍馬猶存七萬三百有奇
 步軍三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千六百
 有奇鹽鐵軍二千七百有奇而是時鮮給軍餉
 除山東抄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十九萬八千
 有奇因坐食而冒雙糧者多也况自先年政屯
 軍為操軍耕作之徒率歸舍餘屯軍盡廢而屯
 田益荒矣

募復遼屯
 遼原有屯糧有屯艸有科糧有科艸載在冊籍

藏之水庫，如每田五十畝爲一分，授屯軍一名，每季食鹽米銀二錢五分，秋納屯糧，或穀一十五石，或豆七石五斗，草七十五束，外此又有科糧科艸之名，乃百姓祖業已地，地有金、銀、銅、鐵之殊科，有上中下等之異，俱入倉廠之內，以爲軍儲之需，有管屯之官，專以追徵爲任，有倉廠之官，專司出納之責，全遼官兵十萬三千，坐食本衛本色六個月，仰食京運折色六個月，二百餘年，馬騰於廐，士飽於伍，法莫良於此矣。今或地在人下，宜補其人而屯其地，法廢籍存，宜設其法以合其籍，奈何置之不講也。如無牛者，官借牛價，預擬牛租，或穀或豆，青艸穀艸，至秋上納，其原價仍在也，無種者，官借籽種，無食者，官借食米，亦預擬其息，以爲上納之準，再廣募商賈，各備資本，屯田塞下，或旌表，武加級，或贖錢，武羅賣，俱以本色爲重，而折色有禁，較之兵丁月食厚餉，歲獲幾何，且既欲其戰守，又欲其耕耘，能堪此重役乎？矧不肖將領，每藉公作，以稱

私田，卒致枕戈之健兒，竟是荷鋤之傭僕，可乎哉？若如前說，斯民屯足以養兵，兵強足以衛民，便計也。

遼東關外屯田

廣寧東三十里，舊有羊腸河一道，自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湖溝，其故道也，自先年挑挖路堤，阻其南向，遂橫溢而東，入三岔河，一遇山水泛漲，堤內堤外，盡爲諸若依故道，雨旸築堤，中讓百丈之濶，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不及五十里，便可導入於海，又外循大黑山起，至三岔河舊遼基址，築一牆壕，如路堤，然一以防，一以約，遼外客水，使歸於河，則一百七八十里，盡是沃壤，自三岔河起，牛庄，歷遼瀋關，鐵西，北順遼一帶，六百餘里，一望旣脫，開鐵地方，如過丘墟，遼海二衛，舊有大小屯寨一百四十七座，今止見存一十三座，鐵嶺一百二十八座，止存二十二座，遼河途路一百三十四座，止存二十九座，遼瀋以東，鴨綠以西，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海蓋

四衛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薄，而拋荒者反皆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而原疇居東；在河東者，山居東而原疇居西。河界其中而夾處焉，以此腴土盡行拋荒。每間居民皆云：此地種一日，可收子粒八九石；遼俗五畝為一日，市斗六斗，抵倉斗一石，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其美利可，惜有如此遼兵八萬，若簡此輩十分之三，隨便屯種，可得二萬四千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一萬二千頃畝，取子粒倉斗一名，可收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石。除給本軍應得月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查得見種屯地一分者，納穀八石，豈四石大草小草及雜項銀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亦重矣。若將此田每畝收二石者，今只收一石，而一石之中又有五斗係自給之數，是四分中而取其一分軍，無不趨事也。遼東將官奏廉甚少，今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五十畝，為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撥六百

人屯種計屯三百頃，該得養廉田一千五百畝。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剝削？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撫按獎勵三百頃以上者，奏請擢用。不及者參罰，則前有養廉陞擢之利，後有參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其餘不盡田土，方多招人承佃，聽其各任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籍，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量寬二年，以為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道里遠近，地形險易，為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屯為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埽多種榆茂料結纏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由者各飲物，蓄歸堡，各執火器弓箭以待之。其餘門徑雖有數千騎安所馳騁，開原西北二三孤屯全賴此法。雖委身虜口，虜不敢近其門而過焉。寧前錦義一帶土多沙磧，只合照依舊址挑挖大壕一道，壕深闊各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

可耐久累土爲壘但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闊以速其圯山石漫坡鑿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之木三股錯立式如拒馬槍而少短其上布剝二三層不宜如近日細木欄杆有同兒戲自大黑山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起海遼開鐵至鎮北開地平土堅壕溝水口俱如前去惟累土爲壘當用上筏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長土固可久東昌以北至度雲關以南數河橫出皆可引水平灌入壕深可丈浚五六尺春夏秋間虜騎難越冬間冰結牆土凝固又不待掘穴而入若西北起靖安迤東南至鴨綠江一帶邊臨海隅山林叢薄似亦不可無壕一道以爲之限

屯田於關外更有說焉假使奪民田以與兵屯民既無家復令無產則厲民趨營兵以屯民田既親弓矢又服畚鍤而又厲兵何如選其精銳者以實行伍而令老幼歸之阡陌每夫給田三畝有力者聽其自耕無力者量給屯本秋成時

俾五人供一兵之用一兵受五人之養無事則民得盡力於耕牧兵得優游於訓練有事出所訓練之兵以應敵收所耕牧之民以守城以遼安遼隨以遼養遼此不可助軍餉之一班乎

遼陽水防

遼城數十萬生靈全賴水防壩土一完可留可洩賊即強且衆斷不敢臨水一窺可省兵五萬將帥數十員此真遼陽天險而孰意有關門拒

大者哉

路河

路河有益遼疆誠爲得策欲復廣寧當即修路河且收水利防水患其高深丈尺志已載盡第稍增益使爲萬全復廣寧用此一策戰守俱有所恃則事半功倍也

遼人宜分別招徠

自三韓淪沒遼人進關百萬餘輜重十倍之遼俗不耐饑渴流離傷心所在有爭則人欺其孤且利其有不日養患可虞則曰通夷有懷株連

蘇林校
以通人
之利也
著明不
可換

試到此
可便而
亦呼其

次求國一人而斃數十命一事而殺千百人

年來摧折殆盡富者罹法貧者投奴但知開募

府以接回鄉之遠人而不知其渡中國苦驅之

遠人以入奴也苟撤登撫連糧止坼設餉司於

覺華島則譏察嚴而紀綱一立偏禪於東江聽

遼帥節制責其間謀偵探招徠降衆使遠人棄

奴降我有路而無繇從島入奴則奴亦不敢追

奸宄直入中原山海九泥可無輕失其險矣

遼人有二等有南四衛之遼人有北四衛之遼

人今之賊北四衛之遼人也性與虜同而更諷

中國之虛實南人畏虜而不畏賊故從之者衆

虜有巢穴思歸而賊無巢穴無所歸徹我之情

形而無所忌憚固與虜異無巢穴之歸而必死

以甘心於我實與虜不同虜猶殺我叛人金帛

婦女捆載而去未怨我叛人也而賊則恣腸從

者之取之是賊之奸肆而得我叛人之心又更

甚於虜矣

援兵

援兵須擇地利

各鎮援兵甚脆弱一人三餉而無一實用川兵

心齊膽壯只得精兵二萬亦自足用然非土官

親領該道親押必又踏末順之轍且多不善騎

戰平原廣野或非所長此山林險阻之一難

猶宜擇地而用之

調川兵紀事

劉挺初出願多調川兵部裁抑之中途一得

請乃已仍量增加此部誤也劉用川兵如戚用

南兵宜盡如其請以損他省應募之額乃拘於

按地派兵之例坐失機會至今日則川兵又不

可恃矣何也將非其人也最可笑者調兵止欲

足數不酌時宜而川湖貴三省上司之外別有

無主苗民如紅苗紅彝仲家者近歲多調用之

遼之始壞也安與彭同調水與蘭同調以世仇

殺之人並馳而入國門如沿途脫逃進不能到

遼退不敢歸穴誨之叛耳故有預慮報怨貴州

以梗塞雲南者此幾先之見也計在今日徐調

律兵部
是選利
點不

川湖兵別無他策宜亟選川將俾所在訓練各
爲一軍以此占將之能庶不至被所重而遺選
也

主派毛浙各步兵僅可用於寬濶清河山險之
地而察對戎寨如撫順三岔兒一帶平坡漫嶺
非西北各邊兵處不可

浙兵已成

浙兵不須出津城一步遣之戍江河口梁城所
等處費強而後移駐卽川兵亦難恃矣募兵之
宜戒如此

山西

山西總說

宣大全理邊務而山西則半撫綏宣大之撫臣
守在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腹裏此其所以異
也山西之守疆與大同相爲聯轡本一省事自
寧鴈旣以爲關而大同又或不足爲蔽虜一闖
入責相牽連計當時虜患正劇主議者以爲重
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寧鴈其後更增平
型居常視之誠兩門戶也然使山西退守寧鴈
而遂卒其責於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至寧
鴈至寧鴈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
其容無罪乎是大同撫臣一其責而山西乃二
其責矣此撫臣之所獨難者也悉寧鴈見在之
衆而一偏老以爲資則無守而不固今既分其
力而退守則見分者以寡而成弱退守者合狹
而就廣是守偏成或萬有一之能固而守寧鴈
則惟虜之不入已矣且山西之三邊與陝西之
三邊一也寧夏延綏甘肅之撫臣則分自陝西

而同開府於陝西之境者也有延寧甘肅四鎮則不當復有陝西撫臣然而終不能罷者良以撫臣之不可兼邊計也而山西撫臣獨不然是故以偏老之孤危本不可與寧鴈之腹裏並列爲守而卒以並列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夫偏老之有寧鴈猶宜府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荆居庸不屬宣府而責之順天紫荆不隸大同而責之保定此所以爲重門也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豈非設官分守之有未詳乎爲今之計請割

卷之四

山西

卷之四

山西

州縣之兵以遏衝突偏關參將撫駐寧武其屬門以北巡按事宜亦或以并於宣大而山西一應孤額應輸三關者俱仍其舊如此則尺寸在馳撫守俱舉不以地遠而貽誤不然東之宣大西之延寧皆以撫臣專膺其責而獨山西一省疎其中空而誤於邊制是使全晉之背開一謾藏之責而以大同河東誨盜鉅虜也是時雖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而後九邊皆密而無隙三關重設爲非虛且自添撫臣一員之外不增一卒不加一將而坐收全守即增一巡撫不免於糜餼吏書紙劄之供計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巡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縣往來參謁之費而足矣

山西形勢

山西一鎮邊分兩截勢有緩急自冠家梁起至盤道梁陽方八角地椒荊一帶名曰緩邊以外有宣大兩大鎮爲之屏也自地椒荊歷老營水原偏關河保一帶名曰急邊以水泉隣兩哨河

保隣河套也。寇家梁之邊，整修如故，儼然一長城。盤道梁至地椒茄一帶，約二百餘里，或高或低，時厚時薄。蘇耕牧踐，爲大路，壕塹品坑，夷爲平地，寂無一人司柝。此有邊而實無邊，又無論守邊之人矣。自地椒茄至老營，水泉偏關樺林一帶，則牆幅樓墩嚴整，又居然一長城。而後千營河保會一帶，延袤亦幾百餘里，邊墩之低薄傾圯，亦如盤道梁。甚至唐家會斬賊溝，緣山爲邊，內無徑路，外借虜地車騎所過，虜可襲而絕。世擊要卷之四 山西 十五

取而邊牆低薄較甚。盤道梁五尺童子一躍而過，不必捷足也。此邊牆教樓刀之，大較也。夫隣宣大之寇，家梁盤道梁，以至地椒茄邊，設而無人，猶曰宣雲固則我亦固。至水泉樺林以下，逼迫虜穴，樺林已覺解嚴，水泉而樓子營河保等處，河水泛漲，挾渾陀而凌波者，虜人善遊，宜何如崇墉者，而乃甚盤道梁，即水泉一帶，牆堅墩密，然亦止可縛烽耳，不能聚牆也。五里一墩，一墩五軍，一軍有地五六畝，室廬耕種，其下

非不備具，而邊長墩少，墩多軍少，但可傳烽難以擺邊。若欲於各邊墻下墾田集衆爲之，當自西路水泉河保等處一帶始。次及中東二路諸邊，而水泉河保等處邊牆，若但用西路類設軍壯，則牆多夫少，須三路軍壯總歸西路，分工記丈西路安，則三關舉安。

九禦虜之道，須爲三覆以待之。若止靠一牆，八百里長邊，一處不守，八伯俱廢。聞虜騎入犯，多從梁上行，走不從川中經過。如嘉靖年間，從西路入從寇家等梁，取道則梁上工夫尤爲喫緊。三關什九，山梁什一。梁低路坦，無處不可行。兵若夫牆上亦宜十里一大砲，但壘山爲險，置房住人，練人用砲，即不建樓亦可。三關諸所載如京路平利嶺平利關牛邊梁車道場堡白道梁二關馬蘭口白草溝中路火燒梁吃聯嶺臥牛坡王野梁陽方口狗兒澗水溝口圪塔礮新寨窰牛肋肢灣牧麥川勒馬溝長林堡西路衙門馬頭山好漢山丫角山五眼井將軍會紅門礮溝

鹽皮窰青草節頭窩嘴東長嘴關河口寺塢平
虜買家堡水泉石崩七里溝穆家口牛角尖陝
西大川墩守河十墩龍王廟斬賊溝趙家山油
峪口郭家灘賈家灣皆曾大舉外其各梁上亦
要害處儘多不過數十處並三關誌所載其不
過五六十處各架有大砲細藥徒兵慣手虜軍
能飛渡即

三關

三關形勢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延東三關並峙設十八隘
口於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
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
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
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
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
無虛日保障為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
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右峽口尤急河峽
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
撫駐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
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
三關不能禦近議於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
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
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
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紫荊居庸可踰
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

河見前
治隆隆
大注八
為害甚

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義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廐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鴈門稱絕險虜人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微之兵出則禦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虜可邀李牧守鴈門誘匈奴人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經世要略卷之四 三關應實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寞矣

三關兵馬防禦

三關重地處處隣虜延袤二千里而額設各營兵馬不過五萬餘其堪戰者不過五六千耳恃此五六千散卒支撐二千里長邊與二十萬衆強虜相當可乎哉今二邊不繼安能復益一兵則惟有倣古人邊縣之說將三邊道所屬忻州

新思莊此不能持久此不具代州崞縣繁峙五臺靜樂定襄岢嵐州保德州此不具岢嵐縣河曲縣興縣凡一十二處丁壯鼓舞固結此不具務使人自爲守家自爲戰即數十萬精兵具此不具或謂已已之變大同微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戌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不貲矣

祖軍頂首

經世要略卷之四 三關三關隣虜衝邊止因糧薄不得招壯丁只得因用祖軍然於祖軍中少加遴選脫弱亦不至此而又爲頂首所拘壯者未必有錢有錢者未必壯即使韓白復生亦不能使有頂首之祖軍橫行匈奴也

民兵宿弊

山西隸赤籍伍符者地則磽确鹵沙不堪施鋤拖耙人則鶉衣鬼面不堪頂盔束甲平時既以邊方作腹裏有事安能以腹裏作邊方面官是

地者終年累歲倩人代庖一切靡聞况敢言兵耶不知腹裏州縣但取循良邊方州縣須兼將略然民兵亦不易言矣富者用賄買免貧者盡情科孤寡患尚遠官害切身爲之奈何

三關墩烽

三關墩烽除水泉一帶牆上之墩足觀矣而墻下之墩自水泉以至省城及各分路墩臺傾圯廢墜不聞拆聲間有一二墩軍鶻衣鬼面舊例該平潞汾三軍壯前求貼墩夫平潞汾去此千

餘里往返二千餘里以二千餘里外之軍壯而欲其聞警馳赴墩上傳烽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是必於墩下置田造屋召人耕住每墩約得夫四名每名約得地二十五畝草屋數間使其父母妻子俱生於斯聚於斯莖於斯一切歌訣烽事童而習之絲毫無差一旦聞警照歌分傳庶不悞事往年在山海城上見南兵守城者長子孫因嘆戚將軍有法以貽後人哉

河北

河北防禦

自流寇震隣以來大河以南所當審布而設防者無如黃流兩峴大河以北所當扼要而制奇者無如太行一脊查輝北八十里接林縣界西鄰山西壺關縣西北鄰山西平順縣西南鄰山西陵川縣賊從陵川來則林之陸嶺小落店三地爲要賊從平順來則林之斷金橋魯班架尖湛口三處爲要賊從壺關來則林之嘴子村花園村爲要皆宜撥鄉兵晝夜守之離縣四十里更有一山名蟻尖寨者四面懸崖陡絕中有一線鳥徑可通人行其上平坦有土可耕約有五里許水泉七十餘處昔年流賊據其巔數年始下曾設巡簡司建營房練兵其上今荒趾尚存此山有水有草可戰可守真練兵之上游也當仍復舊制從林折而北遶涉縣界隣山西黎城界遶州河順間有高山以鑿之而響堂舖兩峴夾山一路遶牆大山口有大造牆尤爲禦賊要

地塼外如小山口有邊塼大山口有大邊塼刻
中州外翰四字於關門嘉靖間虜入犯河李撫
臣疏創設守備宿重兵今皆棄不修而磁蒞
矣涉之西北鐵腳峪兩大山有邊塼中河口有
關門毛嶺山頂有巡簡所今皆廢其下五大連
塼東西敵臺尚存舊關券門長里許山水衝壞
此皆涉之險要隘口宜一切布鄉兵自涉而東
北卽武安之內地也武距磁頗近在涉之腹裏
故武視涉爲外藩而涉視武爲內翰矣武安城
西有地名二百冠堂四山逼峭中有邊塼以十
數人守之賊不能過再西十八盤更險西北摩
天嶺山愈峻絕接壤遼州皆係武安衝口其適
中之地名陽邑鎮團練鄉兵可以攝三路與固
鎮巡簡相爲呼應此守澤北一帶信地之布置
也大都昔日之流賊餓兵爲之倡今日之流賊
逃兵爲之倡而我兵擄掠小民畏兵如畏賊與
驅民以從賊一也近邯鄲城外二百人殺人劫
財直馳東省必入漕漢徽詞之害了然

磁州兵馬

磁管原額毛兵一千係嵩洛汝汝陝鹽礦之徒男
兵一千乃土著招募而封兵六百則各州縣之
衛役也自徵調行復增新兵於是有兩兵重餉
之苦今合而練之足額而止兵精而餉如故封
兵亦以千爲止仍隨府管操練春秋檄磁令操
之有事保障兩河無事聲援三輔統之一將額
之一中軍三千總百總隊伍長足矣餘官盡行
裁去向流賊聞磁營兵勁不敢窺輝北云

經世要略卷之四

河北

經世挈要卷之五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者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陝西

全陝形勢

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紳
焉責誠艱矣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隔虜一入
無論資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
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
經世挈要卷之五 陝西
林保於黃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饑糧獨其人
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
隨城殞將蓋有錄然又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詔
度之中重兵屯戍自敗績之後懸賞遷募至今
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直驅踐并隴薄涇邠
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沔之墟風多回種而
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止俟風塵鼓煽而
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

全陝邊防

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寧
蔽河洮莊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
沙州蔽甘肅靈韋寧夏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
番以援寧夏山丹以援肅州張伯以援西寧此
全雍邊防之大略也

全秦兵馬

全陝三邊四鎮幅圍甚廣桐封屏翰羌虜環
居邇來營伍單弱糧餉空虛且不自暇固因而
每又責以纓冠如西安平涼延慶漢南諸處雖
經世挈要卷之五 陝西
設有官軍民壯鄉兵多飭虛文罔知操練是以
流賊忽起所至披靡今宜添設大將或副將一
員於前官兵民壯內揀選五六千人註劄省會
或郊乾慶陽諸地一意團練從中調度專備南
北二路應援緩急之用官兵則原有額設錢糧
前項民壯則有前項每月歲派銀一十八兩可
以充抵錢糧而仍充昭甘肅勇士事例每月入
給銀七錢馬給料草銀八錢尚餘衣價銀二兩
則宜蠲征以息小民馬匹則或全動無礙官銀

賈給。或於死馬存刺及泥河西寧茶馬內多中給領。有倒斃者。照椿頭開合事例。賄補。或照甘臨近例。在於共科草銀內。每月扣存一二錢。以備買補。庶乎桑土綱繆。外安而內寧也。

留用班軍

秦中東路有潼關之班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二班。在黃甫川修工。中路有西安班軍二千餘名。亦分二班。在榆林等處修工。西路有西安班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二班。在定邊等處修工。

總世罕要

卷之五

陝西

三

又西有西安四衛班軍六千餘名。分爲二班。於寧夏花馬池靈州平虜城等處修工。每歲四月起邊。十月回衛。每班約有五千八百餘名。赴邊之日。每名日支行糧一升。共糧約千餘石。及修工之時。每名日支糧一升五合。以月計之。約有二千六百餘石。以六個月計之。該糧一萬五千餘石。每名額支鹽菜銀九分。每月約費四百八十兩。有奇。六個月共計銀二千七百兩。有奇。費甚夥。已。今邊方各堡之軍。有三十月無糧者。宜

此等軍
乃方便
各邊
皆有之
真爲
國人行
而過

將各處班軍。免其赴邊。即將各堡軍丁支班軍之糧米鹽菜銀兩。令其就近修工。邊堡亦甚便也。且往例班軍不赴邊者。每名徵班價銀一兩二錢。以五千八百餘名。每年可徵價銀六千九百餘兩。借爲堡軍之用。又節省往返行糧之費。其下班之軍。在省操練。不兩便乎。

全陝屯牧事宜

關陝如平涼洮河。以及甘肅。幅員數千里。一望荒蕪。人物凋耗。較成周隆盛。未可並論。西漢置涼州。部刺史。秦隴西北等郡。東漢司隸。如故唐

經世罕要

卷之五

陝西

四

置關內道。以京官領隴西。皆視爲重地。故漢唐盛時。人材之多。財貨之富。甲於各郡。有繇然也。況趙充國屯田金城湟中。東至浩疊。而羌虜誓服。非今之甘肅西寧間地乎。張萬歲監牧汧渭雲錦成羣。隸易一馬。比屋豐盈。非今平涼洮鞏間地乎。夫克國屯田之地。與萬歲監牧之地。具在也。盛於漢唐。而耗於今。豈今之地不可耕且牧耶。特無充國萬歲之人焉耳。或曰。今甘肅已

有鎮巡之設矣。涼鞏已有死馬之設矣。而各衛所屯田之不廣。各寺監馬畜之不蕃。豈有他哉。患在軍民丁戶不如古之多也。甘肅鎮巡以禦虜爲重務。苑馬寺監以點視爲常規。求其留神民瘼也難矣。

三邊

三邊形勢

秦之邊有三。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甘肅古河西四郡也。漢人開之。以斷匈奴右臂。斗絕孤懸。四面皆虜。在東北則有銀定。及成諸首。在西南則有火落赤。永邵卜。蒲官。眞諸首。雖時肆跳梁。而山丹石峽一帶。扼要據險。未遽爲邊鄙大患。唯是永火諸酋。盤處海上。族類日蕃。控弦可四萬餘衆。每每藉口搶番。陰謀虜掠。我兵至則伏殺。世擊雲。卷之五。三邊。六。首觀望不至。則任意橫行。猝有變動。恐河以西非中國有也。所幸該鎮軍丁。素稱敢戰。而今亦非其舊已。前此田中丞一意爲邊大賞小賞。三軍之士。以殺賊爲養身之業。近因連賞格廢。而轉効按驗。反成獎。數打照扣留之餘。僅得十有餘金。唯是速給賞賜。作敢戰之氣。力絕假道。杜槍番之路。庶西北半臂。可安枕矣。寧夏古朔方地也。東起鹽池。西盡中衛。北倚賀蘭。南距黃河。虜患較他鎮爲緩。自俺荅哈迎佛西牧。遺虜結

聚河套。則冠在門庭矣。自松羅恢復。驅逐賓牟。諸酋逃牧賀蘭一帶。則冠在堂與矣。自糾呼變後。東西諸酋。無日不開市挾賞。則冠在腹心矣。兵日驕而虜日橫。款虜與降虜。內外通同。莫敢禁禦。卽如該鎮近日興復屯田一事。始猶等之聚舍。今且付之餼羊矣。延綏古上郡地也。襟帶千里。獨當一面。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每不及而返。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內地稍安。自己已失守。火篩據套之後。榆林又肩背受敵。神木

總世挈要

卷之五

三邊

上

三秦先務

寧夏一鎮也。卒有桃渠。採草。捲掃。守壩等辦。差因寧夏田上賴黃河。有漢唐二壩。實衣食之源。採草送壩。樂供挑灑。惟將領占據灘蕩。湖道將採下草柴私役軍士爲累耳。延綏鎮糧額派陝西延安慶陽三府。原係本色。自平政文貴奏改折後。軍餉始虧。巡撫馮清因之盡改折色。而米價騰貴。都御史王鄰始開黃河設置船隻。輸運王崇古議復本色。邊餉日延綏在萬沙之中。背居套虜。無目不警。馬每月給料四斗五升。草銀五錢。今草豆皆乏。養馬既難。只得棄馬。先年虜營威遠官軍尚有牧馬採草之暇。今軍馬無可休。草豆復貴。其不容於不增者勢也。楊襄毅督甘肅。明罕東諸屬番。避居肅州境上。其衆滋繁。襄毅築白城威虜等七城。徙其部落數千人。稍給牛具。於是離塞四五百里。亦一時之盛云。

總世挈要

卷之五

三邊

人

延綏

延綏扼要防禦

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兩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經撫挈要隘卷之五 延綏 九

延安唐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須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

延綏宜用土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管堡兵少而延安慶陽蔚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

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繇是土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

寧夏

寧夏形勢

寧夏。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統其東南。險固易守。沃土長流。生。理。饒。洽。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虜。既。入。套。河。東。三。百。里。花。馬。池。清。水。管。左。右。反。爲。敵。衝。自。巡。撫。徐。廷。璋。築。牆。畫。守。總。制。楊。一。清。王。瓊。屢。爲。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顧。兵。募。勢。分。虜。大。舉。輒。不。能。遏。嘗。聞。弘。治。前。虜。不。寇。套。或。連。歲。不。至。即。至。在。水。堅。時。凍。解。不。能。復。出。入。以。

卷之五 寧夏 十一

故每歲水時。何虜入則戒嚴。出即否。乃今渾脫飛渡。數萬立濟。據爲巢穴。誘我遁逃。盡知內地虛實。咸寧固靖。不得休息。許論欲釋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叅遊移總制居之。而分屯重兵。清水興武諸營。令三百里內旗幟相望。刀斗相聞。鐵柱白水諸堡。水草大路。盡築墩堡。可謂扼吭之計也。北虜在牧套內。非昔性來不時者可水草爲居。花馬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至甘泉紅柳榆樹等處。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於鐵柱泉。梁家泉。梁家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墩堡。

源。亦。時。水。源。固。各。關。守。風。無。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得。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山。前。遂。爲。通。衢。趙。瑄。周。尚。文。禦。之。皆。敗。諒。此。不。已。不。知。寧。夏。所。終。也。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千。里。以。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若。山。南。作。壑。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朔。方。地。今。棄。與。虜。城。而。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卷之五 寧夏 十一

寧夏導。既事宜。

嘗因張鑒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而。有。慨。焉。霍。公。韜。奏。議。謂。自。陝。西。築。爲。邊。牆。窪。爲。溝。渠。尋。秦。漢。故。跡。修。復。焉。邊。城。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開。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餽。

運自然饒裕。今謀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軍士終歲脫巾枵腹也。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於筠請於五原置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顓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之有大江。黃河不惟可資。既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扼虜方冊昭然。奈何徒能行於昔而不能行於今。

續世宗

卷之五

三

三

固原

固原防禦事宜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遼人謂之大門。若併力監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竊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陣。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東。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

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東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鏡陽界起至西寧城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於二八月各修築之儼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窺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於此猶室家之有堂與也東之於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於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今日者有總督運籌於中總兵參遊提兵各鎮折衝於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

固原邊政

固原邊政本羌戎故地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遊也然黃河積石環於後番家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有金城烏蘭之壯蘭靖緊憐虜穴百步之

內率皆強敵且當三秦門戶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酋巢居奉刺川漸逼內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敵國邊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強而失額頗多洮岷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團聚教閱用以張軍伐而固吾圉斯今日務哉

甘肅

甘肅形勢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漢西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

經世學要 卷之五 甘肅 十七

與前四郡皆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廼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白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是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累朝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瞻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

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遠涉若以省叅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例而移郎中於其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傘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益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許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勤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

莊涼要害

紅城當莊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大壩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在涼州二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古稱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遶絕環固。業與虜共之。誠繇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况鎮羌陝口。南疆北塞。遠不數武。近纔跬步。攻當塞。反拒我吭。又安能制御南牧之虜哉。且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虜部者。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虜畔牧。在扒沙等川。可數千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之九。獨河以南。隔於迫脇。殘破。服從。尚經影學要卷之五甘肅一七

少今漸圖渡河矣。虜情豈遂已乎。倘有負陰山雄傑之鮮卑。安知不為強國耶。吐蕃欽陵欲唐拔去十姓四鎮。至要郭元振曰。烏江黃河。關源阻與多厲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窺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可斷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虜進據腹心。駁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為殷鑒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論諸

明書
是書
全別

蕃關隴。蜀漢且剝膚矣。但虜以中國為恃。諸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實積忿深怨。非一日矣。項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種之夷起距而從戎者。至二千人。共西寧南北諸番。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屯聚掩襲歸途為諭。一時驪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之兵。眾可萬人。即虜來無為也。誠以諸番委虜。我為懸示賞格。且聯東附近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顧。又經世烈豆卷之五甘肅一八

陰傳諭虜中。番且群謀不逞。我收洞明。相持之。力況其首事倡率之。跡策之善者也。

榆林

榆林防禦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空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興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禦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城虜多克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衝劇邊墻東起黃堡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壑山湮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亦以樵採圍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邑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

此處所
用之
糧
運
取
諸
民
也

築
陝
而
利
及
淮
關
妙
想
天

欠者復百有餘萬焉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勇敢戰不貫甲虜呼爲駱駝城人焉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乃今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竊計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肅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于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

經世聖要卷之五 榆林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緩用兵日久戶部楊鼎上疏曰阿羅出住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緩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沂流饋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鮮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議竟沮不行

榆林地之耕收。藉於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繇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設迤左烽墩五六十。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諸邊鎮獨榆林軍忠勇常懷復套之憤。惟苦無糧。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榆林總論

嘗訪之延綏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歷世罕要。卷之五。榆林。王三。出榆林浮沙梁。牆終難就緒。向使其構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益不審矣。繇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但當時建議若王朝楊鼎諸人。首以築墻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開陞藩籬計。子俊因之。起黃甫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二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警藉

以少寧其功亦自難泯云

臨洮

臨洮形勢

夫臨洮一鎮控馭羌戎屏翰隴南有洮岷階文西固西有河州延台歸保北有蘭州鎮保永秦三紅周環紆迴五十餘里無一處無虜然較其緩急莫如新舊洮州二城蓋古土番地臨阜南峙黃河北繞風稱形勝然番族繁夥去固原千餘里遙制爲難其丹路口烏藏堡係河洮總峴乃海首出入之門戶番夷睥睨之襟喉所恃

經世聖要

卷之五

臨洮

十五

惟洮河一水爲之阻隔遠偵密探或保無虞河州迤西老鴨關之外設有起台保安歸德三堡中有撒刺邊多爲之關鍵然保安去河州五百餘里孤懸塞外肘腋生番對面火酋一線通道至歸德二百里而中華地盡海虜遺孽流住洮州朶的河地方離邊不遠跳梁巨測雖曰發臨河兵馬并力禦之而鞭不及腹臨洮之南七十里右景古城一堡設在崑山中斗大一城人三百戶漢番雜處僅南三十里卽洮州地北去河

經世聖要

卷之五

臨洮

十六

州二百餘里卽果麻灘直抵虜穴其白石崖黃草坪乃莽捏通衢賊繇要路昔年火酋踞蹂內地道經於此萬曆庚寅創設守備以俺龍關麻山關大小馬家灘關陡石關思巴思關沙馬關麗之各關設把總官後將守備改設蘭州北城而景古止以千百戶爲備禦六關亦各以千百戶爲把總共統兵六百餘名防守各官職級相埒又皆親識故舊體統不屬法守漸弛今宜於臨河二衛班軍內擇五六百名發景古城與彼舊有兵馬參爲一營操練簡閱將蘭州守備仍復守備於此則衝邊捍禦屹然矣蘭州昔爲最衝有參將營自恢復松疆名曰腹裏而創設永泰遂改蘭州參將往駐焉第密邇新疆狡虜耽耽未忘也蘭既係臨河洮岷要地河北咽喉又肅藩帶礪豈宜僅以一守備統衛宜將甘蘭二衛班軍盡數合入大營卽以備禦都司內一員加參將資彈壓則外有藩籬內有防禦如臨洮原有應援松疆之責任返千里徒滋煩費今蘭

州有此重兵，萬一松警，刻日可到。主客便利，誠一舉而兩益也。蘭州渡河北去三百里，卽永泰。去新邊五十餘里，邊之東西四十里，爲三眼井堡。又一百六十里，爲紅水河堡。二堡自揀酋西來，而套虜松虜俱逼臨邊，下不時窺竊。紅水設遊擊一員，尚可撐持。三眼止一守備，權輕兵少，堵拒恒難。是以狡虜竊犯，無所顧忌，以地利較之，永泰稍緩。三眼極衝，今宜調永泰參將併該營兵馬於三眼井，而以三眼守備及原兵馬改

嘉慶二十五年

王

王

臨洮兵馬

臨洮一鎮，兵馬在洮岷階文西，固不具論。其在道屬者，衛所五，大小營堡二十有一，大約官兵

二萬七百五十有奇，馬七千有奇。而今不及半矣。卽以總鎮所駐臨營，其初計兵尚以四千三百計，馬尚以一千六百九十。雖不及他鎮三之一，然遇有烽檄，亦可策援自撤。去省城家丁撥去遊兵召募，今僅有存者千五百名。又連年援遼援薊，所剩六七百名，赤身步走之卒耳。何以異於小堡哉？狡虜窺竊，盜賊縱橫，其所繇來新

嘉慶二十五年

王

王

王

河套

河套形勢

河套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廷經世率夏國卷之五 河套 三

該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德慶陽三延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道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防河套議

成化二年三月廷綏親功兵部郎中楊瑒奏延

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

去一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希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岍地各一顆樹起至榆溝遠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礮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背馬營等處共立十三營世率夏國卷之五 河套 三

城堡七十整臺東西七百餘里實於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實爲邊防之長策按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者故老猶皆記憶楊瑒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

河套地廣略

河套地界。惟皇甫川於黃河稍近。川南熊家坪兩岍夾山。永先後泮及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水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武灘武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南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經世學要卷之五 河套 三千

河套事宜

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菽園雜記謂近時開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諭年纔復業。尤邊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園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未之究矣。

登萊

登萊三營

登萊二郡。凸出於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其在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居。以爲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東山之戍卒也。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於新河海口。以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見水寨於島嶼。良有以也。

登萊有卽墨營。文登營。萊州有叅將新城有守備。登州有總鎮。有海防左右二營。有水標營馬步家丁。今復有新兵二千。沿海有威海衛。成山衛。靖海衛。大嵩衛。鰲山衛。靈山衛。萊州衛。寧海衛。登州衛。九衛有二十七所。直隸所在外。一所。

約有千百戶三十餘員鎮撫總小旗在外每衛
約有指揮一十餘員各伍下軍丁閒贍甚多專
委廉能監軍仍任海防道事責成智勇大將仍
任備倭總鎮事如法訓練總聽軍節制戰則
爲邊左今日之奇兵守則爲他時禦倭之實用
登萊防邊

登萊一隅原爲與金州相望恐奴襲渡淮之故
智故設此以防然若欲藉此以克奴則金復海
蓋之城垣盡爲奴所傾覆金復海蓋之蘆舍盡
爲奴所燒燬將從何處著脚而敢與奴搏戰乎
此旅順進兵乃不必得之數也夫登萊與山海
相近尚不可恃如此而况皮島之師欲應開門
則有獐子島石城島廣鹿島平島雙島越五千
餘里而遙豈能飛渡而至乎故設兵之初原爲
皮島與鎮江相近可以搗奴巢穴故每歲領
朝廷數萬金錢養兵而不惜正爲可以掣其尾
而使不敢窺開耳今奴業欲渡河而窺廣寧又
與插酋相結而窺宣大則奴已稔知皮島之師

乃東草爲人以驚瓦雀者耳抑又思之登萊即
不可以入虜而虜必不能忘登萊何也彼在溥
中則三方之說我爲虛看彼爲實者先據爲先
甚精者彼要者先着決不肯看後者一斷登萊必窺
宣大不待智者方知也奴謂我無人手哉

松潘

松潘形勢

我朝開設松潘，東綴安綿，南控威茂，譬人一身，松潘其目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於外，材官控禦於中，嗣後五寨塞而威茂分，三溪叛而安綿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聯屬而成身乎？松潘之勢似合，而其中皆素越相視，實則分也。白草之寨似分，而其黨皆患難以相死，實則合也。

松潘防禦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潘。以孤城介西番之域，乃待食於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為羌戎所截，則疊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窵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為重。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草坡一道可抵汶川，沱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禍于哉。

松潘威茂論

諸堡之卒，歲於內，衛選官軍更番而戍，大約主客遊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利，不識夷情，惴疑虛喝，習為上計，不聞有剗一矢，持一戟，攘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易若罷去，以養戍兵之費，籍土民，站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之，無已，則擇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冗數之老弱可也。松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糴世望要，卷之五。

於內境，歲輒全蜀之糧數十萬斛，不遠千里而，以實老弱之腹，吁可惜哉。維州自沮於牛僧孺，城竟棄，先臣董軒皆議欲棄疊溪，移所高也。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人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一線之逕，如人兩臂然，胡可廢也。

松潘事宜

松潘二鎮為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則威灌之藩離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

幾於危薄而不安矣。松潘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取易窮。秋成之後，斗米二錢，經商不通，因戶坐索高價，懸釜待爨，卽傭員竊祿者不免也。查得松潘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二月支實米，其餘月分皆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本色少，爲糧戶節省之計。但所存恤在糧戶而所苦在邊氓。今照布政司買運松潘一鎮，萬曆七年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升，而松小等邊

經世要

卷之五

松潘

三

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四員名，若以每月米銀

支實爲利便，又松地苦寒，稱貸爲難，往往山陝富商，攜資坐取重利，每借米一斗，候至放糧之時，加至二三斗者有之。窮軍細民甘心兌支，若每月給米，便可省此一段苦境。

經世要略卷之六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邊防事宜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自大寧失而薊州宣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林不相聯若夫自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惟恃九驛以相通萬一中途衝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

然相擇險要聯屬川貴雲南跨象山以為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為一總是亦一策也

漕山東可以達遼萬一咽喉梗塞亦可緣遼海以達燕噫各邊鎮守兵數萬歲給芻粟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既殫竭矣與北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為六鎮其後更置薊州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夫遼陽城衛勢成

藩蔽三舍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遼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去宜薊隔涉從此多事朵顏部落累肆侵噬若黃花鎮擁護後寢潮河川密邇邊關非召兵壘田積石建橋難以守矣宣府漢之上谷土不支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若補長峪城以鎮邊城之募軍修浮圖峪以嚴插箭嶺之防守不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原平衍犬寇屢至冷五堡既經修築高山聚落亦增成加舊矣則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平地平遠長勝諸堡與秦長略之修築固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自徒鎮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罄議者謂青山防口為虜患必繇之地若屯置軍器修築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芻糧本色水陸並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為虜衝若賀蘭山諸口蓋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據守不惟得扼吭九制之策且榆林應援相及也甘

肅清之河西四郡孤懸幾二千里哈爾藩籬陷於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目先朝大臣馮文升許進討平之後久經彭澤經略王燮撫綏竟不能復蓋此當在所緩也引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寨之儲則憲臣之策早也增修嘉峪關以爲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是也周原古開城之地一自火蹄入掠遂爲要衝隸以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爲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踏冰馳蹙則蘭靖安會之聞便爲駭脂而西鳳門之系愛經世要略卷之六邊防

九邊藩國登耗

弘治以前沿邊止有遼東宣府大同甘肅寧夏固原六鎮兵馬正四十萬諸省民運爲其根本佐以鹽課百餘萬屯田乃絲毫耳其後河套之失板升之變土木之變庚戌之變遂設永平鎮密雲昌平保定山西延綏等鎮而沿邊大鎮總爲十三隆慶末年兵馬凡六十萬漸增涼陘

全聚時
初力乃

而外府
故可思

最不准
此所畫
李時仍
是名臣
之絲毫
可引之

二百七十餘萬正統七年戶部始建報庫則名內帑故陡增二百七十餘萬而民間無額外之征至天啟初年首頒皇賞查沿邊之兵乃有八十餘萬而戶部之餉除遼東新派外已至三百七十餘萬又詳考萬曆年中錢糧登耗之數初年皇祖勵精力行綜核所支防邊防海防江防盜等項錢糧責成巡按御史歲歲查盤奏報以故二十年間寧夏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廣之六十萬緡甸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四川之四倉老庫之八百萬歲歲以餉九邊不及十年而止除八萬矣雖行考成之法嚴催皆直之通而失之十年豈能得之一旦於是太僕寺之入諸餘萬歲歲題請借支亦不及十年而止餘數亦萬矣於是工部之借南京戶部之借而兩京庫藏都略盡矣光宗卽位立頒內帑二百萬先是遼廣相繼喪亡川貴次第發難調募百出之以陵工門數至數千萬而內帑盡矣省

直錢糧解京有額存留無額何地地方有事遂漸增加故也於是朝廷加派有數藩司加派無數

邊略宜分地爲用

中國之苦夷狄也非夷狄之能則中國之用中國者悞也夫夷狄之難制者莫若西北然一趙而破樓煩中山一秦而却匈奴千里班超困都善以定三十六國介子以一節斬樓蘭不思不

是也晉也唐也宋也總天下之勢聚天下之財

運天下之餉以與顏頤而晉爲之亂唐爲之衰

宋竟委命焉是制西北惟取給於西北而東南

不能爲重輕可知也東南倭寇古人羽之春秋

之吳越未聞其患也趙佗以一尉後屬之孫吳

以偏方郡交趾諸葛以一隅平滇平緬謂之太

性柔弱信矣而隋以再征亡國元至隻旂不返

舉百戰百勝之威挫之蛟鯨是又見制東南以

東南自有餘益之東北抵爲累耳況夷狄之寇

中國多迫邊民以爲導則今之戰四夷者亦變

民也兵不中於用用之者不得其道也苟有主父始皇漢武之君用班傅諸葛之將則四夷各稿於其微之民矣又何苦中國之能爲

邊防奇道

今奴挿構難東西連合邊垣之所宜備者咸知固守榆關喜峰古北諸口燕河潮河建昌等處不知皆未爲切近之危路惟昌陵山後之慕田谷大水峪東灰嶺西灰嶺最爲極衝此處又是宣薊接界之地互相推讓兵力卑微一十里至

昌平二十里發華城四十里直薄德勝門矣

有安免朝免二酋最狡伏於陵後備奴首以

一甲制寧遠陽窺我榆門夷虜合勢直衝此地

內入孰爲抵當此是奇道至危之路莫若將大

營神機神樞三營之內各抽一營卽以原將官

領之仍三月一更每營三千共九千訓練防守

其地當嘉靖間原有更番之例踵而行之不添

兵不增餉陵後鞏固神京安枕至便計也

京輔關隘防誌

往時諸險設關如紫荆居庸倒馬之類羅夫環
戈戍卒荷戟守吏辨符行者略肩曳踵同取肩
視也正德以後商者入路通者奸開廢鑿缺金
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覈符券嘉靖以來虜細
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市禁物群來旅往如履
東衛况在今日正二虜跳梁之會防哉防哉
倉場草場軍器火器責成守禦
靖康入犯幹離不遲起牟駝同天馴監劬豆山
積異時郭樂師來朝得旨戲於是導之直趨
其所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昔人議築
城護之移附就近倉場而營以勝驛四衛特敕
武臣鎮守故與其有事而擒奸細不若無事而
嚴守禦

各邊撫賞

各邊撫賞承委官員侵尅貨物粗惡必責成路
將舉匪其人連坐叅處又不如竟令客商至邊
平買之爲愈省直班軍備守必連坐協守凡主
將年終之舉劾視客將備守之功罪以爲定據

益協守可以節制路將而不可兼督客將也
撫賞長策

通事一流我祖宗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
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
四夷之言語文字以主各邊撫賞之事今四夷
館如故也而其入則非矣夷語夷文總未細習
全憑夜不收與夷通話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
其口以爲低昂哄誘夷人教之爭競需索今宜
擇其稍端謹者俾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覈其

續纂聖訓卷之六

通務

不增夷情不變卽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而
無事也陞千戶又三年無事陞指揮倘有能諷
停大事探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卽以軍法
從事如薊鎮撫賞之責惟節之路提官既卑微
人復瑣猥外不能壓鎮虜情內不知愛惜國
體甚至有私賂虜人求免目狼如潘一正者又
甚則如近年樺囚入犯大同所遣往來張家口
者率我降將而哨探所懸者盡巨測之通官至
以國情輸虜希國厚獲此豈彌變之道哉今請

各邊之賞皆令參將主之。如石塘路屬夷五枝，皆自白馬關撫賞，即移參將駐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口屬夷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即移參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參將，移駐漢兒嶺，牆子路撫賞，則參將暫革馬蘭路參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參將，移駐羅文谷，喜峰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穆塔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聽賞，即移參將駐冷口，石門路參將移駐義院口，如此則

經世聖要

卷之六

邊防

九

邊報

邊報責實

田錫有言，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

無所以寧寬過誤之誅，有戴罪殺賊之條，而必嚴欺罔之戒。妄奏報殺，無赦也。即如近日河東總兵虛報東西虜合其意，不過欲張大聲勢，以蓋不救鐵嶺之罪，不知遼城士民為此一語逃去，無算可恨也。

經世聖要

卷之六

邊防

九

邊境

城塞乘塞之始

成弘敵臺懸樓大同月濠長壓城塞之始也。臺樓太疎壕塹易塞垣周於壕墜附於垣近年事也。固原酋馬池之傳箭境門宣府往來之蘆葦山麓乘塞之始也。然傳箭多失夜警蘆葦不禦風寒步兵登垣馬兵列營亦近年事耳。

按城塞說有乘塞四失頗切時弊云哨探之不相諫諍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埃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於暇時奮勇力於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陣困塞視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目直規又何以番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俾主將所對薄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垣衝者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

也以付城卒一隅有獎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

修築邊境之利

邊境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紮一萬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少蹊隘疎濶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墻其所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非塞下人有也爲虜堡也塞下丁不能一日安於塞下也爲虜捕也昔余肅敏於榆林開三千城堡築牆其餘里櫺櫺入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境虜不復入塞者二十餘年楊少傳一清王本兵環築花池墻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部尚書翟崇築五堡今爲大同利五堡在大同弘陽堡鎮虜先是張文錦親築備置失宜鎮河堡鎮邊堡鎮州堡徵安軍士嘉靖中翟繼修復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於發兵接仗之時蓋按仗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築爲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可謂不易之論今試以邊垣

修圮爲邊臣殿最如內邊外邊緩急邊及關
梁障塞一切有修舉而無廢墮誠守邊至計

按余肅敏公有疏云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
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
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延
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
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
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
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額居內
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延
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堦堡況舊界
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削削
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牆實便報
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峁西接寧夏花馬
池東西二十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若
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
凡堡十有二崖峁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
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

整之易
結於成
之速

嘉靖七年給事中陸燾言築邊牆有五利憑高
視下以逸待勞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
驅掠歲益蕃孳遣人富實二也邊境方乏馬增
成則步卒可守省騎兵絀芻秣之費三也靈州
興寧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墾田四也廣
採以時商販無阻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
開屯田安息耕獲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
乞勅陝西提督會同巡撫親詣相度整理仍發
太倉銀一二十萬濟其經費不足則量開鹽引
經世要略卷之六 邊防事宜十四
或陝西布政司無得官銀佐之選委賢能專董
其事春夏興工秋冬輟役期以一二年間奏績
則邊防永固從之
修邊牆之策
築邊增險誰曰不善然亦有說焉接石爲基則
根不深自爲壁則根不立上重下輕內虛外
實於成則速於毀則易經年修築頃刻坦途棄
天險而費人功公然勝之秦隴胡以希功而長
弊意其誰欺

廢弛邊牆之弊

邊牆東自榆關至紫荆關皆有長城界限自居庸關至宣大等處正額邊牆屏蔽奈款市以來歲修邊牆之費競為節省以充市本前任報省十百後任報省十千皆以節省相高為殿最故不事修牆而惟事節省今邊牆傾圮將盡西風沙土刮至牆下胡馬如履平地耳

修城需求之苦起於不肖路將及各路差人來查新修邊城便要使用量其丈尺之高低潤燥

吹毛求疵不以修城為功反增索詐之苦故黃松峪邊城二百餘至今傾圮不修可懼可懼

邊牆城堡擇要

河西邊自開以來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潘以北蒲泛開錢一帶村屯已盡虜覲吾邊堡則邊堡為重自潘以南遼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虜覲吾村屯則民堡為重凡中路驛遞城舖在廣寧之間陽十三山凌河一帶得錦義為外蔽似稍緩而村屯依焉則當視與民堡並

牆堡之制

重在寧前之高鎮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十五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民堡並重其新莫永奠孤山鹹場灑馬吉散羊谷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紫河松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遼西邊堡並重湯站鳳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奉隻析木城等堡經世罕要參之六遼陽等處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視與遼西民並重前錦義正安鎮武等處千里駭脫而間陽十三山右屯等處為必受之區則重蒲河沈懿開鐵等處一望丘墟而遼瀋海蓋人財輻湊則尤重

凡牆堡之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直金粘沒喝一視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以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

為式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陴陬為二丈下濶丈餘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陬難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敵垣立而後殘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陬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為半下上收濶亦如之庶中道也

壕牆者為牆於壕之內堡之外也臨壕為牆則壕愈深夾堡為道則堡愈險夫下射不若平射近聞不若遠聞此理之至明者藉牆以為隱蔽經世要略余之六
壕以爲射緩急乃力自當不同縱有內薄憑濬與之戰而陴上之人復爲我覆庇投彼不虞勇怯亦懸絕也

烽墩

烽墩為塞垣急著

甚哉乎塞外之急也威繼光建敵臺一千二百座士卒經年不離臺宿法甚具讀傳烽歌天下壯之周尚文築鎮口邊墩五十里賢哉二將誠可爲今日法矣夫烽臺為應援耳目地方士馬之存亡祇在一砲之間耳如近日補四犯鎮川竟無傳烽方報辰至邇而已已抵大同豈十萬補兵一刻同至皆邇外不設遠探邇內無烽火緝世要略卷之六
故也宜令土著軍在墩臺者時刻瞭望否則坐叅遊守把庶幾有所懲乎

整臺事宜

成化二年兵部尚書王復奏延緩寧夏一帶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整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據反居其內人民耕收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臣與

鎮守總撫等官計議俱於極邊要地深諳其地其三十四座俱摘附近官軍哨守所築整臺隨其形勢以為濶牆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某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整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運振軍威矣從之

先年邊城低薄傾圯間有磚石小臺與牆各時勢不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牆

總世智夢

卷之六 邊防事宜 五七

上則無可藏處廣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近一堵攻潰相望奔走大勢突入擄掠莫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為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下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山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窗上層建樓櫓環以垛口內衛戰卒下發火

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

總一名專官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官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

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

子之養外備臺上月月之炊每有餓餒而死者

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

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召到南兵一萬

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爲家

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

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過虜則擊斬全捷五臺一

把總十臺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

無恐即大舉虜賊犯邊攻必難入入亦難出此

修險隘之大收効最著者也

威總戎烽臺法

威總戎每於整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里柳鼓相聞為一整每整設軍五各整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

訂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整舉烽火左右分傳瞬息千里各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武應速發武應候報武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墻晝夜間懈禦備既速馳援不悞今誠儆而行之則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

威總戎傳烽歌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整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把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龍帶夜晦換蓋大燈籠賊若潰晴

歌形便
作者廣
自著廣

進口裏仍伊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勿勿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到一整重該整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柳響即如風砲數柳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辨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整軍宜復舊額

夫整軍所以嚴烽燧也額設軍兵七人婦人難一隻犬一隻旗號柳鈴頃刻可達九邊今因款市節省一整而二名者有之三名者有之故甲辰年虜犯南山先縛整軍奪其柳鈴仍打寧靜號頭虜入內地人皆不知今當夷虜匪茹之際所宜急復整臺舊見

臺兵給糧

夫守臺之兵要矣得虜山頭一臺內地之虛實即見昌故糧餉撤兵給散往來動經三四日方

國臺兵甚且為虜槍去其一乘間內也
患不小合將餉銀每名包封將官臨邊按各給
發不特邊垣不致疎虞兵之老弱可驗而汰也
且將官每於放糧之日歷閱一次亦不為勞

烽火偵探之嘆

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諸臣
建議動稱屯不知虜衆內侵不歸諸監口皆
據攀絕壁懸崖邊垣又何足恃況諸聚烽
卒皆煤虜自多囊鉞刃遇虜偵者賂求不殺
彼此譯語互和同待虜深入然後舉燧發砲
降埃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且邇來之虜
類多我民亡那為彼嚮道星術機械文字技藝
諸人咸足為區區盡故連歲非時候至冒險深
入如履故途無復忌憚自今以後恐患無底止
乞下廷臣集議萬全之策以弭內擾之患

虜囚狡計

朱平涵云一近將為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
用狡計先離八邊俟舉烽相傳即回騎出從他

道入入又舉烽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
見烽舉即提兵往撲既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
以誤傳報軍門他道失事者盡推之烽埃不明
以解埃卒坐斬井及其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
暗設一法出入以雙為別互而用之可也

哨檢

哨檢妙用

人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為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覓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餓渴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其所以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要隘所處。雖不可數。而其失舉之路。大約不過數處。哨探分明。可以覓虜之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別也。聚邊馬隊按狀。省却大半氣力矣。

禦虜全在察哨。明哨如入虎穴。暗哨如履虎尾。去與不去。誰為查點。實與不實。誰與照對。出則任其遠近。報則任其虛實。上下相聯。合成一套。有哨與無哨。同也是虜得匿伏。而撲我。我不得暗度。而哨賊。豈撥夜之罪乎。以山為營。以險為

聖撥錯綜而成。部伍哨連。屬而編。行列遠外有。邊撥外有。撥直哨為橫哨。耳目橫撥為直撥。肩背有興哨。有踵哨。與哨有度。踵哨有方。出哨有令。接哨有號。查哨有記。候哨有時。過時則查。記無記。則查號。無號則按度數。而查方所是。查情之法。亦救援之法也。撥必朝更而暮。孩哨可東出而西入。或縱撥而改橫。或橫撥而改縱。隨虜出沒。或直往而迂回。或曲行而疾走。與虜浮沉。撥失虜易。撥雲霧難。撥無心之虜。易。撥有心之虜。難。寧以虎視石。勿以石視虎。彼陽走而陰驅。我明見而伴忽。料其遠近遲速。察其去留聚散。而妙用生焉。此必勝之術也。

大哨五百騎。出塞百里。小撥五十騎。哨二三百里。上其頭領時日以問。如威繼光用明賞。坐門諸虜為鄉導。及問者紀錄優敘。此近例也。蓋為紅門川及都山有馬步賊夷申微。而明哨暗哨遠哨之法。可漸復。

哨檢在先補整臺

撥兒馬雖快不快於賊馬也。若賊隨撥兒馬同到而措手不及矣。今不日夜趨補整臺。嚴明烽火而專侍撥兒可畏也。以前皆是烽砲與撥兒同到究其故。不過臺空太遠而整軍又不上臺。忽然聽砲不知從何來。甚有撥兒馬已過而始舉烽砲者。今臺空遠者酌量補築務使相連軍不上臺不時巡查違者以軍法誰敢復誤。

以賊算我撥者還算賊撥。中子把能撲賊撥數千人者。卽陞其官。斷賊耳目。開我耳目。翻孫

大

經世挈要卷之六終

經世挈要卷之七

金陵

金陵防守要害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守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
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
淮安而泗州乃金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
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金淮之左臂
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
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
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
以設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匯於溢口則
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
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鉞
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
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
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

其西南守江以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
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耳

金陵尾也山西河南湖廣支脉也山東中喉也
九邊諸鎮其脊也欲首尾支脉交通南北呼吸
相應莫若使中喉不病蓋以山東居南北之間
天下漕運交集之地也計惟有立社倉以備饑
寒嚴行保甲以備反側精選民壯以備冠盜務
使中喉有所專恃則首尾庶可相通至於金陵
其策在沿海立堡沿島立壘上下之巡軻宜通
江海之水兵會哨在閩守廈門梧嶼則賊糧可
絕在浙守舟山烈港寧定馬壘則倭虜可消在
金陵守孟河淤港則賊藪可靖然後以天下之
急急京師則京師無不固也以天下之備備京
師則京師無不固也

兩畿海防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蘇
州故崇明吳淞江口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
江北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

此美家
能令全
局俱活

在揚州高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
所而惟揚州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
為重鎮設二衛淮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
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南畿江防

南京之險唯在長江夫倭寇入海抵龍江關但
四五里設中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擣建
康或自淮揚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
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

而朝廷所設重兵十萬之眾如鼠在穴中坐

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單

弱南京兵部畧不干與而宿重兵於無用之地

甚非長算或云操江都御史當開府於儀真督

率江儀真等衛兵專一較閱水戰南京於京營

中抽選一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

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彼此策應

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根

本之地始為有恃矣科中建白後下南京大小

多事
難全
餘恨

近談如
應角暗
值不少

遠情從
來如此

標本之
論今之
議復還
威效皆
須從此
入生立

九卿議報有阻之者其議遂寢

太祖順流自采石取金陵成祖逆流自儀真

入金陵長江險矣而江防為要宋人之言曰也

兵據要雖在於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於北

宋陳亮乞措置定山爪步石跋三堡屯田狀云

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致

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裁埋鹿

角釘設暗椿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

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乃論者罕

總摺聖鑒卷之五

指為兒戲某猶謂厲大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

固如前數事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

告急淮入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

一日有兩騎傳報番裝躍馬江畔相傳虜人至

矣濟渡之舟砍纜離岸檣桿失損渡者攀舟覆

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

斯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種並設溝塹

深濶令不可越驗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

一虜兵舉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於是始捐重賞

爭先取

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數十
往返取其俘馘係疊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
而人心始安虜皆歸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
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
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
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

金陵管衛兵馬

金陵設立教場大小管神機管巡邏遊巡營新
江口管過因開白之亂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
經世聖要卷之六

金陵

妖變添立標營京營兵舊十萬有餘後乃日賸
月削今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
場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三千五百有奇巡邏遊
巡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
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寄操居十之二老稚疲癯
居十之九所恃者止陸營之一千八百水營之
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三百餘人而過亦非其
舊矣且逃亡住糧有缺無補數年之後寧復有
兵江北門河浦口營兵三千池河三千名在實

三萬曆十一年兵部於每營題補至一萬一千
三十今宜查出十一年舊額將五十餘衛軍不
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朴茂精
彩煥發者儘作營兵最上為選鋒次即為常伍
有餘則補作架船守門諸役於各營內汰出懦
儒矮小力差弱年未衰者覓大小衙門官府跟
隨導衛之用法行自上始舊有仗財營廩投托
隱占者助功卿第各自清查但係衛軍送還本
兵一體審發用此法選補於大小教場各宜補

經世聖要卷之六

神機

足一萬一千神機合巡邏遊巡亦然新江口縱
不能復舊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萬三
千五百人浦口池河亦先選各五千連絡犄角
聲勢相援至於孝陵原額二千今亦宜於本
衛軍餘挑選足一千其寄操諸軍俱應撤回每
營乃預取壯丁二百名為聽補軍遇有事故兩
管按籍取補無須拮据捍外衛內策無踰此

金陵水營兵船

祖宗執府衛為兵戰則領符散則歸衛者為子

孫練兵之良法也。卽月米爲餉，正軍一石，餘丁六斗者，爲千孫省餉之良法也。卽各營精兵六萬六營，水營亦各補足二千，則彼此協力，合成一體。新江口船舊四百有奇，今存者百十隻耳。風雨朽壞，薄板雜釘，竟難衝浪。水營兵船，多不滿百，食弁染指，柳質易腐，近更僭飾，載兵無幾。箭師舵工，手跡目炫，膠舟可虞，合無以造船，並掌總，屬兵責專督歲餘，更有宜議復設者。諸營外列江口最要，成祖也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舊例官軍住宿早晚點開，跬步難離，今厭薄險遠，如禦魍魎，官棄伍而家居，幸拾舟而城處，縱所漂浪，寂無人知，詰其所以，則江岸僻澁，營場圯壞，將臺軍壘，淋淋瀝瀝，重鎮軍機，廢弛至五六年矣。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預防，四面營壘，選鋒伏場之建，南如石子崗，東如土山西，如望江樓，北如仙鶴觀，縣鎮東山寺等處，墩臺壘，一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承平日久，或土民侵占，或荒蕪積草，今西尚有兩

東南北三面，曠然失陷，舊址可尋，可不亟行查復，整立守望，春秋閱視，以攝不軌之民。新江口抵江浦驛三十里程耳，近開新河，相望頗近，一葦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流，孰若新江口船額告復，其舊分支，以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嚴，賊從水則夾擊之，便從陸則催過之，易乎。嘉靖間，尚書屠昭等言，留都長江天塹，南有新江口，管統水卒以扼江洋之險，北有浦口，口管統陸卒以遏淮鳳之衝，至嚴也。今浦口口軍不滿三千，不能當江口之十，而水戰又非所長，不若量增運卒，置之江口，而於浦口沿江增墩臺十座，選軍二百人守之。長江寇來，陸軍協力拒戰，絕其登岸之謀，北岸有警，水軍沿江應援，斷其入江之路，庶爲長便。

備留都六議

長江天險，晉齊間事耳，自元末伯顏渡江，江難恃矣。南震則楚身閭漸，俱不可同。今戶部食糧之軍四萬餘，兵部所操之軍二萬餘，布置江上

惟三四千之派兵護衛府寺惟一千之標兵倉廩雖實計日可盡三部之車合之不過百萬半城之具百無一備夫池河一帶爲北來關鑰南唐之三縣此失矣則添兵設將築閣置堡宜議一也灰儀爲江北之門戶而海門一帶巨盜出入龍潭一渡而接儀真宜各置臺立軍戍此宜議二也安慶太平據都之上流宸濠攻安慶不下故不得直抵舊京太平乃開天首郡城高不能勝中人之填六合聚糧之地縣尚無城能無羅其軍馬之全令形

增築宜議三也東壩爲古來通吳越之路吳越盜發自當取道於此創堡設兵以防其決宜議四也京城太廣而定淮金川儀鳳神策諸門寂如山林故靖難之師從此而入不如自鐘鼓樓一帶至清涼山後止橫築城一道勢既直捷守力簡省則宜議五也六朝城不統一雖屢有城下之師尅一城而數城守不如烏林新江臺城清溪彼此相援今苟破一城便隔然百里不如於下開上河等處多立城堡分處管軍宜議六

也

金陵軍餉

金陵官軍不及數萬所蓄者今月邊以爲生耳今冬大雪手筆各所欠錢已入日可老庫銀不過萬金其外輪船所欠已至舍庫銀五萬不存前此世職譚起矣必不得已而留北運以濟南甯北運一石抵南糧十石南甯十石不足以致北運一石也官軍一年費官需幾許始得米粟入載出江而還從權以捐之留之以濟鹽賸之變似矣而胡有吏誦等需索至每船便費數十金以至旗甲鼓譟殊不知諸甲因運糧以資生非有資而果運糧也除漕糧外更有何物可以爲使費要夫一粒即虧漕糧一粒官旗費糜於彼即取償於此如是而欲餉之足何可得也再則軍敵而兵騎與軍則大小神巡江鎮守官兵則水陸遊兵奇兵太平等營數其入儼若龍蛇詢其實背如土便就可隨者人小諸營之防守因防守一事每軍每月銀六斗糧

皆其人乎卽僱覓以代替已無法矣况以一影
十者更多乎衙城包攬無其人而有其名衙門
影占食其餉而罔其役此當問之羽林府軍等
衛者三此三者清餉當不下數萬若夫各衛所
之錢糧有屯田也廬課也馬政也地租也草場
也貧軍拋荒者十之三貧弁花費者十之五反
以催科之督過查剝之煩仍而虧耗者十之七
何也欠糧五百監追矣條而監條而縱欠糧三
百者撲責矣條責而條不責一事而兩共罰誰
爲之上下其手者非有大破費何以得此孰知
夫爲國課行罰遂有費國課爲罪縫者也孰知
夫因國課查徵遂有耗國課完卷者也興言及
此眞泚筆而不欲竟矣

留都武藏紫雲

南京武藏昆吾苦寒皆北上須稱貸而行還時卽以俸糧抵債有數年之久不得食糧者有無慮那惜終身不得襲祚者令祖宗汗馬之功捐於一旦豈不可惜鄙意爰省武職不得不諫京

師若南京自有本兵卽於本處稽查功次北試
弓馬有何不可倘移咨北部彙奏襲職何等省
便國初總小旗襲替至北京併鎗鄭公桎題
奏改於南兵部并各省都司比試不中者後一
年仍赴北京譚公綸具題亦改於南京二例載
武選職掌可援以請也焦澹園向言之曾大宰
會曾回籍未果今其案具存

徐州

徐州形勢

徐城中都門戶妖賊之變一徐州扼河以守而
東南諸郡高枕無虞前人議改州爲府割山東
隣邑以克屬真至計云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周省青州入於徐州環
以名山達以大河東南至淮安西北至兗州西
南至歸德徐介其中豈一州官所能彈壓司倉
有戶部守禦有兩衛政府亦非難也宿重兵設
大將以統之築城內街道高出河面一併起立
四門城樓甕城屹然巨鎮於以控制南北地無
要於此者策亦無便於此者

楚吳齊粵防禦

楚盜

楚故有偽漢餘孽，今變爲戈陳。二姓家世與國大治，蕃衍實其而好勇，偏強不服國法。尤其本性近，雖有緝捕府之設，而尤難制馭。彼其人共一族，則其心同居。二省則其地利設爲不然之處，則首禍興。漸次及江鄂，仲足向吳會，旁及豫章，此順流之勢也。法當於興漸之間，請置遊擊官一員，宿精兵教練，使彼掣肘畏望，而又勅有司撫馭得宜，則自不敢爲難首也。

試觀楚邊辰沅鎮，旱流賊蜂起時，而遊劫四郡，則曰鉅盜。時而潛入苗巢，則曰內逆。南過桂竹，而羅鬼推結爲之輔車。西至夜郎，而焚醜離。爲之唇齒。憑恃叢菁，驅使諸苗，下而洞庭，則江一帶五谿，難處更便於狂逞。憑嘯忽風，竄項刻千里。即岳陽守備鹿角巡司，然一隅之防，豈遠馭之略也？又下而金陵，每持長江，大壑。生者嘉靖壬子乙卯間，捷如風雨，暴如雷霆。波

湧荻草，反爲盜區矣。安所畏江別徐鄧以南，皆咽喉之地。中州以北，又交錯之方。每見此同輩馬猖狂，鳴鷄夜發，設使遠通冠近，通盜連橫，約結斬木揭竿，則今之荻港錢家山三山夾等處，皆可依爲穴。禦江則趨陸，禦陸則趨江。萬一直指留京，患可勝言哉？故采石必設沿江之屯，金陵之門戶可固。馬家渡水河等必添防戍之卒，則金陵之肢節可保。

按鎮軍之地，川貴林連，而又當麻陽之出沒。

今之議苗者在防守，而以施之鎮軍，則奸矣。必也離哨兵土司之糾結，則黨援可孤。清永順保靖之通逃，則奸慝易息。此治苗之一策也。

山東盜

山東盜巢，必稱果山。卽前代巨寇宋江盤據之處，雖大碯已成平陸，而周環八百里之內，猶多遺風。按古史稱蚩尤堊奇張三縣交地，四民輻湊，不止萬家。三十七年，陽穀災異流言日傳，

心恂恂臨清兵備道於張秋。遲集市民七百餘丁編爲行伍。教以武藝。地方幸以寧戢。前撫謂張秋宜比顏神鎮例。增捕盜通判一員以彈壓之。

粵東達舍

粵東省城五方雜處民無三日之糧稍一有警閉城半日卽內亂矣。此可防者。昔年圓圓達官盡居省城且環居布政司廣州府兩衙門庫藏之左右向來人力稀少今則繁庶已有數千與種性頑縱橫爲非近日浸浸不可測矣。粵東之亂在腹心此不可不防者。所可恃者彼生卽有休糧稍載其腹未敢輕動今惟兩廣總督委其掌管營堡卽令望家室移居庶幾漸漸分散以消其未萌也。

東南江防

江防要論

唐順之曰海賊入江繇江南所登陸之路廖角甯管前沙南北相對海峽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面闊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大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三山鎮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嚴守並門勤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雖與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所斯爲下策與無策矣。

今之論江防者就不曰管前沙者大江之第一關鍵也靖江江陰其第二也瓜儀京口其第三也守此三者則海寇不能飛越而窺留都是殊不然京口雖係江南諸郡咽喉然從古寇犯金陵未有由此而進者以沿江兩岸之險和併而

潤州秣陵之間夾岡險峻無港可達故也若從
通泰登陸循江北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師渡
蕪湖采石走太平而北豈非地勢之至要至要
者歟故保留都須嚴江防嚴江防須重江北賊
計狡猾常還實而擊虛不可但以江中之關鍵
爲持而爲賊所詒也

王鳴鶴曰長江萬里上通川湖下盡海墻環遠
南畿帶映陵寢關係誠重矣今自留都以下江
防最急者言之查鎮江京口與瓜儀相對實北

經世要略

卷之七

東南江防

七

省漕運咽喉較之他處尤爲重地近因盜賊生
發當事者議於永生洲設兵防守又以江上洲
田供給新集沙兵最爲得策雖克國漕中之屯
不是過矣惟舊設三江圖山各去永生洲不三
四十里官兵互相接應盜何得逞錄兵中多
盜賊家屬官少舉動伺察先覺故會哨與不會
同也今永生洲新設果能合二營之力厚養間
諜不使輕泄出必速戰公果獲有真盜不使賄
脫計晚又不爲勢家所壟而縱之雖江海廣闊

盜賊衆多豈皆不畏死之人哉若弛機有人請
托有路救死有術雖里守把而洲寨遊恐於江
防亦無所補益也

經世要略卷之七

經世要略

卷之七

東南江防

七

經世挈要卷之八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聞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東南海防

禦海洋論

無險可守
應有防
計則
各費
甚多也

胡宗憲曰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於
海濱江防者必防之於江此定論也國初沿海
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漿等船一百餘隻出
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
有烽堠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穴

東南海防

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江口及
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灘淺闊無山巒避風之
處戰船每被賊毀近者又為颶風擊碎不若海
中洋山廠前營寨反可泊船也吳淞江口及劉
家河出海紆迴又非船泊防海要所議者欲分
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
蹟定海之船以守大嶺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
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為賊衝三路

此語
海濱
如三
例又
總督
首尾
可

之要總兵戰在統領戰船住謂海上防賊黃我
則如陳錢乃其所當也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
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參巡察有警則我大船
火器衝截賊入便不得越過各島則彼毒無所
施而內地安堵矣直隸與浙江各雜異地而實
則一家若不設官總理則彼此自分門戶賊一
入內地隨風而北可以互犯故必共守陳錢分
守馬蹟等三道而後賊無遁情兵可夾擊必得
總兵官正副二員分駐金山臨山要會之地先
守陳錢以春秋分任更番出入而泰將分畫三
道馬跡等三山各督信地則人易為守而守無
弗力矣

東南海防

按海洋之法事理雖長而未經試練嗣後將
官遵而行之始覺有不便者何也離內地太
遠聲援不及接濟不便颶潮有順逆駭船有
便否蛟龍之驚弱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將
官之命危於磊卵無感其爭執為難行也然
白禦海洋之法立而後至預知為難亦其易

非若已。知以前倭船至。派人觀。未覺其為寇也。苟因將官之不飲而遂已之。是因咽廢食。焉乎可。今之計。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嚴居。擊賊於近洋。而勿使近。候則善矣。

江北海防事宜

自倭寇之患起於吳淞。而沿及淮。據則江北不可不防矣。今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廖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壩。沿于楊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皋。泰州。稍折而北。則為揚州。次過揚州。而西。稍北。則為長縣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為徐步營。又北。則為福港。又東北。則為新埭港。轉而西北。則為金沙。鹽城。廟灣。劉庄。姚家。蘆。再西北。則為哈喇。蘇。等港。而至大海口。矣。劉庄。東北。則為安東。安東之北。則為海州。賴輪。泰州。西北。則為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為淮安。淮安轉西。則為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之勢之大略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為一道。新港。即所謂

江口。蓋蘇南江狼山。越儀真。瓜洲。而入。登所

則于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為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為便道。其三。則哈喇。蘇。等港。沿北。大海口。為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庄。姚家。蘆。俱為大鎮。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揚州。哈喇。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也。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礫甚多。此不可通。勝者也。掘港。新埭港。之東。亦有北。海。掘港。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二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示東。則廖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埭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欲募。惟在揚州。一執居民。便問其道。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於榆東。榆西。等處。率民以尾其後。則賊不敢直前。以寇揚州。若於廖角嘴。呂四。場。或新埭港。掘港。以進。使於榆東。榆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榆

束榆西等處甚為要地而當事者欲必宿重兵以控扼賊鋒者有以也

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拖船過壩水路自清溝喻口既攻則兵勢既迅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此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大抵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甌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入浙之西矣驗寶山至吳淞沙上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要害切於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南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開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停舶出沒之虞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東江沿海防事宜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壩分有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為劉家河為七丫港又東為崇明縣七丫而西為白茆港為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楊舍為江陰為靖江又西為孟河為圖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絕以把總卽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遊兵把總駐劄管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於洋山常鎮兼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所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日吳淞所而南為川沙堡以把總練兵守技守之則沙而南為南

漚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漚而西爲高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柘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所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江海之盜大開陣勢洛釋風帆一遇巡船駕小舢舨者數賊首而遠遶揚大船者向官兵而直衝

卷之七 懷海防七

官兵之船十常九敗每諱而不言譬如淮揚地方近海則廟灣海州廖角嘴大河營一路至狼山近江則劉家河周家夔州儀真孟河白西組東自南至北其中共有八百無名小集廢處有真大盜廢處有大窩家名打鹽爲生鹽徒不下十數萬衆一路達福山劉河江陰唐河靖江永生州太湖等處盡東吳之地迤西越之湖從湖連海北應彼呼江南犯則逃歸江北窩家江北

已制窺入江南高主

瀕海之地國初皆設整臺分戍聯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關及水道沽關以至於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遺址尚存遐想國初設整分戍固將匱倭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整戍連絡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惟其初設整戍稍少其後漸增然無繇可耕則整戍漸廢勢必至也今若於瀕海開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即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於國初設整分戍之意固相成也

蘇州沿海防禦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客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瀕湖浩蕩吳江則營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震裏之閘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以言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

山以東有老鶴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失焉。若
 泥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嶺險阻，為之
 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
 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獨山為最，以
 腹裏惟勝為最，故劉宋河吳淞江福山港舟
 師防守，不可單得白泖口七丫港黃客港俱當
 預設戰艦，與各港相為犄角。又如賊自東南
 而來，必經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隊泊於吳家
 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經三沙劉宋河
 宜發船一隊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避兵
 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鶴嘴等處亦
 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可無憂矣。至於
 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營平望，以防嘉興
 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蘇里突犯
 之寇。長洲團結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
 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多應援
 則蘇之內防可無憂矣。

蘇州太湖防禦

九

太湖設兵自萬曆十六年，因馬嶺山顧天王之
 嘯聚，召募二百二十名，又調曉船八隻，自此設
 兵三百名，屯聚胥口以守太湖。已而分為四哨，
 散派沿地以守。茲定而北哨議裁，衝漫兩山失
 守，遂賊縱橫北洋。今以北言，莫險於黃荊門，長
 沙門，梁山門。此三門蓋常州行商必經之路，防
 此三門，信守無虞於北矣。奈長沙門無船防守，
 往往盜賊窺伺其處，縱黃荊兵船守於東，俱山
 兵船守於西，鞭長不及，無救於長沙之險也。以
 西言，則石公門為最險，是湖州行商必經之路。
 西山之石公兵船守於北，東山之長圻兵船扼
 於南，石公可保無虞矣。但外之三山澤山橋山
 去湖州十八里而近，無兵防守，累年鹽盜猖獗，
 為三山無兵故也。以南言，大開口為最險，是嘉
 湖松江行商必經之路，僅以一船守之，殊為可
 虞。以湖中言，余山最為扼要之險，僅望東灣兵
 船一隻而西灣之險勢不及，頗是可憂也。而菱
 湖嘴兵船幸與余山犄角，二山合為余山門之

十

險可保無虞也。惟大開口之南湖。望洋無際。其黃荊嘴環亘二十餘里。並無一船防守。逼兵吳江。而太湖兵勢防禦不及。此可憂也。循此轉東。則爲白洋灣鮎魚口。是西塘豐涇想橋行商必繇之路。二船與行春橋木舍二船合力往來。而石湖之守可無虞矣。但鹽盜之船三櫓合綜鼓。推如飛。而唬船湖船遲奔。不能迅疾。一不敵也。守信之船散守各處。相遠者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此近者亦十餘里。鹽盜合而力雄。官兵分而力弱。二不敵也。信守遼遠。船少兵寡。卽西山八十餘里。若元山龜山石公皆守山南也。北與西

掛爲曠野。浩瀚並無一船而衝。漫馬。請三山各處自來。未常有兵盜賊往來遊覓其區而欲併責之。信守各地之兵三不敵也。是以題增兵一百五十三名。增船二十隻。業奉 旨准行矣。

海賊

三省海寇防禦

先是閩浙之間。有邀截買舶。質其人而限贖者。嗣是船貨自赴。納稅給票。免略矣。從此聚徒日眾。官兵莫可誰何矣。萬曆末年。浙巨寇袁八等弄兵海上。不過拒傷水兵。未敢登陸也。旋以招撫歸命。鄭芝龍就撫。其黨遂流毒於浙。攻破邊海衛所。東浙爲之震動。其氛尚未熄也。有三策焉。一曰杜其源。凡入海爲盜。沿海之民居多宜於沿海出船。水口查定。戶口編冊。十家月取結狀。每戶有人出海。與否。其出海作何買賣。應還而久不還者。卽盜也。論其親屬。許令自新。各家偵探。不許私歸。招引良民下船。而其黨日減矣。一曰絕其資。海寇雖在水。所須必在陸。食須米。飲須泉。嚴截其掠米汲泉之路。重刑其齎米送水之奸。凡海寇猖狂之時。槩禁出海船隻。有私行私縱者。寘重典。賊既無接濟。又難野掠。則必坐困。久而自散矣。一曰間其黨。或募勇敢有膽

馬州
馬州此

略者齊撒往諭能殺盜首者賞以官能殺盜從者賞以金能釋兵歸罪輸我盜情者赦其死取家屬收管復爲良民有能應募首或賞或赦必信兼相機多方以亂之則賊互猜疑而其黨漸叛矣此就賊破賊者如此而吾所以制之者亦有五一曰審具以經銳夫亦所持以制敵者船也而軍器火藥尤爲長技各募造兵船大者賣二三百金小亦不下八九十兩自督造剋減釘稀板薄難以破浪應敵至弓刀鎗銃硝磺等項皆委廉能之官務求精良不許上下納賄遮飾有虛冒者坐賊如律則戰具修而戰勝可必矣一曰聯兵以固國防海濱水陸兩資以水兵爲藩籬以陸兵爲室與水兵即額設中練其技擊逮其遊哨必使時足待賊陸兵不必增設即將舊立沿海衛所軍士逃亡者以漸補足即現在者時其訓練使習於戰而又增修壘堡使足於守寇至則水兵迎敵陸兵張勢互爲犄角賊縱能擾我藩籬安能闖我堂奧乎一曰出奇以搗

其餘賊必有常船處調其會歸之所出其不意東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乘霧可爲縱火此一奇也一曰合勢以邀其遁廣福浙綿鄒其澤望洋向若如分界而守則中寇者勢弱孤危將此剿逐彼彼剿逐此浙所以受閩之燬也近奉三省協剿之一旨而當事者或以海陸不同略製亦異雖有明暗潮有參晚苟言然終當講求其說則沙民之長年自有熟海道者宜多募致逼其形勢忙其呼應大抵剿賊之法福必宜與廣爲聯而浙必宜與福爲輔一省有事鄰省佐之則賊必刺促難安披靡難越何敢久聚乎然其呼應之脉在哨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此所謂會哨以振其聲也閩之要害興福漳泉而藩蔽與福者鎮海永寧

也浙之要害溫台定海而閩浙之交界則風火門也浙西之要雖重於羊山而溫台諸處則又羊山所必藉以爲輔也今日備禦惟嚴台黃松海之區添設戰艦於舟山乍浦之交界之區必重信地而信地之入犯尤難策應冠入於浙而溫台以據其鋒定海以屏其輔出遊兵彭海以尾其後冠犯於閩則漳泉以蔽其上用沙以佐其東出遊兵鎮永以要其路

南鹿一島爲閩浙交界之區今兩相推諉使冠盜得停泊糾聚以爲南突北犯之穴合會集舟師嚴其守禦而賊巢破矣

南越當閩廣交界之虞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閩初起發居民遺棄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潭居中可以聚舟其大視金堂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攻捕之嚴倭船無所容俱於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於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地鋪板而陳所置共爲清推刀鋒

之類悉在舟中若能密令人於海濱沉滅其巢則岬上之倭生擒也何有

備倭四要

備禦之實一在數保甲漳泉之區多仰食東南粟奸民藉口海運而直隸被盜官聚徒警竄番衆而出捆載而歸隣里莫敢問也台省之令曰一家爲非十家連罪知是而盜源清一在嚴關護奸民不軌多庇玉樹之亢宗武夫力而拘諸海上爰書徵而脫諸閩閩合申之禁曰某將獲賊船卽以某船克賞有司不得問豪有力者毋肆爲毒螫無曲爲庇護如是而盜流塞

一在會稽遠遊是海島之備禦要者賊舟初犯少者僅以五計多者不過以十計器械未全糧食未克吾倍我舟師與之上下波濤中復會南並諸標遊各自戒備錯據外島互相牽制賊不服行劫則賊舟有戒無增賊無處抵波則賊衆有死無生曩者計不出此聚數百舟師於銅山之內灣悠悠視望不知賊且縱志於島嶼間牽

商船飽商值遂得以乘風飛恒而灰盡我也及至遊寨悉皆賊蹤則難與毒逐矣故陸戰宜清野水戰宜遠遊絕內勾散外援計之最得者一在分緝南北是漳泉二府之備禦要着蓋漳泉門戶同一海潮海以北中左所共要地也海以南海澄縣其要地也曩者賊濫北向中左直擁城下焚我舟師當時尚有數十舟從海澄乘風北指以焚之則賊無餘類矣惜二府之水兵盡附於中左而海澄重地僅設一陸營唯有束手坐觀耳爲今之計泉南遊擊宜出鎮中左以料理泉南舟師漳南副總宜移鎮海澄以料理漳南舟師賊或乘風北向則南鎮之舟師可爲聲援賊或乘風南向則北鎮之舟師可爲後勁賊或乘東風分迫二鎮則勢分力寡撤之

一在嚴禁臺灣之勾引是閩粵浙之備禦要着夫臺灣在北港海島間乃閩倭勾引之接境亦浙粵奸商往來之義也天啟壬戌間紅夷欲互市澎湖我將吏貪速度此而時以哨探爲召登

海船防禦

不市之澎湖而實市之臺灣矣且二夷又合爲市矣於是富者以臺灣爲奇貨貧者以臺灣爲窟穴而無賴之徒輒奔走於此今之海上雖者皆居臺灣者也皆款借紅夷之巨銃以相加遺而且變倭風還傳以恣砍殺者也故臺灣之勾引不絕則海上之冠盜難除而閩浙粵之中禍未有稅也此在賢有司緝之於內廉將佐覈之於外律以通倭重辟而後勾引者可漸矣

沿海烟整水寨

春汛則出師於外洋汛畢則移舟於內港潮漲則水盛而舟浮潮退則水淺而難動即有剽盜行劫於外洋有奇觀坐現徐聽其後掠而已昔湯信國經略海上建設水寨今日外事渥制不可考然其意猶可師也誠於沿海烟整嚴爲瞻望烟整之下分派戰艦二隻拋泊深水卒有盜至則整舉一炮而一寨之師禦之若寇盜始刺則舉數炮而致寨之師禦之擒獲盜賊即紀官

軍之勤情爲賞資之資將領不得以自私憲司不可以窮詰庶乎人心奮勵海盜潛踪而內地安堵矣

海寇盜糧當防

海盜之接濟全在糧販始焉擄掠航海商人今與之通構給號票往來商獲其厚利盜資其通販甚而盜賊假作商人在於蘇州楓橋地方重價買米地方覺察連夜送去海盜之資糧於內地明甚今當將海禁嚴絕凡係雙桅大船出海販賣者悉行禁止若江北之淮河江口江南之江口劉河口李家洪口浙江之錢塘江口著實申嚴不許下海交窮口糧其勢必散即招降亦服決不若今之降闖叛去也且嘉靖之汪直徐海皆海上劇盜構倭入犯闖寇困於食勢亦必通紅夷構日本端有之也海上防守烏可踰常有船無人也

羣寇聚衆島嶼向皆糴米於兩浙并南直出較通水地方泊大船於海口操小舟入米市躉買

零運以實大船所以六七年間兩浙南直米價湧貴蓋以海寇之所獲者多也沿海沿江原有巡船向皆買通開洋毫無阻礙今議禁絕盜糧嚴設關防如某商某船糧米若干往某處販賣本地有司官給與印單定限回日務要所往去處有司印信批迴明載糧賣地方舖戶如有私販糧食所巡役不舉有司不察者懲以重法沿海各汛防守既嚴又不得搶掠勢必餓餒而遁不能久聚兵法曰焚其輜重絕其糧道正此意也

防海弊習

沿海制置衛所水寨星布棋列而又聯以烟整翼以兵偵以通其梗塞鯨鯢息而海潮安然近則異於是多設將以待敵也一彼一此因以巧避敵而法不肅多設偵以料敵也可往可來因以我輸敵而患益滋

平日之應募者類利餉利漁利樵牧耳色目以實克健兒以賄進而部領之長錢每神於司馬

門是作法於貪也。冠至則胥不戒之人，操不習之器，以與之遇，亦不幸而遇之矣。與冠遇，不免於死，與司寇遇，乃得不死，掉臂鼠竄，唯恐後將與幸一心一轍也。法可避法，亡失敵獨是也。禦寇於海，竊鹽任之以官，造則脆，以民造，又惜而不肯棄以搏賊也。以彼不貲之舟，往卑莫必之寇，不幸而敗，資本誰償？是萬難令之，而法自泥。乃藥彈以不獲功，不開銷，貪兵若騁無寧，鼓楫避賊，孰肯以一炮相加？遺耶至於獲賊，又苦於解賊，又苦於審賊，又苦於反為賊訟，而真賊借口被擄捕兵累身擒獲，是誨之不前耳。賊橫肆掠，金盈餘艘，寔至於撫作賊愈久，金愈多，且可以得爵顯，亦何憚不為盜？

海寇情勢

國初吳淵穎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思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微利之名，外患知老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起之，不免巧生計較，商

前事
而分
土重
而分
利則

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後悔而為商，彼其既犯國禁，國苟安因導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國大生覬覦，時則不固商貢不通而實成寇心，失伏按。國初禁海之例，始因遺論不來，德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開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被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甘蹈負固而縱肆橫行。

海賊山賊交通

浙海有玉環山，自台及溫，橫亘海中，數百餘里，地極饒險。國初方國琛竊據稱強，誠恐海寇巢穴其中，若寧定之金塘大樹、嘉湖之洋汴、陳錢、皆為海寇出沒之所，且海寇非自海止也，素有山賊結通海賊，自廣而閩，而浙之溫慶、萬山、綿亘，奸民日繁有徒，乘海之風，而水陸交作，則防禦之兵似亦有限。夫亦嚴戒舟師以剿海上已

形之冠，行訪緝，豫防陸路，未發之奸，海上意
之將領，必熟知海務，乘風破浪，隨處撲滅，陸路
責之縣令，必熟識民情，時威時惠，隨地安定，斯
計之得者也。

經世要卷之八

卷之八

七

經世挈要卷之九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閩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敦梓

閩海

閩海防禦

閩海一帶延袤數千里，歲清明前，南風盛發，倭寇從粵而北，縱台溫霜降後，北風盛發，又從浙而南，馳閩廣，其南而北也，必繇澎湖、烏坵、壯而南也，必經臺山、礮山、礮臺、外島也，巨浪粘天，驚慌迴斗，難以寄泊，勢必泊我內地，故福寧州設烽火寨，兵分四哨，布沙堤、三沙、大金等處，以防倭寇內犯，設臺山礮山二遊兵，以爲外援，小埕係閩門戶也，故置兵分守於濂潭、芋塘、白犬，而又增設五虎遊兵，以藩籬省會焉。南日者莆陽之外區也，設南日寨，佐平海衛，以爲外禦，增湄州遊兵，以爲偵探，外防而溫陵置沿嶼寨，兵分布崇武、永寧、料羅，與清漳設銅山六營，兵爲南澳聲援，戎幕星列，兵艦相望，皆所以絕倭寇竊

發防奸民通夷也。近又增澎湖、浯二遊兵，以防潛出勾引，剿緝未始不善，而今稍防者奸民盜匪，以爲今世不大有事，其志幸足情理時然矣。竊恐奸民應通夷爲奇貨，儲左祖爲遺利，視防兵爲僕隸，匪惟不能防，不敢防也。嗚呼！其害可勝言哉。

拒禦防邊事宜

二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灣云。蓋持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趨於外嶼，乃五灣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崎嶇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小哨守料羅要港門，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料羅烏沙，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湧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於閩頭嶼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尾福全哨

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敵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涇州等處在小哩則有海澨連盤等處在風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海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敵泊矣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爲歐括海居東面右爲福建居南面福寧尤當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是故也

卷之九

主

舊寨在州東北五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左中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守之泰嶼羅浮官井洋背屬焉正統間焦弘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福洋五寨會哨縣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哩小哩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詳此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哩小哩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

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於此

海上有三山澎湖其一也山海洋界之外突兀迂迴實與南海海壇並峙爲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鳳何遷輝跳梁海上潛伏於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爲水國焉今南海有重帥每壇有遊兵獨委此海賊豈計之得乎惟就浯銅兩部各量損其艦十之三調其兵十之四慎簡材官部署其衆住守之又就漁人中擇其黠而力者署數人爲長以助我兵聲援遇有俘獲賞倍內地其遇寇而不助聲援及觀望助寇者罰亦倍之則漁人皆兵矣三山之特角旣成五寨之門戶不益固哉

卷之九

主

按海邊漁民家水國而田滄浪其敢衝犁賊舶也猶之凌風濤然誠能募之以備前烽則一鼓而懼怯皆叛不則如芋溪十八堡相爲守望賊縮而不敢進鄭剛中則謂宜錄瀕海諸豪以資捍守如是則盜氣奪又閩之分符彈壓者南北中三路而已寇犯漳則中路擇

八
卷
八
分
之
一

擄冠犯福則南路觀望官如傳舍事皆遠慮何以運臂指之勢而成牙錯之形合令一方有警各遊協擊俾寇自窮於闖入如是則盜窟消

閩賊論略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之根本實寄閩中海上經略此為第一義況一海喘息信連閩賊亦浙直賊也

都司戴冲霄云福建五湧水寨江夏戾所說俱在海外今遷三寨於海邊曰甘興海烽火門

日是已其舊一一可效孤懸海上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劫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紀之設無益也故後人建議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於下八山等處而設於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丁侯之誤見不迨信國遠矣又云閩中事雖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得宜而已蓋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於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鹽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為爾

此又分
別言之

清若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小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泊不通米價即貴民何以存活乎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觔脚價銀不過三分陸行者價增二十倍竟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蒼肩挑渡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強梁狡猾之徒貨賈通番愈近愈熾莫若其勢而利道之督府海道衙門令漳泉巨室船隻者官為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去則哨至廣東北

閩粵海稅遺思

閩廣之患遠虞鷄籠淡水而營窟於東番北港近虞烏沙五嶺而肆警於南麌霜臺金星虎跳

夷屬處爲之居停不逞之徒倚爲外府則聞之二萬稅金其崇也利其稅不得不與之市停壓寄泊違抗而不可問矣不若丞捐此稅勾與市而海夷可輕也

閩賊議撫之非

閩嶺藩也。延建汀郡，上流人稀地曠。江浙接壤，武平上杭之間，山寇易爲竊發。然旋起旋滅，如日者大帽山之捷是已。獨福興泉漳四郡，彈丸之外，一望片鹵，屯之無可屯也。食鹽之鄉，不下

宋之元
閏
上

藥以術重

遂使咳嗽赤子但見寫冠之利而不能言冠之害三年而招撫等以爲言之非目盜賊堪揖讓竟爲幕府之門生所以冠聲詭招撫終以招撫圍冠盜漳泉之經議否定而寧紹之警報又旁午矣大抵今日冠賊百番搜掠總爲求撫之資百番求撫總爲求我以不得不撫之勢及巨魁撫我公府至於公門餘貴豈於私家而鴨從之波瀾無幾勢又不得不復爲海上鵝然則其實寫幕發者固未有旣也

經世要略卷之九

閩地土窄民稠倚海爲藩藉粵東之粟以足食
又日本佛郎機諸夷羅列其邊奸民拾片紙於
其衣食一遇歲祲家計無所出則嘯聚於鯨
魚之表扼要而難禦之利害固於是大受其
病矣蓋自販夷之令下諸夷知中國之利日本
雄據於香山紅夷就寢於潯澳而僅倚賴於通
夷之李旦賴通輩輩說以菜城東番互市往來
內地得免烽火之警於是百計心素揚祿揚萊

村將荷作

東吏聲援，騷擾海上矣。其則掠之者，又而將吏邀招撫而博帶於市巷，則肆行不忌，又更有鄭芝龍方芝麟等，縱橫故事，求高官矣。不如意而流毒於居鎮中左所當事者，皆行堆宣計以帶罪立功，亦竊經以寬待愚民之意。禦賊在禁絕招撫，是竊算中之第一要著也。賊知不撫則爲財之勢必消，不撫則謀賊之計必早決。王法伸而人心之盜賊自屈矣。

世學要卷之九

社除海寇議

閩寇猖獗，塗毒三省，嘯聚將十萬矣。漳泉之兵皆賊也，其民亦皆賊也。有力爲之，與賊內外互相接濟，爲害匪一日矣。黨與日繁，遽作賊首，劫可巨富，又賄有力者以議撫，初則賊首袁八老撫矣，繼則楊六楊七等爲首，楊既撫矣，則鄭芝龍爲首，鄭今撫矣，而連六鍾七又爲首，此皆一夥寇盜，彼此相推以愚弄當道者。昔嘉靖年間，閩賊許道乾等作亂，今日一撫，明日一寇，流毒

此作賊傳

四十餘年，後以三省大創，黔之始傳寧靖，今政屬此故套，若不蚤爲之所，則海洋中有彭湖海壇等島，可耕可戰，將二千餘里，彼若盤據其中，則兵連禍結，不可破已。如日浙廣應勦，而建應撫，彼揚死肆劫，固堡攻城，一遇官兵，即欲棹抵岸，以一人之身，在海卽爲盜，在岸卽爲良，倭而解其倭而稱盜，今督捕官兵一毫不敢下手，是明開放賊之門，民何憚而不爲盜哉。今有錢則撫，無錢則勦，議勦議撫，無一定局，案合道傍養癰成患，海邦之民，何時安枕接濟之家，藉爲債泉，產於浙與粵者，不幸與之爲隣久矣。今宜力破群議，舉兵大創，斯得息肩，然亦只用浙兵粵兵，兩相夾攻，始克有濟。若用閩兵，是以賊禦賊，恐終不能行也。

閩兵餉之弊

閩中兵餉兵器兵船，原設既有定額，然而餉不依時給散，愆期數月，留爲關說，抽爲庫房糧房，常例，兵仗火器戰艦派價，例未嘗短少，迨給發

而庫房工房以常例扣減矣。委官鑄督而從中侵漁矣。故必發糧如制足數交於本將。覓給船器價值。係派發與本將製造如此。則簡堅壯。將士得奮勇撿獲。不至藉口。而當事者亦便於責成矣。

廣海

廣海東路事宜

廣東列郡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泊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鎮。拓林南灣俱係要區。枕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駐步。海治所。以近保三陽。遠衛東莞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于海甲子門。皆瞬息生變。潮惠守備。獨於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拓林爲尤要也。拓林乃南灣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舶自福取廣。悉繇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灣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灣猶可。拓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視我無備。批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拓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拓林爲壘。慎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聲援。不得覘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霾。尤宜加意。此外石靖海甲子

門海灣，雖視拓林稍次，而舟師防禦，又可少安乎。

中路事宜

學前濱海諸郡，左爲惠右爲高雷廉，而磨州中處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訖皆上下，島兮突來，擾如也。哨可容緩乎？常攷之三四里，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拓林爲東路第一開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

經世聖賢集卷之七

廣海

七

越中路之屯門，鷄樓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海，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乎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歸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或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城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山，仙女灣，九龍山，望洋等處，而西之浪白灣，爲尤甚。乃番船等誤接濟之所也。附省自香山所成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門塞門海萬戶

山網州等處，而西之望嶼灣爲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關所成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是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況會城乎？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嶼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應援連哨，其中路今日之急務乎。

西路事宜

經世聖賢集卷之七

廣海

七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古城，退羅刺諸番，島嶼森列，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故高州東連肇東，南憑淇潯，神電所轄一帶海灣，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濠州灣爲水府之南，餘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州濶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周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

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禦深然反側子不敢梗化焉者若廉州則尤為全廣重經海北扼塞故兵符特制於靈山建堡增也於海北海冠峒療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愛為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為黎黎備倭之制若白沙石瓊詔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哭來近雖駐紮將於崖州青有攸寄而守禦營戎舊額歲久廢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營也

經世要略卷之九 廣海 十五

粵東海寇

粵東海濱多盜始則三五為群繼則成隊出海今且與閩寇相聚矣其出海者聽官兵征捕其初聚者宜漸出新捕則責在邑令也大抵邑令留心常詢父老自得盜之姓名一經擒拿即詢里排保甲之有家而殷實者肯保結否肯結即放不結即為真盜不必究賊以此嚴行可散寇黨若禦之之方在鄉村宜建更樓為之守望一里一樓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各自為守二十里

則設一營官兵五名俾為巡邏其兵食則取之地方自然之利如鴨埠漁子拉所入均可養兵而勢豪占據之者一旦清楚以設兵衛民在海港則宜點查哨船蓋哨兵偷安故聞不守汛地遂致賊無顧忌此皆令宰及巡捕之能事者惟不肯留心已耳尤可耻者海寇臨城公不能禦則率百姓釀金賄賊以乞解圍後乃揚言退敵冒膺首薦封疆一至此哉

廣福通番宜禁

經世要略卷之九 廣海 其

倭寇擁衆動以千萬計縣內地奸人接濟之以水米始敢久延濟以貨物始能交易濟以禦導乃敢深入海洋之接濟猶北隣之奸細也禁而除之南北始靖在沿海寨司稽查嚴禁探魚蝦之類不容雙稅入海併稽船式稽裝載又大洋水賊盜則肉潰食則泄沿海山多清泉宜斷賊汲此防海要策也

浙江

浙海防禦

國朝藩衛，四在瀕海，而浙海要害，半在浙中。時賦士馬，甲於天下，爲三英之昇翰，固其之固也。留都之藩障，係匪渺已，然今之險，非復往日而全恃險之心，反甚於往日。試舉兩浙之形勢而按之：羊山、許山爲浙西大衝，韭山爲浙東大衝也。至於倭夷出沒之所，必料其途之所，繇彼繇此山，則經蛇山茶山，而攻吳淞崇明者，我之所必守也。繇東洋，則經陳錢馬蹟，而攻寧定衢山、馬基者，我之所必守也。繇羊山，則直進而攻海鹽乍浦，三關者，我之所必守也。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基、長塗、冊子、金塘、大樹、蘭秀、鈺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許山、羊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雀山、徐公、黃澤、大小衝、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九、東庫、陳泉、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繇之道也。海防莫急於舟

所，四參六總，分哨守各洋港，其南哨也。至鎮下門、直隸、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羊山、馬蹟、灘許衝等山，處交於直海而止。陸路爲浙直分隸之變，交相會哨，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臣馬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大衝爲第一重，出沱家門、馬基之衝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

浙海事宜

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鈺、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連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始造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乃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助。都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羊山。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守此分而南北壯，合于洋山，共會

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長區故，而內徙之，恐是一失。

浙冠新防

邊海自廣闊，浙近遼一萬四千里之遙，盜賊多起於閩中，彼地窄民稠，以海為田，凡商於海者，屢被漁船劫掠，亦不必專在於盜，故漁船可用也，不可恃也。今敵亦用之矣，且閩多通倭之船，或有遭風失利，即帶賊倭幾人，帶倭衣倭器，回至海洋，即奪漁船，取漁船人為當分，一二人管

一船，始不過十餘船，在海洋行劫，不敢登岸肆

毒，漸而奸民附之者衆，其勢遂張，尚多不過滿

百，其大船止烏尾船釣船，小利水底船，船耳官船則有大冬船大福船大烏船，俱可勝之。賊尚不能得志於我，至崇禎元年，周三老李魁奇鄭芝龍等有，大船動以百計，及芝龍撫而周三老李魁奇，皆就鐵城，于中七月，劉香老且有廣東極大之船，每船紅夷大銃十餘門，大小船三百餘號，總之沿海隨地設寨，其間建置新所，城

青島
而邊海

池戍卒，水陸為防，計至周也。嗣後軍勢益盛，以民兵戰艦，夫亦兵守於外，而海軍尚自之，也。近時海邊競習於文，多書符家包藏，且食軍，而荷戈者非僅替印於，虛名無實，遂成疲，且欲重將出海之軍，更立因線於陸，而水備益單，查照舊制，前賢之規畫，或不可輕識也。溫區之平陽縣，首與閩為隣，其地廣而隄山多，盤結不治，平陽富室，豪家貪利，收集閩人，開荒始皆貧民，繼多奸民，似有將動之形，使水寇兩

經世學要卷之九

浙海

十

相響應，其憂方大，此平陽之守宜重也。

寧區惟昌關為首衝之險，南與台區隔數百里之洋，北與定海隔數百里之洋，止以千餘兵外，遇海寇之流突，內護象山縣之生靈，頻年多亂，今議洋兵千餘，協守，再議建敵臺，設伏鏡險，要底可保一隅耳。

寧區舟山島懸海上，相近普陀與定海一朝之隔，設將居此，以為寧波府之外藩，其山極大，而有七十二巖，恐大盜思據為巢穴，此不可不

巡歷不過以迎送爲事各爲出汛實則在家此猶在陸者也至於水兵每船十二三人上有一什長有一舵工又有一捕盜司一船戶每人其薪水月規若干及終有損人彼此推諉而不知修鑑曰出洋惟知放魚養蝦海味圍住十餘之利倭從此道來則從伏道而去倭從東道來則從西道而歸曾不敢以一兩相角逐卽今象山受困在水旣無可戰之卒在陸又無可調之兵良可慨也

經世輯要卷之九

海防

三

加意深防也

先事爲備其在定海乎定海有防然從三招安固寧紹安固而浙西可恃以無恐數年以來倭氛稍息么磨海寇用是出沒尙結連黨與在引匪類而與鹽徒之聚合緣東海而西向與山越之盜合羶鄉蟻附水陸相通而與處州之曠盜合揚帆直上而與江洋之大盜合切洪水橫流內荒無告之流民又易與爲合凋疲困苦之區單堪此數盜合併而養毒哉謂宜嚴勅福直協勤杜其合賊之虞撫其易與之民繇是用威將軍之法示之於水無使登陸則金魚奔獸夷威不難矣

浙海衛兵之弊

浙襟江帶海所在虞倭沿海設有衛所其弊民兵每名食十兩八錢皆召募烏合之衆私賄將領告假回家卽平日看伍不滿其半軍兵每名食六兩六錢其人皆世守桑梓惟有力作貿易私販掛一名糧上而把總哨官受其汛規紳憲

流賊

秦晉流寇

秦晉流寇原係賊軍餓卒使九邊錢糧皆被甲給發有賞之不獨者豈肯甘心為盜哉盜起於饑寒何如早以軍餉還軍餉生靈還生靈還生靈冠悉以足食為本不大為更張將來有不忍言者

流賊之為毒於秦晉間也垂二十年而猖獗則自二三年顧其人先以逃兵懼法不敢歸營繼

以饑民遭賊無從得食避罪避役紛紛攘攘

流賊

主

和楚北
少壯者
楚北

或牽引蜂屯彙集要之誅之不可勝誅而又旋滅而旋起倏集而倏散集之則為賊散之則為民其滅也既已千百而起也仍有千百微聞賊之所在人盡賊也即被劫者亦半為賊也聖之者賊也即驅之而使殺賊者千又賊也似宜解散者聽其散還而聽其終不但得以不死而且收以為用自以力為言為兵願還營者復其原饒願歸自給以牛仍復周其

流寇

疾苦令之曉然知有生之樂惕然畏死亡之禍而又令有司先之以不獲惟之以哀矜賈牛賣刀買憤終當顧化耳

延安流賊

流賊如暴風驟雨來去不時惟延安之賊竊窺如附骨癰疽去之不得有四大夥其一為上天虎掃地王五六千人其一黃甫胡橋等諸夥多年黃甫近已勦撫胡橋尚且伏莽其一橫天王點燈子趙四兒等六七千人其一回邊遊經世聖要卷之九

流賊

主

兵及合水安化等處饑民聚至二三千人軍門撫鎮前後勦散屢有捷音不過千百中之十一誅之可勝誅耶

賦

秦地礦寇

秦地礦寇，橫行無忌，隴右一帶居民行旅，三皆兩受其患。今之議防禦，有謂宜添官兵以禦者，而不知國敝民貧，餉從何出？謂宜招以禦礦者，而不知豺虎拒狼，其受方大。蓋以徒因開礦而有也。今礦禁久弛，以礦徒猶聚良繇礦之爲害，人礦之收利亦大。守土者欲專利於已，不顧移害於國，唯是嚴禁礦之法，私開礦與私通夷人者，同刑受其誅者，以賊抵罪，礦止而礦徒自止。

河南礦寇

夫嵩之有礦也，國初著有明禁，設守備以守之。近且守備與縣令相掣肘焉。一柄兩用，蹈筭舍之故事，致債徒數百爲群，明律中，申飭舊制，或建立新議，若委縣令守司止兵，若歸守司，縣令不得掣肘，俾力能鎮壓者，以請平獲功，而才不稱任者，以爲難，是罪官方定。

而備禦專矣

經世聖賢 卷之九 賦

盜賊

盜賊獎習

盜賊之橫，蓋起民之遊手者多，亦歸於有

度不嚴，大抵捕兵預先不肯緝盜，縱其

其有重賄賂之，盡其所有，復縱之去。

害如有大富家，捕兵捕得及與之聯結，其如

奸，即失主告盜，亦與盜相通，廣板良民，以償其

失數倍，則失主不與盜仇，而與盜好，反以大盜

作竊而脫，甚至盜犯他處，其罪已定，不可脫，則

經世要略卷之九 盜賊 三

出一人，假作失主，赴院道告狀，提至本邑，廣

者民捕衙捕兵書房作一場大市易，又開一

以脫之，至俗云強盜做得過，良民做不過，此今

日之大弊也。

盜黨

中原盜黨

曩者山東有之，蒙澤山，居鄉滕，焚夏鎮，

攻徐州，焚清河，英，沂，西，卽是南

有九鼎山，其營窟，占優。

察上司風聲，一有緝捕消息，卽遁入河南，

與青齊之盜爲一盜也。

盜賊有各過沙汰，家丁聚而爲盜者，二種，今在

妻孥盡則巷廟炊食，夜爲盜者，二種，今在

同官等縣，至有數百人，結聚南有白龍溝，北

黃龍山，首着溝，夏天溝等處，實藏盜，自申

報者，反坐受禍，因而不報也，務使保甲扶

查訪，隱匿併坐，而山間住居老戶，尤爲喫緊。

經世要略卷之九 盜賊 三

內地水盜

內地水上之盜，皆緝捕人營爲督捕同知，或

衛家廣捕牌票，駕飛械船隻，總巡旗號，內鎖

盜二、三，各曰分捕餘盜，一見重載客船，便卽

曰此是盜船，所鎖之盜，攀認爲是，連船捕

去，曠野河，蕩盡數劫之，俗名曰生彈。

壯之獎，各處小盜捕人得其常例，待其

原，盡數起之，解官旋卽以輕釋放，遂至

互相爲盜，打點衙門，潛通賄賂，皆捕人爲

城市諸盜

部城各縣城市之日

放縱該字號應捕快養

賊帶在其中若遇巡

應捕巡官一過便寬伺隙

究詰莫若令各字號應捕將

并查點倘有疎虞巡兵應捕同罪

腹裏之棍徒猶之拷蒲之擲綠林之豪耳或二

五成群或十百結黨始曰捧會繼曰抬天勾

經世望望各處

鄉紳通同衙役聲勢已動兩河結納皆過二

白晝傑人於市官府爲之解脫思爲軍言

黃夜入人之室鄰右引而碎易恐陷

日引月長將來作何抵止

是其勝場持結納蓋冠始

天下事尚忍言哉

經世挈要卷之十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聞

金谿 傅昌辰 小山父 較梓

將

軍中求將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而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每百人圍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

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

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禪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禪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

不可得
三字并
妙能令
通達意

常格之所求也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其議察於歐陽子而大暢於蘇子瞻按策略有云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氣足以觀天下之才也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東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公此論可謂透盡關捩近日朱平涵有選將說原本於此

朱平涵曰用兵喫緊在選將將如何選安得如

經世挈要卷之十

宗汝霖具眼拔出岳鵬舉只於練兵見之看其人格格堅勁意思深沉木訥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練成一隊卒而試之果能站定不擾亂益以千人又儘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戰兵能加至萬人即大將所向無前更得支臣知兵者與之共事而所謂監察巡視者各寬其文法公其察訪何施不可

唐王式有武幹善用兵朝廷以彭門頻年逐陳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駐軍境

外而緩進徐州將士百王智興後驕憤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節使多懦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衛隊三百人遠接式衣衣坐胡牀受參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畫斬於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追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恃吞噬及式衣換于半臂曳履危坐拱手栗縮就死無一人旅拒者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今赴關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圍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其界衆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毯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皆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

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

力秤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

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

累世不敢復叛哉

宋狄青受命討儂智高率衆南行日不過一

驛所至輒休士次潭州立行伍明約束軍行

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鉦纛皆皆有區處士有

奔逆旅衆一把者斬以徇一軍肅然無敢出

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止輒必嚴兵

每門稽擐無敢妄出入未見青者無不即時

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四面陳兵殺弓弩皆

教重精銳列布左右守衛器具方青之未至也陳昭先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昆崙關其下殿立表用等皆敗青至集將佐於幕府拊膺起并召表用等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栗於是人人懼且奮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扼乃案兵不勦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火具音樂夜宴將佐忽稱病暫起

如內座客至晚未敢退忽遇子夜元師已套
 崑崙關矣因縱奇兵力戰破之智高走死初
 張忠蔭借之注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未
 嘗有所附借約束一旦見賊則疾馳使戰又
 不知為營衛敗則皆望風走而忠臨陣方臥
 帳中故為賊所傷敗余靖不能自振而孫沔
 大受請托與行者皆陰薄無賴之徒實緣
 篡入軍籍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
 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
 必因人言但知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
 急矣從青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
 不為之請也若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
 敢私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
 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告之苟欲
 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無有敢求從青行
 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其材略誠可用
 者

諸將宜廣錄豪傑精選兵部

漢武
士妙
用青

司馬
正

身部尚書趙世寧云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
 伍歷戰陣者尤為難得所當公心體訪破例
 委任則在邊將領可得其才而緩急有備矣然
 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
 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莫若即此
 輩而收之速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
 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
 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
 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略加優給
 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擊積勞多者量授職事
 以旌賞犯罪重者即發邊方以立功至於兵部
 亦比照工部添設主管等官十員精選廷臣
 進士中才略明敏者為之平時則令草檄以習
 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詣邊務才弱弗稱者改
 選別部才能稱職者令專陞兵衛及邊郡知府
 等官惟此二塗之中收養其間必有真才出用
 而能為國家彌大患立大功者矣至於分別
 選任如昔人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可限以下位

其書具
則材而
其非特
也
四考
一不可
如列草
苟徒泥
決足

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此則在輪才者加之意耳

御史張椿云爲將須有膽有畧有量有德殺人如刈草從善如轉環用財如揮沙保民如恤子苟徒泥故常不敢分毫出格者不足與有爲也

將材責撫按有司

范文正選將議或委樞密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進呈籍記以補本路之缺又須別選知州

建隆軍要卷之十 將

知縣可治兵者今撫按薦舉武臣多循故事不如專委密報的堪戰者不拘官級草莽之士上其名於兵部部呈御覽註某撫某按所舉此即進呈籍記之說也奇材異能之士州縣豈有不知做古舉孝廉茂才例選送兵部以備訪求可省鎖剌之路通道府之隔

將權宜事

胡世寧云陸贄有言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逢制則失變戎師寡命則不威而欲敦以付授

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聞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蘇轍所言宋祖用將之善而欲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此御將之術也

張江陵奏疏有云將材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有敢死者獎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合督撫兵部官一切關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建奇功即超格封拜

建隆軍要卷之十 將

亦不得指摘小疵率爾論列本部查稽三年無過者酌量險易奏請加恩至於承委府佐以下官員非禮凌辱許將官具揭送部定行降罰近時任將者吾意焉居平政令盡出自督撫當陣鼓乃付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疆場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任將在社稷議李加

今之譚國事者曰：南有倭，壯有。無歲不鄰我矣，而我之金、帛、盡於市我之士馬，盡於殺掠。我之軍容，盡於承奉，欺蔽，倭又無歲不鄰我矣。而我之精銳，盡於戰，我之糧料，盡於私橐。我之伎倆，盡於奸滑，傾詐，信斯言也，則今之用兵者，必財貨無所訖，費士卒無所殺，傷人情無所反，覆隱藏而後可以就功，功成而後可以無罪。此事與理之所未有也。昔者王襄毅常破矣，鹽池威寧之役，以奇得之，而議者謂其所喪不貲。

卷之十

九

胡少保常殲倭矣，梁庄舟山之役，以奇得之，而議者謂其所費不貲。夫此二子者，使其休於當世之議，不多殺，不盛費，則必不能釣奇而有如是之功能，釣奇而有如是之功，則必不能不多殺，不盛費。苟且而免於衆人之議，以是知二子之成功，與所以免議之道，不兩立也。衆人信其理，二子信其事，孰知二子之功，正所以爲二子之理哉？今天下智勇之士，未加於二子，而倭虜之勢，不減於昔時，則欲不多殺，不盛費，能二子

運籌二
而止
深察外

之功，而又無二子之議，恐事之所難，而理之所無也。夫理之所無，事之所難，而稍以爲言者，則世俗之說豪傑，惟有拱手以付之而已。使豪傑拱手而付之庸衆人，則雖曰不殺，而其殺豈可量哉？雖曰不費，而其費豈可量哉？

任將之弊

二加
二加

將不必別選也，本其分關者，實任之足矣。反其任將之積弊，則爲實任以實任者，即收實效。唯刻於持議，而反寬於核實，故不得不出於欺罔。

卷之十

可與
可與

之一途，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至矯視諛目，處於首，鮪居鮪人，攘實於他人，偽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繼屠腸，喋血泣而何謂？食脫承輕，坐而取印，罔而飭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繼赤羽，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口誣。絕塞蓋而覆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繼士生斯世，卽有忘家累華之忠，非銷骨於入官之妒，亦雙肘於巢舍之謀耳。

東事方殷，司問者徒據授向降夷之口詞。

某日上馬某日犯槍徒事套文空磨塘報並未見設伏出奔身先士卒而與對壘者也謂之大將可謂之抄傳塘報之大將亦可

邊將綱習

邊有總帥有協守有路將有守提有城堡設有隘兵以資防禦今有一鎮方隅之任者不曰某隘如何防某邊如何守某之情實如何制服某之脆弱如何戰守棄正務而不言則曰方古有若干名坐班有若干糧雜役營造有若干項合而言之鎮協歲有若干出產路守歲有若干所得城堡尤其苛求所出皆於士伍月餉既克私取貧軍必別圖再應旁索以操練及視之爲故套以納鈔而定之爲常規既有開檢之巡察則當嚴簡閱之實政矣清借甲充乙之弊立杜隱占倍勉免則身家可養他役罷則操練可行

邊將首功不足憑

胡端敏公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

歷代有之

也兩軍相敵當先鋒者手眼睜睜不得差池何正言者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奪矣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士除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臣初半賊江西見彼殺賊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遠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

邊將報功近弊

朱平涵曰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至徒而審譯無他者留爲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牆垣嚴隔之食以虜法不改推結候有夫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上驗之真虜首也因而易罪且加賞人皆下獄蓋一參將曾守邊者爲余言如此惜無有察之嚴禁者

兵 練兵

威總理練兵事宜疏 附車騎合練

隆慶三年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言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未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遠進既鮮驛通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餘遊而驛使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起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遼軍遼軍之成邊

練兵要略卷之十

兵 主

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侍乘障卒耳然思威號令素不足以服懾其心分數刑各素不足以精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等八府之官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驍勇為上

可謂

練兵

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通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為銃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敵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術不強於敵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

練兵要略卷之十

兵 主

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二三半險半平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不隘林薄翳翳遠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時戰虜在遠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各守一方勢不能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

山陰谷

教練浙兵三千分數十區在溫州下者數百耳
 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殺手三千分給三二千或
 於西北招募或就鎮摘取頂足馬軍五步
 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軍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
 處給方今朝議紛曉臣權重兵易生嫌貳請設
 監軍科道一員以督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
 章下兵部請取回總兵郭曉而獨任繼光盡
 鎮十二路事皆責之使無他委監軍亦可無設
 上是之召曉還京改繼光總兵官

卷之十

譚綸議車騎合練云太公兵法易戰一車當
 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險戰一車當
 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荊昌二鎮
 險地易地有在之可練為兵車七營每營
 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
 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
 匹十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即有
 數萬七虞無能為矣其法以半合戰半出奔
 追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

迎擊易地則合用輕重車騎縱橫聚散無所
 不可馬為我車所繫勢不得疾而我長戟
 大器以車為衛足可遠施堪用者一也行則
 為陣止則為營人馬便安不暇壕塹為固堪
 用者二也車不須食以車為衛步又半不須
 甲省廢甚鉅堪用者三也入內地守以兵
 車則不敢分掠亦不敢久住堪用者四也
 請戚總理祠額疏略

今北滿

戚繼光始發跡於南也其為營壘隊伍皆倣之
 古人為教練器使皆中乎實用為調發分合時
 出以新意為賞罰號令無擇於水火至於一耳

萬耳一眼萬眼一伍之內一隊之間千夫萬人
 一呼則一卒不遺一見則逐名俱識當時殲役
 倭如拉朽而聞直江浙之間倚為長城洵古之
 名將矣繼總戎於荊也其練士膽則敢死深入
 練耳目則明金鼓之節識旗幟之變練手足則
 習於長短兵法練營伍則騎步車隊各有繩尺
 而總之練將之節制至於十萬一心上下同死

其言有異定戰有拾命戰一旗至便知其言
至一人走便知其將先走當時欲以十萬衆
行塞外而但用其烽燧敵臺之法至五十年諸
匹馬不入洵乎古大將矣

練兵議

諸葛武侯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得而敗
也則兵之當練也明矣今之操法不知果何所
受然寅而集辰而罷金鼓填然旗幟翩然此之
爲練不過虛應故事而已將亦有以知兵自命
希鎮巡一日之知者不過多令教師各呈武藝
周旋曲折蒲片花草夫殺人勾當豈是好看的
而生令此輩僭坐上賞賊少保曰花法勝而對
手工夫漸迷武藝之病也虛文張而眞管却廢
制陣之病也總之所學所習不過徒應故事是
平居有操之名而臨陣不得操之用要之古法
可循何妨沿襲必也彷彿神師道青澗城之遺意
而以銀錢爲的以三月爲期一月之內廿日較
射凡射而中者皆賞之二月之外限以九矢非

到此即
地便軍
事傳
人留
留與

九矢而中者弗賞也又一月之內兩日一射九
矢而中者亦賞之鳥銃手亦然三月之外鑄銅
爲錢如銀錢之式而厚三倍之亦限九矢九矢
而中者弗賞也中而透者始賞之九矢而弗一
中者則有罰而長鎗大刀狼筈之屬以次肄習
一切花樣教師俱革去弗用務以百金之賞購
求名手一二人以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
又須因材而篤如長大有力者教以鎗教以狼
筈短小精悍者教以刀教以藤牌心思細膩者
教以弩教以鳥銃技藝既精而後定十伍之法
自五人爲伍以上遞相連屬以至於將皆如身
臂相使首尾相應雄極倉皇不輕相捨而又營
陣嚴整號令明肅動止不亂無事之時常若冠
至一旦有警暇豫自如可以言練兵矣夫教練
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
自非平日苦心講求臨場之際掙開雙目於化
壯驍黃之外別有見解則何以選人而練人耶
或謂善練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

論兵
論人
論地
論時
論勢
論法
論人
論地
論時
論勢
論法

武勞而成之。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擇之。所謂實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所謂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操之於場肆者。至跡也。而兵雖靜處。固間亦可謂之操。乃真操也。

選兵議

○今日之所講求者。選將而已。竟未有言及選兵者。夫已練之兵。尚欲汰其弱。而初選之卒。反不求其精。可乎。然選兵之法。未見有灼然可行者。

今之選兵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為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克。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克。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克。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欲先奔復以利害。惑人。為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克。則臨時足輟。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

選兵議

卷之十

雙字
妙用
妙用
妙用

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為主。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罰為尤重。夫使將權可殺人也。士卒之畏將。甚於畏敵也。進未必死。退必不生。則士卒之膽。固有不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諫論也。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有與之臨事。淵谷者。且告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迫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嗟乎。明於此喻者。可以知練膽矣。夫使大將登壇懸數萬金以待。而士卒亂行者。立斬殺。人。吾雖懦。猶能驅市人而戰之。今將領手中無一錢。而治軍罪止於貫耳。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然而練膽之說。施之於少年。則易施之於中年者。難。郭都督成。與曾一本戰而賊之也。試問衝鋒陷陣者。誰則皆左。諸少年。度其年。不過二十上。

下而已。蓋少年氣銳，不知死法，易於鼓舞，是以用壯不如用少。周之李樹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跨馬運矛衝堅陷陣，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周文嗟嘆之，謂曰：「但問膽決，何如何必？」要須八尺之軀，然則今之選兵，以身形長大，及以頑石試之者，其不足以盡人亦明矣。

練兵即可足食

張江陵奏疏有云：兵與食相為表裏。冗兵汰則胃各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挫，必數年不擾，則行糧可免。虜既遠，則則我之威力能制屬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食之方已寓於練兵之中矣。

練戰兵

一分信地，練地不同形，則管不同勢，戰不同法。如阻山利於埋伏，倚水利於火攻，陰隘利於步軍，平地利於車騎。宜各就其所便者，深為圖而預為講，選定某將長於此，發駐某地，未料長於彼，發駐某地，信地既分，各授方畧，使之知法。

練習則耳目熟，手足便，心志安，臨敵不忙，一面有一面實用。

一分管隊，練凡兵所以進陣者，以管塞不固，如行人無家，戰一不利，無所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憑高山大川，或聯戰車火車，或結木柵坑塹，以為營，選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時近時遠，以為爪牙，勝則率然盤踞之勢也，即不勝而有營可歸，較之亡命野竄者，遇賊殺遇獲亦殺人，誰敢逃管定矣。再議隊一隊各

練一事，如中堅定策，前鋒直取，後勁疾趨，左右翼策，應中不得，練前後左右之事，前後左右不得，練中之事，夫定而練，則有專攻矣，不侵而練，則此不奇，驚彼不掣肘而愈專矣。一月紀律不紊，三月技藝精熟，必勝在我，何憂兵逃？一分南北，練如山陝兵，擄捍川湖兵，漂滑河浙兩廣兵，異與遼兵，蠢妮群聚一處，聲音不相通，精神不相屬，卒而臨敵，乘危忌勝，往往有之，謂宜南將統南兵，北將統北兵，使各識其情，欲各

惜其甘苦而後將與兵親兵與將親

一分伎倆。練懸十利以來之玄機。先物徒藉借

著者為一科。精研三式。要言奇中者為一科。點

奪造化。妙運風雨者為一科。鼎舉千斤。猛伏三

虎者為一科。疾足神行。日數百里。無梗上杆。無

梯踰牆。趨險跋山。如乘奔馬者為一科。入水不

沒。無炬夜行。遇舟鑿沈。逢寨放火者為一科。草

行蒲伏。善作犬吠。寂入寂。出偵探賊情者為一

科。慣說夷語。善造狂言。審出口外。散楚。引降者

科。世要卷之十 兵 五

為一科。苦肉示信。陰事為媒。賣降打細。反間內

應者為一科。通曉法。伴作膳夫。潛施慢毒。坐

收奇功者為一科。果隨材器。使破格任用。今天

下豈遂無人應者。

一分器械。頭砲。狼牙根。袖弩。飛石。皮盔。皮

甲。多不知用。勾頭砲。乃守城第一要器。取其

下打賊。不能薄城。謂宜每城五梁。設砲一門。專

兵演守。自足金湯。狼牙棍。乃格鬪第一利器。八

面鋒稜。鎗刀。有時鈍拆。而觀獨縱橫不壞。且凡

巧而後
習此中
想

有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必久而後習也。袖
弩在袖人所不見。捨矢連發。即見亦不及避。人
人宜挾之以防身。飛石飛遠百步。勢若霹靂。賊
攻我。從城內飛出。賊守我。從城外飛入。著木木
折。著鐵鐵斷。著人人爛。川兵善用之最宜。做其
制多蓄軍中。皮盔皮甲。以漆和砂。雨水不能透。
刀箭不能傷。且費省而輕便。一一如法造練。何
難空犬羊之族也。

練邊兵

練邊兵之習藝與平地不同。或仰擊於千仞之

上。或俯搏於深谷之中。各有法則。今乃撒於平

地。操演。殊為非法。合應於逐處邊地。將官親至

其處。隨其山地之高卑。而教攻打之法。則如是

不特邊士有備。而將官親身教演。加以升降勸

懲之法。將必人人奮勵也。

練禁兵

練禁兵

練禁兵

練禁兵

練禁兵

凡招募之費、安家之費、將戰之訓練、不特可以備外夷、窺伺之心、抑足備禁、城、殺、急之用、奈何、魏、璫、以內禁兵之制、易之、而外禁兵、營之、設、迄今、猶未復也。

練專營

選鋒、戰兵、宜專練二營、選將官之智、信、仁、勇、嚴、者、領之、訓練、在將、則多給家丁、令其母、兄、弟、兵、食、在兵、則加厚月糧、令其母、內顧、身家、專一、練、習、各人、擦掌、以待戰、平時、撫循、有體、訓誨、有方、上下一心、如手足之捍頭目、一領行糧、即刻就道。

練寬丁

國家備禦之策、非西北虞邊、則東南虞瀕、顧備、遼、外之、遼、易而備海、內之海、難、何也、遼之外、夷、虜、環居、猶可以垣牆限、威力致也、若海外玄菟、樂浪、昔嘗為中國患、至於海濱、諸場、寬丁、動肆、殺戮、而盜賊、又勾引、興販、致、讓、海、賊、王、虎、之、變、此將來海中一腹心患也、准之南北、有上下中

林明
事未可
輕說

三十鹽場皆遼海斥鹵、延袤數百里、而遼、即、漢、吳、王、渚、招、娛、遊、子、弟、黃、海、富、強、倡、亂、地、也、勝、國、之、張、士、誠、即、草、堰、場、寬、丁、也、其、場、密、邇、丁、溪、其、人、朴、直、其、氣、果、敢、燕、之、遂、為、龍、蛇、練、之、可、為、貔、虎、練、勇、而、兵、不、必、募、移、營、而、將、不、必、選、也、此、安、寧、即、所、以、防、倭、制、陸、所、以、禦、海、也、至、於、十、場、各、設、運、判、一、人、督、催、鹽、課、職、難、會、計、其、臨、馭、則、郡、邑、之、守、令、也、在、官、分、司、專、以、甲、科、當、其、任、豈、可、以、白、眼、貲、郎、專、之、今、誠、擇、廉、威、之、吏、使、之、各、安、本、業、則、風、厲、之、司、宜、重、也、若、防、範、則、有、保、甲、法、立、里、曲、之、長、嚴、比、閭、之、稽、非、種、必、鉅、過、俗、必、勸、而、又、設、械、聚、兵、歲、教、月、練、諸、場、各、寬、勇、每、十、場、以、一、千、總、統、之、一、場、立、一、百、總、其、官、皆、土、人、其、餉、則、鹽、羨、原、以、濱、海、之、地、防、倭、寇、也、不、稍、各、邊、防、勝、兵、乎、況、三、十、場、海、口、一、有、倭、患、在、在、可、犯、可、蹂、如、掘、港、餘、東、之、諸、洋、小、海、之、茅、花、整、東、台、之、丁、美、舍、劉、莊、之、北、團、皆、嘉、靖、倭、奴、闖、入、之、處、也、天、啟、壬、戌、當、事、者、慮、及、於、此、則、設、寬、勇、

守備以中式武舉任之使練三十場之寬勇募民兵六百為防守教練選鋒記善策也乃今駐衛揚州然炬場數百里莫若移駐掛茶場近海之地南聯掘港大河諸營北聯丁美廟灣諸營相為犄角師以土人千總別選二三科武舉及實職之有膽略者充為教練總錄守備與餉兵一體團練如謂道里遼遠則寬勇守備不能兼三十場止統中十練之上十則掘港守備可團練也下十則廟灣遊擊可團練也如此沿海皆可用之兵海口有金湯之固即鹽盜亦不能竊發矣

竈丁不獨淮安為然蘇淮安以達天津合計各路鹽場竈丁亦當踰萬其人恒負勇力聞昔曾率之禦倭今宜從竈戶中選其壯健者充之寬之以利卹之以恩賞則倍於官兵罪則輕於衆犯務使其心樂為我用於是北至靜海南至利津舉凡鹽場竈丁皆我精兵也禦之海濱可以禦倭守之於淮復可禦盜軍衛之屬協以助之

而得無關之監鹽課之徵減以利之而得不食之兵糧運可無虞中原可強國矣

陶魯三百人

成化間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陶魯隸麾下一日顧嗣賊最強險諱魯者方設策魯時侍值左右立談間請悉縛諸賊以獻雍異之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推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感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為今果功至副使左右布政使魯前後仕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魯軍威遠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貲語有一夫決萬夫遊虎三百人乎

營制

營制總論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從增疑惑，不便於事。今但取山川地形便利，水草隨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耳。

凡安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櫓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恭卿曰：在賊境宿用槍營，行用方陣，惟大將度宜而處之，令御軍者皆可約此爲制也。

行師留營

善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收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數十里，必留營數所，撥兵防守。如前路迎敵，倖有不虞，就近憑營，庶幾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如鳥獸散，徒資寇兵也。

營盤之制

凡營盤一面靠城，三面挑壕，兩道內一道寬一丈五，深亦一丈五，外一道寬一丈，深亦一丈。土散平垣內，高外低，勿礙火砲行路。其守城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卽下城挑壕，先將舊壕修濬寬深完日，而後挑外壕，但使城壕多，得幾道，俱極寬深，豈不安穩？進不能奮勇殺賊，退不免於死，而又不整壕立壘，此棄物也。

凡行師營盤便是信地，緊急卽行分守。周遭挑空濠，塹通環，兵車可高一丈，如遇賊騎衝突，切不可開營，只用戰兵以家丁居前，京軍次之，候彼開營，我車兵堅壁戰，兵乘隙勦之。彼若結營，我車兵對壘戰，兵多方擾之，相持既久，京軍耳目既熟，心志自定，是練膽之術也。候其情餒，方以京兵戰，兵互相爲用，或邀其前，或繞其後，或衝其左右，彼若列營出戰，我又連結車營收入，戰兵又與相持，何者？彼漸入利在速戰，不利持久也。

重
防
中
軍
之
防
守
之
要
也
可
謂
口
可
謂
口

戚繼光車營法

性首之騎，敵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為衝破，乘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為主。我軍畏弱，心奪氣靡，勢不能禦，故創立車營。以十座為頭，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堪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兩頭各有一門，破開出入。車上安大佛狼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為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分管騾頭并佛狼機，等用其車。正一各專在車上披堅執銳，以司進止。奇兵一隊，軍士十名，內以勇敢狠人者為隊長，以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鞭者二人為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二人充鑼鈸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鑼鈸，用此以環衛軍馬，一則可

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為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逼，誠為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如火箭車大將軍車之類，不可不預辦也。

經世挈要卷之十

卷之十

兵

至

經世要卷十一

湘潭 張 噬 和仲父 纂聞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鄉兵

洪武民兵萬戶府

初其制
建軍

洪武戊戌年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淑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宋弓箭社

弓箭社宋河朔沿邊舊有之其人戶皆帝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驅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元祐間議改作保甲知定州蘇軾上言自遼澗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

從水公
私事
按數

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招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頭錄事諸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具之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皆北賊驚劫入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入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境如入無人之境哉

宋山水寨 家計案

宋理宗時知溫州趙與權乞廢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時李明復奏曰寨之有家計向者吳玠實創之峽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爲之糧以食爲之屋以居無事則寓於州有事則

歸於寨自紹興至開禧虜長侵犯矣視之
敢攻以有險在前也過之而不攻越懼吾之襲
其後也自吳曦叛後而家計寨之實遂廢於時
蜀帥又欲列柵以爲固而山寨之役遂興然而
與家計寨若類而實非蓋家計寨凡四擇地利
之絕險者爲之而山寨則爲數十無其險也
家計寨之設乃官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
而山寨則家自爲活無其力也移置成固但詫
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地也
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廢而
不葺亦未之思耳

宋棄過堡塢之議

宋嘉泰間以棄過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適
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
於墟落數十里內修山水險爲堡塢使復業
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保比四十七處又度沿
江地創三大堡石墩則併取米石定山則併蘇
靖安瓜步則併蔽東陽下蜀西渡漢陽東連儀

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
十里每堡以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
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
軍二千人併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
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招募死士千人以
爲劫砦焚樞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
謂敵在北岬其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
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
勳和徐真六合等城賊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
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
所以用力寡而收功博矣

朱平涵論土兵

朱平涵曰土兵之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
爲兵者是也然唐潘鎮與漢郡固所用獨非此
類乎國初胡深在緡雲富元末盜起慨然謂
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
困已甚遂請於上今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
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

丁此人
人作兵
其

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財
賦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
阜此制最善然胡元法度寬縱又當擾攘時故
可行且不獨深有此意章鑑父子兄弟已見之
親行矣成化二年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
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原食民壯亦入
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疆盛
窺邊憚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
練衛卒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王思賢以此受
禍唐荆川以此受謫今邊方有事處處搖動未
知此制可行否

家君練鄉兵議

謹書

守禦之法先城垣次兵力城以衛民兵以守城
兩者相為表裏邑中之城蓋難言之余不佞謬
有條畫一紙纖悉具載至於武備萬宜急圖念
唯地方有官兵則倚重官兵無官兵則人自為
守此無論士紳下迨家庶各有身家安得不為
莫安計而徵倖萬一之無事乎應儘吾力量之

前案不
足為據
請才

所不至自行訓練壯丁或七八名或三五名或
一二名不等遇邑中約得三百名演習得熟既
可得禦垣屋因而藉名在官合演於教場果爾
精利就於徵派銀內每名支五錢製薄包巾器
械招上好教師二名撥正教習終日打靶教師
每名每月給與糧銀九錢以一年為率果其教
有成請另賞銀十兩若教練各兵勤勵武藝異
常精工另如優異仍擇一知兵者不論文武見
員及鄉紳舉監遺逸每月督今比試三次立為
賞罰以示勸懲就於前銀內動支一百兩打造
五分一錢銀錢各半先比箭次比鎗次比刀次
比棍比箭之法釘一五分銀錢於操場桅杆上
以示之的較射人立於步弓二十弓之外緣近
而遠比十箭一射穿錢便持錢去至於比鎗比
刀比棍以石灰塗於兵器上每隊十人以灰痕
有無多寡定勝負若一人敵九人而身無灰痕
者賞一錢銀錢一個其拙而素負者量行責戒
得錢之心與免責之心競而人趨於勤矣哉終

兵制

兵制總論

別有古今兵制全書三編附

凡營中開操之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各將分日輪操，謂之分操。以合操言之，總協大臣閱操既畢，止調集各營奇兵，群聚射打，則奇兵之外，各營軍有勇怯業有生疎，教有多寡，何從知之？以分操言之，每日平明入營，分授操演，不過搖旗舉砲，率循故事而已。甚至砲聲甫畢，各營尚有較藝未周，營陣未竟者，固已紛紛四散，莫可禁止。如是操演，卽日在營中何補於事？此操法之弊也。至於營中選退老弱，摘牌替役，乃巡視科道官先行題准者，而各該把總官負又復彼此通同，私相查賣，明分月糧，管衛之冊兩不相對。雖春秋款操之日，將摘替之人造冊送部，大段茫無足據。且其未送冊之前，按月支糧皆未經更正之名也。官支官負，將何所據以查之？茲今後各軍告補，查冊有名，照常行衛該衛，查覆無異，隨具印結呈部，本部仍

行各府知會一遞。軍主事處驗發營操不逾兩番三次，致閱驛局之門，營中每遇春秋開操之時，戎政總協大臣會同巡視科道，通將各營軍士一如薊鎮過堂事例，行令本營將官帶領過堂。中間若有老幼，卽便幸退，隨審有無壯下。總協大臣親筆填註，另日公同面驗所報之下。如果精壯，照例摘牌替役，備將年貌填記牌上。隨查某營若干，某營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歌操之時，總開手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卽准收補查冊無名，行衛取結。每年止許春秋二次，不許零星更替，致滋奸弊。其尋常逃故軍士各該把總每月朔望開數報部，行衛查補，比則因時變通。至於逃軍之法，不嚴，則補軍之令徒設，查得大明律例開載輪操官軍逃在京城內外潛匿者，初犯打七十，再犯打一百，送操事例發落。若逃回原籍原衛者，以越關論。其再逃三次者，各納鈔京衛調外衛外衛調邊衛，或中開以自新之路。凡節年在逃員役

衛兵

查核衛兵奏疏

隆慶四年，總督譚綸言國家興建衛所，棋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兵，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兵益少而糧益乏。乞勅戶部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算原額起運存留錢糧造冊，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清矣。

軍衛獎習

慨自班兵儲港，兵無不備，京兵占邊，兵無不占。率納班買間，詭冒侵役為常，而健丁護將吏以我下騎，當敵上騎，戰謀兩誤，烽火不明，兵死餉亦死。馬死多亦死，旗亂輟廢，多不割不止，衛士不習武藝，責所須官著為令，天下撫按督守令與衛所互簡，毫上下其考以聽黜陟，無用之兵去，可以抵餉，不練兵之官去，可以裁武。

虛冒之弊

○軍士虛冒，如嘉靖初，京營軍月支米八萬石，今倍三矣。兵不多加多，米數轉添，以此推列鎮宿兵六十萬，開內外十二萬，江東十五萬，其餉亦復如是。然按之冊籍，則森然覆之行伍，則索然財力有幾，能堪若輩之乾沒乎？此虛冒所當嚴也。至其漏敵之後，或割殘卒以邀功，或拾斃虜以圖賞，改頭易面，妄與雍齒之封，或尾其去而回首揚旌，或潛為歸而假作唱凱，捏鬼擬神，謬作捷報，軍實第十一兵十四之反之狀，此等獎習已入膏肓，可不嚴為之防乎。

募兵 省兵

募兵之難

隆慶二年，總督譚綸言：遊兵破虜，誠為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強壯，費甚多，可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虜以來，銳氣幾盡，募卒吳越，又擬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驁，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終身創矣，第懼足嫉，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列為三營，管分三軍，各加訓練，仍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墻以戰，退之，絕外此為上策。萬一乘墻潰入，亦願少追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矣。

募兵之害

募兵之難

募兵之難

遷按浙江御史謝廷傑言：浙中民因水湧，正賦多逋，儲蓄空虛，壯丁遠戍，萬寇至，可為隱憂。且今薊鎮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鼓舟八百，僅閱磨復有費，費愈多，以下農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為農，他日戍歸，必磨起哺聚，故金匱溫虛間，強禦之夫，恨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請罷浙兵，以恤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談戰則股慄，拘之即戍，妻子相泣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為奇貨。

募兵之難

募兵之難

募兵之難

而天下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有兵者，自勝倭始，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孫鼓舞之，無具也。况拉人剛勁有膂力，假能以待浙兵者，待土兵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浙兵之可恃哉？臣請練土兵以濟實用，兵部覆言：浙兵專為防守，薊鎮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薊鎮亦不得再請請勒守臣以實訓練，務藉客兵之能，成土兵之藝。上是之。

嘉靖四十二年浙江巡撫趙炳然言各省募兵

卷之十
兵部
兵制
兵備
兵機
兵備
兵機
兵備
兵機

卷之十
兵部
兵制
兵備
兵機
兵備
兵機
兵備
兵機

多浙之美為人夫國之亂難民變為兵兵變為盜其來漸矣夫閭閻皆盜治標之道不得不假於別省募兵而反求其本必須多方撫安使盜化為兵兵化為民可也今雖浙兵以收買臣竊懼夫浙之為國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訓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散之閭閻兩有歸著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省次第省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

嘉靖中倭亂招集義烏江陰靖江崇明人為兵

費用甚多却專在南都作賊吳悟齋目擊其事盡法遣之萬曆間倭侵朝鮮北討調二千人往成旅順矣復招集以捕之旅順兵還又增一倍工部造房屋衣甲戶兵二部給糧餉廢費不貲地方何嘗得其分毫之力乃群聚城外夜即群至人家劫其財物當道明和不肯散遣其說有二以為遣之無名一也顧冲庵曾言練兵即以消兵勤其較閱嚴其賞罰汰其老幼作賊者必誅物故者不補如此則兵可漸消何患無名又

言此輩既去地方有警何人支持不知此輩賴以討賊及日日作賊所謂放虎自衛者也夫招募不如土著南都豈無驍勇有武藝之人揀選一二千却於浙直曾經戰陣處取一二十人為教師不出數年此一二十人皆為勝兵矣蓋土著之人與旅處不同省費一也父母室家共聚有所顧戀二也生長地方出門皆是親鄰不敢為非三也有警則荷戈為兵無事則各執其業何等穩便

省兵省餉省冗員

大梁軍器弓箭等局院一千若按實功尚三百且管兵原有兼匠造則認局修則屬管可耳又工沙兵八百其沙兵二百為運船到京扒沙進口必不可已若若工兵既有班兵盡可省也又運夫一千六百內有海運陸運站運撫運輻運五項運之者駝騾牛驢也夫尚可減五百是徒兵實四千而足也又班兵坐八千此前鎮十二路之兵而借用於遠者歷年多借蒞是盡壞大

稱不便，且每春秋班到邊，又寒迫無濟，過計蕭
鎮春秋兩班共兵四萬，今不若議定每年春秋
借八千，而此得實益，彼不盡妨，然止算糧半年
作兵四千，是已上并雜兵而止八千耳，又有大
同固原，每歲八衛石門路兵共三千，此兵多孱
而類班兵，止可守路，無他用，議有移其本糧之
半，并此地原額永餉，新增邊餉，儘足募二營為
常兵，何必相苦乎？此外則鎮協營堡戰守之實
兵矣。今布局內定關鎮二萬，前鎮一萬七千，
鎮二萬，三冲各一萬二千，共三萬六千，是合鎮
協營堡實戰守兵九萬三千也。并雜兵班兵八
衛兵一萬一千，是通計兵十萬四千，而無項不
備，無項不足，即以步兵每名每月一兩四錢算
可省折色二十二萬餘，并米八萬，便省納三十
萬，又省其兵，并可省其千把百隊，及統領之都
守若干餉也。此後惟有收集屯民立為鄉兵，更
不可再議增兵也。此後惟有召募丁壯，頂換老
疾，亦不可再言銷兵也。或有在堡而止千

止百者，仍以千為千，總百為百，總五百為把總，
豈必有異？按此實之不知，可省幾許千把百隊，
并幾許守都遊參，并幾許加衛守都遊參也。

宋省併

宋皇祐間，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營，
承平既久，額存而兵闕焉，一營或止數十騎兵，
一營或不滿一二百，而將較饒多，賜予稟給十
倍，士卒遞遷如額不少損，帝患之，熙寧二年始
議併撥，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為二百
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凡
併撥者，馬步軍營五百四十五併為三百五十
五，而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會總，時零各足
其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
較員溢則以補他軍，閑或隨所併兵入，各指揮
使依職次，高下同領，帝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
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適者銷併軍營
計，減軍較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
糧從稟給外，計一歲所省為錢四十五萬，米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萬石。綰二十萬疋布。三萬端馬。禁二百萬廩事。若此。邦財其可勝用哉。初議併營。大臣皆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召亂不可帝不聽。獨王安石贊決之。時蘇軾文彥博。懼人情洶洶。恐激他變。亦以爲言。安石曰。事令更張。豈憚此輩紛紛耶。帝用安石言。卒併營之。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併餘。

天下最苦餉。郭子儀憂地廣。勢分。願收諸道精卒五萬。分屯北邊。築道言張俊岳飛等也。

兵三十餘萬。歲給錢六千餘萬。糴米絹不欲與。備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省東南民之其善兵精則自然汰。則以所議之額厚所練之兵。餉不患不足。兵精而餉何憂虞。

軍中器具

弓矢

弓矢以近中爲難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強。遠則力弱。所以之箭。必近發必奇。中而中。四反是。謂宜今後習射。不用張綫。只以尺許長小圓棍。置地四卜步內。射之。則棍自轉動。射到矢矢中棍射。賊必無虛發矣。

泰連矢

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泰連。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發而去也。後漢書云。弩射以參連爲最。誠能以古泰連法教士卒。使當矢后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四萬之圍。所謂大黃。即六輪所謂大黃。參連乎。

弩

弩以腰開爲貴

中國之利器。曰弓與弩。自漢以後。虜弓日強。遂

不可復及。惟弩之用爲最。弩之力腰間者。可十石。蹶張者。可二三百。古所云。弓之強者。不及也。

晉馬隆平樹機能。循指腰間弩。至宋而其法不傳。故武經所載黑漆黃繒跳登等弩。皆隆也。

劉子綦子等弩。雖最強。然費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戰也。宋末始有神臂弩。其法亦張而於勝之。遂以破。本朝劉司馬天和用之。而其法始傳。又有名克敵弩者。即跳鎗也。今苗人皆用弩。

然強而不便。宣湖射虎。用竹弩二弩者。皆藉力於索。未可謂之強也。又有諸葛弩。可置十矢。以次發。東南人喜用之。然力輕而不能傷人。近世程宗猷得古銅機。斟酌竹弩而爲古弩。則勝之矣。宗猷又自以其意。合古人之說。而爲腰間弩。強者可十石。下者亦可七石。此千載久廢之器。復收於斯人。奇已。

抗自蹶張弩成人。皆趨便。然致遠洞堅。必竟腰間者。穿石摧壁之勢。今惟力弱者用腰張。力雄者仍用腰間。則一人已有兼人之用。如再要弩。

力雄大。必非多人不可張。即此與蹶張遠近相爲表裏。亦覺曲盡。

破窮當兼用弩

古人用萬弩齊發。勝敵。今試以寡論之。假令弩手三百人。先肩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前。名爲發弩。再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次。名爲進弩。再又用百人。列於後。方上弩。搭箭。各爲上。

弩先百人發。弩者發完。退後。以次百人進。弩者上前。變爲發弩。以後百人以上弩者上前。變爲進弩。上前。變爲發弩。以後百人以上弩者上前。變爲進弩。

弩以先百人發完者。退後。變爲上弩。如此輪流發矢。則弩不致竭。而可斃虜於百步之外矣。大抵虜之長兵。一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是我之長兵。三也。以一制三。虜騎即欲衝突。能乎。此最勝之策也。

刀

腰刀造法

腰刀鐵要多。煉刀用純鋼。自背起。用平。割。平。割。至刀。刀芒平磨。無有乃利。妙尤在失。近時匠徒。

將刀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銼，橫出三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刀芒一禿，卽爲頑鐵矣。此當辨之，刀要與手相輕，柄要短，形要彎，庶免轉，脾下不爲所碍，蓋就脾勢也。

禦倭刀法

倭之刀最精利，長六尺，兩手兩刀，共長一丈八尺，雖左刀以木假之，然其右之真者，亦足以殺人而無敵。故中國之畏倭者，畏其力也，而制刀之策，一切鉅棍，短兵，俱不濟事，必用丈八長鎗。蓋刀能傷人，不能自衛，惟長鎗可以乘其破綻而入之，故禦倭以長鎗爲上，其次則用狼筈等器，因刀雖快利，一有攔碍，便不稱手。昔年任兵憲，職倭於婁門外陸涇瀾，出狼兵之鈞刀，手則以兵憲密囑諸軍，以攔碍之說，於是皆用青布水漬之，俟倭初近，攔去，俾刀粘滯，不便揮，便而鈞刀手急自地滾去，鈞斷其足，尤鋒旣死，餘衆辟易，是日殺倭三千，皆用計以制其刀，故也。至於北所長，在弓馬馳騁，禦之必用水戰，昔倭

亂時，河北驍將宗禮少林僧，月空皆以馬步不便，宗死於皂林，月空死於齊女門外，故自來鎮禦北虜者，皆云當以南方淺溝，植榆柳，故曰井田，虞而南馳也。

鎗

鎗法指要

鎗法之傳，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妙在乎熟，熟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而神而不濫，又莫貴於靜，靜則心不妄動，而處之裕如，變幻莫測矣。其法手執鎗根，出鎗甚長，且有虛實，有奇正，有虛實，實實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信其然乎。施之於行陣，則又不同何也，法欲獨立欲疎，非簡無以解，亂分糾，非疎無以捫，捫進退，左右必佐以短兵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舒其氣，展其能，而不至於敗。

劍

劍法攷

古之劍，可施於戰，故唐太宗有劍士千人。今其法不傳，斷簡殘編中，有訣歌，不詳其說。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鮮，其勢法俱備，固知中國失而求之，固齒不獨西方之等，讀日本之尚書也。

劍訣歌

電掣昆吾見太陽，一升一降把身忙。
頭進步風雷響，手連環上下防。
又立右各左進青龍雙探爪，右手十字掠二劍。
一劍收劍左進青龍雙探爪，右手十字掠二劍。
制一右行單鳳閣朝陽，用左右一劍，就進二步。
各一左右手一門，撒花蓋頂，後古滾花六。
馬步之中用此方，蝴蝶雙飛射太陽，古是進步。
左手一更進下梨花舞袖把身藏，一步從上。
鳳凰浪起乾坤少，進古是轉身，古是轉身。
手又一起，掠條道有兩旁，進步踏空飛白。
古是下，古是上，回身野馬去思鄉，古是轉身。
一劍在手，一劍在手，一劍在手，一劍在手。

劍解夢法

初習眼法，擊法，洗法，刺法，擊法有五，豹頭擊，跨左擊，跨右擊，翼左擊，翼右擊，刺法有五，逆鋒刺，拒眼刺，雙明刺，左夾刺，右夾刺，格法有三，舉鼎格，旋風格，御車格，洗法有三，鳳頭洗，虎穴洗，騰蛟洗。

狼筈

狼筈要論

狼筈必用九枝，此器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枝之出入便捷，然而為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得入而用之，則可以制人不制於人矣。今當擇力大之人，能以勝此者，然後以牌盾佐其下，以長鎗夾其左右，鑣鉞大刀接翼於後，夫筈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所以必用此者，緣臨敵白刃相交，心奪膽怯，他軍重，薄不見可恃，雖平日十分精習，臨時張惶失措，忘其故態，惟筈則技稍繁盛，遠敵一身有餘，眼前可恃，庶人敢站定，如賊用大旗，則只將有鈎，狼筈遇旗展來，不與關，只將筈三。

四枝齊，齊斜，立送於大旗面上，旗着竿，鈎所降，
更不能舉，即以我長鎗，鎗去，此必破之方也。

牌兵

牌兵拒敵

所恃者，惟弓與馬，而我之罷驚，不能當其
電擊我之弱，鐵下能當其兩箇，利鈍甚相懸也。
昔兀朮拐子馬，惟岳武穆得以制之，無非次其
馬足已耳。愚請練兵牌以拒之，浙兵多用圓牌，
而形短，不能蔽體，即西兵用挨牌，而性剛，不能

經世要略卷十一

中軍具 走

當鐵，惟粵東之長牌，以沙桐木爲之，包以皮革，
則其質輕，舞運可以如意，其性柔，又箭鏃不能
破裂，粵兵演牌，左手執牌，右手持刀，可以蔽人
體，可以砍馬足，與鳥銃夾隊，列爲前鋒，真破奴
之上策也。粵東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勁於奴，
而長牌勝之，確有明證。

宋政和三年，秦鳳路安撫使何常奏言：西賊
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
豁澗，最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

馬步上攻
下攻
人馬
兵也

經世要略卷十一

中軍具 走

謂之鐵鷄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
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平原遇敵，則多用鐵
鷄子。山谷深險，多用步跋子。此西人步騎之
長也。我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開東
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杆賊勁矢，
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固步騎之利也。至道
中，王超丁罕等討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
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
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守隘，官軍用牌子
爲先鋒，賊下馬，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乃
以牌子踢，跳閃爍，振以響環，賊馬驚潰。若遇
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杆賊，次以勁
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
皆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廣野之間，則
馬上用弩，臂射，可以一發而盡殲，二者皆已
試之効。如賊之步跋子，與鐵鷄子，皆不足破
也。又步兵之中，必先擇其魁健材力之卒，皆
用斬馬刀，別以一將統之，如唐李嗣業用陌

刀法遇鐵錐子衝突或掠我陣脚或踐踏我步人則用斬馬刀以進是取勝之一奇也

鎧甲

紙鎧鎧甲

紅鐵起於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爲之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

綿甲以綿花七斤用布縫如夾襖兩臂退肩五寸下長掩膝羸線逐行橫直縫繫入水浸透取起鋪地用脚踏實以不胖脹爲度曬乾收用見世軍要卷十一

甲冑密法

元太宗攻金懷孟人李威從軍惠世之甲冑不堅得其婦兄柱坤密法剗蹄筋切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不能入龍以金符索每戰先登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謂諸將曰能捍蔽爾爲國家之功名者成之甲也

火器

火鎗

利莫利於弩自神機之技出猛烈便利蓋十倍焉永樂以來弩遂廢近神機愈出愈奇如地槍五子數百步及快槍二子亦數百步并佛郎機毒火諸兵又出神鎗之上矣

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安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鎗卒烟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而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提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又閒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四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

大將軍砲

大器莫過於大將軍砲。一年止放一次。以六
人不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斤。以一千斤銅母
發。葉意能改銃身爲二百五十斤。其長三倍
之約六尺。不用銅母。徑四尺。於滾車上發之。可
及八百弓。內大鉛彈七斤爲公彈。八三斤子彈。
又次一斤爲孫彈。三兩三錢者。二百爲羣孫彈。
名曰公領孫。以鐵磁片。用班毛。毒藥煮過者。佐
之重二十斤。可傷人馬數百。若沿途以千萬架
而習熟之。真絕技也。運之以車。登高涉遠。皆宜。
國初出塞。專恃神銃。爲破虜先鋒。天順六年。造
兵車。各有載大銅銳車。成化元年。造各樣大將
軍三百個。載砲車五百輛。會典神銃神銳俱內
府兵仗局掌管。其慎重如此。葉公有新製滅虜
砲。運以滾車。打放一發。可五六百步。鉛子約一
斤。

神砲

神砲出自紅毛夷國。今廣東濠鏡澳夷亦能造。

之。此實天意。假手澳夷。以固我金湯者。前廣東
所解頗少。以未有處置澳夷。故廣東不敢擅而
夷目不肯應也。今邊疆如此。則需用尤甚。宜請
敕書一道。宣諭澳夷。各兩廣總督。擬價酬之。庶
多多益善。而我封疆皆堅壁矣。

騾砲

車砲不便。又改爲騾砲。似稍便矣。然一人騎馬
又一騾馱砲。遇敵入下於馬。砲下於騾。然後量
藥春底。裝子益口。剪線捕線。用火繩以箭則十
矢可發。以馬則里許可到矣。前柳河之渡。棄千
餘騾砲。不能發一也。人知火器爲極速之物。不
知火器乃極鈍之物。故不得已。於關城議用中
等擡砲。每砲兩人擡。一人賣藥子兼裝。然幸關
內外所備諸等之砲。儘多足用。先爲裝就三千。
隨所向稍鋤地。卽措放。雖遇敵數萬。每疊用不
過二三十砲。豈十餘疊尚裝換不逮乎。又恐不
能及身。則用小鎗伴北誘近。或八面埋伏。忽起
奮打。乃有濟否。則凡一切火砲。既不能移而就。

在大砲
上立砲
臺而
發之
可也

人人必不愚而曉之總饒視虛具未有一效者
其鳥銳改爲三以發者亦以一砲可發三三發
總要制之如法發之使匪或馬或步必以五六
百爲五六一發無不濟不接應得益耳

鳥銳

西洋鳥銳其架其精今廣東近海與近海之民
俱傲而造之獨官司不能察耳其銳長六七尺
孔竅甚巧發之直而利遠射的百發百中且一
西九子以九子連發可殺人於百步之外洞穿
堅壁一彈可殺數人勝之矛箭數倍實一可
當百者倘造數千函以爲擣巢充鋒仍募勇兵
教習練成一隊則強於壯兵十萬矣

京邊造銳臺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於神砲今神砲已貯
而銳臺未築是有居之無用之地也嘗
歷覽海島凡有銳臺所築銳臺制度極精大
約造之城上於城頭雄燄之下做一百百以便
發銳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銳之伸縮其堅固

之極活動之甚比之寧遠銳臺專爲佛郎機等
銳用者大不相同今京師及邊關險隘之處宜
做此式造之

毒烟

毒烟之入人也耳目口鼻其實四爲毒甚於藥
今輒置不講何也彭天呼火能毒無不精備雖
其人以他事去試做其制而盡其長何以誘賊
而使之必趨何以緝賊而使之必受何以蓄烟
而使之暴發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何以伏兵
要截而使之突烟奔潰者不得免竊謂此烟醫
於十萬師矣

景泰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禦寇事
宜內請用毒烟行烟謂毒毯所薰日眼出血
行烟所向咫尺莫辨

經世聖要卷十二

湘澤 張 燧 和仲父 纂閱

金器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軍中器具

軍中器具總說 馮應京

北之地有硝而無礮東倭之國有礮而無硝
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糗故皆不
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 國初禁其
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船相接故倭
得世襲秘法卷十二 軍中器具 一
得以資其硝礮之饒而反以鳥銃為威中國之
具甚者雲南緬甸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
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滅其勢矣
遇有征戰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令我曉火器
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勝方為得策
今之四夷並一門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百
般鼓弄惜乎之軍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
為中國一敵大可恨也夫火器之用無間古
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項即神機大將軍

有倭者
而子者
不能
而子者
也

曰子人
八虎
而子者
也

三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敵敵可成血路攻城
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
以熟鐵打造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
五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為
圖機或間有損傷錄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重
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
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謂汚此物乃
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
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
總世聖要卷十二 軍中器具 一
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
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叠放雖百萬
之衆可使落膽至佛郎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
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
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鋼用鐵體骨亦重今
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離子銃軍中
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
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
寒風冷鳥銃必用手弩常日為咳一開火門其

風甚猛信，桑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聚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為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何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末有不中者，馬場闔至，則執此銃以代閃掇，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馬之疾，勢之衝，風氣桑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致有根无族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真不如鳥銃之進，執之以禦，恃刀利，此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大約天下之器，原無孰惟在習之，何如耳。鳥銃三放之外，

鐵世擊要

卷十一

軍制器具

三

曰：袂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即鑄一眼，先入藥，藥實，方入鉛子一層，又入土一寸，餘又藥實，則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藥實，上層再藥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此外又有火箭之用，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長，遇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銃，方能灑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鐵必用茨蓀頭點鋼，長信，入箭腔中三寸，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躍，則鐵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勛纒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

鐵世擊要

卷十一

軍制器具

四

大書用之如明

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一窩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又有火毬。火磚。火礮之制。三者一法。均為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鳴人。未必如火箭之狠。有曰內用毒火毒烟。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因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烟。即令人立時死也。

續世學要

卷二十一

軍中器具

五

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械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暇。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然信得法。丟入彼船。火焚其帆蓬。或亂其腳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為水戰之用。舊時子藥信縛在礮外。遇船燃着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還。倘不得丟入。賊

船只得投入水中。不然。則反為木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入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何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皆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苦點信大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為累。況臨敵之時。易至

續世學要

卷二十一

軍中器具

六

失錯。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礮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若遇風順。彼船甚近。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則又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

大書
重刀
入不知

至百十步而止。用倒懸其回火。常用子之三。
四。夫火箭力大而脫席之薄。一射徑過。蓋於
焚。故焚帆之前。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過
之失。如尚遠。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
用竹札十子。交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
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威南
塘公紀敘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
或焚帆。或焚其篷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
車之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
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
圍用倒懸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
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
身。可焚而走。釘入篷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
焚帆無奇策矣。然此大飛抓之妙。不得水路焚
帆可用。如陸戰。今特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各
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斃
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
通之而已。此亦短法。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

大書
水陸俱
利

可
妙
四

燒帆。用射馬。其火甚為有功。無論大小等砲。
俱捆成溝。將砲栽向敵人。水陸或敵人上處。上
覆淺土。中用通管。行是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
藥。可用到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欄。
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
走。諸砲齊出。如謂或有大風吹。或怕野
獸衝動。令一快炙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線。發
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人營。然後發之。
則頂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
遠近皆可以預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
放也。今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
不講。是表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
則人笑以為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
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
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速走。奈何欲與馬
較遲疾也。古語。壯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為匈
奴所畏懼。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
牧。惶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謀。常遣夫

車馬不
如用
如用

金在志
法在
推之
形如
入道
則反成
一

商謀遺失則人之入犯我可預知望野清則
房入無所掠無所掠則勢必近城營以要
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房
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射之房
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馬
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為衝敵之具
則房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房遁則放門馬門
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眾寡不敵則仍收
入營中房再至則車上交打復如初房自東來
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房自西來則西路要衝
如此應之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
之東南者惟單輪為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
管兩乘車輪以木橫拴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
鎗二根相連若特角之勢可直貫於後就作後
推之把手其實一長鎗耳如勢必乘車以戰
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
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水牛流馬舌在
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道意耳全在臨時變通

諸法
其有
備此

諸法
其有
備此

相為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鏡一傍安
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持下箭桶
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
為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拆少遮風雨亦難高大
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可開可閉行可
載衣甲模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
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揮入車之兩旁鐵
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桶下惟平
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
妙也我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
子無敢言戰雖邊提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
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
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為勢而出塞之功
亦可望也但使藥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
淵矣又有對真而又不中者則鉛子之病也鉛
子之法鏡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
不中也今學鏡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子則可道
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氣能發動幾錢箭

卷十二 軍中器具 十

水馬
所係
之
所
係
之
所
係
之

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予舊有
贊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於子火落子死
子藥相停更合官門子門同藥力氣全門大
子小藥氣上索子或偏歪出之必弄子被火使
其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教言雖俚能
盡大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
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
火器中借火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
船蓬船艙之中縱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
之而石油不浸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
藥之無不噴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逆浪
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至於用
砲水中舊有海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
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封教之來路上用棉
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在
線於內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何機
括用千日火王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
見伺敵船之水或舵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

水馬

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身之
故智止移陸為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
為一制以可禦倭夫焚燒之船莫如火砲之
耳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
己自砲口大以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水櫃不拘
若干座式用整水縱橫手底風不可載水不可
沉上安水架蓋其堅固量其高低適於船艙將斗
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簣櫃也計其大小用藥
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
立二杆外膜以繫被畫一城垣之形其被可升
可落倭用走船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官
一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
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闊而有山有沙某
處則入其自某港視風所起之方宜將此筏先
架於其扼險之處平排如塔下安梓木以識之
先辦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若海灣深大洄不
能前則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
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連前浪

事機乃

成祖所著年月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

將戚繼光曰昔署衛印時曾發山東地窖佛郎

火器莫備於我朝

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船曾聞之泰
取其不碍戰闊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馬而
吻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
繫此帶而更騎水鳥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
矣

馬尾高一尺邊後浪谷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
拴一響鏈人騎其中以便攀援馬頭另安梯
中空一段可載乾糧定備三日之用此一物
則人人精壯其置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繩裹上
尾砲片為甲裝旋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集矢
石傍跨堅木短桅一付桅首用鐵為刃可為戰
具而撓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
損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
繫一整袍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

見鳥嘴銃皆倭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
序班云渠諸火攻法二三一種偶從南郡神機
營銳手竊而得之所未得者尚以三百餘也
又聞正統己巳騎薄都門京軍隨而後者
過半司馬子以軍器局神鎗試之火有及
人輒成松一砲而死者數萬紀湧如川遂解圍
去可見火器莫備於我朝私習之禁莫嚴於
我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朝也
經世要略卷十二
火器為中國長技臨時射打不熟皆因平時習
演不慣今以招募烏合一旦臨戎心膽既不練
器手不相習以致申甫為擄而以火器資敵又
不特盔甲馬匹也使奴得之反以攻我今後
凡用器必先得人勿得輕嘗輕試一切招募烏
合萬不可用再將火藥不必合成成將硝磺灰料
各自盛裝臨時旋配旋用底下致火燭之處即
下幸為剪得之彼不知配合為藥是亦土藥

朱平涵論火藥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下上善百
動提至九十動火者提至八十動下者七十動
必欲除去其格極細試然鐵土香火無渣方
妙火鏡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日露而放
之雄烈遠去百步入火前能火噴諸器之內雖
二三年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
密吐溫盡廢無用矣

查核火藥

經世聖要

卷十二

軍中要務十五

火藥於收硝之時原有四等有牙硝有盆硝有
鹽硝有替硝目收濫價十已無七後庫與局局
與管三為串弊縣十分之硝已欺其三製十分
之藥又欺其三及各營赴領而又半藥半拆局
官復以克新製今若欲查藥先要各營以火器
若干列之備以還不論大小各件止以用藥多
寡分別等第一日酒放適用若干每月演放幾
次而藥可定矣若聞耳察而演放虛實又可定
矣不然假藥收藥領藥之虛萬千不實也

軍政雜用

毒藥

如用毒藥欲殺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軍食而
死後軍聞者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
於此毒藥王如意以十四日死宋江諸人以五
日毒皆慢毒也今日得五月十四日之毒相機
中之奴之入吾受也無算矣

疾藜

如用疾藜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迎賊
之來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
地不效無草地不效須置於沙草相間之地疾
藜即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疾藜而後
疾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躡千里之馬兵未有
奇於此者

絆索

如用絆馬索以韌繩為之內貫鐵線三條一取
其堅取其難割當路馬求易犯即賊知為索
不知內藏鐵線難割也每一索釘一板每置小

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思馬因倣而爲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下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

禦虜攻具

虜矢石懸簾禦之竿轅鉤斧禦之斗牌懸石禦之革洞衝木火筒禦之又恐其肩土築拔束草千萬成群內傳以逼填壕附垣以大鏡口懸簾以護陣也陣之不存石及之也陣之不守矢及之也石及之爲牌可免矢及之非懸重不能也木矢發多不直聞有反射者易以槌子出直而疾中入而深

附

守城之法

主事唐鑑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高厚培空之欲如圭首針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城上傳箭不敲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書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力火需石塊灰油懸槌鐵蒺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驚賊健壯士以偷賊營突出兵以擊賊詳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於區處詳盡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籌海綱目足備採擇者也

守城兵技第一大佛狼機其次烏嘴銃又其次弓矢至於刀斧則其下矣如事急人人能舉用之不竭無如磚石也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佛狼機一座隨用柴火器二人帶火藥一桶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器鋒利器

刺馬一具長一尺五寸馬被索而蹶其鋒直刺胸腹必立斃蓋馬出必用甲馬蹄必用鎗蹶而疾急之用難故又須用索器分用則勢愈急用則毒愈也

刺馬

如用刺馬鎗馬非首自攪之乎人非首聽馬攪之乎不攪則鋒雖利不能加於馬也謂有必中之法二馬日將驅引賊入隘以刺馬布其歸路而隘之盡處砲弩隨之賊必却走腹腹路崎刺馬塞路安新法之此用隘之法一也賊來尋路掘地爲乾河密市刺馬而引水堵之我軍隔河列陣俾注及賊城必衝突而來一入水中刺馬如林未有下覆其鋒者此用水之法一也其餘中更實毒藥馬中不敢

拒馬

設拒馬以制衝突勇勢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後復兵不備波衝即窘拒馬首攜壘以行而無直之用

攻具

奔雷砲

金主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摩次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下發令曰旗幟出舟上字旗卓旗於舟人望舟中舟車行輪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舟中舟車也舟中忽發一雷震震益以紙爲之而管以石灰硫磺噴噴自空而下墜水中流噴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昧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此亦致勝之器也

震身砲

元西賊人亦思馬鳳善造砲世祖崩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觔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滅江宋兵陳於兩畔擁舟迎戰元人於此岸陳砲以望之砲急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世四目曰襄陽砲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

械弓弩然一切火器利仰利平惟弩最難須造弩千餘張其用爲最

賊兵來臨城上不得喧嚷俟賊近城令慣熟弩手善射者乘便打射務要奇中斃賊一二其餘自退更不知我兵伎倆虛實毋得亂發以驚矢藥若四面雲梯攻圍又當并力齊禦不可動城上多堆礮石切忌一十步之外妄發礮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大率守具皆用於十步之內着着見功方爲的當大略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蓋守城之意只爲怕賊上城禦賊之方只爲阻其上城遠攻又不中又費力又損器何爲哉

張孝純王稟捍禦太原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車重偏橋雲梯火梯各有數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太於樓櫓中砲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處

棚下又置緯布袋在樓櫓上注爲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裹上又以鐵索繫之人在其內橫而行之等次相續凡五十餘人連土木柴薪於中粘罕見其先用人板衝次以薦覆然後上在上增置如王稟等見其車即先穿壁爲竅致火礮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本能燃濕薪火既漸盈令人鼓鞮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填壕其砲車亦如經世聖要卷十二

總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鴟形使人存內迎敵亦先以索絡巨石置彼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釣及繩機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因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車就慮外壁之壞企人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門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將宰臣以勸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

怒乃分兵赴汴京

陳守之策

陳規以明經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陸縣
金人陷郢都守之僚屬棄城出奔規獨留不
去衆遂推規攝府事規乃聚兵繕修城以守
累破賊衆中原郡縣皆失宋惟德安一城獨存
現有朝野僉言後京略曰河東安撫使統兵十
七萬以拔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
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大原陷於虜非兵不多
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
而行鋒雲敵首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
敗皆未宜乎不能援也假使當時生援者將良
得計雖無兵二十萬亦可必為之援止以五萬
兵為率若止分爲五十將每十將護衛大軍兼
備策應內分三兩隊作前中後兵而發兵勢
牽制援之兵二十將分地派人境緝巨
可布二十十里不日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
十將用同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遠遠探向前

字

注

可見

設伏何望敵入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
但絕其糧道必不深慮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
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和則
兵必不致於一齊敗歟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
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結罕攻太原之難
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
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金言以爲
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
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
經世聖賢卷十二守城
謂之死守即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
天石交迫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
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
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
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
城有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
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苟守禦得法止令
卒迎女頭陷坐城外炮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
低則打中女頭炮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

於死傷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塔矣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直裡斜外密裡希洞於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網如竹色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損壞間有抱者即逐前抽換可必得無虞也又攻守之械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前一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不以時設計遂至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不重可嘆哉按其言可謂精快千古不能易也惜不盡其用耳

重安于治晉陽 鍾伯敬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膏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兩路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

談曰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臂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萬矢於廣宮兵於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內之內既無分怨可遂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皆無事之時引伸兩類人人可爲慶慶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

經世要略卷十二

治晉陽 鍾伯敬

經世要略卷十三

湘潭 張 筵 和沖父 蔡開

金谿 傅昌長 少山父 戴梓

陣法

古陣法之用

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於三戰字光獨以之大破史思明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於用

陣法要論

經世要略卷十三

陣法

十一

陣法果何從而起蓋為眾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隊伍之法生焉地有礙阻原谷形有高下大小曲直因地形而列隊伍於是行陣之法生焉行陣無可正隊伍不整治皆敗之道也亦有不明陣法而勝者皆出於彼此良戰均無法制其器有以善而過弱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仁睦而遇怨離耳鳥可執一而廢百指其幸者以為常哉

李靖六花陣等法以方圓曲直銳之形為分合

陣法妙變化之節在陣法持為花步耳至於竊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所相況地形或丘陵於整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背之不一而因以制之步騎多寡疎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其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

若為之於野不方圓二形或因地利勢不便為曲為直為銳則有隨時演布也大都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

經世要略卷十三 陣法

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各相列衝之不亂據之不動而已

四方平定陣

今之言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

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

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

局間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

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歸制陣之無法

侯敵來攻僅為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義伏出

雲少半

奇之策自武藝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
在心或走或行中本謂惟宋制之仿而京
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之法大都相彷彿每
當大敵多怯弱而下前竊效其陣之變歷
世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
如鼓時之開補偏救美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
窮盡假令止於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吳璘疊陣法

宋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
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
百步內則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
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
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
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嚴
乎璘曰此古東丘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
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酋習不祝
胡蓋遇二毛於兵胡蓋善戰璘執與戰用疊
陣法更休迭出輕爽駐馬而麾士殊死鬪金人

大敗降者萬餘

按吳璘所以破敵者是更休之法但以鼓為
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
之先其士甲其人為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
班亦如之別為若號使其各自更替之為無
患也璘謂其法乃古來伍令求伍令見兵法
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

宋曲端五部軍

宋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提
經世要卷十三
以軍禮見則無一人凌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
部伍草精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
馬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
覓於是悉縱三錫則伍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
旗幟精明浚銑獎而心實忌之

宋王夔回陣

宋利州司馬王夔素饒悍氣王夜叉四川安
撫制置使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討才罷
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

不稱所望。變則曰：變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與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兩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昔舟中皆戰掉，失色而介白。若也，徐命史班賞有差，變退，謂人曰：滿者中乃有此人。

遼人陣法戰法

遼人兵制，每遇對敵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連，十道為一面，各有主帥，總世襲，襲稱移廿三。

陣法 五

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執諸道皆然。更迭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救家下馬，施雙索，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自不相親，可以取勝。若陣南獲，敵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不係親征，則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三路往還，每進以九月，退以二十月，或春

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生聚不令盡，春而已。軍入，則以吹角為號，衆皆頌舍，環繞，自近及遠，折水稍屈，為弓子鋪，不設險，營壘，柵之，嚴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候近敵，師來，新馬蹄，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

遼人光武馬陣法

凡馬陣，二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槍，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筈短兵防長，給進的老了，即便發上，伍長拔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候與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而進，是不走，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單刀遮抵於後，緊隨牌進，交鋒，完以救牌。

長鎗救死短兵救長鎗。陣手陣云伍下兵通新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李湘洲進兵略奏疏云古今名將未有踏於威靈光者其所用陣法不過依古人之什伍而加一火兵隊長以十二人爲一隊一隊之長於隊中十一人一呼則起一見即識緣此以至百隊千隊萬隊莫不然故可以臂指相使。修力戰場其實只是一隊其陣只一尊爲小法一伍則五人二伍則十人而變之爲三

經世學要卷十

陣法

才五花自一陣以至千陣萬陣無不然其實只是一陣其制妙在於以操爲戰以戰爲操而操者操之操者即操之千年無裨於一日之用故其善在兩則有選兵一箭於選之日即定爲營伍有下營大營兩篇以一營具五營而五營又各具五營皆有左右前後奇正守伏而敵之所值即爲正兵故其言曰無所不爲頭無所不爲尾要使萬人一心萬力一齊一聲鼓則萬人齊進就性水裏火裏也

連綿戰
只作一
陣是心
操是心
上營一
六分戰
甚近者
陣力

經世學要卷十

陣法

要進一聲金則萬人齊退就前面有金銀山也要退其馬只是駝軍器盛甲到場臨陣必須下馬步戰以連坐之法節節管定某色旗到便知是某營兵與將到某色旗走便知某營兵與將走要每營三千人個個如刀在頸上如繩子縛定脚跟不放動且於選兵之日即寓行伍即有統領雖生兵烏合今日入殺即可鈴束即成軍容選得一人就有一人實用下手便有五分工夫又其選中即操操即操戰凡陣上用不得者便不操所操之手伎器械就要於陣上對敵搏擊貼肉分鎗今人費了多少火藥走了多少花法操十年五年無一件是實用得者其難易虛實相去又何如也

湖廣土司陣法

湖廣土兵永順爲上彭翼保靖次之彭蓋其兵甚強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

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五重其餘皆置後聽呼助陣如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可與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兵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詞法初檄所屬照了檢選宣慰額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勇者報經世擊襲卷十三 陣法 九名榮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有功

朱平涵論陣法戰法

劉錡王德信金人於柘皋用萬人持斧如牆而進此陣法之最整者葛榮衆號百萬爾朱榮以八千騎討之分騎爲數處處不過數百人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臨戰不聽斬首以捧捧之而已大破擒之此戰法之最神者然必慣戰久

用精兵指揮如意方可語此近年撫臣有以人持刀演爲雪花陣又有以萬人持棍演爲一字陣其同兒戲莊復我督糧莊浪每謂西兵艱力云云教人遇殺盡不肯退用兵者有此姑

卷十三 陣法

車戰

戰車兼用諸法

戰車自來稱有足之，城不餉之，馬列營必須之，但利於平地，不利於山險，更有說者，我倚車往，而彼以火輪來，我恃車上之鎗砲，而彼以錢騎衝，則車之用難謂宜於車外埋伏，利馬一層，三層軍士輪立，又遣游兵出沒遠哨，俟賊來，若刺馬，略阻驍騰，火砲相繼而發，賊必潰而走，不敢近車，即近車而車上鎗砲又發矣，如此而後營如山立，深入無虞，亦相兼合用之妙，以戰繼光束伍號令等法，練習成營，而又加之，以獨輪小車，每隊間列，使之行則裝載，止則為城，戰則列陣，相去十尺，實以隊兵堅陣當前，利兵接後，即善突，萬不能越我車，陣隊明矣，談禦者，火器為上，而法又有於車上置鏡高下，準車，車兵點及可，免心悸手搖之病也，記者曰，騎突如來，如不知馬勢奔騰，一當四陸，竟必迴旋，騎獨藉當此時，鼓震旗麾，隊兵四出，則

為必返走，氣自奪我，向之按兵不動者，至此反扼先驅，又況有後騎相翼，而前誰能當之？

葉夢龍輕車

葉公製輕車，其言曰：成化車一輛十八人宣大，十冊，前鎮見存，曰：偏箱，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自古與兵十萬用輕車二千，皆越險數千里，所製雙輪，前向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狼二函，火箭三層，手上百子鏡一函，輪輕有自，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可翼以新製鐵拒馬，鎮世擊要卷十三，陣圖，十一，竹挨牌，砍馬刀，平地二人遇險，四人抽壯，健以，輕車，其竹挨牌與百子鏡鐵拒馬，須用南兵，方敏捷。

張學顏巡撫遼東，車營率依李文達公車制，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槍頭，謂之脚城，造陽二百輛，用皮綬輪轂，增列火箭神槍二層，可與輕車並進。

秦紘雙輪小車

總督劉天和言：中國長技，輕車疆場，是已，國家

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
秦紘改造雙輪小車 孝宗嘉靖以召全濟車
今幸存破損八輛略備規制且散製造可擺列
邊境以遏人援為險要以逐虜耳

論兵車心見 王德生

自房琯陳陳腐敗之敗言者以半戰為文具也又
此昔綽之防河海防同知丘未大約以義為盾
以盾為車分之則為盾而合之則為車車之體
方而其用偏盾之體圓而其用廣是故我以偏
師而當大敵敵四衛而攻我我駢植而應之前
車慮無中權外勁翼以強弩矢道同的我而面
車也彼羽生登超險陷堅強弓之所開加伏刃
之所卒發不能以毫髮慎我我人人車也騰飛
黃而上之颶馳電突無事胃謀免困人之謀騎
亦車也輕刀凌波深入敵腹焚積餓餓不藉樓
櫓而扞矢石舟亦車也夫是以名兵車也百煉
之膠既輕且堅中為連環分合無際此體也機

亦火敵無不透襲矛槊刀劍犀利肉好體之除
也無極五行應月龍蟠變化闊闊倏忽萬應攻
誤敵守宇誤敵攻此用也此雖兵之所獨創登
其體用開闢頗得之苦心而非徒大言無當者
造車之法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未得其妙以
北方產無良木彼晉造之人舍焚滅剋又以朽
腐為之操練日久潮風沐雨比至乘車而戰非
衝軸折則輪散裂為誤甚大平日費財造車臨
陣世謂要 卷十三 車 十甲
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粵東所產紫荆木
質實而性堅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值亦與
檀榆相等請派定一車之式銘為條方採運前
來不過度嶺一日略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
江及河徑至通州造為戰車則堅固渾厚保無
決裂以四年一採五年一修所節省公費亦甚
不以其為於一年一造而無實用者也
戰車另議
戰車止可扎營非熱演之反成一累兮矢火藥

皆制賊於百步之外，稱則吳賊近身則舉無所施，刀鎗雖極鋒利而賊專以馳突陷陣，粵此項亦單弱而不足禦也。莫如多製大斧，人挾斧藏之腰間，即弓箭手火器手皆可兼用，俟賊迫近，將馬斧齊發，人馬皆碎，賊木有不喪膽。

舟師

東南舟師

國初沿海設金山太倉等鎮，諸鎮各有哨船，爲海防計。自嘉靖有倭，難復於額小募兵禦之，而原設各衛官軍則移之守城，平昔盡民力以養軍，有事又募民爲兵，以衛軍，歲守城焉。且募兵不難，募兵爲難，安事乎？而兵不可調，固藉其人於劉河吳淞福山白卿等處，分兵汛守。是江南歲歲有防倭之費也。以故遇一兵缺，游手無經世，掣要錢十三，其

輒輒貸銀買充又營伍之兵類皆虛額，遇查點輒僱人應名。其現在者又雜以疲弱，蓋因兵餉皆頭目關支，銀入其手，任意化銷。然所守皆要地，事亦有名。今則內地亦各增兵設船，欲其往來巡哨，其實未必在信地也。有官至則更相報探一應故事而已。且有盜反縛兵而擄其財者，則兵方避盜之不暇，而暇防盜乎？宜委賢能官設法稽查，務得實數，統兵官逐一挑選，遵制力舉三百艘以上者，方許入選。其疲弱者以漸汰。

之哨官亦不時考察去其不肯而補其賢者益去十兵不如去一官而去一不肯之官於軍中更有益也其選之兵編立行伍得信實年貌造冊印鈐一留本道一發兵官遇事召缺不許私相頂替立法修復祖制伊諸軍巡視熟習海戰遇一兵缺即補以衛所之軍餘軍盡即補各縣民壯武遇兵官遷轉即補以本衛所之賢能武職彼自食其本分月糧為國家防守信地庶不失當時設立衛所及編置民壯本意遇

卷十三

十七

派出洋亦照例量加工食以獎其效用之心行之有年則兵皆主著而餉可大省此練兵省餉之道所宜講也

金陵浦口起暨龍江吳松等寨以至三江閘山而東漸入於海福狼對峙實為外戶自江洋大盜小老將軍作祟邇年以來永生洲丁美合掘江崇明廟灣等處在在焚劫莫可誰何夫兵以捕盜為事者也今者捕獲一盜申詳上司批官審問延歲月乃盜黨驕負青映廣為布

置捕盜官兵及致生証甚則吏胥需索營伍派費是獲盜者不蒙上賞而反生貽累以故營官寧為養癰營兵甘為縱寇長江隣海之處幾為盜藪行商過客往往苦之上司徒以虛文督責有司專事掩飾彌縫今閩廣之盜大肆猖獗沿及浙而昌國失事矣寧台流毒矣萬一繇廟灣營遊以達海州衛淮河而入長江則根本重地豈得安枕臥哉愚觀邊軍之馬內有馬價外有團槽歲時點簡孱弱者有罰倒斃者有補所以

卷十三

十八

為馬改誠重也而東南外寨設立戰艦三年一修五年一造日復一日而五年不修十年不造矣可任其廢壞爛而不思一警飭乎

海運水戰

嘗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淞水師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多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

萬人舟三五千艘海道漕運因而救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感當元盛時而知為此備則張士誠方固孫登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時人

東南之船政當照西北之馬政並宜振創凡閩廣浙直江海要害之區額設水營汛地者查其額設戰艦若干隻今存留堪於若干隻破壞應造若干隻悉行補造改小以爲大整瑕以成堅

經世要略

卷十三

海防

一

江海戰艦

水軍所關者在船力不在人力故大船勝小船長器勝短器順風勝逆風其制勝有三一用大船梨小船而用火藥籠燒之取勝者一用大砲擊碎其船而取勝者一用火箭燒其蓬帆而取勝者如編隊法在海則宜多置福船用兵九隊爲一大哨而舵手繚手招手斗上鏢手俱在其

內每一號船用神飛砲四門佛狼機五門百子砲九門火箭一千枝火瓶三百個火藥鉛彈多貯焉在江洋則宜用大號號船用兵一隊而舵線等手在外用佛狼機二門百子砲四門火瓶五十個而火藥火箭量帶但船制因地而更亦示以於一法如浙台寧則有漁船溫州則有繡鞋船在閩則有南島船在廣則有鹽船蓋鹽船卅之稱大者也但賊船之來必乘順風倘我居下風不便火攻必閣阻其船居上風犁之大經世要略卷十三海防一

凡爲運舟者必備戰兵無事則用以清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爲倭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況操海兵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使方眩掌嚙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

蘇州唬船

蘇州遊兵營之所以設唬船者蓋緣沙船底深體重止能衝風破浪聞於海不能遁賊於港唬船一桅入槳輕小便捷活寇迫於沙船之迫則竄入淺沙或潛深港於是設唬船逐淺尾深所以濟沙船之窺者也向來海上安堵唬船塵闊地方遂有借船之舉嗟嗟本營唬船二拾隻歲費朝廷帑餉肆千餘金而防倭捕寇并未得一兵之用良可慨也

蘇州沙船

海上沙船俱是省民私造船兵一十八名每名止給稻米一升銀一分餘餉俱入者民之手一

經收汛止存空船兵皆散之烏有甚至海上有盜又要去僱募兩三日尚不清其數船閣於私港盜賊劫掠不知何所之矣故青天白日海上鳴鑼放炮更無一兵制之此海盜之所以橫行也倘有實兵何患失盜

廣船福船辨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皆相冲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冲廣船若壞須用鐵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船之利槩也廣東大戰礮用火器於浪槽中起伏為深未必能中賊即使中矣亦無幾何俱可假此以誑敵人之心矜耳所持者有二發鑄佛狼機是惟不中中則無船不粉一也以火毯之類於船頭相遇之時從高懸下火發而賊舟即焚二也

近日
有者
其日
之
何

咸繼光云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
勢疾船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輪船故福船乘風
下壓如車碾螳螂開船力而不聞人力是以每
每取勝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必
濟之策也但喫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注不然
多膠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
洋而行則福船為無用矣故又有海沿之說
莊渭陽曰廣船不如福船廣船下快上潤不
巨浪又其上編竹為蓋遇火器則易燃不如福
船上有鐵棚禦敵尤便也往年遊擊侯國斌改
造福船業有成效今合酌用其制底用廣船式
上用福船面庶足涉鯨波而銷氛祲也

海防會哨遠哨法

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總兵戚繼光入閩每
歲設船五寨中分二哨止大洋賊必經之處又
於道理適均海洋定為會哨之地北抵金盤南
抵柘林刻船呼應不絕萬曆二十四年復有彭
湖之設自鎮守衛軍足不論市會哨法廢種種

召募徒自煩極請於四十二澳漁舟厚其餉令
遠哨庶不至臨敵忙亂昔年以四十五司四千
五百之射手棋布作勢今寨荒官惰化為勾攝
復尋初意隨地皆殺賊之人矣

會哨奏習

濱海當吞汛收防之後便防海上沿邊故川南
青竇會哨於北吳淞劉河福山會哨於南若似
于防禦之舉皆俱是套子每一月止差一兵
持會哨循環中簿彼此印了關防以完一番故
經世聖要卷十三
其毫無實益莫若沿海港門分定信地派定船
隻各有專責不得推諉海上劫奪便可揚帆擊
之不必襲會哨之虛名也

經世聖要卷十三

經世挈要卷之十四

湘潭 張 燧 和仲父 纂問
楚黃 曹 飛 長卿父 較正

屯政

屯田總論

古之屯田者軍也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屯不
常恃今之屯田者餘丁也餘丁則管屯田軍人
則管戰守故屯可常恃夫屯可常恃而邊餉稱
不足者何也屯額原少也

經世挈要

卷十四

屯政

屯田

古人師老不息必議屯田今防海諸兵既不可
減而不行屯田非計也蓋募民爲兵是驅良民
爲強暴教兵屯田是化強暴爲良農今沿海沿
江所漲墾科墾田多被豪占合遣官丈量分兵
屯種或豪民占業已久不容軍屯即每畝起科
給兵充餉其有積荒田土累民賠補者令圖民
呈告田圩四址給軍開墾且屯且守果覈實軍
糧則軍備兵餉諒必有餘卽以餘糧充開墾之
資加給衆兵計地開墾各兵得額外之糧豈不

樂從州縣荒田得熟又可免奸頑漏侵欺之
弊且化兵爲農法之善者也

屯田可以強邊論

戰國時秦孝公以亟耕力戰遂強其國莫有與
抗者今以天下之大反不如戰國一隅之君此
其故何哉古之地利盡而今之地利不足也古
之兵皆自食其力而今之兵悉仰給於官也按
李泌韓重華所管屯田卽今大同宣府陝西諸
邊之地而趙克國所屯卽今甘肅地也故必修
經世挈要

卷十四

屯政

屯田

車戰繁林木列伏兵以爲之屏衛捍禦然後田
者有所恃而不忍宜從諸將中選其有智勇謀
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
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
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
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夫屯種孰
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
利也今若查照並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
聖訓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上不拘土

客官民軍令盡力開墾永不起科乃正統四年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開墾之處許官軍
戶下人下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
害人人各耕家家有積於是令內地該運糧
州郡俾其賣價米糧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
邊軍皆贍而內地之田亦省矣屯田既興即因
屯田以制邊縣略如漢通鑑所謂制邊縣以備
敵者蓋既重賞以墾屯田則兵民皆願耕編之
悉使爲兵一切他役無所預如佃田百畝即出
練世學身卷十四

一兵則田千頃即可得千兵萬頃即可得萬兵
矣兵至滿萬則大縣矣合數縣爲一郡則大郡
矣得良守令撫綏之良將帥統御之虜雖強不
足懼矣新縣既立俾沿邊舊所有州縣亦皆一
從此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守邊禦狄上
洪哉賦一切除免凡軍需雜役取諸近邊司府
以給之使邊民自爲兵之外一無所事事得專
於儲禦樂於戰鬪藩籬成而邊防永固矣觀晉
郗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

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勢於此可發矣
宋時金人侵蜀通遠軍平定等兵設機
爲軍器入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宋太宗時議
者謂安順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關閘每
屆朔望多駐此而入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
之便通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倉廩而
易守邊之議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
校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
爲力若夫邊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克國
所謂乘塞列隧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
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
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柵柵時出游
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
無外虞必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畝
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按永樂九年六月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
言欲於近邊每千戶所築一總堡募人蓄芻

糧以備不虞。上報之曰：一所之軍四散屯種，相去遠近，豈相能及？朕嘗命中外將士，屯或四五屯內，擇取一屯，利便之處，聚守正欲，使屯堡相近，得以相援，不必分別，所可只循此法行之。

屯田便目 京

各州縣荒田，原係湖海之斥，多分兵信守之地。若將比較冊荒糧，摘出令糧長塘長里長，開明四址，撥圖給發水兵耕種，則真荒有可熟之望，假荒亦得復熟之法。高者可以開墾，成田低者亦可萎茨蒲葦，隨土宜而種植，兵農兩利之術，思亦可為無虞荒糧之資助云。

屯田調各衛軍并抵衛官俸

今天下屯田貿易，隱占不可勝紀。以東南言之，納官之數，民田多屯田少。屯田盡歸於官，其利不償也。將付之不問乎？有二策焉：運軍最苦，多至傾家以各衛之屯田，將各衛之運軍亦一策。

乎衛官之俸，每月一石以屯田一畝抵之。官既省候糧之苦，而國家亦減頒祿之費，或亦通融一策乎？以此為式，量衛官之多寡，與屯地之盈絀，有餘者以待斟酌，然非盡還之於官不可。

屯租就做官軍月糧

正統元年，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尚書黃福曰：今命巡撫侍郎周忱兼提督所在各衛所屯田，爾等就與周忱一同提督比較，務使正餘米及數，就做官軍月糧，支用不敷之數，會計定撥。須俾耕種以時。

各省直屯田

鳳陽屯

夫鳳陽南自定遠北抵宿州，三百五六十里間，舊額軍民田地大畧相半。今赤地不毛，其高阜處如定遠靈璧諸地，歲苦旱災，而大店任橋洪塘湖一帶下隰，又患水沴，民既多逃盜，亦時起宜於鳳陽府添設通判一員，專董其事，先踏勘所荒之地，不論軍民悉改屯，畝首定其界，次阡。

處置是
兵馬並
抄之法
故官因
備邊而
孔一擲

陌之次廣舍之仍留中都京操班軍數千名令其階婦子比屋而居卽以隊分爲居處官給牛種督之開墾在官阜者多濬池塘下墾者廣爲溝洫寬其三年之租比及三年議收租種一二年間可得良田數千頃矣夫專其官則事權一而殿最易謀定其界則疆域明而紛爭可息減留班軍則耕作不費招採官給牛種則耨耨不勞自耕山塘蓄水永無旱魃之虞原隰導流自免商羊之患寬其稅則軍不畏其賄租徼其種則官不憂乎靡費兄農隙可以操練南北咽喉既增數千人之護衛或熟可以多獲根本重地又增千萬箱之儲糧無便於此者况徐州爲水陸要衝議者欲設重兵矣今宿之去徐陸一百七十八里而遙聲勢易通緩急有濟是徐州且增一犄角寧第曰屯田之利而已哉

揚州屯

揚州一衛有左中前後四所額有屯田千百餘分每分舊僉壯丁一名督以管屯指揮操點訓

續世學樂卷十四屯田七

然以衛本郡城池無事植戈而耕有事奮矜而戰無何屯政弛屯操廢卽歲納夏秋籽粒亦多通貢而累及屯官嗣是屯丁無可恃始立民營矣民營設而四方游棍滿據行闖平居恣口而食遇有警報掉臂去矣歲費軍餉數萬以養茲惡漬焉散之農於緩急乎何有况維揚爲陵寢門戶漕運咽喉凌奴一水可通確係江北第一險要之閭倘能力持屯冊按屯而丁有是屯卽有是丁有是丁卽有是餉曉瘠可變爲沃壤游惰可轉爲精強興屯之利勇兵之害道無踰此耳時而防運則萬無扼吭之虞時而防倭必有堵截之績第此屯也奸民之剽利日久遽難蓋核姑許照例輸丁以事操練則暫爲寬假以聽其便敢有恃強匿占又藉賢有司嚴申三尺不爲豪右撓其成庶軍復耕耘之業而稟餼自克官有捍禦之人而虛冒漸去或亦救弊之急務也

每屯軍一名給田一分薄徵糧稅于孫世守今

續世學樂卷十四屯田八

日屯法大壞官舍欺奪豪強兼所有一本官而
占十數分者矣有一豪強而占五六分者矣貧
弱之軍苦無寸土其管屯操官員貪緣鑽刺美
得一差而領屯得些須常例即謂事已完矣官
田上上屯軍子問又安遠間恐物議下營點

今豪強占者皆一一清出即寧寧佳揚江此一

帶一望無際河下百萬畝若從毋田一分操精
銳士一名其承佃老弱皆不得領本軍裝

世世軍頭第一財

糧赴營操演家屬在田耕種自贍各選廉能官

員以任其事隊伍中有武藝精熟者優賞陞用

力弱無用者即行革退追其田畝另選本宗號

勇代之本宗無人不妨別戶代役即以其田給

通誠當國家用武之時所在撫按從實會議

更番訪行總計天下四百九十餘衛二千九百

餘所計屯田之所獲與屯軍之名目可當九邊

什倍之用

南京兵志

夫金陵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租課十八

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百計歲每軍餘米六

石以餉城守之軍後議者憐屯軍餉約之耗費

乃令以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是屯軍既

食餉之卒矣又設屯營三十四處軍多者約

千百奇寡者亦七八百人屯田御史歲委官操

練自正月以迄三月而止是屯軍又宜練之卒

矣迄於今日食餉猶故而操練徒虛文也何也

御史所委之官不過附近各衛官屯指揮兼攝

經世擊要卷十四

之而已指揮不過開操之後計軍索免操錢御

史又以路途寫遠不便巡閱第憑一紙之開操

一紙之止操間委州縣正官又不遇偶一查閱

而已將安用此愚請專設屯操都司一員屬御

史之節制而專督於三十四營另立營總之上

再於南京大小各營挑選教師四五百名界之

計各屯之多寡足三千者為一營如其不足不

妨較屯田之遠近或併二台三聚為一營挑選

精悍勇力者每營或五六百名將教師分給各

有連坐
不待
而分
不待
而分
不待
而分

管令其因材教藝部司過戶考驗藝精有實及
教師藝疎并罪及營總部司聽御史之考課而
薦効之三至之中必得精兵數千夫軍原食餉
非苦招募之費則辛原應練豈比更張之費法
有官專督而責成定有師教練而技藝精或調
用於遠方則有孀妻之子之顧戀則逃脫有所
不致或調用為城守彼有田園廬舍之愛惜則
奮勇自爾爭先有分練之營總則與屯官之兼
攝者不侔有連坐之賞罰又與納錢免操者迥
異增官也而非冗官練兵也而非無餉費

浙江海屯

寧區之金塘大樹台區之玉環石塘皆懸以山
田週圍數百里舊有居民國初因倭亂近人
內地近有耕者皆輸粟勢豪而地亦未盡如
以附近軍民耕種稍寬其一二年開荒之稅至
三年而取之皆以專官豪強不得不入歲可得
租數十萬且僅搭草殿以蔽風雨各備軍器以
應不虞海寇登山其利在我伏兵可以收奇功

今旋議旋罷皆委於招寇而棄之可惜矣

楚屯

楚之衛所七十有奇屯以石計至三十九萬五
千有奇而衛卒單弱莫楚為甚屯歸烏有也情
一消之如國本軍絕世而屯歸師領者或豪強
藉併者此可竟出以還軍者也如國本軍得價
而營之官民者當觀本卒能贖與否如不能則
當於清出絕世之田內取其入以為餉或借種
以一伍之中合而取贖後又取本田所入以還
一伍而田亦可歸本卒矣法當先薄責帥俾按
籍而報某衛所軍幾屯幾存者幾亡者幾而後
如法索之則屯可復

三關屯

三關軍馬蕩沒最非西路止七錢中路止六錢
三分東路止五錢四登豈以克遘士馬區區芻
糗便足騰飽想當初盡賴屯田養贍故芻糗如
此薄短而今則並無屯田甚至有地去糧存仍
在軍身包賠安得處處精查即一時未能奪地

還軍而派糧。凡此皆以衛所屯田言耳。再以民屯言之。衛所屯田之外。又有民屯者。多係原原着落田地。技占開種。報入屯田。故名曰民屯。言民者。別於領隸衛所之地也。言民屯者。見雖不係衛所。亦不隸府州縣總。以供軍儲故亦名之曰屯。而今則不知何處有民屯。若千畝分發屯。應該糧若干石斗升合。何處收貯。何項支銷。

宣府屯

續世宗憲皇帝卷十四 屯田

宣府一鎮至兵月糧布花等項。百餘萬兩屯田。不過七萬三千三百九十六石。論者謂屯田。清則還餉可足。是豈理哉。均也。不如均糧屯地。失額已久。不如使前屯。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俱有著落。是已清查。則人多不在。撥補則奪人所食。不如前數俱要實實完納。是已照部議。以一斗爲止。而隆慶三年以前舊通盡免之。每戶給與紅票一張。以見在人耕。見在地。至今鎮閣種徵糧稍次於屯田。是亦屯田之類。其初官撥

軍自種。後因軍不暇給。官之牛種難繼。遂廢其事。今皆撥與餘丁領種。原額三萬八千二百三十三石零。亦照前規查出短少拋荒之數除餘。亦以今見在地爲主。以一斗爲則。餘行減除。以上二項田地少糧多。改於地畝糧內加派。一本鎮功臣香火新設新召原額地一千九百九十頃。此四項原非國初之舊。或占據於勢要。則曰功臣。或投獻於寺院。則曰香火。或因其拋荒而召人開墾。則曰新設新召。今各仍其本色。但計應納糧石。亦照屯田團種法。以一斗爲宣府屯種地畝。照上中下分派。北路最若寒。稍爲寬減。南路頗近腹裡。量爲增加。東中西三路。在南北之間。應仍其舊。下等不但地利不同。其天時四月迤後氣始融。和七月方終。霜卽凝降。不但天時不同。其農事辰巳時。哨無警騎。方敢荷耨。轉未申時。頗有風色。卽已驅犢還壘。地利如此。天時如此。農事如此。更有不測之憂。又勢所必至者。

山西屯

山西種田無法不引水不上糞不鋤不耙極豐之年每畝不過三斗苦旱尤甚宜令原種百畝者止種五十畝勿以多爲貴以寓寬恤

大同屯

正統七年大同參將石亨奏大同右衛屯堡皆臨極邊耕獲之時軍士散處莫爲保障看得忙牛嶺外有玉林故城相去右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相接其地有險可據又水草便利乞撥官軍築立烽墩哨瞭仍於故城擇取一隅脩爲營壘以駐往來哨馬既得以保障邊方亦可以防護屯種從之

嘉靖二十七年巡撫大同詹榮言近邊弘賜等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膏腴之地數十萬頃召軍甸作復其租徭每至秋冬隣附雲集誠禦虜一助第貧軍往往家無農具臣問該鎮故有牛具銀改給都司市馬今馬漸充報請支一歲者市牛給軍從之

貴州屯

正統間貴州官軍月糧皆於四川關支相去甚遠舟車不通尚書王驥奏貴州等二十衛所屯田地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餘畝所收子粒足給軍食而屯田之法久廢徒存虛名良田爲官豪所占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照陝西例於行在錦衣衛管事官選調一員經理屯田從之

邊屯

臨河甘肅四衛界在虜荒地屬荒漠高者爲坡爲嶺非石則破下者爲崖爲川非砂則水然而民之墾地軍之屯田咸在是焉且如甘肅兩衛地俱在蘭蒲目荒涼情境堪憫偶歷西涼諸地乃見京坻之象盡屬膏沃之區因而考求是乃河湟之地而昔者營平留屯之處也始知其駐金城而倚江山之險非屯金城而上便宜之畧益信臨河一郡之地在昔在今原皆不可爲屯也雖然與利也除害亦利也事固有宜損之以爲益而更其不便以成大便者達識之士豈

可祇奉功令唯謹不詳計利害耶致唐志馬政始置八坊岐函涇寧開其後又以醜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置八坊爲會館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然則此故唐時牧地也而今以爲屯使軍食之豈不過哉然則此屯可議減乎類聞古今屯田皆在塞外及附近畿輔之地今近言之河以西既可議增矣遠言之則榆關以外前屯中屯錦義諸處皆豐腴地可爲屯兵多又可爲墾爲守木賤又可爲吏爲倉矣又

順永薊遵豐潤玉田諸處其間民田不過十之

五而餘皆爲草場地糧不當民賦十之三而差不及焉蓋先朝所以牧馬者實皆以壤盡被隱占今誠遣一風力有幹大臣一一清出可得糧億萬萬此奚翅足以補陞蘭缺糧哉又頃者永平而東爲所殘戮者叛者田產在焉若以清查得出永爲三輔遊兵新設之需抑又裕如矣行將可以省違餉獨而與民豈非久安長治之策哉

此人不
易傳下
不朽作

成 南 府

自道將得官田以自便謂之曰養廉而屯田愈缺蓋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軍任其賦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田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既多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餘苦此隱匿之弊也自衛所之官各佔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苦於屯卒之通員而公用不支屯卒苦於衛所之誅求而逃亡相繼甚有人在而田不識處者矣亦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什役之弊也自邊城變亂屯政每亂必於取鹽而

屯田愈廢其有吁陌未成而名已在冊播種未

熟而吏已至門此催科之弊也况沿邊之田沙石過半則憂在土西北之地旱魃爲虐則憂在旱秋水時至百川暴漲則憂在水其要在乎清理隱匿嚴勾餘下計人授田計田起租不越二年成效可觀仍復出養廉之膏腴者而均之漏荒蕪之湮沒者而種之當事者無待按之簿牒而疆理必考察實者無徒覈之名色而隱界必清以經歲一河之費開沿邊百萬之腴則賦貳

考據理
也事切
府署

皆需積也。捐三年生食之儲爲一年力食之用。則疆界皆壁壘也。

嘉靖二十七年，戶部議覆沿邊墾地，墾千餘里，而以防虞，不服佃作，宜勅所司不論軍民，廣爲召集，仍量給以牛具，使之盡緣南畝，度虜所入地，則添溝峻壘，以防侵軼，設堡聚居，以便守望。三年中，能墾田十之三者，給以重賞，其內田如山東之沂費、剡縣、南都之和嶺、滁壽，倣此，上納其言，命舉行。

道化屯

遼陽自經焚蕪，生齒彫散，田里荒蕪，爲今日計，誠莫如議屯爲便。然屯之術有二：曰民屯，曰軍屯。軍屯不若民屯，爲愈何也？諸軍係名尺籍，習於游惰，一旦墾之力田，不習也。然民屯亦不易言矣，其必廣募他處之有力而善農者，盡地而耕，隨其地之肥磽而人其輪，納此上策也。其次則莫若就上著之民而分布之，量給牛種，俟收穫之後，而薄取其值，不越二年，務期完納，然後

視地之肥瘠而分上中下等，或者賦輕而民亦樂從乎？則又於各管之中，統其老弱不勝戰者於城外十里內，立爲管田，若古井田之制，各守其疆界，毋令侵越一步，無事出耕，急則收堡，蓋軍雖賊不遠，不止便於城守，且不得散之村落，以爲地方害也，則善矣。

降賊屯田

洪武十六年，廣東清遠縣從賊作亂，都指揮使洪世聖率兵討之，降賊衆一千三百七人，送京師，命給衣糧，發汨州屯田，惟賊首麥至清遁入嶺，大羅山臻復以兵捕之。

狼兵屯田

正統二年九月，廣西總兵山雲奏潯州府平南等縣切近大藤峽等山，徭寇不時出沒劫掠，近山荒田都爲占耕，而左右兩江土官地方人多田少，其狼兵素爲賊所憚，若遷委頭目起領前來屯種，一帶近山荒田斷賊出沒之路，不遇數

年賊徒坐困，併之。

廣西土官府屯田

不盡

弘治九年，福建右政使李韶言：廣西府舊有土官，知府後改建流官，所屬皆焚人羅羅，此類野人，難化而易制。本府前有乾海，後有平壤，一帶有水利，可開屯田，請於會城廣南衛量撥二所，赴彼守禦屯田以制之。

國朝屯法之嚴

不許以屯田軍守城

宣德元年，陝西都指揮使司奏：所屬近地凡十四衛所，乞以屯田軍士之半復還守城。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屯田春種已畢，又令守城，則前功盡棄，勿聽。六年五月，行在兵部尚書許廓奏：應天和陽二衛原分調官軍，奏回原籍屯田，請取至調用，缺人屯田，別選餘丁補之。上曰：屯田軍豈可動。

不許撤屯軍就糧守城

正統八年，廣東都指揮僉事姚麟奏：沿海東莞

等二十四千一所，兵少禦備不敷，請撤原撥二分屯軍就糧守城，以固邊圉。事下戶部言：屯田乃安遠長策，若徇麟言，坐食供餉，非經國至計。請移文廣東，果缺防守，止宜如陝西例，於屯軍丁多之家，稍發正軍守城，以二人供給之餘丁，頂補下屯，務在不失原定分數，違者從督屯官究治從之。

不得以備倭廢屯軍

正統十二年夏四月，廣東備倭指揮杜信言：軍守城，恐倭寇登岸，難於防制，請以海南衛南山守禦千戶所屯軍取回守城，以屯田牛具，給民承種。戶部言：倭寇出沒，防備有時，屯田法廢，使民經涉海洋，以給軍餉，恐非經久至計。本處如果缺軍防守，止宜摘撥正軍守城，操備仍令餘丁如舊屯種，務俾不失原定分數，如故違不從。從督屯田風憲官逮治從之。

屯田不以近京緩

正統元年，大學士楊士奇言：在京官軍數多，

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
閒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
運之費上命該部議行於是撥京軍三萬就近
地下屯

屯田不以衝還廢

嘉靖三十五年大同巡撫楊順以該鎮饑甚屯
軍輸納不前請損本色之額部覆祖宗時大同
額糧至五十萬石故塞下之粟常克今遼臣縱
不能盡復前額奈何於本色七分數復不能

卷十四

三

守而又議更耶夫大同切鄰抄暴無時固也
然考之古人充國嘗屯於金城矣曹操嘗屯於
許下矣夫強在前勢艱而難田莫如克國四
面應敵急迫而不暇田莫如操當時猶且為之
今大同雖苦然出入可預謀非有倉卒轉戰
朝不謀夕之患也而頃畝尚存成規具在又非
若金城許下創建於窮荒絕域之所開墾於干
戈擾攘之秋也但以人懼兵凶地多廢棄饒馱
者并於豪強貪業者困於牛種當事者不務及

本澄源釐此數獎而苟且目前之安此臣之所
未解也乞嚴督順等毋更紛紛從之

屯政獎習

屯政侵欺之嘆難以枚舉第所以致此極者皆
因額設屯田其甚遠幅員甚廣畝在縣十
里在地軍產民產相錯其間屯伍之官不能照
管大半為豪民所占蓋地廣而賦輕故豪民喜
得入手即報新墾於州縣而屯地自此消滅矣
中間不肖之人或典或賣或暫佃一時久不能
贖則豪民之而不歸須明示各府州縣令其有

卷十四

屯

知情者許赴本司告首只是一書一從單騎清
查務得復此故業為期夫田地久已失額而米
麥仍復徵輸則官安得而不疲軍安得而不斃
欲勉久疲惟請折色蓋屯田缺額籽粒無幾所
輸米麥必求權於富戶知徵求之急倍索
其值况又有蕭板通關等費無益於國有害
於軍不如永行折色

屯田職掌

巡撫提督屯種

宣德八年，勅巡撫侍郎趙新等曰：茲命爾等巡撫郡縣，一切稅糧，皆從爾設法區畫，得所屯種。從爾比較水田圩岸，亦從提督、正統元年，命右僉都御史李儀巡撫宣府大同，提督屯墾內外官員及健豪等要有阻撓屯種者，具實奏聞。

監科道官為食事督屯田

正統八年，監科給事中李詢監安州、史崇廣徐、郭宇、王俊、張彥、王受、葉清、成功、吳名、張松、王繼、世、擊、裴、卷十四、北漢、三五、事張清、彭貫為山東廣東等處按察司、食事、督屯田。

屯田副使食事必屯田完方考滿

天順四年，戶部奏慶管屯副使食事，職專管屯，及至三年、六年、九年考滿到部，不將該管屯糧已未完結數目開報本部查理，止憑牌冊虛支考作稱職，復任陞除，以致屯糧負欠欲移文吏部都察院今後遇有管屯副使食事考滿到部，務要將任內該管屯田數目移文該部查理。

如果完結考作稱職，不則考作平常，併知所警從之。

嘉世擊裴卷十四 北漢 三五

軍餉

軍餉獎習 三泰

頻年以來歲苦於荒，郡邑之輸又急於遼，而緩於秦。若有二三年不得餉者，舉一秦而諸邊之餉皆可知矣。夫窮過絕微，蕭條千里，夫以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弱，而求糧所之，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且臨犖地方，地瘠民貧，差繁賦重，今宜急請額設京運，飛輓速發，清查本省民運星運輸將，以補其所欠，濟其所急。又查民運之在州縣者，何以缺解，何以累通，尋其不足之根，洞其受病之故。一清州縣狐鼠之奸，以濟三軍庚癸之號，又復清查各處倉庫，有無邪借有無侵欠有無偷支有無混損，又復清查各營衛軍丁，某某在城，某某在邊，某某着伍，某某不着伍，某某僱替，某某併僱，替而無之，某某代替，某某并受代而不替，某某隱占，某某虛冒，因而查其所給錢糧，核其虛實，均其勞逸，酌其緩急，可也。且自臨三章以及於洮岷軍屯民田大勢皆

續世聖要 卷十四 軍餉 三七

續世聖要

在山旱故旱地多而水田少歲豐少而歲多則錢銀間可以易斗穀而款則斗米價至五錢每軍月糧四錢五分每丁月銀七錢而以市此如珠之費米且缺至一二年也殆至誤而復議那借議撥括而軍又已發矣今再宜令司餉者凡監收所在自鹽糧外每歲秋成動給糧銀一兩糧收並交照甘肅事例雙月給糧單月給銀糧年一月之糧可抵荒歲三月之用歷上不虞而下有資豐有餘而歉亦足且給餉以給其應得之糧也既係應得彼其甘心於缺且尅今宜著為功令每先月放後月之餉即偶有不繼亦當遵月不過五之例監收者豫取各營堡應支下月軍馬文冊行令中軍等官一員領餉而即令本官當堂將銀盤兌照各名逐封仍遵廉謹備官一員同該中軍到營唱名逐發仍于寬厥處所先編隊伍分別以俟且因以清虛冒并以驗年力焉月有定期放有定期而營伍亦肅人心帖然不然缺者不給尅者不禁一夫瘡命慶慶

一舉三

救尤竊恐遼東有事，徵調西等，西等有事，更無何地，故餉缺之於先，則軍懸，後之於後，則軍驕，饑則譟，驕則亂，是不可不為之深長慮也。

兵餉自出有司，額有額，徵有限，則自短少之理，奈吏胥貪利，將領項可緩，錢糧則本官以火耗七折八折，九折，害及重，得厚利而大急，兵備置之，則開視兵卒為資，將官請給如故，故紙而三軍經年，嗷嗷不遘，而咸變，卒必撫按道嚴勒各營，請餉憲牌，每營二月一氣，一年給經撫學要，卷十四，軍餉，主吏以六張放過許，該管即繳清查，如未給該管即差投憲牌，該撫按道嚴提糧足而法度可行，訓練可嚴，食足而亦兵精矣。

隆慶四年，御史劉朝政言：延緩班軍行糧月糧，給發非時，致令軍士乾困者，其弊有六：一、趨於倉積之常例，而支放愈期，再通於將領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二、獨於家丁之仰餉而額外取盈，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分攤於他衙，無取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繁，開辦之工。

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販賣於暑雨，怨令之日，楊腹以解，衣袋指以荷擔，故困踣至此，惟之他，饑無不昏，然宜乘此撤防之日，立為議發。

嘉靖間，左都御史屠喬上議云：錢糧隱弊，不在倉庫積貯之弊，而在收放低昂之際。故欲御史不時巡出，查察即糾，非但以磨罰等，其為能盡其私也。自今布政司錢糧出納，不得以火耗公用為名，額外多取，至於收放，則須公同出納，封記，不得以品習故常互相嫌讓。御史則加意綜核之。

經世要略 卷十四 軍餉 主吏

嘉靖二十八年，查盤邊儲給事中劉一麟等上言：各邊主客兵餉，悉領之管糧郎中，故出入有稽，而奸弊易察。近年宣大以逼近虜巢，敵調紛紜，奏討旁午，乃以客兵錢糧屬之守巡，各迫其出入欽散，惟巡撫主之，致有解銀未至，或鎮而巡撫中途留用者，有乘各戶部勒令，而移出入於巡撫小票者，各道以勢在相軋，莫敢誰何，故近日司餉部臣不得其職，而兩鎮撫臣亦往往。

賈賈合諸軍見將一府兵俱口主兵制
歸之乎報東以爲一政體集整河諸如

以餉之曰士定之。前後銓肯不可以強之增
減定士之勇怯。誰肯不勇。以十萬之口。養五萬
之兵。以三年之費。爲一餉之用。可矣。

王四明諸法於南嶽每言以千餘金信爲常
本朝月內偶有勸時准各以千本開借每兩止
經世聖要 卷十四 軍旅 三三

二錢乎今十萬兵即以十萬金分貯之各營壓以爲官貨不省其私貨月利二錢乎本色困招買之苦定爲七本三折搭放法以爲民也而兵更利甚盛兵惟本爲急用而實時有額糶以得折者與其賤售於舖何如官濟以銀且要以我爲平常不使舖操其權凡本色於海運通也收熟之時最賤官儘以本色給兵兵即以照舊煮舖家已虧米價及冬春運停屯盡戶言竭矣又

欲以拆色給兵兵買之鋪家而又增半價不展轉收利於餉而兵日窮乎故議爲三七之說不祇泥定逐日搭放但將二小折銀兩之白官隨時察宜本賤估之留本本貴留與本留折便兵日歸足而無缺

羅世亨受賜卷十四

萬車萬乘平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太昭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寇寧息矣其算宗公得賊兵凡一百三萬考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賈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間黃河之侵掠息矣其平韓公得兵凡十萬考岳飛傳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竊州賊馬進得兵八

萬降嶺賊曹威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
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浚而江淮表裏陽
之侵掠息矣其算之公得兵凡二十八萬其他
如二張劉錡等皆類是蓋南渡之後紀綱廢弛
巨寇蜂起皆假國練勒王之名也聚草澤鈔劫
番積所以宗簿岳諸公未及其代唯專意掃撫
山皆江湖二湖營法習應故百萬之兵銅皆不
煩經營措置而辦此所謂先手者也可見將得
其人雖盜賊可用若不能御將雖以韓岳諸公
經世智要卷十四軍制三之
之才無救于宋之尺寸徒便爲後人匠脫也

糧草告報不必取盈

各邊該發年例銀兩必俟邊書奏請方爲題給
又拘於取盈糧至數百石草至數千百束方許
告報以致奸商價騰若水自十石以上草自百
束以上俱准告報此正與預開鹽引之議同

按此劉忠宣已試之奇也忠宣以侍郎出治
邊餉武口邊糧草半屬京賁子弟此行剛且
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六下事

在近不在遠候至彼國之至邊召問父老得
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舍缺糧幾千石每石
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賓客商家願輸者
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賁子弟不
禁也蓋往時權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
方獲以故賁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道人糧草
續進今用此法立有提草家自得告贖賁子
弟即欲狡縱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
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

官糧俱用甲科

官糧通例上自督撫下迨軍士無不仰給其權
重其奸積糧米草束經月苛勒多致激變又坐
罪軍吏而不與其憂且與武弁狎處浸無綱紀
武云易一甲科推官懸格早爲陞遷出入必慎
兼綜校將領使有所嚴懼爲關臣按臣耳目遇
有邊餉可實封上聞亦救時之奇也

糧賦存餘

制國用者於錢糧常費之外當議存積預備爲

經世要卷十五

湘潭 張 遂 和仲父 纂聞

金谿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漕運

漕法沿革

國朝運法凡三改初海運再海陸運三漕運
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
運又有支兌改兌運洋一變漕海運不自太
倉開洋運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蘇
州耳轉運雖變為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
改兌節支兌者為兌運其為兌運一也

漕河扼要防禦

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
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以資於江淮渭河
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
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
大漠水洧滴皆為我國家用其功最鉅運河縣
江而入邦溝繇淮而度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

河清之
要於此

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者即
元史所謂會源縣也諸水是會於此而分流於
北此蓋居南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縣
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
腰脊也總會如人身之有咽喉濟寧居腹裏之
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樞處漕
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
遠賊馳之騎不決句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
請踰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
經世要卷十五 漕運 十二

巨師在於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為防守
亦思患預防之一事也

漕政諸弊

漕卒之苦宜恤

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
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
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
之船各遠自嶺南湖北直達京師唐宋之
漕卒人有眷休今則歲歲不易矣漕法便易而

回船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洪師之停留。地鹽之遺。歲陰雨。則慮濕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損之留難。及其回家之日。時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漕卒艱苦如此。

漕運積弊議

曰。初漕河之外。別開海運。猶咽之有雙穴。然今既隻矣。而又哽焉。太倉無儲歲之儲。京邊有待哺之急。不幸而會通一線。早魃爲虐。且徐充之。

經世聖學

卷十五

三

間綠林嘯聚。能無意外之虞。卽不然。而漕艘之陳阻。爲常運軍之計。隨已竭。可不爲寒心哉。今議者徒知督促開空。嚴治通欠。謂足療救。究竟無補。亦知漕困之深。與所自起乎。漕之困。一曰天西北氣。元三春多風。長夏始雨。故漕艘之入也。春夏之交。而漕可乘。而尺水不足。以載夏秋之交。而漕方滿。而西風又不。利於行。徘徊濡滯。此漕之困於天者也。一曰地。黃河滿溢之處。名曰溜頭。逆沂而上。每舟必百餘人挽之。謂之扯。

馬即其
漕卒

此其病
根

經世聖學

卷十五

漕運

四

溜漕卒舟僅十人。扯溜皆沿河貧民。人索米一升。方肯羣集。水大。或索至二三倍。計扯一溜。費米數石。皆所載之糧。之今。警馬湖開。河道雖近。然溜頭尚不下十餘處。憂虞用費。安得不欠。此漕之困於地者也。一曰法。法諸生免役。二人武舉。監生吏。員承差。皆免其身。自軍伍。壯。一衛之戶。殷富不過什之一耳。殷富者誰不能爲監生吏。承以自免。卽諸生武舉。近亦可以賄得。故上中戶。盡得解脫。而惟中下戶。乃受役管船。家產既輕。作奸不憚。始卽畏法而賠。累難忍。侵盜遂生。是以十年來。無不欠糧之旗甲矣。此漕之困於法者也。一曰有司。欠糧在於旗甲。而賠補責於指揮。指揮獨賠於京。而旗甲衆償於家。法也。亦情也。乃有司漫不追比。衛官自比。稍嚴羣起告訐。故指揮之京債終不得完。而旗甲之侵擄益復無忌。於是掛欠愈多。借賠無路。題索雖厲。掛欠轉深。此漕之困於官者也。一曰科。索漕事之官。曰千百戶。指揮曰把總。參將總兵。

日督糧漕錄上 驗糧官各部屬 日巡漕

同，而衙役吏胥之選皆於此，其小脚有費

[illegible]

經制船有以甘坐數撥車與揚沿火也自費下

則其開津之免驗各上司奉役之過幫耳有費

貧者賣糶以應，賣多種大富者，惟糶以應，喪盡

倉廩豈盡鄉黨之糧。官廩上倉。豈盡鄉黨之米。

窗棂將辨批雜混於指內勢軟旗軍不容不究

三總皆歸於掛欠此清之國於如民者也一巨

留什七於衛官之手以防欠損贖其入者固

無辭矣。其不欠者應全給。卽欠不足數者亦應

欠者補令多欠者徐爲應給者償補者見錢

如月止於教而止曰吾不爲他人墊脚也始

衛官不無邪說以及人人皆久無可展轉衛官

糧各省不同然極多者不過七百石少者僅四

百石安用大船旗軍之入也希圖載貨自也指

淺閣極易濡滯漏損且如此大船計路一里魚

間斷已差三四百里矣後船之入旣阻於前船

私費滋此漕之困於運軍自困者也除漕之困

制奸民監允之設專以稽查米色美惡斗斛足

欠必親臨水次方得真切而後有法不能則請
設一印信號票給與應兌官軍各赴派定水次
公同驗米較斛米堪斛准竟自兌支而填米堪
斛准四字於單繳報存案至京有差責在官軍
其不堪不在者即填不堪不佳字樣於單報
監兌親臨案視責驗責如有司偏護勢要把持
登時奏聞仍許官軍起巡漕總倉御史衙門
申訴責在監兌如此而奸民之困漕者可除矣
一曰責糧道以飭有司糧道奉專勅而理漕

經世聖要

卷十五

漕運

凡漕之弊皆當清之不特一督促已也官軍郡
邑皆其所轄豈可坐視有司怠緩運官賠累今
後各衛欠糧除照例覈留衛官外仍令將本衛
拖欠各軍姓名數開送巡倉衙門題行各該
糧道嚴行附近州縣追比償還假如元年者務
於二年內報完報道不時提比泰治必須本軍
真正貧窶家產罄絕方准註銷如或徇情寬縱
許賠過衛官揭奏實係糧道如此而有司之困
漕者可除矣一曰責各戶以清料索蓋支領之

第拾卷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

費獎在於給之無期派撥之費獎在分派之不
一交納之費獎在收納之不均千百戶指揮等
官之費獎在考察之不核今誠責放給者以定
期責分派者以定法責收納者以定數責考察
者以定評而又責推聞者母上一而下十責司
漕者母借翼而長奸如此而科索之困漕者可
除矣有當責人而亦當責法者二一曰優免之
法宜慎也監生吏承之納不能禁而當禁正軍
之納以存戶口之數生員武舉之免不可議而
經世聖要卷十五漕運
當議賄得之路以留富戶之役衛掌印官悉力
清查風勵糧道一力主持而漕不困於法矣一
曰扣存之官宜慎也把總與指揮雖均爲武官
然把總欽依而指揮世襲且指揮任時糧故
利於舉扣把總則否指揮久糧留京故不異物
議把總則否如將扣存於辛王食歸之把總聽
其找給俟將應補欠數看歸之指揮聽其六贖
則完欠分明富軍樂完而漕不困於還官矣有
從新設法不能經久而可暫濟者亦二一口接

運糧船此時尚未通，卡地之人問：河水已金明，歲回空較，今又遲，今宜行令，各運總於十月後將重糧守凍者，開送各省，直道先通行令，從嚴曉諭，各軍家屬，除與本局，明年，又水脚，著令，作情民船，即扣全單，各赴水，久支糧石，明有早運，過淮，運北，上，抵關，止，作本船回，空，則波，宜令，就改修，車裝，運，前，去，雇舟之費，在，各軍，雖有，賠累，然，浙，直，者，省，在，返，裝，之，工，三，箇月，江，廣，者，省，四，箇月，本，年，即可，早，回，自，此，永，

經世要略卷十五 漕運 九

免凍阻，不惟官糧運，而私費亦楚矣。一曰：作運，守凍，重，船，其，船，新，是，舊，而，止，應，修，其，者，甚，運，可，行，若，破，壞，應，造，者，中，其，其，造，應，令，淮，情，民，船，竟，運，而，本，船，可，早，折，造，以，備，明年之運，此二者，行之，則，軍，不，堪，命，暫，行，之，則，等，永，運，也，有，從，新，法，可以，經，久，便，而，目前，若，無，利，有，曰：改，併，漕，船，載，糧，多，者，不，過，七，百，石，加以，祖，制，土，室，六，十，歲，及，其，中，施，工，外，水，十，餘，人，合，之，十，石，止，矣，今，內，河，糧，食，民，船，裝，十，

石者，其，六，倍，半，於，漕，船，而，平，而，低，稍，進，退，便，利，擇，駕，省，力，風，濤，不，驚，安，久，自，後，應，造，漕，船，皆，改，此，式，而，運，軍，自，困，之，困，可，除，也，且，七，百，石，之，載，通，天下，為，一，則，漕，船，止，用，七，千，艘，而，足，河，路，行，泊，者，十，餘，艘，之，紛，紜，各，衛，旗，軍，免，二，千，餘，名，之，費，以，三，千，餘，艘，多，餘，之，水，脚，經，緯，輕，重，之，出，可以，相，通，而，舟，輕，數，少，緩，急，如，意，與，前，接，顧，一，法，亦，皆，可以，通，天，地，之，困，然，各，船，勢，難，並，改，必，須，候，各，應，造，年，分，陸續，為，之，故，曰：可，以，經，久，便，利，而，目前，若，無，利，也，然，而，常，變，兩，利，久，暫，可，行，則，惟，海，運，矣，難，海，運，者，曰：造，舟，募，卒，費，浩，繁，不，知，一，時，興，造，費，誠，無，出，今，祇，將，東，西，回，遲，應，造，之，船，為，之，改，作，內，裝，六，七，百，石，者，併，兩，為，一，四，五，百，石，者，併，三，為，一，其，費，固，裕，如，矣，募，卒，之，費，稍，有，不，敷，則，有，內，河，應，運，旗，甲，注，改，海，彼，既，免，運，每，歲，責，令，幫，貼，固，亦，樂，從，之，役，也，難，者，又，口，風，濤，不，測，漂，沒，之，虞，夫，漂，沒，之，患，

卽漕河往。往有之。豈專在海。今之高乎大。船揚帆而走。呂宋香山琉球日本者。豈非中國之人歟。何獨怯於海道。但如法打造。蒼山漁船。槓具堅完。船工得人。豈畏風濤哉。漂沒泗派全。蘇漕河有例。無煩區處也。難者又曰。遠涉鯨波。將領畏避。夫張清未瑯。東南一割。盜耳。當胡元之世。尚能爲其主。開百年之利。况聖明在上。文武濟濟。但優其廩。犒而速其推遷。天下且竭蹶而赴矣。難者又曰。勝國虜習。食稻者稀。每歲轉輸。經世孽嬰。卷十五。疑不如是之多。今以四百五十餘萬石。行於海中。設遇孤嶼小島。卽棲泊無地矣。此言良是。然亦未嘗欲竟廢河而專倚於海也。目前止將浙直濱海衛所。束阻不能如期者。先爲疏通。自後亦止於濱海地方。撥運四五十萬石耳。故四難不必憂也。而又有五利。省內河千艘之壅塞。利一。免衛所千家之賠累。利二。清明後衆東南風開洋。月餘可抵津門。足應京師緩急。利三。濱海衛所疎阻遲緩之船。卽爲疏通。則自江以南之

漕糧舉無過年交納者矣。利四海道既熟。萬一江淮有阻。能於喉咽之外。別濟生命。利五。

糧運加耗。輕齋諸弊法。萬表。

糧運輕齋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十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十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十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止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知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後到灣。顧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粍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帶交納。弘治十三年。部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齋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

六二六三六輕齋之名由始北...
運二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六折...
固無利之者是故旗本官餉...
成化一年改准徐臨德四合支運糧七十萬石
此山東河有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令車船
就水次與民交兌運過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
所謂改兌者其加耗甚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
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齋就令於兌運輕齋銀
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
經世學要卷十 續運 十三

亦以兌運輕齋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
已此雖減耗完帖比之...
然用亦裕而軍無害矣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
權要始有官賣虛立...
此生...
運發之益以...
除之例矣後之相繼者...
除之例矣後之相繼者...

美餘...
勝言欽之倡始為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
齋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
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
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
齋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
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員駐劄
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
使用如太監則有茶葉銀如經歷倉橫每石一
經世學要卷十 續運 十四

廩則謂之釐見錢及至吏書門官半級之類莫
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為例但使用
公行太監茶葉又添火耗催茶葉者又有班見
錢其經歷倉橫往年各衛得以所帶貨物高價
與之而今皆紋銀又於數外求之後輩去泰將
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等凡
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準開銷扣除愈多糧
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以別
淮南河起剝以抵其費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

河運議

河運議
河運議
河運議

美餘之銀而理不可通故議以美餘給軍夫美餘不復扣之於官而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名總運船只旗甲一人常事衆軍只任撐挽今以美餘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扣追賠船軍則有美餘歌唱飲酒怠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冬又用結黨告計欺打旗甲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

東南漕輓之弊

夫東南漕輓之弊焚於漂流守凍其小者也而經世算要卷十五 漕運 廿五

整於運官之匪才以致漂流守凍則其大者也南京之南五十一而安遠無運者有上直諸衛此上直諸衛任則職事則簡地則遠故謂之上缺有通諸衛事皆繁而任頗勞故謂之中缺每年考選恒以官之有寸者補上缺而以中寸者授中缺是有寸者反得簡遠而中寸者反膺繁錯豈不任與才左歟誠使以有寸者須漕運則其自愛之念重必於修船無冒破矣船既堅固安得漂流乎其急公之心勤必於過淮無滯滯

夫衛廣洋水軍左龍虎等風稱疲弊之節預於先一年專委上直諸衛見任掌印官料理次年出運諸務刻期令其赴兌刻期令其過淮運事有下然振起者乎第此諸衛印官久享安撫開錢最熟一遇會運勢必乞靈錢神而逃脫相避無所不至律例云規避漕運者與臨陣脫逃同罪

運期宜早

經世算要卷十五 漕運 十六

漕運都御史王宗沐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值則河豈能爲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運船之入關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其權則在於各省之漕儲道矣漕運積滯議

夫船回即修刻期而兌刻期而前則清江有阻
船接運不過半年即可完事今日空之船無
不潰散矣梨之類在彼置貨在此脫貨或自販
或搬商勢必延遲修船過期及交兌之時上無
對以下無從督悉其勒指乾折延誤日月以便
置貨滿載而往復滿載而還是以遲誤而兼商
賈也萬曆初年亦以凍阻稽遲之故准示板榜
通行刻日交兌日註行程所到地方不許停泊
越宿不行者隨處地方即斷其纜始容不督者
經世要略卷十五 漕運 六

剝船泓船之害

河西務設剝船八百隻通糧應設漕制三百八
十隻白制一百隻宜於運船淺阻處勸限先告
一便到夫一以有淺無淺別委官督必更淺
者盡深待碼頭上每剝船一隻可省水腳八錢
旗甲食米一石五斗河婦官常例一錢雖然全

務細船通州泓船之設以濟漕之窮也然正爲
漕之害又不可知蓋運官能制者旗軍不能制
者船戶軍船抵河西務告剝每旗起剝船二隻
則漕米轉入剝船戶之手矣而本旗仍押餘糧
於後抵通州每旗請泓船五隻則漕米又轉入
泓船戶之手矣一旗一制勢難分管漕例各執
紀紀賠補邇來經紀藐不墨法專倩乞兒駕船
應役瓜分工食授以偷盜之法暗盤水縫舍口

世學要卷十五

漕運

六

任其私盤以軍國之儲精完經紀之囊橐東河
五里舖等處其發賣之巢窟也遷延近臺和水
桶標米色盡溼印封全無頂倉廳廡每船虧折
四五十石曬夫千役稍不滿卷滿斛高撻多善
立欠誰非泓剝等船之貽害乎且收米時彼自
解受交米時又彼自解及查米色不對原數
多虧各船遠繫一方而運官之報單其在未合
不完終屬掛欠斯時窮巧船戶欲進不能經紀
居中奸長衙門情熟無可奈何此第一害也

漕運事宜

疏復漕運

倪文毅公嘗疏乞復漕運畧云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之給而二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繇此而通卽今監船木筏往來無滯今令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雖往古故蹟而行免當今陸運經世要畧卷十五 漕運 子年

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涇陽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計運非虛可以造船裝運如是則不但二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運船宜在漣江開修造

國初起運錫皆造于南京龍江開提舉司永樂年間省直糧米運淮派撥軍船因改建清江廠于淮安宣德間各省糧俱改本地交兌船亦撤回團造惟南京軍船不過江止寄泊瓜儀二壩江南兌米仍民船裝至壩交卸故船仍在淮成造至萬曆元年改瓜州壩爲通江關南京軍船經過江直抵水次領兌漕運都御史王廷瞻題請工部覆議遂將南京各衛連船復歸龍江廠經世要畧卷十五 漕運 子年

此下另之法

修造緣各衛軍住南京費出南部木蘇南關抽分以便就便故費省而船固二十八年淮廠匠作鑽謀運總條議改歸清江廠木價既多且匠作不堅板薄釘稀不久輒壞兼以軍士守候經年運官監督不便而空船回塲看護尤難南利視世祿隨疏其苦下部未覆過年丁甲疲累日甚萬曆四十三年南大司馬黃鍾梅公乃上疏請覆歸龍江廠聽南工部自造此誠甦軍救運之急務乃命下未覆

運船安抵都城

會川開道歷豐惠和諸門起都城而抵通州元世祖時都水監郭守敬上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詠王泉至西門入都城匯積水軍
入三里河至三里河至烟墩港入海東下每里置一閘一閘散開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

無陸輓之勞國有貯積之富首事于至元二

十九年春戊子三十年秋公私便之世祖自上

經世聖鑒卷十五

二十一

都運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而悅賜名通惠

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今遂廢蓋運船一隻載米三百石自通州上車費腳價三十七兩有奇

船直抵京則車家頓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聞

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許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

源微淺而其去直遂仗數閘以節之行遇天時

久旱則舟流難行莫若因故開之遺址尚爲五

閘每閘置剝船百隻米置布袋中得剝而前可

省脚價十分之九仍聽車戶易車造船

按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河運爲

便云漢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本有貯國

儲於五十里外者今令京軍支板通州悉稱

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虜酋歸

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燬倉廩則國儲一

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令運船就渠徑達

京倉與無窮之利枉不測之患爲便計上

命侍郎王軻何詔及仲董其事

淮河截糧

經世聖鑒卷十五

二十一

國初歲輓漕糧數百萬石全歸海運不可常恃

故開膠萊運河爲久計然淮登商民買賣來往

於成山嘴之間者固熟路也今山東買報既難

如故勢必截漕於淮再截於天津而截漕于淮

則成嘴爲必經之路必犯之險至截漕於天津

則或經中道或經北岸徑趨蓋套與三岔河起

卸正不必從山海關起運陸也

天津截糧

漕自南而北本以爲京師根本之計乃當事者

明中法
更法
通有
一新

慮通餉之不繼一則曰截留某款而數十萬再則
曰截留某銜數十萬言其古矣不意衛弁奸旗
利於津不利於京通往往貪緣鑽刺規覷題
留而各署奸胥因而上下其手每艘索至二三
千金瓜分潤竈以致沿津上下清艘擁雍數十
里不前者京運愆期贖此之故甚有金入胥手
而舟始次臨濟與報截者大河一衛二三歲三
截豈非以誤促熟耶

揚州清堤

總理事要卷十五

漕運

三十三

夫揚場爲古名郡地近吳楚襟海帶江國家
命脉全賴一錢運河防最爲要害通者洋寇
猖獗侵掠可虞高寶瓜儀遠運漕堤在外河則
通淮引泗在裏河則有百萬民田高下不齊十
數丈經界不過五七尺萬一盜賊竊發奸細偷
決河堤上洩槽水下沒民田莫若嚴設督河官
吏查舊有堤夫之設撈淺濟運每名日食三分
近人人坐食私家應點故事何不沿堤設窩
網著令淺夫輪流防守遇天風雨多備土木于

各舖不時繕修不惟河無決潰之患亦可當沿
堤一路烽燧矣

運官學初定先

隆慶三年御史李拭奏往年巡臣劾運官多
在事竣之後無以示勸目今開幫運船及期過
淮欠者宜將領運官員亟爲舉薦旗軍
卽給美餘回南以寓鼓舞之權又節年惠者漂
流率因償運官催促嚴急不循常火所致宜約
束委官毋容需索必已過分地而糧運無損者

總理事要卷十五
漕運
三十四

方爲稱職是亦保全運務之端部議從之

六漕治法

自潞河順天津爲白漕不空治自天津逆臨清
爲衛漕不必治自臨清逆南旺又自南旺順出
茶城爲開漕空少治自茶城順流雅陽爲河漕
空數治自雅陽踰高寶連瓜儀爲湖漕空亟治
自瓜州渡長江入京口以入于杭爲浙漕空間
治夫北漕從密雲而南下霽十日則平沙彌河
兩一日則泛運卒急則挽舟又遲則直易舟耳

其節短，不病運，故其法治之以不空治也。新漕
運甚繁而流甚深，渠飲則流，專流深則漕，其
其法治之以不必治也。開漕強，丰籍法，其
汶乘勢東而下于青海，即西江者微西，其則
不能七漕，其三漕，而二百年奉夏亦其法，開
漕不能續數里之流，萬曆以後，其河既深，乃驪
汶全流于春夏之交，開道遠，蓋直時啟開耳，故
其法治之以必治也。河漕有源之水也，崇堤約
之以專其流，隨流堤之以若其性，運畢則修以
清漕，清畢則清以待運，故其法治之以數治也。
湖漕無源之水也，夏秋多雨則漲，開而決堤，冬
春多旱則涸，竭而膠舟，脹之則不可，涸之又不可，
故其法治之以亟治也。浙漕治其源，河漕在
常或在姑蘇，或在崇德，直達海一深通之耳，故
其法以間治也。若去津而下，河運之崑崙也，運
所不經，若勿治可也。然修舟者能不修崑崙乎？
法反空急治，其江而下，江運之頭顱也，運所必
經，其治可也。然舟者能先葉頭顱乎？法反

安勿治夫理船道者其猶理氣血乎開漕漸漕
患在氣血之不足安漕之使虧衛漕清河漕氣
血之有餘安漕之使縮

經津學堂

卷十

經世挈要卷第十六

湘潭 張 熒 和仲父 纂閣
金路 傅昌辰 少山父 較梓

海運始於秦

秦欲攻 遼東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陞
卿卿有海之郡轉輸北河幸三十鍾而致一石
此飛輓之始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
已有之

經世挈要

宋良佐疏復海運

際慶元年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糧運幸因
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海運一總
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道胡廣嘉猷市
恩准大諸衛桑梓之軍建義罷罷而海運道意
無復有存者矣河變流仍運道屢廢宜乘此
遺跡未泯之時將遺羊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
額以存海運道意一節推拓如核地肆北諸
衛乞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諸州隸南諸衛

上下古
本形勢

兌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傳訪國初並
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聯屯彼此相望仰河渠
少梗而此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也即覆報
可

請復海運疏 王宗沐

總督漕運王宗沐言邇來黃河泛濫數患漂流
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俱有風波之慮然其利
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水渺茫無
山則趨避無及近南水緩則蛟龍窟居故元人
經世挈要卷十六 海運
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禾而北也若自淮
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
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
石行舟至登萊因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
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
佐河運之計決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而
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日天下大勢二
日部燕專勢三日目前急勢唐都秦右岷京而
左水謂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宋也宋都梁負

大河而面淮注是有水通和而無敵可攻也我
朝都燕北有居庸堅固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
池金湯之固天造也故萬年之全賴也而乃使
毫不足焉豈非太平之道遠乎此則謂天下大
勢也大三門之險天下之所關輿地之重焉裴
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以欲資在關中輪輓
所必由故也若夫燕關而受河興辦矣然終元
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者彼於歲用兵無暇
於事河又以爲河運入關則兩舟難並不可速

也。魚貫逆迎，一舟壞則連損數十舟。同時俱廢，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楫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所憂，不可救也。若我朝太平熙洽，主於河而游以海，自可無慮。故都鎮之受海，猶選左等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操秦之所不信，謂也。此所謂都鎮專勢也。黃河兩水，禹之故道，雖不可去，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時雖移而首尾則東西衛也。弘治二年，決張秋，導流入海。其首猶北向，乃今

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閘家口支出小河。延符離靈壁。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夫既失利於河。又不能迴變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房中空閑。則可自傍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累波天數。然趨避占候。使其不與。當不足以妨大計。詔如議行。

海運總論

勝國時朱清張瑄輩所明海道有三其在至元

二十一年者命長興羅璧造平底船自太倉北
海轉北經通州黃連沙頭沿山澳行月餘至淮
河口過之旱山膠山牢山轉成山而行過劉公
島沙門島約兩月餘抵直沽至二十九年復與
長興李福四又開一道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
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黑水大洋望延真島
轉成山而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共月餘抵
直沽三十年千戶殷明畧又開一道自劉家河
出海過崇明三沙故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徑

取成山轉商通觀公島至登州沙月島過萊州
大洋八直沽不過半月夫此三道雖有陸運之
分然計其里數尚有一萬四五千里經歷許多
險阻其間多日子致耗耗繁之費現前紙登
原之狎侮扶掖辛肩之足亦云浩且之長且
百里之海船四面旋繞之艱難然元之世則
有利而無害元史食貨志以海運為一代良法
元文莊公亦云作元史者皆因初史臣必習見
海運之利故筆之於史如此蓋太祖都金陵
歷世運糧以養軍成祖遷於平則海運必不
可也故也若戰時則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順
一就可到即今軍國時需實與海運有
不絕於北海運自太古楊子江兩洋之
或曰元世祖命趙文虎為海運十萬
起黃龍之故非海運乎人自海運今之下
海皆於五六七十里卒猶不放用鐵亦復有遠
變也

海運議 毛希東

洪武末禁間海運江南粟以給遼東北京從太
倉劉家河過崇明三沙故洋至直沽交結南北
貨物往來近海居民甚得其利而無盜盜之害
自海道絕而沙民爭魚鹽之利往往仇殺拒捕
矣今黃河日徙于南漕運漸有難行之勢莫若
講求海運召募沿海漁人憲下鹽徒番客客
導認海洪以開運道如廣東船能至漳州漳州
船能至寧波寧波船能至崇明崇明船能至通
泰海州自此以北宜無識認之人故老相傳崇
明至海州風順無需一日海州至登州六百里
轉運登萊環抱千餘里從利津至直沽亦六百
里而近故嘗考之元史至元三十年千戶殷明
略開海運新道自浙西至直沽不過旬日又濬
山東膠萊新河直達天津以避拖車海道之險
今未達者僅五里耳且漕船大者三四百石海
船大者八九千石漕運一年每三石致一海運
一月不兩石而致一其便利較然也所憂者風

美利

卷十六

॥ श्रीगणेशाय नमः ॥

3

衍義補山東通誌海道經可仿而行也或者謂
漕運費省海運廢人詰以耳目之聞見者徵之
則如膠州之嶧所縣而至太倉二百餘里南至寧
波東至海州各千餘里爾魚販鹽齊文應拔公
以法來者無日無之又如寧波東南有公山牛
頭山王環山通民衣食器用不能不仰於內地
以此往來者無日無之近聞寧波勢家每至漳
州販木輒自船往來海中並無覆溺之患况東
洋自山可依有港可泊南北不過三千里往來

卷十六

一

如民物之堅厚也。宜議每艘運米八百石許載。私貨二百石。且欲令運軍私貨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如常例。余謂不然。夫所取於海運者。載重而行疾也。故津船能容人三千貨倍之。蓋不止於萬斛也。漕運止米四百萬。公私費米八百萬。今海運止給耗米月糧一百六十萬。歲省二百四十萬矣。而又欲益其私貨。乃遺大褻細。計近而忘遠乎。况欲人出死力。弗與同其利。自古未有能濟者也。區區之見。不但弗征其稅而

軌蓋套去連雲島，不過一望諸島相連，可行可泊，乃近議之運道也。固厥地勢，蓋套坦夷寬闊，既便通舟，尤便起陸，可以不亟計。

遼東裝卸

海運自登萊外而議天津何等，及議比津，又何等難。今崇寧是蘇灣南海口，北口，南口，北口，三道矣。津門有南道中道，合登萊，而南口，北口，並運矣。視山海關千里陸輸之艱，為何如。三岔河，下濕淤隘，原未可多卸，但謂卸得一船，即可取一程之捷。小舟裝三四百石者，三河大舟裝七八百石者，抵海蓋此兩善之術也。

芝蔴灣運不可恃

前密永之糧，原議蘇芝蔴灣運發，誠恐彼州縣何處不可入海，何必越數百里，尚假陸運到關，即到關矣。自有石河海口近，便可發，何必踰關而蘇芝蔴灣為泥芝蔴灣，造船一年，僅得十餘隻。此後順永見貴者，聽各州縣，陸便入海，已積關上者，聽石河就近發運，而第以緒餘付芝蔴

濟協助之完日即止

遼東防海護運

金復道之添設也，為防海護運。防海者，防奴蘇寬受，由畿入南衛，而奉我海運也。初未親閱寬鎮各處，謂此舉誠不可少。及細料賊欲往奪海運，止有兩道，陸從穀陽縣境犯岫巖水，從鎮江鴨綠江，泛大洋，如為防海，何不防之。鎮江鳳凰城，砦水一帶，以扼其進入之路。若使賊得至金復與我相持於海上，而遼陽海蓋已早去矣。

經世挈要

卷十六

海運

十一

鎮江外連朝鮮，內防寬毅中守鳳凰砦水，以絕奴水路之入路。而他日又可督領人馬，蘇寬毅出為進取之一奇。但鎮江去遼陽四百餘里，既遠且阻，從發兵將往守鳳凰城一宜，而無一道在彼彈壓，亦屬枉然。經議改金復道於鎮江甚善。

海運用船之妙

邇年以來，津庫告匱，補造久停，總計運艘，僅存五百有奇，不當天啓元年之半。船體缺之，飛輓

難繼莫有甚於今日者查開辦二湖其穀米豆一百五十餘萬石計船約需千餘方而海之用而見在船隻寥寥若此議者皆謂則官船如洗民力又竭將奈之何有一說之查太湖廣濟船一隻官價銀九十三兩江西八十兩每運行坐月糧銀七十五兩每船裝米五百石耗米六十七石五十運至天津止交米三百三十石且三年一修五年改造約用朝延三百餘金而僅得米三百餘石及吏卸開空又苦開津阻滯守束艱難反以贅疣視之往往售之民間以供燼爨之具而津門不得其片板寸釘之力竊謂隔木於桑油麻釘箸悉產湖廣其價極廉合無召募慣海南人之殷實者帶領匠作前往製造地方即將漕運船價耗米之費質料錫工打造海船二三百號裝運漕米直抵天津徑運開辦等處交卸開空之日其船即留天津以備明年仍往彼處打造裝運照例

昔用不惟以漕運之費濟海運之乏而且以海運之力代漕運之勞信能舉行華有十利查辦造運船一隻例給官價銀二百四十兩造及百號該銀二萬四千兩計船價銀二萬四千兩可節省利一年官銀二萬四千兩十年可省二十四萬利一損一船補造一船請價給價累月經年尚難就緒若如所議則前船未損後船踵至循環不絕絡繹無休利三運船損失多在秋高風勁之候向苦船少糧多故遭此患若如所議則隊艦鱗集春夏即可運完保全百千之糧納利因北地物料湧貴承造無力每每潦草筆責以致船糧損壞若湖廣打造較之天津一顧可買三倍料作既富船隻必堅藉以衝風當颶可保無虞利五報糧一石遠近不等用價六七八錢湖廣糧料每銀一兩可買三石有餘若多造百船兼裝五六萬石每年即可省銀五六萬兩利六漕船俟幫牽挽開津羈遲每至八九月方抵天津一時海運不足勢必召買接濟若

最海船則另設官檢閱裝運隨船不致懲罰
刊七津門建造雖口就近然帶貨錢亦派富
戶議論三年竟同第令若將清船改建則錢糧
領款無端另處人情刻期可就地籌辦而
功實是各雖緩而濟實速刊八商人等見人
寫馬技各有長若往湖廣可建明就工本俱
用南人破浪乘風如慢平陸便於轉運刊九改
清船為海船萬一內河有便可歸成山而直抵
京師利十然不特利於海運也利於清運者更
律傳單要卷十本海運十五

有五清船板薄釘稀經開過關內河亦多傷損
若改造海船則工料堅緻可免船程飄失之患
刊清一清船旗甲皆係貧軍掛欠逃亡致累衛
官賠補若海船裝運則交卸虧折照例扣其腳
價可杜追賠波及之害刊清二燕楚相距幾及
萬里清船往返難於上天若海船徑運開鮮則
原裝原卸既省一勞永逸之安而運過即卸且
免回空緩運之害刊清三清運耗米俱屬浪費
若海船裝運則所載米豆照數交納顆粒不致

破耗刊清四清船官價運過化為烏有若改造
海船則所用料價銀兩照例悉歸實用刊清五
或謂清船官價九十兩豈能建造海船今查
清船各雖裝運六百石止交正米三百有餘而
海船另勝千料之外是一船而裝三船之餉也
若以三清船之價備一海船之用便可得銀二
百八十六兩比之大津補造之例寬然有餘而
料作之便易又無論矣又謂南船裝載清米自
淮至津每石例給腳價銀二錢四分若從湖廣
經世單要卷十本海運十六

至淮又豈無水腳之費今查清船一隻原有行
重月糧銀七十五兩若以三清船之糧餉抵一
海船之鄉價便可得銀二百二十五兩而耗米
之在外又無論矣又謂一年打造二百號三
年便集千艘積欠愈多將何用乎今查登萊山
海等處兵船梁頭七八尺者每年給稅銀一百
二十兩戶買帑金數十萬若海船漸多不妨分
派各信防守以省無窮之糜費而且以備他日
三方進剿之需此設法遠之一大機括也至於奉

平可以變口還官入無餘矣

厚宜募船多而後且不繼應運海船為好
人海船四五百隻三萬餘金可
長服而事完又可變賣漕糧亦可常為登萊
木可今恃則賣糧于淮陽一帶歸海運而保
河間臨德一帶縣運河入海運亦藉一舉而
海河入海運以濟載漕登萊之病亦一策也
故曰海運漕運之窮

試用海運

雜世望要卷十六 海運 廿七
今日之計宜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
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
而以濟東西兩海一帶由海道運使入習知海
道一旦漕米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豈
預防之先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
也亦以其放洋今日欲避放洋之害宜預造習
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漁
戶龜丁逐一次第開浚泊舟港汊沙石多參別
者遠近曲為設法圖書具本且元史載海運自

自保信
大

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歲運所至
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
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利淺之費無
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
朝鮮安南之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

附膠萊新河

梁巡撫奏疏

隆慶二年山東巡撫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
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臣嘗考海道
經世要略卷十六 海運 廿八
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會各有商販
往來計開堤道中間自膠州至海會一帶亦有
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佳特等
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二百石
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具淮安
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所旬可達况
舟皆由近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其如橫海
而度風波難測比之元人販明畧故道實為安
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乘遇此稍勁

誠以風示之時，出望海之通，汛期不遇，候木失，卽千艘萬櫓，保無他慮，可以接濟宗儲，且冀漕河省率視之，允守節之苦，王訪海，則大洋洋錯，裕又可以嚴海禁，壯神師，生便。

論膠萊兼運之便

膠萊新河，南自膠海，迤南海，北自漁州，通近海地之相距，計三百四十里，兩岸土厄如磨，一水衝流若練，並無疏土，亦無大石，先年以尤家屯積石不除，大沽河小沽河衝沙不避，爲此河之梗，世算要

卷十六 海運 十九

害，議自陳村起，迤南，敗挑必溝沙十里，直接巴浪廟，又敗挑分水嶺，挑西王家，五七八里，以避沙石，此一役也，沿岸而行，萬無一失，非若濰海開洋之險，疏濬一通，經久可賴，非有黃河遷徙之虞，居恒兩路兼行，轉輸便捷，無盤剝之憂，遇變則此，或可一吏向可來，免意外阻絕之患，係河運非海運，疏導非開鑿，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益西河，非欲廢西河也，嘉靖年間，在海道副使王猷，修創一百七十里，南見引潮

可通舟楫，以既遷去任，亦言疏工，萬曆間，王原任刑部尚書劉應節題，請開修，會議等，二事，有次第，當事者忌其以鄉官，資勸勸工，越領主持，因有疏，請中止，工可暫停，非謂可不開也。

膠河開鑿存疑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故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入萊州之海，舍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

卷十六 海運 上

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欲從元人故河，引泉浦水，通濰間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膠海以上係估流，沙與沙互壅，膠海以下則至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取，欲由北則地各豁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繞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相見，露水中，卽空舟尚不能行，海倉口龍王廟前沙，後十里，井用徙夫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榜二十餘只去。

沙僅二尺路只二里沙堆積岸上大湖一至沙
壩如故且無淤塞約水庫沙下即海口之堤用
土料勢不能應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嶺自嘉
靖十七年三登慶五年於湖皆高海而五夫以
上與白河流沙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工
之沙既成堤而不可得而海之
而通而下能通而白河
沙壩而泊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
既不足恃秋漲沙壩輒重爲患徒費挑濬奏聞
臣等謹將沙壩情形具奏

經世學

卷十七 河渠考

河渠考

河渠考

審季則曰黃河之利於天下者莫如漕運。越而論則陝山西河南經漕運之利。治漕之道。合泗沂之水。蠶蛻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各南河口會漕而東。經安東縣以入于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京。則資石魯諸溪之水。常州則資黃海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湖之水。水之盈涸。視湖之大小。故要河每歲淺深。云自瓜埠之北。資石魯諸山所流高下。因之水面。每口所入。距黃二河之水。亦因之水面。故黃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涸。而由清口至鎮口。則資黃河與山東沒泗之水。由鎮口開以至臨清。則資汶

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徕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關。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

河道形勢利弊

治河總論

經世學要卷十七 河渠 十
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甚繫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為陵。經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以為其道必不可復。

淮而其六之由孫繼以入徐者則別支以殺其勢又於孫家渡諸口按河脈而時疏之彼其有託公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爲陵發患而漕亦當任其官治上流者此一計也

九河自碣石北入於海及隋鑿汴始南通於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今開淮之空復北流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開其於海則河必激而注之不能容其於折旋之流而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

經世聖學卷十七 河工 二五

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救其委然徐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矣

治河上流議

水之宗曰黃河自西而北而東南勢小多伏自龍門砥柱而下乃其正流蓋運河東北秦晉代諸山開或造出太行與太行諸山東北注者百城巨爲河北九河之流而徐平竟無河津之山前不與河通者是也與河之不與徐通者之不與江通也昔人之爲河也與河通者古秦之經

渭周之伊維衛之淇濟自西而東曰曹濮者入於海猶慮溢焉或礙而爲渠或漚而爲澤今鄭國龍首通靈長豐諸陂渠廣開閘出渠山鉅巨禁澤焦茂記數澤且田且富且牧多至自勝國宅燕以來有運河自衛出於南巨北而濟西來之水於此漕渠弗便也宋時言陳平江諸君子於河北九河則濤之天津河南北之水可渝而不可激也壩閘與焉一閘爲一東西斗門一河漲啓一閘之斗門俾之東注啓閉以時邇邇地勢變遷斗門之東注啓閉以時邇邇來太行山之水漲斗門日淤凡宋陳所設壩閘故蹟多壞之於是諸西來之水不東而南併於河河外於淮溢入於回隆靈昌之津泛溢於廣大宋時之壩衝突於蔡陽原武調丘夏邑之郭北則輪車化爲通茫而潰渠決東則射陳晉灌漑口斷樓連而兩風則上流之勢合而不分極重而不運治之者不難衆流而獨得河流不理上以而爲宜下以日堰之溝之可乎哉

萬慶園治河論

黃河自野鷄關而下，分爲二股，其南者爲小清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家口出，余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元弘治二年，二張水劉道舟併阻，議者謂爲黃河，故遂下曰三年也。上河流遲改，宜必有漫溢之患，計中水道以河爲繼，口耳今孫家口之出，餘州皆受其害，故遂下曰三年也。東而之清河，何清河之水亦微，至可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以至徐浦，地勢隆，往年黃河盛流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岡皆爲淪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而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大漸少，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爲害，當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此餘水之通，故水黃河之患，端非闕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清河不用黃河之水，能用洗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淮淮而通，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

經世學要

黃河自野鷄關而下，分爲二股，其南者爲小清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家口出，余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元弘治二年，二張水劉道舟併阻，議者謂爲黃河，故遂下曰三年也。上河流遲改，宜必有漫溢之患，計中水道以河爲繼，口耳今孫家口之出，餘州皆受其害，故遂下曰三年也。東而之清河，何清河之水亦微，至可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以至徐浦，地勢隆，往年黃河盛流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岡皆爲淪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而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大漸少，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爲害，當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此餘水之通，故水黃河之患，端非闕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清河不用黃河之水，能用洗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淮淮而通，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

黃河自野鷄關至陽穀入清河，清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清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於淮。然黃流之患，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流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淤，亦有淺故沿河累設淺舖，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

經世學要

黃河自野鷄關至陽穀入清河，清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清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於淮。然黃流之患，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流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淤，亦有淺故沿河累設淺舖，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

黃淮二

大抵黃強宜分，分則其勢減而不沉，淮弱宜

合。則其力全而不至爲黃隄黃淮合流。
呂二水間相間黃高一尺則淮壅一尺淮通一
步則黃進一步此不可不知也。潘季馴之言曰
通濬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濬會河於淮則治淮
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
治海此又域外之觀。從試歷體而得者也。故公
之治河止以築堤束手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
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公所著河防一覽中

河湖水泉諸考

會通河

會通河故道元末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
爲平沙宋公禮乃堯尉遲公之舊迹及元人之
遺上踰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
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
二河一入滄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
繫乎治水之消長自水夏秋有餘秋冬不足非
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涸之患今
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關已築壩使其水一入

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
至十里口通馬常比年流河沙於塞河口宜趁
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
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壩計百八十八
從之

會通海運宜並用

元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
流至中濠陸通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
利津河或膠萊河入海至元十九年始至海運

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
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曰會通河蓋汶水
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泗泗北
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
如故至我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會
通以便提運於是江淮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
水盡爲我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
絕目淮以北不可以舟楫漕重事急如湧泉是
可不爲之重慮乎

加河

加水有二東加出沂州西北其山南流至下莊
站里初立東分一支入美魯湖既田數千頃湖
在沂州東南美魯山下香鞭鍾亂古稱琅瑯之
福卽此西加出嶧州東北抱嶺山東南流至三
合村與東加合又有清河出浮二南貫四湖
既田倍美魯又南合武河入於泗謂之加口淮
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縣界有險十三所皆
貞觀以來修立以既田者今沂嶧二州仰加承
運卷十七十一

衛河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輝縣之蘓門山東北流會
淇漳諸水過臨漳外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
武邑以入漳沁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漳
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還河此
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
渴河

渴河在滄之南商賈皆自注入渴河至河
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
護者欲鑿而通之則黃新二河之水合矣二水
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此會通之運誠永
久而不易者

大通河

通惠河名大通河卽潞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
村神山泉通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
灤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
海卷十七十二
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自元置閘蓄水通舟以
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間諸閘多存成化間浚
以通漕亦賴以濟

膠河

水經云出黔陬膠山今膠州膠西縣西南鐵嶺
山也北經密州東北直山古名五鬢山南水入
焉又北經高密縣東北入都濰都濰者水經謂
之夷安溫案地圖謂之剡清也卽古銀鬢澤也
張奴水出高密東卑下亦注此澤自澤北出注

新河古河北入於海其東北入海者其方之故
道差淺而新河爲經流新河者至元初萊人姚
濟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
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

南旺湖考

南旺古大野既濬之地濬以湖名今漕河自汶
至此界以長堤漕渠貫其中南北分流實上流
之要會也按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
成而泗通於淮濟通於汶淮通於沂汶通於沈
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於濟則是大江以
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於大野相聯是大野
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處矣查運河由通州以
達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嶺實其中心焉
蹟不說而合奇已大都南旺香水也南旺北開
則南流閉諸南開則北流水如人意而汶汶
故命之左則左漕濟寧人之右則右漕臨清

留陽湖

此屬山東臨清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

縣水湖口置石關於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
運河

汶水考

汶水有二一出萊蕪入濟一出朱虛入濰余按
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
卽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
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汶水也
汶水源別流同
又在三次之外

汶二流蓄泄

諸開漕以汶爲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路
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
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故汶二微
於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於夏秋之間
而運事已竣要在節要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
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

汶記並引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
開壅銜廣阻隔泉隔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

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
可鑒已故 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趙之經理
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於北岸築堤捲播
於南河計防河北使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
遇旱涸亦不益稍寄項及抵京稍涸而未始有
壅塞不遇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涸遇水
諸湖以淤而淺失引河之議或以慮此然 國
計所繫當閘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
勞費正藝而限以十門旁則縱之俾南入河旱
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爲萬全也

濟青兗三府諸泉考

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爲漕河之利者不過五府
十八州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役卒
趨勢如飛瀉出萊蕪新泰泰安肥城東平平陰
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
者曰分水派泗沂西下夾魯而南出泗水曲阜
滋陽寧陽會汶泗分汶水以入元人所謂
會源開者曰天字派泗沂水

曲阜之北諸泉通乎境里黃良而下各入清渠
其清魯橋一也則曰魯橋派鄉滕嶧魚之流及
昭陽湖分入沙河八泉入上治頭疏與沙河相
近者也則曰沙河派沂水蒙陰及嶧縣許龍泉
會沂汶二河而下徑入古邳界黃河入淮曰邳
州派

泉源以陶泰徂徠諸山爲主以其能出雲爲風
雨也若雨澤及時則可以不勞人力各處山河
自足以供之而有餘若雨澤愆期則泉水亦各
細微雖流澤百方運河亦未免於涸也然則泉
源固以南旺分水爲緊要而陶泰徂徠諸山又
南旺之根本也

近代治河事宜

開駱馬河

漕之阻也因黃河廢兗莊直口等十二處險阻
而唐莊與劉口爲甚議開駱馬湖因故道五十
餘里直通加河既避諸險且近二十餘里歲省
挑淺錢數千而成加河一段未了之功但須石

駱馬河東岸上荒田長二十五里可得地十四萬五千餘畝河漚之後水不泛溢楚築而外水不入且置口連壩而內水不出可漸次田然資防佐役可且開科起但反爲害矣治河不惜大費不收近稅故駱馬河功太速費太省易以石乃可久也

歸仁堤

歸仁堤外有河水浸堤脚河外有小堤形堤外即鄧家埠子二湖也河外小堤宜取激土加高而疏河身以行內河之水使歸仁堤不受浸於河水得借障於湖堤云
潘季馴初歸堤以衛陵李化龍開加河以濟運其功一也即歸仁堤三十九里既而旱黃水雖水湖水使不得射泗州節高堰而又東上湖二水之流并入於黃以助順河之勢今十餘漸傾宜一整頓

固濟築堤

無復三山故道則新築大壩不保大壩不保則歸仁一線之淺堤必潰而邳宿一帶之河道必淤復故道而進築棧堤决口以挑水開鑿上山天然壩以滾水所以保固大壩至接築斜堤又防河之旁溢也故道應挑四里斜堤二里按此議起於徐邳報水漲雖寧曹字舖舊堤漲漫一二尺宿挑岸堤平計求其故上源秦鄭之間未有雨水何以下源邳源等處驟溢乃有此補救之論也按此必賴修簡畧而山槽之間安東公維世望要卷十七

不復三山故道則新築大壩不保大壩不保則歸仁一線之淺堤必潰而邳宿一帶之河道必淤復故道而進築棧堤决口以挑水開鑿上山天然壩以滾水所以保固大壩至接築斜堤又防河之旁溢也故道應挑四里斜堤二里按此議起於徐邳報水漲雖寧曹字舖舊堤漲漫一二尺宿挑岸堤平計求其故上源秦鄭之間未有雨水何以下源邳源等處驟溢乃有此補救之論也按此必賴修簡畧而山槽之間安東公維世望要卷十七
海之路有開焉總之開防唯遙樓二堤往以黃加工役繁興置此不修二十餘年河衝堤薄且今年爲土埂明年爲河身本不修堤而致河之决又以塞决而開岸必修狼矢三山固其宜也然上源自陝西歷河南山東下達豐沛徐邳睢宿桃源由安東入海原係一派必上源水發而後下流水長向者上源無事故專營歲修今河兩大有事矣而淮徐間無一堤非將决之狼矢無一岸非未開之三山爲之奈何

山清仰受黃淮二清既修徐第二堤開
百里奔湍之勢全束於地中又合此二清衝刷
之危竝集於岸下須一體幫修而後可

開加河

開加河始於隆慶初年部臣以
勘度總有云工費三百九十七萬計有云一百
五十餘萬者萬曆二十九年李化龍議分黃開
河計工二百四十餘里估銀二十萬改直河之
支渠修王市之石閘平大之口之端潘輝彭家
口之沙淺二年告成

自舒公應龍開韓莊以洩湖水此河之基始鑿
自劉東星鑿良城以試運艘此河之脈始通至
李公化龍而始竟朱公光祚又開駱馬河以竟
之故今日沿河莫大於加善後黃章治勸廣修
之宜去障者之各駱馬河五十餘里止費銀六
十一百有奇費過省矣會典一說謂度臣加
河一尺如厚一尺諸臣續議改爲三寸非可
倒之歸仁是也若夫建館以棲堤餘以

物料盡弁髦視之奈何朱督臣云非謂加河與
駱馬河一開而黃險即可不治亦非謂黃濬一
平而舊加新河可不修也

伏水自蒙陰諸山勢莫能遏宜於亂石山迤東
挑游殺其勢以歸東湖再挑張家口平地一百
八十丈以接加口又增築西岸老崖各高丈許
以禦黃流大抵水盛宜與直河並湧則險濬之
勢自消水涸宜於張家口築壩則加河之水可
灌修築之暇開墾湖地屯種亦一說

先是有議塞黃烟不如隄山西坡歸小浮橋若
不塞不用莫若用加河直接鎮口引汶泗武沂
之水開至邳州二百餘里棄黃河涓滴不用亦
一奇也陳明卿謂黃河大開國脈萬無涓滴不
用之理故議商賈行於斯漕艘返於斯收一半
之用誠隆見云

加河二河宜並用

加河一迤性義韓莊之石素號難治成此永利
律也非常也然可憂正在此河蘇國之用神卽

利亦宜黃河兩行地理志云昔以黃河利亦宜黃河兩行建之衆今因新河廢舊河之利古志云今徐州黃河更甚淮泗城址凡一二地以爲新河屋廢於沒僅存山故爲亭無恙耳入池官李停丹宿遷論邪涉釋粹有不望情而引然後議徐河而憚於行險亦如海運之親胡不及今定議伐艦艘自沭河入自徐河送商賈行沒智如之使徐州猶得一半黃河之利且順水南下亦長年所樂趨也嗟乎倘存修城四萬之積以助徐工其庶有瘳乎

治濬沱河

濬沱河真真定郡城南者南岸土質而勢稍高北岸沙浮而勢稍低故水之漂沱北爲弘治六年知府張淵開新河於郡南是不與歲而水仍盡歸於舊河則以計高比低故今饒陽勢

迭若自東鹿邑移村入深州之道清源使平常便饒陽見行之道與深州初復之道也則雖中半十分之水亦且分流而並出此徐驪東對之矣

濬沱河舍衛河餘直沽以入海載在一統志濬沱河志清河通志卽從前上流之遷改不一而其下流會衛入海未嘗有異今饒陽現行之道自河間任丘雄縣同十五河之水至保定霸州文安等處地方遶龍堂淀正會於衛蓋衛與海

接自大沽以上皆衛也真定河間等河舍衛無入海之路惟京東濬河遷鄉等河直入海耳徐瑞東原議雖復深州之故道仍存饒陽見行之道使渠流之勢自饒陽而下者十之七自深州而下者十之三蓋並行分流以殺其勢也

附

創復諸閘

比年興修閘之議每壞一閘卽煙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廢而長堤爲瓦礫矣若其濬淺之古

每潮淺一尺則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河床愈高而高實爲孟城矣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至於黃河運艤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嗣後黃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浦多淤第濬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水值而費十餘萬開新河訓通濟口以比接淮河其意曰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河數十里併灌新開河

卷十七

五

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隨濬水過隨合而又使運艘迂八里淺濬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今年淮黃交會太淺運艘阻梗預開天妃口河以待一楫而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於黃河運道盡矣是以有建天妃關之議由黃河入開河爲茶城出臨清板關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正行地

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爲通渠

蓄水隘

若水以爲安山湖三十八里南旺湖九十三里皆爲蓄水之內爲櫃外爲田若楊州五塘河南百泉宜應二閘山東五派皆儲以利運汴城諸紳云自泰晉入河南五十里寬行之地宜多蓄水櫃以防橫溢亦要策也

堤

卷十七

五

樓運橫三堤

河決惟賴隄防前此南岸常決房村油頭集等處北岸常決栲栳曹家口等處每決則民間田一望成湖而正河坐此淤墊以致水發則舟行市中民棲山頂蓋由樓堤束水大急故難治於衝潰今兩岸遙隄俱成範圍寬廣縱遇異常泛漲至遙隄則水力淺緩不能潰出必仍歸正漕自此隄內河渠水無淤墊隄外民用亦無塗沒矣至於地勢窪下河湖相通則不議築遙隄

止築隄橫截以杜奪河之患此又請前此之所
未備也

經世要略卷之五

三

經世聖要卷第十八

湘潭 張 燧 和仲文 纂閱

金谿 傅昌辰 少山文 較梓

水利

河渠自然之利

河源起北紀之首曰北河江源起南紀之首曰南河江治岷山浸至楚制波濤奔湧奔流之海河源雖長未若江廣而為患最大治無善於此哉夫河能為災亦能為利者也故不知河之利

者則不能仰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而

稷成之東南無不耕之土分畊列畛畝自為漚

項共為渠號而咸川窪而成淵漏者坊塞者濬

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耕斂皆治水之日

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誠觀沿江圩田重

重連堤即有衝決詎至百損故能束橫流而注

之海而利九害一西北多荒土種亦禾麥木下

為利達反為患昔賜則傾瀉而無所停淫雨則

肆溢而無所約水澤時變聽之河伯而曰神不

釋之言

以人謀則寧長之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乎又謂西北不可以殖則三代之盛都於冀雍易嘗仰給東南夫八人互勝損益相生利害旋轉者也墾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勒河為暴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煩此執要之聖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本性因以順為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常識逆施而例行者又相萬也海運之法以

為海波甚險而閩粵鏡湖全以航海致富以為

島夷足虞而當元季世猶能什達六七嗟夫非

常之原世之所驚也即十全之墾田猶病阻格

況其他乎然海運利害參焉者今海運不可復

而膠萊故道宜籌緩急墾田不可興而沿河諸

邑亦宜廣疏通遺汎治河派壅而河終資舍河

議漕河決而漕并壞故分支導河因河為漕此

必照之勢亦自然之計也計今獨泗陵不得

不數為堤其他無分河南山東第相河必下之

勢以成其必由之道亦如南江之水
諸郡猶不爲魚耳若夫彼此顧忌
砥礪鑿而固功漏厄旋塞而隨裂此無異於捧
土爲鼓者也

西北水利

按古之西北水利之固以溝數十溝之水必
用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溝因水激防因
水窪淵因水聲折而向於矩爲湖爲池也湖
多而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
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職此故耳
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熾今河自關中
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渰澗及毋泌
諸川數千里之水夏秋霖潦諸川所經無一溝
一澮可以停注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決則其性
自悍急湍激不常勢也今並河諸民得引水成
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備矣

水利也固形勢

以京東遼塞牧地山東中州鳳陽金塘海陽南
皆于爲靖地迨後人以奉天子還須支分潞
水于京東而潞應之地則引洩支分漳水于磁
州而注于洛陽則引潞水于許昌之流于太
原宣大潞水經年灌漑則引潞水于滎陽支分
文潞於齊魯支分淮潞於吳淞而潞三
吳之潞置閘泉堤以屯千金垣海陽南海子則
崔荷之蠶蠶者息而民賴以康但恐水高於地
築堰稍踈則水勢下潰而易爲沼又恐地遠於
經世要略卷十八 水利

今講西北水利動稱可以寬東南非也東南自
有正供西北豈宜曠土又言募東南之農耕西
北之上亦非也今東南多游手西北勤力耕往
往泛糧至山海關不可食而西北小車載地之
所出則爭競鬻南來而貢釋北粟安在其不耕
哉正苦無人導之耳耳齊閭山距廣寧甚近乃

軍饒軍民多往耕者民情大可見如中則以下
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其後及庶民窮田不再
益既授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其田不再
授則皆以爲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所以歲
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與坐
食多饒故處失所者相去遠矣此徐孺東說也

桑乾水利

桑乾水發於渾源州經大同府桑乾山經太行
山內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失河入它平境出廣
溝橋下至看丹口分爲二派其一流至通州高
麗莊入白河其一南經固安至武清縣小直沽
與衛河合流入於河皆延亘千八百餘里俱可
以行舟若疏渠築堤酌而欠叙之復以水器
旱則挈河之水以入澤則挈田間之水以出是
小澤旱則受水不涸可熟即清水中之所生
可以爲食而澤水之利甚大木植之利甚可
灌漑澤水之功生民之利水當十分之五况荷
蒔芟之獲又可勝言哉此沿河之壑可開而

民生所賴者也

招募疏墾良法

洪範八政食乃爲先是以前商鞅入秦行墾之令
夷吾伯齊富農功之術皆知所先也夫地所以
爲民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然皆賴於民古
人所以行墾田之令乃藏兵於農之意三時務
農一時講武使士卒入無遺力出有餘糧所謂
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也然屯田舊制合屯
田六十頃四十頃粟五頃大豆五頃麥五頃麻
五頃蕎麥屯外五十畝菜內四十畝蔓青一十
畝蘿蔔設以屯官而對屯分三等上中下以次
第之九十石爲殊等七十石第一等六十石第
二等五十石第三等無水旱災蝗不滿四十石
者屯官者殿今制屯田以都司統攝每軍種田
五十畝爲一分又或百畝或七十畝或三十畝
二十畝不等軍士二分守城七分屯糧又有二
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
緩爲差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餘丁多

有計其行勢也

臣時因感而異者也

所止牛馬折色而地荒壤當一一清查

以軍一三三三三三收皆以地土肥瘠為率

修止

著為令凡有處田地荒者已久科稅不及者

不分上三三三三三三及三三三三三三

聖即為已業寬之歲月俟其成熟已久量徵本

色米若干在邊以入邊備近京以入倉糧自本

聖世早

米之外各州縣稅役原有定額不得一毫橫

加於各州縣稅冊之外另造一冊則民不異加

稅而爭先墾田矣

謀有司田均之或以田均多者而一不侵民者

為上考田功雖未甚舉而無擾於民者為中考

其上考者則第給與應得

上考者亦得

人曾偶

入曾偶

入曾偶

非說要使已許本耕育稅無稅大畧據圖可觀

也方官與民約能於國內已耕納稅之田即能

改治為水田其科稅如舊不得一毫加增蓋以

見之之人稍見在之說而京領差從俱據見在

人田舊舊義人至於京領差從俱據見在

其或熟酌量起科亦均入額稅而使舊科稍減

以示輕徭薄稅之意

西北屯說諸地

京東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

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最著者自西歷東如

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

庄三河縣之書會庄順慶屯城皆其著者通州

城北則有黃庄城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

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河南則有別山鋪

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定疏渠皆田也遷

化西南安平城夾道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

鐵廠珠泊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百餘里夾河

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

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河又東。如廟。湧泉成河。與河相倚。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善東五泉。湧泉四出。至張家莊。撫寧縣西臺頭。湧泉。亦自燕河營湧泉。而東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劉倫城。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漆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蹴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享之地。屬於官。官闢之。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至於頗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鐵子墩起。至關平衛。南宋家營之北。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頗海之沃壤相等。令往葦關望。而察其於勞疾苦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常。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延海。南河青徐。頗海皆可田之也。今宜開闢其中境云。

伊各小田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宜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福等渠。皆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當折而爲渠。流入於城中。以灌縣圃者也。可以灌疏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也。至於伊洛纒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墾墾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

西北水利論餘

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則難易迥別焉。南方之民。拔簣而耕。抱濕而種。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矜盼焉。以一指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種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掘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

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舉溧陽之閘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於蕪湖下疑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於漲海故自吳江抵華亭青龍合於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汐不得以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肅厥由宣歙以達兩浙迺病五堰輟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太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東者愈迅湖堤既鑿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汐之壅矣單錡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湖堤則咽喉也百潰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之數貢則脈絡諸蕪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去江岸之阻是挫其首足塞其泉竅以沃其口丁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越中鄣

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涸則其利也
郊原竭人力以資漕漕蓋苦且難地勢也
考之古昔喇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濶深
八尺濶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之水於數仞
之深者至於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交
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尤爲易易也東南瀕海處
多湖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也遠海以及青徐
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
引洸水種杭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
謂復三郡游河沒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
三代之時溝洫通於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
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人興其利水之爲利
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也

東南水利

東南水利一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兩雅吳越之間有具
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於
海上受杭州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

宗於東海者乎今上源諸水合矣夏秋之際淫
霖之水集矣所謂尾閭洩之者則三江也自白
茅壑而北流之水無所歸自婁江浸吳淞淤而
車流之水無所入若松江則循湧李以入黃浦
而南流之水又逕遠而不得直達經流如此而
流陳澱三泖與黃浦合流東注寧能洩上流
之百川乎吳淞江為經流中之經流舟直三叉
之間占利而江身逼窄可勿議乎宋家渡口淤
塞告壅可勿導乎淞之廣之而枝流合滙東下
則水之勢可殺其五青祿江為枝流中之突流
南引吳淞之水分流以達婁江西引崑城流之
水合注以入婁江劉河口淤沙隨潮漲滌暢其
順下之性水之勢可殺其三白茅河為經流中
之傍流陽城巴城湖諸水引之各徑東行開而
洩之則水之勢可殺其二如是則上流滙而下
流洩而諸溪百瀆之水皆得安行矣經流暢而
枝流行而南北中之水咸率其故道矣

水利資導源矣

係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
為豪強之業江尾為老鷹之區淤田村寨無賴
數計湖日涸而江日廢漸為不世之患矣我

朝永樂間夏原吉以善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
惜其不念厥木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
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
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於湖
堤之崩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葺三江復
以湖沙望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
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永定之本哉為今

之計五堰之復於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
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
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於海其脫脈淺
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
堤故道則何患其不治哉

東南水利

東南水利若夫若三江皆一源非上源之水會
歸於太湖者乎若三江皆一源非分注之水朝

人每言
如光

正德十四年吳巖疏太湖亘數百里綿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繇三江入海是太湖者諸郡水所瀦而三江又太湖所洩也如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蘇州南北交境與松江南流洩水之大川而吳淞南北與白茅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其中並入海此源委也歸太僕育光云必先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見沿江種蘆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是教之壅江之道也古之三江其二不可改僅吳淞一江仰接太湖又四十年不治矣時謂之吳淞又數年江日涸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時謂之吳淞宋中丞儀望疏上未行先是李中丞克嗣疏治白茆而吳淞見次之海中丞瑞甫治吳淞而白茆次之次之海中丞瑞甫治吳淞而忠靖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吳淞事吳江不為無利能以全湖之水一變江使之其力慨然自

海公開吳淞江數十年間雖有水災不為大害一辟隘口支川無不就理公開吳淞以深澗為主不計水向丈尺最善今查如吳淞東段宋家橋真如港諸處舟行溢甚吳淞上流貫帶長橋一帶菱牧漁斷尤宜急治至開吳淞江宜併治七浦白茆蓋二浦在婁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江微湖水乃共折併於婁江而溢於此二浦也至無錫江陰武進常熟通江河港亦不可不議近年頻遭水患以此故吳淞治則荆溪上源亦宜並議蓋橫塘百瀆上承洮滬二湖之水二湖上承應鎮諸山溪之水並注荆溪荆溪之勢直貫吳淞又吐而弗吞建甌不可得也前人之論大都至和塘步江可緩以直率太湖之水無藉吳淞若嘉興之水比自運河注於吳江西北自潮溪至於太湖東北自委州塘注於三泖黃浦故吳淞通利嘉興可無侵蝕初成化間葉給練紳疏云昔人於溧陽為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開江河以導其流惟

入海之處潮汐見漲故前代極力浚治法外
他致巨浸壅於中故漲於外土民或堰而爲田
築而爲圃此治吳淞江爲第一先子也常潤高
於蘇、常之東接海峴其地亦高而與海之間
每大水西爲常潤之水所注東爲大海所注所
障若以昔不得通泄並湖之部苦若海若蘇
蘇最下流下流之水吳江吳縣爲入口嘉定之
吳淞常熟之白茆港太倉之劉家河爲出口惟
長洲隸郡東界入口之水縱分旁溢凡數十大
浸皆受太湖之水潴泓充溢而後出於吳淞江
劉家湖曰茅港安得不困譬如咽喉絕矣非一
人一家之咽喉也可不懼乎此治蘇州諸巨浸
尤爲第一先手也

三吳水詞

東南財賦所出之地惟三吳爲巨而三吳之田
則亦爲最急也昔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震
澤之水由三江入海故底定而不爲害也得達
曰三江之名亦不得而論同矣惟張守節曰

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
白蜆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
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太湖與吳江長
橋東北合龐山湖者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白
蜆入急水數山東而入海者東江也自龐山過
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清浦入海婁江
也但濫湖之東流既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又
矣此單鐸所謂開白蜆安亭通龍鎮以入海者
也治水之法有三曰決三江曰浚諸浦曰導涇
港蓋太湖東松江出吳以入海古未有堤障也
宋築長橋以便漕運而江流始窒此單鐸所以
欲鑿吳江岸爲木橋以通之也代加浚治已有
成效而或者猶欲決去長橋以決入海之道則
亦難矣蓋湖之西曰急水曰白水東曰小浦曰
大滙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也今諸港淺狹而東
江途塞惟濫湖支流北入吳松江耳因其舊迹
而疏之則松江之流其安平吳松江卽古婁江
也通塞無定是原古管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

都注以入海矣。歷代營治，江口通吳，故江入海矣。然海潮往來，江流漸狹，久而不治，恐壅塞之害深而爲力難矣。古人於沿海之所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今以爲能盡復其舊，而入海者爲前經七穆自易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苟能於其未浚者而浚之，於其已浚者而時通之，以爲經久之規，則今日之急務也。

經里三吳水利

經世聖要卷十八 水利 九
黃浦，卽東江之別名，劉河，卽婁江之舊迹，併吳淞爲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惠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賜胥如失其利。自初以牙，水患轉亟而莫思。昔公乃專力於夏駕南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滿溢，日就深闊，而吳淞江之氣脈漸微矣。土人以是謂爲風水溢云。夫江流迅駛，既無以蕩潄潮沙，而新洋其爲倒注之湖，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則停滯，則淤，江之有由然也。

歷代營治
江口通吳
故江入海矣

近來究極形勢，乃知併益爲災。由于源之未節，江之併行，而至於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于是開治江中壅塞四十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太湖積水直注於吳淞。潯淞之山涇等港，秀川官紹益鉄浦淮六芻等塘，洩潯湖之水於黃浦。潯縣之吳塘，顧浦戚虞經南北橫瀝等處，洩崑太倉諸水於劉河。後潯七浦梅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於海。潯白泖福山三丈諸浦，九里青陽出塘雷溝等河，使尚崑湖毘陵晉陵諸水徑入於江。皆所以導其流也。潯白鶴荊城港西汎裏河洩長蕩荆溪諸水，入于運河。潯武進之水於孟賁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鉄橋港，洩閩州上流之水，亦入於太江。皆所以節其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於千墩堡南潯潯山湖口，使湖水通徹入於吳淞。又慮江水外溢，乃於裏駕及漫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

水利疏虞錢糧

治水須設處錢糧如夏忠靖之請賑三十萬石
年訓使之給帑金十萬尚矣遠之有元豐六年
置開江兵給八百人專治開河之閘有宋朝
修東南水利而下空名變為三千道錢承修
承修之例置軍四部七八千人故錢氏之
功於江南最大而五十年不被兵皆承修明
涉歸海旱歸涇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
幾世聖要卷十八 水利 三十一
凡三十餘年蓋十年一興利云其法禁人占湖
為田恐洩水路故也張士誠亦設爬淺之夫於
白茅今不治幾百年負檐小民至食一兩之貴
粟且論十年而曾無變計可乎故西北急矣東
南更急屯監急矣水利更急西北出孔也有出
無入東南入孔也上一出下百入上速出下速
入屯監不可卒復而水利與港澗有港澗之利
治凡寸後尺寸之益何煩再計為
萬曆七年巡撫劉公有田主自開河之今宋單

錢水利書華亭青隲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資
開浚本縣官吏未與施行今豈無其人乎
凡豪富承佃漲難名曰蕩田報官給帖其利高
於田而入稅無幾可議也如沿江阻塞侵而為
田御史大夫受治之不必拘升科之例

世學要卷第十九

淵源 張 燧 和仲父

金鑑 傅昌辰 少山父 戴梓

馬政

馬政聖表在其人

晉唐百馬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於貞觀
再盛于開元故唐詩云龍禁中
成德封相王筆之光及二子
至極馬城中以禦市馬河曲以伐秦人之所
係固如此矣

簡別養之宜

馬格凡五等有善走逐坡馬謂者名曰跳馬
其馬一等可謂突敏追逐跳馬其馬是
乘提生用之有精神悍悍又善馳驟者名曰
野馬其馬一等可充奇兵隊其馬主者急
使用有見其馬動而不驚鳴馴良者為一等
營相其可役夜去清溪使戰賊逃馬路常用
也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遠走者為一等可使

八十二

作駐隊遮掩步兵使弓弩相射賊衆有不與上
數等齊諸色額者與聚馬共為一等臨時備諸
雜役將各等馬匹看足步選疾一級者分為五
等差定主吏幸收穿幹苦過緩急不誤馳使
凡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餵飽冬則
溫夏則涼燕冠剔毛鬣謹格四蹄戢其耳目
勿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
可使鞍轡勒御必今全好之絕輒補
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
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切無極馬常令
有餘清政之覆我也

種馬之制宜急復

文皇帝設遼東耳蕭陝西三苑馬寺做戶馬初
制而便其名曰種馬視母驃駒選駒搭配壯十
二北十八會典所稱等教者也定南凡及邊衛
養馬制比方每五丁養馬一匹十丁立群頭一
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
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一匹各免其糧草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十五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十五

之牛又令並州以車至山海等衛屯軍各養其
 種馬一匹餼養免納子粒有倒死孳生不及數
 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羣聽以三之一納鈔尋
 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一代規模
 宏遠矣
 晉書 王象買侯議折色並下一馬至陸
 官北方等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
 種馬之害則有先臣翁大立者夫種馬之設百
 餘年向得無異議正德一年忽議買侯不問微
 駒隆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賣革而賣者強半
 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王議驛駒率鞠張居正
 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革者殆盡嗟嗟種
 馬既賣馬以亦廢向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
 嗟悼誠有見哉

上表買侯議
 侯馬者以種馬課駒侯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
 永樂中俱搭已種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侯奏請
 給賞食之備手有解侯者解侯自正統始蓋
 以房縣國於華牧內歲取侍用寄於長輅以備

不時調兌正德中遂專於買侯然猶係種馬額
 數出銀自全買後則一榮將丁棉均派正銀給
 馬戶買侯矣迺其弊滋多蓋州縣侯馬一匹價
 二十四兩盤費六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
 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
 馬三已九十五分以上至四尺者印之印烙之
 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
 五十兩至健馬之公差馬科之胥吏胥馬之獸
 醫索賄種種又積年衙棍代覓包侯百計撈勒
 種世聖要 卷十九 四
 巧取至京衙門打點助家驅騙或驗不中揭銀
 買價幸嫁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濟平
 令杜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
 彼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
 備草料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侯腹大加以大
 料發騰臨期自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本
 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
 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尚少無病以至驗中役
 騎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宵人呵報

東坡

物与津市均

陽守和忠貞一志寧息而官騎卒堅守寨可
備邊計二司於二辰獲油加體恤耳況祖制

免吃官羊，迭例五年一編地冬駁。

天者爲貼戶、地少戶、貧者津。

昨準與介言。無從
派謂之月。權臣有司能潔已

音小。應字。應馬執從。而應息也。謂宜在

卷十九 馬致遠 五

民則彼此相照。無不立頭在官則加數早給無

累編氓在患。戰動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

庶民寧而止亦已

齊折公溪

自極馬法。而本折議行。第民情便於輸銀而

不傳。○齊。○見銀多則戶七兵二之額易足而

利在開支爲少則裁芻秣粟之用無煩而利在

養戶。此皆久有所偏主。永可恃爲定。公卿進退。

本色有謂當二之、三之、有謂當十之、四者有謂

本折半者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如

真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寧兗

昌河南之開彭衛歸俱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

南直之廣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

二、分派此則因南北地利

所宜尚也。其多寡也。

पुष्प

取之近畿，現取現給，而馬鹽料價，協

將江西三省地隔三千里取經

卷之五 雜錄

些錢賣子，賠墊不足。先年河南苗

經檢通。并又之法。特以地畝驛傳錢糧分屬。

曰其兩旁小室通於沃封未經部覆而止後有

任推官一
方三之考
江蘇州縣
代本地州
縣

本坡單縣六 浦馬路每

馬賦二十兩每驢減一十以其所減免兵之

加風以其所抵對救弊之則累引而伸之何必

差計驛驛
題叅煩聒也

戶二兩部、歲入以百千萬兩、歲入止四十餘

萬馬反止馬價銀一千餘萬又聞不無三五六
議馬價後專責之兵部而兵部復轉責之六部
幸各鎮議撫實戶部又責兵部平治兵部原無
絲毫之銀人使寺又自給之不問所不從爲
兵部代爲之欽實稽誤遂兵乘以鼓張此豈
可久之道

關門市馬

關門市馬中四十五兩四錢者直可十兩上下
十四兩六錢者直可七八兩十二兩者直可六
七兩其實此馬非與人對買者凡夷馬一到
先儘本地營路及將官之販馬者揀去好的餘
始爲本地提商以貨抬買如馬一匹實值八兩
者本地商以貨抬算十兩十一兩買之因勸我
等照此法買名銀與渠轉買而我亦多開
十五兩以錢以銀官價其實直原只八兩而已
耳嗟乎本以彼地揀剩之下驕復經幾層示增
幾番價以騙我上驕之直奸商即乘人之急而
邀之不顧多目至此若違官刀在其頭猶愛錢

而騙朝廷即誅此數百輩不足必
市馬十兩一疋者概堪馳突但夷馬既多不
多擇其皆通曉總買每百疋向止用價七千金
今即稍貴而猶習八百金以外可買也大同左
衛道入假借二萬兩每馬一匹止用價六七兩
以後差官買馬者先往本道謝號每半月以買
過更數限數則市口守備公報以杜侵欺此法
甚善

市馬須知

古人之用馬於戎田齊道之間者未嘗不此壯
並用而特止居四分之一其有攻之者尤無幾
今之用馬馬乘而征戰者未嘗用此而其所以
壯者又往往去其勢而絕其生道皆如俗所爲
驕馬者知此馬中國之馬安得蕃碩况九邊所
爲茶中子者又悉惟驕馬是市而不知不真
焉固有得此且能生駒則又從而變價以售他
用夫就其會駒則此之價輕于壯即就馬而壯
之才力未始輕超於壯者今不程馬之才力而

售出
價目

卷之七

按弘治八年兵部奏定馬政河南等五
 備驛三府陳州等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河南
 京口等三府濟寧等七十州縣各置人丁每
 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驛馬一匹共該八
 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丁領養兒馬

五、

卷一百一十五

祖制冬官馬匹每年春秋季終歇棧太僕寺擇
日官馬政主事京營科院大烙每年缺額補充
以冬官馬終大集寺會馬政同烙每倒走被盜
買者則馬政送同寺逐日零烙今乃變春秋
兩季之烙而爲年終之總烙日外毛長印沒倒
走無藉故有臨烙而報倒者有臨烙而報病瘦
者與者准令大烙之制仍復春秋二季而補烙
仍以秋季總督查題本部覆補夏冬二

仲太侯寺取馬夏冬二季會稽精生以爲
二標之用

騎江官馬即啓

凡騎征官馬無以與私馬同而口从模糊與無
印同年來以此好軍易于拐逃奸民易于私買
奸弁易于收留至于殘兵棄置道路爲民間所
私收者何可勝數假使馬有印記人一見之便
知爲官馬誰敢私收便知爲逃軍誰敢隱匿此
不但可以察馬弊而更可禁逃軍

祖制各官馬隊官軍每歲出朋歲以六個月爲
率每月部指揮指揮一錢千百戶鎮撫七分旗
軍五分過馬倒失貼助買補又一欵各營遇支
放糧料折色之時領府應出朋銀官軍姓名并
朋銀數目造冊過部轉送戶部照數扣除有餘
方行給放不足下月扣除其扣過銀兩戶部即
送過部轉發太僕寺收候買馬支用蓋以匹馬
官金而量追朋銀互相覺察而止追六個月者
又爲便恤于愛察之中令戶部扣解者又省便

赴于邊使出納之際也至中軍千把等官原係
衛官撥管營事指撥千百戶鎮撫以資調度係
屬千軍之重而不更以虛銜支焉於該營又認制
之乃係有指撥軍名是官騎馬而近復黃宗當
事人給一馬則又與之

非銀補銀

近聞馬兵一名月扣朋銀一錢二分只論騎營
每官馬二千是一月即肩二百四十四兩之朋
銀矣若其倒馬再量追補銀二三兩不等倒馬
二十匹亦有四十五金之補銀也儘足買補二
十匹之數矣

查覈倒馬

京中三大營每歲終查索倒過一分將即有罰
大畧二千餘馬一營亦止可倒至二十匹今則
月倒一分不十月便倒盡耶以後月限二輩歲
限二分逾二分中千把百頭以上至二分將官罰
革又三大營馬一年倒死者賣賂至三分
年納椿四兩五年納椿二兩錢十年一兩五

扣盤匿皮不報者不准題補

千把總賠償督責嚴懲則馬自壯

各邊將領... 各營... 各將軍... 只用一二...

論馬政

高皇帝... 此馬今... 意留種馬... 經世要略...

十五

三泰... 馬謂之... 戰馬斬之... 哉。

西北牧場

山東... 功罪公馬... 功罪公馬... 功罪公馬...

議

不制... 折納馬... 石者... 有賠納... 矣此外... 或以買... 於陝西... 以功許... 納差發... 者匹七... 千五十一... 四年... 改造勸... 有餘茶... 河州增... 百三十四... 蘭州招...

議

蘭州招商中茶而茶法益弊矣... 靈州...

望得成雲，累年茶餒，不得一馬，以資軍用。官軍千百成羣，作耗地，倉庫枯竭，苦未可言。此馬政之壞，先壞於茶法者也。至於死寺之馬，舊制原自赴領，而二十年來，改令佃戶還，強有力者，願脫窮無力者，領焉，饑餓無料，有未解而先死者，非至少費有刁勒而不收者，生死者責之，而不收者，亦不問。而可憐者，妻子不足，以償一馬，而後死，而後還，則屯荒屯荒，則糧餒，此又馬政之壞，害於屯政者也。今經世聖訓卷十九 馬政 一

宜於屯中之法，著為功，令重稅茶之禁，恤遠商之苦，張革常例之禁，申禁惡茶之禁，禁土商而絕其結拜之情，慈惠而嚴其接茶之令，牙行取具年結，而責以賠補，委官派其糾領，而記以功過，死寺之馬，仍赴領於河州六所之軍，量輪派於經管，實查屯地若干，編定佃戶若干，死寺領馬人，到該處，戶同領馬，如此則茶不病商，番不以茶為苦，其於軍國，有攸賴矣。

大興於德，胥悉于。與番番無所求於。而求。又。三年之茶，以防中國之。豈惟不求我也。而且不畏我，其害不可勝言。

經世聖訓卷十九

二十

鹽政

國朝之司提舉司鹽課

北直隸長蘆總司歲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屯
 南直隸兩淮總司歲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
 山東總司歲額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折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百足
 河東總司歲額辦大引鹽四十二萬引
 浙運司歲額辦四十四萬四千餘引鹽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
 福建鹽運司歲額辦鹽價銀八十八百七十八兩
 四川提舉司歲額中鹽一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引每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百
 廣東提舉司歲額辦鹽價銀二萬五千二百兩
 浙江提舉司歲額辦鹽價銀三十二百兩
 重州歲開中五萬九千四引
 西和漳縣歲折鹽價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雲南各提舉司歲開中五萬三

千引折銀萬兩 五井安夏二司 形制無定

長蘆歲辦六十一萬餘引 白鹽井歲辦三

十二萬餘引 按兩淮鹽課歲二萬萬可當漕

運其直全數天下各該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

西之入廣西之兩場都巡御以行無遠地河南

兩場都巡御以出有事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或

清理舊法還都御吏一員統治長蘆淮浙茲已

革之

鹽品論

總世襲要卷十九 鹽政 王

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

有焚其皮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

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謂之怡鹽有積鹵

而結者其形似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

名然也祭祀則供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

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供散鹽而加以形鹽取

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供怡

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之用然也

鹽法考

國初鹽課開中各邊上納銀草運註勘合赴各
運司開報引目赴各場支鹽鹽賣原無邊商內
商之名而常股存積未分亦無餘鹽各色自正
統四年始令運司以十分爲率八分給守支客
商二分另爲存積候邊警有中以前積見鹽入
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分換次與守支者謂之常
股存積價重常股價輕或分三七或分四六混
爲一矣其初掣鹽皆選商也後因守候始轉而
分發外目于附近之商支鹽候制而內商之名
遂世罕聞

卷十九

馬政

十三

始分其後鹽法不過堆鹽河岸內商欲行賤買
邊商不肯賤賣故告行起塲親支出河兼制而
內商又以年月後先引目多寡爲詞且藉口六
十餘萬餘鹽之課不清搭配之斤不重割沒之
價則歲掣過半而難售

國初至成化兩淮每一邊商引鹽派定一運司
未有搭配別處之例親中親支隨支隨掣淮南
歲掣八單淮北四單亦無內商邊商之別弘治
間開中長蘆山東運司鹽引連年無商開中議

行配一商而走六運司故
近准官民照引步開始有邊商開中者
年餘時止總積存停止額分未及廿八
商守支不相妨礙三十一一年行工本撫淮壅塞
邊商因年未告飽河鹽商其在河徑自起掣也
原節御史李二

國初邊商開中支鹽賣引于內商內商難于
開中故買引于邊商一專報中一專守人引可
擬世罕聞

卷十九

馬政

十四

運賣鹽可速掣今內有支鹽上堆數年不得掣
者則不潔于買引而邊商困在邊有中引到司
數年而不得賣者則掣河鹽而內商困故調停
淮鹽掣五單河鹽掣三單不然邊商捐資于一
二年之前輸掣于數千里之外又苦于內商初
勒非起掣河鹽不可然邊入中納糧草利在賣
引朝入淮而暮還求情也今大不然告掣河鹽
生規厚利多係裁買之人于沿邊中者無與焉
河鹽既行內商堆鹽守支年久若分撥引目必

八年以上方得賣。故邊商至此引既不能
售鹽糧不。親方亦困矣。內商則重利。則輕
則散鹽斤。斤。身。不賣。餘鹽。非。賣。不。長。是。專
利。商。引。正。鹽。之外。原。無。餘。鹽。隨。到。隨
賣。之。故。引。之。目。疏。通。今。超。製。河。鹽。所。得。無
一。兩。之。資。而。邊。商。何。等。爲。此。推。引。價。一
兩。以。上。則。停。河。鹽。于。邊。商。不。爲。推。抑。行
准。鹽。于。內。商。不。爲。偏。利。又。不。許。邊。上。管。根。衙。門。
以。商。人。特。息。于。五。錢。之。外。復。令。加。納。根。草。及。邊
商。等。令。初。合。到。引。立。責。內。商。照。原。價。承。買。以
便。印。引。而。邊。商。內。商。的。名。于。官。冊。如。遇。支。鹽
到。時。其。引。令。自。若。河。安。東。其。各。巡。司。驗。放。鹽
票。如。有。是。引。一。百。引。亦。要。見。有。新。引。一。百。引。方
許。造。單。呈。報。驗。印。記。如。無。新。引。不。許。過。橋。入
單。如。是。而。邊。商。之。因。少。蘇。矣。

淮鹽利弊論節畧

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民外將煎到餘

鹽夾帶出場及私監貨賣者數然則得民膏
租外將。鹽。賣。者。殺。可。乎。此。法。良。有。深。意。在
人。夫。之。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
銀。二。貫。五。百。文。洪。武。年。間。每。一。貫。值。錢。千。文。故
竈。丁。得。利。如。是。其。後。官。私。監。殺。死。可。也。今
銀。一。貫。只。值。錢。二。百。文。其。後。竈。丁。勿。賣。私。鹽。是
逼。之。使。以。死。也。正。統。二。年。令。官。資。難。竈。丁。除。正
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
給。米。二。斗。十。三。年。令。曰。每。條。鹽。二。百。斤。竈。丁
經。使。擊。宰。卷。十九。鹽。政。五。十。
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卽。殺。死。可。也。蓋。當。辨。此
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
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以。發。民。米。來。且。貧。弱。竈
丁。朝。有。餘。鹽。夕。望。米。來。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
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
愈。嚴。則。貧。愈。多。且。之。由。也。貧。民。賣。私。鹽。入。卽
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寬。宥。故。貧。竈。餘。鹽。必。藉
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富。負。險。多。招。貧。民
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

聖愈於此之中也。且淮安通民數千萬，
農私專販私鹽，挑召為丹官不敢罰，此其不謂
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則，
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法以補給工
本，則一引，
賊令，
年，
之，
鹽一引，
釋世華要卷十九
民亦受，
存積，
引自守，
不得支者，
積者，
販支之鹽也，
銀三錢五分，
監許本場買補，
夫曰本場買補，
印開餘鹽私賣

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每向人鬻戶
而得，獲利州縣士民亦食鹽，惟私鹽愈行，則
官鹽愈空，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
之令，可考也。安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勳
戚恩賜，皆引目官賣私鹽，故法遂大壞。而鹽
亦平，
餘，
鹽，
損，
作，
泰，
議，
三，
一，
高，
人，
蓋，
鹽，
愈，
則，
正，
此，
中，
之，
解，
也，
今

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弊，則有中策。所謂上策者，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鈔法貴。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鹽銀五十文，竊丁得賣利，則額鹽六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販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萬引，鹽銀三百萬引，率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正課輕，則私鹽不禁自止矣。何謂中策？須更為今日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銀二斗五升，餘鹽納邊銀二斗。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許驗官引，報賣餘鹽者，各察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近年大包之弊，近年勒借米麥之弊，草鹽場積年積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兼而有材者，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

勸業，遇商納復，即與收受，根賊許。本已親貴，折色得商無八港，凡積年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兼而有材者，為鹽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復稅，即與支鹽，勿得久滯。凡積年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即令革絕。鹽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兩都御史如左右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

兩淮綱法

兩淮請例，每引含鈔五錢，餘鹽銀八錢，加邊餉一錢，共一兩四錢。例一引鹽重五百七十觔，自疏理道袁世振創立綱法，將每引減去一百四十斤，止得四百三十斤，遂以減去斤數復三引換成一引，共計二十二萬引有零。既免其徵引價五錢，又免其徵餘鹽銀八錢，使帶行無課之鹽，以銷先年積欠未行之積引，積引有真有贗

表既理淮編入網內者真也不准編入
贖也今日皆不准入網之贖引耳

兩淮網法以每年七十三萬引有奇銷行本年
新引而以暫出二十二萬引銷行先年積引所
銷新舊兼行也淮南網法給網用十箇字聖德超
千古皇恩萬古流傳每年行一字自戊午年始
施丁卯年止而淮南積引俱銷完矣淮北編十
四綱用十四箇字天杯聖壽齊南焄帝藻輝光
動北辰亦係三年行一字自戊午年始迄辛未
年止而淮北積引俱銷完矣

淮鹽舊苦套搭套搭者預借下單有寓商人之
銀湊解此例一開則竈戶鹽無所售商人銀無
所完正課反為未移自表既理網法行而套搭
盡矣稱法完商人依舊觀望添例夾帶掣費重
滯今又添編十字調和參化育使各鹽商
巡鹽御史于差內銀解又行借竈商之例
已逾三年仍是套搭之弊且浮課又多食鹽夾
帶又盛院道司官惟恐商人閉戶收業姑將夾

帶未單大鹽竟不加罰許商人創作下呈約鹽
此亦權宜引誘之術耳

淮鹽三弊

淮鹽之病於通解此近事也而又半當於銜虎
如鹽課書吏一名項首一萬兩又計缺私通開
節傳巡鹽之弊出入乘輿子孫視繼商竈廉
不計其數近來新項首八千兩廣盈庫項首二
千兩也等計其輕亦四百兩靜想此輩重貨
鑽入誠為何意今後巡鹽御史出京聽本官即
經世學要卷十九
於異途選官內或見役及未發京考吏典內考
選能文善書七八名不許當地人考考中特貢
今每名上銀三百兩濟邊限隨到任既無在外
親戚入除私通開節等弊差請隨官復命再
差再是則開節難通弊賣旋坐兵鹽道書辦止
許一班不許上下兩班別衙門壞事者不令
內充役運司書辦許一年一換每房科止用十
名多即裁革寬商裕通漸可充裕需矣
星都取給於漕政非緩比來各船動多夾帶長

蘆松鹽而圓空板船爲甚。船隨千百揚帆。門
樓。精銳特挺相向。官兵莫敢呵止。夫可謂險
譟九遠。幸而獲。便乃敢。公。况。空。源。取
輕便。若。天。下。不。且。害。清。此。皆。緣
押。空。無。官。以。政。令。無。中。傍。各。官。遇。船。交。卸。必。親
自。押。空。則。船。到。進。進。開。瓜。儀。出口。仍。嚴。行。盤
詰。過。者。皆。定。有。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
併。運。生。則。私。販。絕。矣。

兩。淮。及。海。關。課。爲。本。商。爲。標。通。者。三。十。鹽。場。
經。世。聖。訓。卷。廿。九

鹽。及。三。三。

屢。因。早。海。多。爲。盜。不。事。耕。煎。哨。殺。亡。命
千。百。餘。縣。同。書。劫。掠。即。如。梁。梁。場。大。寇。王。虎。子
被。人。禁。閉。而。亂。年。餘。幸。天。取。滅。而。餘。黨。千。人。尚
覓。視。晚。時。盜。一。方。分。布。劫。掠。丁。美。舍。雖。有。把
戴。不。過。三。百。人。一。聞。賊。警。獸。驚。鳥。散。合。無。移。楊
州。竄。勇。皆。於。場。以。爲。禦。禦。之。寇。勇。營。新。設。之。營。也
皆。護。武。卒。永。深。今。在。賊。既。有。大。營。可。衛。國。課。又
焉。用。此。兵。坐。食。賊。外。以。供。其。遊。閑。哉。所。當。會。議
撫。按。令。其。駐。節。鹽。場。如。安。豐。一。場。地。方。衝。繁。商。

龜。愿。請。保。障。即。以。各。場。龜。勇。隨。其。操。辦。分。省。以
場。巡。緝。報。功。

注。鹽。計。鈔。

正。室。以。李。色。開。務。餘。鹽。以。折。色。鮮。部。此。不。易。之
計。也。

經。世。聖。訓。卷。廿。九

鹽。及。

三。三。

三。三。

經世要略卷第二十

湘軍 張 斌 和仲父 學園

金銘 傅昌辰 少山父 映梓

各省鹽課

長蘆鹽政利弊

長蘆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海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官有司片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萬餘之金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西陲河南之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千里其出給之資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精諸運司無有也

嘉靖二十六年御史王憲鑑言長蘆運司每歲
坐派內府及神樂觀各衙青白鹽五十三萬六
千斤有奇光祿寺滴水三千四百斤俱委場官
解京交納此定例也夫煎辦既難解運尤苦今
以之上納內府則以為不足非再倍其數不能
交完而東原膏數則又指為夾帶餘鹽百計恐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官有司片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萬餘之金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西陲河南之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千里其出給之資 鹽課之制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
精諸運司無有也

漸鹽利弊

嘉靖八年巡按浙江御史王化言兩浙運司行
鹽之地鹽浙省及蘇松常嘉興杭州廣信州縣一
百二十有五今高所便者陽三十六處耳其他
商不盡往或他鹽日漲臣謂商所便者無論已
其餘不通官鹽處所宜許土商自買鹽斤不拘
開報多寡出給官票重取稅課執照發賣銷繳
類解運司以接邊儲有撓越官鹽地方者以私
鹽論巡捕等官交通販賣者坐如律如此則所
在省官鹽私販者不禁自止矣戶部善其議請
從之

嘉靖十六年巡按浙江御史李遂奏黃巖杜澗
長亭三場初徵本色定設合州批驗所稱掣引
鹽柁因三場濱海商人苦於風潮漂沒之餘山
嶺搬運之難將三場鹽課折價解司給商於紹

興易買補而商所遂廢然官商不通而並詳如
故龜丁窮絕者幾盛行莫有居於三場者當事
議如引鹽以召商而商人屢告懇阻每禁私販
而折訴又有所資請從宜區處令沿海之戶重
民於三場販鹽者委官在於中洋橋海潯石馬
林白嶺等總會處所收稅不分船裏有挑每百
斤稅銀二錢給票到白水溪鎮奉海縣委官收
票發賣其票按季繳府送院查驗則鹽價不致
拖欠而私鹽自息矣戶部覆議從之

兩浙鹽利

兩浙地亦瀕鹽緩用饒濱海數百里割土澀煮
其利不下於淮但多為無藉私販霸占誠嚴禁
之官為招割則鄉民無不樂於從事且舊有龜
戶人丁今為水注八九卽以招集者補其名目
制為常業將歲增數十萬金鹽利之在浙者可
興也

川鹽利病

川井大者皮袋汲小者竹筒汲各井有水濁水

該汲即可去者水淡而凝灰酒土然後可煎者
鍾王寧文僊嚴六卒為上上場一引一郁山井
井福興華池為中場一引一新羅羅泉永通通海
富又上流貢市廣福為下場又下場有上井
上場有下井近因井眼坍塌龜丁搬離丁根又
苦新井宜酌出產厚薄以定課額招集寬丁冬
間小井以補塌井之課而月給小票三百俾分
發課率重稅嘉慶等處領引俾寫遠之商就近
告急此何給諫議也

山西解鹽利病

山西有解鹽稱海眼不假工作名曰監鹽與淮
浙齊閩殊而反稽事蓋浙淮齊閩鬻海法也其
利在地不在天其祛弊之法在有餘不在不足
乃解池則異是矣撫事憂旱而池利早且利南
備非若池鹽海鹽之易煮也

風恒雨則結者融恒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處諸邑既難逐集稍不及春夏欲結之候而爲之則患其解矣此解鹽與他所鹽不同也

祖宗

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于三省金明正恒九年戶部請令山西運司每歲鹽花魚子常額外再撈二十萬引開中以備王府祿之用自隆慶辛未兩决地改池水因鹽不結果當事者始爲澆澆之術然而硝與鹽清不能一而析之也故色愈變味愈惡解鹽于是乎不可食而民于是不樂售矣於是商人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且所在長吏又從而代之飲散以取其值焉

經世彙編

卷二十

鹽政

五

鹽出於天哇龍既成决木以灌必俟南風起然後結成歲額或有不足取之何所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算鹽課存見者若干商賈待支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干限以三年之內於海鹽并池鹽積多餘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價之如解鹽一引三

錢海鹽一引六錢卽以一引當二引也皆能此不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民獲利矣

陝西河東鹽

陝西河東司原額四十二萬引正德末年添二十萬引以致連負且鹽花以天時生結鹽者撈採淋雨條散行鹽之地有限清者惟河東復清河東鹽池一百二十里按以各色雜質皆化爲鹽解來花生各丁苦寒居民困窮以爲利故有東西中三場而中場專利尤甚池南鹽花比北岸顆粒更勝路遠棄置鹽池大池漸增加引以供買馬客兵之用河東鹽雖行于西延鳳漢而私販甚衆

議改河東鹽課

河東之鹽多苦不可食轉之于來官派而定其值民出其值而鹽歸于無用嘗按花馬池一鹽皆有產鹽之地此鹽出之于土卽爲鹽根自成爲鹽莫如改河東之鹽于花馬池一路卽將河東西分司若之將河東改改西鹽引二十二萬

有餘約銀 萬餘兩免其徵派卽令商人照河東價銀三錢二分耀買糶草施之平廷諸郡以供三邊之費扣其銀兩數目卽以太倉發陝西年例銀催發山西以請陝西原派糧課之數如此不更便乎

遼東鹽

遼東二十五衛每衛額設鹽場一處每處百戶領百兵專管煎辦鹽勛給實官軍戶口食用後固有餘積召商興販在河東地方則於海州抽

卷二十

七

七

分在河西則千十三山抽分每鹽計車銀五錢

廣東鹽

廣東海北二鹽場靖寧博茂臨川等二十九場大引正耗七萬二千有奇正統七年一大引納米一石輸場州府其二十三場生熟二分自設總麻資以兵餉十萬有奇故輸京者不及一萬

福建鹽

上里等七場歲辦大鹽引十一萬五千有奇小引二十一萬有奇大引二錢五分小引一錢二

分五厘惠安得二引七分以傷縣歲入課三萬而解京一萬二千豈經制有闕畧邪留不盡于地方歟

滇鹽

滇鹽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及鶴慶武定麗江三府各井除蘭州井作麗江官吏俸鈔其各井實計車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引銀三萬七千六百有奇過閩車爲加益

蘭州鹽糧

蘭州之有鹽糧也召州之民充焉原額引共九千三十四引一百二十七觔在淮者四千四百一十九引四十斤每引定價銀五錢在浙者四千六百一十五引八十七斤每引定價銀三錢五分共該折價銀三千八百二十五兩引至戶部發之餉司餉司於每年秋成時會同本道轉行官糧廳及州縣正官將米豆價廉博訪城市賒估呈詳定奪卽督各倉上納糧料以爲軍士雙月之餉年終通完報道轉移餉司取給鹽引

載在令甲。舊制本處召商。卽於本州上領三便也。自萬曆二十五年。展復新運。故政常。今紅水三眼二處。去州五六百餘里。有商人始運。艱難之苦。而報募。零星百姓。承納。迭至。告罄。紛紛不已。後議立爲四十五會。每會有三四十人者。有五六十人者。量其身家。派其引數。有一二引者。有納十數引者。各會所于年前十二月。照依見年時估。斗照預置。次年。運至紅三二堡倉上納。已失秋估。督買之法矣。然每會貼商頭。腳價銀一十二兩。亦衆擎易舉。而奸商悍苦。拽運窮軍。圖顧目前。廳胥倉役。惟賄是聞。乃有易本色爲銀錢。以布帛。擡價值。無乃軍與商兩累乎。今議者條其事曰。秋估之制。宜復。每年八月。新穀既升。糧價頗賤。宜及是時買運上倉。或遇荒年。始分爲兩運。其一運於本年八月。照時估。糧以備次年上。半載之根。其一運亦于次年六月內。當二麥之皆熟。亦新穀之既登。乃買運下半載之根。誠便計也。又曰。各商既裝

人于上。根之後。卽將已納過引數。轉賣他人。以圖近利。而不思糧根運糧。所費不貲。所得實錢。十不二三。又未幾而復催次年之根矣。梓持甚苦。困憊何任。議將各商上過引數。不許轉賣。就由商請股實者。得三四人爲總領。齊至揚州。賣引得銀。圓日以給散。四十五衛。作爲根本。以買次年之根。少蘇屢年之困。又曰。浙引原價三錢五分。商人止賣銀一錢七分。然雖折本。而猶隨到隨給。若准引原價五錢。可賣銀五錢五分。乃甲年之引。至乙年四月。趕赴投入勘合。謂之入綱。舊例每一引。見發銀二錢五分。其餘三錢。留至丙年四月。方始給之。已爲需需。近日則并二錢五分。禁不之發。差此窮商。何堪。膏髓俱枯。哉。國初鹽法之最。

不許商納價

弘治十六年。秋八月。商人杜成。奏准。國准。長蘆運司。自正統元年。至今。歲蘆百萬餘。納價于部。隨湯買鹽。戶部查奏各場。鹽已無此數。且近

年有例商人止許赴邊報中無在部納者
與八十萬引戶部收其價令隨場自買以謂官
課本年十一月商人周洪等奏乞納銀于戶部
報中兩淮運司風雨消折提議欲隨場買補戶
部覆奏不可

按國初以來天下塩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
本色米豆散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弘治五
年尚書葉湛淮安人塩商皆其親識因與其
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

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其然之遂奏准
兩淮運司塩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
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塩銀積至一百萬
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

餘塩不許開中

嘉靖二年御史秦敏言項以套徵兵及遠左
缺餉盡發兩淮正德十五年餘塩七萬九千餘
引於延綏遼東開中夫餘塩不許開中正令本
商納價部濟邊此御史盧堪之疏先朝已

若爲令誠於國課有裨蓋本商自納每引計銀
一兩各邊開中每引止銀八錢况正塩母也餘
塩子也正塩守支搬運候久費多故願中者少
餘塩勘合一到即時支賣故願中者多今若令
母求子餘塩無自而積矣請以延綏遼東所中
引改派嘉靖元年正額嗣後申明前例令本商
納餘塩之價慎勿開中上是之勅餘塩存留
納價輸部濟邊

處置山商之法

嘉靖十六年巡按浙江御史李遂奏近例於官
商不到之處立爲山商其意固美但官商赴邊
中納路徑千萬里納銀三錢五分支塩二百斤
餘塩多者徵銀二錢五分少銀一錢而山商山
徑一張納銀三錢賣塩一千斤是官引支塩反
少山徑賣塩反多官商餘塩徵銀及重山商山
徑納銀及輕山商原無衙門盤驗是爲官商者
反難而獲利薄爲山商者反易而獲利多人將
願爲山商而不願爲官商合將山商做御史湯

春方土商規則出場經過住買處所鹽驗教從之

鹽課妙用

鹽糧備本處軍士行糧

宣德六年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濤奏言本府所屬四縣民丁鹽課三萬二千餘石俱納金鄉等衛山路僻遠負荷甚艱而金鄉鹽石等衛官軍出海傳倭每於温州平定倉開支行糧少則赴處州又乞以鹽糧收貯本府平定倉以備軍士行糧且免民運納之苦上以所言軍民皆便命戶部即准行之

以馬赴官中鹽

正統三年寧夏總兵史昭奏寧夏邊軍缺馬騎操請出榜以馬赴官中鹽驗馬以定引數戶兵兩部會議上馬一疋與鹽百引中馬一疋與鹽八十引聽於陝西地方鬻之四年冬以陝西隸守都督鄭銘奏命陝西靈州鹽課司召商中鹽納馬供給并肅寧夏官軍騎操十年九月增定

邊等衛鹽課馬則例每上馬一疋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疋鹽一百引景泰六年提督松藩刑部侍郎綏綽奏官軍戡備用馬爲急乞以明年上流等井鹽召商納馬一千匹餘鹽納糧天順元年命戶部于大同召商納馬中鹽給軍騎操以銀給馬價每銀一兩中河東廣東海北鹽十引山東鹽八引福建鹽十二引收馬至四千匹即停止成化元年巡撫寧夏都御史陳价奏寧夏馬少請給鹽引四十萬道於靈州鹽課司易馬戶部議給三十萬從之二年八月以大同宣府遼東缺馬命河東運司鹽三處各開十五萬引召商中納轉給六年十一月定擬河東鹽運司開中銀馬則例每鹽一百引中納上等馬一疋八十引中等馬一疋以延綏警故也八年兵部奏大同各城乏馬欲行河東運司每鹽七十引納馬一匹或納價銀十兩從之十二年巡撫延綏僉都御史丁川奏延綏各邊見在馬少今年例該以靈州鹽課開中鹽馬但靈州行

鹽地方正於鹽場平涼二處請勅司倉議以所開中馬鹽引立限賣馬給單其並引則令不限地方貨賣戶部覆奏暫從之

中馬改納銀

弘治九年辛夏都指揮傅到奏靈州鹽課司招商納馬中鹽以給寧夏延綏兩鎮之用而勢家多將老病馬散之各營堡以給官軍致商人報中之數未及一年十死八九應仍復依例追補請行兩鎮鎮總等官目今報中靈州鹽課每引百道止收銀十五兩給與商人勘合執照兵部覆奏從之

給鹽折俸

景泰六年春正月戶部奏張家灣塩倉收積鹽聲客商餘鹽并私塩總四十萬斤苦無倉版請如許例給通州并通州五衛及附近密雲等六衛官吏折俸每塩一百四十斤准米一石從之

開中買銀賑饑

成化十四年八月以各處地方災傷勅許准折

等處司倉請開額外開中受賣銀兩各二十萬山東鹽銀分送山東長蘆鹽銀分送北直隸兩淮兩浙鹽課分送江西湖廣河南河東鹽分送陝西山西賑濟備用

鹽改亟須

繪上法

嘉靖二十二年戶部上言鹽法之害甚買高賈商屢擬禁革而弊終不除者以未得其術耳聞之往時邊臣有爲繪上之法者似爲良便其

法遇開到引塩定擬斗頭分派城堡盡數開列揭榜通衢聽各有本商人搶先上納凡銀根但以先入倉庫爲定出給實收按其先後填給勘合不惟奸人不得虛報賣箇高坐罔利卽司餉諸臣亦不得以意所喜高下其手比之驗銀准報可以假借應點者不可同日語矣從之

開邊輸粟之制宜復

舊例塩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自商大賈悉於二邊自出財力招遊民墾邊地藝菽粟歲時

每歲戶部出銀十萬其文書未至則商民之家不得持書札托撫臣撫臣畏勢而意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欠者亦一二千引大者爲買商賣商每專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行坐收六錢之息至于真正商人苟非買諸權家之家丁巧諸賁倖之僕隸則一引半鹽曾不得而自有又其支鹽也有伺候之煩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餘鹽之賈所苦人情何樂于此蓋緣比年巡捕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徙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時有喪敗賂賄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囑人至于召累商人虧損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主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僱樂工而亦莫之恤焉鹽政之壞職此故也

食鹽流弊

食鹽者乃正綱之入省也轉屬商賈工役乘輿

五州縣共行食鹽一萬八千五百五十引近指獻納兵餉爲食鹽之餘銀巧立名色鑽淮行塩如江南溧陽溧水高淳等縣畧與淮高網塩隔別雖夾帶亦無大碍惟上元江寧滁和全椒含山江都泰興高郵寶應等州縣皆臨江臨河私鹽出沒之所藉官塩恣行夾帶重緝六十斤小包惟據州縣一票開關縣開晝夜公行通江與販是以土商日富而網商受困矣痛革食鹽土商不許自行支賣卽不能盡去或照例於儀真鹽所掣過內商網塩內抽買不許自行下場買補以圖夾帶此外如王府食塩必從塩院照斤支給勿通商人下場自買亦救時一義也

餘鹽流弊

常服以收成之時開中糧草價賤故一引之塩得二引之用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過而邊儲不足何暇計錙銖之利哉今開境不時粮草艱貴復有處置科罰各邑且昔年不夾帶餘鹽餘必罰以入令未有餘鹽之說其後所罰

餘鹽日積權豪皆官買各始將餘鹽賣與商
價此一變也然亦未有餘鹽反多下工
鹽七十萬引添引一百四十餘萬支垣
時在邊中引一引運司當時支給今每引之外
必加二引是欲通餘鹽反滯正鹽納價腹裏而
缺儲邊方可不也

兩淮餘鹽今商人收買則可納價必開邊不失
鹽法初意若運司納價解部必量減餘鹽官價
猶之可也乃有正課未派而先估餘鹽之價者

有鹽未出場而先定餘鹽之數者有掣鹽未及
賣而先解餘鹽之銀者使升斗米粟不得輸邊
中納而晚割至盡忍乎哉

巡撫御史戴全一歲積銀百萬兩遂為定例校
引未畢即追餘銀於是減正鹽之價賣銀納官
而恐其去下復來執留三分之一以為質召商
不至行文捉拿恐非侍御本意奉行者過耳昔
有盡收餘鹽歸官一說此法未可行之兩淮且
行之長蘆山東與其私帶私鹽不如自公蓄之

佐一緊急邊需亦飛輓遺意也設商學示鼓舞
大都商人有一分之利即國家受十分之利游
客居間裹足而不入淮則朱提白銀貫朽而皆
歸帑勿奪兩淮行鹽之地先增一切額外之課
總正太公平不近務財用一路尤見大經濟耳
法法職掌

大臣督理鹽課

國朝鹽政甚重往往特遣大臣督理其事正統
元年命行在刑部右侍郎王佐都察院副都御
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此提督鹽
課之始也景泰元年以鹽禁日弛私販者衆命
鎮守浙江副都御史軒輅兼理兩浙鹽課刑部
右侍郎耿九疇兼理兩淮鹽課三年復勅總督
漕運巡撫淮安僉都御史王竑兼理兩淮鹽課
計景泰朝督臣蓋兩命云弘治元年命戶部左
侍郎李嗣刑部右侍郎彭韶俱兼都察院僉都
御史清型鹽法嗣兩淮韶兩浙至弘治十四年
戶部議以近年王府有食鹽之請織造開賣之

之。故阻今宜還差重臣前去兩淮監理。事畢乃以南京鴻臚寺卿而煥爲都察院右念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賜以專勅云。

巡撫兼理鹽課

正統四年巡撫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近命臣兼理松九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運鹽五十萬兩前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改正鹽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引有奇。倘惟憂每

之功日有定數今以數年通負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迨將通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戶部覆本請通將所通均作六分每年額外帶補一分。失年內通負可足土從之。

戶部主事兼理鹽法

止統六年戶部左侍郎徐祿言鹽課日虧蓋由官失其人非貪饕餮法則承懦廢事是以商賈守支動經數歲每遇關中人橫稅戕莫肯少赴

今行在戶部主事。雖求學廉潔有爲。見在江公幹乞以兩淮鹽課委之兼運必能肅清。前從之。

知府陞鹽運使

嘉靖二年二月陞浙江紹興府知府鄭瓊湖廣漢陽府知府歐詒貴州府知府鄭信俱爲鹽運使。瓊福建諸山東信河東七月陞山西大同府知府杜旻爲河東陝西鹽運使四年八月陞廣東廣州府知府簡流爲兩浙都轉運使。

朱平涵云萬曆間蘇州太守石虎王以卓異

陞運使蓋出吏部題准飲重其事權崇其體貌與巡鹽道相抗庶幾得清利源比石將去御史副使駁其移文遂棄官歸。由此言之若聖旨亦不作准矣。何況其他。然考之承業手眾太守河士美亦以廉吏第一陞兩淮運使則前朝誠有故事而今不可行。

郎中出爲鹽運司同知

嘉靖元年陞南京戶部郎中李登刑部郎中葉

缺宗府都事潘時俱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錢
兩浙鉄福建時長蘆

鹽運官加銜以重其任

唐宋之轉運使利權無所不握并兼刑名故其
勢甚重國朝一一分折銀解藩司米歸漕儲
而運使獨主鹽政其居官最著者無如耿清惠
九峰楊東里以首發過維揚上餽難一隻東里
厚加接引薦之朝得陞侍郎當日京官外官相
與如此即謂之三代以上氣象可也清惠陞後
鹽政頗弛乃命以侍郎再出整理後乃差部御
史且分南北增為二又增為四中間惟鄂楚兩
最為驕汰可恨麗涅菴欲振制即便見阻至穆
廟初停遣額任巡鹽御史與鹽法道而運使益
輕吏部欲復舊制加優異是矣然不深惟極重
之勢別有調劑而僅于體貌間乎上下其能有
濟乎習宜擇其既者加兼副使看令鹽法道抗
衡得見撫按毋班于太守之側鹽法道缺即
以次推舉為布政開府則官重人亦重

廢幾其弊可準而所重亦不在此幸亦無如
之何也

屯任法蓋任人

屯冊載南京後河先取抄呈一戶部一省直巡
撫各一而先以可得易行者試之一方業有成
則以餉其餘先定原額徐酌變通以從前侵占
私賣等弊一切赦之仍寬兩年子粒而後諭各
行半金半粟之令此謂屯任法霍公緡曰九邊
擇廉而才者為屯田都御史兩淮廉而才者為
鹽法都御史俾兩人如左右手改昔年多以侍
郎以中丞似宜復舊而其餘改用甲科總之蓋
臣絕開說數十萬可解于國如前傳益院願携
十萬監賈州軍足風矣此謂蓋任人

屯鹽利弊相湏辦

屯田之興也官不起料屯卒有利而無害况鹽
商納粟于邊每引止二斗五升商之利厚矣是
以屯卒始為賴商人以便牛種之需既焉賴商
人以護買粟之利農商相利此屯田所以日廣

也使屯積于西北則東南之西運不...

屯田之廢也官嚴科禁屯卒固不敢開墾况塩
商納銀于部每引至四錢八分商之利薄矣是
以屯卒始焉耕種無其力既焉收獲無所售商
農交困此屯田所以日費也然銀在部而官解
于邊孰若商人自輸之尤便乎

私塩不必深禁

論者謂私塩不禁能阻官塩者此襲舊時勦說
耳今宜於額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
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日發邊付巡撫
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
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若都
御史郎中召報率私致獲糧餉者聽巡按參究
則自無此弊矣至于私塩不必深禁只於都御
史汪銓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賞則公私塩
利皆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塩不禁則巡
邏之卒可減而盜徒意外之禍可弭塩廣而

壯丁益勸于煎軍民得易于食其為上下之利
甚不一而足也

錢法

錢法考

○昔元主忽必烈以錢與鈔問劉秉忠，秉忠曰：「惜用于陰，錢用于陽，沙漠為陰，華夏為陽，國寧起沙漠而臨中夏，宜用楮幣，不然四海不靖，是以終元之世，止行鈔法，而不鑄錢。及至正間，脫脫為相，立寶泉提舉司，至正錢而天下遂亂，即今民間古錢並無勝國年號，自可見矣。」我

太祖雖嘗以科場落卷打造寶鈔，然二百年來

錢法考卷二十

錢法

三九

惟錢行而鈔不甚行，秉忠之言益驗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請更造造幣以贖用，而推浮淫併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聘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校後世楮幣室端于此。又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乃取之，號飛錢。按此楮法所由起也。然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即以鈔為錢而用。

之作備者，寇賊而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顛倒孰甚。

錢法格言

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顓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鑄錢之良法也。」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贖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眾耳。」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竊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刑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宋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大抵國計仰給于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以致銅之多，銅多則賤，賤則易致，鼓鑄煩而民不至於甚困，自王安石為政，始置

出國用日耗

錢法事宜紀論 三條

今欲爲權宜以足國用則策無過于鑄錢者秦則不獨苦銅且苦賦不獨苦兵且苦民如以鑄錢近奉新議未免矯枉之過夫餉匱而共流于賦賦急而民流于賊若郵符餉庫裁而驛卒與早廩養之徒設又流而爲賊奈之何此中銅價平于京值勉奏工本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或謂六通之衝有妨制錢而秦自關隴以西萬山擁塞人鮮摩肩臨之錢東不踰關西不踰河民間小錢弊非官製故民亦甚病之今以肉好易其脆薄既于民便而黃白權宜之間卽是利源不患之道耳是以買銅則每百斤價銀十二兩或十一兩或十兩零五錢上下以買優鉛則每斤價銀或一錢五分或一錢二三分上下大約每斤銅一百斤優鉛三十一斤四兩配搭入爐鑄成錢得一百一十一斤計一萬八千五百文餘

二十斤四兩作折耗而其內用沙銅五十斤石炭四百餘斤木炭十餘斤約價二三錢不一各匠夫工食銀約二兩五錢若以八百文爲銀一兩則每爐本銀二十四兩除諸費外得息大約五兩光于母可權者也而以行使于民間則半新半舊兼用以納根于官府則半銀半錢恭惟此公私攸利者也至若近日朝廷令所在官私得開採銅以供鑄局其利便有進于此者大凡銅鑛產于石山之中或高四五尺濶二三尺一條旋行如龍蛇狀內有銅鑛則外必有礦苗從苗上開一銅口用銅鑽打入深則二丈淺則丈餘再深則黑脂而不可見底方始得礦從頭挖取每得礦百斤用木炭百斤將礦燒煉一火成銅鑛二火成黑銅三火成淨銅每礦百斤上青燒銅十五斤次者十一十二不等其用鑿手并燒爐匠共二十名每日給工食銀八錢用造飯進水夫二名每日給工食銀六分用幫扯提礦小夫四名每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用銅

鐵三十根每根銅二斤日耗一斤約銀一兩以
上共費銀一兩一錢約得銅礦二百斤而又用
木炭一百六七十斤約價四錢三火成銅三十
斤則共前項費銀一兩五錢是每斤十約費本
五六分可為半子買銅矣而要以此中偏賤有
多少米炭諸件之有貴賤難以一槩論也

譯總督錢法疏

嘉靖四十四年總督譚綸陳理財五事一通錢
法言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
朝廷何利焉臣以為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是
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錢愈多則增銀亦
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強夫
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雖欲布
之天下而不惟輸之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
在朝廷臣愚請朝廷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各
業兩京工部及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
鑄錢即以備大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
後鑄益多則工本多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每

十文一已而錢法行舊錢自
如故如起折色則銀六
錢半舊錢罪贖紙俱從中半折錢如
舊錢一百文以行錢為便雖欲強其用銀不可
如故在荊州

工部部俱有錢局

工部部俱有錢局而問其銅價則甚昂矣
則反賤矣母費子賤所復能有幾何莫若設一
錢局于楚之荊州就楚賦內割二十萬金付之
鑄局按其買銅鑄工以為鑄本而黔蜀所產之
銅辰坑所產之鉛順流而下荆江承之鑄局以
時價收之荊州煤炭如土魚米地方役易于取
給江漢之利無所不通半天下而皆受其委輸
則行錢又易也

錢法宜屬各省布政司

今天下行錢所在僅十之四而不能遍通天下
者以錢制不令布政司鑄錢不能

縣惟復舊制原奉布政司銅錢。照應收發。除該地方散用外。散諸各州縣。及往更錢。許民開納。亦配納銅。不以官置。買。只平買平賣。銅商望風而至矣。誠恐。而新造。則加派可議緩也。

鑄錢之利

劉之在南比部。告約利五分。關上輪。腳價多。支可扣定五分之利。使人莫敢涉手也。應減定。利爲三分。且本少轉亦可。大畧銅必善調商人。使不虧其銀。卽與餉司作通融。前半月移銀收。銅卽後半月有錢抵餉。一轉移間。稍得利。卽足。斷不可扣定重利也。惟扣利少。始可召商買銅。惟現買銅。始可與餉司通融。否則何從辦銅。亦何從辦銀。

鑄法之弊

錢法弊於私鑄

錢法之弊。跡於私鑄者多。舊萬曆錢。每文重一錢二分。今新鑄錢。止八九分。是以私鑄者。

每買萬曆錢。錢祿以私。

古之幣。明同。官私鑄行。是以奸商。好有時行。則私錢得與官錢並價。此錢在。戶者多。而欲出也。有時不行。則私錢二三文折官錢一文。此錢在。銷戶者少。而欲入也。此皆操其利。權小。民因而受害。宜嚴加申。官錢必照舊。

利權小。民因而受害。宜嚴加申。官錢必照舊。

錢一錢二分重。每文一厘。凡在官。私。俱許錢納。官錢行。錢法。

錢法。錢法。

附

輸義穀賦役法

凡天下軍二說男入各以其地產為其役
 都北至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京師分
 京衛軍而進為重鎮漕粟准給軍而分
 封日荷衍無限制于是本邑起漕水有京
 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十三折本色水
 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
 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司使源與京百兩
耗銀五兩以百萬記之
 銀五萬戶部額送則耗銀五兩正支內諸親王
 府有祿米各將軍府俸有祿米各省三司俸府
 州縣官吏俸及學官弟子員膳畢具賦其中戶
 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
 緣為奸而殷實戶為糧長者永充無易勢能為
 紳民重輕得賜浮科而歛之是有徵收糧既訖
 不起運轉長為貨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
 國稅為淫浪事盡至貨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
 償而傾身滅世也于是都御史趙雍撫江西疏

請將長險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甲為差次
 務從公兌克諸糧目視部所下京版派單若諸
 當輸納者釐十則如目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
 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舉而諸里
 平糶全圖陸兩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
 細民祖知布算者皆曉然于賦役派算之目即
 當泰巨漏莫之能欺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專
 奉輸餉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

歐陽舜徵一等法

自韓襄毅而後徵一法一條鞭納銀諸法雖所
 仕名異民咸稱便利徵一法者都御史歐陽舜
 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
 他七郡獨虞蘇松常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
 下半即不給當如國計何朕田雖有上下然猶
 伯季耳季畝僅至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蘇何
 雖然版籍糧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
 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昔當因法以
 補因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類而丈量田以正

配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之均輸之法
上科則不易其法而比其取重者與其最重者
納以抵其重而後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過減
耗米派輕者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盡者為
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重難求用
者從輕不從戶田為母人為父又令民出
出費幾額從母得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
定收納則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
日徵一法于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

程學士奏卷之廿

三

之行豪右極其議大學士顧臣曰徵一法行
吾家增穀且千石然為百貧家減千石矣固當
為國遠慮不可易也網銀者舉民間應役費
丁四銀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網有網
一舉而盡也一條額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
稅秋糧有留起運額若干均糧里甲上貢餘募
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
役不輸甲通一縣丁糧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裁
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

事
財
計
總
本

其起運完納若給事皆縣官自主擬盡
通年十軍充一歲之役修額則合一
充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轍多易困
實為今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
有力人強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
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議于民而
民如限輸錢訖開戶即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
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為輕且易也
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

程學士奏卷之廿

三

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
糧多寡勢不能齊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皆輕
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
差有緡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
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
相什伯則名為徭實不均之大者今令民間
加納之銀俱入言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于
一縣十甲之中人人不損直徭戶不苦難周便
如金銀庫革定徭徭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為

募人工食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支參之
吏則承承承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誅求者自
給又以時得代不久苦查盤更有身役固不得
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充親充親充
固富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徑戶自
而此償過教之使盜也今募史充歲加
腳費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年終無犯罰之憂
又甚便諸通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
即用之不敢濫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各目
更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
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法本江西按察使蔡
克廉所首倡而諸上議具出王恭政字沐

開採 開納

董思白議開採

禹謨曰六府孔修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
則得金木田賦而五金之開採有禁所謂六府
者廣其一矣且夫禁之者將以用之也遼東金
復海蓋皆礦之所自出一旦沒入於如齊盜
糧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豈苟且聚歛之術無
一不用諷獨縮舌於開採其故有二迂者恐驅
言利之名辱者恐釀首事之禍故明知其有益
於救時而莫肯出頭承當耳不知礦徒之聚雖
不能無爭則有礦之處必有守巡兩道所養之
兵此兵者縱不能臨陣殺賊獨不能自衛於開
採經月之間消弭其或然之變乎且滇中行之
二百餘年有司大吏之奉入無一不取於礦安
在首事之慮也况開採事領於撫按不遣中
使不擾開闢正以爲鞭撻之資又何至於
歲歲加派吸民膏血一方有急四面從之爲上
窮危難之形乎

氣為妙，外有真出山一系，每五六十斤，每斤內有銀三五錢者，取來作開法，以地方大主收，以油糧戶主採，取如礦一百斤，值銀十兩，油糧戶只作五兩，賣與大戶，使二人均利，人已均稅，納官以廉能者，重其役，監取三日三夜，造冊計之，十分取一，取大戶并由糧戶耳，特造清冊入官，數日一納國稅，如有利，則開者必不自止，如無利，則開者自息矣。

董思白議開納

經世學要

卷三十

開納

史主

方今國計，諸甚其所目前停止，可入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後世苟且之弊，亦惟開納為甚。非謂其愛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謂其以朝廷為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納額，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於溝壑也。所謂債錢者，非能登賒債之臺以見也。必於貪墨平糴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局。張天

子以四海為家，故所屬債者，安從出哉？

宋王詩無左於此者，請一切開禁之可乎。

經世學要

卷三十

開納

史主